漢書

班固 撰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四三冊目錄

史地類

防務

籌遼碩畫四十六卷（二）（卷二十四至卷四十六）……明　程開祜輯
海防圖論一卷……明　胡宗憲撰

新文豐

平　圖　一

長恩書室　七四一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經臣出塞有期護送
先聲宜震仰祈亟
勅當事料理以壯行色以暢軍威事頃開原旣陷
慶雲繼之北關已懼而必從西虜且通而爲
一遼瀋諸鎮俱岌岌乎殆矣自此而山海都
門大堪杞慮
皇上於熊廷弼經畧之請否敢頡頏乃始賜俞以

愼重官爵之心貽殘破封疆之局廷弼不辭
難苦一當聞命便擬飲水獨騎當先而赫濯
聲靈則戶兵大臣不可不急爲之計者先是
中府會議添兵七萬見以一萬護送廷弼乃
獨以安家粮致戶兵二部畛域各分戶部之
言曰往日征倭成例具在矧今年在兵部則
有自認奏章咨文在本部則有題奉欽依新
旨誤國論如此庶濟燃眉而奈何若此濡滯也則
皇上之不可不亟
勅兵部者二抑臣猶有說焉着二部交相關紐計
口授餐原合爲一乃戶部設有督餉大臣矣
兵部亦當有督兵大臣兵部職方司郎中添

設矣而戶部山東司郎中亦應添設先臣高
拱有言兵乃專門之學宜預養以待用又言
部宜添設右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
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邊關即以
一人往即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由斯以譚
可見兵部該侍郎四員今新推楊應聘祁光
宗尚未到任廷弼以侍郎經略正所謂督兵
大臣得以督餉遥相表裏此外一面將新推
二臣敦催蚤來或令親出募兵調將亦可精

銳如意一面夾袋中多訪知兵有才望者以
備邊塞不時緩急以充委任用至於山東司
原兼管山東遼左軍需與各處屯鹽較之他
司煩數倍臣嘗創爲添設之議揭戶部令其
上請而該部寂然今日斷當如臣所議添設
精敏郎中一員專司遼餉與職方司郎中往
復商確凡該兵若干即該餉若干安家行月
粮若干置乏作何區處山辦屬何衙門謀議
僉同毋相枘鑿則今日最急務也嗟乎嗟乎

臣嘗考唐安祿山之變張巡以一縣令起兵
李泌以一山人參謀克復大計宋金人渡河
宗澤以一郡守起兵李綱以一參謀官料兵
食十日而備今部郎無論已各處建牙視山
人及參謀官奚若而動言無兵元老巨卿視
郡守縣令奚若而動言無策總之未嘗有安
天下之志而不以身事視君事家事視國事
天下事尚忍言哉

○湖廣道監察御史房壯麗題爲直陳內外解弛
君相優柔怠忽之狀仰祈上下交警改弦易
轍奮勵勤勞以遏奴氛以拯危遼以保社稷
事蓋自遼左進勦失利三路覆敗奴勢益張
我兵益弱賊志不在小欲蠶食全遼窺伺
神京情形已著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經畧督撫
道將諸臣當敗劒之後宜何如拮据何如綢
繆以全副精神用之於收拾殘局撫恤士卒
同其甘苦偵探必預城堡必修猶恐不足以
禦凶鋒而固吾圉乃徒滋憂懼竟悍作爲祇

望救於腹裡仰鼻於
廟堂日延一日反類遊釜之魚殊無臥薪嘗膽
之志致開原重鎮賊至陷不踰時藉曰孤城
難守殘敗之餘人無固志昔齊之莒與即墨
唐之睢陽詎非以敗軍守孤城者哉然一則
終不可下一則相持有日由彼時將士有死
之心無生之氣厲氣巡城激於忠義士卒傾
心故耳假令守開原者能如即墨睢陽豈遂
至一旦陷沒不可支持如此其慘哉由斯以
觀外而文武將吏懈弛乎不懈弛乎曩者本
兵初聞三路敗沒之報即約諸臣叩文華門
懇請兵餉仍向諸臣云今日遼事急矣一應
軍機庶務無不具疏題請得
旨則欽遵行之不得
旨則權宜爲之其言甚壯乃越三月後尚未有一
皇上之封疆大將道臣士卒百姓乃
皇上數十年培養而生息之者也一朝陷沒殺掠
於逆奴且炭炭乎有社稷之憂邊吏樞臣所
司何事而束手無策一至於此亦無一語切
責甚至條上封事一切不報

無一語責成督撫道將及本兵衙門其何以
悚惕人心而裨其竭力用命哉閣臣豈不知
祖宗法紀森嚴無奈持公執法之心不勝其憂讒
畏譏之心沒無擔當無足責矣惟是封疆者
皇上之封疆大將道臣士卒百姓乃
皇上數十年培養而生息之者也一朝陷沒殺掠
於逆奴且炭炭乎有社稷之憂邊吏樞臣所
司何事而束手無策一至於此亦無一語切
責甚至條上封事一切不報
開經畧贊畫命下調兵之檄發行數道於已

上不關心誰復盡心
上不震怒誰復震慄似乎以金甌之天下漠然置
之度外者由斯以觀
皇上與閣臣優柔乎怠忽乎不怠忽乎
從茲以後若非上下交警內外同心反其玩
惕而毅然振刷召集兵馬厚蓄糧餉即有十
經略出關勦尚方劍百口亦無益於戰守恢
復之數也爲今之計諸臣宜以國事爲家事
各盡職業惟力是視勢怨不辭如同舟遇風

涛彼此着力勿相秦越軍馬則問之兵部調
發召募期於速應精壯驍勇足堪戰守今新
經略刻期赴任矣隨行一萬兵馬以壯軍容
可少減乎勿事調遣空文跡涉西江之水糧
餉則問之戶部及督餉大臣海運陸輸各從
其便本色折色俱令參酌然有餘古有捐數萬
金用間諜不問出入者方得成功得無念乎
盔甲器械火藥之屬則問之工部擇其堅利
堪用者星馳解運如不堪用亟爲改造盔甲
胄不堅器械不利是以卒子敵也儻各部所

司或有違悞輕則降旨切責重則以失悞軍
機論罪兵馬發矣糧蒭足矣盔甲器械火器
具矣外而經略督撫道將或仍前訓練不嚴
賞罰不信撫循不周偵探不預不能保守遼
陽恢復開撫失事之誅又何辭焉若夫閣臣
勿曲狥體面票擬必嚴以勵精於密勿
皇上勿猜疑臣下章疏必通以振飭於朝端所謂
戰勝於

聖明留神省覽採納施行

○遼東經畧熊廷弼謹揭項接撫院周毓陽年丈書詞肯懇切無字無句不中遼左機宜與當事諸公之情弊謹將原書發抄請主以遼守遼之說者細看此書請主貴精不貴多之說者細看此書請主調兵騷擾之說者細看此書請各鎮動阻部文之詞者細看此書周毓陽書曰遼事之壞已至不可救藥而兵餉二事尤須發明以遼一日尚存一日不可無此一事也剿奴用兵三十萬弟未出都門已頌言於當事非臆說也照征播例也兩年以來調兵幾何欲以五六萬烏合之卒當強奴二十餘年訓練之兵勢已不敵且奴結連諸虜各助兵一萬而我約一北關尚首鼠觀望而欲聲罪致討堂堂正正一鼓而殲之何可得乎不得已用以遼守遼之策弟亦曾具疏然而召遼兵亦未易言也弟及劉贊畫各道共招過二萬無馬匹盔甲固矣而舊軍以糧薄

紛紛棄伍投充新兵舊營伍無一處不亂各營衛北拿逃軍赴弟衙門掛號者日不下四五起彼皆變名易姓難以盤詰此不便一也又奴之奸細無處無之往往投入新兵中更難物色見捉獲者三四人俱係新兵審稱奴酋差伊打探兵馬城池意在長驅由此言之招兵而引盜入室更爲可慮其不便二也議者率曰調兵不免騷擾不如就近召募夫召募之不便已若此矣乃若湊處錢糧比之招兵較易而大司農動以兵貴精不貴多爲言夫此語誰不知之今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兵多猶可寒奴之膽兵少祇以填餓虎之吻卒之兵連不已寃不免於費何如早破拘攣之爲愈也今開原既失鐵嶺瀋陽人民逃竄已盡不過空城耳遼陽已爲孤注廣寧患在剝膚遼左危亾將在旦夕不知當事者更有何術能止奴不直抵都門此時卽欲照弟之言多調兵多湊餉亦無及矣向之爲騷擾之

說者不知何詞以謝
九廟而大司農愛金錢不若愛金錢不知留閫
閫之蓋藏供誰氏之徵發此弟所爲痛哭流
涕讀而繼之以血也尤可慮者老年丈新
命不下軍心渙散人無固志軍無戰心宣兵未
出門而鼓譟既至闕而鼓譟甚且有欲甘心
于弟而射入經略輿中者此時不但憂外訌
且慮內潰揆其始由于經略太存易心而當
事者誤聽之不肯多調兵多積餉兵寡糧盡

倉皇出征遂至大敗後來人人股慄莫可救
拾耳追思弟之言然乎否耶事勢至此死生
已置度外何處嫌怨故不禁喇喇若此伏惟
垂察幸甚周毓陽之書止此記職初入都門
時當事者問職用兵幾何職應之曰聞賊有
敢死兵四萬我兵即少亦應三倍之而當事
者駭然以職開口太大今周毓陽援征播三
十萬例不令當事者見而嚇死乎然不如此
必不足以濟事若使遼失而賊逼京師他日

勤王之師雖幾倍三十萬亦復何益又問徵
調便召募便職應之曰遼亦難募不如用見
在兵將可以應急而當事者又謂職專主調
兵且謂周毓陽曾主以遼守遼之說而今既
明言其難矣當事者可終藉口地方之說而
不急急多行調處耶總之事主兵者
一味優柔主計者一味執拗承調者一味阻
擱看來遼左京師必喪于諸公之手謹揭

○錦衣衛都指揮使張懋忠揭爲奴志日橫邊疆

日慝
宗社日危懇乞立決防勦之策以遏兇鋒併採愚
慮以求實效事慨自三路喪敗我已慮在目
下頃開原又陷此城一破內撤遼瀋屏蔽外
絕北關聲勢河東必不可保由此而河西而
山海豈丸泥可封乎禍種于遼行且移之
宗社勢切燎原調將募兵直西江之水耳爲目前
計止有速下
明詔令沿邊各鎮移兵而東廣寧趨遼瀋山海趨

舉前昌保趨薊永宜大趨居庸首尾聯絡張聲勢以遏其兇鋒仍火速徵調近鎮邊兵併力戰守再行招募實用兵將徐圖進勦此間不容髮時或亦次第當如是也況賊已稱朕改號勢同騎虎譯其移書朝鮮隱伏挑弄是以烏祿自況而徼欽我是以南北朝平等我是以朝鮮例我誠謀深志橫是豈可以泛常語言忽之哉遼人謂女直滿萬則不可敵今已十倍遼金同一虜也猶畏其強況我以前後收劒之餘左方右圍之畫而僥倖於方張之賊必無幸矣經略已奉新命防勦畫一付托有人且經略逆覩遼事於十年前爲通國所倚藉此實轉敗爲勝之會職猶謂遼非春初之遼賊非舊年之賊而我兵愈又非東事初起之兵愈人心又非勇往直前之人心此非舉動如琴瑟不調起而更張宏濟時艱固在經略同心戮力務求實效則在閣部臺省內外響應化利害關係安危而必不得之

皇上者廼知而行可也專之可也矯之可也不然相與痛哭於闕下以必得旨而後已亦可也合是他何賴焉憶昨奴初發難時職倉卒拜疏悞蒙當事採擇十九見諸行事今更竭愚腓敷爲十款開後以俟採擇

一曰經略主撻伐移駐澠陽統制征奴兵將基布撫順清河沿邊一帶以戰爲主以守爲用申明號令鼓舞士氣奴至或迎敵或堵截或設伏出奇奮擊之奴退或擣其虛或綴其勢或散其黨或反間使離或設疑使分燒其耕作繩其貨易察其窺探阻其勾引坐困之遼撫鎮統制原額兵將備他虜他虜犯塞經略一矢不加遺卽清撫原額兵將責其城守亦無與征進脈絡旣清人各奮勵功罪有歸迄無牽纏之病矣至於戰守雖若兩岐初非二事能戰始能守守固戰必勝頃三路敗後有云及時收拾散亡戰雖不足守則有餘者是

戰難而守易也何前此城堡陷失曾不移晷
敗今欲以威國雪恥惟有選調強兵簡用智
勇兼資之將振其敵愾而已昨年十月兵將
雲集至今春二月奴伏而未敢先聲奪氣此
其明驗也欲爲牢不可破之計則有薊撫築
邊墻乘障烽臺號火之議在寶大有益於積
衰之遼固力行何如耳
一督餉已專設重臣及新餉司矣以折色言內
帑難必部寺已罄如派有定額事例若零星
一援遼騎兵自鼓譟他鎮趁趕調之一議大費
一不接濟脫巾楊腹種種可慮奴事日長灌
輸日急舍鼓鑄制錢極力清查鹽課搜括布
政司之舊積題知扣留各內監之稅銀無大
欵目也以本色言海運陸運登萊天津已有
成議此外自當附近并草束平價收買專官
分投收受押解隨援兵所在支放一應脚價
船隻車牛經費准支新餉與遼之舊額餉無
與第兩運經過地方撥行該路遣兵護送也
貯倉廒本道設法修葺

沿海募新兵二萬糧賞如例每五千人統以一將嚴加簡練此合騎步七萬五千人爲十五營各將親丁降夷隨其多寡一槩給糧從征不入新丁新兵數內鄉導哨夜選川遊人每營三十五人糧賞倍于軍丁哨探的確登時重賞虛報者立斬不宰而奴即未速滅各鎮兵十月一更如入衞故事即以新丁頂補各營舊額而以額兵應調奴事一平或汰舊留新或分隸各營或散使自便每鎮纔五千人留之不多銷之亦易所謂議調于募者也不更番則援兵懷永戍之苦不厚餉則募兵乏直前之氣註募六鎮以邊產能禦虜衆用遼兵以其知地利嚴簡練俾一人當十人之用數止七萬有奇則餉易充而士馬騰飽亦在精不在多之義也用廢將以其人幸赴功之會而省見任者之規避他如陝西魯李等

實行取其見在遼各鎮前調援兵敗亡之餘氣已不振俟新丁至日准與更番淅兵楚兵南京山東等兵人地原不相宜一槩撤還既不損威且以省餉甘肅遠塞往返虛糜免其募調各省募兵驟合雖亦再聽緩急

一王者之師動出萬全非正無以制勝所謂正步兵車兵是也所謂奇騎兵是也步兵即車兵每營車五百輛合用三千人車非今之京營沿邊所製武剛輜重雙輪輓二人持鈎鐮爲左右翼二人司火藥止則成城行則成壘蓄騎兵于營內伺便而出推演陣法不一而足我兵恃以無恐虜之智勇俱詘法所謂奇正相須爲用者也若用以進征必步三騎二合五千人爲一營挨營而往聯絡而入左右相關首尾相應尺尺寸寸環而逼之機當迅發即出突騎少不如意斂使

歸營若用以城守一城止駐一營賊至出城
扎營先期立營盤至期營外設拒馬槍刺馬
蒺莉火器之類與城中相犄角毋輕戰傳烽
左右隣堡俟兵至便擊之合營之法必平日
勤加操演坐作擊刺進止精熟然後施之戰
應之耳且奴自襲撫順攻七堡迎戰三路一
次戰勝一次整頓一次赴城一次退斂婉脫
伎倆如此其了然也而我當其來則未之前
聞去則苟安如故此可盡委之天數究竟奴
之情形亦易知也地不當我一郡內有仇讐
勿解援兵赴堡不守初無略地之心築城自
衛已呈穴鼠之技即其建號稱國亦華人亡
命教猱升木敢肆猖狂以至於是觀虎酋之
受欵豈甘心奴之狂僭哉設使我能隨其出
入挫其兇鋒彼亦少斂戢而無奈遼之兵將
心膽墮地任其屠戮因繫以長戎心也事急
矣請自今絕謝一切浮議一意以閫外便宜
付經略惟言是聽經略執出疆之義隨宜措
畫期于奏績若更執其柄肘復中掣一誤再

遲受之彼躁也我以靜持之彼不得持久也
我以從容誤之彼進也我堅壁清野設三伏
以待之彼惰也我挑之彼歸也我蹶之奴雖
狡豈其難知如陰哉第我未嘗深思極慮以
應之耳且奴自襲撫順攻七堡迎戰三路一
次戰勝一次整頓一次赴城一次退斂婉脫
次戰勝一次整頓一次赴城一次退斂婉脫
伎倆如此其了然也而我當其來則未之前
聞去則苟安如故此可盡委之天數究竟奴
之情形亦易知也地不當我一郡內有仇讐
勿解援兵赴堡不守初無略地之心築城自
衛已呈穴鼠之技即其建號稱國亦華人亡
命教猱升木敢肆猖狂以至於是觀虎酋之
受欵豈甘心奴之狂僭哉設使我能隨其出
入挫其兇鋒彼亦少斂戢而無奈遼之兵將
心膽墮地任其屠戮因繫以長戎心也事急
矣請自今絕謝一切浮議一意以閫外便宜
付經略惟言是聽經略執出疆之義隨宜措
畫期于奏績若更執其柄肘復中掣一誤再

誤枝節橫生事愈久而禍愈深矣

一刑賞馭世之大權一不當則人心立解今賞
格專重首功如將士偶有斬馘一經監軍驗
實不時請爵于朝須賞于軍不必候另勘不
必待類奏戰沒將士尤宜及時優恤如近日
劉杜諸將例則人人思感憤滅奴矣邊事更
嚴欺隱此弊不止將官饒爲之而本道亦間
有扶同者在兩臺隨報精覈加以重典無少
姑息可也尤當嚴討者如背叛兒豎李永芳
佟養性等不急購不連坐則叛者旣可緩死
族類亦復相安倫生輩有不相率而爲永芳
之續者幾希其害可勝道哉

一聞遼將嫌客將無非嫉其敢戰立功耳曾不
思彼之死遼者何爲師克在和此其責在經
略撫道不受約束者更置之共事交歡者奬
厲之古有先國家之急而後私怨與夫一言
感悟卽並車而出結友而去者可法也又遼
人苦援兵蹂躪此其責在將領凡各兵恃衆
用强固扈地主聽被害處據實稟理隨卽審
明繩以重法及本將地主儻妄生挑激故困
客將者罪無赦如援兵其營終始安靜本將
以馭軍有法薦擢著爲令古有師人而市廬
不變取一笠覆鎧卽斬以狥者重有制也
一北關兵力雖能自支朝鮮武備雖極脆弱然
俱與奴酋爲難者也我若不極力撫恤加意
激勸彼非自固不爲我用且將輸款于奴酋
矣虎酋牢矮款關不足憑羈縻目前亦可以
漁奴之交殺奴之氣不必以媚虜加邊臣而
反其酌時任事之心至于與虎酋訂盟使其
討奴自效以夷攻夷此救遼急着亦奇着也
然李唐趙宋往往行之取捷一時第虎酋亦
狙狡一介之使一紙之詔能取必乎虜欲無
厭預有要求何以應之無既就戎索飽則颺去
何以制之今部覆行督撫僉議必得當以報
然職確謂奴所畏忌虎酋爲重以其爲遼虜
雄長也河東危急欲牽制奴酋我亦倚虎酋

爲重以其不甘奴之强大也無論令從之成與否此時遼鎮當立遣能事通官招搖虜庭往來講說風聲一播奴必遲疑覘變少假月日而我援兵四集矣此亦緩奴一着也謹揭○江西道監察御史唐世濟題爲武備事事單虛招募須求實用乞

勑樞臣悉心計慮以羅將材以保疆圉事竊自奴酋狂逞再陷開原盈廷合謀調兵遣將乃言將無將言兵無兵以撫明全盛之朝有空虛之病有二焉封疆之臣急則連篇累牘號泣呼天請劒請兵若曠息不能忍死以待者迫烽煙稍息便已弛然解體士卒不練偵探不設未有開原一大鎮城總帥副將各官文武林集賊至濠邊尚冥然罔覺一時奔逸一矢一石不敢加遺且塘報屢聞徒云嚴行申飭不知申飭果何事也此任封疆者之失其緩急也樞寃之臣急則亦要大小臣工上書伏

置之之笑職嵩日而憂仰屋而慨大都內外有鄉應即不然而所遣司官亦必生長斯地或宦遊斯邦交遊知識以類旁求庶幾猶得中材若不過賚一紙之符付之撫按便可了事則與昨歲調兵同一局耳又何煩司馬之屬銜命而四出也至于通州爲神京門戶數百萬軍儲在焉且自京喜峯等路入至州皆大道而極易達者故虜戍虜變御史王忬首先提兵據守識者韙之職曾議及于此幸樞臣已採擇而行起李懷信駐劄練兵

爲肘腋犄角之勢乃不旋踵而改陞薊鎮矣
爲懷信計便安則得而曲突徙薪之言竟成
畫餅亦且奈之何也募兵之道先在擇將將
不得人以卒予敵頊科臣官應震條議欲以
罷閒將領中令其自帶家丁赴京聽用仍編
入京營即將即兵極爲善策職愚以爲凡各
邊廢將蓄有家丁者令其自報本處撫臣即
爲咨送出關至關驗其土馬精強即以原官
超陞一級爲援遼之用其不願出關但聞其

家丁堪用者即以原官起用爲防備各邊之
需設此二科應有荃風而至者近來起用廢
將賄賂低昂皆有定價與其用之于偉門孰
若用之于養士所謂破拘攣以鼓舞羣心莫
善于此若京營冷地陞官難于轉石恐豪傑
之士裹足未肯入耳科臣祝耀祖條議欲抽
選運軍一節即可雲集此先臣于忠肅嘗行
之就近遴選計誠便速第一船旗甲正身僅
一二人餘皆僱募名曰外水每船不過七八

人皆盜賊亡命之徒職償漕時擒獲大盜數
十人訊之俱此輩也凡所至之地村落雞犬
爲之不寧且烏合獸散最難齊一若欲用之
須擇一素有紀律賢將嚴爲約束而訓練之
求脊力過人投石超距者數千人可立而致
且閒奴酋大造戰船則天津水道漕運咽喉
不可不預爲水戰備即苡運卒爲水兵驚濤

駭浪固此僨所素諳人地相宜用之最當此
亦目前至要之着也職在營在漕皆身所經
歷故與二臣共爲參酌總期爲國家收實用
至于設誠力行嘆紫全在樞臣頊讀詞臣張
雒一疏慷慨激烈中所云奮忠勇勵氣治
兵彈壓麾下督率九門大事請旨小事專決
呼吸行便宜爲根本作柱石者非樞臣豈異
人任乎主上既漠然高拱若置金甌于度外
大臣身肩重任者動輒以候旨爲辭背泰時
待詔司馬門三月不報遂至喪亡當此存亡
呼吸之時人人動色相告奈何不悚然思瞿

恐也詞臣徐光啓所條上練兵守城之策悉
中機宜皆寔可見之行者連疎不報即當事
者未聞虛心採擇見之施行奴酋兵行詭道
變幻恍惚所用皆中土人謀畫故大入大利
小入小利已有橫行不可遏之勢堂堂
聖朝豈乏智謀奇偉之士披肝瀝膽之談乃一切
厭棄言者與行者兩不相關任者與議者亳
不相顧天下事豈堪再壞耶職積久病乞身
未蒙允放方伏枕間忽王憂臣辱復爲此痛
哭流涕之苦詞以
待
命之至

○國子監署監事司業張鼐題爲朝論日紛國事
日迫懇乞
聖明獨斷以救危邊事職聞救焚者必須汲拯溺
者必待飄遲之頃刻失將不救故曰時至不
旋踵者機也遼東之事日壞一日患在不能
赴其機去年以空虛無備而清河陷矣今春

以輕出寡謀而王師衄矣乃者又以廷臣補
救無方坐談束手而開原破矣職仰見
皇上速下經略熊廷弼而催令星夜前去是
皇上今日誠急之也然而廷弼之未能即去者議
兵不至議餉不給也夫廷臣急之而
皇上緩之在昔已失先事之機矣況乃
皇上急之廷臣緩之於今不已失後事之機乎本
兵曰募兵未集且去而當有兵也司農曰措
餉未辦且去而當有餉也廷弼不前去而聲
實喪於害成之口廷弼前去而孤身馳於草
創之場爲廷弼者且奈何哉然而廷弼身受
特簡仰慰
聖衷則其出關當不俟終日固廷弼分也職則以
爲廷弼此去其成敗利鈍非獨係其一身蓋
社稷同安危而舉朝共禍福也豈可不示之
成畫而聽其浪然一出哉夫人將擁百萬之
衆而制鐘鼓號令者其威靈聲望誠重而拱
護誠尊外以威敵而內以弭耳目故爲令几

計先當予之帳下親兵而令有所擁衛乃者
間諜獲而問賊且以船入犯也則是曩者但
求足步兵今者又須添水兵矣前者止聞戰
於陸今且又欲防之海矣支左不能應右保
首不能全尾廷弼不早去一日而何以整頓
備禦鎮遼中軍民之心哉夫空手而入虎穴
雖裴度韓琦亦不能職願
皇上速下一
明旨諭京管提督速同熊廷弼於大教場內點閱

選鋒挑揀三千名爲經略帳下親兵而統以
叅將分以把總等官其三千人安家則於太
倉內支米或半年或一年以安其內顧之心
且米有川而銀不必費又命戶部卽多方那借
數萬金付熊廷弼爲三千人口糧之費以壯
其行色使人皆知有從軍之樂而忘其出塞
之苦且天子之親軍而遞之經略則權重於
賜劍兵士屬帳下調度而又非驅之危地而
皇上奈何以至神極聖之君託聰明於不見不聞
而置羣臣於無可奈何之地諸臣在白日青
設舞於道途使四方聽風而知新

經略之兵有安家有口糧有犒賞將人人樂
赴而集轅門也夫然後經略可以發號施令
展布壯猷戶兵二部亦且速以兵餉應遼急
而全遼布置有法矣此今日第一急着也第
此着戶兵大臣皆不能主張惟
皇上能獨主張之此機豈可再失哉夫漢以羽林
擊匈奴唐以神策征淄此古來舊事可行
也經略旣有頭緒出關而後岡京師重根本
皇上可以次第議行矣抑職更有進焉

皇上四海華夷所稟奉其威光者也其手中之甌
柄未嘗不操也意中之神斷未嘗不運也但
願每事卽顯然與諸臣共見之而喜可勸怒
可威以光明世界成振作朝廷大然後爲諸
臣者躍然奮悚然懼散小羣以汲引人材合
大羣以扶助天子而天下治其不然者日復
一日上下相諉而天下亂職切靜夜思之
皇上奈何以至神極聖之君託聰明於不見不聞
而置羣臣於無可奈何之地諸臣在白日青

天之下日受中於昏霾迷霧而付其志於悠
悠忽忽之中是真今日之大痛也夫奴兒安
足爲社稷患哉
廟堂自壞之耳
皇上誠能斷羣臣之不能斷行羣臣之不能行將
內安外威而萬年無疆之福在反掌間誰謂
時事終不可爲哉
○遼東經略熊廷弼題爲赴邊甚急望闕漸遙再
瀝愚忱仰祈
聖鑒事頃以奴賊猖獗
皇上從羣臣之請授臣經略併賜臣劍使得便宜
行事臣感
聖恩之深且體
聖懷之急初六日長行即部議調兵
鎮靜以示不甚緊要之意諸臣見其言弗聽
請弗從其謂
一萬隨臣出關強半盡併而臣亦不能待矣
但臣行之後人情不同有不敢不慮者往撫
順之敗諸臣嘗急矣及賊去則緩以致清河
之陷而諸臣又急賊去則又緩以致三路之
敗而諸臣又急賊去則緩以致開原之陷
而諸臣又急矣及聞賊去又私幸可且夕無
事也此諸臣之情也其急而議兵議餉門面
之語豈不通融而及其緩則爭執如故當其
急而議調議募紙上之數豈不好看而及其
緩則寢閣弗題當其急而用臣催臣相需之
意豈不甚殷而及其緩則推卸不顧此又諸
臣之情也一一無逃於
皇上之鑒臣不敢評也而非獨諸臣爲然也賊急
而急賊緩而緩即
皇上亦然夫以賊勢之兇懾如此
皇上豈不內急於心特以我見急下且張皇而姑
鎮靜以示不甚緊要之意諸臣見其言弗聽
請弗從其謂
皇上不以爲緊要也而亦各以不緊要之心應之
以致今日之禍則聽緩急於賊而不知自急
之效也至今日而
皇上亦不得不急矣然而急之之事亦只是遣得

臣一人出關耳其餘急着如兵馬等項俱係
空文塘塞何曾有一實落只恐臣去而
皇上復緩不顧臣諸臣又緩不協力以顧臣臣之
一身有何緊要而危臣以危封疆併以危及
宗社則臣之所大恐而不得不于陛辭之日頻頻
籲天預以情懇于
皇上者也臣願
皇上時時憂賊步步防賊着着算賊急賊而亟下
嚴旨切責內外當事諸臣令各戢罪視事毋不敢
不急諸臣急而人人承有件件奏手則臣自
不敢不爲
皇上封疆急豈惟臣一身之幸其自
宗社而下寔式賴之

○遼東經略熊廷弼題爲急救遼陽事昨夜接得
經臣楊鎬揭稱遼陽重城萬分危急城中有
叛賊李永芳佟養性董國雲等親戚指揮王
衛國段光裕等十數家皆有馬匹兵仗且
爲賊招兵內應欲要獻其城門且夕舉事因
調各兵不至只得檄賀世賢移駐虎皮驛李
如楨移駐瀋陽應援等情據此是瀋陽以北
皆已矣瀋陽以南且非我有而河東已去其
大半矣此時遼陽非得多兵急救應必不
能保每閱兵部疏詞輒稱援兵見存若干續
調若干續調已山關若干總計遼左見在已
到兵四萬四千有奇臣方信以爲可幸支撐
及今旱道臣揭報見在各項援兵細數實止
三萬三百餘名分撥設防開載甚悉是部疏
所云見在七萬有奇者虛數也又見部疏調
兵一萬隨臣出關內除河南山東大同眞保
遠水難望外卽薊兵二千名昨據柴國柱稟
稱原題山海薊兵二千前止撥三屯營一千
春防事竣奉軍門明文撤回懇行三協愼選
前去則此兵又是難望催有宣府一千名榆
林二千名爲見在耳是其所云隨臣出關者
又虛數也夫調兵于近鎭尚且如此何況遠
鎭薊遼總督與遼東功罪相關尚不調發何

況他鎮昨見撫臣周有認罪一疏深得人臣
守官之義而督臣安然若無事且近見
明旨處置開除督撫宇樣是身任地方者尚求脫
卸而各鎮事外者誰肯上心必各抗疏阻調
而兵部又恂恂不欲出一語與人爭看來疏
云共調幾萬幾萬者不過只圖紙上好看何
時得有援兵過關以救此旦夕之禍乎今遼
陽已是萬分危急如此若此城朝失則遼鎮
夕亡此三尺童子所能料者頃據經臣道臣

書稟哀痛迫切如火燒身如水沒頂如展轉
待死而張口橋舌以求救其大意皆謂遠兵
猝難指望要欲多調關內兵馬應援必不得
已或將部議原調薊鎮兵數暫發遼陽設防
救此急難依各調兵馬漸到臣至地方料理
稍有頭緒即將原兵一一放還亦無不可至
皇上勑兵部作速調發刻期限到毋徒掩塞仍
勑督臣汪可受顧總督薊遼之勑深思其義同心
協力委曲調發急救遼陽此保遼左以保京
師第一緊着也
○兵科給事中韋藩題爲遼左奴氛愈熾京城患
切剝肩憩乞
聖明大奮乾綱一洗積玩之習以保治安事蓋自
奴酋蓄謀二十餘年一旦鴟張陷我城堡脅
我將吏九邊精銳盡在原野百萬生靈盡填

溝壑此皆李維翰養癰於前楊鎬潰決於後
二臣即伏斧鑕尚有餘辜矣然輕進取敗者
鎬之罪而怠緩悞事鹵莽失算在廷二三大
臣亦不能辭其咎也夫
皇上御極以來雖寧夏有哱變朝鮮有倭變西蜀
有播變然其稱兵皆在一隅即有敗衂亦於
金甌之天下無損乃遼東何地京師左臂也
奴酋犯順甫一載陷撫順陷清河漸次蠶食
今又尅開原矣開原尅則必窺北關北關不

能支必折而入於奴自此直搗遼陽而廣寧
而山海夫孰禦之至於兵薄山海恐
陵寢未免震驚
宸居未免驅蹙職所謂剝膚之患者此也思及于
此即并天下全力皆用于避亦不爲過也非
爲遼也爲京師也奈何當事者之泄泄悞國
耶夫今日最急者莫如兵馬乃主兵者動曰
無兵不思昔日趙固小國也自長平一坑尚
能奮發爲天下雄今四海九州如許幅幀而
患無兵乎是在該部查往年征播征倭之例
飛檄調遣其誰敢抗焉益人心莫不具有忠
義如宣府之陰縱鼓譟百不一見者也徵調
而外莫如練民兵昔張魏公在川陝奏置利
夔二路軍于興洋開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
丁取以免其徭役以縣官爲軍正而簡閱之
皇上持之愈堅即伏闕哀懇所徵者前不過十萬
後不過三十餘萬耳豈得戶部歲進大內錢
糧六百餘萬已入者雖難復出未入者尚可
議留如雜料金花等項計臣當力請一二百
攻司官今因事體不妥又改增科道四員就
此一事不知費幾番曲折本兵應變之才大
都可睹矣使及今列名上請旦夕得
旨猶以爲遲若避人言而爲首鼠兩端之說竟何
濟于緩急哉職以爲兵可募也亦不必限定
四省也即十三省皆宜有勤王之師而上司
兵馬強銳尤可借爲一臂之用大率欲勦奴
酋必得精兵二三十萬如撫臣周永春之言
而後可儻猶拘十萬之數恐不免效前車之
覆耳師行糧從餉之當預備也審矣今司農
議及加派議及括搜議及捐助議及那借可
謂殫力盡心矣然所執者猶數米而炊之見
無破格非常之舉慨自遼左失事大小臣工
無不以發帑爲請然諸臣請之前不過十萬
後不過三十餘萬耳豈得戶部歲進大內錢
糧六百餘萬已入者雖難復出未入者尚可
議留如雜料金花等項計臣當力請一二百
卒矣前者募兵之議本宜專遣科臣乃倏而
誠師其意而善用之則畿輔左右在在皆鋭

萬俟東事寧日非議補進
皇上未有不樂從者諸臣業屢言之奈何舍此不
圖惟以發帑一說塞
皇上許多好念悞日前許多好事耶至于勦助一
節上自靳簿下及百官皆有定議而勳戚之
家世受國恩往往解囊激波動費數十萬金
此亦當割有餘以紓
聖明宵旰之憂者也然本根之計尤在用人嘗考
世宗朝首重邊才故千城之選輩出今此道不講
久矣蓋邊外與腹裏不同勝此任者必有屭
馳電掣之才有掀天揭地之畫有頓倒豪傑
之用有投醪挾纊周永春經臣熊廷弼皆夙負
以了事今遼撫
異才卓有時望兩賢共事必能辦此惟願和
衷協志毋蹈互相矛盾之前轍可也抑臣尤
有感於今之時事大類宋之季代然宋室雖
弱內而運籌尚有李綱趙鼎諸人外而將兵
尚有韓世忠岳飛諸人今覩在朝所稱如李
趙者有幾模稜度日不止伴食中書鎮靜托
名何殊誦經閉戶聞奴入則脚亂手忙奴退
復怡堂樂禍忘外侮而爲宂中之鬬緣私憤
而馳局外之譚誰有枕戈待旦以圖雪恥者
耶外而將兵所稱如韓岳者有幾謀勇宿將
已青沙漠之燐仗鉞登壇半屬統袴之子無
捐軀棄革之忠而托病求去者不以爲非無
共勉敵愾之義而代題規避者自以爲是夫
然則內外兩無所倚
皇上深居九五直孤立耳事勢至此不知當何如
焦心極慮圖挽回之策而猶然怠緩如故天
下事尚忍言哉
皇上誠毅然勵精躬御文華召見在廷大臣問以
兵食如何足戰守如何定將兵將之道如
何操凡諸臣章奏可採者即見之施行海內
豪傑可用者即與優擢正悞事諸臣之罪以
洩衆憤庶幾卧薪嘗膽有備無患可以轉危
而爲安矣職新荷

聖恩備員桐封之使漸遠
天顏敢竭蕘蕘如此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處餉之弊宜防耗餉
之孔宜塞敬據管見以佐末議懇乞申飭以
責交修事職惟國家歲入額餉不過三百六
十萬兩而九邊之取給者則三百八十萬兩
有奇計今拖欠各邊額餉已多再積數年缺
額不以歲計乎夫使邊兵終歲枵腹何必夷
虜內訌我兵即我敵矣況有遼事以來費者
已三百五十餘萬而今之議調募者八倍之
自非歲入以千萬計曷克有濟而茲以加派
合之額入僅五百餘萬其他若搜括若捐助
總屬竹頭木屑非有不竭之源寧供漏卮之
費故戶部尚書李汝華有遼事萬分危急軍
需萬分難繼一疏列款以請奉
聖旨這所奏諸款有裨新餉依議作速舉行着各
該督撫巡按等官嚴催起解以濟急用遲者
參處欽此仰見

皇上軫念疆圉留心國計至周悉矣部議除滑賊
之屯積已經解訖無容別議其餘操江河稅
兵餉攤派加徵存積等銀原係登報循環撥
籍可知故欲摘出一半解部備餉夫既撥籍
而存似可探囊而得然歷年既久更手亦多
或多那移之用或填侵盜之窩或飽蠹胥之
橐查盤則巧作彌縫事過則仍歸烏有豈曰
盡然亦或間有設法追補則地方之責也稅
契原無定額乾沒寧保必無且已願推收者
必不樂輸未及大造者孰肯先納此項獨饒
於南直休歙等縣作何招稅則有司之責清
查漏解則監司撫按之責也屯田不許軍人
變賣例也既有無力告退換名給帖之令豪
強之家意圖兼併得無有不俟告退借言納
則奮臂攘奪者乎寺田不許寺僧私賣例也
既有告明找納給帖承管若再抗違隱匿聽
從別找買之令勢豪之家志在輳錦得無有
賄買奸僧借心隱歷展轉生事者乎設法嚴

杜亦地方之責也至籓屏郡邑捐助之議正
撫臣周永春所謂各司府州縣正官暫着省
交際諸費猶愈於扣民皂工食意也近中府
會議之曰有謂撫按表率一方應其自輸籓
屏而下宜遞減故該部議爲盡一之規然以
職計之籓屏亦有久近脫履任伊始安能取
盈必前後通融庶可協濟若郡邑交際公費
條編幾何今或責以四五百兩或二三百兩
賢者誠不難損已以益上不肖者安知不借

公以行私或優及大戶或差及典舖或稱貸
貴物或派派丁畝所裨益公家者僅錙銖所
朘削民間者已尋尺今三吳東越已幾陸沉
黔服幾南并雅灾沴正供猶缺額已奚堪謂
宜轉行各該撫按細加廉察如有赭口捐助
騷動閭閻者即從重參論庶加派之敝民猶
不至重困也職所謂防處餉之弊者此也至
遼之用餉更有可議焉馬糜三百五十萬金錢
曾不能爲國家護一里民捍尺土而反以殉數
十之城堡數萬之生靈然使餉爲兵用猶之
可也實則有大謬不然者即以職鄉浙江兵
言之所計三千六百餘名沿途既無行糧該
鎮又無犒賞至遼之日已逼師期當即驅之
深入逮月餉至牛皐寨而各兵已作河邊骨
矣餉爲兵而設而兵不蒙餉之實恐不獨一
浙兵然也陳維翰一遊擊耳聞警即遣家人
挾貲而遁當被經略楊鎬搜出整錠銀一百
五十兩自非赴減何從得來則自叅遊而上

下槩可知也設使大將有推牛饗士之風挾
纊投醪之惠烏覩此乎聞遼軍有謠曰達子
到門前總兵還要錢則遼帥躬以剃軍爲首
倡又不獨一陳維翰然也且又不聞以一道
臣而携金入關者以四萬計乎即令遣發行
李之後頓令轅門蕭條者豈皆空麓乎是不
獨將領然也自有客將客兵徒滋騷擾之說
故當事者主以遼餉募兵而不知奴酋奸細
已窟穴其中矣先是杜松半渡渾河忽有騎
民捍尺土而反以殉數

兵從中鏟斷皆此輩為之祟也今據遼撫之
報又從新兵中捉獲三四人俱係奴酋差伊
打探者恐此輩日繁有徒未經捉獲者尚多
也不幾以招兵為養寇乎且有領過安家旋
即逃竄者更有倏而報名于此又倏而詭名
于彼一人而兩冒安家雙糧竟不得一用不
幾以應募為騙局乎近據舊餉司郎中馮汝
京造報兵馬文冊開原一道官兵尚以萬計
馬騾亦尚以六千計而馬林之援遼者不與
焉也乃寇至直入若開門而揖之者然豈載千
載萬僅存空名而覈馬覈兵止修故事耶又
據新餉司郎中單崇揭報內稱戶部所解三
百餘萬餉司止收九十九萬九千餘兩關內
關外各分留者共一百七十餘萬兩夫有收
有放此餉司事也分留難作新收開除用何
名色即謂事迫不防通變乃濫觴何至於斯
茲部議新餉必發新餉司一切軍興之費必
至餉司支給即薊鎮應用新餉不至遼左者
亦必知會餉司總聽經略查覈似矣惟是兵
馬虛耗之數非經略一耳一目所能周知必
速允閱視科臣姚宗文星夜出關振肅軍容
簡核軍實一切積蠹咸與維新庶有一兵一
馬之費即得一兵一馬之用計一歲中節省
軍需當以百萬計
皇上愛金錢自不當愛官爵耳宣慰熊廷弼既改
經略即以宗文充宣慰使尤為今日第一議
又何濡滯也職所謂塞耗餉之孔者此也蓋
處之難自不得不耗之易
皇上所當亟下戶部一併申飭以責交修者也若
欲士飽馬騰為久安長治之策計莫便于開
水利修屯政職與詞臣徐光啓商確數四斷
斷可行特治標之時未遑本計容職另疏申
請至今日之急着惟有發帑而已蓋
皇上數十年來受病處惟此好貨一節未有病根
不拔而百體泰然者誠立發帑金五百萬專
備東征之費則外可以消狡奴窺伺之隙內

可以戢奸雄睥睨之私上可以彌天心譴告之災下可以寬萬姓橫徵之慘職前疏請
皇上臨朝發帑下詔罪己冀二三大臣躬率廷臣叩閽伏闕而舉朝泄泄無有應者昨有語職曰說者謂此事萬難得之
皇上徒取厭耳嗟乎是何病入膏肓不下頂門一針弟欲以平和之劑爲解救有不至立盡者幾希此誤國之尤也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經臣幸已出塞閭臣

尚未蒙差敬陳不可不差之故以聽立沛
俞旨事頃遼左之役
皇上于經略熊廷弼之陞辭也除賜劒外既賜銀
兩又賜紵絲三表裏內飛魚二端從來寵渥
使臣未有如此者
皇上得毋謂經略行他更無所事事耶廷臣之爲
皇上忠謀者得毋謂經略行兵馬錢糧且付之姑
徐徐云爾耶夫奴雖暫退尋且即來往時遼
急與急遼緩與緩我君臣皆然恐經略在

都門則急與俱急出都門又緩與俱緩我君
若臣毋乃再踵故習乎夫遼事敗壞全坐緩
之一字今若再緩將遼危而國危禍不旋踵
矣司馬主兵毋得墮經略執拘之譏料各閔閔
餉毋得墮經略執拘之譏料各閔閔皇皇臣
姑不具論唯是經略雖行而閱視無
旨未有姚宗文之不可不差特盡言于
皇上者蓋以兵餉言之尺籍千名實僅數百尺籍
萬名實僅數千部司支餉止憑各道掛號文
冊其虛實無從而知也故若兵若餉
開造文冊其虛實無從而知也各道掛號止憑將領
非閱視誰與覈此者以攻功罪言之將卒但能
斬馘請爵請賞急須奏聞乃必待行勘必待
彙題爲日已久毋論激勸不衷而首級詐冒
弊亦叢生至陣亡當卹自劉杜潘三員文武
尚有數輩武官不下百十輩盡宜查實酌卹
以示鼓舞內地之容與奴通叛逆之見在奴
穴者盡宜查實族誅以示震懾故若功若罪

非閱視誰與覈此者夫閱視其小者也臣謂
宗文直當假閱視遼左爲名而以宣諭北關
爲實奚以明其然也蓋開原被攻時北關曾
信且鞭箠之已而賊兵果至北關乃出兵二
千餘往援聞已失陷未及城而返臣竊長歎
曰九邊兵奉
旨徵發千難萬難以至鼓譟北關與奴爲隣應且
憚奴乃以中國恩爲不可負極力相援豈非

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由此推
之孰謂北關之甘爲奴用而不爲我用哉曾
有言三路之敗北關陽助我而陰助奴者此
多屬奴詭計佯言疑我而使我之不用北關
也今我于北關若不急勑褒嘉多方撫慰則
既虛其前日赴援之意必阻其後日嚮往之
忱恐日後北關力弱不能自完究以其爲我
用者爲奴用矣不寧惟是北關與虎酋新婚
正可藉爲因緣與相聯結夫虎酋在諸酋中
特稱雄長爲奴所忌奴業以卑詞厚賄聯屬
諸酋而虎酋獨未入其牢籠恐日久我不用
虎酋奴必用之矣即宜
特旨布以恩信借爲聲援即虎酋不遽爲用亦得
疑奴以緩奴之來而使我得從容整頓以防
禦奴說者曰彼經由我地則恐其假道取虔
彼如欲我兵隨之則恐其誘兵入陷臣謂直
令從開原自往則虎酋可用矣說者又曰慮
虜藉此爲名東西相合耳不知我不用虜而

虜欲與奴合誰能以一旅間之一墅限之乎
不用而不合用之而反合無是理也說者又
曰儻西虜已盛矣如勝奴後益張不可制去
虎進狼奈何不知虜即攻奴能以一二千騎
即取奴首領歸耶或殺傷相半勝負未可知
如幸而滅奴虜之兵力什減七八卞莊刺虎
之譬具在也獨念以若所爲或遭弁流恐不
習詩書多饒勇藝而少心計語曰使于四方
不辱君命惟士爲然臣竊謂非宗文不可彼

長才大略聰慧異人若假以閒視而行宣諭
必能善爲說詞以不負此行者夫兵事貴謀
而淺戰又曰太上伐謀卽如奴酋奸細在兩
河者其夥黨誅之不勝誅或視其肝膽智力
可用且肯爲我用者免其一死利害恐之恩
信孚之我欲間奴卽用奴爲間此卽以我之
謀伐彼之謀卽不必宗文可饒爲者而宗文
到彼亦獲與廷弼上下其議論總之爲
皇上計封疆計

宗社非爲宗文計一官也抑臣更有進此者焉武
王曰子有亂臣十人不言治臣而言亂臣蓋
戡禍定亂另有別材今禍亂將及戡定爲誰
夾袋之中儲材最急取膽力氣魄之攸裕而
小廉曲謹不必拘取聰明靈變之攸長而曲
疵微瑕不必問取區畫謀略之堪資而糾彈
計察不必論取才能技藝之多辦而資途俸
序不必泥蓋濫文馴謹之有餘不過太平臣
子而議論丰采之獨勝方爲戡定先資其人
宜何職銜某人宜何事任吏兵二部趁登料
理趁蚤安排所謂迨天之未陰雨徹桑牖戶
矧已在陰雨之秋乎譬如熊廷弼若用之去
歲或可無三路之敗卽不然用之今春或可
無開原之失今事勢窮極而後乃用之料
皇上亦以爲晚矣故文如張鶴鳴徐兆魁計弘綱
徐光啓楊鶴劉時俊袁應泰等武如張懋忠
于世楨劉渠周世祿張聰等或係見任或係
家居或用之京中或用之塞外皆須安頓得

所委任及時遷者超格而遷補者超格而補
科道諸臣亦應各舉所知投送二部二部訪
實疏名公請一旦有事如取諸臣卽如薛國
用張鳳翼韓原善皆夙負才望乃以用之不
早至臨時或以疏解或以募兵緩不及事此
亦目前殷鑒已夫以
祖宗之靈
皇上之急臣乃過爲不然之慮而出不祥之語臣
死罪死罪獨臣痛哭流涕而不得面

天顏一請安攘之略乃因姚宗文當用而槩及用
人若此
○督餉戶部侍郎李長庚題爲遼警益亟餉務難
支懇乞
聖明令宮府酌損益以濟燃眉以綿國計事職本
庸愚謬膺餉務日者海陸運事具疏陳議凡
餘未蒙俞發誠知疎陋無當
廟謨職方踧踖待罪及准本部咨稱每歲遼左
本色計餉約至六十餘萬職虞一時措辦之
難懼切飲氷無何而開原告陷遼勢剝膚則
遼餉燃眉矣夫所謂餉者不過本折二款耳
以言折色則如泯地赤原非獲已其已解發
者十之二三其未至者計令全完亦不足一
歲之支舍此之外別難再求于民間矣以言
本色則漕糧根本重計議及截留已非定策
此外收納召買遠則登萊連年災祲之後物
力易窮近則薊永兵馬經過之煩皮骨向盡
其計亦甚詘矣而運道祗海陸二策耳陸則

車馱責辦其脚費反倍于糧海則風石可虞
非重募誰能用命二者之難俱若此也職竊
伏思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若餉果足也何難
于兵海陸之間商賈經行不過逐熙攘之利
耳若價果厚何難于運而今太倉竭矣民力
窮矣他如搜括捐助條議所及職部自當次
第議行但分而取之銖計寸量動至經時合
而用之十萬千金盡于一日職于計曹爲司
屬者一十三年濫叨此任又數月矣反覆思
維惟有內外官府之策可爲通融而已職查
會計錄國家每歲本折所入通計一千四百
六十一萬有奇入內府者六百萬耳其內府
者除本色外折色銀兩止四百萬餘入太倉
之六百萬如金花子粒而外餘皆絲綿絹疋
蠟茶顏料之用也
祖宗朝用度節省後漸有加間准改折以濟邊今
皇上御極四十七年其節年所收陳積紅朽何裨
于用若以應解內府本色改折一年發之外

庫來歲仍解內庫是在內庫支舊節新不過
通融于一歲之入而在外庫改本爲折可足
用于數百萬之支在
皇上一轉移間也即如金花一項會計錄開係國
初折糧銀也原解南京武臣赴領常俸邊境
緩急亦有取給後改內庫專供
御用當此邊烽告急失地陷師宵旰隱憂宮中百
務諒可節省若以一季停緩便可募數萬精
兵推此如陝西之羊絨江南之織造等項稍
停一年何損尚方委積古者敵愾以待有功
紫貂以賜將士在戰國宋君尚然況
皇上追踪三代者乎又如各省之弓箭弦條軍器
等項職歷外省目擊其造費虛糜且奸弁爲
弊累歲未銷若盡改折色以修器械不猶可
壯神器之實用耶蓋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以
百姓之力取之甚難以
皇上之力節之甚易若計不出此則先無餉矣何
以募兵兵即募矣而無餉以養脫巾之變立
見也先無銀矣何以催募并東
強民以運則揭竿之變立見也此必至之情
非漫度之說也夫言及內庫近于
皇上所厭聞然連年天下之窮正以內庫外庫總
皇上之財攘外安內咸公家之用茲虜勢匪茹連
戰俱勝勢在剝膚計無他出今日暫改之外
庫而天下安天下安而內庫何患不足職望
皇上計其大者則小費不足惜也計其遠者則目
前何嫌出也職佐民部專司軍餉外供不足
而軍變責在職內徵大急則民變責在職職
一官何足惜而遼左之安繫于兵兵力之足
繫于餉關繫何如可緘默耶及今發之似已
爲遲及今不發則有瑣林大盈之往轍可鑒
爲此不憚瑣瀆一面待罪一面待命伏惟
聖明自爲疆場爲
宗社計也爲此具題請　旨
○兵部尚書黃嘉善等題爲飛報萬分緊急賊情
事職方司案呈兵科抄出遼東經略熊廷弼

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賊攻開原先期全無偵探以致救援不及屢
剿之後猶怠玩若此經畧鎮守及將道等官
豈能辭責失事情形着嚴查參奏熊廷弼韓
原善催他星夜前去發兵援救該部便作速
議覆欽此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熊廷
弼已經起程韓原善已催赴任并失事官員
行巡按御史查參應援兵將另疏調遣外爲
照奴酋自三路得勢我之虛實強弱盡被識

破奸細內應實煩有徒我之謀欲守開原奴
所知也我之力難守開原亦奴之所知也攻
我所必救侮我所必亾奴豈不兩者心戰而
故趨利百里之外苟在事文武諸臣殷鑒覆
車不忘反戈之仇嚴明偵探守備豫具則或
迎敵以挫其鋒或設伏以擊其惰或堅壁以
老其役何施不可逞志而奈何計不及此也
當其聲犯靖安時馬林于化龍二帥空國而
屯師遠郊義不反顧已大失策故奴得行其

直擣魏都之計李如楨輩復擁兵小團山自
全畏奴甚于畏死蕞爾孤城壯丁有幾堅共
以空拳支萬餘賊兵幾何不潰而同揖盜耶
曩奴之不敢徑犯遼陽者徒以開原爲之梗
不得遽通西虜遽圖北關若開原去而西虜
北關皆爲奴用遼陽孑然一孤注耳奴又何
愛我畏我而肯忘我也經畧熊廷弼行時語
臣必先修復開原臣甚韙之抑聞唐之禦突
厥也以河爲界張仁愿乃建三城于河外尹

鐸之守晉陽也先保障竊以今日爲守遼計
高壘深池枕戈鳴斗守也烽哨遠審多設遊
寨左右聲援亦所以爲守也總之則以
士民令人有固志亦所以爲守也吊死扶傷撫循
師武臣力爲第一義然而兵不衆則弊不壯
餉不裕則師不飽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今而
後選將調兵刻期徵發臣部事也臣不敢不
自策同心共濟協力勤王在廷與各鎮事也
臣願與諸臣策之而更進一策于我

皇上大奮乾綱獨持魁柄有人必用無請不從則
廟堂之精神一振而封疆之氣色自新于以威
虜安邊可計日矣
○刑科給事中周之綱題爲時勢危難已極
聖心振勵無機懇祈
皇上大奮乾威並舉新政以保國祚以定人心事
臣需俟六載方拜一官業叨桐封之役陛辭
而行似可無言然恤緯有心揮涕無地安得
默默以處于此昔谷永對帝曰王天下有國
家者患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
今奴酋猖獗破城殺將如刈草管自開原陷
敗瀋遼之間且岌岌矣開原固我腹內扼要
重鎮不止如撫順清河臨邊屬堡迺虜騎長
驅直薄城門無事攻劫斬關而入以
祖宗開拓之疆場任胡馬之縱橫將
皇上百萬之赤子供逆酋之尸俎若此虛誕張天
必至闖逼山海恐
宮闕
陵寢皆爲動搖不知
皇上能據大內之地堅壁而守否能持尺寸之鐵
揮戈而禦否能以婦寺作先鋒否能以黃白
募軍士否雖祉稷有鑊萬不忍言然一小醜
逆我顏行遂拱手而以三韓靡之黠酋三分
五割明明已見尚不謂之危亡耶
皇上尚充耳付之不聞耶臣敢無諱而竟言之朝
廷有三愆臣子有三過邊臣有三敗焉
皇上靜攝幾三十年九閽邈隔眞如神帝不可探
問無論紀綱法度破羸廢殘人心士宇蠹食
殆解即今一人高拱撫此金甌天下者非此
大小臣寮勵勤之人乎以揆地僅一注孤進
退狼狽始得邀枚卜之旨茲當尚遲留不即黜
用豈其慨仁賢之寥落姓字未協于夢卜又
豈其思調燮之重任淺資難猥乎大物然寥
寥數人一目瞭然誰果抹時幹濟之材誰免
簡俞以杜熟中奈何猶然泄泄也至大寮半空轉
穆稜伴食之誚當默默

相代庖前者樞部左右之推者急在燃眉隨
手欲撲今已數月未見監車雖如熊廷弼雄
才威望久破奴膽及開原再陷始有經略之
命姚宗文英識勁節風高瑣闥日頻頻啓事
未見閱視之旨況禁錮林下棲遲謫籍者業
已夢斷賜環何望投袂而起堅距若是緩急
奚賴焉臣所謂悒于用人者一言路者國家
耳目今章疏一投如沉淵海連篇累牘未塵
乙夜之觀積案盈笥皆落宕寺之手昔

祖制曾用科臣輪直紀簿以防奸蔽茲任其遲速
沉匿莫可究詰即如臣咨淹滯七載差不數
人人不數下重容疊浪彈冠無日見在侍從
者能幾何人縱披肝裂膽無不人人靖獻而
填耳塞聰無不人人厭薄直臣久錮于囹圄
金雞不聞乎肆赦以故省臺剝削慘淡無光
臣所謂悒于用言者一人君以四海爲富賦
山筐海誰非吾有若必銖銖寸絺扁如守錢虜
吝不忍予言之欲嘔

皇上數十年來鏟削金穴已拱北斗雖漢靈帝之
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何以過是惟茲積
癰蘊火彊閹召變近者發帑四十萬窮搜慳
澁之狀昔于告難初亦有計及者云
聖上窖銀囊金此是生平一癖不如漸緩以疏別
事今遼事猖獗禍倚堂奧血肉橫沙場之上
已作餓鬼介胄急纓冠之袂豈堪翳風
皇上肯再發帑數百萬固所深願或未必得如內
稅可留金花可借凡得矯詔從事者聽庶幾
其稍救療云否則借寇齎糧必非已物有拱
手奉之耳臣所謂悒于用財者一人臣委身
事主時值安寧且懷永慮況當艱危寧忍袖
手昔李綱曰近年以來所用之人慨然敢任
天下之重幾人無事則小廉曲謹忽有擾攘
遂愕然無措手足不過以天下憂危之重諉
之人君而已此言此時大都類是閣臣樊理
無能人言叢射日出催揭皆游衍故套未見
鐵肩扛鼎幹旋一事即如樞臣非不歷練邊

情當此敗劒壘報亦復左右顧瞻不見擊電
呼風運籌決勝之略諸所催請皆屬望梅聞
會議時言兵言餉彼此爭執無可奈何而退
此則因循觀望之過也士大夫居官礪節儘
可自樹憂國奉公何服自謀廼今日羞遲鈍
而競詭捷忘職業而喜功名一缺之出有如
逐鹿奧援之少未免積薪當事者亦復窺牖
其間時有趨舍前者有去國之人出門追索
而務遠行貨賂以信甘言守空約幾胡馬之
不窺不已過乎今各邊大都若此一則在訓

練之不精東西兩河額兵原有數萬勇悍精
猛本充諸邊飛揚跋扈之氣乃將官或飼于
貂參或狃于市賞兼以奸人潛通窳爲謀帥
不獨如佟李逆賊甘心反叛已也且無論酋
之凶逆近如虜至杏山高平或據宗顏之弟
或掠經歷之宮亦從來未有者假令防禦之
容城堡在在守衛軍卒人人練習虜去則堅
壁自固虜來則戈騎勦追何至此破彼陷東
突西衝一至于是此非其致敗者耶一則在

人心之不調夫師以和克以爭敗前三路敗
劒雖各將膏身原野裹革死難然頗問平日
以用氣相淩厲以分權相齮齕舊歲杜松與
賀世賢不能相容甚至道將相左矣甚之經
撫異意矣今制臣且與薊撫以一武弁開嫌
矣弟臣子當多事譬如頭目之與臂指共相
護衛揣首者固多自用之過枘鑿者亦有中
阻之嫌蕙軟當關者額頭已爛獻計方收固
無關鴟里之保障剛刻好競者胸盤鱗甲口

縱波濤尤難犯滿腹之機鋒此跡雖有未渾
猶幸大體不失獨慮此後兵多將集復蹈前
轍修卻釀釁誤人國家此非其致敗者耶一
則在賞罰之不明夫有功不賞有罪不罰聖
王無以治天下鄉響者賀升搗巢斬級尚准功
過李如柏反得以零掠捷功希掩其罪今竟
何如哉逗遛恣誅本無解于人言令箭之制
且反執以藉口說者謂情愛未割鎬誤于如
栢之局中令如栢代鎮驕倨罔功昨開原赴
陷不敢進一步加一矢望風落膽伎倆已見
遼人誤于李氏之局中矣不啻付廷尉懸之
藁術無論麻劉二將嘵嘵不服此後挫敗之
氣將士披靡者多終將置尚方之劒爲櫃中
之藏也乎是賞罰失平非其致敗者耶上下
泄沓若此內外倒弛若彼閣部大臣獨非食
人食憂人憂者奈何以天高聽遠諉之
皇上則呼號赴闕如諸臣所陳蔪不容已惟在相
臣與諸臣預條用人任將之略急籌徵兵集
餉之方可便宜者便宜行事當取
吉者取吉允行
吉者允行無致如先朝萬安輩呼萬歲而退可也不
則今日以公本修故事明日以揭巢斬級尚准功
命爲職掌眞如科臣所言天下大事去矣臣一腔
熱血憂憤不知所出敢抒其悃誠若此

天都程開祐仲秋父輯

○禮科給事中張國祥題遼左顛危可慮城中騷動堪憂謹陳一得之愚仰佐安攘之策伏祈聖明採擇以遏夷氛以維泰運事職候

命旅邸目擊夜酋猖獗覆軍殺將邊城殘破人心惶惑感慨憤激思欲排闔叩閽披肝瀝膽者屢矣未及之戒輒復中止日者冊封之役徵

命吉職得叨隨科臣之後稱言官矣而恐不吐東

寧赤少靖臣子之心乎方今

皇上所宵旰而慮諸臣所吐握而圖者無如遼事

爲急矣職聞制敵之策首重選將

皇上俯順輿情拔熊廷弼爲經畧賜尚方之劒假

便宜之權寵賚優渥倚托重大即古推轂授

鉞之風不過是矣廷弼感激恩遇度其入遼

之後必能倡忠義以鼓三軍敵愾之氣宜

布恩威以收一旦姓渙散之心職可無容贅矣

惟是屢疏陳乞急于調兵而徵發在四方之

聖覽

一議城守遼左用兵之失如四路進勦職雖至

愚于往歲初議勦時逆料其必敗何者國家

承平日久文臣不習軍旅武將不諳韜畧九

邊之所謂戰者不過以撲張逐對大敵能奇正相角變化無方者也以粗

猛之將將烏合之衆而欲其自越險阻破強

酋而滅其種此必無之理也若夫憑城堅守

似亦今日之不難者而清河一陷開原再陷

俱寅來邪破甚哉邊將之無用一至此乎所

以然者豈在于兵馬不多糧餉不足哉由于

將不知兵不惟戰勝攻取機權謀畧一切闇

如并守城方畧想亦未嘗講習也今宜擇通

曉文義有機智者以爲謀士每人抄給武經

總要中所載守城方畧與名將守城事跡一

冊使修造演習排撥兵將晝夜乘城分番更
代常如對敵道臣不時親自查閱務令城堡
樓堞整飭堅完砲弩矢石放打精巧驗其疎
密勤惰以行奬戒賊以撫襲爲慣計我之偵
探嚴明則不得施矣賊以勾梯爲長技我之
砲弩精巧則無所用矣賊無十日之糧我能
固守旬日賊之攸倆窮矣
一議援兵城守之法固貴善牟尤藉強援在我
有內外猾胡之勢則氣自壯在賊首腹皆受
敵之患則志自懾遼將素稱勇敢慣戰者無
如賀世賢近得西兵散卒數千人并其原統
兵丁約有六千戰士雖以不戰藏罪當此人
心震蕩之時宜稍寬文網勿挫其志但恐獨
怕無聲仍令于遼將中選擇驍健六七人以
爲偏裨如遼將不足令世賢于西將中自舉
所知移咨調用強將精兵合爲一營賊烽一
傳令世賢統所部爲奇兵先發李如楨統大
衆爲正兵後繼隨處救應賊若收兵待戰且

此一營兵可以北三韓之膽奪建奴之氣矣
一議策應遼陽爲河東腹心廣寧爲河西腹心
經撫二臣居中運籌之地宜屯宿重兵以壯
根本山海爲薊鎮咽喉近議添有總兵亦須
募健兵一萬馬步相兼團練精壯平時各守
信地若遇賊出河西總兵急提大兵一枝進
駐遼陽以聽調遣山海總兵急提大兵一枝
進駐廣寧薊鎮總兵急提大兵一枝進駐山
海以爲聲援以備緩急兵法有聲有實旌旗

鉦鼓烟火銃砲東西相望首尾相聞此兵之聲也奴賊諜知重營疊壘絡繹不絕勢成率然庶可伐其深入之謀折其長驅之銳西虜聞之知我兵整暇有備無患要挾犯搶亦可默消此兵之實也況來急可相連而東西急亦可相連而西遂薊血脉貫通陵京安枕無虞矣

一議賞罰邊鎮賞罰原有定式第此時急在城守賞格罰條更宜增置申明往時重在首級以一百二十級爲一大捷此時當以能守城十日攻打不下者算一大捷算而上之一月可算三大捷等而下之一日可算十二級照賞一級賞銀五十兩俱犒勞軍士將帷紀功待擢以賊來賊退之日爲準援兵未到賞錄本城將士援兵既到主客共分賞錄若平時不設守備賊來棄城先遁者將卒無分首從一槩斬首不能固守而潰散者亦宜一體重治總之不進死于敵則退死于法決不可姑息寬貸貴賞貴于信而不遺微賤罰貴于必而不假親倖庶幾賞一人而三軍勸于勇罰一人而三軍耻于怯用之守則固用之戰則勝此鼓舞振作大機權所當亟爲申明者也

一議自强史臣論諸葛之治蜀曰國雖小以勤儉富兵雖寡以節制强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權柄在手操縱由心遂雖彈九地幅員廣有千里生齒幾千百萬豈不可成富强之業雄視諸邊威服夷虜而畏奴如虎奈天下笑何昔李牧爲趙將居代鴈門匈奴入犯急先收保峯精簡練疑阻讒間畧不動搖卒能選强兵十餘萬人破滅胡虜未嘗借一兵一騎于別地也願邊左任事諸臣臥薪嘗膽奮發自强蒐乘簡士屯田積穀期以數年蓄聚訓練食足兵精除兇雪耻庶國威可振夷禍可消不然者客兵日增費用日廣平定無期轉運不已財匱食竭終歸于不可收拾耳以上五議皆職一得之愚儻蒙

聖鑒勑諭諸臣悉心料理庶遼庶有濟乎慨自各遼狃欵貢之安忘綢繆之戒軍役私門餉肥債帥行伍單虛武備衰弱匪獨一遼左爲然上谷一再徵兵情實盡露舉一類推大畧可覩應調者既非素練之卒招募者又皆不教之民乘無辜生靈以弔鋒刃仁人所不忍驅易潰白丁以捍强敵智士所不爲習武教戰此時不可不汲汲矣李抱眞爲澤潞留後度山東必變教民習射農隙校閱三年間不貴升斗得强卒二萬人由是澤潞步兵冠于諸道各遼鎮省直督撫宜倣此法而行緩急之間授以甲冑器械卽民卽兵勝于不教而用者萬萬矣此亦今日亟務宜通行天下者也

從來危亡之患不成于人情所畏而成于人情所忽秦竭力以備胡而匹夫呼于草澤隋黷武以征遼而寇盜起于中原益徵調紛紜賦役繁重刑罰嚴急使閭閻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而後偷旦夕之活以徵倖于必不可成

猝逢荒歉十死一生識者方有土崩之患而以遼左之役議加賦議招兵催科急于星火追呼喧若雷震當此之時非親民守令加意撫摩苦心區處而欲保民生之安難矣

○兵科給事中周希令題爲疆場失陷至極不修廟筭因循屢敗仍故懇乞

聖明圖已破之遼并圖未破之遼因已見之患并防未見之患乘此危形大爲振作勿更依違用人以再誤苟且推諉以長禍事職聞制治

未亂未聞亂極反怙閙耻然後奮未聞不奮不耻者今日危邊急着當首圖修復深謀決發以爲九邊倡必不可内恬外嬉陽急陰緩以爲目前計當思遼臣養虎二十年卒受其咽以爲九邊戒必不可徒徵無用之兵盡剝心頭之肉以奉一啜而爲根本累

廟堂之上當有一定之法持之必堅爲之可久中間機宜利害間不容髮當與上下明白決斷不宜含糊無所短長有名同而實異鎮靜與遲疑當辨也勢急則忙緩則已非鎮靜矣機密與蒙蔽當辨也耳目壅塞内外相胃非機密矣進守與退保當辨也棄城以與賊多備以自弱内外之聲勢已絶東西之聯結無關非進守矣有名異而實不同多兵與練兵不侔也一可當百與百無一用異矣徒募兵與專募死士不侔也千人自廢與一夫先登異矣一縣限募之費與量材不限募之費不侔也千金得士與萬口糜餉又異矣凡此皆須立定脚跟開張耳目俾内外一心利鈍一轍乃克有濟今外只主多而不究無用之多言多何益如寬奠之戰一萬四千軍聞喊自墜坑中可謂多乎内只主少而不求有用之少言少何能如渾河之役近萬精銳雜之庸衆中人馬相軋勇怯盡斃又可謂能用少乎爲今日計乘奴酋暫歸急命勇練之將與道臣馳入開原嬰城死守更置一將于北關外一將于慶雲堡外以壯開原之勢

以荅金白之望以格西虜之聯而經畧移駐瀋陽鐵嶺之間往來從中策應至鎮江不可不備以牽朝鮮三岔河不可不宿重兵以防邊截旅順口不可不置重臣以謀水兵奴酋三路勝後多造大船設順江而下斷三岔則河西絶掠岫巖則腹裏盡搶旅順則餉道塞乘勝直抵天津則京師震即守山海何益哉且山海不足恃也陸有一片石鐵騎可通水有近關一帶囊沙可渡惟急令薊鎮兵移廣

寧宣府兵移薊鎮大同兵繼之延綏兵又繼之魚貫而進不患無救援更番迭出不患無休息四鎮兵馬一應除額兵外另用一經戰將官別募三千人爲一營朝夕訓練專備策應有不當不備罪坐撫鎮庶幾朝聞夕發至于眞保定河間諸路昌平易州三輔等地宜屯宿重兵厚積訓練以備內外非常此所當先事預立不可旦夕緩者也新經臣熊廷弼調兵原以衛民而民反在外兵反在內廬野氣槩有餘赤衷足監必不患其陽恢陰欵必不患其卻扉委轡但願其愛行于威克之中則和于衆誠通于氣岸之表則和于朝天下事必衆人如一人乃克舉天下事必一人合衆人乃克成廟堂當事各拿出一片爲國眞心毋徒菁龂齬于胸中共尋一條恢復長策毋徒委孤注于閫外別選一班軼材遍置畿輔左右以爲後手繼昔人所謂若無其害備之何傷至如京城建設敵樓教習火器此千百年之利何論救目前之急奴酋負板攻城

等技即今人所謂洞子法此類甚多靖康如姚友仲輩皆一一有以應之若非奸民乘機內亂殿殺統帥更十日宋不亡矣此又所當深謀遠慮不可頃刻緩者也若往事雖云無追然來者于今可鑒一者不核鎮額遠征士馬兵既不求所長餉又茫無定算詔旨朝更夕易人無固志賞罰前遮後縱臣有易心二者擁旄之臣身不臨邊陲戍不列疆場調兵原以衛民而民反在外兵反在內廬野者悉遭刼掠收斂本爲保聚而民既苦入兵又畏出入壘者亦盡陷亡三者聚廢總有連雞之棲無統帥之馭居則彼此各不相習出則首尾必不相應平日既昧地形臨時又無犄角經臣外示虛矯滿腔全欲買虜中寔恠復易置盡是私心駕馭全無謀斷並廢所宜可恨者專征在外半年不見訓練一卒但見一旦分兵四出折衝在內一籌不聞方畧指授但聞馬上差人趨戰及至王師挫傷大將

殆沒典刑既闕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效命者欲誅于既死逗遛者反旌以全師或粧夷卩而釋囘增美或嗾屬國以混功緩罪朝廷每爲模稜未嘗究勘曲直尚不思修復棄城棟擇屯練惟務征發益師不顧中乾外竭調者不赴來者中潰強頗而前守亦不能以臣思之多所未解夫以不能制酋于未亂之舊撫作制酋于已亂之經畧置人已非況今日期殺奴定亂之新鎮臣即前日養奴成亂之

舊總兵遣將益誤事已至是乃始尋前此曲突徙薪之按臣頂今日焦頭爛額之敗着亦已晚矣又況殺其戰者留其不戰者廷弼即才亦難手搏即去一如栢用一如楨名實何以殊或有別揩非職所喻即如李向日之何以去何以死公文塘報朝廷不問至于如楨即使可用亦宜削其員銜降以副戎一以激厲立功爲他日賞勞之地一以完五年軍政之朝廷幽黜之體何至使制臣不敢窺酋孔

經臣不堪聞聲勢哉且奴酋此舉九邊觀望盡耽諸道生兵制一方死命全遼無實川各鎮盡虛空設使素囊哄遼不貢吉能憤降報復又將調之何方耶又使虎墩兎憨諸酋毀盟以萬騎張疑于岫巖千山之左則遼陽絕援再以三千騎圍折木城則海州斷救薊門之石塘路大水峪亦建口去陵三十里去都八十里而近戎馬一呼頃刻立至又將調之何方耶山後既叛仕牧之酋生齒煩而外向獨石往來日市之夷虛實熟而內窺黃花鎮古北口常河川入犯又將調之何方耶職愚調宜廷擇幹臣分遣閱視即以舉廢爲其殿宜查究虛額清限占役練土著以省堡兵併堡兵歸營伍以合軍勢凡要地適中須議各駐重兵互相救援奏報欺隱并誅大吏節鎮推諉罪坐總督期以三年士振臣勵如其不然功罪一體此職愚所謂當因已破之邊并圖未破之邊者也況遼左之危如纍卵士馬

錢糧一擲無遺監軍贊畫並相混蔽嫚書何
事縱容與奴傳簡參謀何官展轉爲李護法
尚可泄泄不急遣一閱視之臣耶邊戍既弛
禁旅一空雖有四方之師無救一朝之患不
記兒卒鼓行自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
衛無誰何之人耶設使有如俺荅黃台吉寇
宣薊逼通州
陛下大同兵能即以三萬三千至乎保定河間山
西諸路能即以五萬五千至乎分遣營兵屯
城內外能不懼見虜泣不敢出乎閘廂把棍
能陰勒部署不至乘勢作逆如庚戌時事乎
素無紀律動輒鼓譟能保不詭遼陽軍推髻
劫掠乎職因有以知今日之未易辦矣設若
有曹欽輩怨望懷異稱兵內向能即有馬昂
孫鏜帥師赴陝之軍可濟緩急乎又設若有
哨聚無賴如劉大葉七輩屠劉郡縣梗塞道
途朝廷能即命都御史帥師往討更將徐恭
合力平寇乎職又有以知今日之未易辦矣

職愚謂宜京營建一大將務使中權力勝毋
致如往者徒藉其玩繼者惟幸其弭乘此備
外爲名勿露機括于下凡所以處之用之之
方陰消而潛革之不惟作居重馭輕之氣勢
兼亦存南北相制之軍情其要不須盡搜另
補徒生事端即就選鋒立營內外分頭訓練
器如向巡視之臣所條日操之法訓練既成
令得各自收徒但驗精否寡衆因授隊伍總
把不過數月百可放千千可放萬萬爲之以漸
持之以久弱者將自強占者將自格此恒愚
所謂當因已見之患併防未見之患者也況
鐵濬屢警秋防正殷試看新將履任之初似
欲預爲虛張堵截之地及至失陷全無啃探
慣套至死不破公然視朝無人尚不急下樞
垣印信看詳參駁之臣耶若夫募多兵而舍
訓練募游手而舍死士冲鋒無人全軍定潰
但使千人得百人千人強矣萬人得千人萬
人強矣若廣之香山東海之勞山閩之北港

江南之孟河枹鼓連檣揭竿蔽谷世有宗澤
安所不得大盜而用之乃至材官必分等第
等第不分則勇者爲怯者所累怯者多勇者
之費必熟察校閱明辨其優劣之科便作鋒
隊之別課責有度衣糧各異使能者企及否
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自無鞅望之釁匪徒
强兵亦兼節費餉必請留天下見徵之稅期
事平乃已此外民馬無用可折物料本色可
折盔甲弓箭弦條無用可折屯田當講開鑄

當講廣寧路河當復高坪一帶秋草當採履
年不補兵馬缺餉當查鎮江原儲開河及各
處備倭餘銀當查淮安歲儲河防當查奴酋
歲賞兩年革數當查天下稅契羨餘協濟節
省當查儻兵息無期亦惟此可繼如一旦加
派無已後來無法可增事苦則慮易兵久則
變生職之愚誠實懼于此諸將之中既智勇
可倚方畧曾施何不即以建壇而必抑之參
副其人誠足除兇靖難亦何必盡耻于將家
平等以職料之誠能修復鎮城屯戍耕守兵
練士飽斥堠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
困折但令臣子勿以凌駕先沉毅勿以虛恢
先實效朝廷宜懲前姑息重申賞罰乞詢四
上之輩流便作振軍之趣目當時失事非一
人而維翰值其窮逮維翰當并論維翰所由
以舉者此亦可爲後日保任連坐之法矣今
日耳敗非一事而楊鎬總其寇逮楊鎬當并
論楊鎬所恃以誤者此亦可爲今日耳食用

人之戒矣他如勘報不實者斥謀贊不堪者
斥無才無膽徒黠邊道者斥即別用一番救
焚拯溺之人亦須有左提右挈之助但須嚴
立責成必使便宜處置畧倣藩鎮故事庶幾
人自爲守職再反復思維哱繁尤在謀斷但
請反覆便知眞實若使李氏向以棄地合門
蒙戮遼陽豈不復置帥又使奴酋眞以厭兵
一旦求款河東豈即可罷師事勢甚明無容
再計若使有活監軍無死監軍何以明臣節

有縮頭將軍無斷頭將軍何以稱士氣即宜
從恕用人豈可槩置勿論中間有料敵在先
功過不掩有首通奴酋與夫罪狀較著者畧
舉數端可以數見如前時建議運海之用懋
即今日宜起登萊之廢官如今日規避開原
之國用猶當時憂患立畧之能臣若貪緣逃
察敗露以去之養粹正受奴重賄誘質假子
之罪魁此所當重處彼不妨錄用至于開原
潰敗致城道府之馬林豈非平日縱兵與僉

臣有隙之懦將況從來未有設防在外賊已
入城而擺塘不知者即服毒不盡其辜營起
遼左恇怯賴病之秉忠豈非延緩坐視不救
弘謨之罪鎮況從來未有武弁告病奉
旨稱是而奬率以去者即追論不孚其罪處處棄
地人人輕法雖得經撫二臣亦復孤危再有
劉杜兩帥無由奮激諸般舉動盡宜易轍論
及至此則經臣必當沉機計遠撫臣必當協
恭盡慮督臣必當攬駁去蔽樞臣必當察斷

綜覈輔臣必當從擬一票擔當切責俱不容
汶汶明矣然外議藉藉咸疑奴書入而左右
之布散必工如楨出而扛運之打點更著此
陛下宜思就中用兵存亡在呼吸間或假本兵以
便宜令得自爲展布或除授奏報朝上夕下
任專責重稍有差池即行速治庶幾惟斷乃
成職等待罪該科耳目所及有如前貪怯欺
冒之將帥因仍扶同之大臣不敢不據實糾
也職不勝寒心披瀝延頸願望之至

○工科給事中范濟世題爲危遼事尚可爲懇乞
聖明自爲社稷計亟
勑兵部火速調兵遣將以救遼左以保國家事以
今覩于遼事亦既岌乎不可爲矣以攻則
我之堅城立下以戰則我之片甲不歸不惟
神京亦有纍卵之危所幸酋不長驅猶得有片
遼東成破竹之勢即

時之安得以效燕雀處堂之樂然要之建酋
斷斷乎必長驅無疑也可遂束手聽之乎回
視我師未征進之時兵幾何將幾何尚欲犁
庭掃穴擒奴酋以獻
闕下今雖大敗喪亡士卒不過四五萬人耳然
以國家全盛之時視亡此四五萬人何足爲

損以四海之廣九邊之衆即補此四五萬人
亦何足爲難此亦非不治之病必不可成人
之局也何至垂首喪氣束手無策置遼東若
不顧恐以國家僥倖也則大臣不忠於
皇上不任事不任怨之過非國家物力不足以制
奴酋也大敗于今四月有餘逐日言招兵言
徵調曾有兵若干將幾人出關者乎何怪開
原之復陷也今若不急爲救援則遼陽廣寧
亦開原之續耳其何能立焉然非調遼兵精銳
必無救于遼左之危亡非速調遼兵精銳急今九邊雖云空虛每
亦無益于遼左之緩急今九邊雖云空虛每
邊五七萬人亦或有之每邊或三千或五千

量其程限計其時日容文某日可到兵限某
日起身違三日則逮其撫臣又量其起身之
日某日可以出關或途路稽遲或軍士老弱
則斬其將領凡兵士所過之處遇府則府官
出而犒之遇省則方伯出而犒之過京師則
遣大臣犒其士卒勞其將帥如此則人有奮
心庶可作其敵愾之氣千以固圉却賊何難
之有至恐九邊空虛則招士著實之益邊鄙
之民皆雄健善鬬即青矜之士耕夫餉婦皆
能荷戈持弓矢彼其膽氣力量與達虜相當
于以厚糈自有應者若餉無所出者大內金

錢既堅不可問必欲請
皇上發之必致悞事而搜括之說如鏡花水月望
之似有耻之實難即有亦豆汁蠅脂所濟幾
何不若仍派之地畝中兵部之馬價工部之
器械咸于此耻足焉前每畝三分三釐再加
三釐三毫尚不至七釐以粟易之不過二三
升豐歉時之所有每畝只作少收二三升亦

未爲不可百畝之家即朋友有急亦用銀三
五錢相周況國家有難事關
宗社禍及身家即兀此亦非過者何至遂疲敵海
內而爲此鰓鰓過計也今計不出此悠悠忽
忽今日議兵明日議餉日復一日畢竟餉無
所措于兵亦歸于烏有兩部互相推諉各言
職掌不至于誤國家之事不已矣或又有人
謂奴無大志不敢出巢者今已黃袍加體改
元僭朕彼必不甘株守建州一片地作猢猻

王也明甚況奴酋部下多南人既已犯順前
有富貴之望後有性命之憂必不肯罷手以
待天朝之誅夷又明甚或又見奴屠戮開原
以爲猶達虜搶掠之常態不足介意不知此
正奴酋之狠謀長驅之石盡也蓋計彼精兵
不過七八萬人使得一城撫一城須用兵守
之大城須兵三五千小城亦用三五百計遼
東數十城彼之兵僅足以守之以之進攻則
兵力嬾矣今得城即屠之使鷄犬不留彼置
之若不顧我居之實不能開原不爲明驗乎
酋去二三日尚無人敢至其地者有城郭宮
室人民尚不能守今城郭夷矣宮室毀矣人
民盡矣非兵力數倍于前不能戍守使遼陽
廣寧處處如此則二三千里之地虛無人烟
胡騎縱橫于其間我能復居其地否我能復
出山海關一步否彼捲則歸巢我不能追出
則抵山海薄都城我不能當再結連炒花驅
使北關日踐踏于郊圻之間不知諸臣何策

以禦之也而都城可閉門而守乎
皇上可安枕而臥乎即九邊無恙于國家又何益
也本兵有言我竭力爲之不能則去之再不
然則死之夫去可也死可也如
宗社何如
皇上何伎倆如此焉得不誤國家伏乞
皇上念諸臣原不可倚重自爲社稷計速下
嚴旨令兵部酌調各邊精兵二三萬鞍馬器械俱
要堅利刻期出關聽經畧調度庶幾有濟若

再遲緩至事不可爲即日叵人而戮之亦何
益于成敗之數乎此今日萬萬不可頃刻緩
者也抑職猶有說焉宣府鼓譟撫臣既拿有
首惡矣久在圄圄恐反側生心斃于杖下亦
無以示懲今合速請
明旨梟示二三人俾首九邊併恭撫道抗
命違慢之罪于以風勵邊塞庶人心警惕其于調
兵遣將亦一助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左危在旦夕保守宜
爲亟圖乞
勅彼中諸臣固結人心以守孤城振作士氣以遏
夷鋒庶幾全遼可保事窮惟今之譚遼事者
率稱兵餉矣然餉屬臣部不足者臣任其咎
若餉足矣而保守不固徒糜多餉則臣部似
宜有言而況當危急存亡之秋可無拯溺救
焚之圖哉請竟言之蓋奴酋蓄謀已久我中
疎防已極此往事無論已獨是撫順等處既
失而我尚爲處堂之燕清河等處又失而我
不爲補牢之謀以至四路進兵
士馬錢糧衣甲器械鉅萬之積
今開原不覺失陷而瀋陽鐵嶺懼不保遼陽
鎮城懼有失奴成破竹之勢我有繫卵之危
越河西而山海直抵京師此勢所必至亦衆
所深憂者然而守在封疆者宜圖自強夫有
衆十萬而一城不能守署道者所司何事二
將提兵逾萬置城不顧乃合兵于城外又不
能應敵是二將棄開原也奴酋不動聲色叵

之如寄我則使然開原既失瀋鐵遼陽自宜
固守以圖恢復而守之道無他惟以忠義鼓
人心以恩信聯衆志使人自爲守家自爲防
如孟子所云效死勿去則庶幾危城可保若
兵部之疏謂民心堅固皆爲干城披臣之疏
謂併力死守各衛身家此皆目前切要之圖
而部疏又謂晉陽之圍沉竈產蛙睢陽之困
羅雀掘鼠而民俱無叛志此皆古昔可倣之
規也夫今之人心不與于古何古之臨難有

堅城今之有事即潰敗則以古倡率有道今
聯扈無法古昔勤勵自作金湯今人偷惰自
失保障耳且凡我黎庶孰肯舍身家而就流
離棄中華而趨腥羶然而聞風奔潰則所謂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所宜亟圖者一也至于
遼兵舊額九萬餘歲費餉銀共七十餘萬自
昨年喪敗不問整棚舊兵臣部因收查餉逾
年不報此舊兵不必言矣新兵出征敗劒投
臣報餘兵尚有四萬二千餘名近日川兵又
到一萬五百餘名遼東巡撫又召一萬四千
餘名暨新開原道所招兵三千餘名則新兵
見在七八萬餘也甘肅地方三千里兵馬止
五萬可戰可守無俟旁求此臣昔年閱視所
親見近時撫臣之疏有確據者遼左新兵七
萬餘尚苦無兵舊兵九萬未知何在臣切惑
之夫新舊兵十六七萬豈無堪用者就中挑
選即十得二三亦可得精兵數萬分布要害
時常訓練上馬者備戰征次馬者充防守城

來能當其鋒賊去能擊其歸此外調兵有至
再爲附益則兵不患寡又屬有用聊固吾圍
或者在此古稱三千一心可當十萬道固然
哉所宜亟圖者二也夫人心固則無土崩瓦
解之患兵力齊則無敗北輿屍之凶此皆切
實之事日下即可爲不必姑待明日就近即
可行無俟馳驚千遠舍此二端別爲他圖終
是落後一着無救目前危亡即今日盼調兵
明日覬援遼恐兵未至而遼已難保兵既至
而遼已先失所謂西江之水難濟轍敝之魚
嗟何及矣若臣部接遼之餉除已發過三百
五十萬外今又付經畧十萬借與兵部二十
萬解督餉侍郎二十萬新餉司近又耽三十
萬已發過十萬則餉之所發亦不爲少臣部
處餉似亦不誤此後兵部調兵但有兵若干
即供餉若干分毫不敢推諉惟是亟簡見在
之兵以待征調之至是臣所爲夙夜于遼者
若遼東舊兵九萬見在何所喪失若干存餉

若干此當再行督撫查明而此新餉三百五
十萬餉兵止用一百萬餘二百萬俱充別用
亦當併行經畧查明此皆兵餉之大關係社
稷之安危者臣故揭而上聞入告如此伏乞
聖明裁察

○山東巡按陳王庭題爲東西虜警日甚援兵出
關無期伏乞廷議兵餉亟救危疆以固人心
事竊惟自建賊攻陷開原該臣疏請新經畧
熊廷弼先帶就近兵馬三萬餘即時出關救
援仍乞在廷諸臣速議救救之策以荷
聖覽矣續于七月初三日據鎮守李如楨塘報據
丁字泊守堡差夜不收口報西虜達賊從石
家堡北空入犯圍住鮑家崗墩臺本鎮閒報
即提兵馳援至汎河城據丁字泊撥夜口報
達虜已將鮑家崗墩臺攻破當即出境本月
初七日據清河遊擊熹報回鄉崔志復等稱
奴酋兵馬攻陷開原至今未曾回巢傳家下
部落達子運送乾糧炒米老營俱在新寨子
住牧等因本日又據正安遊擊報稱已領營
頭兒額伯革太大小十个頭腦帶領精兵二
三萬并蜚甲鉤梯會合杪花明說講賞不依
不知犯搶那地方等情同日又據錦州遊擊
報稱聆喇慶管聚達賊二萬已到大紅螺山
不知犯那地方等因到臣爲照開原失陷以
後鐵漲震蕩遼陽陷危臣先疏請發近兵三
萬者蓋非此不足以救燃眉特爲固守遼城
討耳乃旬日以來新推經畧幸若無聞會同
會官而議兵議餉尚無定數今東西虜猖
起且經畧渡關諸夷覩望在焉隨帶兵馬非
三萬不足壯遼陽金湯之固非三萬不足遏
狡夷豕突之鋒非三萬不足寢專殺夷虜交訌之
謀非就近徵調不足解危鎮倒懸之厄目前
緊着斷非三萬兵馬刻日馳援不可也至經
臣建牙以後必亟議恢復開原聯合金白以
間東西合勢沿邊要害必屯以重兵相機戰
守非再得兵馬數萬星羅棊布而東西一帶

邊疆處處當防恐兵分而勢微也不然徵發
不早單弱難支疆場干係重大咎不獨在邊
臣矣是在樞臣加意徵調或就近召募安左
脅而固薊門端在于此臣不能不于樞臣有
專望也至師行糧從必本折相參督飭業有
專命轉登萊及裁漕以實三協矣其折色除
有撫臣條議地畝加派二百餘萬原為供遼
軍興之用外大司農宜多方設處如環無端
以壯三軍氣膽不然軍興不繼脫中一呼患
不獨在外而在內矣其籌畫以濟軍興臣不
能不于司農有厚望也兵馬齊糧餉足經畧
唯幄圖度以戰必勝守必固矣有不視醜虜
之覬而奪其氣者臣不信也伏乞
皇上速下戶兵二部再加覆議亟先發兵三萬趨
隨經畧出關以救燃眉速議添足兵數以資
戰守本折參半相時轉輸庶河東垂危而復
安人心幾散而復聚全遼再造
宗祖寧謐在此舉矣

○禮科給事中蔡思充題為
聖心轉動有機及時修攘惟斷乞大奮乾綱立決
賞罰易危為安事竊見建酋以么麼扈夷悍
然犯順攻掠殺擄開原清河數大城一望無
烟稱號改元蠶食未厭凡抱國憤莫不以振
膺之權望我
皇上茲者特允經畧熊重加寵遇一時臣民皆仰
皇上英明神武不忘東顧惟是朝廷之間實刑威
賞狃後時而臣僚之推諉拘攣鮮效將順自
索神氣招侮外夷臧否而直言面而無諱焉自奴
酋以七宗夷語侮慢
天朝未有聲其罪而責之者誠
明詔天下數此奴世受豢養之恩及日前侵陷之
辱期必滅此而後朝食赫赫
王言義士必發憤于同仇奴虜或知罪而悚息則
聲罪一詔安可後也閣臣方從哲其病苦困
頓之狀情見乎詞使早補三四員參畫商確
必不至孤陋寡謀今事勢至此豈容再悞則

特簡委任何可後也經畧熊廷弼直至開原
陷沒而後用倉皇出關急遽何暇綢繆空拳
豈能退虜況巴領等酋臨關挾賞東西設防
兵力愈分望應援如抹焚宜令各鎮刻期挑
選毋以弱卒撞寒毋以盡地挨延坐此者以
遲悞之罪罪之如以各邊空虛何妨隨發隨
補則差官督催何可後也五城九門之差原
以奸棍淵藪非臺臣一意巡視未免疎虞今
逆陽報獲奸細種種有據奴寇狡譎所部又
多漢人豈不能潛伏京師乘機內應則允用
數差何可後也自李維翰從容聽勘于是有
覘顏幾幸之楊鎬退縮偷生之李如栢棄城
逃命之鄭之范中外憤懣欲食其肉而一則
曰候勘一則曰候勘諸臣舌焦筆禿曾不能
動其毫毛是使禽緣有權蹙國無罪誰肯捨
萬死一生之身保此疆土則逮正典刑何可
後也此數者天下皆知其不可已
皇上亦自知其不可已與其需之事窮勢極之後
不若風行雷厲不逾時而決乎抑職猶有說
焉汲黯一小臣耳矯節發粟千石趨爲美談
今郡國搜括不遺餘力獨不有蘇杭之織造
額解之金花可暫支借用事定補還者獨不
可先發後聞以身待命者計臣肩任盈詘不
難辦此也顏真卿一郡首耳猶能捐丁壯數
千悍遊强胡今職同官官應震條陳疏內有
廢弁自募家丁一款誠爲急着獨不有家貧
俸薄不能召募者又不有草澤豪傑不肯俛
首聽募者宜合在朝臣工舉其所知備開某
官舉某人各送兵部行彼中撫按起送道府
州縣訪有智勇超群堪爲將帥者給以馬票
赴部聽用而又嚴比試之法重妄舉之罰舉
得其人主者送吏部紀錄加以優擢否則罰
俸此皆可以題知徑行不必一
使招兵之使權宜四出則條緒已可觀抑使
李懷信既推促令前來沿途候
旨亦不至杳然三千里外也此則樞臣之責也昔

淮西之役裴度請行金城之役趙充國請行當日因而用之竟奏成功今詞臣徐光啓不辭艱險慷慨任事而當路者未免紙上視之此危急何等時苟非熟計胸中必不敢以國事爲戲以身爲嘗朝廷何難破格優用據其素抱至部寺之有奇器者勿泥序遷以展長才京卿之負才品者勿輕遠轉以備緩急此則銓臣之責也總之玩愒成風凌夷太甚賊來則張皇賊去則怠緩分曹則各爭職掌分地則各恤疆場苟不急爲振刷將至悠悠不可收拾伏惟

皇上念遼仰關

宗祉猶豫必至燃眉早頒

明詔以鼓人心早補閣員允巡視以效劻勷嚴催

近鎮應援之兵使經臣得以措手亟逮悞國

數輩使奸回不至效尤

諭二三大臣殫力擔當同心共濟毋拘嘗習故坐失機事徒以屢請不應委之

皇上庶轉因循爲交儆內修既固神氣益張區區

醜虜不足平矣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援兵時刻難緩期會申

戒當嚴謹計程定限仰請

聖裁事職方清吏司案呈查得遼左危迫亟須救援本部前後催調各鎮未發兵共二萬三千五百名相應立限督催案呈到部爲照援遼之兵曰調曰募兩法止矣而調尤便于蘇者蓋調尺伍具存按圖可以索駿訓練有素熟路可以駕慳甲馬器械不煩猝辦而宿舂可以戒塗故臣部先後議調薊鎮眞保宣大山西延寧甘固山東河南及祁魯二家與各將官家丁赴遼應援除已發已出關外未發者尚該二萬三千五百名夫奴酋之難憂及君父敵愾義有同心各鎮視之閭在鄉鄰痛癢終不着體空虛藉口誰修急難之矛觀望成風孰樹先登之幟此乃嚮者劉孔亂所爲以逗遛蒙誅之覆轍也至若額兵各官或鈐束

無法或騷擾是閒徒咨河上逍遙不顧軍中
緩急如浙之彭天翔楚之田萬年劉廷藩者
豈少哉按途立限之法誠不可不預飭也除
薊保二鎮總爲督臣所轄移此應彼如左右
手相護自當刻期調發隨經畧由關不俟勅
限外其宜府大同山西距遼稍近議日行八
十里寧夏固原山東河南邵畧二家各將官
爲起程日期定限抵山海關各督撫先咨報
部本部按日查考如各鎮扎留不發延緩違

期與領兵各官沿途濡滯實放驟援者聽臣
部與科道衙門指名參究庶事有責成而兵
無後至遼左危亡之急或可救于萬一耳
○兵科給事中周希令題爲敬陳兵食急計可以
救燃眉可以繼後手可以不專累九邊可以
不盡掘根本仰祈
聖鑒以備採擇事竊計開原再陷遼左孔棘此時
豈惟智者獻謀勇者獻力卽婦人女子亦當

殲刀劒紉衣甲以洗腥膻之辱而兵食二議
舉朝言之詳矣願兵調之近邊爲救急耳如
今日十方寺堡之赴必不得已也至若奴騎
內訌諸虜蠢動邊卒空虛倘九邊復有不逞
誰任其咎兵曹四出分募無論緩不濟事卽
得烏合之衆器械全無未經訓練漫無紀律
豈便可驅之赴敵莫若抽班一策除遼兵已
徵赴遼者免抽外其餘請無問遼腹凡一撫
鎮所轄之下卒萬人者必有將領數十員豈

無三五智勇自效之輩卽當假之事權委其
挑各營精銳十分之二必揀敢勇當先者令
隨帶火器兵車倍其安家行糧計地刻期勅
限本官督率赴遼如有家丁儘其隨帶仍與
行糧其本地定伍卽時募補以備抽番之用
則兩京各省數萬之師不出三月次第可集
蓋此輩衣甲全備練習日久休養有素況十
中抽二上易爲力糗糧豐溢下亦甘心且今
年正值武試當必有豪傑鱗集請無拘定三

科爲例速行各省直自一科以上與凡習武
軍民有異技可效者統令赴京另設材官奇
畧兩科寬其文藝廣其解額果堪效用專命
省部兩臣提督試習便以四方募至新兵分
爲之彘今畿輔地方訓練整頓內可護衛
神京外可更番迭出倘東事未寧比照班軍事
例來年照數挑選便爲番捍三司監督前來
換班底勞逸均而人不畏難矣又廣之數入
數利者獨其性敢戰不畏死耳我亦必有不
馬上爲家長箭短刀甚熟習耳我亦必有熟
習于兵之兵以制之則無如川湖及貴州水
西之土兵也其人筋骨嗜好皆與人異利刃
勁弓以爲佩帶射生歷險以爲耕作穿耳刖
足以爲法斷頭貫胸以爲常每有戰陣勝則
不盡敵不休劒則不報仇不拾以土兵性習
與虜無異也然前日所調每不來來或中途

解而以有司外衞軍官與之素非統轄既無
所畏而文法尅減之弊又非所樂一則耽數
甚少一寨中勾耽數人彼見同伴稀單膽氣
不壯哪以啼零脆弱者湊數又强半至漢人
地方沿途舟子與夫可兒浪應之若令各土
司官親領夷兵前來則不患不多人多人不
患戰氣不倍在四川播州可得二萬酉陽石
柱可得一萬湖廣永順可得四萬近日水西
永寧相搆何不使其立功自贖在水西可得
三萬永寧殘破或得近萬必兩湖以息其忿
令異行以防其爭合之不止十萬目前得一
嚴旨催耽遠不過四閱月可陸續
至矣誠得十萬可當烏合之二十萬以七萬
發遼陽以三分置山海廣寧等處單以一將
統之虜來則戰去則守人心不至倉皇然後
待召募兵到訓練而用之再議攻耽可也或
曰虜與土兵馬步不相當不知土兵習用長
鎗鎗鋒所及十步之外馬可刺也虜去馬即

三不當此兵之一且其技不過刀箭中國所
長者尚多特未得用之之人耳若募兵有三
難其初得之難其既練之難竒後散之難有
此三難非歲月計之不能若徵土兵則只須
一檄之力得之不難但得其正土兵用之不
難事平本管押回不過費犒賞而已無加地
進爵之例無結聚不解之患散之又不難獨
有一難則安家行糧彼中一時難措若必待
文移往返又稽遲矣當此危時普天臣子俱

當如坐漏處焚之下或責成撫按于彼處正
解錢糧內那借若干即作正支銷查照當日
征倭原例或遣兵部司官將召募銀數開支
若干到襄陽南陽等處接濟催僨上道無不
可者至于餉內裕勢如轉石田賦時難卒辦
金花稅銀可以乞留宗祿官俸數亦有限竊
意尚有各州縣積貯倉穀雖多寡不齊大都
粟紅糜爛徒壯鼠雀何療民饑莫若檄令各
藩司速將諸屬冊報倉穀除見報灾荒處全

留聽賑外餘各存半防饑割半濟邊截長補
短每邑可得千石均其貴賤易銀充餉則數
十萬軍資可傳檄至也此外尚有各撫按存
貯贖鍰及藩司運司老庫餘銀并淮浙塩院
未動各屬塩船小票銀兩又如各省直和存
兵餉還官入官贓銀沿海之塘夫修河之米
折均屬緩需積之無用試一清理數十萬可
立致也惟急猪計郎一疏題知統之餉部傳
檄督促紀發其總緩觀望者請得以考功律
之則不勞而餉集矣職自有東事以來日夜
與諸臣講求方畧如前抽班救急變穀濟邊
二策則與教授喬拱璧往來參酌至再川貴
湖廣蘭水土兵一着則今檢討王應熊相與
亟夜建議者也拱璧曾爲縣令孰知撫鎮督
兵事理及州縣積穀數目言當不妄若應熊
生長蜀中習見土兵伎倆非漫語者此其說
視募外兵之不必即得得亦不必即可戰守
視調京兵之不必即練練亦不必即能捷速

相去萬萬也謂宜
勑下當事諸臣商確施行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募兵邊鎮以裨實用以
救危遼事爲照援遼之兵抽調不足繼以召
募建議者有謂內地之民或怯不應募或募
不堪用時日躭延無當緩急除四省差官募
兵外臣採之輿論參以虜見非募于宣大
山西延寧固昌等鎮不可蓋其生長與虜爲
鄰則膽氣多壯耳目與軍相習則訓練易精
然使馬不臕壯甲不堅完器不銛利與空手
同儻猶闕領于內庫孔給于兌買又不無掣
肘搪塞誤事反多今議于大同募兵五千名
延綏募兵五千名宣府募兵二千名山西募
兵二千名寧夏募兵二千名固原募兵二千
名昌平募兵二千名以上共募二萬名每兵
一名安家馬匹盔甲器械衣裝等項各從寬
議給銀二十五兩計兵二萬該銀五十萬兩
先于戶部湊發臣部查照募兵數目差官分

解各巡撫其招募訓練盔甲馬匹責成總兵
官給散錢糧責成巡撫器械衣裝給銀本兵
自辦庶弊無侵冒而兵有實惠募到之日先
耽五人連名保給選委見任謀勇將官立營
團練該鎮務細加點驗兵士必期驍勇馬匹
必期臕壯器械必期堅利即令原統領將官
陸續發解造冊二本一報臣部一呈送經畧
其投經畧衙門批文仍赴臣部掛號回日銷
繳有中途逃脫者移文巡撫查原結連坐究
罪有經畧駁廻汰多者參究總兵官各追原
領銀兩另爲募補其行糧糧草等項該鎮填
單支給報戶部查考此目前援遼實着萬難
時刻停緩伏乞
皇上立賜允行
○原任戶科給事中姚宗文題爲遼左大勢全危
急救可回萬一懇乞
聖明亟舉群策以雪恥除兇奠安宗社事蓋自三
路覆師諸將並沒楊鎬破膽驚魂于東隅之

敗不能驟首振翮爲桑榆之收振事諸大臣
聞警則失色張皇不過素服入朝漫爲商略
竊傾耳于黠虜歸巢之報報至便談笑雍容
依然清平世界請慕兵請議餉築舍茫然曰
舊例曰職掌盈庭誰若
皇上且高拱深居卜不報一諸臣痛哭流涕之譚
抒忠抱赤之語奴勝而籌之不已我敗而委
之若棄開原之破踵至矣夫開原破而有兵
有將尚能恢復守禦遼之危未甚卽因開原

之破而集兵集餉可圖恢復守禦遼之危未
甚卽未能集兵集餉而言官謀國大臣用言
體國有一段振起積玩感動
皇上之精神遼之危未甚試觀今日有一于此乎
職以遼之危如一病者勢奄奄未絕尚能飲
藥餔粥糜竭力營之不無起色而秉家政者
漫視之求藥不應呼粥糜不應如必欲殺之
而後已事良有此殊可痛心今新經臣熊廷
弼荷特遣出關正東事更新之會而隨行薦

兵且皆紙上空言此可令外夷見哉昔宋脩
西夏有臣如韓范眞稱名世且須勝兵四十
萬竭中國之物力以供之僅能時勝時負以
須其自斃今逆奴視西夏何若而可易視也
兵餉二事臺省諸臣條議已詳職就諸臣之
論以管見衡之議餉則無如加派協助兩者
加派雖非美名非美事然事在今日豈能顧
惜如民間有田十畝者連前新餉共加七分
等而上者加愈多其貴亦愈厚稍節浮費便

可仰佐公家第令室廬田里無恙自無所辭此兩
相保豈便以此小徵求至相煽唱爲亂耶外省
目撫按藩司與郡邑塩運之長酌量定額令
其裁省輸助人臣急公之誼自無所辭此兩
項約可三百萬金不必輸入太倉徑領之督
餉侍郎爲招兵買馬之費如稅銀金花可留
各色改折可行織造工價可于各堂長借用
其半此在各撫按籌長殫心爲國者身任而
力圖之其餘一切纖細瑣屑于國之利無多

爲民之害實甚悉宜停止第加派于邊事終
始事平之日併前派立行除免不許不肖有
司重耗徵收與借協助之名額外苛斂有一
于此參奏提問則撫按監司之責也議兵一
事職逆知九邊微調艱難疏請科臣召募今
以四司官行職虞其終成虛餉耳眼前急著
無如科臣祝耀祖所請募運軍一說與科臣
官應震臺臣唐世濟請令罷閙弁官募兵起
用一說蓋募兵于運非用運軍而用外水手
運事無妨能于領運衛官激勸有方招來亦
易聞運船回空者已近二千宜即日行之緩
將無及武官自守備而上參遊而下其得起
補者未必論爲論序大率論地論缺居間賄
賂得之如以貨爲郎而若令其隨力召募或
三四百或滿千身領至閘願入邊者照所募
多寡加升不願出關者予之原職以兵之多
寡論缺則酌應雲集計三月可得兵二三萬
總督查兵出閘即疏名上聞兵部隨于三月

內除官其逾期不補者即以職方留難索賄
聽科道官參糾川湖廣貴州土司之兵議者
皆言其可用宜嚴
勑撫臣與河南之毛兵一槩調發其領兵即用土
司素統者以防中逸川貴調兵似遲緩迂闊
而職議及此者私揣東事未能旦暮結局如
大舉在明年則此固軍旅之前矛耳至以夷
攻夷如臺臣王象恒科臣官應震所請用西
虜一說其委曲利害言之已詳臺臣疏
皇上已下該部而擔荷不力竟無成功大凡北關
以通西虜此今日第一議虜以實應我事當
大濟即虜以名應我亦不過費金錢數萬可
虛張聲援伐東西夷虜之交而任事者不加
營綜萬一虜爲奴用悔將何及以上諸款皆
諸臣嘉猷入告職策其斷斷可行者戶兵二
部宜急爲講究已得
旨者竭力奉行未得
旨者據揭題覆足兵足食經臣熊廷弼臨事好謀

細心展布訪智能之將不妨徒步登壇簡驍勇之兵不妨倍加糧賞有利于國決意徑行以鼓舞人心收羅豪傑使人自爲戰庶可挽回萬一如泄泄猶昨敗壞相尋東事不可抹藥而危亡立見矣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牟志夔題爲海內援兵漸集遼左制勝有機謹陳一得以佐朝議仰祈聖斷事臣惟圖遼之局日異而月不同今當審時度勢而不得膠柱鼓瑟拘于一成而不可變以坐銷歲月也蓋遼事之壞也初苦于兵餉之俱竭幾欲空拳搏虎繼失于戰守之無計至同冥行致蹶普天率土共憤同仇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各州縣募兵四十名入衛臣初覽報猶以爲少至于今而未有應也蓋天下承平久矣且閭閻虛耗法紀廢弛驟有收亡宜其惶惑永平奉

旨召募以備山海關揭榜旬日無一應者而直省之募可知也自檄到以至今日臣所轄臨洮

輦昌二府募尚未就即二府而三秦之募可知矣即三秦而直隸之四府與四省之募又可知矣趙奢之救閼與也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竟立斬一人既泰間已遣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胥後令亦胥後令之時也五直省驍勇壯丁固宜有之若槩各州縣則不盡然勿以遊棍充數勢必于殷實之家此一不應也不得僉派騷擾鄉民則有司之計且窮此又一不應也應川領兵官徑行選委如許州縣應川如許管領果遂得如許智計足約束而無脫逃乎此又一不應也臣謂除順永保河募兵備山海關外其眞順廣大及四省宜以數等爲率上等者六十五十名中等者四十名下等者三十二十名照地畝僉派方不至偏苦在直隸者以四府共計在各省者以一省共計合之必如四十名之數此一說也有兵之處以所募之兵應如河南之毛兵少林寺之僧兵山東臨清之獲

送標兵之類并他州縣驍勇應募者夫不強之以不就于行間約束猶易必欲如初撤而無變計有司迫于文法勉強支吾則亦臺臣盧謙所云有衣百結身瘦小而不堪舞搶作挪揄狀者耳無兵之處以募兵之具應安家行糧月糈酌地里遠近于原加地畝起派遠者十餘金近者數金大約合之以十金爲率刻日齎解赴京以僦給應募者分撥團練獲效必倍此又一說也當此措兵措餉艱難之時之選募遼兵以圖遼自是不可易之論合遼與省鎮兵計之漸次集聚約已有十四五萬事足辦矣夫不深惟我之所以敗而謂奴之果不可勝非也深懲于往日之敗而求于今日之所以勝非也臣巡閱塞上入夏而塞草青越月而塞草長胡馬壯騎嘶矣因念遼地轉盼秋高馬肥在我則欲固壘堅壁先守而後戰在虜則欲豕突鴟張以戰而爲守前事之失後事之師也當事者要必有成筭胸中先有可勝而後戰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主待客即以奴酋之所以勝我者勝奴奴固可勝也即不遽勝亦不至敗也今以往事之失論撫順之敗乘其無備出其不意無足怪也清河之敗臣初猶謂天下財貨畢萃清河京師爲重論隄備遼左爲急京師爲緩善變

奴酋必欲得之如兵法之因糧于敵然者其
挾資素富懸有先登之賞馭下素嚴盡驅敢
戰之虜以故不支而城隳耳已而臣從塞上
問之自遼回者則云奴置人于城中雜以卒
伍不覺外攻內應破在頃刻若是則亦無足
怪也四路進兵之敗在杜松則兵未渡火器
未渡進衆自往投死在劉綎則奮力長驅已
就十餘寨李如栢等逗遛不進未有牽制未
有應援奴酋素憚綎威名不得不悉全力以

救敗綎之於此亦誤輕敵若是則亦無足怪
也故曰後事之師也以臣愚計制勝有五要
焉一曰隆委任
曰嚴紀律一曰布仁恩夫曰隆委任者何也
方今省臺尚議出奇無窮牘且滿公車是則
廟堂之有戰勝也臣每讀諸臣條奏至深有肯
綮處輒深嘆服臣又讀鎮臣李如楨
陛辭一疏而韙之其云六難四易與道臣韓原善
六難四易之說相爲表裏如其見之實用而

不徒爲紙上空言于以克蓋其兄之愆標銅
柱勒燕然在此行矣科臣李奇珍一片苦心
比于藥石生我忠于爲國謀也亦忠于爲李
氏謀也語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夫不受
君命大惡逆也而云此者亦以明夫任事之
時之不可掣而後得展布其四體也
聖主特簡既已崇隆鎮臣于此宜有報酬臣又讀
候補知縣李登照磨董啓祥之疏而韙之登
遼人也以遼人談遼事自是親切非涉胸臆
語所云願效血誠十三款言俱破的中窾可
措諸施行無難滅虜啓祥所陳遼破的中窾可
費提法大得要領較前疏揭所論猶爲透徹
就中亦有一二須商確者其云客兵每名每
月頓減三錢謂其逃伍敗北耳夫主帥紀律
未明彼等亦以藉口若必欲得其盡力則每
名近例之一兩五錢者無靳給也其云各省
鎮新募援兵所調既集豈得遣還即成議既
布豈容頓減近例每名支餉一兩五錢者臣

謂于此尚當有差等耳須編其什伍而演練之因以上下其賞決拾超乘膂力過人者即浮于一兩五錢之外可也登陴守障者次之雜作服役不充戰陣者又次之將人且賈勇以覬上賞士氣自倍其中自有減省則每名定例之一兩五錢者可無泛給也是在督撫經畧贊道將之深酌也今之談者率云草澤英雄此二臣者是其儔矣拔置行間重爲委任如是者奴酋可擒也夫曰儲猶餉者何也

自發帑加派外戶兵二部條議如許科臣又參以酌議雖其間征解有完欠接濟有遲速要以誼在急公無致廢格足可支持自今以往一年之用若本色不足則軍即有一兩五錢之給無堪騰貴糴糶猶之乎四錢六錢耳海運之開前按臣王雅量及今科臣官應震詳哉言之以水運而兼之陸輓登萊諸郡天津一帶可刻日而至行招殷實之人于解到新餉銀內預給糴本遠近分班市糴轉輸絡

繹不絕是則督餉臣爲政也從荷戈而秉耒屯田以困諸羌古固有之然可修而不可恃耳猶未也敗劒甫傳商賈自南來者望風竄奔遙聞京師洶洶幾將罷市而遂左又可知矣今宜盡弛商賈權稅之禁加意招徠軍中一切米鹽雜貨所需不至缺乏而人心乃可固也如是者奴酋可擒也夫曰精訓練者何也驅市人而戰倉卒至用背水陣以非素捐循士大夫也此惟韓信可耳語曰巧者不過

伏習者之門武經七書具在即先臣戚繼光之破倭破虜所著紀效新書可究而習也惟是三令而五申嫻習有素將坐作進退耳不亂金鼓目不駭旌旗泰山崩而不變麋鹿興而不瞬不庶幾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乎近副將賀世賢招集訓練已有次第矣如是者奴酋可擒也夫曰嚴紀律者何也董閎于行石邑山中見澗深峭百仞問之傍人痴兒馬牛無入者董乃嘆曰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

必死則人莫敢犯也莊賈就戮出師至以威
燕晉寵姬立斬整兵可以赴水火未有紀律
不嚴而取勝者張巡睢陽之戰雷萬春面中
六矢不動劉錡順昌之戰統判官趙樽韓直
身中數矢戰不肯已至令金人震恐喪魄夫
奴酋金餘孽也順昌之戰宋將所以勝金兵
讀之躍躍有必奮之氣如是者奴酋可擒也
夫曰布仁恩者何也統馬合之衆履危蹈險
置之死地而後生自非精神灌輸渾爲一體

誰肯用命攘其之爲將也士卒攻舍井灶飲
食疾病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
享士卒至與士卒並分糧食吳起之爲將也
與士卒寢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
親裹羸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
吮之此二將者懾勁敵而仰主威古今艷稱
鎮臣之疏曰恩澤未洽則得民死力之難見
及此矣如是者奴酋可擒也若夫遠斥堠多
間諜探彼情形作我鄉道精造火器戰車以

防衝突此自兵家所急無煩臣借箸矣奴酋
向來自負其强與虎酋爭雄長何況北關雖
犬羊未可理喻而佻自其夙心賴
宗廟社稷之靈虎酋謀折無詐亦既受我戎索矣
北關孤危朝鮮脆弱按臣屬國當聯一疏信
爲至慮既經部覆亟宜沛發尺一
明詔多所賞賚吊死扶傷褒忠激義誠茲時急着
萬一天未悔禍處酋井金白二酋未懷我恩
倘中奴餌折而入于奴則事必不可知矣夫

兵貴精而不貴多諸臣已屢言之誠使物力
寬然有餘以整暇應敵敵無不可摧者當此
錢糧空匱假令調募果如願畢集給餉必不
貴區處今戶兵二部報議未有成說留京戶
兵工三部議各借動銀十萬兩爲目前買馬
之用諸臣先期至欲以去就爭臣猶以爲非
同舟共濟誼也若然則改差司官募兵之說
尚當有再計耳憶臣承乏西馳道出保定也
先未陣亡鎮臣王宣授臣一冊具云此時九

邊東之奴酋西之火酋俱懷不軌臣再叩之
又云火酋擁衆七八萬奴酋擁衆三萬有餘
然擅參貂之利招納亡命甚衆臣感念疇曩
眞堪隕涕而訓導吳京有揭亦云奴兵多不
過二三萬何足以當天下雄兵即鎮臣之疏
亦云少則二三萬多則四五萬亦自足用此
亦可以得圖遼之槩矣臣叅往酌來証今援
古自附芹曝之獻仰紓宵旰之懷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爲東省貼危可慮兵力萬
萬難支懇乞
聖明俯允招募計處餉銀以固防守事職按國家
之有東省運道之咽喉南北水陸之總會是
神京之左腋也登萊瀕海東距倭六百里東南
距朝鮮一千二百里東北直達海蓋遼陽三
省之水盈盈可通舟楫是登
旨選調二千名所存止七百人耳此七百人者又
多係家丁書記砲鼓燈夫門皁等雜役可控
制首城之重地分布險隘之要區左右顧而
防盜賊乎股肱肘腋之近武衛單弱神氣不
張恐來海外之窺伺長蛇封豕之嘯聚譬之身

止于調兵乃山東則調兵又兼海運矣今天
下最稱緊要首患破兵之處遼陽之外獨有
山東養山東之全力北可以衛
神京東可以捍乘船入犯之寇而今竟何如耶
職甫受事東省細查通省官軍兵馬數目非
眞擁强兵勁卒雄視海岱有虎豹在山之勢
也水營春秋防汛向有兵五千往因東事旣
平日就減汰僅存一千八百名近奉
旨選調一千五百名所存止三百耳目今議補六
百連前亦共存九百耳此九百人者可分守
寥廓之疆隅汪洋之海面左右顧而防倭虜
乎省會鋒營合南營共見在兵二千七百名
今又奉

左臂無力其何以衛腹心職甚懼焉當事者
以遼陽被兵亟如救焚救焚無如近水明知
東省兵稀不得不借資近地以從其所急彼
諸城勢如破竹矣遼陽危于旦夕其去蓋州
不遠矣遼船盡集于蓋州我之海運尚虞船
于彼處奴乘蓋州見在之船又駕烏龍江新
造之船乘風入犯片帆直達即司馬穰苴而
在恐不能率此三百桃浅之夫六百新集之
卒與強寇相持對壘我無披堅執銳之兵彼
有摧枯拉朽之勢登萊之急不與危遼同一
轍哉即不然而彼以一旅之師乘船絶我餉
道遼東十數萬之命懸于呼吸彼時不戰自
潰奚待彼山海而後徐及京師也職諦觀時
勢正圖補牘而臺臣張至發議登萊添設道
臣一員選募海兵之善識風勢水勢及工于
舟舵者千名更調募浙閩水兵數千名擇南
將之善水戰者統領而以道臣專督操練若

身履其地而灼知利害者是職所欲言者臺
臣已先言之矣科臣李奇珍疏稱遼鎮萬有
餘危揚帆而天津危登萊危淮揚亦危是職
所欲言者科臣已先言之矣經畧能廷弼慮
賊長驅入山海開或由海道耶天津及登萊
一帶是臺省所深慮者經畧併慮及之矣矧
登青萊三郡亢旱十旬萊陽米壹三尺黃縣
民家生豕有雙頭四耳一身八足之異竊恐
封豨鵰食豺豕踶躅竭蹶于奔踳之苦支離
于頭緒之多人之所惕天意徵焉可不先時
預備綢繆山左之門戶哉按臣陳王庭入境
有極言登州海防當預爲整頓城操營兵當
急爲募補各府諸兵當實爲操演語語先憂
爲地方至計而御史盧謙一疏于登州有隱
慮焉案查先年東省防倭設兵二萬有奇倭
有朝鮮中隔尚且用于防範矧建酋有十倍
之强而旅順僅一日之路則臺臣所云募兵
數千者即引其端猶有未竟之說何可置之

不講也大募兵先須議餉餉何從處說者以爲新餉之當留也以其原爲禦奴酋而設也職念遼師之仰需海運者甚急各府新編欲通融以濟海運未有贏餘而東省饑荒之後庫藏如洗別無堪動銀兩尋思本省額編甲丁等庫錢糙及紅花黃蠟等件或可量折一二年以佐軍興之急向見邸報甲字庫實在銀硃等料共四百八十五萬六千四十六斤零丁字庫實在銅添等料共一百七十萬六千一十二斤零二庫如此他項可知錙銖瓦之泥沙置之此無關于內供之輕重亦無關于司農之緩急惟內監之利于鋪墊惡聞改折耳夫內監中豈無識時解事者耶時勢至此如寇盜臨門所向莫禦異珍奇寶將挈之而趨何于粗重不貲之物不以之賞禦盜之人尚講家常閒語以爲年規之必不可廢者哉無已又有解部奉安香稅因向年荒香客稀少未能充額起解神明香火之餘似當留

皇上顧恤地方不得不以權宜假貸萬一兵臨寇至封疆之臣惟知地方爲重以朝廷之錢糧守朝廷之地土應解銀兩勢必一槩題留且求發內帑以資急用安得急去土木以緩軍興重方物而輕疆土又安有香客望泰山而輸稅中涓執年例以求鋪墊者哉夫招兵累萬費餉甚夥必非前項數欵可能充額然職不習餉而主餉在計臣之籌畫眼前急需恐不能不藉資于加編之銀兩蓋各省不防遼可加編以助遼本省之自爲防更急于防遼未有自爲而兼爲人急爲人而緩于自爲者也虛東省之兵餉以助遼無救于遼而先以自弱弱而後加之兵此兩敝之道也臧卽愚昧

不識天下安危之大計豈臺省諸臣皆爲東
省設不必然之慮者哉職又念水兵與陸兵
不同水兵必操演習熟纔可揚舲渡海冲鋒
禦敵若臨期招募必不能遽集亦必不敢嘗
試于汪洋巨浸之中招兵之意伏祈
皇上速賜允行事乃克濟若仍置之高閣直待事
勢危迫而後行職之言職能爲于可爲之日
不能爲于不可爲之日是以東省爲孤注由
此而窺徐兗以及淮揚河渠之便漕運之憂
南北支離之患豈待問哉伏乞
皇上軫念重地瀕危急
勅戶兵工三部酌量兵數餉數多方議覆請施行

○巡視京營工科給事中范濟世等題爲都城時
當戒嚴營操尚屬虛套敬陳末議以資防守
事竊照京營兵馬
天子之六師在焉臣等奉
命巡視值建酉跳梁京師戒嚴臣等朝夕拮据加
意整飭亦妄與士馬精壯營伍充實然無奈
入營有數放操有時于營務實無裨益也蓋

臣等戴星而往先徧歷隊伍察其器械朽鈍
馬匹瘦弱者而撲責之比上將臺則日已高
春矣迫抽籤較藝分營監視臣等看各營官
射箭未畢陰陽官已報放操矣此時即欲少
留頃刻亦不可得至于安營衝打軍亦有旗
鼓陣亦成行列非不可觀然亦止徒觀美耳
而吶喊放砲跑馬捉賊眞同兒戲即三尺童
子知非實用也欲以禦強寇此只自欺耳臣
等不揣謬妄謹條陳五事或于營務有裨乞
皇上勅下該部斟酌議覆施行爲此具題請
旨
一曰教放火器以衛京師中國禦夷莫要于火
器故又謂之神器言其迅速猛烈敵人不如
所禦也三大營兵火器居其六七則其重可
知但太平日久人不相習臣等每下營驗試
有裝藥不如法點放僅有烟而無聲者有手
顫不能點放併火器墜落于地者能中木牌
者僅二三人耳平居無事之時從容暇豫孳

架手照應門費許多周折尚然如此一旦對
敵矢石交加性命呼吸欲其人器相習百發
百中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今刑部犯官張名
世衆稱其火器精妙乞
皇上命臣等提出教諭諸軍一人教十人教百
人教千一二月中目有成效若有效則赦
其人不效則的坐其罪此于國法亦毫無傷
損貴一人而成禦敵之功亦事之所當急行
者也伏候

聖裁

一用勳衛以固城守火器練習可以城守矣然
非得盡忠不二之臣盡心訓練加意撫摩一
旦驅之站立城上徒有心悸耳令遴候伯中
英特有志識者十六人或二十人每人各與
火器手一千名使之逐日練習臣等不時查
其勤惰而舉劾之益動衛世受國恩與同休
戚值國家多事亦人人思奮覩其各有建白
一段忠憤之氣亦欲得當以報于

皇上耳今使各操千人必有可觀人少則易于稽
覈業專則易于精通有急則分撥于十六門
併各處防守彼人與器既相習上與下又相
識又以保身家之心保國家未有不盡心者
也果其人以爵位自矜驕蹇不奉法臣等自
簡自在不敢辭也伏候

聖裁

一曰預屯兵以資特角內有城守之兵則外當
有犄角之兵今令營中六副將各予以信

地各配以戰兵或五千或一萬即在信地各
自操演使熟知地之險易人之勇怯時時擺
列戰車演放火砲如何而禦敵如何而救援
事事預習庶免臨時張皇臣等仍不時查其
勤惰蓋今日安營立寨之地即異日安身立
命之地而今日同營伍之兵即異日同生死
之兵彼亦不得不加意練習加意撫恤庶指
臂之勢成而禦侮之功著矣伏候

聖裁

一曰取砲手以禦強虜今有大將軍或設而不
能用或用之而不見效者以未得練習火器
之人而點放非其時也蓋大將軍安置于地
與鳥銃拏架手點者不同其苗頭之高低與
點放之遲速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一砲不當
虜若電光已倏忽而至矣所係何如者可令
不習之人嘗試而漫為也今或令人日演放
又令遴善放大將軍者一二百人教習多人
併發之遴東以資守禦亦令日急着也又廣

東昔年曾解毒藥于京師用淬刀鋒箭鏃以中人無不立斃者後以無所用罷之今四川亦有瘧蛇毒較之廣東尤烈兩者宜各取三五十斤即取善用之人來京用以淬兵器亦禦房一助也伏候

聖裁

一曰加月糧以勵軍士京營軍士選鋒雙糧軍士單糧雙糧猶值銀六七錢單糧則值銀二三錢以其米色更下也加之票錢約四五分

故軍士多身無完衣面有菜色今若竟日操練非加月糧彼尚無朝夕餬口之資安問投石超距之勇哉合每月或加糧五斗或銀三錢有教習而武藝不長進者就奪其糈以示激勵庶人心競勸督責可施而操練易于成功矣至票錢一事公然形之詞狀若必不可處用此許多爲也此皆軍官指一科十借名以魚肉軍士耳國家太平無事此輩坐糜米石取之或不爲過今東事決裂京師震驚此輩似當優恤合無另行設處捐此以恤貧軍或定有額數使軍官不得借名科欵亦體恤貧軍之一節也又每月仍令操六日臣等與總協仍分營操練庶舊規不失而營務亦可改觀矣伏候

聖裁

○河南道監察御史盧謙題爲策遼百無一備謹陳愚悃以救危亂事竊惟我國家自奴事以來在三路則不能戰在開原則不能守奴三勝益張我三釁益靡奴與虜相通東與西交訌此時奴蓄銳于東而虜擾我于西使我疲于西而奴突發于東長驅之勢只在此朝夕之間國家安危亦在此朝夕之間急急焉圖安于危者不過此一二日之內耳此一二日者千百年之一二日也奈何無

事視之而漫不加急也此時最急者無如
皇上臨朝乃羣臣屢請不能得奈何望閣臣方從
哲伏闕懇請而閣臣不然奈何所恃者樞臣
黃嘉善耳三路失利到今遣兵遣將曾幹一
事乎曾用一策乎即如科臣姚宗文散單會
議之說深得集思肯綮而樞臣不聽奈何此
時此際惟望
皇上急下九門御史急分三大營屯練九門急逮
楊鎬以明賞罰急行恩澤以固遼中之人心
急信法紀以振遼中之軍氣募兵之官急出
都門調遣之兵急入遼陽此綱繆內外之計
皆今日急着也又有于迹似爲緩着而實爲
急着者則貴州有安宣慰司之兵其將有安
邦俊李希充有安順張士司之兵其將有張
鶴冲與夫獨山州蒙名兵平州司楊國璽兵
凱里司兵皆當速調以爲援遼之用何者貴
州者張鶴鳴數年用兵之地也鶴鳴熟知兵
將兵將亦信服鶴鳴仲苗害在一隅鶴鳴且

誓在必克奏平定況奴酋事關
國家安危鶴鳴其肯推諉阻撓乎數萬之兵應
手點發刻期到遼豈待言哉論路程數千則
迹似緩論道調易集則賞爲急且此一調也
其便更有幾焉素集之兵不待招募而致同
鄉共伍非若招募者爲五合六聚之人武藝
久習又非若招募者聞金鼓而魂銷執此與
募兵較孰便南壯萬里音操土風奴酋奸細
不得竊混于其內執此與調近處之兵較孰
守者誰乎奴酋之事不知何時結局此時調
發正不爲緩且此聲一倡可以寒奴酋之膽
而褫其魄則此一調也又最爲急着矣若湖
廣之保靖宣慰兵廣西之泗辰州岑紹勳兵
募役司禮思明兵皆可調用惟在該撫院擇
領兵之人耳至于調遣資糧取足協濟與加
派是在司餉者計之說者曰不見田萬年督

兵四千餘而出關止七百六名乎職謂主之者有鶴鳴萬萬無是蓋其所信服者素也職又有說焉薊遼總督汪可受恬澹有餘展布無效近已杜門請告矣夫今日薊遼何地而可臥理哉應將鶴鳴總督薊遼以數年戰勝攻取之才當山海用兵之地人地相宜莫此爲甚使以鶴鳴當關又急下姚宗文以閫視使兵馬錢糧不至化爲烏有經畧用兵有資何患奴哉科臣官應震臺臣沈珣所舉可用

之人才與情皆以爲救時急務職謂啓事速請尤當事者之急務又今選雲南易門縣知縣呂聲揚舊爲淑浦縣訓導苗劼鄉紳捕官退避聲揚挺身督捕其間調度機宜即老于兵事者無以遠過而苗卒爲擒當以湖廣巡撫梁兒孟薦超轉麻陽縣令其疏具存匪屬風聞今復除雲南易門縣是置有用于無用之地矣揚州江都縣張柱山駢脅多力火攻之術占風之旗皆其長技四川梁山縣李孝子素以隆中自負原任偵探守備葉時新綽有才智許定國雖小節不嚴職見行人郭華談其勇力實堪戰將以職愚見在呂聲揚當酌量改移在張柱山等當急行取用者也遼事無所不宜急而人才尤急善中之大者故職因併及之伏惟

皇上念國家安危只在朝夕急急焉圖安于危者不過此一二日之內留神裁擇天下幸甚

○兵科給事中魏應嘉題爲遵左萬分危急制勝貴有定謀敬陳一得之愚以

聖明採擇事職觀自東事披猖二路敗衂人心玩惕怡怡處堂若無事然者而開原今又破矣兩河孔亟何恃不怨夫駭而圖之曷其有及失今不圖將至于不可爲矣職愚以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必勝之將將者三軍司命

皇上視之今將何如乎數十年威名遍蠻四夷咋舌者都已身膏草野優恤不聞而進誅若李如楨又見坐

失嚴城夫以遼左肘腋之雄疆豈李氏一姓
功名之地爲今之計除如栢失陷清河逼遛
不進者亟罪無所逃戮亟宜正法外
勑經畧急擇廉勇素著者早易如楨庶壁壘一新
三軍生色遼猶可支乎而儲將之道無如今
歲武科畧爲料理者何也
國家文武并用今雖承平日久而長才大畧如
熊如羆之士多于科目中得之今年會試天
下武舉宜大破嘗調以騎射技藝爲主精爲

試驗而第三場無策論令其直書所見明述
所抱九可收偷兒可用中式之數應展加
舊額數倍又不泥先推三十名以前之例盡
一榜進士俱咨送遼東經畧撫按等衙
門隨才補用以一代往之銳氣受前拂之新恩
當無不投袂而爭先者蓋與其得之于鑽營
孰若羅之于科目名器既正選鋒又公在今
日若爲嘗譚在後來卽爲妙着是在
皇上勑當事者今科着實舉行其效定可收也有

將無兵徒手不能戰今之策兵者無出召募
調發二議爲調發之議者以各鎮兵素當虜
與烏合白徒不同一面調發一面募補矣然
遼左猶是一隅西北更爲全局萬一防備空
疎募補不及大虜蠢動支東支西庚戌之前
車不可鑒乎聚而鼓譟猶其小者故各鎮兵
除已發已題數外秋防伊邇似難抽掣勢不
得不出于召募頃議專差科道誠得殫壓之
法職思以爲零星召募終非事體人各一心

保無竄逃要在以將召兵以兵扁將懇乞
皇上卽勑科道星馳各省分授募兵到日與該省
撫按備細商量凡一切廢棄將領草澤英雄
令其人自召募有家丁者圖聚家丁有親識
者另召親識使詐使貪用力用膽隨其所募
多寡原任者加其位秩無官者授以職銜該
省撫按多方處辦安家行糧抵關給以新餉
彼其內激于忠憤外勸于官爵兼以晉爵意氣鼓動生
死相關貴勇而前庶可濟事他如河南毛兵

金華民兵雲貴四川上司諸兵尤當嚴前多
爲召募而以合于見在遼鎮舊兵數萬訓練
而奬勸之則守有餘而戰足應矣師行糧從
餉爲至要自有東事以來耗餉至四百餘萬
矣司農搜括扣減那借之法窮于無可施然
欲足餉莫先清餉遼兩年連敗軍丁士馬陣
亡幾何見于奏報者動以萬計其所食料若
不亟爲開除何以清影射之源何以抵募補
之費聞司農屢催不報是何情弊又在當事
諸臣破捐積習速加清理清出一兵一馬之
糧料即得一兵一馬之實用仍祈
皇上念此危遼特發帑金數百萬特留金花一二
年及將解內一半稅銀俱付督餉侍郎李長
庚令其移駐永平山海之間料理給發山納
詳明錙銖不與舊餉相混毋致如前者四十
萬爪分明借寇然一空分毫無補于遼而天
下司府州縣庫藏若有存積公費贖鍰修城
脩賑等項各該撫按盡行嚴查解部以濟軍

需如有隱匿支吾查出即以賊斥此當無匱
于餉矣而職所最慮者誰傳七宗恠恨之書
又進鼠竊狗偷之說百方蠱惑陰爲內主而
我意愈怠彼謀愈深即如昨年四月後因循
而有今年之慘今年三路敗衂後因循復然
以致開原突陷潘鐵乖亡儻奴酋遂爾長驅
豈止河東不守與言及此心膽俱摧制勝根
本尤在
廟堂之上矣伏乞
皇上臨御文華殿而相商確盡發諸臣章疏覆酌
施行務使兵餉就手文武協心賞無吝施罰
不輕貸速簡閱臣豁釋憸臣惺然惕悟照見
在旁之奸
勑經畧熊廷弼以收人心以盡衆慮修治城堡力
守開原毋得退後一步又
勑諭內外羣臣各銷私鬨共矢公忠惟期念聚
國家勿以虜遺君父
天語森嚴即是聲靈赫濯么麽夷醜直箠笞之耳

微職一得之愚如此倘蒙
聖明採擇東事幸甚

○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趙跋題爲天民日見可畏君臣未見交儆懇乞
聖明亟爲用人行政于以制治保邦事臣竊惟人主之有天下也天與之其常有天下也民戴之顧天民亦何常哉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者天道也撫我則后虐我則仇者民情也邇來天灾流行無歲不有今且

神京以南大風扳木留郡以北流火鑠金矣邇來民心離散所在皆然今且宣軍安土而抗調楚卒中道而回鄉矣夫建酋雖強不足當中國一大縣弟恐乘我天怒民仇之日而跳梁不已患滋大耳杜松之悖戾自用也李如栢之觀望不前也楊鎬之淺衷弱植也卽至愚如臣亦曾早責倫之豈以

時手足紇無措迨于今而上下又偷安矣聞撫安柴河零賊一入復殺擄我男女六七百儻全師而來李如楨能以殘敗弱軍當乘勝強虜否上顧悠悠下亦泄泄乎熊廷弼到京久矣此何等時而亦爲久稽楊鎬喪師亦久矣此何等事而堪使再誤臣所急挈于

皇上者大端有三大要有二願

皇上垂聽焉夫遼之失事自李維翰始前日惟放維翰回籍故其事愈敗壞而不可收拾議者乃欲盡舉而歸之陣亡之杜松似矣然將官不善用兵欵誠有餘辱豈經畧不能馭將生獨有餘榮禦敵而欵者猶來沒世之指摘豈臨陣而逃者當享終身之富貴臣恐寬一維翰因致維翰之後有維翰儻再寬一楊鎬與李如栢安知楊鎬之後不復有楊鎬而如栢之後不復有如栢也故

皇上誠誦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杜則賞罰宜速決不然而懼無以奉天命服民心也自有

東事以來上封事者亦何隕滿公車兩端雖
云雜陳兼收總足致用
皇上惟一槩留中以致事多掣肘官多曠職今日
日吾亦欲行其道奈無所稟承且既得推諉
于事前明日日上若能用吾言亦不至敗壞
耳又得解脫于事後
皇上揭不將一切章疏盡發該衙門俾擇其切要
者彙揭呈覽朝上夕下後日倘有不效按職
掌而責之顧甘爲臣受過也故

皇上誠欲善則歸臣則章奏宜速下不
然懼無以代天言定民志也奴酋之得志也
總乘我之虛而不信仁賢則空虛之大者
皇上自下兵部侍郎外至戎政閱視巡城巡
按等官關係何等緊要俱催之不報豈昔日
一司馬爲之不足者今日兩侍郎遂爲之有
餘乎股肱不備則持行之力不周耳目不充
則視聽之用不廣如加派一節乃萬分不得
已之計臺臣議嚴革羨餘風奬以舒民力臣

甚心服之聞今且有指加派而肆侵漁者此
非按臣孰與不時參掣哉枚卜得
吉朝野歡聲雷動曷不將九卿科道一時悉下使
天下共仰大聖人之作爲也故
皇上誠念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則員缺宜速補不
然而懼無以亮天工立民命也以上三事羣
臣言之何啻舌敝頴禿乃下求之愈急上持
之愈緩以臣之愚妄揣
聖意或者重熙累洽以後西陲南除播遂一切
輕視寰區而有所恃于中與然試思今日之
兵馬錢穀如初年之兵馬錢穀否今日之吏
治民生如初年之吏治民生否九州四海之
隸吾籍者雖如故神氣元氣之在宇內者幾
無餘天下無可恃之勢而
皇上有恃之之心此敗道也臣願
皇上無恃我有民社我有天命正古狂愚之所以
自速滅亡者又或者春秋鼎盛以來力漸衰
神漸疲遂一切厭薄世務而有所倦于志與

然試考古來有二十
天子否有二十年不臨朝不聽政之
二祖
八宗相傳之大業可自我而損其強
聖子神孫世守之歷服可自我而啓其弱一日有
萬幾而積玩豈免禍之道此亂階也臣願
皇上無倦速點枚卜之臣日與面商庶政信賞必
罰聽言用人吊伐問傷繼和止稅兵馬問其
何以訓練糧餉問其何以充足則天意可回

人心向用區區建酋將不戰而自屈矣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援兵不至遼餉將絕謹
再瀝血額懇以救危亾事項自開原失陷
皇上始下經畧之命遂該兵部議以薊鎮兵馬四
千令柴國柱朱萬良統領隨新經畧熊廷弼
出關目前救急之着計必出此職遂移書督
臣促其督發乃督臣汪可受復書云柴帥練
達可用近有病漸安約初十後可出待延綏
兵至合家丁共二千五百人出關宣府兵可

并屬之也朱萬良已蒙劉撫院調中協兵千
五百人待其統領弟有開臺疏留未知部覆
如何耳夫柴國柱既待延綏兵而薊撫所調
中協兵一千五百又恐格于閣臣之疏是薊
兵四千總屬畫餅近者尚無緩冠之義遠者
曷救燃眉之急今閣臣疏業已下部該部斷
宜照前議督發不可狗爭執舊套誤救焚之
急圖況新經臣又急勤王慷慨就道而險薄
之徒猶然譏其濡滯乃隨行兵馬寥寥無幾
解也又接新餉司郎中單崇書云三韓岌岌
誠爲憂懼然有餉不患于無兵乃崇于五月
差人二次七月差人二
次前後共五次而銀不一發且謂餉司之銀
不當那爲安家買馬製器者用夫安家買馬
誠兵部事製造器械誠工部事而遼東管糧
者果另有一兵部在乎另有一工部在乎若

有兵工也職可以辭矣既無兵工則餉司安得不借乎今見在庫之銀僅僅十萬轉盼即化爲烏有倘有庚癸罪將誰歸等語職讀之不勝憂危不勝鬱憤遼何時也而餉之缺乏一至此乎五請不發該部之執拘一至此乎山東司郎中張國銳迎合堂官不顧大計往往掣職之肘不獨餉司爲然也則何不令來督遼餉一目擊邊臣之苦乎職區區愚見急欲恢復開原須屯重兵欲屯重兵欲復開原須開原已成鬼城援兵憚往職戚而煬竈之奸表裏纏結事莫急于清賊移咨該部凡戍開原者月給銀二兩戍鐵嶺者月給一兩八錢戍遼瀋者月給一兩五錢而經畧楊鎬復職書云瀋陽一兩六錢爲妥職深韙之職與經按二臣議欲便宜行事即如議給發以鼓援軍矣又恐該部之仍爲掣肘也合併爲題明開外之事生殺得由經臣酌以錢糧因時加增而不得自由總之該部多爲湊發毋執膠柱之見毋爲數米之炊

則垂危之遼猶可收拾于萬一耳統乞聖明軫念即勅施行

○國子監署監事司業張鶚題爲謹因會議敢效膚言以備採用事職竊觀往古雖危亂之國亦或有食有兵在偏安之朝亦且有將有相未有百年泄泄至于今日兵壞餉空虛相孤立而將彫敝當事諸老以爲不可爲真不可爲真不可爲也夫事莫急于祛內庭之惑而煬竈之奸表裏纏結事莫急于寬用材之局而籌邊之設畢世莫解事莫急于清賊賂之門而苞苴之肆視爲當然事莫急于作擔當之氣而模稜之習株守難破至于益高天聽穆不聞聲如絲王言循爲故套天子幸有邊疆一事朝夕報聞而奉行不急于星火至尊惟有大臣疏揭省覽時下而條畫不中于祇承乃至樞密乞骸黃扉畫閉求去于不可去之日求代于無可代之人此際此番將何措手然說者無過議兵議餉而議兵召募議餉

加徵除此二途原屬無策欲于無策中求策
但當隨事盡力不必安添舉動只遣官召募
可也遣官而裁費省事秋毫不擾則忠勇雲
集若遣官而供帳濫觴逢迎旁午耗費金錢
繹騷郡邑則伏戎之慘乃在轅軒召募而招
集丁男鼓舞生聚則銳卒亦綏若募而里老
追呼鷄犬不保民丁逃竄鄉井蕭條則胔巾
之虞乃在閭左竊意募兵一法惟有簡用各
處官直巡撫有缺未補者速補曾經論列者
速易如朝中京卿夙望近日所推擢者急徵
俞旨令其星馳受事使得稽察司道而綜核守令
撫以行之司司以行之府縣不拘多寡惟求
精悍恤其內顧厚其行糧但以募兵一事入
于考成中而各郡縣之兵一巡撫辦之足矣
夫欲用民力先安民心欲安民心先息民擾
此不可不熟計也今之餉不爲不多搜取不
爲不盡然惟清餉乃能足餉須另設戶部卿
貳一員專管金錢出數而以兩部郎分理之

或即責督運侍郎亦可而須移其駐劄于山
海關每金錢解至該輸經畧衙門幾何巡撫
衙門幾何各兵備司道幾何各總兵官軍前
幾何一一散自王餉者而兩部郎時稽察之
必令入于軍士之腹而無浸蝕欺冒之弊則
軍衍飽而餉亦不漏庶矣不然國家金錢鎗
鈔取于民間而不用以養戰士乃用以充也
苴厚裹窠窟乳沒而無底止即度支蒿目且奈
何哉又竊怪今日當事者絕口不言固京師
修葺完固而況邊陲蠢動旦夕叵測誰能保
其無變乎昌平
陵寢通灣餉道兩鎮宜屯大將重兵以備非常而
于考成中而各郡縣之兵一巡撫辦之足矣
西北之輦轂城及聞京城東二十里曰大堡
乃衛廠處有城甚寬當葺其城各以精兵五
千一營將居守爲京師干城應援昔年趙文
肅公及張新建公皆有築四輔城之說而不
知因此可以爲利也至于重城都城外敵臺

八座極宜添築以固城池以防衝突如徐宮
贊光啓新議設處經費亦不甚多而版築勞
助儘可有濟且如近日戚畹輦載木石華棟
連雲費直鉅萬此輩各有重貲厚積依城爲
命但令樂捐一二亦不爲過而元勳世胄居
于輦下者與都城共此安危苟有可捐寧復
吝惜止須督工有法綜理有人不費公帑而
京城打畝可完脩也夫禦寇于守不如禦寇
于戰與寇馳突于郊原不如乘高攖險擊之
可使遠去而莫敢近此實固京師之妙策也
當今之病最患無才而在用之無策夫舉朝
豪傑才堪濟國者豈曰無人當事者不一求
之遂沉淪不見耳至于銓復田園者亦不可
勝計也銓部大臣宜會集廷臣各分一卑令
其各舉所知不拘開列多寡或灼見末有于
胸中亦不妨闕疑但須每名下細開某某在
何處作官有何事績可證其生平是何樣氣
品堪脩何等任使一一註明而上之銓部銓
部大老則又合而細審核之或訪其同鄉賢
者之口或咨其相習之評果合所聞則以其
本等職銜起用赴京以脩不時緩急之用夫
三年之艾須蓄三年之前此正其蓄之者也
而又莫拘門戶掃盡異同今日但求應變濟
時竝復可栽籬樹棘此在大臣宜速加之意
也百官具疏伏
閔自是忠憤苦心人人稱快然伏
閔原是百年來間舉政須言有對酌請有次第
令所陳必見施行而後
聖德乃光臣僚亦自生色若以
皇上所必不欲行之事而以舉朝羣臣強聒而邀
之萬一竟日免冠
俞旨未報廷臣遲此更無別着而
皇上亦靦爲定常舊套將來進言之路益覺扞格
難通故今日叩
閔惟當棟最重一事或如召見羣臣或如各處
撫按宜下科道宜補之類

皇上所決然當行者請之俟其已行而後徐及所
未行最爲致君救急之術也職又思凡治病
者須尋受病處而藥石攻之今日遼左如此
殘破京師如此空虛一庸人皆知其危而我
皇上自下一經畧而外澄無動念者病在內豎小
人輩勾通賄賂結黨彌縫陛示金錢之有靈
又惧罪狀之發覺故寧赦
皇上之耳目而決不肯恤國家之安危今日則曰
恩切明白語便不負一番那顧天衆動也
職儒臣原無言責特以與聞國議憂切于中
故敢冒昧言之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驚聞遼餉事諸臣不言
極難措權借金花銀兩以救燃眉之患事竊
照自遼東開原復陷東西交訌慶雲十方寺
等堡相繼攻尅遼陽一帶已岌岌乎朝不保
夕矣欲拯遼勢不得不厚集兵欲養兵勢不
得不多備餉欲足餉勢不得不酌緩急以爲
之應頃督餉侍郎李長庚有扣留金花之疏
臣業已據疏題覆政在候
皇上萬無視爲小寇無志大舉不奮怒以誅失事

言間忽接邸報見遼東巡撫周永春援兵不至遼
餉將絕一疏夫恢復開原新兵加餉較常不
啻三倍而鞍馬器械復咨取給于餉司餉司
無以應遂大聲而疾呼臣讀之不勝駭愕隨
查太倉新餉見貯之數除借與兵部安家銀
二十萬經畧帶銀十萬解赴督餉衙門召買
糧草二十五萬外僅存十萬有奇是不獨餉
之在遼者將絕而在太倉者亦將絕矣夫在
遼者絕特太倉以爲灌輸在太倉者絕須中
外以爲接濟故當奴難初發臣嘔心借著惟
有那借各衙門見在之銀可以應在臣部如
取如携無等待之煩在各部隨借隨發無措
處之苦雖借復不足益以搜括又益以加派
然必先賴見在者以應咄嗟而後可徐議陸
續者以成補湊而今已矣各衙門借無可借
各郡縣搜無可搜所恃者獨有加派而加派
豈應急之物哉道途達近尤非一時可到及
今而求續將絕之遼餉計畫無復之矣方圖
率屬叩閽多請內帑以救目前偶值南京浙
江廣東等處解到金花銀兩不後不先當厄
而至臣舉手加額爲社稷稱慶曰此天所以
延遼左一綫之命而不欲遽絕也益銀屬見
在與儲自各衙門者相同而事可應急救發
自去年者更捷總此奴氛總此遼餉而今年
之急十倍去年豈各衙門可借而金花獨不
可借乎竊意
皇上雖愛金玉未始不愛山河臣則知借此無難
也況此金花銀兩兼言
祖制則當議留而臣獨酌時局則止言借夫留則
久爲據無復他說借則終當還尚煩曲計而
臣顧舍彼就此亦足見臣之不敢專擅而
皇上可俯亮其苦秉矣惟是羽書旁午甲士呼庚
政目不及瞬之會萬一
俞旨稍稽恐餉未及發而天下大事去矣臣是以
不避罪譴容將金花銀兩轉發遼東餉司接
濟急需俟遼患稍平即行解到額餉照數補

還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督餉戶部右侍郎李長庚題爲遼餉燃眉再陳
末議懇乞
聖明速賜允行以便責成以圖接濟事臣謬膺餉
務日見開原一失遼事孔亟廷臣議兵議餉
若欲嘔心所議之兵責臣部以餉也所議之
餉責臣司其運也臣心危迫詎在諸臣之後
該臣趨事之日遼餉本折尚未議定若于臣
條議前疏欽請施行計一歲兵馬大約之數

以便計餉不意
俞旨久稽近接部咨方行計箕則每歲本色約有
六十餘萬而馬匹之用有謂芻豆更需三十
餘萬二項共及百萬而目前見運者一登萊
耳登萊之運雖議自去歲而實于今春方力
主行之惟時計二府遼餉額數物力止于十
萬茲准部議增爲二十萬臣咨行山東撫臣
于濟青近海地方均爲協濟且議量動倉穀
以廣其數矣然亦此一方也臣疏請截漕淮

上十萬今日久而漕船將盡部咨量截二萬
慮且無及矣疏請截漕天津十萬由天津運
至永平起陸出關今議者咸謂陸運煩費爲
難行矣有言沿海北岸可徑達遼海者行遼
委勘稱其風礁北惡不敢輕試矣臣復以厚
值顧募漁舟行天津道委鎮撫譚宗仁百戶
梅守仁等并行永平道委差復採若採得其
道則軍國之福也所省實多若北岸道不可
得則天津十萬之糧必由南岸抵登萊以達

旅順海程遙遠腳費不啻數倍極難措處又
如部行薊永二鎮召買糧料每以地窄民貧
求減縱使如其數北岸不可行則薊永之糧
亦無路與以達于關外也夫運祗海陸二策
耳海道祗南岸則淮楊登萊北岸則天津永
平耳除登萊一處之外餘處未有定議文移
往返十不應一及其應者動至經月如此則
百萬之糧將何飛渡臣與念及茲食不下咽
秋深風厲時日迫矣臣于海道且不及拗明

文移亦不及覆議矣謹先議目前濟急之策并及大開海運之策所謂目前之策除登萊報過千總黃祖恩等運發一十一萬餘石仍行山東撫臣備行司道于近海州縣多納本色數十萬廣爲運計而登萊止有漁船合用船隻定僱淮上部議截滯二萬于淮應行總漕衙門轉行除淮司道多方僱發價值從優若沙船可募則或納本色或行召買以半運淮糧以半運登糧達于旅順尤爲兩便其天津十萬之糧有天津衛司道臣同心任事酌量南北二岸可行者行之但南岸遠北岸甚險須厚其僱值但許以帶貨則應募者方多至于薊永召買之數北岸可行自當俱從海運無疑矣此海運之策也大開從此無可憂矣

道已經行道復查求其可達第九月以後海不可行而草束尤爲吃緊關外有撫臣該立差司官一員于淮上查東征舊例動戶兵工三部銀共一十三萬五千兩應爲酌議督造淮船近登州道呈報文登縣主簿徐弘諫所造淮船每隻止用價銀百兩餘亦稱省便又聞沙船東征時曾僱用不惟運糧兼可禦侮則移其值以僱之勒限報完一切事宜查照遮洋舊例舉行預令沿海州縣新派地畝盡納本色或量留糧陸續發運蓋山海遠登舊有成山之險遇來登州暖次僱舟而來未有失事矣再行山東濟青登萊及薊永河間近海州縣新舊遼餉俱納本色于南北二岸分發海運其無舟地方議造議僱一如期限海運之策也大運大開從此無可憂餉矣而運職原言海者十抵海運速而險陸運穩而遲之七陸者十之三茲地方諸臣既稱陸必難行何敢拘于原議已爲悉籌山運之策若山東之增運天津之截運與淮船一一俱達何須于陸但海上風波不常適海蓋道報登州

船戶陳彬漂損一船三百餘擔誠恐萬一有
失則陸運雖不行亦不得不存此議以爲備
着也而職尤有四說焉航海入洋民間良善
者多不應募此輩利誘而來中間奸僞則兩
地各給單引腰牌以爲稽察一也奴商造船
恐被運道沿海仍令貿易者惟有徒海運大行凡
淮揚登萊天津薊永之海防不減邊儥今日
海防不議異日必以海禁之開遺患者此當
速議二也每歲漂運在江在河無不漂損況

涉大洋乎係新派地畝之糧無合幫輕資可
補一有漂失不准倉收何以計算此文法當
寬三也海運之舉不但用其力且用其命凡
士民有運糧若干石者計其腳價事例之數
每百兩減其二十兩准令納監納官若文武
官能運五百石以上者准紀錄一千石以上
者准作一正薦軍民給與冠帶數及五千石
者文官准陞一級武官准以守提實銜管事
軍民量授一職臣非敢越俎妄議第海運之
險非藉功令以爲勸勵誰肯用命者是望吏
兵二部之破格主持襄行四也夫海運風波
之險僱舟之擾陸運跋涉之遠僱車之費以
及民力之窮地方之敝此等情形誰不知之
然遼事至此無可奈何海不可行舟不可僱
陸又不可運此地既難彼地孰爲易者惟有
束手待斃耳事至今日非內外臣工救焚拯
溺披髮纓冠同爲共濟而止今臣一人之身
以文移往復豈能行之及事悞而罪臣罪
改正以求其可行而無敝如僉爲可行也則
勅下各處揀撫諸臣督同司道官一體施行事在
淮上則徐淮司道任之事在山東則山東司
道任之事在天津薊永者則各司道任之而
督撫諸臣一體催督有司不奉法者會行參
處庶乎有濟不則仍如往昔之空言而已以
今日之遼左復以往昔之空言塞之乎其臣

前疏所議凡各司道盡加管理俾務職銜便
臣責成沿海府州縣官內聽吏部外聽撫按
以賢能銓調蓋理財必先用人若用不得人
即爰不可行況行之海上耶唐臣劉晏出
納錢穀必委士類斯往事之師得人為急也
遼兵一進無俾脫巾臣萬不能自貸臣議已
定而各處不為奉行臣亦何以為解惟伏
皇上之乾斷速賜允行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為敬據

新論補陳酌處以裕遼餉事臣接邸報見督餉
侍郎李長庚遼警甚急一疏為請留金花請
行改折請借稅銀而發也稅銀奉
旨允借一年來朝手額以為
聖吉有漸轉之機遼軍有宿飽之望矣乃于金花
子粒則曰

祖宗舊例內供正項及武職俸銀所費不貲如何
擅欲借留于解庫改折則曰俱屬急用不必
世宗意也今
皇上不查各邊收給之例不查悉備各邊應用之
稍停改折

烈祖常以濟邊而正統後方為御用也非
烈祖意也會典于太倉庫則曰嘉靖二十一年題
准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子粒應解內府
者一併解貯該庫悉備各邊應用不許分毫
那借由斯以言

世宗朝金花全充兵餉不知
皇上初年乃何故而飲之內也非
世宗意也今
皇上不查各邊收給之例不查悉備各邊應用之

例而反云
祖宗舊例內供正額抑何相左若是至武俸每歲
三六九月皆臣垣同臺臣一員計臣一員內
監一員領出支放每次不過四萬餘金今之
總十萬餘金耳夫金花總數一百二十萬其
給不貲臣殊未解總之
祖宗朝貯外庫以充邊糈之用而萬曆朝貯內庫
以充尚方之用且原數一百萬而白
皇上之欽而內也多增二十萬向來廷臣但以寁

數之增而多者執爭而不以餘數之涸而內
者入告年深日久始末都忘非
皇上之有意慳留乃
皇上實有所不知耳夫
祖宗當太平之日尚爲餉計矧今日乎即甲寅春
有邊需甚急庫貯宜清一疏特請改折內府十萬物料充
供用物料矣益臣查
莊皇帝元年科臣王浩題准清查內庫折徵銀兩
解部濟邊六年戶部查丙字庫物料尚多題
准改折夫先朝富庶且然今日可知又

莊皇帝用南科臣岑用賓議將南京各該監局錢
糧盡折解濟邊夫南京且然則大內充物如
今日又可知此皆臣舊牘語意皆引祖制爲
言乃臣除特疏外或不時條議帶及數語而
皇上付之戈耳臣小臣也何足動聽唯是督餉大
臣專爲餉設
皇上用之督餉而不用其所以計餉之言目今遼
撫周永春又以餉庫垂空貽臣書札一字一
血司農束手點鐵何能夫無餉即無遼無遼
即無京師彼時大內縱堆金積玉嫈之而去
不得散以給軍又不得未雨
皇上何如爲計也
○山東布政司添註照磨童啓祥題爲夷虜合謀
狂侵遼危震憐益急懇乞防禦
神京以備非常經畧薊鎮以奠宗社事臣自奴
酋發難以來曾三獻芻蕘于
御前矣事有急着而有急中之急着則今日之
神京是也邊有重情而有重中之重情則今日

之薊鎮是也臣請先言薊而及都城薊鎮若
皇上法宮門屏也欲法宮安寧必須門庭壯固而
今日之薊鎮何如也邊長矣而一牆之外諸
是虜巢兵火矣而援遼之後漸成弱勢其原
設督撫河道等官皆太平無事之世循資供
事之常員而非所以講于目前虜情重大臨
危應猝聯三輔而禦狂虜之勝矣也昔日遼
左重今日薊鎮尤重而遼左已有新經畧矣
中外恃以無恐矣奈何以尤重之薊鎮而缺

缺焉不急設經畧一員畀以捍衛法宮門屏
之專責以觀厥成乎臣願
皇上亟照遼東經畧之例立設薊鎮經畧大臣一
員駐扎薊州專一料理禦虜安邊軍務東北
起自昌平密之古北口朝河川義院口牆子
嶺等處迤逦而盡山海關一帶緊要隘口西
南起天津直保河澗紫荊寧武等關迤逦而
盡居庸關一帶緊要處所悉聽經畧衙門調
度削去舊時欺天欺人之惡套做田令番報

君報國之實事今日猶幸鄰鎮風景不殊往
昔其衛所屯牧如故其州縣城堞如故其民
間桑麻蓋藏如故乘此之時正好措手做事
倘失此不圖即遼左之續矣時乎時乎決不
再來矣況古稱燕之地沉雄慷慨天下精兵
勁卒之所萃聚而盧龍一路唐開元時軍冠
諸道今日正隸順永保河宴順廣大之區豈
今人眞不及古人哉而動輒擲應募之寡召
募之難也良由招徠部伍是虛文被甲曹識破
不特使之掉臂揶揄且資之捧腹今欲得十萬
雄兵捍衛薊鎮不必多費金錢亦不必費徵
調而呼吸可得者其法臣請併言之如順天
府所屬五州二十二縣州州縣縣皆有駿勇
挺生其間姑舉近京寶坻一縣以例其餘寶
坻地瀕海壖幅員廣濶即生長斯邑之民有
老死不能遍走其地者而生齒之煩駸可知
矣宜令本縣虛心體訪實心鼓舞在城內則
坊坊躬歷延舉在城外則都都圖圖躬歷延

笑兼勸諭縈縣慕義素封之家不妨少助米
粟蔬酒之類以助團練戰士一飡之需益今
城郭丘墓毋爲虜賊魚肉徒嘗原野爲天下
之守令即古之將帥以親民之父母感本治
之子弟分既親切情尤易孚只要眞作用出
于眞心肺腑則無不立効宜于薊鎮一帶州
縣之長悉充以知兵火器之士其或博學宏
詞長于吏事而于軍旅未嫻習者不妨優調
腹裡慎勿所用乖其所長以致人地兩誤爲
也以臣此法行之即寶坻一縣可得勝兵四

五千人推之五州二十二縣雖大小不等衆寡不同大約可得勝兵十餘萬人無事則練之在鄉邑而家家樂業各具武事有急則提之在要冲而戶戶精銳俱堪戰陣不食公粟亦不隸軍册所謂鄉民父子兵也如有戰功照例一體授官升級並弗吝惜而燕趙之閒義旅如林此皆經畧職掌之所得爲也舉順天一府而他府悉可類推臣故曰急設鎮經畧大臣一員實係法宮門屏安危重寄乃

萬萬分急時刻不容收緩者此也神京者即

皇上法宮也

二祖

八宗廟祀在此南郊壇壝社稷日月歷代帝王崇祀在此外而五府六部大小九卿等官衙門太倉金錢廒倉積儲數千萬石官軍本色糧米億千萬兆生靈廬舍丘隴託命在此內而二十四監御庫重寶歷代奏進錢糧堆積陵寢天下命脉關係在此何等事體何等重大而今日所稱神京爲

皇上之法宮者何如也四方萬衆雜沓蟻聚五城之地流寓居其強半流品混雜奸賊潛藏而把棍橫行一節則明徵較著其興僧邪道充物寺觀街衢如酒奸細託跡此輩胎禍非輕而近如會鞠僧犯性德一起則又明徵較著臣眼見今年春月遼師三路敗衂聲息緊急比時自縉紳家屬及民間各色人等惶駭出城望南奔逃莫必其命甚至中途被賊殺劫有

身首異處者此實都城人心易搖易動之大槩也見者心傷聞者股栗夫閒一敗信萬衆內潰已至此極倘虜騎猝薄城下其情狀更當何如臣不忍言矣推本病根全在京城內外不專設防禦大臣一員專重軍旅以肩保障環衛之事則姦萬衆何所恃以無恐而能有固志乎其原設府部等衙門各有專職即各有分職事權不萃于一身視聽悉癸于旁捷萬一誤迺公事詰問司馬必曰已調兵

矣詰問司農必曰已集器械矣而詎知夫所謂之兵所處之飭所集之器械畢竟付之何衙門官獨肩獨受親總親任以爲我
皇上宣力效忠勝此任而愉快乎臣願
皇上亟設京城內外防禦大臣專一料理拱衛神京軍務與夫鎮定郊圻萬姓之人心以永保
祖宗億萬年無疆之基業而一切防禦規模梗槩

臣畧請併陳之自都城暨正南東城周圍城
上安牆共計垛子二萬四千有奇每一垛用
一軍挨序站立晝夜守禦該用軍兵二萬四
千有奇輪番更替其數稱是而供給各軍永
食者不與焉大約須六七萬人足矣舊制有
警則用鳳陽河南山東等處春秋入衛班軍
上城列障看守而城外結陣立棚與賊對敵
斬馘獻俘等事悉用三大營官軍戈戰毋令
賊騎薄城此與臣勦夷初疏內所開守者專

守攻者專攻各勤其事各不相涉之意相合
凡用兵要明分合之數此法行而分合之數
明矣凡用兵要聯首尾之勢此法行而首尾
之勢聯矣至于城門以神各坊各巷萬衆聚
族而居亦萬奸託跡而伏變態洶鑠端倪莫
詰寬之則狐鼠成羣白晝公行急之則飛語
流言脫空陡起此等流禍爲日已久然其承
平無事之時弗足深慮也今羽檄旁午人情
洶懼豈可復容此輩陰設陽施乘隙蹈瑕任
其敗壞大臣設法嚴核奸蠹細作寧負務
期決令盡清人心悅服以保護京城萬萬無
慮爲第一功也且國之神威全藉火器而今
之火器多不堪用其相沿病根都係造作無
法教習無人雖有火器與無火器同臣于去

年會具揭稱原任雲南參將張名世獨擅此
技窮工極妙曾經京營巡視科道衙門躬親
驗試委實堪用宜速令出繫付京營或兵部
工部收管星夜鳩工督造大小葛具如所稱
佛郎機等器直衝三四十里餘之者碎當之
者殲天下無敵之神威也防禦京城擊賊平
堅之具莫妙于此矣此皆防禦大臣職掌之
所得爲也臣故曰急設京城內外防禦大臣
一員貫係

法宮安危重寄乃萬萬分急着時刻不容少緩
者此也先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觀
厥成天下晏如也臣願
皇上自爲社稷計歸斷于心毋惑羣議毋拘舊格
有非常虜患神謨伏乞特
勅吏部立設薊鎮經畧大臣一員以固門屏立沒
神京防禦大臣一員以備非常一切軍旅機宜
悉以任之不徒中制
皇上可以怡神法宮之上稱萬年之觴矣至于經

畧防禦二官任大責重必品望兼隆才識兩
合庶乎克稱厥職以無負任使付託之重則
崇階不必拘也冷局不必拘也惟期得眞材
爲朝廷資急用而已

○江西道御史李徵儀題爲省冗濫蓋募兵當議遂左
賞罰宜嚴併陳膚見仰備
聖明採擇事頃自遼師失利開原既陷羣臣嘔心
建議爲社稷計安危者已無遺策乃一切廢
閣而事勢日益危迫人情日益驚怖諸臣不
以爲近事之失策唯遣官募兵爲最遼左精
銳已盡九邊頻調空虛職非謂募兵之可已
也且今司官既行成事矣遂事矣職復何言
然其事有亟宜申飭者夫地方事權孰有重
于撫按孰有專于撫按所遣之官無論司屬
即臺省奉命而往雖足以聳動人心而其號

陛下第下一嚴切之詔併頒募格于該省撫按立
募若干人踰期兵不集集而不及格則有罪
興發在輕則論黜重則逮治撫按有不奉行
唯謹者乎今四省既差司屬不必再增臺省
也惟力請
嚴旨責成撫按而臺省之差或在沿邊久戰之地
或于畿輔募召奇才異能不拘常格或智謀
或勇畧或製造器械衣甲火器之極精者又
不必盡皆荷戈士也然四省召募不知該部
定何方畧抑令有司僉報乎抑聽各郡良家
子自投乎職聞去年各鎮選兵援遼其黜而
富者人輸數百錢于該管將領即可除名皆
以貧弱者充數此素豢于官者且然況報黜
民兵有司奉行不善賣富差貧種種弊政天
下之亂必從此起若聽其自投准近邊各府
或廢將家丁草澤亡命間有應募若平民之
有恒產者即罪遣即勾補永平無事時非有
肝腦塗地之慘且猶重去其鄉況區區數金

安家乃肯以性命寄刀頭乎兵之隸籍也生
死之命寄於主將主將非人亦有徇翔而不
下者且募兵者一人練兵者一人則無論市
虺乞丐僅取足數中途逸去催取頂替勢所
必至又使練兵者一人用兵者又一人則練
時塵板塗羹之戲何益于實事乎職以為欲
募兵先募將各省撫按檄該省清軍臬臣或
別道有謀畧經濟者事董其事擇于該省武
弁中及別省廢將有智勇眾全智般行陣者
薦扳為將如果無人即白衣應募中未必無
將帥才不妨出格扳用薦授官職專令朝夕
操練務使兵將相習如家人父子然異日即
統于大將亦令各當一面永不分析其除伍
領出關道經京師
皇上命官試驗勇怯以為殿最如兵力強壯技藝
精熟者募兵臬臣照邊道考滿例超擢之不
則論黜逮治毫不假借昔言勁卒五千勝虜
師十萬宋將岳飛以五百騎破兀术十萬兵

誠貴精不貴多也故以薄宣而得百常人不
若以百人之直而得十勇士一省之中存留
公費各項堪動之銀儘可措處該部以限兵
數而厚給其直則有一兵必得一兵之用撫
按諸臣公忠體國者諒有同心毋俟職言之
喋喋也土司各兵精悍可用科臣霍藩與職
言之甚悉職政宜具疏以請而同官盧謙科
臣周希令言之鑿鑿確乎其可速行者或言
各兵遠在萬里緩不及事不知各兵縱遠往
欲當之守備不設是罪不先于撫臣矣故職

返不踰一年半載差官募兵一事該部人地
不宜取棄不定進回四閱月而遣官始克就
道未知所募之兵再踰四月亦能出關否也
相提而論則難易遲速之效豈不較然乎第
兵已集矣已練矣而進無明賞退無顯戮即
孫吳視師豈能取勝而將來之鼓舞實視既
往之賞罰則遼左功罪當議更爲今日第一
義矣遼師覆敗無功也而無事者即功大帥
劉綎偏裨喬一琦等長驅深入殺傷亦畧相
當援師不繼力竭而死此最上
等或尤其輕進然其死事與張承祖相爲伯
仲一昧進止於臨時一乏綢繆于平日至其
爲國捐身凜然大節
聖恩優卹恐難輒輕若世職加升似須酌量耳撫
順陷失亦塞虜盜邊之常惟李維翰因循樹
啓釁隱匿不報既而其事頗洩欲徵倖首功
以假前罪遂勒張承祖使全軍覆沒乃議者

前疏引失誤軍機之律按臣勘疏令箚紅旗
是實則維翰之罪恐無俟再勘也楊鎬廷推
科臣官應震亦言不可去年頒曆之晨同官
唐世濟曾干班行頌言鎬之輕躁師期萬宜
慎重衆以爲然蓋因兵調未集兵集未練爲
期須一年之外耳不意師老財匱之一言而
無定河邊之骨遂滿職惟嘆息痛恨于駁正
之無人也今新經畧既已出關
皇上必不以三尺貸二臣矣至若鄭之范者貪剝

無厭立殺開原數萬生靈
皇上即命新經界以賜劒從事可也然職復有慨
焉宋臣以正心誠意爲主上所厭聞每相戒
不言今日急務孰有先于臨朝發咨二大政
者非諸臣公疏或諫之不請或請之不力甚
老成納牖苦心不敢以必不可得之事塞
聖心轉圜之機凜凜有宋臣之戒耳乃
命旨猶自遲疑不即下豈特待事司馬門三日不
報哉我

皇上試思自開關以來有數十年不見臣民之天
子乎有外夷殺掠邊民數十萬殲我大帥墮
我名城而
人主猶深居不出者乎
肅皇帝時庚戌之變虜抵城下嚴高入直謬云饑
賊飽當自去輔臣徐階具以實對
肅皇帝赫然視朝有所責讓逮治而虜即震懾宵
遁今羣臣不得聞警蹕之聲左右近習毋得
有蹈嚴高故智以虜不足畏上蒙

聖聽乎羣臣所上封事得毋半有浮沉乎臣願
皇上一御文華殿召對羣臣厲精圖治則中外之
人心不約自固三軍之勇氣不鼓自奮百官
之職守不申飭自嚴議倘議兵必不互相爭
執以成道旁之築一切用人行政同時並舉
矣羣臣積四閱月之血城方合詞邸
閣翌日召司農切責者惟金花一事一及內帑
幾于齒馬矣但奴酋始發難
皇上已捐十萬今歲復四十萬司農所搜括加征
而輸之遼者三百餘萬今已告匱矣五十萬
陛下之財而三百餘萬亦
陛下之財也儻奴酋猶復逃死加徵何時報罷今
淮徐齊魯宋衛燕趙之間非告水則告旱民
饑欲死橫徵繼之揭竿內亂禍且有大于奴
酋者無論司農束手而內帑之以五十萬山
者政未有已財也職請譬塞河決者然朝投
卷石暮投壞土石土徒逝波而決口如故何
如捲籌築提爲一勞永逸計哉

陛下誠大發帑金召募四方蹶張材官必有雲集
響應者滅醜虜而朝食則永無軍餉市糴之
費而各酋之挾賞暫加亦可漸減國計自饒
宮府皆裕計無復有便于此者不然大內有
聚殽之物危邊有不宿飽之士萬一胡馬驅
至郊原烽火達于甘泉此時募兵而人不應
散財而不見德天下事可不爲之寒心哉故
職不勝杞憂直布其蘇若堯之見若此

京營總督泰寧侯陳良弼題爲遵左迫切燃眉
之急都門剝膚之憂敬陳京營戰守以壯
神京以固根本事項因奴氛正熾中外洶洶蒙
皇上扳臣久廢惟是王憂臣辱之會捐糜正此其
時用是勉焉拜

命實慚駑貟第今日京營非復尋常徒擁居重
之虛聲已也關係更重糜弛益深欲襲常而
蹈故固無裨于振刷若改弦而易轍則又駭
于聽聞是以振刷二字人人能言之人人欲
行之然而伍行不臻實效旌旗未卽改觀者

都城彼時不知何以措手其戍之山海者且
東西隔絕矣乖其所之能令返師以勤王乎
譬之癰疽發于四肢先飲護裡之劑毋使流
毒于內然後徐徐療不然四肢之毒潰入心腹
盧扁且如之何此今日之善劑也伏候
聖裁

一預諭信地國家所恃以環護
宸居者惟此十萬之衆然標戰車城各有信地車
戰布列關廂城守分擺各門所藉以捍外蔽
籌遼碩畫 卷之二十六 孝九
內者止此三十五營之兵而已觀今日徵調
之難豈能猝集如林之旅言之眞可寒心而
分諭信地豈容再緩合無將各營查照原分
信地錯綜基布令彼各量地勢須先諭定某
營聯絡某營策應某營務其首尾相應
如常山左右相救如臂指一週有事則分諭
既明特前可恃不然倉卒莫措郎郊甸之間
自迷地利又安望其捍禦之藉哉伏乞
聖裁

一那借行糧京軍糧薄每石市價不過百餘文
糊口甚難自來操演寅聚辰散相沿已久近
因東事國門啓運各軍到營業已過卯打射
不兩隊短兵不數排轉盼之間而散砲放矣
一營之衆即點喝不暇又安望其耳提面命
技精藝熟哉然以情揆之啓門既遲散砲不
得不早緣貧軍赴操率皆枵腹已午不食委
爲難支無怪乎落旗稍遲而怨謗沸騰也查
得秋操各有行糧戰兵有小糧共計七萬餘
籌遼碩畫 卷之二十六 六十
石部例五折價得銀三萬餘兩向來本色收
操方散惠不當饑徒充貪總積識之囊今秋
操伊始合無以各軍應得之糧預行折價發
營自開操日爲始次給與每軍月得一錢五
分以操期十五日計軍每日可一分足充一
飡之費耐半日之勞即多留片時且易見惠
而竟勞矣至于春操兩月例無行糧今多事
時難以例拘照依秋操增給不過二萬餘量
該部次不以此涓涓而阻鼓舞大機也伏乞

一多火藥中國長技火藥為最致遠摧堅藥之力也京營火藥雖自官給各軍每日仍買細藥一二文摻合裝砲方得有聲居常尚可姑容倘對壘之際官藥不堪賣者不至悞事匪輕查得兩廠年例供辦京營者粗細藥共三十萬斤計用官銀萬一千兩而商匠領用硝黃有門攔腳價鋪墊等項糜費冗而物料低欲求如式堪用難矣計今細藥三十萬斤約可用銀九千兩合無給價來營委官督造各期精便倘一備且有三利焉藥精命中制虜死命一也歲省金錢有益公家二也軍士不買私藥貧卒少甦三也用完作正開銷有餘抵充年例似亦不妨該廠成例伏乞

一更置器械語曰器械不利以卒予敵奴酋蕞爾小醜造鉤梯攻具陷我名城無堅不破豈以堂堂中國五材所由百兵所集反不得堅甲利兵之用耶且營中器械在京造之兩廠在外解自省直然發價造辦驗試起解入庫等項處處有鋪墊之費人人懷乾沒之心作止十一侵欺十九欲求堅利堪用豈能得哉今庫中所貯諸器名數徒充無一堪用皆鈍

甲朽戈胡稱犀利查得腰刀間有可用其紫
花等甲當如近議兩領攢造一領酌議工料
容臣共協巡諸臣會同部臣公委營中將領
照依邊式改造務期堅緻適用至于弓矢更
爲可異刀鎗甲胄即不適用尚存廢鐵乃弓
矢給軍多爲棄物該先後諸臣每議折價
給軍當事者莫肯信從合無准其折色比照
先年協臣周世選題借工部銀兩給軍買辦
弓矢事例如數發營聽臣等選匠料工製造

聖裁

一加增犒賞語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今議常
操散遲以便教演非徒用以應名而責諸也
必財者習射鎗者演鎗短兵者熟短兵其殿
者固罰而最者賞不踰時非所以示勸也營
中犒賞居恒自是不敷及查例凡遇虜驚倭
變俱外動部寺銀兩數萬以充賞軍置器之
用今日之變更屬非常合無比照前例量動
數萬給發本營以供犒賞器械等費仍容臣
等會同巡視衙門支用登薄以防侵冒庶臨
事相機激勵將士與夫置辦急秘器具不致
倉卒請議之煩也伏乞

聖裁

一申嚴訓練各營官軍歲有春秋大操月有短
操非不旅進旅退馳馬舉砲若未嘗懈者求
其足用者幾何知方者幾何毋亦稽核全踈

教練無法耳自今嚴行將領見行營陣外另
考陣法孰爲可戰孰爲可守孰爲可變幻而
移避不妨改擬其騎射弓矢打放火器演習
刀牌各官身親教訓每遇總協進營倍加抽
選俱置册簿 本記其技藝精熟者爲上等
平常者中等不率者在下年終甄別之時以
此相兼定其優劣至于著有勞勤薦刻既多
者容臣等咨部即爲推用使其有所戒惧不
敢自逸尚謂操練爲故事耶伏乞

聖裁

一優拔將領夫將者軍之司命今京營之缺素
稱冷局人人厭薄無非養廉不敷升遷遲滯
耳然所以分猷輯衆惟諸將領是賴使其視
官如寄欲責之克修職業勉樹功名必不得
之數也向來各官各以前調隨到隨論官缺
徒煩于迎送而過期不至營務不勉廢弛甚
非將識兵精之意也或就近推補或嚴罰違
限均聽該部酌處中間各將才堪折衝而伏

居城隼儻有秩雖優紫而不堪練勇臣會同
協巡咨部一照原官更調如吏部煩簡之例
此其抑揚之道而戰守兩便矣伏乞

聖裁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題爲遼事尚多隱憂
廟筭宜周意外懇乞
聖明酌羣策以足兵足餉事職覩自有遼事以來
陛下未嘗不慮遼矣而語及用人不報語及練兵
御殿不報語及罪已不報至發帑
陛下惡聞之羣臣中亦知
陛下必不能發無事此空言爲矣以一隅之警
驟擾四方已爲非策況暴斂傷心或別有不
可知之事則後日憂方大耳然則欲救目前
之急畢竟是發帑二字欲爲
陛下理財畢竟是節用二字如羊犂磁器袍緞諸
費即量減六七分無損於國金銀寶玉奇巧

諸匠作即暫停二三年無妨於用南京馬快
船之轉輸有何益于官府各處鈔關之楮幣
有何利於軍民不此之圖而徒責餉於戶部
戶部其何以應恐一旦事急而外廷之借用
尚多不止金花銀兩而已也
陛下非採科臣祝燿祖言謂詞臣給
用矣然朝鮮素患文弱今喪師之後其氣益
沮喪苟無謀斷之奇才以振其弱而堅其守
則奴遂無東顧之慮光啓未可山厥寮中獨
無可代徃者乎所當議者一也光啓雅有濟

不報語及

時之志今京中弛廢已極
陛下何不加以憲職令其贊理京營使以其意教
演三大營戰守之務但以巡視科道官不必另遣所當議者二也京
前議兵部司官不必另遣所當議者二也京
營十萬之衆大約以城守營及火器手爲藏
拙養老之地今京營巡視有兵分城守之議
其意良深但分遣勳臣各司信地而于城守
營及火器手分而練之不責之戰而責之守
易之以其所安也其餘諸副將各領萬人爲

一軍而二三偏裨佐之加其月糧日夕操練
每軍用火器手三千人必須妙選精絕者教
而後戰庶乎他日可以摧鋒陷敵所當議者
三也科臣姚宗文
陛下用之于關內閱視然三韓陣亾子弟當有以
慰之兵興以來所用金錢當有以稽之金白
及宰煖諸虜當有以聯之宗文即在關內亦
可辦此事但在
勅書中開載得明耳至于陝西三鎮則宜另遣一

官不宜併責宗文一身所當議者四也解遼
本色無如從海道便然登萊一帶所得船幾
何閒浙中有船下可運糧上可運草上可拒
戰非用錢募之何以得至轉眆秋期過海道
便不可行所當議者五也虜揚言欲從牀巖
以取海盜所謂以虛聲分我之備使我無所
不守耳然此中運糧山積苟無重兵守恐其
用曹操烏巢故智也今何將何兵可以扼要
嚴備所當議者六也職起家令蜀知蜀兵長於凌
苦隆冬時有葛衣者今離家遠戍艱苦萬狀
日今冬寒何處得衣被焉職知蜀兵長於凌
險登山最步兵之良當另爲優給宜急命戶
部司官一員綿絮衣襖製就而賜之去年所
遣西兵尚餘幾何亦併賜之方可以結其心
壯其氣使之盡力殺敵所當議者七也李如
楨庸劣鄙猥本非將才纔一入遼而淚泣哀
號無復人色此豈足當重敵其成功哉李懷
信爲西壯邊名將當令往代如楨大將之旗

敦一新而軍中之意氣自倍所以圖敵實在于此所當議者八也虜屠我數城備極慘毒遼中子弟豈可時刻忘此虜新經畧到任必能激勵振作使人自爲戰然徒手之人豈能搏虎衣甲器械復應于何處取用犒賞應于何項支給所當議者九也古來戡亂之人必待非常之士然其人非因於屠釣耕牧之中則累於文法世網之內如古衛霍李郭之流及募兵使者隨地物色果有奇士不妨具本但得一人焉足以成功矣今各省撫按司道起送宇內之大未可謂無其人也若束于資格拘于成調則英才必無自見之日矣所當議者十也夫

陛下慮遼事當實有紓遼之實不然議論日多而陛下錄羣策當必求可見之實恐無及矣職故不揣愚劣以發帑爲綱以十事爲目以塵

聖覽

卷之二十六終

天都程開祜仲秋父輯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部司既蒙
聖明卽賜罷斥以懲愚戇事項見戶部接出
聖諭知
皇上爲金花借留赫然震怒而于堂官罰俸司官
降職夫借金花非該屬部堂之罪也臣之罪
也蓋此銀自先朝爲濟邊之用貯在外帑萬
曆朝爲御用貯在內帑歷四十餘年無敢言
者而臣以甲寅二月內專疏特請仍解太倉
復還故物是開金花外解之端者臣也臣之
罪也自臣疏後昨奴首匪茹見措餉艱難多
有主金花充餉之說者臣亦于昨歲五月內
有遼餉燃眉舉朝袖手一疏內云諸臣或爲
金花贖奏止謂之執爭不謂執留執爭者議
論之所爲而執留者司出納之所爲也爭者
空言留者實事臣蓋隱然以執留激發該部
是開金花執留之端者臣也至遵
日侍郎李長庚亦以留金花額稅爲請仰荷
明旨准留額稅不准留金花臣是以有敬據
新綸補臣舊牘一疏內稱金花目前解到十餘萬
兩未審司農作何執留本日該司官過臣寓
商及遼左缺餉憂形于色情見乎詞欲將金
花一面給遼一面題奏臣甚韙之慫慂必行
臣復隨會尚書李汝華亦慫慂必行是今日
持金花應借之議者又臣也臣之罪也夫任
事之部臣或罰或降豈其言事之科臣乃獨
超然免于罪譴故臣特請罪而謂必當三褫
者以此雖然臣之妄言實冒多罪乃若
皇上肯用臣言將一舉而五美具焉自
皇上深居大內欲法
世宗乃
世宗諭金花子粒專備各邊用不許別項那借今
皇上雖久充大內之用不無那借之嫌若一旦仍
以備邊恰符

祖制

世宗在天之靈歆悅可知也美一遼事纔年餘措
處餉銀連解邊及內外各處買馬安家製器
等項共不下五百萬金後來結局無期萬一
接濟不敷枵腹之軍徵論不能制奴且恐內
亂今自藩王以及文武有位下逮加派小民
慮亡不人人捐割以爲遼而
皇上先後發帑乃僅僅五十萬而止即如黔總戎
助餉若干且流聞係中官斂而之內臣未敢
信以爲然恐海內不知者或妄疑
皇上重阿堵不重封疆若
皇上翻然而以內藏爲邊備則朝野華夷必且歌
誦明德謂
聖心所重在此不在彼美一書曰所寶惟賢語有
之不寶金玉而寶善人司官名位非甚貴倨
也乃念疆場搶攘至寧抗
皇上治之亟削臣藉臣且拜
皇上之賜若
皇上欲尊五美則望收回成命部司仍免降罰金

人之無我且使天下曉然知
皇上實賢果不以金玉奪也美一遼事纔年餘措
皇上宜何如震怒而風聞宴樂更倍恒時甚至敗
事之楊鎬李如栢當究不究貪婪之鄭之范
當誅不誅此輩大慝偏及于寬政而至爲
皇上多方濟邊汲汲如拯焚拯溺者奪俸奪職不
少貸儻
皇上一還其故而賞罰進退無至倒施美四且鹿
善繼慷慨擔當臣殊壯其爲人若張國紀在
山東司非曾陞知府而以遼餉故題准留部
者乎餉務繁冗國紀勞瘁有年臣會具疏請
添設郎中矣今不惟不添設且併國紀削去
須另選有心膽有智計者頗難其人若
皇上奪而復予則餉務仍賴一臂而不致有紛更
叢挫之患以貽遼士卒憂美五夫臣有罪
皇上治之亟削臣藉臣且拜
皇上之賜若
皇上欲尊五美則望收回成命部司仍免降罰金

花仍准暫借庶幾用臣之言毋論罷斥臣即
蘼粉臣臣有餘榮矣
○吏科署科事給事中等官張延登題爲計屬急
公可原降處過甚乞恩寬宥以昭
聖德並收人心事自奴酋不靖肆爲僭猾三路喪
師開原繼破徵師四方轉餉千里饑卒張口
待哺司農束手無策請帑難再不得已計及
金花銀兩盖此項原備邊需非專七供實群
臣僉謀非計部私意也該司官鹿善繼毅然

慨發不阻志委在乎急公罪不同於矯詔
皇上赫然褫俸一年臣等方以爲過矣況復并其
官而降之調之厥罰不已重哉雖然善繼急
公獲戾廿之如飴而
皇上之爲此舉也臣等以爲有三失焉前征遼敗
亡士卒傷者未復孤者未弔暴骨中野者未
收方翹首望露澤之溥今乃以數萬無多之
銀罪司計之屬而不之宥使彼中將士聞之
皆解體灰心曰
聖天子真忘我矣非所以振其敵愾之氣其失一
也遼事縮朒正坐功罪不明今啓釁釀禍喪
師辱國奔北偷生之輩安然無恙而急公之
臣先罹顯黜自此以後誰肯爲國家有弘鉅
者非所以明賞罰之當其失二也海內調遣
之士視遼如湯火驅之不前然背鄉離井寧
死而靡二者獨恃有厚餉可以結其心耳有
如區區私鍰不肯動支慳恡既開致令疑畏
非所以鼓勤王之志其失三也臣子官爵命
之朝廷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矧伊降調臣等
何敢代爲緩頰惟是
皇上舉動內外觀瞻一舉而三失具焉使天下謂
皇上愛財貨甚于愛封疆非計之得也語曰怯少
失多廉貴不處況大聖作爲超出尋常萬萬
者乎臣等方草疏復接塘報奴酋從三岔堡
入約長四十里蟻聚而來遼左危如朝露所
需軍餉料非多發內帑無濟事機伏願
皇上念善繼志在急公乞復其官用以昭

聖度而收人心反三失而成一大善則三軍之氣
不戰自倍殲此逆酋不難矣
○廣東巡按王命璿題爲謹陳戰守機宜仰佐
廟謨以除奴賊以安發遞民伏乞
聖裁事襄者賊負國厚恩肆逆狂逞蹂躪我疆圍
戕劉我人民襲撫順侵清河毀城堡逆理悖
化誠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憤者也我
皇上神武仁明赫焉整旅興問罪之義師起經畧
廟廊之上而已矣夫然後課督邊臣先守而後
賜尚方選將練兵發帑調餉亦既殫厥指据
集羣策而蒐搜之事求可功求成隱然勝著
在我矣胡當機而失之竟致國恥未雪虜志
益驕其故何哉不和于民不可以出師不和
于臣不可以出師今無論權稅繁多疲於奔
命四方之民心未和也即遼左應募之士卒
糧餉果充乎步伍果齊乎心志果一乎今無
論名位虛寄權輿未承班聯之臣心未和也
即遼左共事之將領氣無相凌乎功無相妬
乎志無相拘乎守且未堅戰何輕舉非戰之
不可也速戰之不可也地形未習則險易何
知虛實未窺則奇正失節深入非策也深入
而已喪其所守敵知其所攻尤非策也諸臣
雖報國心長滅賊志銳天時地利人利三者
今俱未盡得焉此勝著所以幾得之而佹失
之也修德可以禦侮固內便能攘外職願
皇上法祖敬天毅然儆省尊賢使能行仁修德蠲
稅罷賦安民固內折衝于尊俎之間戰勝于
廟廊之上而已矣夫然後課督邊臣先守而後
戰務戰不離守人和得而天時地利因之俱
得于此有機宜焉職未諳軍旅向者叨承
簡書巡視邊關頗加詢問咨之遂左今日情形
敬竭一得之愚列爲八款上佐
廟謨以備採擇
一簡精銳以嚴訓練夫兵貴精不貴多宜
詔經畧鎮臣密於十餘萬人內取精健足用者三
分之二餘歸之京師還之各鎮十餘萬人之
聲既揚矣即其抽歸者夷固不知也是數十

餘萬人之戚固在也其實足以省虛糜之費
留爲添賞加厲豈非兩便哉速戰則用多然
多而未練者必敗遲戰則用寡然寡而精練
者未必不勝或量于沃去數內募遴左近邊
土兵素習地形知彼知已者以養京軍者養
之以賞京軍者賞之數日數萬可立募也且

先時我師失利其死亡者非其父兄子弟則
其宗族親戚爲之撫瘡痍問疾苦恤孤寡賑
窮之死者無尤生者益奮因以簡其强壯聯
絡部伍宣以國恩諭以虜仇激以大義懸賞
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
礪坐作進止訓練如法務興之振不共之仇
酬朝廷之德何堅不破何鋒不摧哉伏乞
聖裁
一開屯田以贍兵食職巡閱兩關親見邊地平
坦處儘可屯牧至遼東遼陽撫順清河開原
鐵嶺等處邊地豈無山川險易林木疎密虜
騎趨避可守可屯可牧處近年互市防備廢

弛斬木捕獸自折其藩籬壅水決河自填其
溝壑虜得馳騁肆無顧忌宜
詔經畧鎮臣履畝周巡務求其地可以屯種如漢
趙充國條上屯田十二策以制西域卒殲先
零者可法也虜無別長惟恃壯馬羶燥之氣
奔突馳擊如風雨莫攖其鋒惟處處鑿溝洫
以限馬蹄自一堡達各堡自一里達各里擇
要害爲虜馬所必經之地專設廉勇將官督
屯卒合力以修之多設疑穽以伺之淺深橫

非必另募一耕卒也從澄汰中老者發還壯而未經訓練合各赴調遣與本處土著相問合耕每一百人立一哨官一千人立一守備擇其善識東南水利者專理溝洫力課耕作俟有成功破格優叙先時耕作未經收穫照例支給廩糧俟年餘秋成驗有收穫酌減其三分之二迨五六年後驗收充贍令各食其力可充支給即以田予所耕之人晉永不徵稅先二三年給以耕種不時課賞其勞田畝分界經畫井然不准侵奪仍給帖照時慰勞之則寓兵千農於勸相勞民之中隱然有運臂使指之勢矣推而九邊

勅令沿邊督撫道鎮諸臣各酌便宜修屯田三年後科道一員閱視有成效者視軍功一體破格優叙則所以固金湯靖胡塵裕軍儲貽我

聖裁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曆者端在斯矣伏乞

一練車營以肅隊伍昔李衛公平突厥時奇兵

一養將才以壯銳氣昔南宋偏安當時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備行陣李綱佐廟謨尚足禦金人之衝突今當事諸大臣提綱挈領諸將士矢志報効戮力疆埸遴選宜公咨詢宜廣間有邊塞舊將夙號驍勇智謀以過失禁錮者准其立功自贖使貪使詐使佻可也彼素知邊事加以積憤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相萬耳吳起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貪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

明三北而成功過何必不可使哉但在馭得其道恩結其心威讐其氣使其耳目手足精神志意爲公家用不爲私用臂指相使患難相恤爲郭李之協力無爲張陳之相傾或容授方畧隨材器使以責其控禦或解文網之煩苛優一體之禮貌以壯其銳氣則將士用命而忠義可鼓矣伏乞

聖裁

實寓于正偏箱六角兵之大要一則洽力一則前拒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用若非正兵安能致遠馬隆討凉亦是依八陣圖法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正兵蓋古人所重也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回車轉陣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從何來徒從何之哉且兵去不愈于六步七步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每輛用步軍十人馬拽行走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若是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枝能我用鎗砲動用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時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過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古所謂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守邊簡易之法不越是者我朝余子俊葉夢熊等常用之效職竊謂奇正相生車營其最要也伏乞

聖裁

一明賞罰以收人心大得則大賞大失則大罰有能出奇制勝或用間而使自攻殺或設偽而避實擊虛殲厥渠魁不惜公侯爵賞鐵券世襲永鎮遼陽倘北關北虜朝鮮有協力勤王斬寇首來獻者以其地封之將領失機僨事者不准幸脫如是方能振疲散之卒摧方

強之虜夫豈慊刻寡恩哉將官頭目動以一二百計非勢家子弟則豪門貴緣皆以權力強委動輒刻剝仗勢奪功無勞冒賞少不如意則中以蜚語席權力以庇護也苟戾于法敢斬之以殉乎將威因此輩而索然矣亟澄汰於始無使觖望于終可也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辦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鋭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誘師當其挑誘時蓄而不應未免小有剽

掠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于
危亡不從則恐誅其坐視此師之所以奔逐
疲勞損失威重覆轍可鑒也今若恣其操縱
予以便宜時縱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蓄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
小挫失免其重誅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
儻張承亂等非懼罹文法不爲挑誘所致也
何敗焉有能掩襲于覆敗之後擊其惰歸如
賀世賢者賞宜從優以勵將心仍不時優賚

以恤軍士之勞陣亡者優恤其後功成者一
體併賞毋中撓毋牽制毋惑浮言豈非收拾
人心一大機權哉伏乞
聖裁

一備戰守以酌機宜中國將卒步過于馬利于
遲戰山戰奴酋騎射有馬無步利于速戰野
戰奴酋變詐或捐棄牛馬以僞逃或掩匿精
悍以示弱或奔潰以埋伏或潛軍而假和若
深入交鋒是投其所長以卒予敵也爲今之

計速將撫順清河二處簡擇大將二員固守
訓練修築城垣鑿池防禦遠斥堠以緝姦密
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
而遼陽一帶近地修堡築臺互爲聲援平原
曠野屯紮溝洫森森環列既有以繫其馬足
又於溝洫兩邊多建烽臺橋道仍于溝洫外
寬濶處所彼可以來我可以往用車陣爲城
內藏神鎗火箭等物以阻奴馬衝突車陣十
小車護一大車排列聯絡內載輜重藏軍器

編隊伍以奴酋騎射所長當此則勢屈氣阻
矣伺其隊伍怠散出奇邀擊仍設伏夾攻或
用銳斧犯其鐵騎或用麻扎刀砍其馬足我
勝則戒勿遠追以防詐誘各處溝洫闌阻伏
兵四出虜騎竄脫何之偶敗則收入車營其
車營不動之將卒神閒氣定足以禦之奇正
相生虛實相權鮮或敗者以溝洫繫馬足以
車營防衝空而又設伏出奇則中國之長技

餘始熟復更番屯牧農卽爲兵兵卽爲農于
其地耕牧卽於其地訓練統馭車營擇數員
精幹者備分督精選一廉勇沉毅者司總管
如父兄子弟宗族隣佑之相屬然各軍營練
矣各馬步兵練矣至于將識士意士識將心
度可以戰矣而猶未也頻加犒享使皆蓄威
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
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于崩山漂石而未已
矣昔李牧備邊日以羊酒享士士皆樂爲一
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
并出是以一戰而破強胡蓋我食既足我威
既盈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
銳可守可戰而不可勝者在我我足則虜日
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
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
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敝奔逃然後用奇
設伏陳師鞠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
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

聖裁

一定閱核以達邊情漢時周亞夫屯細柳天子
按轡勞軍我

宣宗章皇帝

御極勤政屢巡邊閱武邊防加嵗今不敢望
御輦親巡乞照

祖宗朝例

勅大臣一員同科臣一員擇老成通達長慮郤顧
者會同彼中撫按逐營稽覈何處可修屯畝
開溝洫何處可築城堡建烽臺何處可練車
營分信地馬匹足用若干車器足用若于火
砲弓矢刀鎗甲帽足用若干缺宜速補壞宜
速修各若干糧餉運貯若干勞逸分給若干

未足額數蚤宜轉輸若干文武道將府佐宜
添設若干將卒喪亡殉國忠勇宜優恤若干
流移孤寡人口應加拊循和輯若干作何屯
牧作何戰守實意任事一心共濟務期補益
邊防毫無虛應故事閱視完日據實還報多
方鼓勵以責成功則經制爛焉復整邊方無
不達之苦情而戰守有一定之勝算矣伏乞
聖裁

一隆信任以昭同心我朝

憲宗純皇帝時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衆反據石
城官軍討之失利初因指揮劉清等逼索賄
物召怨致叛陳介吳琮皆不知兵法不候延
綏兵至麾兵直趨石城軍士勞困饑渴爲賊
所襲朝廷差劉玉項忠等討賊賊聞朝廷遣
將出師遂退保石城官兵居固原分兵爲陸
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毛忠恃
勇自領銳卒登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
死我軍遽退項忠即陣斬一千戶以殉衆乃

稍定時群論洶洶謂滿四驍勇恐與北虜連
兵闚陝益危獨內閣彭時謂前者賊若四出
攻刼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
不一兩月賊必困窮成擒矣時項忠堅主坐
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芻水俱乏人馬
多死我軍圍困日密賊將楊虎貍見勢不可
爲夜潛出詣軍門降忠厚慰勞之示以賞格
明日誘戰伏兵東山口擒之餘黨潰走追捕
之捷至人始服彭時之料敵明審鎮靜得體
云忠披堅督戰先後二十餘陣雖矢石如雨
畧不少退性向人言曰奉命討賊义無成功
死所耳心夫項忠坐困叛達之績不下于趙
充國之坐困西羌而彭時之主議朝廷有人
豈非社稷之福哉今奴酋狡黠驍勇勝于滿
四克撫順清河三城而不據退居建州舊巢
虎據深山蛇藏深窟視滿四據石城謀畧過
之今欲深入征剿一投足皆我兵不識之地
又慮有因間爲間輸惰于彼詐弱誘我設復

制我者能如項忠時之以師據賊水草道乎
能如項忠堅主坐困之策乎荒烟沙漠無糧
可因各兵遠行水土不服渾河爲界運糧輒
阻主客勞逸之勢之不相若也職竊謂欲戰
而勝非休養生息修屯牧熟訓練習地形酌
機宜如趙充國之且守且戰需之七八年不
可也然非有彭時魏相之力主其議同心信
任幾何不中謗箴詘無成功哉伏乞
聖裁

○吏科右給事中姚宗文題爲夷虜外訌國勢中
危懇乞
皇上臨朝決策以安
宗社事昨見遼東撫按二臣報云奴酋攻尅鐵
嶺開鐵既破瀋遼之危真在旦夕又聞西
虜滿旦有擁兵入犯攻圍朱萬良之報夫滿
酋所犯去都城僅二百里使其聚兵挾賞止
于尋常搶犯已蠢動可虞萬一西虜東夷鈎
連爲禍使我力疲于防兵分于戰則封疆之

事何忍言哉奴酋破鐵嶺後未聞退兵鐵嶺
破而無子女玉帛之利其欲未厭慮即長驅
以向遼瀋河東之危在此日矣奴既深入我
得堅壁以待其困得出奇以邀其歸可奪奴
酋之魄亦在此日矣經畧熊廷弼新到戰守
之計當有令圖傳聞遼陽城中團聚鄉兵數
萬心一氣銳可藉爲干城職手額天惟願有
此耳如果有之經臣必有疏上聞願
宜諭遼東生員監生入等有能團聚五千人者
事平以舉人拜官能團聚萬人者事平以進
士拜官至斬獲保全有功比官軍功賞再加
一等其武職人等另以武銜議賞夫河東若
民迫而聚遼陽此困獸必鬬之時也激勸有
方何難于萬死中求生路至遼東之兵募新
而舊者攙入餉新而兼支舊糧故督臣汪可
受有一兵費三兵之論職愚以爲遼陽之兵
宜將主客新舊一槩勻平只隨處挑爲三等

其體貌雄武藝熟膽氣壯步伐閑者名爲戰
兵能登陴乘障習弓矢打火器者名爲城守
兵其尋常庸下者名爲備兵戰兵餉宜上等
日給一錢城守餉次之日給七分備兵餉日
給四分戰守分則不得擾混勇怯分則人知
勸勉伍耦自爾井然糧似增而實省矣待東
事既平再復經制易也各處調援之兵已
奉

旨催發募兵旦夕難完且零星湊合烏合不練恐
難濟事川貴湖土與河南毛兵議者俱云宜
調職亦疏言之揀事者謂道里行遠非數月
不能至遂置之及至數月後問數月前應變
之急着皆畫餅也如以數月中便賀平胡無
所須此如揣數月中危亡立見無所須此則
大臣謀國豈宜有幸災樂禍之心哉語云亡
羊補牢未爲晚計宜
勅兵部亟調土司之兵即以土司素領者加其職
銜統領應援使得効力于數月後猶勝今日

勅五城九門監察御史嚴行保甲之法法行自貴
雖勳戚瑞侍之家亦須俟次排編以聽覺察
如城守所須懸樓撞竿楯簾等項即宜如法
料理盔甲火器弓矢刀鎗等項須曉暢官員
分領其事查內庫及成造衙門見存有幾堪
用者有幾其不敷者應爲創製如硝黃爲火
藥急需而奸商內璫相倚爲奸半土半鹽歲

久盡化而爲土宜領價耑官別買以便製造
如奸商人等復謀承買者立斃之杖下可也
如急求兵將無如起廢開將官令其募用急
議兵餉無如加派爲畫一之法職前疏已備
在戶兵兩部集議上請耳職竊見
皇上雖靜捻有年然國家重大事宜緩急操縱未
常終悞今奴酋犯順日積月深憂在
宗社祖宗疆土陸沉腥羶而
皇上如不惜也將士生靈委骴成山流血成沼而
皇上如不念也逆奴背慢遺書屬國辱逾巾幗而
皇上如不憤也烽燹漸迫自東而西剥膚不遠而
皇上如不知也且荒國憲棄明刑寬斧鉞于辱國
喪師之疆吏而忘遠圖急內供加降斥于秉
誠體國之計臣此中主所不爲不意我
聖明有此舉動群情洶洶疑在帝左右有宵小蒙
蔽爲鼠竊狗偷之說以欺
皇上者果爾則烽火接于郊原目爲細事痛哭陳
之章奏棄爲妄言天下事去矣乞

皇上奮攬乾綱從諸臣請臨朝視事使大小臣工
盡地而陳先言夷虜憂危之狀後聚米而策
各盡內外戰守之宜群策兼收
宸衷獨斷雷霆雨露刑賞並加于以慰臣民瞻仰
使將吏歡呼雪恥除兇犁庭掃穴在
皇上一照臨間矣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田生金題爲軍紀不可不
肅國法不可不伸懇乞
聖明大振乾綱嚴行罪罰以懲積玩以保危邊事
臣惟勝敗之事兵家常有而英雄之主往往
轉敗爲功非獨其師武臣力也蓋必有一種
明作之氣鼓舞于上而後臣下之精神以奮
疆圍之壁壘自新則未有置功罪于兩忘懸
賞罰于不用覆軍不問糜餉不問陷城亦不
問而不啓戎心受實禍者若今日之遼左是
矣臣觀奴酋犯順我兵失利以來議者曰無
兵無餉也已而萃九邊之兵撓海內之餉而
不足以當楊鎬之一擲伏屍五萬流血成川

慘氣干霄宛魂號野未見
廟堂有何舉動議者又曰無兵無餉也今開原
失矣遼陽廣寧岌岌乎殆矣議者曰無兵無
餉也計臣樞臣互持也夫疆場之事惟兵餉
二者而已兵餉不足雖孫吳何以措手今使
司馬發兵司農給餉同心協力共振軍聲豈
非目前之急務哉頃遼有極重不可藥之症
而不可不一大振者則今日之人心是也何
者兵死事也使退而不死于法誰肯進而死
于敵者今遼人膽落于奴全無固志惟知望
風而走耳如開原之陷賊方臨城署道推官
先去以爲民望而文武將吏隨之誰爲攖城
拒賊者哉夫我未登陴奈何言守賊未襲地
奈何言攻經畧楊鎬未事不問守之堅瑕臨
事不覈守之眞僞第以賊陷開原報何其朦
朧甚也至若奴酋謀犯開鐵久已有聞矣楊
鎬擁兵數萬作何防禦哉鎬之容撫臣也謂
河東兵馬盡發開原救援矣乃賊據開原未

見有一矢相加者鎬之兵馬安在哉使其倏
來倏去如風如雨猶云策應不及也明知賊
在開原矣連日殺擄甚慘矣曾不聞稍設一
籌乘其醉夢擊其惰歸而藉口馳赴瀋陽開
諭人民以掩其不救開原之罪將誰欺哉夫
以遼之守臣輕棄開原如此而鎬不能請于
陛下以誅也以鎬之誤遼毋論三路敗壞即開原
不守亦斷無可原之路而
陛下不誅也然則誰爲效死以爲
陛下用者乎臣謂今日之事宜行遼東按臣復查
開原城廣狹若干東西南北守者若干某將
領兵若干守城若干賊從何處陷城是誰失
事其兵將曾否尚在有無戰歿推官鄭之范
自西門出是否門原未築抑亦掘門以行諸
將中誰爲固守誰爲逃奔按其棄城者聞于
陛下命經畧熊廷弼即軍中斬之而後守者不敢
爲開原之續也此肅軍紀之一端也至于楊
鎬之罪雖童稚女婦無不欲食其肉者業已

讜論盈朝公議共棄臣何須臚列言之惟是
鎬未度遼遼中百無一備奴未敢乘勝長驅
奈何假以專征之權賜以尚方之劒需以歲
月之久益以十萬之師而調度垂方一敗塗
地以致賊奴易我狂逞勢如破竹遼東數十
萬兵民之命由鎬殺之鎬何詞以自解乎臣
謂亟逮楊鎬以舒公憤而後三軍之士不戰
而氣自倍也此伸國法之一端也夫國法伸
則威嚴在朝廷而風聲自震于邊境軍紀肅
則號令在部伍而刀斗自固于干城釋此不
圖則在事文武詎懷敵愾之心而援遼各兵
徒踵怯懦之習雖日日遣將時時調兵何益
于事哉然經畧能廷弼精明果斷臣不患其
治軍不嚴而特恐其寬縱而下任嚴明
皇上言之者蓋臣下若上主寬縱而下任嚴明
上而後信從在下所守者朝廷之法也法行自
皇上寬仁大度槩施于喪師辱國之臣而輔臣票
擬極重不過聽勘二字此何異以水濟水也
獨不見滇南武定之失撫臣陳用賓等械死
也不則雖有十餘衆將掉臂而去亦安得用
之今有人焉當救焚拯溺之時爲緩步雅歌
之事則迂而無當難免水火之灾遼濟將危
神京震恐
陛下惟明罰勅法猶可悚人心柰何其泄泄從事
耶若夫黜閣臣以實政本下科道以集衆思
破常格以羅將材覈京營以資防守勤訓練
以求兵之可用行錢法以求餉之可繼廷議
但有可採不妨巨細撫恤是在

皇上沛發
俞綸并
勅所司加之意而已而臣尤不能無望于輔臣也
夫大臣事嚴
主則濟以寬而事
仁主則佐以嚴正如塩梅舟楫相需爲用耳乃
皇上寬仁大度槩施于喪師辱國之臣而輔臣票
擬極重不過聽勘二字此何異以水濟水也
獨不見滇南武定之失撫臣陳用賓等械死

獄中維時執政者未敢以同鄉救庇之此與
今日遼左之敗孰重輔臣可以思矣臣一腔
熱血慙無奇策以佐
廟謨但臣嘗誦書曰威克厥愛允濟今日救時之
藥似無如威之一字臣敢以此當諸臣兵食
之籌仰惟
聖明留意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亟議募兵近畿以備不
虞事職方司案呈到部爲照夷氛正熾遼勢
日危剥膚之患將駸駸及國門矣臣決策無
能憂時徒切凡所爲募兵計者業已先後具
題于五省各州縣議募二萬又于四省議募
二萬又于各邊鎮募二萬窃恐道路遼遠未
易猝至查畿以內順永保河真順廣大之間
猶有燕趙遺風多驍勇慷慨之士平居捍法
結把閒變易動難戢若招之爲兵隸以尺籍
倘以月餉閑以訓練令其椎心猛氣收爲我
用較之各省似爲得力但此輩托處不一其
方應求各以其類如近日薊鎮總督咨送生
員李慎言及原任經歷程繼怡各稱結識英
雄矢忠報國則草澤之中豈曰無人茲欲廣
延而羅致之物色既難聯絡不易宜畧倣宋
臣張浚之法能招百人以上者授把總招三
百人以上者授千總招五百人以上者授守
備各職銜又查嘉靖二年題准陝西甘凉募
兵事例見任百户招百名陞副千户副千户
招一百名陞正千户正千户招二百名陞指
揮僉事指揮僉事招二百名陞指揮同知指
揮同知招二百名陞指揮使若指揮使若招
二百五十名陞都指揮同知都指揮同知招
三百五十名陞都指揮使而止若爲事立功
及職閒住官員能招百名悉與覆職以上二
例匪直可行于幾輔並可通行于省鎮者也
其所招之兵驗果堪用兵給器械馬匹官各
劄授職級然後合而統之于一大將編隊列
伍立營操練不論駐防調遣招者與所招者

始終聚族不離使之結同袍同澤之歡勵偕
作偕行之氣至其中有異能奇謀千人萬人
之豪傑則又優以殊禮勿令牛驥同皁庶可
將兵蕪致然必董其事者風猷威望真足招
徠斯能勝其任而愉快也查得工科給事中
祝耀祖擬授刑科給事中曾汝召巡按順天
御史王象恒題請准實授差巡按真定御史
周萬鎰才優經濟力裕担當用之募兵必有
聞風而响應者今議順永保河差祝耀祖王

象恒真順廣大差曾汝召周萬鎰各前往召
募相應題請伏候
俞允施行其一切應用錢粮會同戶部酌議于堪
動餉銀閧支該部仍差司官一員專領其事
統兵將官臣部公同議委至于審勢相時隨
機變化在諸臣自饒爲之非臣所敢盡擬也
○山東巡按陳王庭題爲東省防禦急于燃眉兵
食錯處猶然畫餅懇乞
聖明亟賜覽察特允便宜行事以振積弱以伐狡

謀以保危邊命脉事職惟太平無事尚先徹
土天下多故難狃怡堂矧今遼陽諸鎮已成
瓦解之形夷虜諸酋合肆蜂蠆之毒不啻火
之嚮邇而溺之載胥也東省爲
神京左背東北距海西南距河握淮揚漕艘之
咽喉接天津海運之故道而登萊一帶三面
臨虜一面當倭尤呼吸相通腹背受敵之處
也先年倭警告急增兵設將征調之使幾遍
天下繕甲整戈精銳之士布滿郊原然彼時

朝鮮獨當其鋒必朝鮮破而後波及青登萊
隨侵東濟充州則朝鮮當爲之蔽而數千里
洸洋又有超海之難也當時中外戒嚴多方
備禦且爲凜凜若此今開原既破鎮西慶雲
以及鴨綠江渚城堡望風解體閒若無人相
望登萊止隔水面業已侵肌及骨猶忘捄溺
抹焚且援遼之兵馬累奉抽添全省之空虛
朝不謀夕回視當年禦倭之日外有朝鮮內
有重兵者其虛實疎密何但徑庭哉舉朝慄

慄危惧獨急遼陽之外並急登萊以遼
陽之安危閑係
宗祉而登萊之安危又閑係遼陽也查登州海口
如欒家口劉家汪青魚灘龍門港花鴿灣海
中島嶼如崆峒長山鼉磯沙門成山嘴玄真
島羊角盤青棘島不下五十餘處萊州海口
如白浪河芙蓉島三山口崂崂島淮河口薛
家島赤石嘴董家灣不下三十餘處俱屬要
害最難隄防而衛所之在海中可據而爲難
者在登則成山靖海威海寧津奇山海陽百
尺崖大山諸位所也在萊則靈山鰲山夏河
王徐寨諸衛寨也總計登萊各口周環縈繞
在內地者約二千里而遠在海中者約三千
里而遠昔年防委每處沙唬戰船多者十餘
隻少者四五隻防兵每處多者千名少者數
百名綢繆戶牖幸以無虞今地方之遼濶如
故而城池之隤陋有加兵則承平日久汰之
又汰矣船則動稱惜費銷之又銷矣通算登

州水陸兩路各營之兵不滿二千不但虜勢
長驅单乏不支即以供哨防而爲畫地之守
以二千人派之九十餘處是每處止一二十
名也且不可令敵人聞海內見而曰防海防
海云乎哉且目今所急無如海運海運由羊
頭凹宗島而行則運船橫渡鴨綠江口哨防
由皇城達旅順而北則兵船一溝可航鬱陽
斜對登萊止隔衣帶孤山犬牙相錯又盜糧往來
水陸必由之道向聞羊頭凹等處數十城堡
軍民相率棄去登遼迤運不絕如綫片颶南
下便可揭其虛而扼之項此餉道之可慮一
也且數十城堡之軍兵數十城堡之丁壯既
以四散驚遁勢必群諸島合出沒島嶼剽掠
海洋以自爲生聚近日閩浙之間刼船擾島
所在見告彼出于逼夷一二亡賴且如此今
以日不聊生之人而爲獸攫苟活之計流毒
肆害可勝言耶此餉道之可慮二也且東省
悉索不腆之賦以供遼餉該道奉行獨殫心

力舳艫啣尾俱登彼岸金盖之粟堆積如山無柰車輓不前未免鮑魚延時日使敗舶有坐守之嗟居停有浥耗之患賚糧誨盜誰不生心空國謢行終非長便此餉道之可虞三也再亢暘不仁六月無雨槁苗鮮實繼以垂傷濟兗青登被灾尤劇職方批行勘報已見流亡載途近青萊地方大盜竊發一夕馳劾數家郵報猶至瀕海無賴哨聚萑苻自其故習況復凶年驅之益滋不逞此餉道之可虞四也

也登萊之在今日正如孤村行旅大盜睥睨莫爲擁護莫爲救援每一念至真層火積薪而不能頃刻寧者徃撫臣調撥防汛有原設青兵一千四百餘名鋒兵二千七百名以供犄角之用今援遼之後十抽其八請議募補尚若捉襟然當灾切剥膚之時姑爲急則治標之計合募兵更無策者故今日之登萊不能遽倣當年備倭故事增兵以數萬計而北兵量補四千名以充陸營南兵量補五千名以充水營揣度事勢萬一不容已者也顧師行則糧從有兵必有餉當此中枯外竭安得鬼運神輸撫臣王在晉疏請折留額編中丁等庫錢糧以及進內解部諸稅加編遼餉等銀苦心婉畫海是救時之急着即

皇上自爲

社稷計恐亦不得不出此也頃奉

明旨各省先經未解稅銀并許扣留以佐軍興

皇仁一沛

聖武孔昭從此推廣不患無兵無餉又何患狡奴哉職又惟加編新餉原爲禦狡奴而設今遼左難分左登萊輔車相倚救登萊正以救遼左難緩急爲有輕軒即盡數扣留以充本省兵餉他省自不得比例者或念接濟海運逼融新編則僅扣一半以餉海兵以護海運又非若秦越人之肥瘠者度計部大臣平心體國必有以處此也其本省各項稅銀遵

吉應留及京庫本色應改折色者併乞

聖明容職等具疏題知扣留濟急蓋與其躊躇束
手惜小費而養成決癰潰隄之形孰有事而
費至不貲以蹈遼左今日之轍何如裁此錙
銖充不容已之費先爲小費以省大費之爲
得也日來奴酋按兵不動奸細四出密查登
萊運去米豆數目夫金蓋數十萬之粟奴之
所深忌又其所垂涎也取金蓋以絕餉道必
其本謀餉絕而遼饑遼且不攻而潰不待智
者而後知也金州距登州半日程耳彼烏能
供濟渡楊帆麇至勢必不止數萬人釐登州
千餘疲卒以待能爲戰乎能爲守乎由此而
下天津抵徐淮阻絕咽喉捏動根本
神京重地尚可高枕而卧耶勢固有必然而患
且有必至者弗謂職等今日不言也伏乞
皇上軫念此近憂廓然遠慮特
勑戶兵二部俯採職愚亟行議覆以解登萊倒懸
尤遼左一大幸也不然者職等寧甘矯詔之

罪以殉封疆必不忍狃從令之恭以悞君父
矣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夷氛轉熾兵力尚單僅
議調水陸精兵以備戰守事職方司案呈到
部爲照遼自開鐵再陷奴勢益張以堂堂全
盛之時主客多兵猶不能堅壁拒敵豈盡賊
鋒之猖獗抑亦懈弛而不設備之故耶近聞
屯住新城日日謀我燕又造船遣諜偵我虛
實潛有航海內訌之意則旅順登萊未可視

爲無事惟是島嶼風濤之險非素習水性者
而驟驅之是問鼎人以越路有裹足不敢前
耳安能資其防禦哉臣酌之時勢參以報聞
援遼之兵莫若調之土司防海之兵若若調
之浙直查得浙江南直沿海額設水兵遇汛
出洋習知水道且便捷勇敢經歷風濤慣能
廣四川貴州各土司兵生長懸崖峻坂之間
利劄輕足性悍嗜殺與虜相等且素有藤

應量調以資戰守在水兵一切安家銀兩照
征倭例動該省加派地畝錢糧若土司例無
安家亦宜厚加犒賞鼓其樂從若永順土司
彭元錦領以一萬自統而前尤當嘉其忠義
破格獎賞以爲各司之勸是在撫按鎮道加
之意耳若統領水兵須挑選驍幹武官督領
赴旅順登乘天津等處住防其所用船隻內
有各官自製者各照數給價土兵聽該司扯
選定委土官及親信司把仍令廉勇武職官

員一同領發援遼各土司世沐國恩貫勇慕
義諒不肯自後于彭元錦而省直撫按司道
各臣同舟共濟又無俟臣部叮嚀告戒爲矣
謹將應調水兵土兵數目開坐上請伏候
勅下臣部星夜移咨各省直撫按等官一體遵奉
施行

○國子監署監事司業張鳴鶴爲微臣憂國無策愛
君有心謹據事直陳以回
聖聽事職切見奴賊橫行深入遼都開原旣陷鐵
嶺已墟昔之長城今爲塞外我之內鎮爲彼
窟穴衅以合營西虜蹂躪長驅將帥躊躇兵
力孤弱不能嬰城何況血戰近聞經臣出閱
兵止八百各邊征調勢如搏沙而又薊門告
急還救不暇原其事勢非朝廷威令不行于
軍興非各鎮調遣敢稽于時日因行糧不足
安家無資道路阻長接濟難繼或謀本地或

逃半途夫人不貪財誰甘蹈死計自遼左兵
興以來餉費五百餘萬而軍覆地蹙兵連未
已民力重困該處已窮民間已不能鬼輸那
借必需之內藏而近奉
嚴旨切責計部降罰司官非有別項權宜止爲金
花五萬舉朝之臣皆以爲
皇上狃于貨財不思邊計祇因危亡之禍未迫
聖衷夫寢層火之上而不肯去其薪載漏舟之中
而不肯塞其隙及其身在水火之中望救已
難況于今日全不求救自古夷狄之患往往
積小而大劉聰亂華阿保機遼阿骨打開

金忽必烈叛元始聚部落而蠶食既用蠶食而橫行及其强大支蔓驕虜亦出望外以至于僭神器而窺天下豈非中國備之無方畧而積衰亂之漸以成之乎今即不謂奴酋能大有爲而我不能制其死命則彼且得而潰我腹心況奴攻我犯我着着皆密而我禦奴備奴着着皆踈我師出不能搗其巢而彼石城已築于關外種牧休息收我蓄積以實之而反令我客彼主我邊既失而偵諜不通而彼四散奸細窺我內地虛實採報速于郵傳我不能北瞰金白東結朝鮮而彼鷄連西虜掣肘內訌長驅東逞莫可誰何我水兵不練天津登萊處處皆虛强委督餉大臣海運未濟遼急而彼修治船隻意圖海道相襲扼我餉路似此籌筭豈止意在全遼籍我全遼之糧擾我全遼之地驅我全遼之人逞其鴟張爲難中國勢必飲馬都城狼心始快五胡遼金元之禍行將復見于今也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京師
祖宗之京師
高皇帝間關百戰而開百代之基
文皇帝又三犁庭而定萬年之業至我
皇上萬歲無疆享國永久海內將令飴飲醇豈忍
一旦小夷憑陵以至此且萬一當此危亂也
皇上將安之乎
六宮將安之乎
太子皇孫將安之乎而
皇上積年所儲蓄一毫不肯犒賚軍士者將安之
乎古人云君守
社稷臣從其君一步不可移動義也然能爲
皇上守者誰乎必有傳宣號令預參機密如陸贄
者而後奉天可以興唐必有外治軍旅內整
朝綱如李綱者而後南渡可以造宋必有提
鼓揮浮戮力勤王如郭子儀李晟宗澤岳飛
者而後播遷可以議恢復只如本朝已已之
變都城圍而于謙調度于內石亨力戰于外

庚戌之變都城圍而徐階楊博王邦瑞調度
于內即諸將如趙國忠張珏張騰輩亦且攄
兵劄大營于外而今倉卒間能有之乎然則
京城必至挫動而
九廟社稷城中百萬生靈皇親勳舊貂璫貴豪之
家皆可深慮
皇上積年儲蓄亦且散之不得聚之不可試念及
此能不矍然動念即或有爲殊逢迎合之說
者曰奴因惱恨搶邊斷非有意大舉今奴既

破遼之半其說已非又曰遼東失而山海
先朝京城受圍迄無他恙夫遼東失而山海
逼即山後諸夷皆乘釁而動寧謂無虞又曰
遼東既付熊廷弼經畧必能料理決不仰屬
聖憂不知無兵無餉廷弼今且束手尚不接應安
能料其成功此等言甘易信理巧可悅而不
知已居焚溺之勢水火之中
皇上細思有以此言上聞者決誤
皇上決誤社稷試因臣言一洞燭之則聖旨立破

自此亟圖挽回之策職又以爲不難夫以
皇上聰明神聖其于國家大事廷臣不能處分而
聖斷處之晏如即如去年張差一事
皇上知其禍中骨肉危迫社稷亟命文武懽然一堂而
皇太后儿筵前祖孫父子大小文武皆呼萬歲而退所
皇上徐出一語開諭明白群臣皆呼萬歲而退所
謂化有事爲無事聖人作用超出尋常何至
今日難于區處今日廷臣坌見
天顏如大旱之求時雨

御便殿召見群臣賜以無畏受其盡言而所爲立
賜處分不過明賞罰以振紀綱
宣詔令以聯華夷行此二者其餘皆可振飭夫失
事經畧楊鎬逗遛聽真李如柏損
皇上百萬錢糧殺遼東百萬性命不誅無以謝天
下遼將即無功可賞而獨有死事可恤可贈
請速命禮部與劉綎杜松潘宗顏等卹典賜
廟賞罰既已明信朝廷乃有紀綱若夫宣

詔令有五一曰詔告天下古之賢君有竭民力而
不勞用民財而不貪兵休事已而人無怨者
天下皆知其無用兵之心而諒其有不得已
之實故也今宜下一
詔須示天下曰奴酋背恩狂犯法在不赦調兵徵
餉實非得已若事平之後定行大赦寬卹決
不忍久累百姓又下一
詔須示遼東曰念遼土殘壞人民不得聊生朝
廷自有憂卹爾須勉力奮義人自爲守上報
國恩下完妻子仍用公帑給爾口糧資爾功

級又下一
詔宣諭朝鮮國王君臣曰王勤于本朝兵事令忠
臣伏節軍士死綏朝廷煽念今遣使慰
諭國王并犒賚頭目薩贈死事大將及優卹陣
亡軍兵其稍黃依請給附之下一
詔以示北關告以與國同仇之義彼此相依之勢
毋畏奴酋而暫附之以自貽後患又下一
詔以示火墩炊花西虜撫賞無缺不宜憑奴吐誘

相煽爲訌奴既悖中國安得有爾等且奴性
狡黠必不相容即今助奴橫行爾輩必終受
吞噬五詔既頒而四海華夷皆知朝廷德意
翕然拱衛矣至于其中行事寬要處錢糧無
所仰給則決當蠲豁藏以濟其用夫財貴用
之當耳此等井井有條而用
皇上亦何惜而不用之夫天下有大儲有小儲有
大寶有小寶唐陸贄云損其小儲乃完大儲
也損其小寶乃固其大寶也匹夫愛其小者
故爲守藏虜聖人愛其大者故爲天下王夫
以戶部設處既盡金花那借即令百萬
皇上亦宜慨然俯從乃甫用五萬而震怒至此此
大臣當以去就爭使知
朝廷之上有不愛爵祿之臣而後可回
聖聽千萬一也非爲此數萬金爭也今日之事散
財則濟惜財則危濟則散而復來危則積而
籍寇且如今日能慷慨出身爲國任事者外

皇上超格用之內則詞臣徐光啟而
皇上特旨留之二臣皆有真心于君父分憂患者
皇上若各發數十萬金錢付之二臣令其調度戰
守鼓舞將士邊疆幕下氣象自然不同職知
二臣決不肯私公帑一文錢謂付之有用之
人流轉有用之地也今廷弼一出關而甲兵
不足士馬空虛獨坐何以守孤城空拳不能
當虎噬欲成廷弼之功可以無兵勝冤無餉
集兵乎且如
聖旨徐光啟曉明兵事而令其練新兵防都城也
坐何衙門冤何印信責成何事役使何人事
權既不可輕錢糧亦須應手即今欲固京師
根本如都城之修敵臺之築昌平通州城之
置鎮鞏華城大壩之屯聚內而營兵訓練外
而調兵徵集無一不需經費安能盡派民間
皇上豈得以帑藏爲已物而置根本于度外哉職
觀後唐莊宗黷貨不散至于喪亂許以金帛
募戰士而士卒以爲今日無所用之掉臂不

顧此等景象思之亦可寒心且
皇上重于財貨而輕于人臣大臣誰肯爲國家盡
心小臣誰肯爲社稷效死臣思軍興以來費
用既多但當稽核金錢出入之數而使邊疆
無乾沒不當吝惜帑積朽蠹之餘而使備禦
不修舉獨願
皇上以天下之財用天下之人平天下之患不得
以內外積貯自分彼此也夫自遼東失事也
廷臣喁喁然望
皇上奮發一怒乃今
聖怒不用之失事之經臣而用之權宜那借之大
臣不用之逗遛之邊將而用之案呈題請之
該司恐自此舉朝疑懼則擔當之氣愈衰
天聽載高則謀國之忠不效夫令朝廷盡保祿位
保身名之臣事
皇上然後可而
九廟神靈亦何藉此等臣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思
之即賈誼痛哭亦且淚應枯矣職言可聽願

皇上聽而行之言不可聽則覩臣職而爲嘵嘵言
事者之戒毋令職一腔熱血叫九閽無從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籌國無能叩
聖明自爲社稷封疆大計事臣頊以留借金花蒙
恩薄罰退省連日不遑寧處切念臣事君猶
子事父也父毋譴責爲子者負罪引慝敢有
遑言然又深思父母之家計日耗父母之食
指日煩父母之門戶宗支有湯析傾頹之患
皇上之前夫奴酋作難臣部一歲運三百五十萬
金錢而彼中不斬奴一卒且合文武將吏數
萬人俱殞今又屠開鐵遍瀋遼矣膺兵秣馬
輓粟飛芻度歲費五百萬或可支奴而未滅
奴也奴一日不滅如五百萬之費不知須得
幾番而今日加派二百萬外僅僅徵恩留稅
耳一年之稅可滿三百萬之數乎如其不滿

又當覓之何處問之何人臣反復尋思不得
皇上爲臣尋思遼東索餉臣可對曰無餉否臣部
無餉可令遼東不須殺賊否夫遼東不殺賊
賊必殺遼東賊不愛遼東土地人民愛此一
線路可走京師故千城郭到處則壞人民逢
着則戮不留此千礙手之物然後直指京師
社稷安危瞬眼便見
皇上聰明神聖豈不思慮到此而臣部事急無措
一借金花以救遼東之危遂干譴怒屢
旨森嚴臣退自修省惟有反躬自責但願
皇上自爲社稷封疆大計畢竟覓之何處問之何
人可得一歲五百萬之數乎臣言及此即
皇上盡借金花尚憂不足而況堅不肯借毫不敢
請如此乎臣衰且病獨肩計部九載籌邊愧
無一得直以
皇上稍憐臣部苦心萬一可效犬馬今智盡能索
借及金花未蒙
皇上鑒允薄罰臣俸臣知所以自處矣然不敢不

以忠計之愚畢陳于上庶幾
皇上反覆思之至以臣故降斤司官臣愧滋甚夫
小臣似不足爲重輕但恐人言謂以五萬金
花降及司官則四海之内或議
皇上重金緩而忽封疆狃目前而忘大計恐于輕
重空酌耳以臣愚計或念司官與臣共濟危
遼實出萬不得已心本無他免其降調則
聖度益弘
聖德益光薄海舉手嘉頌曷其有涯臣旬日

月罪不敢有言以社稷封疆大計終難循嘿
故爲之謬陳并乞思于司官如此嗣後邊陲
有急臣部無處仍再爲請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爲奴酋謀截餉道先聲有
據懇乞
聖明速允加兵之議以固海防以存海運事據登
州總理海運兵巡道陶朗先呈本月二十三
日據天橋哨官陳應選報申内稱有遼東金
州海防同知黃宗周家眷由遼東地方駕汰
哨等船送至天橋尚未進關等情隨差南營
中軍官查詰間本日隨據黃同知稟帖謂採
知奴酋自破開原後計欲不攻遼瀋先取金
蓋因見海運有數十萬之糧欲絕餉道先送
家眷回家欲從關而入危邊可虞今且冒險
渡海出萬死一生之計等情稟揭到道據此
爲照遼左用兵騷動然慮者惟是糧草不敷
士馬疲敝之爲危急向議水陸並運餉道尚
非一途後因運徑由虜地焚劫可虞且即價
不二得不償失近且盡改而爲海運海運之
途惟南貯金倉白抵蓋套念此二路更無餉
遼之策餉絕而遼饑遼饑而虜登矣之呼且在
蕭墻之内遼且不攻而自潰而奴可拱手而
取全遼矣今開原既破薄籬已無且奴自稱
兵以來所向無阻取金蓋而絕餉道此不待
智者而知也茍金州距登州半日之程耳彼
見金蓋運去之粟積比厥倉且謂登萊之糧
必且足支數歲一則因糧于敵以拒内援之

兵一則并擾山東以撓根本之計而賊在烏
龍江所造之船足供戰艦又山東見泊糧艘
可充濟渡揚帆麇至勢必一二萬人登州鞏
軍兵之數能爲戰乎能爲守乎此自臣履任
以來日夜以此爲懼請兵之議一歲三上去
年兵部復准僅補水兵六百名僅僅護送餉
船未裨戰守今茲寇在門庭業有形象似不
得在俟時日也爲此擬馬馳報復乞本院將

職前詳俯賜具題以量度時勢于前詳兵數
之外再嘉酌添請
旨等因又擬該道揭開擬押運把總李繼武稟稱
七月初一日益州拏獲奸細三人夾召盖州
衛內外有奴細達子一千餘人要搶益州燒
截運艘船隻又擬運糧把總魏雲龍稟稱近
來奴酋之謀更與上年不同四散出來奸細
無地不有無日不獲龍抵套于初二日夜五
鼓時李繼武糧船幫有異船二隻駕入槳飛
走外洋天明附近訪問無踪又拏奴細供稱

原有船三十隻在口外而達海前有一隻飄
失無踪等語其節次提獲奸細有作賣油生
理有作遊食僧道及百工技藝之人而來甚
有以馬駝柴俱藏匿利刃及有遼陽捉獲奸
細搜出身邊報單將益套糧船四十七號及
運糧于總某人把總某人俱開駕送至奴寨
即此而觀遍地奸細我兵情形彼中巨細皆
知龍與于總葛惟功等計議速傳各船將糧
取赴十分之三于岸上舟浮活水箭不能及

之處各處敗陣之兵有望糧船而求附者龍
等遵禁孰敢容留今大家巨族力能造船者
多有造船以思南渡等因到職該臣看得運
粮二把總傳揭事在彼中或語出風聞未審
的擬實然臣職司海運擬報有關運務理合
一併具奏聞用兵者不攻其所守而攻其所
忽酋蹂躪之後遼左已無堅城矣頃者調兵
遣將畢力於遼陽藩鎮間是遼陽我之藩翰
開原一失之後所極重之地獨有遼陽聚九

遼之偏裨調六服之群鰲堅距相持銛戈相
向奴固知遼陽我之所守者也奴雖視之蔑
如然而攻一遼陽未足以制數十萬人之死
命也數十萬人之命係於金蓋厥倉之積而
金蓋厥倉之積懸于一線之海道然則有登
萊而後有金蓋之粟賊之睥睨金蓋側目以
窺登萊久矣

廟議正急遼陽金蓋其所忽者也登爲東省重地
舉朝知其不可忽而視之若稍緩焉以爲稍
緩是以抽東省之兵以抹遼精銳盡發若置
二東于不顧是謂拆堂奧以修門戶門戶未
可支撐而堂奧先虞頹壞矣職始受事萊州
遊擊管泰將事馬孟驛來謁職問之曰海上
城池可守乎曰城多傾圮毫無錢糧可修葺
軍皆以京班入衛並無一人可撥守也登州
副總兵熊大經來謁職問之曰水兵能戰乎
曰兵甚寡且以援遼往船甚稀且以海運行
也夫兵船防海者也今以之運餉則防海更
有何船職查冊水寨三營有哨船四十五隻
以載糧行矣今欲撤載糧之船以防海則海
運之糧數必虧欲將防海之船以運糧則海
上之汛防誰守今日始議增兵增船尤爲緩
不及事矧疏人未即下部猶待議覆議
覆而後招兵兵長援遼未肯即就恐邊塞情
形急于風雨金州至登州風帆半日秋冬風
色彼順此逆之時倘賊至而後借援于遼或
撤回援遼之兵以自守即御晨風以飛渡可

幾及乎今爲姑緩之說者曰腥羶習騎水非
其長技也詎知烏龍江造船彼豈置之不用
亦豈無人演習水戰更聞有江夷慣海肯爲
効命我中華亡命實繁有徒從古虜騎南侵
皆緣南人被擄者思歸輒爲引導今南人被
擄者豈勝計哉職又查問彼中道路清河既
破後自有一途可直達金蓋彼出其長技以
攻遼而間發偏師以擾我力既分則彼攻
益銳登萊二郡爲全齊咽喉之地爲天津總

會之區爲遼左命脉之源登萊火有疎虞則
全齊擾亂而金蓋之粟必虛金蓋儻有蹉跌
則三軍脅腹而全遼之地不守職願
陛下毋以金蓋爲可忽以登萊爲稍可緩也抑臣
又有說焉登萊之粟發運甚艱貴同珠玉金
蓋之區糧收甚緩積如泥沙計登萊之船運
而未返者尚有二百十八隻船歸既緩則發
運必至愆期今不謀金蓋之轉餉而弟責登
萊之發糧是徒望口吻之飲食而不知胸胃

之痞塞也萬一金蓋被兵則此二百六十餘
船且爲寇藉矣國家欲餉全遼必當嚴督運
徒陸運而以海運濟之乃爲萬分之策如以
爲陸行費巨不求多于陸而求多于海今歲
山東大稔尚安得有餘粒以取足于一路之
供億耶臣是以因海汎之當增兵併及海運
之當酌議伏乞
陛下將臣募兵處餉前疏一併
勑于該部酌議具奏伏仍
件

嚴勑遼東經畧撫臣分撥重兵謹防水陸必由之
路預固金蓋積貯之區則餉道無虞而遼兵
可資防禦矣
○禮科給事中亓詩教題爲
聖斷失平忠言不納謹瀝血披奏以感動
聖心以稍弭禍亂事職嘗讀宋史至真宗朝李迪
爲翰林學士一日召對內東門出三司使所
上庫藏數以示迪時頻歲蝗旱問何可以濟
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境上及以

支兒荒今邊無他費陛下出此佐國用則賦
斂寬民不勞矣上曰朕當出以借三司迪曰
天子于財無由外卽賜三司示恩德何必曰
借上悅果如迪請夫真宗固宋之賢主然以
我
皇上親之當度越遠甚乃頃者金花子粒銀兩先
朝取義殆與內藏庫同耳且出以佐軍興之
費視內供尤重用以應虜奚之呼視在內支
用尤急

皇上豈見不及在戶部止名爲借未敢顯言出已
失本廸所云天子于財無內外之
皇上不惟不悅而從之反于堂官嘉之罰更于司
官重之降書之史冊傳之後世得無令真宗
獨專其美乎即此一事虧損
聖德已自不小倘雷霆少霽仰臺諫之說得行如
印之銷若圖之轉于戶部堂屬特免降
罰
論令供職誠莫追于既往庶仁復于將來豈非
大聖人之舉動超出尋常萬萬哉奈何輔臣
揭救銓部申明科道官交章以請或婉詞或
法語疏凡几上竟百呼而百不應耶嗟嗟職
有以知其故矣蓋金花等銀從來皆關官庫
居之以爲奇貨偶或矣去洶洶上聞蠱惑
聖聽勢所必至
皇上不察爲其所中因爲其所用遂至此耳然遮
飾之仰給浩大遮飾之措處艱窘遮飾之催
索迫切其非內供缺乏之可比甚明也故凡

議飾者無不以留皇稅借金花爲第一義職
昨于經畧將行兵食宜豫疏中曾微諷戶部
尚書李汝華計不出此爲長
皇上帕中官語雖過直意實急公由此觀之計臣
豈得已而不已者耶況禦虜在兵無兵其何
以戰養兵在飾無飾其何以兵奴酋未有勦
滅之期遮飾尚無結局之日彼一時也司農
告急戰士待哺當呼吸俄傾之間有瓊林大
盈之想內帑即千百萬不須呼籲且將立發
又安問金花子粒之五萬云乎哉至此
皇上恐亦不得自由雖頒所有以出嚴則戶部求
可用之地與可用之人也無及矣故今日之
解進金花子粒銀乃中涓之利非
皇上之福一庸臣能知之也
皇上顧惟中涓是喜是信是聽是從欲遣緹騎則
遣緹騎欲弛門禁則弛門禁今又有如金花
子粒銀兩所爲者無求不得無往不如乃至
職等公疏單疏請逮一喪師辱國之楊鎬一

逗遛失機之李如栢併追論一開釁養亂之
李維翰靜聽日久寂不聞聲銜行送施輒至
于此天下事尚可爲耶職每觀自古帝王有
天下者未嘗不顧世世守之與天無極而不
虞其後世子孫一旦失之也試稽其失國之
由畧有數端或以荒淫酒色不修國政惑以
屏棄忠良不用仁賢惑以聚斂掊克茶毒生
靈惑以暴戾恣睢褻越神器惑以寵幸貂璫
賣弄威福有一于此皆足致敗然苟能始迷
而終悟猶愈于有初而鮮終古今善敗之林
得失之數百不一爽甚可畏也我
皇上以聰明睿知之資撫長治久安之運四十七
年于兹矣來之上世惟舜文可擬其晚近如
漢武唐明不足數也夫千秋而下窮黷之譏
視無爲之休稱何若播遷之辱視十世之丕
基何若亦偏人主所自爲耳職願
皇上仰遵舜文之盛軌毋蹈漢唐之覆轍法戒照
然間不容髮但得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七終

○經畧遼東熊廷弼題爲恭報代期併陳初到事
宜以慰
聖懷事該職出關一路日期前疏已經報聞今月
初二日行至海州教場與舊經臣楊鎬交代
隨將原領
欽劍關防令旗令牌併付與職職接受任事時鐵
嶺初陷復聞東西虜合營而南遼瀋軍民外
寓者一路絡繹不絕職差官執旗諭令止之
有聽諭而還者有徑去不返者初三日入遼
陽城延見文武吏士皆公舉鄉官知州李尚
浩先將家眷撇囲搖惑人心職責而繫之併
責一二富生巨室皆撇囲家眷而人心始定
初四日巡城城上舊用川兵搭棚住守職以
爲示弱且强兵不以禦于外而爲嬰城自守
之計非策也撤令營于城下亟編民兵之壯
者分梁守之因而閱視兵馬自將官以下皆
犒賞有差以慰其勞不動官銀自具金幣爲
地方拜謝賀世賢以示優異令監軍部道于
都司衙門議斬逛將劉遇節等以正軍法躬
祭撫清開鐵官軍士民人等慟哭悲號以吊
其死而感其存一路欵虜送馬到職者職皆
厚撫之乃暈大送馬三十匹賞尤加厚北關
金白二酋差中軍擺言荅裏等來賀職且求
復開原共資犄角職遣萬里侯厚賞往慰示
必復之意以固其心又議遣使諭宰煖等酋
設詞激怒以離其黨數日之間諸凡可以收
拾人心激勵士氣羈縻夷虜及一應軍中急
切事宜如買馬採草招匠開局置烽撥探之
類無不舉行粗有次第惟是遼陽軍民有甲
有馬者皆配與總兵李如楨賀世賢防守瀋
陽虎皮驛一帶而城中雖有見兵及川兵二
三萬皆赤身徒步之士又零星雜亂無所統
一今雖令副總兵柴國柱搭配成營然無甲
無馬無火器實難守禦而此時又一無所有

可以供職之猝辦職亦惟有感之以血誠鼓之以忠義申之以號令守効死勿去之義爲遼東保此一塊土而成敗利鈍職固未能逆覩也職恐

皇上憂念特陳一二施行次第仰慰

聖懷至于楊鎬原領符驗已經鎬奏繳仍乞照例速賜施行

○直隸巡按王象恒題爲邊報緊急懇乞亟請盔甲硝黃以濟燃眉事據永平道袁應泰呈稱

本道單騎詣河流口修防處所查訪工程正要入犯薊鎮其東協四路各處虎酋挾賞聲言入犯薊鎮其東協四路各口軍器銀兩匱竭搜括既窮落今雖蒙發帑銀募兵而販夫市兒差夷孩子等三名到關皆赤身空手兼以薊鎮隣邊抽調援兵獨多一番抽調一番馬匹器械隨之山海大將兩嶺口羅漢洞及冷口一片石等處皆可萬馬長驅方極目北望悵慨憂惶間忽接喜峰路王都司報據撫夷通事徐萬金稟據屬夷頭目小長禿男抽扣兒差夷孩子等三名到關苦無盔甲器械并舊兵亦强半無有矣今固無錢糧爲製造軍資也即製造能倉卒濟用乎合無懇乞請發工部盔甲二萬副硝二十萬斤黃四萬斤急濟軍需統惟

爲題請施行等因呈祥到職據此看得虎賁
貅貅邊外昨年挾賞于遼方投骨而去今復
欲挾賞于薊又啣尾而來雖聲言入犯固彼
平素狡謀而有備無患則我防禦長策況義
院口則有十九年長昂之變河流口則有三
十六年蟒金之變東協之患所從來矣則今
日虎賁之報豈盡虛哉除一切駕馭機宜聽
該道便宜行事外據稱所募新兵皆赤身空
手而舊兵器甲因柴鎮守出關又多帶去則
保全遼經畧熊廷弼之議誠爲上策然欲復
開原必須早計而

皇上即
勅下該部速議給發以濟燃眉此疏應候督撫會
稿但恐路遠來遲遂急切具題

○南京兵科署科事禮科給事中臣晏文輝題爲
遼左危在旦夕上下志狃因循事無一行勢
難再振懇乞
聖明亟圖亟斷以固疆圍以奠
宗社事臣惟自古無久安長治之國而危亂亦所時有第未形而圖者戒在張皇已形而圖者戒在猶豫故急一日則有一日之功緩一日則有一日之害遼左自撫順失陷主帥敗喪之後當事者不速圖以復而清河繼矣自清河再失二堡搶掠之後當事者又不速圖以復而三路之師潰矣自三路潰師大將連殞之後當事者亦不速圖以復而開原失潘鐵危大順堅十方寺堡又失矣則復開原以保全遼經畧熊廷弼之議誠爲上策然欲復開原必須早計而

皇上可託疾宰相可杜門樞臣計臣可相爭執乎
同心一德聚精會神議及于兵便當速爲調
募議及于將便當速爲搜羅議及于餉便當
速爲措處凡部臣詞臣科道以及侯命大小
諸臣之條議據赤畢慮鑒鑒可行者便當速
爲批發即
皇上未暇槩省而其中有喫緊者當事大臣便當
委曲舉行苟有利于

祉稷夫何嫌夫權宜蓋救焚者不擇日拯溺者不待時也廼今則一味苟且因仍毫無振作一味虛文塗飾全無實際寇至則急寇去則緩再至再急再去再緩調將而將不至募兵而兵不集處餉而餉不齊致令新經畧出城隻身數僕行宿通州有同兒戲何以宣威武何以壯聲勢寧不令內外聞且見者竊笑哉即如共推閱視之姚宗文萬分所當急用者數月以來下不力催上不特允豈以用經畧

可不用閱視耶不知當茲夷虜交訌倥傯之際經畧但能料理其綱維豈能細稽夫兵食昨南兵從陣回者曰遼兵實數不滿三四萬其中疲癃者實多如我南兵在遼者凍折手足不能動移尚有數千人此等虛冒可無查乎又曰南兵去冬無糧借貸不敷及解糧將至衆已潰敗此等虛匿可無查乎又曰道臣康應乾見劉綎三日無報先避以爲民望寬與遂爲一空此等虛職可無查乎乃當事者但言兵與餉之當查而不急請去查之人其何濟焉即此一端而其餘可類推已故人謂今日之事大類於宋而臣謂今日之禍尤烈於宋也掌考之宋不過顓奉道教冊封道君未至擾擾營營黷貨怪財如今也不過誤聽馬植誤激郭藥師未至泄泄沓沓失箏蕩紀如今也不過專寵蔡京童貫梁師成未至槩棄不任槩疑不信槩員缺不補聽其寥寥落落鬱抑墮隕如今也然且金兵一再至而城

中衛士七萬人皆掉臂而去況今京營衛士又皆單弱無實乎以今揆昔實可寒心鑒昔圖今豈容却步伏乞

皇上速下罪己之詔以收拾天下之人心而激發其忠義速召援遼之師以招徠天下之豪傑而收斂其徒衆速點枚卜之臣以平章天下之政事而弘濟夫艱難速命閱視之

旨以稽查邊方之目破而充實夫軍伍速沛科道之命以分布中外之任使百度而巡察夫利病速

逮償事之官以快舒朝野之忿然而整飭夫
臣工爲相臣樞臣討臣者苦請苦求必得而
後已毋此議而彼推毋彼行而此阻毋彼此
議行而優游以俟日期毋妄徼天倖而謂曾
虜或不長驅毋妄冀君福而謂敗亡或不立
至庶可轉危而爲安易亂而治也不然因循
如故振起無機三韓一洗
九廟漸墟宋室君臣蒙羞忍恥鑒不遠矣夫善圖
者謀之
廟堂之上善斷者決之頃刻之間惟在
皇上與大臣之留意焉
○欽差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議置道將以專委
任以便責成事職按遼左額設道將各官原
該爲西北大虜而設獨寬奠清河撫順三處
爲東夷而設各有信守不相假借況以三岔
河分東西爲兩斷相去千里尤難調援惟總
兵職統全鎮無事居守廣寧有事東西策應
與各守一地者不同自逆奴發難河東用兵

而調西道爲監軍疲寧錦于奔命顧此失彼
東去西空甚不便主客既雜亂而不一調撥
又更易而靡常人不承肩事無專責又不便
信地不問甲乙而一槩混援虜警不論大小
而全師虛逐又不便以全遼總鎮而管河西
之一隅以專征經畧而代河東之三道又不
便職謂河西廣寧前兩道距遼陽或八百
里或四五百里斷難離信地河東海蓋道有
本等責任又歲加海運米豆百餘萬石即議
增管糧官二員分任收發猶恐拮据不前何
可更占爲軍前之用遼陽開原兩道雖于東
賊相關而原設初意全重西虜今宰煖炒花
等酋日日挾犯支撐已難寧得專心一意料
理征討惟靠贊畫一人又以鄉紳充任桑梓
部民事多掣肘而職不亦孤立之甚乎查得
近年總督李化龍征播事例除用監軍道六
人專督征討外其餘司道府廳州縣各官委
遍全蜀使用甚充今賊視播克强十倍一切

軍務遼中既無他官可委僅僅五道又各有
信地難于占調似應照例量設監軍道臣二
員專理征討事務然非心膂之眞切才識之
老練謀猷之沉斷者不足以當此任而如大
梁兵備高出原任寧前道邢慎言實其人如
慎言服猶未除尚有原任兵科給事中今推
南戶部主事胡嘉棟忠良懇誠老練極堪任
此但于職有師弟分義未便朝夕與王化貞
改任監軍道亦甚便也至于額設主將主兵
不宜與援遼兵將相混仍應守原派之地禦
原對之虜凡有缺員伍盡數補足聽于各管
地方專精團練待職大舉取用平時不敢輕
調以重地方之空虛滋兵馬之奔散其援遼
兵將專一分防設伏備禦東賊今賊勢既重
人心既寒自東南鴨綠江起至西北七八百
里信地又遠非得四大將派定寬奠清河撫
順及柴河會安間四處信地分督偏裨守定
要害漸宿重兵以轉蹙之而任其出沒內地

長驅城下則遼瀋且不可知開鐵何由恢復
今總兵已有柴國柱賀世賢兩人李懷信已
到薊鎮當卽調發併見帶家丁星夜赴遼而
甘肅總兵祁秉忠西陲健將新著威名又家
蓄壯丁甚多併當卽調來援遼總者也至援遼
兵將領俱用鑄給征夷關防印信征虜將軍
印仍應照舊歸于原設總兵掌管着令照舊
東西策應如遼瀋開鐵西邊一帶虜警此該
鎮二百數十年來責任職不能爲渠代任也
必如此而後道將各有責成主客不致混諉
可免東西撥遣之煩可免人馬奔馳之苦而
其大者猶在額設官兵不苦占調得專團練
以供職大舉之需職亦以援兵聲勢震慴西
虜而作地方隱然之助則河東河西彼此相
與有成而東夷西虜勦撫咸得其要矣伏乞
皇上亟下吏部議設監軍道官二員卽將高出等
補促令星夜赴任兵部議覆援遼將領關防
改用征夷字樣其征虜將軍原印仍付原設

總兵掌管李懷信和秉忠亟行調取前來應
急庶遼幸甚職愚幸甚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請發軍器以濟急用事
遼自清撫三路開鐵喪敗以來一應盔甲弓
刀鎗砲等項爲百年之所藏貯各鎮之所撥
運者盡歸賊手而遼之軍器一空如洗矣昨
往教軍場驗各營殘兵及新募兵之在遼
城者近三萬人內有盔甲器械者不過數千
人俱朽敝不堪餘俱穿盔帽夾衫徒手應點及

問各總兵將領各營軍士除家丁器甲外其
餘隨營各軍盔甲鎗砲皆缺其半無人備辦
無處請討職一聞之驚倒欲絕夫以賊三十
年所造軍器刀能斷鐵矢能透鎧即身穿重
甲猶懼難當況露頭赤體空拳之人雖欲不
跑亦何可得且火藥止有四五千斤硝黃止
有數千斤尚未合造賊至可一發盡也職未
出國門時即聞遼中缺少軍器比時即欲疏
討未知缺少何項何意裝裝俱缺件件俱無
一至于此今急迫疏請戊字庫兵伏局各樣
軍器計明盔三萬頂鐵甲三萬副腰刀二萬
把三四眼鎗二萬杆單眼鎗一萬杆連珠等
砲五千杆佛郎機五百門滅虜砲五百位虎
蹲砲五百位百子銃五百門湧珠五百位鳥
銃一千門硝黃六萬斤大小鉛鐵彈一千二
百萬個鉛三萬斤熟鐵十萬斤鋼二萬斤乞
勅該部同科臣祝耀祖親往庫局逐一檢發堪用
諸器以期實濟又前次給發盔甲閱今四月

並無運到一項一副皆由馹遞疲困接運不
前若今番仍如前運明年此時亦不得到今
以遼城數十萬生靈寄于露頭赤體空拳各
軍之手旦夕死亡皆不可料職盼此物眼穿
血滴仍乞
勅該部責差主事官一員督各委官分運押解毋
靠驛遞仍應部議別項錢糧預發各州縣官
顧覓車夫星夜趲運定以一個月到遼陽爲
限違併差官一體參究至于開局打造併改

造各項運器鐵匠各項戰車糧草車輪等項
木匠須各得一二千名方能赴用而遼東四
面非海即虜偪處絶地河東地方失去大半
儘力搜尋原設局匠鄉城民匠及各營軍匠
僅各得二三百名更無別處可行僱募非借
力于關西必難濟事併乞
勅總督衙門轉行順永兩府州縣召選各匠打造
精巧者大處鐵匠木匠各四十各小處各三
十名安家行糧亦如募軍之例每日工價議
倍其直則衆樂易舉事既可以速完而工價
增厚人亦樂于遠出此皆事體必不可緩必
不可已者伏惟
聖斷即賜施行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賊謀掩臣不備倉卒難
支仰懇
聖明亟發迅鎮軍將以救旦夕事自逆賊犯順以
來陷撫順剋清河敗三路大軍已驕銳不可
言額是時猶恐關西大發兵援地方人殊劾
皆無甲無馬無器械既不能戰而守城又無

戰未敢輕自出巢及開原鐵嶺不戰而自下
又懿蒲遼瀋不攻而自逃兵無戰心人無固
志賊手始滑而謀奪遼瀋之計決矣日來各
路囲鄉奸細供報賊情紛紛不斷又該職親
審奸細陳得功等皆係奴酋同李永芳等商
議若待職到遼陽日久事有準備將來攻犯
不得不如乘其初至未備傾巢大舉決一死
戰恐怕降麗在寨爲患將副元帥與麗兵一
併殺盡向來奴酋俱未出今聞說要親自出
來等情皆與別細供報不謀而合其情近眞
其氛甚惡除嚴督將領分防設伏多方隄備
外惟是總兵李如楨督同遊擊桓世爵等專
守瀋陽雖復幇以河西李光榮之兵共有萬
計而堪戰者不過一二千人總兵賀世賢專
守虎皮驛應援遼瀋兵雖數千而堪戰者不
過二千四五百人總兵柴國柱專守遼陽雖
有川兵及殘兵募兵零雜之衆二三萬人然
皆無甲無馬無器械既不能戰而守城又無

火器等項其將領中軍千把總官俱賊殺各
兵又皆無人統領人但知遼尚有兵而不知
箭不能射馬不能騎與無兵同無甲無馬無
弓刀器與無兵同無將官統領無中軍千把
總分領與無兵同即皆有之而弓折刀缺馬
疲矢窮與無兵同即器精馬壯而望風即潰
遇陣輒逃與無兵同遼至今日眞可謂之無
兵而職到僅旬又不服一一整頓萬一賊果
猝至城下職雖孫吳諸葛其如赤身徒步見
賊而跪者何遼陽之事今已十去八九若非
大發兵馬出關張揚聲勢以壯虛怯之膽如
何站立得住聞得總兵李懷信隨帶家丁七
百名已到薊鎮伏乞
皇上獨斷亟發李懷信帶領家丁併挑原題未發
薊兵一千五百名星夜前來退換兵五百名星夜前來
救此旦夕之急其兵部題發各鎮兵將更乞
嚴勑催發如期來援若賊肯稍緩三五箇月使職
收拾殘敗支撐得定職亦豈敢屢瀆

皇上逼勒各鎮而寇來倉卒措手不及不得不爲
封疆社稷一哀懇也
○戶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楊嗣昌題爲軍容再肅
三韓
廟勝宜周萬筭仰控
聖明亟
勑中外諸臣審時決策以圖共濟以遏非常事職
備員戶部竊見遼東覆軍殺將已事堪怜感
激于中久矣近接邸報新經畧臣熊廷弼業

已交代行事此光弼登壇旗幟精彩皆爲一
變之時也亦克國臨羌馳至金城圖上方畧
之時也軍機進止職雖未敢與聞然而一兵
必責一餉兵一日不止餉一日不停職餉部
之屬願一言俯効愚忠雖死不憾職聞召客
者卜日肆筵設席必問中厨廳飯之資救火
者滿座爛額焦頭必計主人牛酒之費著中
厨毫未有辦客到何以應之牛酒費至傾家
則主人之火救與不救等耳兩者田里細民

不爲況

社稷封疆之大付之公忠才識之臣顧肯爲之乎然而今日之兵徵調召募乃至二十餘萬餉從何出未嘗過而問焉豈諸臣漫爲之哉蓋皆有所不得已耳夫遼東者

皇上之遼東非經撫二臣之遼東也奴酋大逆無道狡焉啟疆非今經撫二臣在事之日也

皇上以催殘狼狽一壞再壞之遼東挈而畀之二臣之請兵爲

臣試觀今日身在事中獨肩重擔萬苦千難無二臣苦也而二臣請兵舉朝大小臣工皆言請兵且勞心借箸某兵當調某兵當募不謀同詞皆爲

皇上保此遼東非得已也而皆責望于兵部兵部

通來調募取數二十餘萬而未已亦無非爲

皇上保此遼東又得已乎凡此不得已者戶部雖殊苦之實心亮之然至兵已調矣已募矣戶部之苦乃有呼天搶地之聲所不能告訴擘水移山之力所不能撑持者雖使經臣撫臣舉朝大小諸臣盡亮戶部奇窮照見戶部心膽亦何益于勝負之數就使

皇上長流戶部之官鑵粉戶部之骨亦何補于社稷封疆之大計哉職愚若不妄言後恐圖之無及然非以職之臆敢望諸臣萬一也願與諸臣平心和氣仔細斟量斯事關係重大睜眼安危職若言之透徹料想諸臣亦不參商職所欲言者何也經臣中府會議開口說兵必須一十二萬及上河東諸城潰陷一疏內止議增新兵七萬先調一萬隨之入遼比其到關調兵至者不過數千與俱度遼只八百耳是豈經臣不欲足數而該部掣之肘乎徵發期會事勢艱難雖欲如取如携而不得也今已出關度遼交代受事觀其奏報疏中除李賀二帥所統外城中見兵及川兵止有赤且募亦應以經臣之言度之乃前則求一萬

而不足今則至二十萬而有餘臣茲惑焉夫
經臣于遼事先見有年使其必須二三十萬
諸臣會議之時何憚不說而顧損益于十二
萬與七萬間必有故矣職思其故有衆二三
十萬不惟戶部萬無如許新餉遼東亦難容
許客兵且厝餉都是金錢養士必須米穀遼
東城堡失陷既多則有團聚附著之人有荒
蕪不耕之地即使盡力所生或難自給而況
援兵四集數倍居民本色止恃海運海運止
恃登萊寄命風濤之中出入姦盜之藪危事
也絕地也至于糴買徵收又值東方大旱則
出人事意料之外餉臣嘔心畫策請帑截漕
疏報咨行動淹歲月職恐遼東他日强寇在
外饑軍在內居民苦其驛騷客子憤其蹈藉
患有不可測者此猶以兵到遼東言也若夫

募兵就道擾命辭鄉所過之處民間豫愁搶
掠罷肆閉門此輩市買無從翻成搶掠小民
泣訴令長只得隱忍容之一處兵來如是別
處又然今日兵過如是明日又然職恐所在
農商不得安然作業輸納租稅然猶州縣民
兵結隊不滿千百爲害有涯至于士兵四萬
取足六司計程凡數月之遙安家無一錢之
例此則數千爲隊到處凶殘向無紀律民間
言語不通誰肯與之交易即不他有搶掠但
求遂其饑食渴飲之常而擾不可勝言較州
縣民兵何啻什伯焉者使此兵雖有搶掠盡
數到遼或猶得其一臂之用當恐小痛以來
之若永順前調三千到關止于八百逃回斬
首足者又止二十四人其續補二千則逃兵
之數而此逃兵三千餘人進既不能到遼退
復不敢歸穴將安之乎惟有化爲盜賊出沒
于夷漢兩界間而兩處俱不得問耳今之四
萬保無前日之事爲地方憂者乎猶曰害止
逃兵而已土司忠順固多貧薄亦自不少今遠調沙場非其本
饒固多貧薄亦自不少今遠調沙場非其本
願設有抗令趁趕討糧賞發者朝廷將運以

給之乎抑舉兵而加誅也兩者不可不筭猶
臣罪在承調者川湖貴三省除土司外別有
無主苗民如所稱紅苗犵獠仲家者頻出圍
城劫寨近歲驅除官兵數少大半調用土兵
今各處土兵俱調赴遼此苗仲得意之秋橫
出攻圍必報怨貴州以梗塞雲南西南從此
多事設有臨城逼印如阿兔者朝廷忍不聞
乎是又生一遼東也猶曰遠在萬里外也土
司仇殺自古及今日以爲常戢之猶虞其動

動之安望其戢鼠鬬穴中毋論已今之調發
俱往遼東合之川兵幾五六萬誰爲大將諸
夷素所懾服者而統之可使兵知將意將識
士情有事奮勇齊驅無事調和豫附者乎竊
恐今日拜將一軍皆驚如韓信者職不敢料
無人思用趙人若廉頗者未之聞且見也將
難其人狼心烏合有萬不可知者且如播之
役安彭二氏互殺寃莫解也今以安之一萬
彭之前後一萬八千同調可乎水蘭之役黔

蜀二省相爭訟未平也今以水之一萬蘭之
三千同調可乎以莫解之寃與不平之訟使
之居同地出同塗勝同功敗同罪職雖至愚
知其不可夫奴酋者夷狄之夷狄也土司者
中國之夷狄也使土司無故而窺左足于我
內地必且猜而拒之按而討之今以奴酋之
故盡引入中國中熟我山川道里窺我版籍
人民過我五雲雙闕之下此何等大事豈可
嘗試爲之哉古人以夷攻夷所謂夷者皆在

中國之外牛羊之力水草之性一切皆同而
又有利可爭有交可携有讐可結我則行謀
伐謀挑釁激怒使之追奔流血小斃大傷乃
卞莊刺虎之瞉耳今土司之與奴酋何利可
爭何交可携何讐可結而能激其怒心挑其
困鬬我所以用之者不過朝廷之名分足以
維持中國之威力足以驅遣耳嗟乎名分何
物土司何人可眞恃以維持若我之威力業
已無何奴酋而用彼矣彼亦何所復憚而招

之必來驅之必死爲我戮力同心必如子弟
手足之捍衛乎唐用突厥太宗以爲百王之
恥顧其開拔餘力尚足擒而雪之後用回紇
香積之提引兵欲掠長安代宗爲廣平王親
拜于馬前陝州之役德宗爲雍王入壁相見
可汗責王不舞蹈從官常少華等死之此中
國外夷之効百千萬世之師也今瓊林大盈
之積頗有羶名引萬里非類之兵一一經過
毋論姚令言朱泚之變突起當防卽令斑爛

朝跪厥角稽首坐索一養犒賞金錢不知當
用何項銀糧臨時作何慰遣此須有備而無
患不可有患而無備也職自聞調兵朝思暮
筭從大至細從細至大利害亦畧分明心肝
亦幾嘔出然不敢斷斷曰一切不當調兵也
但思兵部調兵除州縣二萬安插通津昌平
等處守衛
陵京外其餘必皆遼東應用者耳遼東應用之
兵必先問之遼人攻守勦平應出

何策歲月日時須得幾年兵數若干見有若
干應增若干某處應調若干某處應募若干
用餉若干本色若干折色若干衣甲器械若
干馬騾駝牛若干一年之費若干三年五年
之費若干以至軍中一切事宜經撫二臣與
其文武將吏悉心咨度定局如何變局如何
急着如何緩着如何奇着穩着劫着如何末
後之着如何一一詳審精盡庶應劄議者書劄以至疏
旨者疏請應移文者咨移應劄議者書劄以至疏
求確期于血脉貫通指臂靈應外行一事內
者洞見腑臟內行一事外者抉着痛癢而後
奴囚伎倆可筭遼東經撫可爲戶兵兩部可
應在兵部則知某兵果屬有用果不可緩而
已調募者亟催之某兵未必有用尚屬可已
而方調募者亟止之在戶部則知本色一年
應用多少數年應備多少而不足者設法運

之折色一年應用多少數年應備多少而不足者設法請之如此庶不須兵二三十萬之多決不須餉五百餘萬之外所省海內徵調騷擾如派催科亦庶不至如此忙亂而爲社稷消隱憂爲封疆弭異患尚亦有利在此一着在此一時着萬不可差也時萬不可失也

職之愚慮以爲遼東一年之內患在兵少一年之外患在兵多今日兵部當調有用之兵不當調無用之兵當調禦暴之兵不當調爲

暴之兵當于近兵增調以求速當于遠兵減調以求精當以各處召募漸補增調之缺不當以各處安揷永堅不動之根此職日夜私憂終難隱忍者也敢昧死爲

皇上忠言伏望少垂省覽採擇狂愚以圖滅賊之大計以嚴用夷之大防至于是非可否事無兩得議論不妨並存知職罪職一切聽之矣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遼援客兵最苦守遼鄉

兵可嘉懇乞

聖恩怜恤激勸以鼓士氣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到部爲照古昔聖王之于戍役遣則體其私還則勞其苦宋儒有言予于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猶斬刈之不廢豢養之也至于今日援遼之兵臣念遼每存乎見少而念兵又虞其日多蓋出關士馬皆遷各邊之精銳以固吾圉者也暴骨沙場者既議優卹豈枕戈原野之衆可令其有饑色無宿飽乎近有言遼左缺餉馬無芻豆止得稻草一二斤今稻草亦不可得倒死并餓傷者三之二矣蓟秣斗值銀二錢粟米斗值銀四錢軍皆椸腹荷戈而今且從山東海船及山海關扒墻逃散矣其勉强守伍者亦奄奄待斃展轉爲溝中瘠耳臣聞之道路者如此若不及今代捽是臣部但知簡其精銳不知察其饑寒且謂圻父不聰而棄成人爲道僅也從此猶以同仇之義責觖望之兵其將能乎至于南兵性不耐寒遠戍天末水土艱難當此秋

高風厲之時慈母線盡遊子衣穿又誰念宵
啼露處之悲墮指裂膚之慘即臣所謂客兵
最苦者此也昔者楚王伐吳欲人之輕死見
怒蛙式之從者曰奚敬于此曰以其有氣也
開原鐵嶺相繼告陷遼陽廣寧岌岌有唇亡
齒寒之勢所恃兩城鄉兵出而乘陣者以數
萬計夫此數萬人者不繫尺籍不糜官帑而
能倡義以爲子弟先者聞皆青青子衿士是
可以觀朝廷養士之報而能濟縣官緩急之

需矣臣所謂鄉兵可嘉者此也客兵苦難盡
陳而不有溢格之賞何以厲人心鄉兵雖無
所覬而不有非常之勸何以鼓義氣臣願
皇上大發帑金恤其勞苦將令九塞聞之謂朝廷
不忘戍卒四夷聞之謂國家不惜金錢而兵
威日振區區酋知不足膏吾斧鉞矣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兵調募無算應用新
餉無算恭繹
明旨懇將拖欠金花容臣催解太倉以濟萬分迫

聖明自爲
社稷封疆大計內言遼餉歲費五百萬金蓋以
前此一年運過三百五十萬較之近日撫臣
議加餉四錢爲一兩二錢遞加新餉有一兩
六錢一兩八錢以至二兩者約非五百萬不
勾支銷尚未細計調募新兵之數也連日即
報中兵部有募兵近畿一疏內稱該部先後
具題于五省各州縣議募二萬又于四省議
募二萬合之則六萬外
有不可算之募兵也又有水陸精兵一疏內
稱湖廣永順調兵一萬五千保靖調兵五千
四川永寧調兵五千酉陽調兵二千石砫調
兵三千貴州永西調兵一萬浙江水兵三千
及南直水兵二千合之四萬五千矣別疏又

云已報起程寧夏固原入衛兵各一千八百
名甘肅援遼兵七千名薊鎮援遼共一千五
百名山東援遼兵一千名河南援遼兵二千
名祁魯二家並起陞將官麻承宣等九員共
援遼兵二千五百名而已發出關之數不與
焉是四萬五千外有不可算之調兵也遼東
主客兵三月失事以來李如栢一路原存三
萬續到川兵一萬湖廣土兵七百撫臣召募
二萬贊畫一疏中遼陽海盖等道招募二萬

開原道捐招募
矣而兩路逃回與馬林先後所餘兵部陸續
調出及舊兵八萬五千存若干臣部無數可
考是八萬二千外有不可算之主客兵也通
計以上調募及見存兵了然可算者一十八
萬七千而不可算者不與焉大約不減二十
萬臣算至此叩心天地五體俱寒不知遼東
他日本色糧草須幾千萬折色銀兩須幾千
萬若使天但雨粟而不雨粟持金無處買粟

天即雨粟而不雨草有粟無處得草何況止
覺久涸之太倉專恃多虞之海運而令遼軍
二十萬待此舉火饑餓不贍大變將起何言
滅賊哉若曰今日募兵未應調者不過紙上
空名未是實籍不知紙土之名兵部但一責
實即實數也臣部今日紙上亦無可寫他日
將何責先臣趙世卿有曰樞臣奉
旨之日即是臣部拖餉之日今兵部諸事業已題
知該部題知之日即是臣部拖餉之日艱難
迫切不容不即請區處者四省解到金花銀
皇上堅不肯借毫不可請臣前疏已詳茲不再贅

恭繹二十三日接出
諭扎有云爾部累年所進金花銀兩拖欠至一百
餘萬臣締思之此項銀兩蓋緣直省窮民偶
遭水旱輸納不前節經臣部行移撫按催督
有司徵比完解竟無到日此在
皇上軫念窮民合當寬假但今遼餉迫切別無處
法舉朝盼望請發仍是金花合無將此未進

銀兩濟發
德音俯賜臣部轉行撫按催解太倉以濟遼餉萬
分之一則舉朝臣子歡欣鼓舞知前日觸
天威而罪臣部者此金花也今日沛
德音而賜臣部者亦金花也薄海內外瞻仰同情
臣敢宣布
皇仁風示百姓苟能節縮衣食輸納涓埃共助遼
東餉軍討賊上報如天之聖主下爲終事之
義民則此拖欠累年未經解到銀兩或得一

二接濟未可知也臣千思萬慮到此都窮伏
乞
皇上少加垂察慨然允賜
皇上試一省覽磨算便知臣部餉盡呼吸萬難接
濟臣愚不敢欺罔迫切艱難籲
天請
○欽差督餉侍郎李長庚題爲遼餉緊急再申截

智力駕淺勦蕞之策已悉三疏之中惟是米
豆百萬猝責于旦夕之間非以天下全力行
之曷克有濟近討目前所運者登萊增運二
十萬石天津截漕十萬石薊永召買十五萬
石並行天津召買共足五十萬耳其遼左召
買行催司道尚未回報此外雖行沿海州縣
收納本色而計數零星不能多濟惟思職初
疏截漕二十萬石因
明旨久稽截之無及職部一面候
旨一面咨允截十萬石于津二萬石于淮接准上
咨報二萬石之截亦無及矣較職原請之疏
尚少十萬石近巡漕御史移書及職慮遼左
之事及東省不雨河道枯淺亦云天津十萬
取數太隘仍應留之臨德以便接濟職又與
總督倉場及巡倉御史商之咨書允復俱知
遼餉無措職之請截原非獲已但以京倉虛
匱爲慮則以新餉召買銀兩扣價補之茲請
以職前疏未允十萬之數仍截于天津再截

留十萬于德州倉爲今秋明春陸續運發之計即扣召買銀十萬兩以補太倉較之召買得數多而用力省目前濟急之策無出于此也至于遼左用兵伊始明歲之計若不預派漫無責成今見職部疏計調兵約二十萬之數而所恃山東又已告旱職心切徬徨計無所出尚容議定數目另疏派運稍以考成庶免推悞然目前最苦者無船耳登萊之運職叨撫東省時借討淮船五十隻萊州府封取淮船十八隻陶副使催募淮船及漁船一百餘隻又主薄徐弘諫自造淮船二十隻方足運二十萬之數天津僱船二百零三隻止足運九萬石尚餘一萬石無舟可載始以招挾繼之法令而搜括已窮薊永二處查北岸芝蘇灣有東征舊道而一船全無則速差一專官前赴淮安併令登萊之人同去製造或僱募沙船及浙直等處凡有船可僱隨便酌行職在東省及今任屢疏至今未奉

明旨而回咨止以前發五十隻爲言蓋前所計止以登萊十萬之運耳茲增爲百萬非大行僱造復遮洋舊例何以濟事時日已迫所當急行者一也糧猶可運惟草難運止有遼東本地採打召買二策是在司道各官多方請銀收買蓋遼左地方雖苦而今歲有收就近召買比之外運腳費所省數倍即以所省費之銀加值于民每石每束量增分厘是以召買兼之恭民尤爲長策但須委府佐文職親任其事若城堡官以召買累及民間者盡法究處此就近召買糧草之當議者二也海陸並運職初疏所言原謂登萊淮楊天津入海者十之七薊永由陸者十之三每年九月以前俱悉力于海南北二岸擇便而行九月以後海不可行勢不得不由陸職屢疏不敢廢陸而全恃于海也乃去歲天津五萬之糧及薊永召買之草俱在關上日就爛泥目今關內外有撫臣設立牛車見在夫以各處之糧

全責陸運則誠不可行若以薊永二處之糧
九月海不可行之後乘農隙而運此十餘萬
數似亦非難是在地方諸臣之一力行耳此
職所終不敢廢陸者三也東省撫臣之疏云
攄帥欃張通判稟稱金蓋之粟積如丘山近
又增爲二十萬加以天津各處之運齊至海
蓋而以一處收之必至壅積難前不惟船不
得歸亦且爛浥可惜則沿海一帶須分立海
口數處添設專官多設廒囤廣備牛車以防
風雨以速船卸蓋前船不歸則後運無資此
當急行者四也此外如召商貿易之議聽商
民自運資本照事例開納之議海運照萬千
百石分量議陞賞之議沿海有司調補賢良
之議漂折比照漕規當爲酌處之議沿海防
奸海蓋防虜情形已露截餉可廣當爲申嚴
之議職屢疏已悉而內多未能得
旨即如截漕一節萬不得已以便宜行之而收納
召買沿海州縣相連數處事權責任必在督
勑下職部准將後運漕糧截留十萬于天津倉十
萬于德州倉以爲陸續接運之計其職疏請
款職部前疏已覆者速賜
明旨未覆者一併酌議覆請仍乞
天語叮嚀各省直督撫司道諸臣一如職議協力
同心事求共濟
皇上以

明旨責成于職職亦得奉
明旨以責成于諸臣耳其蒙恩借稅分在省直各
監併望
嚴旨一爲催解庶于燃眉剝膚之時有裨實用無
非仰藉
皇上之德意以保
皇上之封疆也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王庭題爲邊疆失事重
大關卹策應不前謹據實參奏以肅軍政事

臣惟大將三軍之司命百姓之生灸係焉故
推轂得人坐鎮一方保障四境聞警馳援如
風雨驟至然後緩急攸賴專閫無忝也是主
將之責任何如重者可以怯懦不振之李如
楨當之乎先是開原陷沒該經畧楊鎬令如
楨駐劄瀋陽庶便南北策應命賀世賢駐劄
虎皮驛以圖往來赴援撫臣周永春又以鐵
嶺爲憂日每貽劄遣使叮嚀如楨者不啻三
令五申矣何如楨之怠緩迂拘漫無策以應

也據七月二十四日酉時署鐵嶺遊擊李克
忝以虜入三岔兒堡緊急夷情飛報李如楨
矣聞虜距邊只十四五里苗頭入犯鐵嶺首
受之如楨所悉知也設使親提一旅啣枚疾
趨一夜可渡鐵嶺虜聞援至有不緩鐵嶺之
圖乎乃縮朒觀望延至二十五日申時方抵
新興鋪俟賀鎮守兵到方纔合營而鐵嶺已
于是日辰刻陷矣誰司兵柄使百雉名城如
拉朽振落而不救有如是耶夫賊陷開原志
驕氣滿夜醉如泥即數十健兒可制其命而
擁兵圍山首鼠泣漣坐失事機迨援十方寺
堡復以天雨借口也至於鐵嶺之後城頭之
淚血已枯城外之僵屍遍野彼且徐徐其來
距城十五里隨扎營有援如此與無援同一
時城內軍丁之死者以四千計男婦之殺擄
者以萬數計沿村屯之被傷戮者且難以悉
數計也各官之死事城守者有署事遊擊李
克忝綠事遊擊喻成名新兵遊擊吳貢卿海

州恭將丁碧督防判官涂必達而千把總等
官存亡且相半也城陷擅逃者惟王文鼎一
人而已乃如楨纓冠之誼既已後時塘報之
傳又復隔日倏言東西虜八九萬合營分頭
南犯倏言二十八日斬馘大捷得功一百七
十餘級究竟合營者乃其張大耳目以亂軍
機斬馘者恐其掩飾敗亡徒滋疑竇頃據馬
時楠口稟據金白二酋塘報宰酋于二十六
日因東夷攻陷鐵嶺引兵憤爭被奴酋引兵

殺傷甚衆宰酋父子被奴執去等情一時遠
近議論僉謂如楨之功多得之西虜殘級非
盡臨陣馘割臣不勝驚駭隨會經臣行開原
分守二道嚴行查勘擾實回報去後蓋弗勘
而遽信爲眞功恐被欺誑無以服西虜之心
且反以貽東夷之笑弗勘而槩斷以爲贋級
恐有虧負無以壯軍丁之氣而還以失戰士
之心故功之眞否尚聽之查勘而該鎮之罪
狀有不得因是日而借口者除王文鼎主守

不固擅逃遼陽已經經臣同撫順失陣劉遇
節王捷先正軍法外參照得河東鎮守總兵
官李如楨身爲主帥心閫韜鈐平居而威令
不行共同伴鼠之猶遇陣而紆囲不前不啻
畏敵如虎豈其耳目塗塞不知圖城之急抑
其身負前愆共受後期之罪耶應革去總兵
名銜令其戴罪管事速賜勘處逐事或可爲
也倘復因循不斷則偏裨之觀望如故士卒
之臨陣而奔者一切無所顧忌遼之東西胥

成一段縮朒之風九邊尤而效之天下事從
此去矣彼時即悔而處如楨其何及乎臣彰
瘅無能席藁待罪非不知將材難得豈好過
爲搜求然爲
皇上封疆惜自不得爲如楨諉也臣更有隱憂焉
虜雖暫去旋即復來目下傳報緊急欲值經
臣初到之際傾衆乘機突犯恐患不止開鐵
而遼瀋等處亦保守不易伏惟
皇上早

命總兵李懷信督兵星夜馳援而如楨雖戴罪聽勘亦不許借口避事但收桑榆之功應贖孟明之敗此又急救燃眉喫緊之着也伏惟皇上加意焉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爲援遼明貽實害添兵徒設空談重地濒危自強無策謹陳先年設兵及近歲減兵之數用備

聖裁併乞亟賜允行以復舊制事職奉

上命委以東方東方安危職任甚重職憂慮甚殷

皇上既委職以土地必與以守土之人必與以守土聚人之財乃人財兩匱海內有如東省者耶東省與遼相望殽陽相對登萊旅順至登州止半日之程耳賊如由遼以及登萊則東省爲隔虜之虓如越遼以窺海道則登萊爲襲趙之井陘當遼左之被兵唇齒之邦已受池魚之禍及開鐵之既陷門庭之寇益懷厦燕之危職是以封章屢瀆而按臣陳王庭亦兩疏繼焉職以爲東藩重地右拱

神京必朝奏聞而夕報可也孰意彌月尚築舍耶兵書有言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下攻城且不能守是遼兵之敗不伐謀不伐交攻城爲最下賊之廣布奸細窺我餉道也謀著矣東西虜之合併而攻也交成矣謀著交成而不知其所攻危哉計事之疎也昔鵲岸之役楚無備而吳有功汝清之役吳有備而楚無功兵之貴于備也尚矣諸葛武侯曰國之大務莫先于戒備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覆軍殺將勢不踰息故有患難君臣貽肝食而謀之今之所云肝食而謀者安在也如謂賊詭虛聲使我之無不備則虛而爲實實而爲虛在一轉念間我何所容其把握哉職請述昔年之所以備倭者萬曆十九二十一二三等年倭警報聞登萊青三府設遊擊三坐營都司一王徐寨安東衛大嵩衛濱州各設守備一臨請設叅將一旅順設遊擊一陸續召募南北水陸官兵二萬七千八十八員名又留京邊

班軍八千餘名防守此本省設將添兵之大
畧也浙江選募勁兵三千應天沙船兵三千
淮揚兵馬二千浙江借發步兵三千又于旅
順設兵一千一百名此外省招兵募船之大
畧也自倭患平而二十三年汰兵二千三百
四十八名二十四年汰兵八百三十名二十
七年李承勛調赴朝鮮三千餘名汰撤水陸
兵一萬三千九百八十餘名三十一年又汰
四千三百四十餘名餘皆漸次減銷而募兵
之所存者寡矣恭遊守備悉從戰菲而官之
所存者寡矣近因奴酋猖獗海上調水兵一
千五百名省城調標兵二千名挑存零卒數
目職已備陳前疏外今計本省土兵僅存青
州四百五十九名又奉
旨調遣一千未免以快壯招募充數夫所謂團操
快壯者工食既多逋負團操徒襲虛名各屬
或應差不發輪班或久假不歸臣于到任後
嚴行整飭然食番不能使之豐則力弱不能

使之振快壯以外惟有操軍此操軍每日止
衣鞋銀五釐食操米三合七勺者也老幼操
餘每日止衣鞋銀二釐五毫者也守墩瞭望
每日無一釐之餉者也薄爲養而厚爲期即
欲如今軍千中選十不可得矣臣又按登萊
之形勢擾道臣陶朗先開報登萊各口周環
繚繞在內地者約二千里而遙在海中者約
三千里而遙登屬極冲不下五十餘處萊屬
極冲不下三十餘處昔年防倭每年沙唬戰
船多者十餘隻少者四五隻防兵每船兵不
及二十名未足當往來哨探之用烏能禦大
敵乎今遼東見在兵馬與續調出關者已逾
七萬尚望風奔潰寇至不能爲片畧之相持
東省之兵原不及各邊之一二而乃與各邊
同調遣也單而益單弱而又弱如厝火將焚
乃先撤水比至燎原不可救而後望水于西
江不亦晚乎有爲臣設策者撫臣在外苟有
利地方不妨預爲調度顧今之所難者非兵

也餉也從乙卯大禍後後齊民易妻炊子骨肉
相食官無留帑今歲重加搜括倉庫所積或
有乾塿數百擔他無長物今秋復懼大旱職
之所守者一片黃茅瘠土即欲招兵餉從何
出乎朝廷歲徵東省銀米不啻數百萬則何
恤割其什一以饟兵使六郡嘗爲國家輸貢
稅哉緩視登萊者大都謂虜不習海不知奴
酋近造巨艦繫以長纜餉道一通往來如是
揣彼之意蓋欲投鞭天津問渡江淮非但窺
登萊而逼青濟也萬一遼陽不守必竭通國
之兵復力拒山海關以遏賊賊必由金蓋汎
舟南下乘虛直擣如秋籥迎風離披解散此
時南北並急天下事不可爲矣宋遂炎四年
張公裕引大船擊金人於海此後金人截江
蹈海如履平地誰爲虜不習舟之說誤乃公
事耶夫奴酋之强較倭遠甚昔年倭患此中
隄防百倍兵陣嚴密劒戟森羅統將添兵箸
無遺策今以汰存之兵赴調援之令遺下疲

軍懦丁無裨于用東省之危如一髮之懸九
鼎可復望奴酋終不犯哉目下饑寒乏食既
憂生計復苦催科民心已離大亂將作本省
之兵力不足以警黑夜之伏戎殄綠林之逋
寇卒有警息何以應之且海岱
神京之肘腋也都城有緩急將待援于山東今
以東省之孤弱進無入援之兵退無自完之
策腹心有急如手足痿痺之人不能運用惟
聽人之加侮而已
皇上不付山東於一擲請復舊日防倭之兵處今
日應添之餉或留新編或設協濟或從部發
或議改留容職移咨閩浙撫臣廣募海上善
戰水兵打造堅厚船隻酌量添設參遊守備
等官分布要害增募陸營勇健兵卒以壯軍
威奴酋奸細聞之必消睥睨此伐謀而先戒
備之善經也職見遼事張皇眉一城介志調
一方之兵馬萬一東省有警不識于何調遣
且臨期調遣何救于事職請與當事者約如

職之議添兵設將地方安危職任其責倘不
行職之言置海防于不講撤重地于不顧異
日有不可知之事職不敢任其辜職之所以
爲東省謀者思過半矣若三諫而不從不得
不以朝廷之地方聽朝廷之自爲計職力無
如之何矣伏祈
聖明軫念東藩重地少加裁納焉
○禮科給事中亓詩教題爲遼事日急一日人情

嚴旨切責當事諸臣以救危遼事竊照遼自今春
三路喪師後開原再陷鐵嶺尋失任遼事者
若蹈湯赴火且夕恐不能支談遼事者若畫
餅充饑兵飼猝不能具近該經畧熊廷弼賊
謀掩臣不備一疏奴且以騎虎之勢乘我我
且以縈卵之危當奴勝負成敗之局幾分強
弱衆寡之數不敵遼事之急莫甚于此時矣
夫遼急而我即與之俱急已爲補亡羊之牢
將不勝築塍之悔況兵部大小諸臣反
往往以緩相應又有如今日之甚者乎他不
具論第就職同官姚宗文奉差一事言之查
旨在七月二十五日合朝伏
闕千難萬難始徼得之儻亦
聖心轉動之會乎使乘此機括作速具奏當無不
報可者乃延至二十餘日直待宗文具疏相
催越二日覆疏始上職愚竊謂久稽不覆老
成持重務中肯綮耳及睹覆疏則又有未盡
然者遲轉遲疑趑趄觀望迄竟未得

旨不惟阻轉圜之聽抑且成轉石之艱時乎時乎
不再來一誤再誤所傷滋多此不可不深長
思也又如募兵一節聞山西兵到京已久行
糧耗盡河上逍遙漫無統攝有因而逃散者
問其所以曰無餉也曰索餉于户部不之應
也此等情狀淺言之掉臂而去不可復回其
害小深言之脫巾而呼祇速之亂其害大嗟
嗟樞臣于是乎失算矣何不明問某省募兵
已到若干應給月餉若干何處屯扎何日操

練備造花名一冊移送戶部具本題知
勅使發餉餉之發不發戶部任之則兵之去不去
呼不呼自有爲之慮者胡計不出此乃以大
司馬日造大司農之門頻行控告比于叩
闇之苦而曾不得一覩其面一聆其咳唾之餘
悵悵而返亦足悲矣然此微獨樞臣之過也
若計臣則尤可異焉未蒙嚴譴便爾杜門咄
咄書空閱月不出請謁都絶堂皇幾廢若不
勝其憤懣悒怏之極者公私困敝籌國無能

枉抱挈瓶之智衰病侵尋福衷莫效空貽覆
餗之羞嗟嗟計臣于是乎失處矣當
聖諭之方宣也何不直陳入告曰借解金花等銀
臣實爲之臣之罪也奪臣之俸惟
皇上罷臣之官亦惟
皇上然遼餉實窘措餉實艱金花等銀恐終不得
不借審能如是
明主可以理奪幸也如
聖怒猶然未釋
聖心猶然不轉則以款款悃悃之極思爲正正堂
堂之危論一疏不已再疏繼之再疏不已累
疏繼之無可奈何即以此點繳
聖諭疏中自言于某日赴
壽宮公幹于某日事畢方即于某日即擬恭進
前項銀兩是明明說出非于已事司官實爲
之矣夫借解既出司官則罪謫自加司官于
是始而罰俸旋復降調誰實致此最後一著

猶謬與乞恩其如勿欺之義何取厭取輕臺
臣已見其肺肝矣如此伎倆殊覺恍惚能爲
皇上了此軍國大事否耶然此微獨計臣之過也
蓋職前疏責成戶兵二部條上兵食方畧兵
以十萬計餉每歲以三百萬計是酌中之數
爲經久之規兵集而餉亦可支餉儲而兵亦
可恃區區管見妄意或不出此乃兵部調發
之兵如許召募之兵如許多踰十萬之外此
豈三百萬餉所能取足者計臣之叩心天地

五體俱寒大聲以呼夫何怪焉顧欲措餉必
先覈兵則有戶部主事楊嗣昌之疏在矣指
陳利害洞見底裏眞卢兵二部對症之藥頂
門之針也伏乞
皇上亟下其疏
勅令二部加意講求虛心商確務底至當然後一
一舉而措之兵即于此覈餉即于此措既有
必然之畫自無築舍之搖道在相成事期必
濟此誠今日救遼一大窾會也舍此不爲雖

今日說兵明日說餉曾何益于成敗之數哉
夫以今日息緩之人情當今危急之遼事其
爲必不得之數亦明矣乃當事大臣積習不
破狃以爲嘗執拘者藐視人言如飄風之過
耳恢張者亂聽人言如庸醫之下藥徒滋議
論徒費口舌曾未有以遠慮弭近憂以眞心
幹實事者吁可嘆也職一腔熱血惟知報國
不敢避嫌故輒再疏爲之摘發如此仍乞
皇上嚴

勅戶部兵部各督率司官淬勵供職凡關遼事當
行者即行勿彼推此諉當議者即議勿左支
右吾如不恪遵毋敢玩視致悞軍機者堂上
官戴罪該司官輕則奪罰重則貶秩決不少
貸必人情能變緩爲急庶遼事可轉危爲安
耳然尤望滿朝臣子各葆一付精神合併注
于遼遼苟旦夕支撐得過需之歲月漸圖滅
奴之舉佇觀經畧之成徵職犬馬之願畢矣

○原任浙江杭州右衛經歷程繼怡頫爲虜患已

至剝膚安危勢在呼吸謹陳一得之愚以壯
國威以固金甌事臣江右人少學老夫之學
能辨吉凶無習孫子之法預決勝負昨歲見
奴酋悖順搖蕩邊疆髮指心裂遂不恤嫠婦
之綿欲着祖生之鞭即擬叩
閽獻策鼻壯士出關梟逆虜首以雪君父之恥
上觀天象變異頻仍如此下窺臣將齟齬參
差如彼且以筮之數未吉竟爾中止乃今三
路敗後開原復陷潘鐵瀕危奴且視遼爲几

上之肉矣唇亡齒寒長安可慮臣恐奴既擁兵外攻復構西虜入薊內犯寇迫門庭而薊兵已半出關矣西兵已東援矣京軍且外調矢根本重地更何所恃時事至此尚忍言哉臣觀自古善用兵者莫不有軍師運籌帷幄計定于未戰之先而將卒臨陣無愴惶憤事之虞蓋將在謀不在勇兵貴精不貴多故老弱之卒可守邨鄣八萬之兵奏捷淮淝彼粟腹符堅未嘗不稱兵百萬也而竟敗衂者誠不當能此料敵設奇有人雖多無所用之也今奴酋以數十萬衆摧鋒陷城殺戮慘毒名號驕盈終非大敵臣謂此時未易以勢力角當以柔制以謀勝也今臣不願叨半職即有功力不願勒封賞惟願

皇上賜臣一紙

勅使臣以白衣領蕩虜軍師募南北壯士萬人名曰奇兵擇謀勇大將統之月餉以部臣司之

盛松常道明張定陸文雲張希孟田國寶張世豪李虎樊應科等臣素知其膂力過人半淹行伍有志立功此命其各募壯士若干即以所募多少聽其約束則將識士心士識將意精神相貫然後隸于大將次無在逃臨陣退縮者是募兵之始兵已願爲將用而後將得以臂指相使矣伏乞

聖裁

一曰訓練激勵夫所謂訓練此非第區區督課

漫無分別已也兵必有餉當于給餉中視所
練之能否以爲厚薄使人有所觀感摩勵除
安家銀兩照遼新例于原藉官司驗給外到
京每名每月議餉銀二兩未訓練之先止給
一兩訓練日使知亏馬仍頂盔衣甲于馬上
操演弓刀知火器者隨營安置車砲各如臨
陣對敵備令慣熟訓以奇正之法虛實之機
果其藝精每月加以五錢漸加之二兩而止
用若技藝出衆不妨擢爲頭領官長以示表
異或訓練不精以月糧遞減久訓不能即革
除不用人既以減糧革除爲耻復以增糧超
擢爲榮各相競勸兵可鼓怯爲勇技可習拙
爲工是所謂以訓練寓激勵者也伏乞

聖裁

一曰火器實效夫火器除鳥鎗大砲外大砲俱
用車載臣愚以造車分爲三號一號居先者
高二尺五寸二號在後者高三尺五寸三號
又在後者高四尺五寸車中釘以竹片使其

聖裁

一曰盔甲堅固夫兵所恃者盔甲臣愚以爲每
兵一名部給綱鐵六十斤上好絲綿二斤令
官匠相體造煉鋼盔一頂用甲一件盔甲外俱
用綿飾使用外軟內鋼刀矢遇之不入我兵
有所恃氣壯可冲突而不撓矣伏乞

聖裁

一曰選戰馬夫馬者將卒依以爲命交鋒砍殺
必馬能四面團轉圓活始可禦敵致勝若徒
取其俶而駑鈍膽小眼斜見旗砲驚跳之類

所謂外疆中燥將與兵易敗也臣愚謂除挑選寄養壯用馬外若再不足各給以價令其自買隨繼轉動馬匹赴驗如有不堪追原價外仍治以罪庶不至以驚馬悞事而馳騁有賴矣伏乞

聖裁

一曰速報功以激士氣夫有功而叙于摠帥誰肯捐軀代人之功者使臣得展白衣之能凡出征拒堵不論正兵奇兵或迎敵或埋伏所

用士卒皆臣指麾若能斬獲真夷或擒酋王即于本兵名下註功其應加官應世爵應封拜勘實即報毋遲退抑并不攖爲已功彼三軍知有功必賞誰不攘臂爭先而背落後自失功名則此刃往在前之氣可成百戰百勝之鋒何愁奴酋之鴟張哉伏乞

聖裁

一曰行權宜以益餉本內外告匱別無他策豈容束手坐視臣愚以京城內外官房官非甚多而房租料粒于上供何當涓滴今宜盡數查出變價平值出示召買仍諭承買之家無憂他有貽累人自樂應計旬月之間約可得數十萬兩伏乞

聖裁夫兵凶戰危而將奴官也況今大敗之後虎色變豪傑猶然掉臂臣豈不知已知彼敢侈言泥聽自取罪戾哉第聞俘請纓志切忝胡血霑時度勢未容嘗試非兵之精刃不可爲悉心區畫度之已必能行而施之用必可行以之驅虜安邦目前治標對症之藥計莫出此臣不勝仰望待命之至

天都程開祜仲秋父輯

○經略熊廷弼題爲謹遵
旨斬三逃將以正軍法併申明守備不設律例以
定官守事職覩遼帥所以屢敗不振者皆由
軍士臨陣輒逃而將官寶先倡之將官逃一
不斬而後遂爲常逃一將不斬而衆遂爲常
不但不斬也且領軍如故陞官如故皆得逃
之之利如之何而不逃如之何而不敗職蒙

皇上賜劒許將帥以下先斬後奏職不敢屑越
君命查得逃陣之將有標下右翼營遊擊劉遇節
總兵坐營中軍王捷兩人逃城之將有鐵嶺
遊擊王文鼎一人爲衆心所共憤軍法所不
容者到任甫五日即會監軍御史陳王庭部
道諸臣單崇劉國縉閻鳴泰韓原善于都司
衙門繫三將于廷下該職問曰昔在撫順從
張承胤逃陣一次又從杜松逃陣一次者非
劉遇節乎衆官曰然于法云何曰應斬又問
曰臨陣背主先逃致杜松呼恨切齒而死者
非王捷乎衆官曰然于法云何曰應斬又問
曰鐵嶺陷而棄城逃生者非王文鼎乎衆官
曰然于法云何或曰文鼎到城僅一日情似
可矜職曰主將應與城同死今鐵嶺城何在
防援客將史鳳鳴等五六人何在情雖可矜
法無可赦應斬遂縛出併斬之是日設六壇
祭死事總兵道將軍民人等逐壇舉哀大哭
畢即將三首遍獻各壇以快死者之心而雪
皇上尚方威靈而非微職所敢擅行也頑職又思
之官軍臨陣先退及被賊攻圍城寨不行固
守而輒棄去者職得據律而斬之矣至守備
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斬之律
止及守成帥而不及兵備守巡道及查例云
兵備守巡官駐劄本城者罷職爲民若非駐
劄御虜止降一級調用苛武縱文恐非法之平

也原國初以來重武輕文如撫鎮曰鎮巡三
司曰都布按曰司曰衙府之類一切防守事
務專責守邊將帥者甚重故律例亦重自正
統後始設守巡然亦不過爲查錢糧理詞訟
釐奸弊而設其責輕故律例亦輕及後改兵
備奉有無事修整邊隘補練兵馬有事督率
兵將相機戰守之
勅而責甚重矣今且奴隸將帥一兵一馬一器一
械無不由于兵備之手而責極重不返矣兵

備要作將帥誰敢不作兵備不行將帥誰敢
擅行以致今日事事廢壞不曾設一守備者
皆兵備官怠玩不任之過也其心以爲即不
幸而失陷城寨安往而不得爲民所以輕玩
律例安心立意不肯上緊做事即如署開原
兀兀莫展一籌將懈士離情危勢急職不敢
避臨敵易將之忌終以濡忍而敗乃大事自
三路覆師雖三尺童子皆知開鐵先亡如槓
新總兵六師不先往據守却乃縮住瀋陽以
致兩城相繼而陷自有一定之國法在職姑

不論只如賊陷開原捆載重累奸淫酗酒昏
沈而歸而如楨不能擊其惰一不堪賊陷鐵
嶺東賊與西虜爭殺而如楨不能乘其敝二
不堪不惟不能乘其敝而且虛報西虜三萬
合營致驚遼瀋軍民逃竄幾盡三不堪開鐵
陷時賊止驅掠男婦及貴重細軟之物遺下
老幼及盔甲火器等項無算而如楨不敢收
回盡被西虜檢拾而去四不堪忽報斬獲無
數忽又報止獲數顆忽報東西合營衆寡不

敵忽又報官軍奮勇斬獲甚多致人有割死
虜以報功之疑五不堪賊以二千騎入三岔
口如楨倉卒同河西總兵率領人馬奔至榆
林鋪乃止假令是賊誘兵使出而大衆直搗
瀋陽將如之何六不堪地頭撥馬妄報墩軍
烽火妄傳而如楨不能責禁七不堪職恐如
楨壞瀋夜半馳馬赴瀋調度問以傳烽方法
莫對問以立營方法莫對八不堪防瀋官軍
折毀民房不能禁強割田禾不能禁各將奪

散不能統制軍丁所持皆斷弓折矢朽甲敝
戈而不能整頓九不堪自陳願募遼人守遼
今不能募而且將如楨所遺內丁逃去七八
百名不問不追十不堪凡此不過指其大略
而熟窺其底裏卽人事尋常且欠通曉況軍
務重大那得分明不意中府會議時何故拂
省臺李奇珍楊鶴等議而定用之以至于此
若今又不主持亟遣李懷信來代而瀋陽必
亡瀋陽亡而遼陽隨之職不敢任咎當解綬

而西歸罪
闕廷請樞臣自來經略如伯滿旦犯擾執留懷
信職願往彼收拾使神京無恐草疏方畢適
接兵部咨題奉有李如楨本當拿問究治但
大虜未退扞禦無人姑照前
旨仍戴罪管事着殫心奮力誓死滅賊之
職敢不欽遵勉強留用但其人已奄奄忽忽無
復神氣縱使戴罪管事而無心可殫無力可
奮徒知撓死而不能滅賊死更害事此其亟

亟當易無疑確當以李懷信來代別無可易者也至于開原道韓原善初至遼陽即欲請兵三萬往復開原職壯其志而無兵可遣不得不僑寓遼陽非其所爲委用多裒除團練新兵二千外實無所展其才者職欲委用同總兵彈壓諸將共守瀋陽撫開鐵逃亡漸爲北窺之地終以非其分土不便責成必須明旨着令駐劄瀋陽信地屬以專任一面督同諸將共圖瀋撫戰守事宜一面招撫逃亡收拾止此矣內惟柴國柱內丁及開原道募兵大軍馬器械等項爲恢復之備則發布有地本官得預爲開鐵之謀而彈壓有人職亦得少分撫瀋之慮此今日共保殘鎮急着也伏惟

聖明亟賜施行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王庭題爲直陳遼左空虛之形伏乞

聖明亟勅兵部速議將兵以濟燃眉事遼自三路覆衄繼以開鐵陷沒猛將健卒堅甲利兵霜蹄汗血一時殆盡雖有僅存鋒鏑之餘者多

半精壯可濟緩急其餘寢貌頹形朽甲鈍戈折弓爛矢者復居其半雖贊畫劉國縉新募兵近一萬三千餘人又皆無盔甲無器械空拳赤體可謂之兵哉我國家金甌既全盛兵將蓄之累朝器械藏之武庫馬匹養之外廐豈憂匱乏但當事者視東事尚在若緩若急不能求之即得呼之即應夫來如飄風行如驟雨此奴賊之疾勢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奴酋之險謀也望月思遲一月一犯搶此奴

酋之定候也向猶奴酋顓力吞噬河東已虞難支近且陷開鐵復拘執宰酋挾其助兵闖宰夷部落團聚鐵嶺浸有交訌之勢矣遼事至此尚可易爲哉每聞回鄉供吐叛賊李永芳與賊畫策若待新經略至布置得定猝難犯搶欲乘其初到攻其無備且稱攻戰不勝期死于遼城下夫賊勢猖獗東結西連方有旦暮豕突之形我之援兵東那西借不啻西江引水之遠遼其及圖乎新經臣一聞鐵嶺之警倍道至遼陽刻意振刱旬日內賞信罰必簡兵買馬廣間諜弔死伐巡歷瀋城查要害之烽火亟敕束之採取施爲次第漸已改觀惟談及兵馬器械則與無米而炊者等惟共臣仰屋浩歎而已頃開原道臣韓原善入遼憤開鐵不守毅然以恢復自任謂當茲北關望救西虜交構之際宣諭挑激使夷自爲攻乃目前一大竅會又時屆西成秣穀滿野借田祿之利招撫逃民爲力最易欲請兵三萬留一萬駐鐵嶺應援以二萬直趨開原而黃龍舊物仍復版圖臣與經臣直壯其言而又無柰無兵無馬無器械何也近據北關稟報謂奴酋自攻鐵嶺後傾衆連營撫順關外欲以弱兵萬餘佯攻虎皮驛而以精健直搗遼陽又殺朝鮮陪臣金景瑞等以防內變則其志可知已夫此朝不保暮之遼而有此促襟露肘之勢臣安得不爲之危不獨爲遼危且爲薊三輔暨神京危矣伏乞

皇上亟命兵部將總兵李懷信統領本部家丁七百名并已經題過應援兵將朱萬良等帶領薊鎮真保兵四千員名星夜前來以救旦夕之急其續題各鎮兵將更乞嚴勅速發如期早援以救倒懸之危再發戊字庫見存盔甲鎗刀火器及硝黃諸物專官押解庶幾萬一可保無虞儻遼瀋復蹈前轍天下大事去矣惟

皇上垂聽焉

○禮部司務孫學詩題爲邊報日益危急
廟謨宜出喫緊謹陳愚見以收實用以濟時艱事
臣惟夷狄之患自古有之而獨用人行政漫
然不得其要領者其受禍爲最烈則詩詠天
之方蹶無然泄泄者良足思也今奴酋復恥
恥遼陽矣遼陽不守京城當不知何如震動
而臣旁觀今之用人行政有一切當得力者
乎臣不勝其扼腕而有一得焉敬爲
皇上陳之

一守城之人宜留天生豪傑原不易遘遘而不
用猶之無人今在京者儘有才望堪應援急
謂宜廉其人留之乃陞者陞差者差致陞辭
之人多于朝見之人一旦賊兵臨城東西南
北可猝呼與謀耶則留人不可不亟也
一慕義之士宜收草澤之中自有英雄苟以忠
義而來我待以忠義如近日李慎言陳繼怡
等咸稱死士若干咄嗟可招儻用之果效勝
於對壘今顧空寨而調能必其來乎來能用
命乎況不如數而來則襲我

一土兵之調宜減夫土兵大較驍嘯聚山箐慣爲
劫掠父母妻子牛馬相煦未嘗與大敵爭命
於對壘今顧空寨而調能必其來乎來能用
命乎況不如數而來則襲我不用其人

詔旨而急之有不測之變乎既奉有
成命從少可也
一火器之用宜廣奴兵慣戰奴馬健衝驟然以
騎當之危難取勝而火器實我長技可先發
以制奴之死命苟製得其法用得其人則一
人二砲可當一勁將一砲之中一子可當一
勁卒一里內外飛殺賊兵計砲一千抵精兵
一萬近柴圌柱所請當速運赴都城之內更
宜多置至川火器之人練兵者尤宜着意布

列有層數相繼有疎密點放有里候務手與
器習器與敵相當是不可不重謀也
一守城之具宜備彼百計以攻我亦須百計以
守一不能應事即去矣守城有弔操以拒攻
車有抵篙以禦雲梯有弔車以便游兵上下
有火毬以防夜襲有奔何木以禦攀越有兩
竿閣籬以禦梯鉤諸如鐵蒺藜火鼠穴西瓜
皮砲之類不可枚舉可漫置不講直待臨事
措手不及耶是守具不可不備也

皇上調募之行糧宜預近見西鎮之兵經過都城
赤身枵腹莫可控訴儻非山西巡撫解有千
金涇陽之變即在目前此後募調者源源而
來若仍前不為支給聲殼下可忍言乎蓋司
馬調募當知會戶部司農籌餉宜照管兵曹
慎勿彼此不相貫也凡此數者無甚高論然
於戰守之計或切中一二其大窾係實在

了而不知臣子精神意氣非望見
皇上天顏不振非諦聽
皇上天語不悚譬之心竅靈而耳目手足乃能各
效其官伏惟
皇上於一月內下一二日於一日內下一二刻出
御文華殿吐緊關數語作臣子忠義而退則何事
不舉何敵不破而顧甘以靜攝增憂患何哉
陛下政事當事諸臣再加酌議施行

○工科給事中祝耀祖題爲遼左虜警告急薊門
留將非宜敬陳末議以佐
聖斷以救危邊事竊惟制治於未亂在審安危而
救敗于垂危在權緩急今日之勢朝不保夕
莫急於遼陽不保而後薊門有土崩之
患震及京師始無寧宇故醫病者急則治標
而撲火者甚則毀屋未有一身一家之事自
分胡越而迫禍患相棄也通聞奴酋又乘廷
弼規畫未定空巢而來掩其不備又見按臣
開鐵後傾衆建營撫順關外若以弱兵萬餘
佯攻虎皮驛而以精健直搗遼陽又殺朝鮮
陪臣金景瑞等以防內變若是則奴謀甚狡
轉盼大舉半壁欲摧即廷弼儻有方略然兵
單分守則烏散多驚既難當豕突之勢而棄
瀋固遼將齒寒受病豈能抱柴立之身所恃
居中策調相機進止阨險設伏運奇擊強此
惟總兵李懷信智勇能辦必欲執留于薊門

明旨遄往無逗遛而觀望也蓋今日將官避遼如
避湯火往往虛喝巧躲張皇蒙敝等君命於
弁髦視國事如兒戲此風一倡尤而效之將
見自亂安問夷狄伏乞
皇上赫然獨斷
勅定李懷信朱萬良刻期出關庶幾法令嚴明軍
聲整肅危遼可保其薊門統領大將及兵馬
頻調應援空虛可慮亟宜速選干城廣募貿

補以練訓于平時而折衝于千里然度今日
之遼兵弱馬羸器械朽鈍雖有調募如驅羣
羊必不能與虜格鬬僥倖取勝惟是以奴策
奴以夷攻夷如職前疏及臺臣王象恒科臣
姚宗文官應震纚纚訐謨切中肯綮乃近日
西虜爭搆北關望援其氣可乘其怒易激若
天假我以機會湊合巧妙是在經臣務爲覓
深不測之量使詐使貪運籌股掌而有道臣
韓原善毅然力任當令赴瀋彈壓諸將南固

遼陽北規開鐵漸底成功然信地不責成則
各道失事多卸罪于諸將而寇未至則泄泄
怡堂志廬整頓職謂守備不設文武道鎮宜
均任其責而後能激勵共圖恢復更祈
天語申飭無事覓假以作疆場之氣而壯忠義之
膽毋曰經略任事便足駕馭自委其轡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事維新有機兵餉報
數宜確敢陳公明易簡之法以破積弊以永
圖治事竊惟遼東一年之間費餉三百餘萬

無損奴酋秋毫而加徵搜括遍於海內臣部
疾首痛心極矣除前請
旨行查外臣朝夕考求其冒破之故亦有灼然大
數尚容另疏申明以資經略閱視諸臣覆覈
然亦不過遺契之僅存顧未必能使散盡之
金復還故吾也惟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則
于經略交代之始臣不能無厚望焉所望于
經略者何也前日遼東之兵備敵則不勝其
少喫餉則不勝其多前日遼東之餉一索則
急如星火而使人不敢遲一發則用如泥沙
而使人不敢問此無他故兵分于各道而所
取者餉司之銀各道不問其有無餉總于餉
司而所養者各道之兵餉司不知其虛實譬
如兵共一城餉分兩項新餉給新兵何以知
非舊兵之易名而冒也舊餉給舊兵何以知
非新兵之即兵而兼也又如新兵原食一兩
二錢今遞加至一兩八錢則以新而溷新者
有之舊兵原食四錢又遞加至一兩二錢則

以舊而溷舊者有之又如新兵遞加往開原者一兩八錢鐵嶺一兩六錢而此兵以何日到開原何日到鐵嶺未嘗問也舊兵遞加其上等者一兩二錢中等者八錢而此兵之原食雙糧原食單糧未嘗問也以至年終并不用一行字奏報年例之循環對卷茫然了不可問果如不問可已耳即大地盡作金錢難填此無底淵海必欲問之不惟掣肘之嫌予人口實抑且脫巾之禍立取身殃此其道將

之之時人者何餉司各道皆有錢糧之責初安出哉臣爲有問之之人有問之之法有問無互覈之權其惟經略乎蓋餉司所據于各道者紙上花名耳而各道當即據花名乎畫地駐防者以紙上防相機策應者以紙上應于彼多索餉則不得少載兵彼多載兵則不敢頻失事此可以功罪按也彼據調募則不敢諱逃亡彼見逃亡則不能昧存省此可以情形揣也以此問各道能不吐實乎即不吐實于他人能不吐實于經略乎而經略先爲責實則各道不敢虛名覆車伊邁換局方新有實心做事之人則自有開口告人之事臣謂今日問餉之人不得不屬經略一也法者何遼兵雖衆惟有新舊兩端遼地雖寬惟有河東西兩路河東分遼陽海蓋開原三道河西分廣寧寧前兩道而道盡矣某道屬分城若干堡若干而地盡矣某城某堡內外舊兵若干新兵若干而兵盡矣某兵之內分

食幾錢者餉銀若干幾兩者餉銀若干而餉盡矣如是種種之數斷自經略交代前一日止責令各道盡將所屬城堡見在之兵見食之餉編造總數撒數冊報經略其冊務要直截簡明先開一道所屬凡城堡兵餉合爲一道之總則總數也次分城堡某城凡兵餉爲一城之總某堡凡兵餉爲一堡之總就中即撒數也其城堡內不許又開某標下某門下某將官下某南京某浙江某四川等營以致

紛紛名色猶如捉鬼捕風漫難稽考所當痛革此冊造就留經略覈實掛號印發餉司餉司照謄底冊一本存案仍將道冊轉申到部即將冊內各道分管城堡兵餉總數另具一揭發抄其交代後兵馬或有更置錢糧或有增減定令各道每月一次冊移餉司餉司每月一次冊揭報部發抄之制一如前或使朝野內外曉然皆知遼東凡道城堡兵餉一一燭照數計在目前而後呼吸可以相聞緩急可以相救此法可以相赴從前關鬲不通之病至此都除若道冊不經經略仍是前此花名揭抄不遍長安又與舊套循環無異則經略得而問之臣謂今日問餉之法不關經略二也時者何見在遼兵前法已備新舊月糧可算無遺矣援兵在途又有行糧比其到遼必須着伍因而問之山海關曰某日某處兵若干出關問之三岔河關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若干過河問之遼陽餉司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若干到遼分撥某道屬下其某堡管內應食某項餉銀問之各道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分撥若干已到某城某堡管內開食某項餉銀除餉司各道收造入冊一月一次彙報外其山海三岔二處守將隨到零星具揭驛報抄傳不過出片紙附便郵而行糧可算着伍有期亦不至如前此汶汶矣出關過河到遼着伍固皆有時不及經臣受事初創立此法日復一日恐又因循臣謂今日問餉之時不得不兼經略者不綦厚乎然臣非漫言也經臣昔按遼時正有召兵添餉之事讀其奏繳新餉疏內有云營不成營與無將同將不成將與無兵同其何抹于寡弱而新餉又不專爲新兵支用是使新兵有增之名無增之實新餉有爲新兵而增之名無爲新兵而食之實恐

虛糜此餉者不在老弱充數邊吏影冒而在營旅之不成分散之不合也嗟嗟此十年前因病下藥之言而今日膏肓之痼殆復過之再讀其屯田修邊一疏有云內地千零萬落北盡南空洶洶皇皇共欠一反漢以匈奴于聖明俯賜採納以維封疆事職親觀前日三路進兵里轉餉而天下困唐以藩鎮耗竭國用而人心離宋以西北用兵括盡民財而社稷墟古今敗亡之禍未有不始于邊鄙終于腹裏者嗟乎此十年前剜肉醫瘡之喻豈料他日板

蕩之憂究竟不能外是哉夫經臣于十年前籌邊憂國蚤見及此今日之事兵須實兵餉須實餉一切剔蠹釐奸豈俟臣詞之畢而臣所長嘆者今日之內地又非昔日之內地今日之兵餉又非昔日之兵餉經臣前日言之則蚤今日圖之則晚矣宋儒有言必有體國之人而後可以獲治兵之效臣望經略之臣今日治兵之中不忘前日體國之慮此社稷生靈之福豈臣一人私幸哉除臣一面剳行

餉司外事關經略者伏乞天語叮嚀向心共濟依臣此法設誠行之遼事尚猶可爲臣部尚猶可應不然臣力竭矣臣之罪亦甘之矣其如我國家何其如遼事何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題爲再陳兵餉之計懇乞聖明俯賜採納以維封疆事職親觀前日三路進兵我兵多于賊而反爲賊所敗者由于部分不明偵探不實而師行無次第故也計興師一年有餘我衆未及八萬而用過金錢近六百

萬由于校閱不精支放不一故也兵興以來言兵言餉章滿公車而未見有一毫可紀之實由于議者太多任者不力戶兵工部互相推諉但求一身之無事未及大計之安危也職以爲欲安京師莫若練京兵但泰寧庾老矣一切軍旅之事盡付之協理爲政分弱者以乘城教強者以出戰苟赴湯蹈火之士得五萬人焉則軍威自振矣滿旦一婦人勾引非類敢于窺竊職以爲欲安薊鎮莫若存恤

屬夷而速修臺堡昨者洪水衡決之地督撫
當親自查覈誠能憑藉險阻逸待勞飽待饑
俟其氣竭而擊之未有不可勝者遼人累敗
氣弱病在兵力薄耳然商賈既少流寓又多
調和既難安插不易則又患在兵多爲今之
計在經撫閱視三臣總計遼東新舊兵共得
幾何分爲勇怯中三等得軍幾何便知用餉
幾何即如瀋陽一城總計城守及哨路之人
共若干其孤兒寡婦應優卹者共若干一處

明白則處處明白支放自清楚矣四方調募
之兵既至都下當有以養之每日支通倉糧
一石此事勢必不可免者但議金錢應于何
項支給耳遠兵未必得到近者當差官催促
如盔甲火器等項見在幾何便知用物幾何
明綸督發矣而戶兵二部尚未見有專官督運漢
塞瓠子河侍從要官咸抱薪負土而後克濟
此何時也而彼此推諉體貌之細事乎兵部
題知之事已奉
俞旨矣如姚宗文原爲奉
旨查閱者也但當明白註定駐劄何處料理何項
疏一入則事可辦耳當此之際豈宜從容流
覽奔走真定保定之時哉職聞天道予順正
臣子立功成名之日而無奈將士之恇怯何
兵事尚詭尚速而無奈臣子之從容迂緩何
兵取諸紙上之空名而不知其綜覈餉取諸
民間之骨血而不察其實用大臣小臣但求
免于人言而不顧歲月之後事勢云何詔屢

改而人不知所從議日多而虜笑吾之拙事
可勝言哉職願
陛下斟酌人言獨決大計當行者毅然行之當覈
者斷然覈之有奇才俊氣者登之浮言防務
者逐之庶乎
國家尚有神氣而四夷尚聞風知懼也
○巡視厰工科給事中祝耀祖雲南道御史俞
誨爲查解軍器關繫非輕謹循職掌以覈實
用事蓋自三路挫衂開原鐵嶺相繼告陷全

遼軍器盡沒虜中欲以赤體空拳之人而當
鷙發鯨吞之衆不待對壘而我軍已無生氣
遼陽危若累卵矣項以經臣熊廷弼請發軍
器職等職掌攸關謂宜躬自檢閱俾無朽鈍
以資捍圍若火器一項非逐件試驗恐運至
遼陽臨發炸損反受其害且脚價不貲虛擲
金錢是以寧甘勞役不憚瑣屑欲詣庫局精
覈檢查與運一器有一器之用而蚤一刻濟
一刻之危也乃補牘未幾忽奉

聖旨這所奏盔甲器械鎗砲等項自有成規如何
差官檢閱着遵照舊例行該庫局照數給發
不必更置以滋煩擾欽此該職等看得兵仗
局專貯火器乃內禁密之所非外庭諸臣
得以輕入如果該監軫念危邊發皆堪用職
等可以不問若搪塞故事多以遠年朽壞之
物朦朧一時則三軍生死于是焉係職等豈
能嘿嘿坐候封疆則兵仗局火器查有損裂
即與兌換無容另議若戊字庫每次收放職

等親履其地載在會典職不可曠矧此番稽
覈較之平時宜加慎重已經移會初四日檢
發如數而止儻火器不及原數合照部臣議
酌量盔甲王恭兩廠現貯三四眼鎗佛朗機
等項湊足分作兩運前以驛遞困疲遂至愆
期悞事今兵部議委刑部司官馮時行一員
合以盔甲刀鈐爲一運刻期出關其砲銃佛
朗機等項俟旬日放驗無炸工部應委一司
官押領二運刻期出關蓋議委適均彼此不
率參至者另議優敘違限賢否騷擾驛遞查實題
參至于脚價煩費取給驛遞如螳當車鮮克
有濟經臣議先發銀于各府州縣預催夫車
以俟非獨甦疲抑以速運而兵部又議所屬
州縣先行借給事完聽總督衙門銷算議補
但今武庫動支變產銀置辦包索噫驛遞各
官既知疏請預發豈肯借給且朝三暮四補
完何時徒費司官調停究竟道傍稽悞及今
卽與兌換無容另議若戊字庫每次收放職

酌議當如商賈僱騾法自京僱起每騾一頭
馱載二百五十斤一日可行百里更得迅速
而現給時價不使奸胥侵牟是在司官奉公
約束早竣斯役乃所運脚價推諉無着職等
查得修理十六門軍器原估該銀二十六萬
餘兩先奉
明旨兵工二部四六分出內帑應協濟銀十萬餘
兩項以各監督苦心節省僅費銀三萬餘兩
則內帑當以二萬補償于工部今事迫勢窮
計無復之合儘補償數照僱騾價支取馱載
其包索等銀仍如部議取給庫司猶有不足
議于節慎庫湊給且以軍器節用之銀而充
兵部運車之費總屬王事同舟共濟難分彼
此是職等目擊時艱心懷軍國故為條分縷
析斬于救渴療饑儻兵工猶有藉口設難支
吾當執白簡而議其後矣

○經略熊廷弼題為遼左大勢久去戰守已無可
支謹一一備陳其狀仰乞
聖明省覽俾作區處事職按遼東見在兵有四種
一曰殘兵從主將趙甲逃陣甲死而為錢乙
用又從錢乙逃陣乙死而歸孫丙或七八十
人或二三百人身無片甲手無寸械隨營糜
餉椎死扮活不肯出戰此殘兵之形也一曰
額兵開原一道全額已亡遼陽道所屬清寬
撫鬱一帶全額亦亾即職標下左右翼兩營
亦併亾至于各鎮額軍或死于征戰或圖厚
餉逃為新兵者又皆亾去其大半此額兵之
安家月糧而暮逃彼營暮投河東領出安家
銀兩而朝投河西點冊有名及派工役而忽
去其半領糧有名及聞賊犯而又去其半此
募兵之形也一曰援兵各鎮挑選誰肯以堅
甲利兵來每一過堂弱軍羸馬朽甲鈍戈不
堪久眼而事急需人又不暇發回另換精壯
此援兵之形也

皇上以爲有兵如此能戰乎能守乎自喪敗以來
總兵以下副參遊都備守以至中軍千把總
指揮千百戶死者五六百員降者百餘員遼
將援將已是一掃淨盡今殘兵零碎皆無人
統率而贅畫募兵萬數千人即求一世職爲
中軍千把總分布管領亦不可得況今一二
見在將領皆屢次征戰存剩及新斜久廢之
人一聞賊至無不心驚膽喪者
皇上以爲缺將如此能戰乎能守乎良馬數萬一

朝而空今太僕寺所兌寄養馬既多瘦小兌
買營騍馬更矮小不堪兵部主事王繼謨所
市宣大馬並無一匹解到即見在馬二萬餘
匹半多瘦損率由軍士故意斷絕草料設法
致死圖充步軍以免出戰甚有無故用刀刺
死者以此馬愈少而倒損愈多
皇上以爲馬匹如此能戰乎能守乎堅甲利兵長
鎗火器喪失俱盡今軍士所持弓皆斷背斷
絃箭皆無翎無鏃刀皆缺鈍鎗皆頑禿甚有

繩之今五六萬人人要逃營營要逃雖有孫
吳軍令亦難禁止
皇上以爲軍心如此能戰乎能守乎又使民有仇
賊之意各顧身家性命同心協力效死固守
兩三日待救援亦可少沮賊望今滄陽皆已
逃盡遼陽先逃者已去不復返見在者雖畏
不敢逃而事急之時職安能保況遼人浸染
胡俗氣習相類賊殺其身及其父母妻子不
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則怨不絕口賊遣爲奸

細輸心用命而公家派令守城則雖職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動

皇上以爲民心如此能戰乎凡一切軍法職能行于各將而各將不能行于欲逃之軍責令喂馬不聽責令收拾器械不聽心念念只想一走而各將其柰軍何凡一切應行事宜職能行于道府而道府不能行于欲逃之民諭以守城不聽諭以挑濠不聽諭以採草斫木等事一一不聽心心念念只想一走

十萬來滅此賊而遼陽旦夕存否難期恐亦不能待也顧職又思之漢唐以來建都皆在中土遼雖時附時離無關輕重今遼地實爲

神京左臂萬一不測劍牀及膚當是時無論發內帑萬萬金求贖此一塊土不可得即求保陵寢一日之安亦不可得職疏地方軍民情狀字字眞情語語實錄伏乞

皇上俯賜乙夜之觀作何區處以救遼危于旦夕

○浙江道御史劉蔚題北關已陷遼左益危懇乞

職無任哀懇急迫之至

聖明亟圖修備以保
宗社事頃自三路喪師以來奴酋之猖獗日甚一
日會議之日又誤用李如楨爲帥退縮不前
一籌莫展致開原鐵嶺相繼敗亡屯堡之陷
汲殆盡遼瀋之禍患剝膚如楨之罪可勝誅
哉今幸有經略熊廷弼到彼任事號令一新
壁壘生色又用李懷信往代如楨遼事或可
望其收拾乎但北關勢在奴酋肘腋之間可
以搗賊之墟可以擊賊之肘奴之步步蠶食

不敢遽然而西者畏有此耳今不日之間北
關克陷賊復何所顧忌而不長驅以來乎
皇上近亦留心遼事矣然遼之章奏下者十之六
七不下者猶十之三四至遼事外漠不動念
賊來則急賊去則緩
皇上之意得無惑于宵小逢迎之語以爲賊志在
搶掠財物而無大志乎賊之爲患止在遼東
而于京都尚遠乎然賊之修陪練兵已謀于
數十年前稱王建號近又僭竊無忌日敎細

滿地既探山海兵馬若干又探劍門虛實若
何既探旅順糧草若干又探管糧職官爲誰
此其爲謀未嘗一日忘內犯者且攻尅城堡
所向無敵遼人落膽勢若破竹恐不月而遼
瀋不月而廣寧又不月而山海至古北口潮
河川一帶外無邊墻內無強兵京師薊門之
間尚得安枕而卧乎彼時
皇上亦將安所之乎昨經臣熊廷弼請調將官姜
弼等并勦兵二千當令帶領內丁星夜出關
之用乃爲第一喫緊者邊報旁午內地戒嚴
京營之軍或上城防守或城外列營預派信
地以備將來當事諸臣已有成議尚可姑徐
徐乎調募之兵次第雲集精選訓練不容少
緩軍士糧餉多所冒破稽查清理不可無人
徐光啓姚宗文加銜閱視之命是尚可遲遲
乎薊遼總督身任封疆關係遼事最重大者

彼既次意求歸卽當速爲更易部覆有日
俞旨杳然當此危急之秋尙可泄泄從事今之進
退維谷乎川貴土司之兵旣無安家銀兩又
苦道路迂長人地不宜勢難猝至或酌用其
半或善爲調停在樞臣與撫按早議而裁次
之勿貽延誤事而置遼左于度外也昨陝西
之兵沿途騷擾商賈罷市居民逃竄甚至幾
釀大變而州縣各官只得隱忍調停者聞李
懷信之兵有自山西來者每日止發兵三百
名統以一官每日定行一站有違限者定行
細打如此則每縣每日止客兵三百名庶人
少不敢作亂地方無搶掠之苦且免生意外
之變是在樞臣移咨各處撫按並領兵將官
遵照是規而已昨計臣暫停金花銀兩無非
救遼事以救國家者乃罰及司農降及司官
是但知金錢爲重而不知邊事爲尤重也昔
庚戌之變趙貞吉示諭營兵斬虜一級者予
銀百兩費銀十萬虜可殺盡

勑諭當事諸臣加之意耳更祈
皇上御文華殿面諭羣臣如何足兵如何足餉如
何戰守以求救遼之策凡奏之入釋去疑
心朝上夕下務使臣工濟濟蹌蹌並領兵將官
下事或猶可爲乎

○管理太倉銀庫戶部主事劉榮嗣揭爲封彊多
事庫藏空虛謹陳目前不支之實將來必窮
之患乞賜從長酌處以濟時艱以裨國計事
竊照奴酋犯順增餉養兵一歲之間經費銀

三百五十餘萬兩此三百五十餘萬所養不
足九萬人近以兵部調兵募兵之疏大約計
之不下二十萬人計餉當用八百萬兩而今
日處餉之時勢與去年相懸遠甚去年
皇上東顧慨然發帑助邊今則以借金花逢譴怒
矣去年借支各衙門積餘錢糧總給戶部之
用今則瓶罄俱罄抱注無從斗水同于西江
抱蓐苦于三摘矣去年止調兵各鎮今則並
募兵各省地方原餉無此項錢糧不得不從中
解發以濟用乃所以急餉者謂有兵不可無
食耳孰知已耗于未有兵之前耶去年海內
豐登又平居安富之餘雖云竭澤而取猶有
澤可竭今則民窮不堪再賦水旱幾半域中
苟且權宜之計原可暫不可常凶荒困苦之
民又宜安不宜擾覺根本動搖之患大于奴
酋而賑恤百姓之心急于禦虜即仍求三百
五十萬如去年之額萬萬不能況倍之乎此
措處新餉之難也而太倉舊賦實亦坐此受

虧蓋太倉一年之繞入總四百萬遼鎮一年
之新餉出自民間者復二百二十萬百姓之
財止有此數加派急即名曰加派加急吏
名曰抽扣其實即往年年例之貢也往年四
百萬中尚多梪欠今欲六百萬外一無欠少
豈必得之數哉將恐新餉日增正貢日減新
餉日急正貢日緩爲諸邊憂方大耳臣職受
事以來已及三月一年四分之一出入俱當
一百萬而解到止六十萬兩即以齎捧帶解

一節論往年大約三十萬今止六萬有奇而
今日諸邊之危又與向時不同薊密永昌
陵京屏障滿酋入犯集兵設防枝餘應宜大兵悍獨
缺復時刻難緩者也而無以應節趣餉分釐難
甚而餉欠爲多近以鼓譟成風大同又七年
不貢之虜需賞一旦誠朝不及夕之勢矣而
無以應陝西諸鎮去此較遠領餉諸役有守
候半年者該鎮望餉之急應與近鎮無異即
諸役疾言怒目憤氣苦情可得度外置之乎

而無以應新餉之急在遼舊餉之急亦在遼而發者職受事後凡九十餘萬其舊餉季當十三萬解發纔有八萬夫遼之餉尚可分新舊爲有無哉而無以應更有難者山陝諸邊調兵援遼則有料草行糧之費薊昌諸邊徵調在門經過在途則料草行糧而外兼有供應之費諸邊向無新餉是以自贍不足之餘粥須復奪而應隣人之饑也則舊餉病若使并支新餉調者之家在本鎮仍支內庫多寡有無之故經手驚心仰屋愁歎不能自已誼據實開陳祈賜亟察誼捐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黃克纘題爲夷氛日熾內備全疎敬陳京營急務以振積弱以實元氣事奴夷發難以來持

廟議者莫不以遼左爲急矣然論遠近則遼左急而京師緩論安危則遼左重而京師尤重蓋遼左肘腋而京師腹心也可專急肘腋而頓忘腹心乎自三路喪敗遼之徵兵近三十萬可謂多矣而京師爲四方根本所恃者不過三大營之軍悉強壯老弱盡作實數亦不

過數萬而皆市井遊食之徒不閑擊刺器械
朽鈍衣甲不備火器未習遙見賊來遂思逃
走安能衝鋒血戰以禦強虜哉且散處四方
操卑即去自謀衣食設有急警號召魯兵能
有數百人可立聚乎近該總督戎政秦寧侯
陳良弼巡視科臣范濟世道臣馮嘉會汰去
老弱而補少壯者萬餘人然未經訓練其積
弱猶故也臣謬叨協理機悃之謝安鎮定之量
徒抱桓冲根本之憂每見建酋攻城殺將舐
糠及米未嘗不心寒膽慄而食不下咽也思
振積弱之勢聊陳一得之愚度時審已僅僅
爲支持目前計若國家長久之策必大破常
格用排山倒海之力臣固未能及也

其一曰選將夫太平無事則重外輕內故轉京
營者皆居官素乏表樹之人今何時也而可
以此爲庸懦藏身之地乎宜

勑兵部凡京營有缺必多方選擇移文商確其才
識可當重任者然後用之俟練兵既有成效
仍與推陞美缺庶幾賢者不恥爲之將既得
人則練兵有法而兵當自精矣

其二曰增兵夫營兵十二萬非寡弱也而頗羸
可用者惟選鋒七千人今且召去三千防邊
不知何時可回無論建夷狂逞即零虜猝至
臣見諸將之束手無策也謂宜募浙直兵五
千與見在選鋒共作萬二千人而營中諸將
令其各招家丁副將六十人參遊四十人佐
擊坐營各三十人擇其壯健有枝藝籍貫者
書名于冊與選鋒同練以後陞遷副將留營
家丁四十人參遊留三十人佐擊坐營留二
十人其新來將領攜帶家丁俱如舊將之數
去亦如之如此則目前可得家丁千餘人再
于常伍中選七千人但擇其年力壯健能習
枝藝不必專用弓矢以上共足二萬人勤加
訓練他日將領來者相續攜家丁者亦相續
則選鋒日增以漸振作事不駭俗而兵可立
強也臣前在南京因遣兵援遼會遣坐營張

超往金華募兵三千補南京缺額往返不過
三月途中安靜不擾此時可于南京水陸營
先抽一千會南京兵部委坐營張懋勳統之
用新江口戰船輕便者二十隻龍江營哨船
二十隻每船可載二三十人即時就道仍令
坐營沈志亮于崇明江陰丹徒江都等處募
兵一千統領來京守京與援遼不同其安家
行糧視赴遼自當少減俱聽南京兵部臨時
酌量仍令張超前往義烏東陽募兵四千以
一千補還南京所抽之兵其餘三千即令本
官統領前來儻一時召募未集則移咨浙江
撫臣于羅木營兵先發一千撥船差官送之
來京俟張超募完即以一千還之不過一轉
移間耳其募兵安家行糧即于兵部題准借
南京兵部銀十萬兩內動支三四萬蓋原借
本爲募兵用也若銀已起解則南京兵部可
再借數萬兩同爲國事臣知署部事尚書丁
寔決不靳也其押兵坐營三員歷俸俱深若

兵行紀律嚴明人人堪用即陞以遊擊職銜
以示鼓舞此誠救急之計不可再遲者也
其三曰備器械營中兵器頗具然皆朽鈍又百
子銃最軍中利器聲勢既壯大力能遠到川彈
多而所傷者衆但以卷鐵成者放之每每炸
裂不能制敵反以自傷宜令工部發銀六千
兩委營中參遊之賢者監匠改造如長鎗長
刀短刀鈀頭鉤刀俱加鋼鐵各造五六千件
百子銃則加鐵重管再造六千門如內管合
口向東則外管合口向西後密加鐵箍庶不
炸裂傷人三眼銃宜修造一萬把此器一銃
有三銃之用且可代棍于馬上擊賊火藥則
差官于吳橋東光地方買硝工部給黃芳行
製造又臣于南京兵仗局見有銅鑄佛朗機
長七八尺者三四十門宜令南京工部移文
取出二十門連子銃差官解送京營試用蓋
渾銅鑄成則不炸裂而力可及十餘里望見
賊陣而輒發之擊其中堅其渠魁可殪也

其四曰議增餉夫軍士月糧一石所值不過二
三百文而收糧有費領糧有費所餘幾何往
貴役與人爲有力者坐收其利其親自應役
者不能裹糇安望荷戈遲鋒雖增糧一石所
得不及千文常歎一飽無時今常伍無論矣
遲鋒于折銀一兩外每月且暫加鹽菜銀二
錢俟春操考其中五六矢及能兼數枝者列
爲上等選鋒又加銀三錢後試若射不中及
他技全疎者雖曾增至五六錢仍降爲一兩

二錢再試復然則又降爲一兩若射技旣疎
人復衰弱則降爲常伍常伍老弱之甚者則
革去之賞罰旣明人自爭勸矣或者以二萬
兵加鹽菜銀折衷于二錢五錢間一歲須加
銀五六萬戶部必難措處是又不然今兵多
失額又歲有物故若減補一萬便可省
銀六萬兩何愁乏銀臣又有一議中都班軍
歲貲行糧銀八萬兩實無五百人至京俱京
中僱人應名若明歲只令一半上班一半以

其四曰議增餉夫軍士月糧一石所值不過二
三百文而收糧有費領糧有費所餘幾何往
貴役與人爲有力者坐收其利其親自應役
者不能裹糇安望荷戈遲鋒雖增糧一石所
得不及千文常歎一飽無時今常伍無論矣
遲鋒于折銀一兩外每月且暫加鹽菜銀二
錢俟春操考其中五六矢及能兼數枝者列
爲上等選鋒又加銀三錢後試若射不中及
他技全疎者雖曾增至五六錢仍降爲一兩
人復衰弱則降爲常伍常伍老弱之甚者則
革去之賞罰旣明人自爭勸矣或者以二萬
兵加鹽菜銀折衷于二錢五錢間一歲須加
銀五六萬戶部必難措處是又不然今兵多
失額又歲有物故若減補一萬便可省
銀六萬兩何愁乏銀臣又有一議中都班軍
歲貲行糧銀八萬兩實無五百人至京俱京
中僱人應名若明歲只令一半上班一半以

行糧四萬兩解京便可足鹽菜銀支用矣
其五曰議營房建夷攻破清撫開鐵又擄宰賽
取金白其鋒不可遇矣我之所恃惟遼陽一
城萬一不守更將何恃此卽金人滅遼宋人
都汴之時也宋人惟不善防故有靖康之禍
今宜于都城東北西北要害處令工部建營
房千間以待募兵之至使至不擾害民居若
邊報孔亟則將各兵分戍昌平天津者移衛
京師先擇城外廣大寺觀數處以便屯住勿

皇上亟發臣疏
勅下兵部議覆施行
○吏科署科事給事中張延登題爲遵酉再陷北
閑遼陽益危謬陳一得以備採擇事自奴酋
發難我師輕堺失利戎心遂啓入破開鐵如
蹈無人之境猶然不敢卽犯遼瀋北閑之
或窺其後也今八月二十一日奴已吞併金
白二寨自此全無內顧長驅旦暮間耳夫遼
陽去則廣寧危廣寧去則山海危而薊京震

動此不待智者可決也職考宋史金人初入
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汴關之意特中
國失備故使渡河得至城下遂有中原之志
今奴爲祟不摧爲蛇奈何往事可爲殷鑒矣
朝廷日議兵談餉遼東日喪師棄城雖有萬
語千言何救一尺半寸只如三晉蘇卒逍遥
通州無資荷戈徒防脫巾亦可見
廟算之不減也語曰禦寇者于門戶遼薊京師
之門戶也奈何不思大家齊力禦之視熊廷
弼如遺跡而不顧必待其攔入堂奧乃格鬬
哉職有一着請於京師速選智勇健將一員
名曰助遼速選武藝軼格健丁三千大約十
人取一萬人取千京兵不足則募之內外近
京之處務期分官旬日而集令年會試各處
材官良家子弟有志功名下及胥靡免罪之
徒皆得量才徧用名曰精銳如漢之三河使
士唐之挑監一切衣糧安家須從其腆器仗
取之庫局皆咄嗟而辦餉則先動潘王所助

及百官之捐俸戶部再立爲令使勲戚中璫
商賈有力之家咸得犒師倡義輸財就不樂
從夫遼人與奴相割相烹肝腦塗地以障內
地吾人欲保守身家財產猶不肯出力出薪
豈人情乎以上兵將寧少勿多即不足三千
亦可大司馬大司農親勞問而遣之使星夜
前去一軍行後再置一軍視時勢緩急及三
而止一以張天子撻伐之威一以壯經略特
角之勢皆實試實行較之畫餅望梅當倍矣

宋雍熙中契丹犯塞既踰亭障分掠田里太宗特出聖謨選禁衛驍雄百隊伏要害地與大軍表裏使腹背受敵遂大勝之似可倣其意勿徒專騷動近邊此目前救急之策也職又觀遼自用兵以來奴不入則已入輒得利去道將皆泄泄株守故套漫無出一奇少挫其鋒者夫奴雖強然屢勝之後其氣已驕兵法驕者敗撫臣周永春誠心感動遼人聞遼人愛之如父母廣寧濠塹敵臺懸簾弓弩一切城守之具皆備西虜亦入我戎索旦夕可特無恐職謂宜令其乘稍暇厚賞募敢死悄陣之士能絕滅旌旗出入險阻者數百餘人審察地利人齎數日糧預爲埋伏奴果大舉傾衆而出突用大將軍神器襲擊其後奴住撫順外新寨不遠或聲言搗虛以牽制之以助經略之不及使奴驚爲從天而下此奇兵也昔宗澤當宋屢敗度所將寡不深入不得成功移書北道總管趙野等入援皆以澤爲狂不荅澤竟以孤軍進至衛昌出其不意大敗金人臣聞有從馬林敗逃歸者言破開原奴皆醉飲熟睡欺我恇怯毫不爲備當時若有徒卒百餘人乘夜斫之可以得志惜哉賞罰不明李如楨尸居餘氣雖有宗澤其人者不肯用命耳此時將材要不易得麻承恩老馬識途聞在詔獄料四路之敗一一不爽何不同劉孔胤姑赦其罪置之周永春麾下使招集家丁立功自贖原任參將遣戍萬邦孚徐萬世德之子雄傑有父風見繫獄張名世精火器皆當赦用與之死地使自求生儻能出奇制勝即封爵不吝矣昔庚戌之變大同將戴綸徐仁六月論死八月赦出後二將皆能成功例有戴罪使過之條奚不可也又有原任總兵張國柱健丁甚多亦堪起用宋臣李綱曰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一失機會悔不可追今日三韓危如蛛絲之引重錘速救之此其時矣然精神奮發全在

皇上昔漢時匈奴寇雲中烽火達于甘泉天子至于勞師細柳今何時也

皇上猶擁黃白自私爲長夜之樂若付遼于度外者得無有左右近習蒙蔽聰明言奴所惱恨不過遼東彼決不來內地原不足畏者耶秦時涉勝已自立爲王二世止知其鼠竊狗偷耳奏事司馬門三日不報而天下不可爲矣

今以天時人事卜之

皇上悟則爲漢不悟將如秦臣憂心如焚計無所

出區區狂瞽即觸忌諱不惜也

○大學士方從哲題爲接得經略熊廷弼揭帖極言遼左潰敗之形人心離散之狀法不能制情不能聯忠義不能感動號泣勸諭不能使之聽從一旦寇至將立見土崩瓦解之勢臣讀未竟不覺心悸魂搖汗淫淫然下矣夫

國家所恃以扞禦寇賊保守邊疆者全在人心人心不固即金城湯池甲士如林芻粟如山亦不能守況該鎮喪敗之後盔甲器械馬匹件件不備火器全無雖有幾萬傷殘之衆續到赴援之兵然皆露頂赤身空拳徒步以此當大敵禦強虜豈有幸乎以是上自將領下及軍民無一人不爲逃走計無一念一刻不爲逃走計自前若此猝遇賊兵臨近倉皇急迫之秋豈經略一人所能整齊而約束哉今日遼陽之勢眞梁邱不足喻其急此非

不可爲力不能支請

皇上亟作區處其情亦甚迫矣臣以爲當事之臣議兵議餉已無遺策議戰議守已無剩詞茲當救焚拯溺之時爲被髮纓冠之計將操何術哉惟願

皇上亟御文華殿召見文武羣臣共議守禦方略此可以震疊人心者一亟發帑金數百萬戶部給餉兵部招兵買馬之費此可以振興士氣者二亟下徐光啓練兵姚崇文團邊之疏俾令及時料理此可以克詰戎兵者三亟

勅京營總協分布營兵各派信地凡守城禦賊之
具如鎗刀火器擂木灰石之類一一預備毋
致臨時無所措手此可以護衛
都城者四亟下科道諸臣之
命五城九門各用一人巡視俾令譏防奸細彈壓
紛囂此可以防內潰罔根本者五亟
勅蒭遼總督兩鎮巡撫及各處兵道務切同仇之
義凡調兵轉餉列屯置守足以扞外衛內者
莫不悉心規畫併力經營毋得袖手旁觀互

相推諉此可以資犄角嚴保障者六凡此皆
目前要務急急圖之猶恐無濟緩急而君臣
上下尚可泄泄玩而莫爲之所耶總之惟在
皇上毅然奮發憤然改圖一切用人行政之事無
不朝上夕下隨請隨應以新臣民之耳目聳
外夷之觀瞻是又安內攘外之大原臣愚所
傾心拭目竊自爲
皇上望者昔人以燕雀處堂爲不知辟禍之喻臣
以爲不知其危而誤以爲安猶可言也今日之虜情邊患人人皆知其危而
皇上若自以爲安人人皆知其災而
皇上若自以爲利明明知偾危之禍近在眉睫而
因循怠忽徒徼目前無事倖
聖躬無一刻勞于財貨無一毫損有何妨碍有何
難處而閣臣已黙不發大僚屢催不補考選
散館七年不下法司三署一時盡空舉廷臣
齊心補牘合詞叩閽百請而百不聽竊窺
聖意謂天下無一人足信無一字當行無一言可
聽舉東夷西虜憑陵侵犯無
者嗚呼危哉臣謂九重之上舉動若此朝宁
之間景象若此甚非吉祥之兆太平無事之
徵也無乃時值其厄天實爲之而
聖心有不自覺者歟何其宜悟終不悟也臣憤懣
久欲有言茲因東事危迫敢略陳其槩以冀
皇上猶堅執成心毫無轉念朝政之更新無日羣
以爲不知其危而誤以爲安猶可言也今日

臣之仰望全孤虜患日深內憂日迫卽
宗廟社稷將有不忍言者又何有于遼陽哉萬惟
聖明省察恕臣狂戇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北關旣陷東事甚危
敬陳援遼十一議以祈立允施行事竊惟遼
之河東一帶被奴酋侵去七八僅遼瀋二鎭
奴前此尚未遽來者一恐北關之襲奴後二
恐北關之爲遼援也自開原破後已撤北關
之藩奴併吞北關爲勢甚易頃北關已爲所

陷其又何憚于遼而不一大舉焉遼之無備
人人所知雖熊廷弼極意綜理無柰兵力單
弱救援罕至只恐遼危而近在眉睫遼危而
宗社隨之矣臣謹以緊要十一款不暇文其詞而
直熟數于前惟
皇上試垂聽焉

一議總兵李懷信之行須

勅兵部卽刻差官守催就道限一二日內懷信登
二議懷信旣去薊遼需人何奮武止可暫移駐
薊一面併薊鎭總兵作速會推如劉渠夙有
將望就近陞補蓋薊鎭逼近
神京關繫更切非名將屯重兵數萬于此不可
其山海關則仍以何奮武守之
三議山海關爲遼薊咽喉汪可受旣聽回籍卽
當推有才望者速補該關主事責任非比平
時近差莫在膠清恬有品但令斷

需優調而關差則另揀胸藏甲兵者一員庶
議察防禦乃能勝任而愉快也
四議兵部添設侍郎臣曾引先臣高拱之言匪
直爲佐本兵不逮政爲邊方多事趣蓂儲才
以備緩急如負才有膽之張鶴鳴輩當急召
之以充添註毋致異時求手罔措噬臍無及
五議京師練兵最根本急着協理尚書旣已到
任施爲次第自有可觀顧協理一番整頓則
需一番資斧如京營議欲增兵則不得不資

饟于司農議欲建營房備器械則不得不仰給于水衡計協理斟酌節省亦無多費但祈勅下二部多方設法恣所欲爲毋得執拘以掣協理之肘聞協理攜有南來膂力過人之武弁徐璉急欲用之庶營而泰寧侯老耄須令拱手而聽協理之主持乃無悞兵戎大事耳

六議徐光啓練兵姚宗文閱視俱當速遣光啓駐劄何處職銜何官團練何兵只須閣部會同登時具奏何必泥拘常格徐徐以俟前疏

之下平宗文奉

命日久應行事件原合題知況吏部已奉題知之綸宗文又自爲題知之請兵曹反葛籐不斷等待無期望

皇上立查部疏遣宗文即出而嗣後兵曹該題知者題知仍復寂然莫得其解又臣有開將材科一疏許令廢將自帶家丁多者量予登仕而即以其家丁充兵卒以爲不調之調不募之募又免安家行糧一舉數利兵部初擬據揭酌覆而今竟置高閣矣

八議徵兵入衛如徵河南兵五千衛昌平以固陵寢徵浙兵五千衛天津以固門戶徵山陝兵共六千衛通州以固倉儲此皆得策獨計諸兵鱗集須是大將統之道臣彈壓之鈐束欲肅不無廣狹能盡容此數千人否數千人能無擾及居民否抑立營房以便安棲亦須番爲之所至通州屬密雲道所轄地里遙隔恐鞭長不及馬腹今晉兵三千不日可到即檄之肅而訓之勤將其道臣能遙制乎抑別有制禦之方乎此皆兵部不可不番爲計也

九議遼兵太弱委應議加徵調太多又應議減如部臣楊嗣昌疏急須酌以徵兵定數再爲

撤催但途次驛騷深有可慮臺臣劉蔚曾告
臣以中州地方被兵經過諸肆行掠標者姦
淫者相望于途大抵小州小縣每經過若一
日有千名之多亦難安頓且易逃遁臣謂每
千名作四日陸續魚貫而行則每日經過止
二百五十名仍須領兵官駕馭防其逃制其
擾此兵部不可不行文衝途遍爲曉諭者也
十議措餉甚艱除加派外更無可處只有清查
吕文一法柰戶部既無參覈之權科道又以
行查不便即臣戶垣繫關錢穀亦何從得其
支用確數近如遼中管糧通判有以貪論者
可不追贓正法乎若止以三硫聽其奉身而
退則窮詰無繇餉終不可問矣既有督餉大
臣或須設一巡餉御史譬如漕運有總督則
有巡漕倉場有總督則有巡倉凡本色之轉
輸不速折色之銷算不明皆聽巡餉御史得
行廉覈而白簡從事庶冒濫可清漏屼可塞
不至如年來之五百萬化爲烏有也至于餉

兼新舊頭緒涸穀河隔東西支銷棼錯臣謂
舊餉司原設在廣寧或河西一帶專支舊餉
新餉司原設在遼陽或河東一帶專支新餉
庶覺清楚遼平之後再作別議無不可者
十一議運餉陸海宜兼固不得以風濤之險船
隻之艱而專靠梯山亦不得以脚價之難道
途之擾而專憑航海夫脚價之區處在戶曹
道途之防禦在郡邑此猶易辦者乃海運獨
以累登萊彼登萊之雇船買米募夫無非以

應解京邊額銀那移克給乃額銀幾何勢不
能不旁及于他郡而他郡輸有近海州縣又
不能不以海運資其協濟董是役者惟道臣
陶朗先朗先止輸登萊欲其施之別屬阻隔
難行確宜加銜另給
勅書凡外郡近海州縣咸聽節制庶幾協濟可以
通行而無碍臣與督餉侍郎曾有此議此其
意爲海運乎爲巡道計一官乎乃當事終恡
一銜而不予抑何其惜官爵不惜封疆也以

上諸款語次不倫總之籌邊及腹外攘內安
臣近見具是若夫足食足兵遠略則上有
聖裁下有羣策外有邊臣之戮力嘔心者應且稡
然畢具矣惟是臣言或亦二三可採伏乞
皇上採擇下部施行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遼事已壞國勢難支仰祈
皇上亟救顛危以保
宗社事職方司案呈到部爲照遼東情形經臣章

奏不啻切矣
皇上亦真見攻陷北關必犯遼瀋矣臣以爲遼瀋
不守廣寧山海以至都城又不知何所恃以
過賊鋒也竊念國家自奴賊發難爲時一年
有半內而卿寺科道外而督撫藩臬郡縣靡
一不爲遼拮据也大將偏裨廢閑者見任者
靡一不爲遼調用也一切戰士若民兵若土
司靡一不爲遼調遣也戰馬抽之各邊市之
虜地又兌寄養兌營驛靡一不爲遼徵發也
盔甲器械隨帶于邊兵湊發于內庫靡一不

爲遼備辦也兩京庫藏靡一不爲遼撥助也
省直州縣減扣加派靡一不爲遼脧削也剜
肉無餘決裂日甚若經臣熊廷弼之奏聞
皇上者兵將馬匹器械既若此軍心民心又若此
至各將只折一死了事道府甘捨性命待亡
皇上想此等光景遼陽可以保守否當此時而不
救遼則遼終無可救之時儻此時而遼不救
則京師尚忍深言哉脣火燎原之際爲焦頭
爛額之圖計惟有急招兵廣賻士爲目前急
着廼招兵邊鎮本
旨月餘久已部劄行各鎮總兵官而安家馬匹器
械之費求之戶部不應求之工部不應求之
太僕不應幸得之
皇上者夜扼之諸司則計窮賻士饑輒其錢糧投
括于地方事權責成于科道勢不同于各省
之寫遠事不等于各司之牽制乃屢爲催請
天聽彌高可行之各官者又不能得
皇上則計又窮此時急當求兵而肘多旁掣迫用

兵無兵將誰任之亂形已露不容猶事朦朧
宗社將危不得顧惜軀命用敢冒昧瀆請伏乞
皇上卽
勅下在事諸臣協力同心毋分彼此更乞允臣募
兵畿輔繕修重城諸疏以便施行如蒙
聖明軫念危遼急需兵餉已調者非錢糧不能來
見在者非錢糧不能養特發帑金數百萬以
濟燃眉此臣等之所深願與內外諸臣之所
共懇者也

○福建道監察御史倪應眷題爲遼事日危一日
廟算日緩一日懇乞
聖明熟察遼情深籌國勢速爲區處以救傾危事
職竊見遼自敗衂以來牘滿公車皆陳單弱
乞拯援而未及人情之何若也非得經略熊
廷弼疏摹遼之孺帥怯將逃軍散民情狀如
畫微獨遼也卽千古所畏厪而解魚爛之情狀
亦復如畫但求
聖明省覽早作區處而已夫惟

皇上深居九重俾晝作夜廢萬幾而獨營饑不可
食寒不可衣之貨賄曾不聽信一言區處一
事故至于此頃廷弼矢心經略無論功名無
論成敗且九死一生在呼吸間矣其言猶不
足信乎其所摹列猶不足畏乎卽今都城宿
衞餘萬兵聚百千億萬姓咸有離心而無固
志與遼同也脆人驁馬朽甲鈍戈不可戰不
敢戰不肯死于戰無以異于遼也智者不見
其形且察其影今明明形見如是

請兵止十二萬七萬今乃請二十萬蓋時異
勢殊然據部疏所調募者取盈亦不難矣法
宜促其前進而安插之毋騷于道路分將統
之逐隊訓練毋擾于居民軍興以來未嘗之
餉直洩于漏卮而人莫肯問今經略肩之閱
視科臣綜覈之無憂破冒矣法宜盡罷一切
苟且無藝之徵勿見咫尺而失尋丈以傷國
體而搖民心第大興鼓鑄倍爐開局度每歲

可增至累百萬而軍儲自饒其已冒餉者吮
膏蠹國流毒四海不當循勘議之奏置不問
也議罷之督臣速宜賜玦已逮之罪臣宜即
明刑代總督者即日會推仍于疏中計程刻
定蒞任之限兵部添設兩侍郎以備非常亟
採羣議聞諸朝募兵當差臺省兵部宜遵兵
事題知之

明旨俾之遄往武闈急武藝而略文辭是矣科臣
官應震即將即兵即餉疏議論鑿鑿宜力行
以收三科之實詞臣徐光啓業已奉
旨練兵矣宜寬文法假便宜俾得裁布其四體而
毋虞申制外撓都城防守分布信地凡一切
守禦之具先事料理毋致臨期莫措更祈
皇上朝覽奏而夕下部臣聞議而旦題毋狥近年
優游玩愒之習如此猶虞虜情叵測變態風
雲區處有未當者況乎悠悠忽忽竟置人情
而不爲區處耶大抵人情何常顧我所以駕
馭聯屬之者何如耳遼之軍民見三路敗衂

也開鐵立陷也東西之勢合北關之援絕也
室家榮其慮饑寒迫其躬殺戮繼其後如處
驚濤怒浪中而一無所繫命柰之何不恐彼
見懦帥快將一籌莫展涕泣欲死草木風鶴
皆兵柰之何不恐經臣倉卒受任萬姓屬目
彼見呼將不應呼兵不應赤身徒手之卒莫
備衝鋒傴之用柰之何不恐自東事以來
皇上若急若緩請
御殿不報請發帑不報請罪已不報彼且以
皇上之忘遼棄遼若此而汎汎爲不繫之舟柰之
何不恐
皇上欲恢復遼之封疆莫若收拾遼之人心則立
御文華下詔刻責慨發帑藏凡廷臣聞議而旦題毋狥近年
諸施行如呼吸相通而絕無壅閼窒礙之患
庶人心定神氣壯而死解魚爛之形忽變爲
繩聯膠結之固此之謂
廟算非廷弼之所能與也廷弼第拱手受成以張
撻伐之威而已矣職義已致身憂同國戚讀

延弼疏一字一血故敢披瀝以瀆
天聽伏惟
聖明省覽立賜施行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救遼再無別法急着惟
在發帑謹瀝血哀懇伏乞
聖明憫允以救危遼以保
宗社事職待罪撫遼將幾一年一切兵馬錢糧無
日不爲籲請至與計臣苦心相規不敢道內
帑一字誠恐萬一以觸忤之故致百事阻閡
非遼之利也是以隱忍不敢言耳今遼存亡
只在旦夕見于經臣遼左大勢久去一疏職
不敢再爲臚列以榘中外之人心以貽
聖衷之震恐但就此至危至急之中求一線生路
惟有發帑一着職請得而究言之曩中外之
所欲聯屬者北關也今北關已破矣急須聯
絡朝鮮自寬奠失利麗兵盡殲于奴今欲其
整頓兵馬一駐昌城一駐滿浦以示犄角之
激示以中國之恩與奴之不可憑信今巴頭
已領賞去紗花見今講賞機有可乘難以容
二十萬犒朝鮮不可矣自撫清三路敗及
開原鐵嶺陣亡將士不下數萬今量給棺木
孝布銀三萬而會典開載陣亡有父子者准
優卹銀三十兩有母妻者准銀十兩總而計
之非得百萬不可矣援遼軍丁例給安家銀
五兩各鎮間有全給者有半給者有未與者
即如川兵一萬頗爲奴所畏止領過安家三
兩尚少二兩嘖嘖有言職標兵一千駐防滄
陽職多方體恤與之送犒賞與之送寒衣領

兵千總與以守備劄付溫言慰諭靡不西向
叩首矢心殺賊由此觀之軍心未始不可鼓
也重賞在前嚴罰在後拿定主意站定脚根
分守遼瀋互爲聲援投膠挾纊時加鼓舞職
以爲非得二十萬不可矣宰賽父子入奴彀
中奴挾宰酋爲質欲與煖兎諸營講和職與
經臣密議差人持論帖赴煖兎紗巴等營挑
激示以中國之恩與奴之不可憑信今巴頭
已領賞去紗花見今講賞機有可乘難以容
二十萬犒朝鮮不可矣自撫清三路敗及
開原鐵嶺陣亡將士不下數萬今量給棺木
孝布銀三萬而會典開載陣亡有父子者准
優卹銀三十兩有母妻者准銀十兩總而計
之非得百萬不可矣援遼軍丁例給安家銀
五兩各鎮間有全給者有半給者有未與者
即如川兵一萬頗爲奴所畏止領過安家三
兩尚少二兩嘖嘖有言職標兵一千駐防滄
陽職多方體恤與之送犒賞與之送寒衣領
兵千總與以守備劄付溫言慰諭靡不西向
叩首矢心殺賊由此觀之軍心未始不可鼓
也重賞在前嚴罰在後拿定主意站定脚根
分守遼瀋互爲聲援投膠挾纊時加鼓舞職
以爲非得二十萬不可矣宰賽父子入奴彀
中奴挾宰酋爲質欲與煖兎諸營講和職與
經臣密議差人持論帖赴煖兎紗巴等營挑
激示以中國之恩與奴之不可憑信今巴頭
已領賞去紗花見今講賞機有可乘難以容

言麼也愍與北關初媾北關覆滅愍必動情
就此挑激可爲我用今酋愍使已領諭帖去矣
東約秒巴西激虎墩哲職授意中軍麻承宗
與正安堡遊擊王攸民相機委曲行之署道
事郎中馮汝京又時爲密議天若祚我國家
必得其用啖之以利而後樂從固理勢之必
然者職以爲非得六十萬不可矣總計可得
二百萬而此二百萬者留之內帑不過太倉
一粒曷關重輕儻
皇上默然深念卽日
御文華殿召見羣臣下軫恤之詔允徵臣之請急
勑科臣姚宗文星馳出關宣布朝廷恩惠撫循軍
士收輯逃散前所請內帑銀兩卽令與職等
計議而行事完銷算具奏若御史劉光復膽
氣最優參將張名世火器最精乞卽出之獄
之全力能分合奇正頗倒乘取以遼陽爲桑榆之收此兵家上算也退亦何
害如瀋陽爲死地退之遼陽賊再逼遼陽又

圖退步則諸道將之所爲併力退守不過求緩須臾死耳亦何利哉此則在經臣相形度勢以定進止卽兵力聚于遼陽而輕兵遊騎分隊迎擊須在瀋陽之外偵候哨探須在開鐵之外賊將入境早爲分布從容待賊便當有濟如禦虎者虎先見人則人死人先見虎則虎傷此明喻也各處援兵聞有陸續至關者盔甲火器等項科臣祝懽祖多方設運抵關第恐到關後轉運艱難或須遼東撫臣道官督催援濟耳兵餉二事諸臣謀議悉矣賊勢急則憂無兵兵將集則憂無餉此事理明白易見者兼以調募頻煩而統領不得其人則所過虔劉如被烽燹部臣楊嗣昌疏言之懇切職所云將棄一隅以安天下而一隅大繫安危將竭天下以衛一隅而天下虞其騷動已言其槩矣竊謂今日議兵當以經臣之言爲準則戶部議餉便可以調募之額爲準經臣熊廷弼初至遼陽部署未定如稍有次第便可圖上方略如今日戰守須兵若干進而復開鐵清撫須兵若干再進而大舉須兵若干兵勢以定進止卽兵力聚于遼陽而輕兵遊騎分隊迎擊須在瀋陽之外偵候哨探須在開鐵之外賊將入境早爲分布從容待賊便當有濟如禦虎者虎先見人則人死人先見虎則虎傷此明喻也各處援兵聞有陸續至關者盔甲火器等項科臣祝懽祖多方設運抵關第恐到關後轉運艱難或須遼東撫臣道

新議調募者兵有定額則餉可預儲于照兵處餉分多備三分之一則餉不乏用外如加派協濟宜多方設處前見悉切職所云將棄一隅以安天下而一隅大繫安危將竭天下以衛一隅而天下虞其騷動已言其槩矣竊謂今日議兵當以經臣之言爲準則戶部議餉便可以調募之額爲準經臣熊廷弼初至遼陽部署未定如稍有次第便可圖上方略如今日戰守須兵若干進而復開鐵清撫須兵若干再進而大舉須兵若干兵勢以定進止卽兵力聚于遼陽而輕兵遊騎分隊迎擊須在瀋陽之外偵候哨探須在開鐵之外賊將入境早爲分布從容待賊便當有濟如禦虎者虎先見人則人死人先見虎則虎傷此明喻也各處援兵聞有陸續至關者盔甲火器等項科臣祝懽祖多方設運抵關第恐到關後轉運艱難或須遼東撫臣道

移舊解新此盈彼歉可謂不急公家之甚矣
職謂考成府縣之法積久漸弛宜改而考成
布政覈其一任三年完欠若干立爲停陞罰
治之法聽其督促府縣軍國方殷之日法有
敝而非苛此所當併議者也論夷狄者當論
夷狄之情如其意止搶掠則覘一方之虛實
奴酋稱朕建號披猖無忌則漸入漸深覘內
地之虛實儻廣寧有重兵便可壯遼陽聲援
山海有重兵便可壯廣寧聲援緩輒左右有
重兵便可壯薊門山海聲援連衡之勢重則
窺伺之念輕此不再計者也閒廣寧撫臣周
永春牖戶綢繆城守具備所不足者兵耳或
于山關援兵留十分之一二或將遼陽之兵
挑選一番如經臣所言不任干戈不備衣甲
器械馬匹者撥回廣寧以聽因時訓練因時
辦給練習堪用聞警赴援如職同官張延登
所言則廣寧有兵即遼陽之後勁也山海關
一帶城垣多壞宜如枚臣王象恒所請急爲

今之防守且不能用正策應之兵屯練雖有
方所而奔赴無分遠近或衝或伏可以用奇
可作內地屏藩可樹外夷觀望所云禦賊于
門庭之外都城得從容整暇以修守備此防
禦之所當亟講者職見京營副將鄭登雲投
職條議欲于鴨綠江設守官一員統我兵麗
兵共萬人以存屬國登萊運草甚難或量發
草價令朝鮮運入以濟海運之窮旅順原設
遊擊一員統兵三千爲東征守護運事今海

運至彼交卸恐有外變宜照舊添設以防不
虞二議大有關繫所當併行議者也伏候
聖裁

諭逵碩畫卷之二十九終

○戶科給事中宮應震題爲直陳今日救遼急着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幷保國全算循之則安舍之則危乞
聖明勑令部臣卽覆卽行事臣觀今日奴酋非但
唐安祿山乃是宋阿骨打而吐番元昊輩不
足言矣唐肅宗內有李泌之謀臣外有郭子
儀李光弼等之大將而後能克復區夏宋高
宗內有李綱趙鼎之謀臣外有張韓劉岳之

大將而後能保有江南今朝廷只靠熊廷弼
一人耳萬一廷弼不支又安得更有一廷弼
代之唐禦祿山以潼關爲險自哥舒翰敗而
長安不保矣宋禦金兵以黃河爲險自梁方
平潰而汴梁不守矣今我禦建夷以山海關
爲險脫遼陽亡則河西旡解當長驅至山海
開不識我之守關者能如唐之守潼關宋之
守黃河否夫潼關黃河其險實可守而唐宋
人不能守今山海關其險實不可守而虜所
入犯之口子處處皆是不必經由關門苟虜
破遼陽躪廣寧直達關下則烽火徹于京師
而其禍不忍言矣然則今日國勢阽危千緊
萬緊全在遼陽擔子重大于難萬難全在熊
廷弼
皇上及舉朝群臣千憂萬憂宜首憂遼陽千惜萬
惜宜顧惜熊廷弼有中瑞先告
皇上以遼陽尚無事廷弼尚可支山海關尚可守
虜去京師尚遠此數說者皆不忠誤國之言

皇上切不可信也臣聞廷弼之守遼陽也已于城
外掘壕置柵分設六營而于城上安立敵樓
木石等件事事從新措置可謂苦已但以寡
謀少勇之將帥馭赤體空拳之兵以魄散魂
飛之人心當雷轟電掣之虜就使廷弼有三
頭六臂亦難爲計臣思今日救遼急着實有
二策其一策者除廷弼遼城兵馬聽自調遣
防守外刻下兵部宜另發精兵二萬人選二
大將分扎二大營于遼陽後門二三十里內

外其壕塹排柞弓弩火器等守營之具比常
法更爲嚴備賊至必先攻遼陽城外之六營
而六營堅壁不動各以弓矢火器等禦之得
利則已失利則不宜還走入城恐門隘人多
自相蹂踐且城中因而自潰只宜于羊馬垣
內逐漸引退傍後門二營扎定則我之士心
有依尚可整搠以待而我之前營雖退城中
堅守如故遇賊攻城矢石齊下彼防我後營
之堅詎敢放心來攻若欲舍城攻營又恐城
中兵出如此相持數日奴必走矣預設伏而
邀其歸尚可大獲此計緊要全在後二大營
不然則城中之人心不定決無可守之理矣
其二策者金復海蓋四衛乃遼陽第一膏腴
地我之糧草全屯在此儻賊以一兵綴遼而
以銳師襲耽四衛則糧去勢蹙雖欲不棄遼
陽不可得矣朝廷刻下宜遣一大臣督一大
將屯重兵守此四衛變四衛之土與此一臣
聽其自爲設法防守訓士屯田不必一一經

熊廷弼但聽廷弼節制此有四說一則防奴
酋以兵綴遼陽使遼人不能救四衛須此四
衛自爲戰守一則防遼陽失事有此四衛之
兵可牽奴酋之後不敢直趨攻廣寧一則護
我糧草不至有袁紹烏巢之事一則此兵有
海爲後門可以障登萊一路但令東撫王在
晉早招習水兵以爲接濟他日有無限用
處今尚未可盡言耳然臣料兵部必曰無將
無兵不知此兵亦只須三四萬人此時不能
備此三四萬人將來只怕要三四十萬人日
子在後且兵部昨所陳贖罪使過疏與臣同
官張延登所陳會試子弟各處材官及兵部
續調出關兵馬皆是兵將只無奈兵部不肯
上心如臣開將材科一疏許令廢閑武弁多
帶家丁堪用者酌准復職武舉多帶家丁堪
用者酌准登第就中既可得兵兼可得將乃
部疏帶覆未見明白詳言廷弼疏陳遼將求
一千總不可得奈何當事之不盡用臣言也

臣又料兵部必曰援遼兵馬俱付廷弼便了
何故于遼東城後置二大營使別人統之不
知有此則與遼人聲勢相倚可堅其城守之
心且遼人謂朝廷另有大軍救援不止城中
兵將奴酋聞之亦謂朝廷另有大軍不止廷
弼昨張延登疏言于京師選將助遼又云再
置一軍又云令周永春大舉出奇此皆可理
會也臣又料兵部必曰遼東有經略巡撫何
須于金復四衛更置大臣不知唐用李郭並

爲元帥宋用韓范並爲經略事勢重大又可
以膠柱刻劒爲乎以上二策者臣之所謂救
遼急着循之則遼安忽之則遼危者也雖然
遼東前矛也薊鎮中權也以遼論則廷弼爲
主將以薊並論則廷弼不過先鋒耳遼亡則
奴患薊全受之何如有遼在乎夫援遼兵馬
戚繼光其說有二一可以作北兵之倡一可
以制北兵之驕宜令克繼早計力行毋爲旁
皆蕭何從關中添補此義不明故兩鎮自相
水火即李懷信尚爾逗遛不肯速出將來如

一人而手足自相撲口鼻自相嚙豈有不敗
者然今日薊鎮實無兵可調從前借過兵馬
必須補足或另募務如原額十二萬數而以
戚繼光練法練之使成精銳庶可以救遼自
救耳而天下根本又全在京師如人有頭頭
有肢體方能舉動京師只靠營兵十二萬而
人人脆弱法須挑選訓練則又人人言驕悍
不可練臣嘗有言譬如富貴人家子弟或十
或五請一師訓之師曰汝子弟驕養不可教

須多置姬妾別生兒子與我教此說可乎否
耶今言營兵不可練除非另生十二萬人與
提督者其可笑與前喻何異法宜姑置弱者
而挑其強者或得三四萬人依戚政尚書黃
克纘言先招南兵五六千人教之此事行于
戚繼光其說有二一可以作北兵之倡一可
以制北兵之驕宜令克纘早計力行毋爲旁
口所阻限以時日使練成京兵精銳可用而
後已如此則京師有兵薊鎮有兵儻遼東失

事尚可撑持但恐四方無兵則京師有急而
勤王無一卒之應中原有盜所在無一旅之
備是可憂已今須急下
詔書令九邊各練兵馬務足原額皆爲精銳則本
邊之虜聞風皆不敢動十三省巡撫亦各將
民壯機兵及衛卒練成兵馬一萬則本處之
盜聞風皆不敢動而各邊除原額兵外須另
募一萬人并十三省巡撫前兵各抽五千人
以備遼東徵調其練法皆照戚繼光紀效新

書爲式其將即耽之兵中其技藝過于十人
即以長十人過于百人千人即以將百人千
人而以一道臣知兵者監之限以久任許以
高擢其兵必個個精健人人習熟有調發則
道臣督率即刻上道此有五說一可以備遼
東之用不至如今日各處爭執無兵可調之
事一可以備勤王之用不至如宋人以蠟書
徵兵不至之事一可以備勦殺別項盜賊之
用不至如正德年間劉六劉七流劫之事一
可以使太平之民不見兵革者得以玩弄習
慣不至如唐之天寶宋之靖康望風奔潰之
事一則安家月糧器械皆本處官司可以措
置不至煩大司農如今日東手之事此臣所
謂保國全算循之則天下安忽之則天下危
者也以上援遼保國兩議似皆非瑣碎騷擾
無用之着只得
皇上一一責兵部火速奉行尚爲有濟如此旨不下
他日必至下哀痛詔而無及臣頌宋詔有曰

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深豈
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循國家一日之急念及
此臣泪不覺勃下願兵部一請此詔早爲
皇上擔力若不以爲然則異日必有思臣言而悔
者異日設施當亦不出臣言但如噬臍何哉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題爲遼左危亡在眼
陵京禍亂切膚除發帑外別無
聖明立刻頒出億萬以結軍心以奪虜氛以暫圖
歲月之安事日聞東遼消息北關已陷瀋陽

一空遼陽軍民個個要走無一鬪心固志臣
等撫心頓足嗚呼危矣成大事以人心爲本
人心一離大事去矣經畧一人雖責各將將
不能責軍雖責各道道不能責民欲戰戰無
人欲守守無人又且無甲無馬無弓矢器械
奴酋垂手耽遼陽無數子攔當之具無數個
攔當之軍此豈經畧道將諸臣能以兩手足
戰守遼陽乎而非獨遼陽人心然也使遼陽
失則廣寧人心亦然廣寧失則山海永平薊

鎮人心亦然山海永平薊鎮失則京師人心
亦然京師失則所在各省直人心亦然
皇上深居大內不知近年遼腹地方人人憔悴處
處偷安假如數個強賊放火殺人雖有千萬
軍民人等不敢違命上前與他抵敵何況虜
騎數萬壓山山崩壓城城破聞風喪膽不等
到來個個要逃誰敢上前抵敵此海內太平
日久積安積畏之勢不是遼陽一鎮人心單
怕奴賊到極處也今日到此極處別無一法
可以鼓舞惟有多將金錢買其死命兵法曰
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重賞之
下必有勇夫今日軍民窮到極處若使多得
幾文現錢到眼到手可以養活父母妻子則
伊必然出力拾命報效朝廷萬死不辭若無
現錢只以軍法斬之亦斷不宵出力拾命且
恐激成他變此其事理洞然明白
皇上自然宵信自然宵從者也但今日見錢戶部
無有工部無有太僕寺無有各處省直地方

無有自有遼事以來戶部一議那借而那借
盡矣一議加派而加派盡矣一議搜括而搜
括盡矣有法不設有路不辟則是戶部之罪
至于法已設盡路已辟盡再無銀兩則是戶
部無可奈何千難萬苦臣等只得相率懇請
皇上將內帑多年蓄積銀兩即日發出億萬存貯
太倉聽戶部差官星夜賫發遼東急救遼陽
如遼陽已失急救廣寧廣寧有失急救山海
等處除此現錢除此急着再無別項處法今

日臣等不請是臣等負
皇上
皇上不聽臣等是
皇上負
祖宗
皇上今日不聽遼陽明日危亡京師後日禍亂臣
等惟有相率焚香拜謝
九廟神靈以
皇上豢養七尺犬馬之軀盡死京師而已尚有何
策何能可救旦夕之急保社稷之安也哉

皇上將臣等此言千思萬想轉意回心發帑金五
百萬賞赴遼陽軍前聽經畧諸臣鼓舞士氣
買奴酋父子一顆之頭不復問其出入然後
陸續盡發千百萬貯之太倉聽臣等陸續賫
去充軍馬糧草等項之用則今日轉禍爲福
轉危爲安大機大用全在此舉臣等庶安心
衙門辦事爲
皇上保護江山安穩

○工部主事華顏題爲庫貯已空國計日縮急陳
末議以佐時艱事臣工曹也在工言工局外
之事跡嫌于躍冶然今庫司也在庫謀庫警
心之象患切于剝膚況戶部不足請貸工部
工部不足又誰貸之臣之堂宮即大司農見
下同心彼此共計或可支吾發帑之請已如
投石借金之議亦若觸磯安望上下之同心
兵部日發兵責戶部餉太僕日發馬責戶部
籌各衙門即可那借各執典冠之戒更何望
彼此之相助且奇謀碩畫不乏之言臣而悠悠
汎汎一切舉不以行心生疑畏士氣沮喪甚
欲以一二庸主之號加于聖明之上而臣不

敢言也卽如前者詞臣之請行者奇策也乃
不蚤遣之教練并不別議所以佐朝鮮北關
去而更無有爲强賊之犄角者國家一大失
策也科臣之請行者急着也既不早遣之聯
外夷并不早遣之毆內餉楊鎬歸而無有爲
非餉之對證者國家又一大失策也卽二臣
之行能爲貼後之呼已失先人之着矣
皇上亦習慣于太平無事之態而受順于左右逢
迎之言卽下一二

明旨責備邊臣打發各部支吾輔臣而不知虜已
礪斬關之刃而秣長驅之馬矣夫今日之患
豈非兵不足耶兵不足不但不能爲戰守卽
人心無恃而思逃又豈非以餉不足耶餉不
足不但不足以資召募而饑寒或且以生變
練兵省餉之說極精而今日已不能卒練姑
用韓信所爲驅市人而使戰雖非拊循善將
者亦用之自兵自餉之令亦且急行但恐狙
喜而來者鳥驚而散不足惜耳不得不選精

兵不得不厚賞給故今非得二三百萬餉不
能愉快議屯田以給餉長策也今緩而未及
用議用錢以代銀良策也或騷而未及行加
派舊法也虜根本亦虜遠水不救近火勸助
便道也虜有限亦虜望梅不能止渴以臣計
之主計者非乘人情之所急與其所樂未有
能出其財者今納級納年之例具矣主爵者
行或未決選人仍苦約結日衆金而尋權門
以啗狙猶何不明出一令曰同資而選者能

輸銀若干者先選同例而到者能輸銀若干
者先收夫誰不輸若鴻臚光祿中書例開矣
考課者限之以格諸郎亦漸覺稀疎有寧素
封甘衡門以保尊囲者何不廣開一途曰能
輸若干者加以部寺銜能輸若干而居常有
翰局清名者卽授以部寺職夫誰不輸推而
內外職官有欲榮其親而年未及者計年准
納若干許以封年已久而不過關勑之期計
月准納若干許以封推而內外職官有以小

過致革黜者准納若干還其爵有革黜已故而子孫願爲其祖父贖者准納若干還其職爵夫誰不輸而至于雜犯以下有身危而家未破父陷而子孫饒者各量罪准納至有家富而身欲脫籍有仕老而願就退閑如今告病文武諸臣各量情准納又誰不輸凡所與入者皆人所樂趨武功爵非乎事雖瑣屑如買欲贏而惡鬻乎凡所與出者皆人所欲脫鈞金束矢非乎政多寬假以嚮其利而能不爲德乎然此皆量足而止不久開也更有當行已久而今不可已者當思京師貧者何人富者何人官俸不可捐也世祿之榮恥當勸闔寺之冗給當汰尉役之濫食可裁半匠役之虛糧可減盡也入官之房可變買其值十倍于輕貲多房之價可悉收其入百便于派田更思官吏忙者何任閑者何任戎政之司官宜增也胄學不教國子而多員尚設每歲省二三人留俸即幾百金且使英雄無冷氈

之嘆而懶散無藏拙之窟尚亦有利焉鄉學不講經義而老儒空列每郡縣減俸即幾萬金且使引年者別議優卹而及門者無苦貧見無所不利焉民壯之供養議裁者入否久積之倉穀借糴者行否美贖之查者誰解餘稅之積者誰報不行勸懲不用覺察皆得行而人不行者也若夫天子躬儉何處不節即本部內供錢糧或減一年之入或減十分之五動得幾萬金

皇上納破袖而示群臣曰朕非不能具鮮衣爲惜福耳存一惜福之心蘇杭之織造江西之磁器西羨蜀扇皆可暫借折色以資兵餉他日豈敢遂爲常例而不入內廷耶

皇上特見未達耳即如一冠禮費十萬金何不爲諸王惜福耶已入者或可議勸法成

諸王清儉之德而彰急公之美第無有能風之使助耳助即幾萬金又如一殯禮費二十萬金何不爲逝者惜福耶未行者猶可議省法

以妃子才人同室之誼而得同穴之收第未有能議之使合耳合卽十餘萬金蓋古人于有事之秋師則曰張皇賦則曰悉索今日非張皇時而安得不爲悉索謀也或有可驟舉者或有可徐行者總之已有所抵卽皇上先爲應發待諸臣于五年之內悉行諸策以還內帑此亦猶寄府也儻

皇上憐諸臣之苦而慨然賜發出其不意以鼓舞東征之將士以申明中國之富強則人心固而元氣壯威靈振而觀望懾有不戰而可以遏奴酋之長驅杜虎愍煖兎諸酋之要挾者此又職等所願百叩首而祝也若旣吝惜必至戎馬生郊臣民離散

皇上尚能高拱而擁內府圖安樂乎臣不暇爲節慎一虛庫憂而爲內帑數十年所積之實庫憂也臣愚不識忌諱惟

聖明裁察

○經畧熊廷弼題爲收集兵力以固遼陽事職惟

遼陽瀋陽皆河東腹心內地自東失撫順淸河北失開原鐵嶺而瀋陽遂爲遼陽衝邊矣先是河東總兵李如楨駐守瀋陽職恐獨力難支委河西總兵李光榮率兵助防猶恐人心不一復題開原道僉事韓原善駐彼彈壓而職又親至其城授以守禦一應方畧分撥布置儘有次第馬步各軍不下二萬又有總兵賀世賢統萬兵駐虎皮驛爲之聲援自謂支撐得住可保無虞不意八月二十四日各營軍丁方挖營盤間忽聞賊北關各棄鍬钁散去而各將不能禁也職聞而駭甚亟遣開原道往鎭之而該道以軍心洶洶不欲行復遣分守道闇鳴恭往諭之而該道行至虎皮驛亦見逃軍紛紛南奔不敢去乃急歸而述諸將言以見職曰賊攻瀋陽諸將必敗瀋陽敗遼陽必不攻自潰不如還守遼陽厚集兵力人衆膽壯可保萬全且瀋陽空城也守亦無益而徒分兵力設賊以偏師入綴瀋陽

而率大衆直搗遼陽豈不兩悞職不欲竟其
說拂袖而起二十七日潘陽官生人等以歸
併遼陽告且言失開原時止司已傳箭歸併
職叱之出是日部道鎮臣劉國縉等皆力以
爲言而賀世賢復從虎墩來極言軍逃將
逃潘必難守之狀今月初一日鄉官洪敷教
率合城貢監生員人等請還兵遼陽而部道
鎮臣復迫切爲言職始悄然而嘆曰本望帶
兵數萬出關爲進勦恢復之計而事不應心

勢處解腕反退縮以自固職之羞憤亦可勝
言乎然而揆之人情事勢實有不得不然者
試舉一二已試之事爲
皇上言之賊陷開原皆遙醉昏沉而去可擊也賀
世賢方領兵欲冲而總兵及各營人馬忽一
驚而散賊陷鐵嶺昏醉如前可擊也賀世賢
知總之此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氣候至此
非有人力之所得而爲者所有屢疏乞討道
欲進而總兵諸將皆不進反割西虜死級以
報功爲賊所傳笑即非賊攻北關時職聞北
關與我唇齒雖遠不能救而賊既北出新寨
必虛三總兵可揚兵撫順遼外以示欲追而
陰解北關之圍乃遇賊千人賀世賢逐之使
兩總兵人馬齊上豈不獲一奇捷竟穿林各
退而世賢僅獲十級以歸凡此皆是絕好機
會且懦怯不敢乘況賊至城下而與之搏死
抵敵此職于還兵一節雖躊躇顧慮而屢試
我將兵之伎倆如此豈得不爲之寒心也哉
又況强莫如宰賽而生被賊擒衆莫如煖兎
炒花數十營而硬被賊制死戰莫如北關而
立被賊陷兇鋒動地烈焰滔天民安得不逃
總兵諸將安得不膽落而部道諸臣安得不
色戰今即總聚遼陽四面設伏爲背城借一
之計賊謂我見弱而未可知賊疑我厚集而
不來未可知賊來而我兵能拒與否皆未可
知總之此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氣候至此
非有人力之所得而爲者所有屢疏乞討道
勅下該部火速發遣前來應急倘賴接濟而竭職

之力徼

皇上之靈守住遼陽數月選練人馬整造器械挨到明春二三月間大兵一集何處不能制賊而今直無如此措手不及何耳仍乞嚴勑閣部大臣設法保遼以保神京毋謂遼陽旦暮且亡救援無及而遂心灰意懈姑置之爲若存若亡之地職無任哀懇急迫之至

○大學士方從哲題爲虜患益迫國勢益危懇乞聖明大奮乾斷

臨朝決策以勵人心以保宗社事頃自開鐵不守北關再陷遼陽孤城岌岌乎有不支之勢矣遼陽不支則禍立中于山海山海不支則禍立中于京師此何時也

皇上猶深居高臥若無事之日乎昨吏部請用大僚等官不報戶部請發內帑不報其至臣請詔諭天下及遼左民軍以敷宣德意收拾人心亦皇上豈以邊患雖殷而內地尚可無虞乎又豈以陷城失堡止于遼東而幾輔之近都城之中尚可保全無恙乎山海雖稱重鎮非有金城湯池之險可資扞禦也近雖議設大將而兵馬全無誰爲防守欲耶之薊鎮則屢調之後營伍空虛且大虜屯聚近邊勢將復犯此時此地寧堪再調欲耶之山陝新募之兵則烏合之徒訓練無數驟令乘陣對壘以抗強寇勢必不能則另推山海總兵配以應用兵馬

俾令及時操練爲扞外衛內之資乃今日所當亟講者近見御史王象恒疏謂關之南北與一片石二處舊有城垣今皆圮壞當此之時急宜修築使守關之兵有所據以自固似不可視爲緩圖也以京師言之三大營之兵號稱十萬非不多矣然皆游手游食與市井傭販之流冊籍雖存毫無實用求其膂力方剛能挽強超距者十不得一也膽氣過人能衝鋒陷陣者百不得一也就中稱選鋒食糜

糧者將近萬人率多強健可以勝介胄任干
戈試令將官知兵者團練而教習之或可資
一臂之用其餘老弱羸疲之衆即令之守信
地列營伍聞虜報有股慄而走矣則急急挑
選急急簡練俾旌旗壁壘煥然一新猝遇緩
急有所恃以無恐此在總協二臣不可不加
之意也邇來承平日久城守之具百無一備
即如火器一項乃禦寇長技較之鈐刀矢石
之利不啻數倍謂宜乘此閒暇之時將兵仗

局盔甲王恭二廠所貯大將軍及各樣銃砲
令巡視監督諸臣逐一檢驗擇其可用者如
法修製以濟急用似亦不可不預爲之備也
夫禦寇者當在藩籬之外而臣獨爲此守山
海守都城之說非過計也封疆之事特有經
畧運籌督撫協力一切制禦機宜因時變化
必有萬全之策惟是臣目擊肘腋之地輦轂
之下扞捂不設守備蕩然輒不勝凜凜憂之
故不揣以葑菲之說進伏望

皇上俯察虜患已迫國勢甚危
宗社存亡判在呼吸從此奮發精神一洗晏安之
習即日出
御文華殿召見文武群臣面議防禦方畧亟將吏
部用人戶部請帑兵部募兵簡將有開東事
之疏慨然允發庶幾人心震疊朝政修明仁
賢抒效用之忠士卒奮勤王之義或者猶可
救危亡于旦夕耳事急矣伏
皇上自爲保身保國之計若猶深居如故拒諫如

故有人不用有政不行苟且因循徼倖旦暮
之無事將令群工解體上下離心萬一虜薄
都城人無效死之志舉
祖宗二百五十餘年相傳之天下一旦淪于腥膻
豈不痛哉臣等誤國之罪固無所逃不知
皇上他日何以見
九廟神靈于天上也臣言及此不覺膽裂心摧痛
哭欲絕惟
皇上猛省而亟圖之

○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徐光啓題爲恭
承新命謹陳急切事宜仰祈
聖鑒卽賜施行事該吏部題爲都城防禦宜周乞
允訓練之臣奉
聖旨是徐光啓著在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
御史管理練兵事務職猥以淺陋職在詞垣
兵旅之事向未經歷頃因東事急迫屢疏論
列求效勠蒭之益非敢爲媒進之階也誤辱
聖恩三領
綸命擢貳端揆兼列臺銜驟越四階踰超前格未
成一割之用先蒙三錫之恩職感謝之餘彌
懷慚赧然以不才之質值孔棘之時度德揣
時恐終不勝其任也至于選練一法將欲使
智勇材藝人盡其長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然
後可以折勁敵之衝保金湯之固此則
皇上大奮乾斷俯允職言使得展布四體以圖尺
寸之效爲此先將一二急切事宜畫一上請
一請

欽命職仰奉
明旨專典兵戎機務所關更兼衙門職掌全是刱
立乞降專劄遵奉施行仍請
欽降關防旗牌及大小勘合火牌以便行事伏乞
聖裁
一議駐劄職惟新兵教練本爲防禦都城應于
都城內外擇厎空閑敎場屯駐操演但遠來
兵衆棲身無所乞
劄下工部速造營房一千間以便群居肄習職與
文武將吏合用公所似應擇厎空閑衙門不
足暫借就近庵觀寺院應用若屯者屯駐近畿州
縣就于該地方衙門駐劄伏乞
聖裁
一議副貳職惟官司必有佐貳軍師必有副佚
所以資謀斷備不虞也況今所練新兵皆非
素習一切選練雖有將領教師皆須職經目
經口月閱二三百人則二三萬人須百日而
遍至製造器甲亦須躬親指授逐一試驗多

事甚急無一手獨拍之理必須一二材畧之
臣以爲佐助職看得禮部郎中須之彥介性
宏才深心遠識且精勤敏練勝職十倍及查
之彥部資應得陞轉儀郎晉涉京卿亦係舊
例列今破格用人之際乞
勅下吏部將之彥陞授相應京卿職銜爲職副貳
此外更差戶部司屬一員專理餉務不拘內
外臣僚選耳二員爲職贊畫使職與諸臣
朝夕謀議手口拮据職若罷駑不稱當精其
補苴儻或尺寸可效必速于奏績矣伏乞
聖裁

一議將領職自三月至今訪得中外名將以待
薦達今經臣熊廷弼用畧盡職豈敢多求
以掣任事之肘但今教練新兵藝須兼通步
騎法亦參用南北不得一二經事南將就近
耳用何以措手職看得天津署遊擊事錢世
楨京營參將王光有熟諳兵機經歷世務驅
之行陣不在虎闕搏擊之科俾以訓齊實有

駕輕就熟之用伏望
勅下該部特留二臣聽用此外待職再行詮訪與
樞臣酌議應奏請者陸續奏請應委用者徑
自委用伏乞
聖裁

一議待士職聞古之兵皆稱爲士或稱君子貴
之也後世視爲隸役有身家顧體面者不入
其中十人之英便欲登爲將領所以卒皆羸
弱軍無統練岳飛治兵角其勇力層累擢用
之抗禮猶賞異常勇健無比凡有堅敵當之
即破然職尚恨岳家軍不能盡爲背危也職
願一軍皆依此法初到募兵除不及等者退
去不用外收用者考其勇力技藝分爲隊兵
鋒兵二等一體教練隊兵進益陞爲鋒兵鋒
兵之尤者陞爲壯士壯士之尤者陞爲上士
上士待之如武舉之禮壯士待之如武學生
之禮每隊長哨官缺于上士中角技補之于

把總缺于隊長哨官中有技補之將領缺于
于把總中角技補之其有殊才異能比併無
對可徑補將領以及上士者不在陞等之例
其隊兵應照例給月糧一兩二錢四分兵士
每加六錢上士照東征事例月給三兩而止
若給本色以時估扣算其操賞銀又須從厚
以示激勸及冬衣布花皆不在餉銀之數至
于大小將領職欲使于兵士不得尅減一文
但不恤其私情優其俸給徑束以法是使人
不以道也既恤其私犯者不貸而又激以忠
義揚以功名向上者必多矣祇今遼左用餉
不貲司農束手職又一求多實是點金無
術似此勉強支持不從其薄職又何術
可以濟其不足職又何心必欲強其不能職
所知者養士如買市物價高一分貨值一分
職請與兵部約三量看守若干之兵請與戶部約曰欲練何等之兵即發何
等之餉如職所部隊兵者只可守堵所謂鋒
皇上而已伏乞
聖裁

一議棟選遼左用兵多而不精前效已見矣兵

不選而遽練如鎔鐵求金春砂作米畢竟虛
費工力也因循用之有名無實自知難以勝
敵心念只在脫逃所以臨敵先潰覆敗接踵
職之初議當須精選勇力超距之士者其體
質本領既是人間英物必能以忠義自許必
願以功名自見如此而加之政教服習耳數
既少即糧餉可以從厚器甲可以求精以是
遇敵能保全勝也目今調募未見畫一規格
恐地方奉行無所依准職原與部司議定冊

式頒行各該地方每募到一名試驗堪註必
期合式方准收用選畢依式造冊報部驗收
糧無虛糜人有實用所定格式大畧以膂力
便捷技藝三事分別等第其膂力能提石二
百斤以上行動如常躍起高三尺以上跳越
過六尺以上形軀大而雄猛小而精悍年十
六以上四十以下者即准合式等而上之乃
至力及千斤提踰丈數日行數百里者各第
高下分為三等其現有技藝者分為諸曉純

聖裁

一議軍資職惟凡人之情皆有保國保家之同

心皆有好勝好高之習氣強壯之人無有不
可戰者顧處置何如耳我能制敵何憚而不
戰敵能制我何恃而戰從前屢敗皆敵能制
我我無以制敵故也欲我制敵先議器械欲
敵不能制我先議盔甲奴賊盔甲面具極精
堅所用長鎗飛鎗透甲箭極鋒利今欲制其
利兵必用通身純鐵精甲又須輕便欲制其
堅甲必用如式鳥銃更加長大此二物每人
一具斷不可少其甲衣甲裳頭盔面具護項

護肩掩心背手鞋帶等皆須熟建鐵十斤折
一并皮氈皮襯煤炭工食欲求精好所費不
貲酌量中等費用每副非十二兩不可鳥銃
欲求精利所費亦多酌量中價非四兩不可
此外每人用銷差等長短兵器一具腰刀一
把及捱牌奇器等其材料工食酌量中價非
每人三兩不可已上諸項皆須給銀付衙司
兼管職等監督將士自行製造方得對身對
手且身命所係惟恐不精必無濫惡至于日

下操演合用內府廠庫原貯盔甲兵器大小
神器硝黃等項容職等酌量移會應給發者
徑自給發應奏請者另行奏請若戰車之製
職擬用數等一輜重大車只須臨時查砌民
車貨用一隻輪戰車一獨輪輕車一大小砲
車須工部給價付本營自造免馬市馬止堪
騎坐必用戰馬須本營將士自養自買其價
值或太僕寺支庫銀或于俵馬地方改折解
寺給發其養料或戶部撥給牧地或于寄養

地方改折料銀解太僕寺給發目今先折
勅下工部速發料價銀數萬兩并令有材料鳩工
局造伏乞
聖裁
一議近募新營初造百無一有各執事員役雖
流皆須逐一選用召募皆須俸給遠者更用
安家銀兩新兵出自民間全無武藝急須選
耳各色教師一應製造又須召募工匠或材
官武士現來投充者亦宜收錄以開導用之

路皆須急用安家糧餉并衙門公費乞
勅戶部兵部速行議措餉銀數萬兩應用其教師
工匠投充人等每募到若干容職等不時移
會兵部行文扣免伏乞
聖裁
一議徵求軍中所需精好器甲大小神器及軍
火器材料教師巧匠有遠方所有近地所無
者須一一徵求以便傳授製造所有近地所無
勅兵部移文南直隸撫按募送長鎗又鑽鉤鐮等

教師各十數名浙江募送長鎗刀牌等教師
各十數名買解二丈竹鎗五千根二丈以下
硬梗木鎗一千根火藥數千斤福建募送俞
家棍教師十數名製造大小銅鐵神銃巧匠
十數名買二丈竹鎗五千根二丈以下棡木
鎗杆三千根一丈以上棡木棍二千根廣東
募送能造西洋大小銃砲巧匠皮甲巧匠各
十數名買解西洋大小諸色銃砲各十數具
皮盔甲十數副湖廣募送土司刀牌藥弩等

教師永保鉤鎗教師苗刀鐵匠各數十名買
解弩藥數千斤苗刀數百口雲南募送土司
皮甲匠十數名買送皮盔甲十數付沅江麗
江及土舍蔣郎藥弩各數十張藥數十罐貴
州解銅仁土苗木鎗杆數百根苗刀數千口
河南買解嵩縣長鎗木杆二千根山西買解
五臺檀杆五千根山東募送鎗鑐鉤鐮竿子
等教師各十數名買解木鎗杆二千根宣府
大同寧夏甘肅各募送善造盔甲火器鐵匠
善製生熟皮匠各數名其他名師名工名器
容職等再行體訪或行文本處或差官召募
置買職又見延綏原任遊擊趙鳳岐深諳火
器善造敵臺合行移文調取仍令携二匠前
來聽候委用福建監生伍繼彩自言同鄉有
能造海洋極大銃砲者及教師林某等皆須
自往訪覓亦應作速遣行從厚資給趨令星
夜前來聽候委用其合用錢糧行本處撫按
官作速設處于應解餉銀料價內扣除二官

若囚未備辦自費資用通候到京照數補給
若別有名師名器名工前項開載未盡者地
方官能一一訪求量行募送買解具見體國
忠誠合行紀錄伏乞
聖裁

一議勸義伏見兵興以來臣民慕義捐貲者如
委壑逝波不見其益且未立賞格人誰樂從
職以爲輸財助餉不若使輸餉募兵也以官
選兵不若使人人選兵也請定爲三議激勸

之法其一有財者自選壯士給與安家銀兩盤費到京依式製造精好器甲着伍之後官給糧餉者名曰義募所募之士聽職等選中類爲一營名曰協忠營後來兵士得有功級其類爲一營曰協忠營後來兵士得有功級其募者酌依斬獲功級事例每二十級准敘一級其一有財者自選自餉安家器甲行月糧俱不煩官着伍之後不論年月通行資給名曰義餉所餉之士聽職等選中類爲一營名曰大義營後來兵士得功一級其餉者亦敘一級此外有不輸貲財而能結識豪傑招徠着伍者名曰義薦聽職等選中即于兵士冊籍填入薦者姓名給與執照後來所薦之士有積功至指揮僉事積賞至十級以上薦者分敘一級願賞者聽其三項義人陞至指揮僉事以上願就文職者分別品級從優改授與恩蔭等官願以功贖罪者酌量情罪輕重功級多寡准與減免文武職官廢閒在籍者酌量起用若三義人身在行間別有親斬功

級者另自陞賞不相侵併其餉至十名以上募至三十名以上薦至十名以上者所在官司或送扁額或行奬賞先示勸勵如此人自擇人搜採必精義士不枉費兵伍得實益矣但職所統率盡是腹裏平民生來未見兵革非以厚餉重賞堅甲利器車良馬驟教練成就尚不堪爲援遼之用況于自募自餉者豈客勉强調發以塞向義之途須練成之後人人賈勇然後惟

皇上所用耳伏乞

聖裁

○直隸蘇州府吳江縣舉人范世文題爲逆酋犯順叵測遼城攻圍在迩仰祈

聖明指日臨御召對文武大臣以集忠謀以安宗社事下第將圖回籍正值奴酋聲勢猖獗悉心僉事以上願就文職者分別品級從優改授

條列戰守機宜共二十六款于六月上瀆

宸覽未奉

聖旨發落本月十六日塘報奴酋已攻陷開原近

又踰鐵嶺擒宰賽并破北關矣復聞經畧熊廷弼到任止有疲兵一二萬人器械衣甲俱無糧餉軍資胥乏兢兢守遼城以外不復能顧此正危急存亡之秋也況今日之遼城非舊日之遼城也舊日有北關尾其後有鐵嶺遮其前諸酋頡頏不相上下所以議戰守今酋復何所顧忌哉儻一旦不支毋論捐此

數十萬生靈實

神京失其翼蔽長驅而來或潛趨薊鎮或襲攻山海未審今日之邊防今日之將士何以禦之且招募之使四出潛啓奸雄窺伺之心即安然應募而來長途之勞頓氷雪之饑寒既不勝其悽楚況到遼城以椓腹而當彼悍賊何以決勝也且廷臣之請餉者屢矣陛下不以此時給發謂此何堵堵之物一散何時復聚不知天地生財原足供

聖明之用歲歲用之歲歲生之與其愛惜于一時釀不測之變倘疆場一日未靖每歲軍資數百萬之耗如漏巵而無有已時也今海內智勇之士十倍百倍勝奴酋者不少也目覩皇上不接見臣僚不優卹將卒以為似不以東事為重即奮身擒滅奴賊恐有功終不行賞所以隱匿不出誠

聖躬勤御文華殿集閣部科道諸臣籌議選用何將調用何兵戰守出何方略糧餉發何倉庫廟筭定則威武揚自有豪傑起而任事矣目今保守遼城之策須料賊必從何路而來我兵必從何路而備臣嘗留心遼左地形如葫蘆西狹而東寬由山海至寧遠尖稍也廣寧錦義上截也三汊頸也開鐵遼瀋金復海蓋下截也今守禦宜宿重兵于海州保三汊之左臂以卵翼遼陽然須石門嶺有屯以攄其來路駱駝洞有伏仰河側有伏虎皮驛有伏以衝其兩脇而代子河之滸有截以邀其半渡遼城庶幾可守耳此在我所必備之路也賊自去歲迄今殘破諸城堡及宰賽北關富強之

形已恃入寇之勢已張及今秋高馬肥必分
彼醜類一從撫順之剿刀山出以攻我金復
海蓋一從清河之鴉鶻關出以搗我遼瀋而
渡三汊一從鐵嶺之靜虜衝出以趨我薊鎮
一從三岔河由登州出以被我天津糧餉而
我無如之何也此逆酋必由之路也今募兵
緩不及事亟宜僉遴民給以衣甲器械資之
糧餉以遏守遼所謂邛近水救近火人和即
多助也今詞臣徐光啓願統四路招募之兵

操練通津以備戰守此國家二百五十餘年
來養士之報也但烏集之衆强弱異資材力
異用訓練之兵宜揀貧窮失志忿悁思奮并
勇力出衆者聚爲一等可使衝圍破壘填濠
砍寨之用揀馳馬善射并疾趨善走者聚爲
一等可使斛探偵埋伏之用練憑河
沒水知山麓險阻者聚爲一等可使偷營焚
積鄉導引路之用古云貧者好趨利愚者不
顧身疲癘殘疾者可防守倉庫故訓練不同

必訓練精熟方可出奇致勝郤賊遠遁然後
用陸兵則屯據開原清河撫順慶雲鎮西與
北關之故墟而修築必期堅完開原內宜築
夾城伏地道外宜深掘濠塹以爲萬全無虞
之守如大舉征討則前疏叠陣兼攻之法樹
竿瞭困之機石城置礮之策所宜預備者也
用舟師分載天津糧餉佯以海運爲名一從
登州東至橫江以瞻寬奠北至金州以疏旅
順三貝一從北新口與蓋州之娘娘宮以轉

三岔河一從鴨綠淺由狼家塞乘酋之不備
以搗其巢或驚酋之後門以分其勢此今日
用兵方畧也防守根本之地在練京軍原額
四十萬餘今止十一萬餘矣太倉老庫之積
國初二千餘萬即萬曆二十年亦三百八十
萬餘今止聞有八萬餘何以耗竭至此保
神京宜速清影射之冊革除冒替之糧攢操三
輔之兵嚴防薊鎮之寇皆今日所當亟圖者
也臣書生不知用兵緣感時
聖明曲成之恩矢志殉忠如
皇上不以言之越分爲謬
勑下該部科參酌可否恥裁
○工科給事中祝耀祖題爲遼將約束方新經臣
披瀝鼠苦懇乞
皇上申飭舉行以重事權以明紀律以實行伍事
竊惟遼事大壞多因將先怯而兵先逃以勝
予奴而非奴能爲可勝也是必將兵之得其
道而後心志齊一樂戰如飴又必將將之得

綸紼之頒何可不并責于道鎮非謂奬慰之足以
作廷弼也葢奉閫內傳宣則事權益增而重
即不怒而威于斧鉞也非謂道鎮之足以代
經畧也葢萃職業稽查則軍餉不射而廢是
衆用其威勝于用斧鉞也張弛存乎變化安
危判于俄頃須在諸臣戮力效命保有遼陽
而後中國有制勝之地又在廷臣僉謀協慮
善成廷弼而後疆場有制將之人此臣所爲
愀然動色而怵然邦顧也至于士兵素媚山

戰與奴技適相當調用二萬領以土官統以
夙將及擇道臣有風裁者沿途彈壓使無驛
地騷擾洵爲得算第水蔺仇殺怨深莫解同
調固虞見敵而馴戰之難單調又恐空巢而
吞噬之易是在兵部參酌强弱先後機調俾
不疑二致釀他患乃若缺將坐請以充管練
之選罪弁速釋以支目前之危如舟涉河海
亟需舵楫有一不備以當駭浪其何能濟而
覆疏惟樞臣獨斷安可首尾牽制而寃寃決

事哉且中國禦虜長技莫踰火器頃賊發過
兵仗局盔甲兩廠大將軍旋風虎蹲神銃銃
砲等項約二萬餘計月內可到遼陽而人與
器不相習則臨陣而膽先戰雖有神器莫彰
其功諸臣累疏既稱張名世精工絶倫何爲
幽囚使不得出以專職教演矧戴罪立功律
若以真正土官領真正土兵更有十倍于此
者職思寬真清河鬚陽二帶皆山林險峻非
騎兵決勝之地惟土兵騰山跳戰正其所長
但昨兵部疏謂四萬耽數較多不但沿途苦
聖明留意省覽施行
○經畧熊廷弼題爲酌調土兵以資征戰事職惟
川將周世祿等所領川兵心膽齊壯器械精
利而營伍亦安整不亂可謂步兵之勁周世
祿等曰此所募漢土桑兵也猶多參差不一

于驛騷亦且到遼費其安置況安奢水蘭互
爲仇讐而同調同徵誠有如戶部主事楊嗣
昌所慮者以臣酌之但再精選土兵二萬合
見在川兵用一大將爲土司素服者統之以
常一面亦庶其可也洞廣宜慰司彭元錦忠
義自許願統萬衆征賊立功督臣汪可受亦
曾咨職疏調據咨統兵知州田萬年呈稱原
調三千之外再加五千共爲八千或總調其
一萬自開之數亦只止此今若調至一萬五
千多而不精木魚兔虛冒參雜之弊不若照其
自開數目或止八千一萬責令元錦親自領
來免至前番騷擾州縣中途逃散爲該司世
世効忠之屏如不親領仍遣土舍目把無所
約束則屯兵斷不可用當另調施州衛土七
長官司兵三千保靖宜慰司兵四五千麻陽

兵三千須奢崇明與其子奢寅親領而統以緣事
都司張神武酉陽宣撫司兵四千須冉躍龍
親領而統以緣事參將周敦吉石柱宣撫司
領而統以見任參將童仲揆前項各兵又須
一夙將爲總兵官如貴州副總兵陳宣或四
川副總兵陳策爲大帥統之向來土兵止于
附近省分調遣故官無加銜之例兵無安家
之例今自西南極于東北道遠疲苦體恤當
周彭元錦及土司正官俱應加銜以示優異
各鎮調一兵費三餉而此獨斬一安家銀兩
非公也亦應破例處給以示鼓舞又聞土司
發兵不聽查點數多不足今元錦領兵報效
必無此事況山海關逐名點放弊亦難容設
或仍有匿冒及土司官不親領兵而止遣目
把土舍因而沿途舡延擾害州邑者當降其
祖職級銜以示懲創至于離鄉去井言語不
通所過地方畏于交易飲食欲宿或相避拒

夫車應付動輒留難因而生事情勢必然此
亦經過地方不善體恤之過也應照先年道
臣王士琦領川兵赴朝鮮之例四川湖廣各
委該道文武有風裁者一員統領前項官兵
到遼陽交割一以彈壓各兵使無放肆一以
諭令州邑使善調停如果一路無犯赴限無
違客職咨部立加優陞以酬賢勞伏乞
勅下該部即日覆行
一江西道監察御史唐世濟題爲國勢危亡日迫
聖心悔悟有機乞亟燭塞蔽之奸以振式微事竊
自奴酋犯順狂勢日張殺將燔城殆無虛月
今三韓半爲左衽瀋陽棄而難守僅僅以遼
陽爲孤注矣若遼陽一失則各邊戎虜必蜂
起莫支內地崔苻且乘釁竊發三輔搖動
九廟震驚變亂危亡實在呼吸頃大小臣工叩
閽呼籲
天顏幸
聖心稍動速有檢發之傳且旋下徐光啓姚宗文
等數人然與其急而後用捧漏沃焦皇皇無
及于事孰若先時而用俾從容料理悉心展
布用一人收一人之效乎前見宗文夙夜圖
謀欲激勵北關因招連西虜深得以夷攻夷
之策撫臣周永春臺臣王象恒屢疏言之今
北關已滅亡無及其子孫部落豈無子遺謂
亟宜訪求而存卹之招撫安插暫處之開鐵
問仍加以官爵統其部落一以獎向來忠順
之義風勵屬夷一以激後來報仇雪恥之心
張我犄角此目前宜不可緩者朝鮮與師助
順屠戮萬餘人亟應格外犒賞吊死問生慰
彼忠魂作其後效
特勅宣諭令練兵萬人遙駐江上以爲聲援俾奴
酋有內顧未敢肆鳥長驅此應敵最急之着
奈何置之不省也至挑激兎憨糾花諸虜爲
我用永春欲請宗文出關共籌二表五餌之
奇但前奉
明綸未便徑往樞臣宜審爲畫二之論再一申請

勿致兩相擔悞耳詞臣徐光啓奉
命練兵昨見其條列諸款胸中已有成筭行且次
第舉行職愚以爲練新兵尤宜兼營兵京營
十萬貔貅數非不足也皆經臣等點閱其中
膂力强壯騎射精通者亦不乏人總協巡視
諸臣向來操有常期亦有常套不過擺列方
陣衝打鎗砲日中而散一出營門掉臂不顧
若散操稍遲即嘖有怨聲欲時加訓練勢不
能也職愚以爲練兵之地須駐通州衙門不
必創造人役不必增設于事甚便營兵時抽
數千更番往練選鋒每月數糧出操者給與
折色銀一兩單糧者每月五錢再加行糧每
日二分當此米價甚賤時人心欣動且留太
倉九年之蓄以備緩急不時之需計莫便于
此者光啓此舉部臣須之彥曾兩任浙中清
絕一塵才恢八面盈庭之臣共知之相與同
心協力可謂共事得人似宜加罔寺兼職方
司職銜與京營原有統轄處之得宜事乃有

濟若夫練兵莫先擇將營將錚錚如江應詔
鮑承先戴光裕等陸續皆去今毛有倫等復
調冀北幾于空群營將俸入甚薄原無蓄養
家丁其往也不過一夫之用留之寔有益于
行伍頃見詞臣疏議留王光有爲練兵職以
爲如有倫者所當併留者也又補營提督舊
者已遷將行新者方補未至參將陳國策出
入戴星不憚劬勞偵巡之法稍稍改觀若提
督與參將一時並去當此奸細窺伺之日豈
宜弛備懈嚴如國策者併應議留以飭補務
者也新經畧急于用人共宜曲體但九十三
人中不爭此一二衡人地之緩急當調當留
在樞臣斟酌行之總之爲國家計安而已昔
人有云多難之國如乘漏舫時時補塞猶恐
變起倉卒若復悠悠忽忽漫不經心戢胥及
溺在反掌間耳昔秦以待詔司馬門三日不
報遂亡天下今之槩從寢閣何啻三日伏惟
皇上惕然思翟然儆念大廈將傾採盈庭讜論亟

頒罪己之詔以鼓天下人心亟正楊鎬李維翰李如栢之辜以振國家法紀以破揣度群疑一切章奏旋下獨斷獨行毋聽宵人敵不足畏之說爲忠言毋信日逐小單開報事件爲耳目俾海內仰聖意漠然迅風霆而昭雲漢煬竈無赦其明誠社無營其窮撻伐之烈豈不計日可待哉

○經畧熊廷弼題爲遼城兵馬雖多挑選十不得二謹據實報聞懇乞嚴勑各鎮精選援兵無徒虛數搪塞以重實禍事職初入遼時凡馬兵稍堪戰者盡發瀋陽防守虎皮驛接應而在城瘦弱者不及二千自榆林援兵與開原道所募兵至始得馬兵六千人而皆遠來疲乏不堪戰職心危之猶意賊畏職虛名或不敢遂窺遼陽但于城外分布七營撤川兵下城虛作聲勢自遼人不可鼓以忠義編派守城皆避匿不出不得不復調營兵萬人貼守城垛而遼兵亦虛矣自北

關一隅遼瀋官軍皆哭泣埋怨迎者踵接而遼城益不勝其驚恐矣此職所以不得不從頗振及職與監軍御史陳王庭部道鎮將單一以救瀋陽二萬官軍之命一以安遼陽數十萬生靈之心而且欲大集三軍挑選精銳崇等遍歷各營看驗盔甲馬匹弓箭鎗刀等項每應手抽一弓弓輒斷耶一箭箭抽半截驗一刀棍而刀不能割鷄棍不能擊犬者皆是物也一一舉示諸將惶恐無以對職恐風聞于賊遂不復抽但密囑諸將速換速換而已敗回殘兵久屬無主零星雜亂原不足觀而河東總兵坐府內丁一千一百餘名逃去四百八十名旗鼓千把總李養棟等十

數員皆寓匿廣寧不肯出南兵虛而猾所恃
筧笼及枯竹鎗多不中用真保薊鎮兵僅可
守城本地新募兵僅可裝營川兵心力頗齊
而皆徒步甘固兵火器頗熟而無鎗砲榆林
兵多堪戰而原來馬二千匹倒死三百七十
餘匹餘將瘦弱不堪宣府兵不但馬多倒死
而人人傀儡不知該鎮何處覓此一種發來
充數至于盔甲馬匹器械等物營營俱缺滿
場氈帽衣衫短刀彎棍每一着服令人短氣

時計馬步官軍不下八萬而及總兵柴國柱
李光榮賀世賢分督諸將挑選精銳堪戰者
勉强補湊僅得一萬五千有奇而已職嫌其
少促令再挑三帥苦告不能多也兵之有名
無實蓋如此其亦幸而從衆人之請併之于
遼陽耳假令終守職之初意悉令防潘不愈
嚴勑各鎮以後發來人馬各要一二挑選精壯使
遼東得一軍即有一軍之用得一馬即有
馬之用不致仍前有名無實以速重鎮之危

要刀鎗刀鎗不得要弓箭而遼東弓箭已盡
頃差洛督臣轉行薊鎮各營官軍那移抽買
見成弓箭而亦不得即到職惟有搓手頓足
付之長嘆而已除目前訓練見軍誠勵諸帥
整頓器械張疑設伏勉强支撐以待援兵外
而更無別法惟是各鎮諸臣不肯效同舟之
誼凡調一將皆執留不發凡遣一兵皆留精
銳自衛而別倩孱弱不堪者以搪塞了事曾
不念此一兵來有行糧有內顧又有募補之
費一人三餉而竟不得分毫之力既以恇怯
喪中國軍威又以虛糜重海內隱禍有公忠
爲國之心者亦宜置念伏乞
皇上查職前疏所討將官兵馬器械等項欽限催
發并乞
嚴勑各鎮以後發來人馬各要一二挑選精壯使
遼東得一軍即有一軍之用得一馬即有
馬之用不致仍前有名無實以速重鎮之危
亡而長貽

聖主之憂慮殘遼幸甚

○南京禮科給事中晏文輝題爲計臣爲國行權主上恢財加法輿情大拂邊患莫弭懇乞

聖明轉念遠慮足食足兵以救危亡事臣閱邸報見戶部堂司因遼餉之催促值倉銀之空乏集衆議借金花急湊解遼以救燃眉隨圖補還以供內額相時用計天下方謂其得急公之義先題後解天下方謂其無擅動之慈視汝黔之矯詔發倉尤極委曲有臣如此是勞

乎于揆當善于調停者也乃今皇上不以爲忠而反以爲罪于堂官李汝華則罰俸以司官鹿善繼則降級夫豈不知遼餉之缺甚哉又豈不知金花之借非得已哉惟是愛財心勝吝出意堅若曰如是以重處之自後諸臣畏而不請內帑可以無發也臣則曰如是以重處之自後衆心失而難收內帑終不能保也何也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在李汝華久篤勤勞俸雖罰而念不休在鹿善繼雅負氣節職雖降而心不怨在中外大小臣工如李汝華鹿善繼者心專報國即法雖峻而志不廢但庸衆聞之必將謂數萬之銀尚不能割奈何責我之割囊索以輸遼也而慕義之徒沮矣將帥聞之必將謂數萬之銀尚不肯捐奈何責我之捐身軀以赴敵也而死綏之士退矣兵卒聞之必將謂數萬之銀尚不能捨奈何責我之捨肝腦以塗地也而赴鬪之衆忘矣酋虜聞之亦必謂數萬之金尚且慳吝是奈何能足軍馬以與我爭衡也而輕中國之心益甚矣所惜者小所棄者大所罰降者少所解體者多臣竊謂

皇上之計左也況以今日事勢而參諸今日之傳聞又不容不參爲之計者乎近有自奴寨逃回者云奴酋志甚大謀甚狡機甚密我之偵彼也百不得一彼之偵我也百不失一去歲遣人往蘇萊天津淮揚海口川谷關隘去歲遣人往蘇

杭織造今歲遣人往省直置買貨物姦細遍滿于天下智畧填塞于胸中自我三路喪師後妄謂天意在已議今冬盡破河東之城使我無屯兵之所旋而滅北關滅朝鮮使彼無內顧之患議來春一由水路向登萊而進耽汕東南京一由水路從天津而截漕糧截東西道使北不得南轅勾夷攻山海攻薊門勾虜攻宣大而今年四月間又差人持物賄倭促其來春寇閩越吳楚而彼直抵都門以行金人故事逆酋志不在小矣風聞如此雖未足盡信設萬一是實處處單弱在在孤危北不能守南不能支我瞻四方蹙蹙靡騁卽有瓊林大盈之積不過資盜糧而已故臣謂衆心失而內帑終不能保也與其終不能保孰若蚤發之發之蚤則救之速外財尚可收其半而內帑亦可保其餘也故為今之計宜速宜速聽熊經畧之分練而毋催其戰俾徐復開原保全春夏而又增金盖登萊天津之兵以禦于水增薊門九邊之師以拒于陸庶幾可轉危而安轉亡而存也更今

皇上于經畧之有罪者逮矣于閣臣之應用者點矣是亦轉念求治之時也儻大小諸臣力為茅焦之請則

聖主奚止秦帝之悟將必允借允發以救雲夢之失而殄邊左之禍矣至已降之官則在當事者曲體君心早還舊物毋終令

聖主有實金玉不寶善人之誚是猶天下之同以為願者也

○巡視工科給事中范濟世題為信地關係匪輕營軍操練有法敬陳膚見以遏强寇以固神京事職奉

命巡視京營前條陳欲令六副將各分信地立營操練軍士者蓋謂京營共軍士十萬餘分為

六操每操幾有二萬人職每下營抽籤較藝二十籤可以得一千人止矣外此扼于賞銀勢不得過多也是一千人也弓箭手射六矢火器手打六砲鎗刀手舞一會技止此矣不得復較也其有射箭不中放砲無聲并不能輪刀舞鎗者或責三棍或責五棍法止此矣不得加多也夫以二萬人中止較一千人而又人較六矢或六砲或搶刀一會其不能射中放打輪舞者責不過三棍五棍如此而欲武藝精熟職知其必不能也故莫如各分信地使將領分頭操練如今題過每營軍士六千名查無盔甲者人與之盔甲無火器者人與之火器又分作二班每班三千名其將領等官每人領一百名或二百名使之竟日打放其大將軍三將軍等大砲守城立寨甚爲要緊須演放慣熟知其一打數里庶乎過賊可成然必厚加糧餉使人樂爲用庶幾事皆可爲不然彼原辰巳時放操今竟日操練彼必不受即以法繩之非喧譟則逃走耳不然當立稿于營盤安能以楞腹之人久待也此議操練併當議糧餉者也其信地一節今日安營交寨用以操練軍士即異日用以外禦強虜內固都城者也關係最重不可苟且須外挑濠塹或寬二丈或一丈五尺而深如之內築垣墻或高一丈或七八尺而厚如之使我軍得以站立庶乎臨時可以施展又須地勢高阜寬廣一望可見五七里用砲亦可打五七里庶不爲賊人所乘又須營勢彼此聯絡可以援救如賊攻城我用大砲從營中擊之使不得近城如賊攻一營左右兩營各用火砲從營中翼而擊之庶可以持久如舍濠塹而用戰車拒馬木以立營若舍大砲在營中擊打而欲用鎗刀弓矢馬上搏戰以爲救援職又知其必不能也昨職同總協諸臣城

外觀看各營信地大約皆在窪下之處人既
不能遠望砲亦不得遠擊萬一賊人簇擁而
來彼憑高臨下矢石所加如投之井中我仰
面應敵又無救援此立盡之術也職又知其
必不可矣職爲此言不惟人笑其非職亦不
敢自以爲是以職未見戰陣徒以臆言之也
兵何事而可以臆言之乎使今日營地果異
日無所用可高可下無所不可萬一天不厭
禍虜騎長驅城下安營以爲扞禦此塊地不

惟大衆生命所係乃國家安危存亡一大關
鍵可草草視之耶故職今日寧可不當言而
言以耘失言之咎不可當言無言而使後日
有不言之悔也此亦大小諸臣當共講求者
也此議立營併當議地勢者也抑職又有說
焉前臺臣王象恒言山海關當修築墻垣挑
濬濠塹此喫緊之着也而京都城濠幾與路
平亦當及此時挑濬使深濶如舊式計二處
所費不過十餘萬金惜此小費而忘設險之

義當事者之罪也大抵今國家之患在吝嗇
又在忽緩使當三路大敗後調兵遣將押運
盔甲火器有如今日急皇皇不暇寧處新
經畧到彼亦可接濟何至如今兵不及調將
不及遣而盔甲火器且恐爲盜資也豈不惜
哉今言修山海墻濠置之罔聞言修京都城
濠置之罔聞言揀擇各營信地亦置之罔聞
不以爲事倘或賊人一旦猝至此非旦夕可
成之功也誤國必矣職言官也待人而行不
能使人必行即如戶部不加糧則軍且不能
竟日操練不分營則軍且不能盡人演習職
有何術可以叫徹

天閽更言挑濠築墾而強人以勞苦之事哉其都
城山海又不必言矣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終

○管理練兵事務徐光啟題爲兵事百不相應微臣萬難稱職懇乞
聖明速
命廷臣從長議妥以計安攘事臣荷蒙
皇上非常之遇委以練兵事務時臣業于本月十五日條陳急切事宜十款恭候
命下同各衙門逐一施行然以未奉

欽勑諸凡事理皆約畧言之實不知所練何處兵士爲數幾何也如愚見最多不過挑選精壯二萬人就于京營左右陸續建立營房二千間工部陸續支給器甲車輛材料四十餘萬兩戶部每年支給糧餉五十餘萬一應軍資各省民兵四省召兵并近議召募八府民兵約共六萬衆分駐三處一切教練盡屬于臣得各該衙門逐一應手兵部計約畧此則臣力所必不勝亦今日所必不能辦抑且目前日後皆有危險之形不容不盡其在浙江

皇上也夫承平既久廢弛已極而遽求精兵未易言也戚繼光昔時名將身經百戰其在浙江

止能選練三千人爲鴛鴦陣以勝倭然倭奴
亦無大衆後來總理薊鎮譚綸爲總督兩廣
提挈司道偏裨皆一時之選又以浙中舊練
新兵三千爲之基本將欲練兵六萬爲出塞
之舉畢竟不能只得增募南兵二萬月餉悉
一兩八錢教練三年而成又用主兵班軍之
力建造三層敵臺千二百座所以薊門安枕
至于今日然以匹馬不入爲功未能與强虜
決機兩陣間也蓋練兵之初其難若此臣無

譚戚之才無經歷之素無慣戰之精兵良將
欲以一老書生奔走竭蹶令於歲月之間統
烏合之衆練成精兵六萬其將能乎此則臣
力所必不勝者也戶部舊新二餉支吾遑左
尚恐不足新兵糧餉若薄與無兵同即使酌
量中數六萬之衆亦須歲支一百二十餘萬
工部器甲除內府大砲外無一堪用者皆須
新造造不精利與無兵同須應支給料價一
百餘萬兩就得料價而一甲一銃皆須數十

日工何時齊備堪以對敵至于營房一節一
衞二州各該建造二千餘間又須在目今半
月內完工過此沍寒上功難成兵無着落矣
凡此三者皆今日所必不能辦也大衆所在
食用不給衣服不完人情當何如數萬之衆
悉令露處寒風翔雪之中人情當何如既爾
饑寒救命不給何由朝夕練訓萬一寇至又
貧六萬虛名必將責之以戰朽甲鈍戈裸裎
徒跣勝負當何如此則目前日後危險之形
也夫以天下重徵屢募之兵盡付于臣以索
餉製器建立衙門安插士衆之事盡屬于臣
而且齟齬在前險難在後正如未經力作之
人偶主家事事勢急迫勉强負荷即一夫之
任尚未知其能勝與否遽以五人十人之擔
悉委之又使履危涉險此其人惟有顛蹶而
已一人不足惜如僨事何哉伏望
皇上立刻勅下戶兵工三部會同九卿科道酌議
停當必須用衆六萬於三處安插者戶部合

當預計餉銀若干於何出辦工部預計器械
車輛火藥料價若干於何出給兵部預計馬
匹料草若干於何取用一衛二州三總速令
預計每處兵二萬有無房屋棲止無則作速
安頓建造營房作何措辦可以刻日速完一
一妥當然後倣諏綸戚繼光事例分
命廷臣三人各設副貳餉司贊畫并應用員役分
駐訓練臣之不肖願當其一雖則如此既成
之後亦只製造大砲分守近畿諸城而已必
欲與奴賊交鋒接刃自非博選天下奇才一
二萬人製造極精器械一人食數人之餉教
練經年必不可用也臣明知無俾可僥而猶
勉强支吾今日知事之不可而謂之可是爲
欺君之臣他日知兵之不可戰而令之戰必
爲僨軍之將此兩者臣不忍爲也

○雲南道監察御史王尊德題爲遼陽若慴
宗社即傾懇乞
聖明速發帑金以濟危急之需以免覆亡之禍事

皇上因廷臣叩閽急請于人政亦有舉行如考選
俞允又十人矣夫言官之設所以植忠讜也今非
彙徵于國家開暇之時而迫取于四郊多壘
之日非舊制也即以遼警諭則堂官于職原
擬差守東直門者乃反以按差而出則是職
不得借箸於見形察影之先而又不得效死
于强弩衝城之日亦非其願矣蓋惟
皇上爲左右近習所蔽視遼事若尚未急故如此
今據李光榮塘報則奴賊攻遼陽只在此月
內矣賊既無北關可虞此番必悉衆來以重
兵壓我遼能支乎若使軍士用命虎憨諸酋
助我遼陽尚有生意而撫臣周永春計所以
處此者必用二百萬金乃司農無可措處自
不得不急求之內帑是此二百萬乃救遼救
京師緊急之着而其實在內帑不過九牛一
毛爾職謂此議既出諸臣又已請之
皇上則不惟遼軍士知之延頸待哺即朝鮮虎憨

宰賽諸酋豈不知之而曰中國將有以惠我乎儻我無以遂其欲則遠軍方思逃死奴酋方在匆挾諸夷之時虛願不至憮然厌心而折入于敵則遠盡亡矣遠亡而京師可守乎

皇上能保有此如山之積而不爲盜賊劫去乎則此數當何如急發諸臣當何如急請者今戶部亦不必執言千萬要我輔臣亦不必遲遲

皇上又疑以爲諸臣大言要我無人有至有不至無日然強而後可使

皇上謂輔臣原無心時時泣候再得完此有請有不請個個齊心時時泣候再得完此二三百萬之局以濟經臣東撫犄角之用可也悲夫遠東數十萬軍民爲封疆被殺今數萬窮軍爲封疆死守而金白二酋不侵不叛今爲我不剔被滅

皇上能勿動念乎而後覈夫前此四百萬之費楊鎬作何支銷今此陸續所發道府有無冒破該係數萬緊急當用之費該部即題知徑給

而不必請

吉內而戚里大族連雲廣厦一費不下二十萬何不倡率多助以示同休共戚之情外而戶工關廠所有羨餘大處不下數千餘金何不各爲捐出以爲保國保家之計至于山西懷隆一道山東長淸一縣二官于昨歲地方加派皆以自已節省抵完民無與焉賢者所爲若此而況東南財賦之區各省善俻之地狠云不足則兩院當明示以著此一項爲薦劇之有無可也若夫川兵既爲賊所畏則經畧所請各處土兵該部即當星夜催督而至于遠方撫院亦不必論部咨有無俱該便宜調募設餉遣來急着在京遠之有恃緩着在遠近之速赴蓋遠兵來而難去故只有戰守之情更得多來聲勢相倚守望相助豈不得力皆如川中兩院實心料理調度有法兵餉俱得其用豈非急公之義乎且事已至此不得復顧騷擾所當節者京官家眷無故絡繹南回

往往動搖人心騷擾驛遞今後兵部勘合宜
從酌與減得些須供億以奉援兵亦一便也
而職重慨夫兎解之勢忽見于全盛之時人
諸諸而俱攏氣奄奄而不振千難萬難之倘
以安家行糧而給兵士在途爲亂逃去爲賊
遼無一分之益地方受萬分之害至三韓人
民財貨并各處兵馬器械盡爲敵資楊鎬李
維翰李如栢之罪可勝誅哉幸有熊廷弼趙
頴周永春撫鄚兩人鞠躬盡瘁儻在一二年
前用之豈惟保遼且可滅賊而今晚矣大厦
已傾恐非一木所能支也天若祚我則惡亮
必有幹譽之禍庶可息肩而不然者存亡之
機決於此矣且就令賊不得遼而我兵安得
不守遼虛海內以供大壞之一隅一切兵餉
所歸如掃雪填井究竟何日且各處旱荒涔
疫所在俱是人皆無固志而有遠心萬一如
劉七者起于其間一唱百和誰爲抵對然則
奴不促我我將自促天下大勢已見于茲何

皇上試一省覽則危亡之狀已在燃眉未有不憐
臣之苦俞臣之請即允發帑以救目前之急
者今靜聽數日
俞旨杳然豈舉國以爲急而
皇上固緩之乎近日塘報謂奴志猖獗刻期必犯
遼陽此危急存亡之秋也且遼餉累加月費
銀三十萬遼餉將絕求接續不可得況調兵
源源方來則費餉浩浩何極蚤夜憂惶不勝
疚心疾首而莫知設法已蓋臣初設法尚可

那借尚可加派尚有搜括至今則更無可借
之門更無可派之路更無可括之孔矣千愁
萬慮無可應手之處千懇萬懇惟有發帑一
着須臾發乃可以應萬分之急可以救三韓
之危而樹中外臣民之望須多發乃可以鼓
軍士之壯氣可以收將離之人心而明朝廷
之德意即奴酋聞我兵既集我餉益充當自
奪氣當自退服將遼陽安京師與之俱安天
下臣民舉安如
皇上不爲介意必悞大事試思
國家更有何事重大試思目前更有何事緊急
此之不圖惟金錢是靳豈
祖宗二百年來基業不足爲重惟金錢爲重乎
聖子神孫億萬年統緒不足惜惟金錢可惜乎中
外臣民億萬兆生命不可保惟金錢可保乎
恐目下奴酋狂逞意在長驅萬一遼陽不保
則中原扳蕩此時即盡傾內帑付臣之手臣
亦無所措此時即責臣罪臣而中國已淪于

腥羶則何益矣伏乞
皇上立檢前疏如臣等所請照數發出以應蚤當
此時勢危急實不能少待須臾者臣等雖欲
少待如饑軍之不能待逋賊之不肯待何也
其各省直一切新增應解錢糧臣已具題差
官星夜催督一時難以蹴至眼前無以應急
舍發帑計無復之矣臣等再疏懇乞
赴文華門恭請
○遼東巡撫周永春顯爲河西兵馬單匱懇乞
聖明速勅請兵戍守廣寧及三岔等要地以壯聲
援事准熊廷弼咨據撫順關把總許繼盛押
解回鄉二名竊戍志竊萬全供稱係瀋陽人
在撫順地方撿林屯住去年四月被擄去今
從新寨子晚間起身從關口進境隨審奴寨
情形稱奴賊人馬俱已調在新城要在本月
內撫順進搶遼瀋地方等情據此看得奴賊
攻陷北關之後杳無動靜固逆慮其必來雖
屢經申飭各將領嚴備去後但兵不足合行

急調為此合咨貴院挑選精銳馬兵二三千
督令慣戰驍將統領即刻前來立等防援等
因到職查得河西兵馬寧前錦義等處二
處共調過精銳慣戰者三千五百二十員名
無可再調職標下新招家丁三千名除挑選
一千六員名護送經臣東行未經發回見在
止有二千强半無馬匹盔甲此外有新兵三
千無官統領暫委原任遊擊孫守仰督令挑
築墻垛今未完一切訓練葭如也東事日
急職又挑選一千兌給馬匹盔甲遣發東行
見在止千二百此則俱無馬匹盔甲者也其
正兵左右翼三營原額軍丁八千五百二十
四名除總兵李如楨帶去一千四百八十二
名又各項差役如開西塘驛沿途撥馬及青
黃紅藍旗塘砲揑堡貼防等項二千六百二
十五名見在存城各過往差役者止九百六
十八名此外又有分巡道議兵四百五十一
名除挑去東征一百六十一名見在止二百

九十名此則廣寧見在兵馬之大略也職不
得已將山東步兵二千天津步兵四百與經
臣往返商議留在廣寧訓練其堪戰應急援
兵職俱催發遼陽不敢留一人不敢遲一刻
矣
皇上試思遼陽兵馬將近八萬尚虞難守廣寧兵
馬僅僅如此何恃而不恐即職竊謂廣寧非
添兵馬二萬不可也然欲守廣寧須先守三
岔河今河東之三岔堡河西之西寧堡兵不

滿百即今姦細充斥尚難盤詰若待虜縱橫
何資防禦昨據署海州參將事沈大材稟稱
本月十五日申時據乾糧堝看草屯民并管
草軍丁等拿到姦細一名黃子要供稱係蓋
州人四十六年被虜在奴酋寨內今聞海蓋
一帶採打青草差子要同真夷三名稍帶火
鎗火石燒燬青草恐人知覺將子要扮成女
人形像下穿女鞋膝褲向王家乞討飯食又
用棉花計火王家疑是姦細捉拿細問供吐

前因又供奴酋李永芳商議先於海州以斷糧草軍馬後路等情到職爲照三岔河係廣寧門戶而海州與遼陽聲勢又須連絡方成犄角之勢劉孔胤宜速領家丁駐防海州再以健兵萬人佐之分布鞍山一半遼陽急則領兵趨援三岔河西則用麻承恩防守除家丁外亦以萬人佐之多備火砲火器阻水爲營奴或不敢長驅也又照金蓋四衛海運餉道之所奴酋垂涎已久近據海蓋道副使康應乾稟稱岫巖有現碑之事有已未建夷統兵到此之語雖事屬虛誕然人心不無搖惑欲將蓋州東昌設防兵馬調赴岫巖金復設防兵馬調赴黃骨島該道往來巡歷其間時加簡練以爲四衛戶牖之防以爲數十萬軍儲之衛再于寬鎮江等處量添兵馬以壯聲援等情前東省撫按二臣俱有防海運之設鑒鑒可行職查得寬鎮去岫巖二百餘里岫巖至海蓋僅百有餘里今寬鎮兵力全無

萬一奴以全力犯遼陽而以二三千騎由寬鎮趨岫巖四衛立潰而海道必絕數十萬衛至糗糧徒爲盜資海蓋道向來移海州既係東西通衢又方拮据輸輓金復復巡歷恐有鞭長之虞合于金復之間另添道臣一員副總兵一員督前兵萬餘駐防海口外衛金復內護登萊職查得遼陽水兵見有八百八員名可以移駐黃骨島再于浙直等處調足萬人而天津營原有沙唬戰船七十七隻劃船三隻由水路三日可到今千總龔春情願赴取所屬船隻并火器一應戰具相應准從俟防守有功破格優擢抑職鰓鰓爲是慮者非但防奴長驅也職前疏謂東撥糾花西結虎憨今信使往來不絕于塗彼非孝子順孫也三十九年虎酋無故犯捨穆家堡款後于四十三年報前領賞忽又攻尅大安儻領兵近邊窺見廣寧單虛已極別有異圖何以禦之糾花差人上關送還陳經歷聞流言訛惑

而北徙遼西一帶諸虜屯住一旦蠢動東西俱壞用夷之說不敢輕舉前許虎茜加賞事至經半年兵部皆不具覆今錢糧不得湊手彼犬羊可以空言縻之乎職又安得不亟請也若經臣分派防守已有次第而鞍水海州三岔河俱有重兵聯絡爲營以重遼陽之勢又最急之着而萬全之策也職之所慮者兵部以調兵爲苦戶部以湊餉爲難彼此推調直至不可收拾而甘心以全盛金甌付于腥羶之手曰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豈非不忠之甚而萬世罪人哉伏願

勅下兵部將應添兵馬作何征調即爲具覆又查得宣府都司薛來胤勇略絕倫韜鈐素諳善於練兵精於火戰應加遊擊職銜赴廣寧督練新兵其添設道臣仍

勅吏部議覆施行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閱臣敗行在邇制虜廟算宜周敬陳第一要機以靳無負任使事竊惟

科臣閱邊之遣我

祖宗朝多有之厥後廢棄而不舉者非一朝夕矣於今奴酋不道我師敗潰遠左之半壁幾空邊延之肆欺日甚金錢耗而莫問功罪淆而弗明即如鐵嶺陷而猶冒死級以爲功北關逸而未得金白之的耗所託重于科臣之一往閱者非步鮮也今吏科給事中姚宗文奉旨有日業已陛辭東裝矣宗文識練膽裕近復留心博訪遠左情狀破虜機括不啻聚米而畫如在目中昨撫臣周永春疏請宗文作速出關誠知其謀猷超卓樂與奏功前日

皇上十羊九牧之旨此特爲太平無事哉其清靜者言耳非所以語變起倥傯燃眉剝膚急資羣策羣力之時也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被萬間之廈非一木之支況禦虜重任又豈一手一足之辦哉奴酋名雖犬羊其實豺虎今有豹虎爲羣咆哮狂噬非多得虞人効智宣力其何以捉庶

蟲之吮而制其死命卯如止欲宗文至關而返關外之主客情形必難責之射覆而中矣昔趙充國漢宿將也漢宜欲征羌虜問以當用兵幾何充國對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以充國之不能者遽欲宗文遙度而管試之乎所頒

皇上假以便宜令其相機進止苟有利于社稷當無愛於髮盾斷不可徇於牧羊之古非放出關一步也至奴酋大入大利小入小利屢殺輒幸勿再誤尚自寬假曰奴酋一月不試覩遼左孔棘之勢無異擐土塞潰堤也撫臣欲激炒巴結虎憨為以夷攻夷計此科臣官應震拔臣王象恒諄諄言之不翅再三詎言之不聽然用夷之術得非今日第一機會之可乘哉然用夷之術得力在厚賂胡虜貪婪道鴨綠江之應設大將宿重兵以連朝鮮而非有以甚飽其欲恐無以大激其怒昔漢高壯聲援皆諸臣言之鑿鑿可行者統祈嚴勅閱臣細加規畫明白敷奏其于外攘內安兩有攸賴在此行也可無更舉矣

皇上又何惜此阿堵物而不為滅酋之用哉所頒勅下該部湊發多金利益不淺即云帑藏匱乏向日原議銀五萬兩為數不多亦宜急為設處今宗文到彼與經撫商確持之為便事完銷算不然徒欲空手而行恐談天之舌不能如朱提之刀也嗟嗟時不可失機不可遲時機之會間不容髮國家今日疆場之壞大都坐優游不斷靳之一字誤事難挽往者夬貍已肠殺輒幸勿再誤尚自寬假曰奴酋一月不舉料無遠志竊恐其來雖緩其毒益深猛獸之欲搏也先縮其爪鷙鳥之將擊也必斂其翼思念及此能無寒心已耶他如山海墻垣之應築以固金湯旅順黎將之應復以防海道鴨綠江之應設大將宿重兵以連朝鮮而壯聲援皆諸臣言之鑿鑿可行者統祈嚴勅閱臣細加規畫明白敷奏其于外攘內安兩有攸賴在此行也可無更舉矣

（貴州道監察御史蕭毅中題為中朝元氣日剝

邊疆危症難療懇乞
聖明速更前轍無致再誤事職初蹕言路知
皇上必不禁職言亦何忌諱而不言竊惟天下大
勢如人身然血脈一滯肢體必痿元神少怯
邪毒立攻故外威必先內治邊釁未有不起
於中潰者今日之事倘只知遼禍之燎原而
不直窮禍本大創前非即目前救遼或可幸
無恙然禍本未杜恐門庭有寇而舟中皆敵
天下之大可寒心者奚必獨在遼哉自古撫
皇上爲此創見創聞之事臬日不出終風且霾則
此三十年見天不見日之天下直是半醒半
夢之世界耳覩面之敵奏不聞紙上之疏達
有幾況敵事十不得一而急緩禦從停寢主
與臣相關通之精神主臣與天下相流注之
脈絡中樞外枯天下柰何而不亂也奚異迭
見山河破碎此亂象也上下否隔百凡廢弛
此亂源也亂源不塞亂象難弭

敗國家之事則馬上催促爲之已往者姑置
不問今事急矣安所得救時之相向日會推
內除已點二臣外尚有可點用否會推外有
遺抑未推之禮卿爲與論所共惜者尚有可
另推否閣臣對
天顏必不敢掩公論卽不然而職等採有通國公
議在具有觸邪白簡在憑有
九廟神靈在必不使一手障天舉朝短氣也進吏
部冢臣而諭之曰無事時循資用人多事日

何不稍破常格今草莽中有稱海內第一流
者詞臣中有經濟饒胷者有謀議優長者俱
宜不次擢用而輒云起廢難于轉石也詞林
不肯越資也千萬人中纔得二三天挺英豪
竟不能得其一倖之用則爾部拘拘資格之
過耳且如邊陲多難則各邊撫按各邊道最
宜擇人的宜久任使兵有實
伍餉不虛冒邊事庶乎可振不然人以官爲
傳舍官以職爲遽廬兵十不得二餉飽將不

飽兵再有奴酋各邊皆開鐵也進戶兵兩部
而誡之曰戶職餉撫職兵平時則可分局有
事則宜同舟戶部因兵定餉除額解加派搜
括外須另講生財節用之道多方接濟無苦
執拘倘有不足朕當以內帑益之至樞臣費
餉徵兵須以調兵之精不精定各處發兵撫
道將之職不職尤宜慎者有事之日擇將爲
急更宜悉者山海一關脩備難緩戶兵部一
心有大關係處又在慫慂閣臣之主持也進

異已者沮庸夫當關英雄束手不至頗覆
宗社不已天下公論出于臺省臺省勿以人國爲戲也
皇上若果有此番舉動則數十年汶闇乾坤忽爾
煥發於光明不必躬自拮据但使人各淬勵
臣工自是兢奮軍民無不忭舞即外夷聞之
無不心懾膽慄者輪臺奉天幸有此悔今政
循此者昌否則凶職愚不識避忌惟

聖明宥其狂戇鑒其朴忠職不勝竦惕待命之至

○山東巡撫王在晉謹揭遵緣東省兵虛職與按
院陳屨疏控聞蒙荷
聖鑒兩奉
明旨勅部作速議覆以固海防東人靡不手額稱
慶曰
聖明之靡念我東方若是其急也夫
嚴旨一而至再職宜靜聽部覆何容贅言乃奉
旨久之尚無成議奴以至強莫禦之勢遼以人離

亡敝之時其去登萊一間耳海防稍足自固
職何靳不爲數圖請益矧舉朝方畢慮於遼
奚暇分餘力以顧我我亦胡爲自昧緩急與
遼左爭鳴顧揣時有萬萬不能已者自倭平
而東省旋議銷兵減汰過甚今經三調零卒
無多向以三四萬人禦倭今以二三千兵備
虜有餘不足或相倍蓰腥羶習騎不習舟未
必舍陸而從海職固知之第聞奴酋昔年收
宋無金人之患而文忠已見及之未及四十
年而靖康虜寇東地方受害建炎二年金人

據經畧疏遼左降將且及百員降兵何可勝
筭有如入犯不必虜自操舟烏龍江所造艦
豈終置之朽爛且我運泊岸既資盜糧又藉
寇舟倘風色不順猝急不能開洋遠避勾攝
非難乘駕甚便不須強虜挾衆憑陵只一二
十船橫截海洋運道梗絕海澨驚惶獸奔豕
突聞風潰散視遼人之思遁殆有甚焉沿海
衛所軍丁分班入衛無人守堞城中僅草屋
十餘家頹垣零落跛羊可踰誰能攖城固守
操戈相逐乎昔蘇文忠公狀奏云登州地近
北虜號爲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
帆奄至城下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
每歲四月遣兵戍鼉磯至八月還以備不虞
屯兵常不下四五千於京師南京濟鄆兗單
等州差撥屯駐慶曆以後兵勢分弱致敗戎
心文忠之爲此議備虜也非備倭也元豐間
宋無金人之患而文忠已見及之未及四十
年而靖康虜寇東地方受害建炎二年金人

陷灘州知州韓浩通判朱廷傑死之紹興三十一年虜復犯膠西李寶大戰於陳家島建夷慣能海戰往事之明徵也今日建酋之强不殊往昔而今日武備之弱大類宋人淸河撫順旣破奴不難問道疾馳乘船渡海恐遼陽之截其後耳萬一遼陽不守則金復海蓋直同破竹旅順揚帆半日卽及登萊矣此時求兵不得索援不至我無輔車相倚之勢且有肩背旣失之憂是棄遼併欲棄山左也徒行而忘顧擔之重登崖而忘及溺之危竊謂謀國貴有全籌審勢必須兩顧靑登萊三府勢不得不添兵以固海防省會不得不添兵以備接應德州臨淸近京地面不可不宿重兵以備入援蓋添兵可以警四方乘機竊發之盜賊又可以衛百萬漕渠東方之扃鍵旣嚴可以强京師左臂南路之咽喉謹守可以防胡馬長驅請以策遼之緒餘策及山東及時整頓將來莫大之益也近見各衙門條議可採者甚多內如聯屬朝鮮以示犄角之形金復海蓋四衛道大臣大將以牽奴酋之後鴨綠江設鎭守統兵以存屬國旅順設遊擊以護海運俱爲制勝防夷上策遼東山左蓋兩利焉奴酋奸細聞之必按劒而却步矣至如東省頻年旱蝗地土拋荒日前大旱無收萬分艱苦兵食之議全藉廟廊主持別爲裁處新兵添設總伺部堂酌量議覆職當奉

成命而行之未敢擅也爲此謹具揭

○巡按直隸御史董元儒題爲虎酋聲息甚緊

廟堂制禦宜蚤懇乞

聖斷速允撫臣之請發帑行間以急圖安攘大計事本月初一日據永平兵備道袁應泰揭爲

夷情事准協守東路參將姜弼手本據尖哨

口報稱役等於本年八月初十日奉差出口

跟同夷人相漢等前去行走十八日到于屬

夷頭目腦毛大營內住探東夷情形有腦毛

大向役等說稱前日虎墩兎憨徑自差了崔
吾楞什前去薊鎮各口上講了一番撫賞並
無許他一絲一線憨十分惱怒今傳調黑石
炭黃把都兒各莫台吉等大小頭兒三十個
共湊精兵達子十萬餘騎要去薊鎮講賞如
不依就要犯搶我邊據我再三再四的阻他不肯依
我我受着襄邊的
天恩苦苦勸他不從我也臉上無光憨今只等佛
爺開了光明就要于九月盡間擇日祭旗上

馬起身萬分是實你們快些回去說與襄邊
知道隄備見我忠順好心我待他完了好事
再去勸他只恐他少年性氣央意要去我就
攔不住了等語賜差夷人孩子等六十騎伴
送回還進口緣由備稟到協會報到道轉報
到職該職看得自逆奴犯順以來調兵徵餉
騷動宇內支東補西苦無長策以故聚旅而
謀用夷制夷雖不以激發敉虎諸酋爲第一
勝箕柰投骨息爭虛聲難喝又靡不以捐帑

行間爲第一急着撫臣以此陳控按臣以此
披瀝戶部屢疏叩
閽舉朝合喙爭鳴其勢誠急其情最切而
皇上堅塞聰聽寶吝鎦銖悠悠忽忽棄置高閣得
無以邊報數日不至遂可暫火怡堂卻爲不
必然之慮乎今虎墩兎憨糾合部落三十家
擁聚精兵十萬餘擇日祭旗前來薊鎮挾賞
犯搶此尖哨楊安等直探夷營向頭目腦毛
大口授之語腦酋素稱效順又爲虎酋平日

取信其言益鑿鑿有據者萬一胡騎驟嘶逼
臨近關許賞不可堵拒不退不知
皇上猶得高臥置之罔聞否且沿邊諸虜處
處占風望影虎墩擾薊奴賊逼遢四郊烽火
齊達都門不知
皇上猶能懷金抱玉安然享用否當此燃眉剝膚
之勢急爲救焚拯溺之圖計惟有陽示羈縻
陰用挑激庶可少遏犬羊狂焰徐收鷸蚌餘
利且遠撫疏內稱憨使已領諭帖去矣特在

聖衷靡念蚤沛
德音即不能遽如戶部所請但得先發二百萬并
勅閱臣姚宗文便宜出關協同經撫二臣酌量緩
急相機舉事投之以必應嗤之以樂從務令
虎茵歸我戎索便可遂奪狡奴膽睨遼左既
藉聲援薊門頓息餘氛即捐此五六十萬與
之不大愈于調將百十員徵兵十數萬乎夫
然後悉如撫臣周永春之言以二十萬慰勞
朝鮮以二十萬犒賞川兵與守遼將卒再以

百萬優卹陣亡家屬并弔問北關之子姓部
落而一一周卹之將見此二百萬之擲銖兩
毫末盡成投醪挾纊之賜夷夏軍民人懷敵
愾鄉侮之思未漁人心不聯自固方張士氣
不鼓自振四方忠義聞風嚮應清撫開鐵可
圖恢復遼存而薊得安枕薊安而
陵京無恙
聖子神孫億萬斯年長享富貴於無窮更何愛於
朽蠹長物而戀戀不割甘受賊夷之憑陵自
貽藉寇資盜之隱禍哉時不可失機不容髮
圖之蚤而斷之決惟我
皇上一念轉移間不然東西交訌遼薊並危靖康
覆轍殷鑒不遠天下事有非職今日所忍言
者矣伏乞
大奮乾斷立賜允行邊疆幸甚
○浙江湖州府烏程縣儒學生員張光朝題爲東

陲告急固本預防以安內攘外事謹按奴酋
蓄謀既久勢且猖獗兒已破北關去其所忌
皇上惕然圖維諸臣因事納忠策之詳矣朝竊以
今之所患不在籓籬而在堂奧不在具文而
在根本不在無將無兵無餉而在人情之渙
散也言路之齟齬也任事之掣肘也須靡之
難振也爲今之計宜深思熟處以爲制治未
亂之圖無臨事章皇以致萬有一失之變謹
據愚忠上陳時宜六事敢附芻蕘以所採擇
一曰固要害之地今虜不即乘勝長驅以逞陽

有備或將出吾不意也兵法城有所不攻途有所不由安知彼不虛聲恐喝牽制我軍而率精銳從喜峯古北趨遵薊密雲以出吾左臂又何知不連引西北虜從宣府居庸超易保定或從大同趨鴈門以斷吾右臂又安知彼不舟師直抵天津登海諸州以扼我咽喉從遼山海入者正道也從薊密來者間道也從宣大來者迂道也從涉海來者險道也四路一失即通德臨清必危京師隔絕兩不相救此時尚可爲乎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故今日沿邊海諸戍雖已萬分戒嚴而更宜加意者也

一曰廣人才之路夫時平則人慕爵祿有事則士重功名況長才異能之士不必能彎弓對策又不必肯從召募若限以武科召募則孫吳韓白之流退矣要在虛心延攬折節諸求或蒐羅於薦舉務得真才或徵聘於隱逸不遺卑賤諸凡抱籌略明陰陽以至一技一藝

一曰廣積儲之實夫民以食爲本今東南民力已竭兼水潦頻災小民懸罄卒然有急何以支吾宜令郡縣便宜設處修舉常平要法告糴於豐驗之鄉貯積於歲歉之地價不騰踊民無枵腹即有萬一之虞可免流離之嘆矣

一曰精訓練之方夫資糧不厚難以募兵恩威不行難以訓練訓練之要豈僅僅左右進退金鼓旌旗砲號之節而已謂宜精選教頭時時習練十人教成百人百人教成千人若長

器短器火器之各有所精車戰步戰水戰之
各有所便山林險阻平野之各有所利用正
出奇設伏之各有所宜平時了然指掌臨用
自合神機更能將得士心兵得將意如指臂
相使若子弟之衛父兄以之禦敵無不勝矣
一曰預城守之備夫承平日久武備浸弛畿輔
尚然他可知矣倘一朝告變能不望風披靡
哉謂宜移檄郡縣各得以便宜募兵練習繕
脩城隍餙治器械仍於各所屬地方行保家

之法十家爲甲每甲有長稽其本業授之兵
杖申連坐之禁使之家與家相檢甲與甲相
護以防異言異服作奸爲盜之人有司以時
按其武藝而奬勵之平居可以保安有事可
以徵發矣右所陳六事要皆言之者似涉常
談行之者每循故事苟非眞心實行何能見
效責成然揆其大綱以才爲本有桑孔劉晏
之臣不憂財之不富有張韓武穆之將何慮
兵之不强若專大將之權則決機呼吸不以
遙制而敗其謀厚軍資之費則重關民社不
以纖嗇而撓其筭推誠委任可以聯豪傑之
心賞罰嚴明足以壯三軍之氣此在
皇上處置得宜大臣佐理妙用非朝鄙陋所敢知
也朝廷儒賤備無關言責至於忠誠之義率
土皆臣萬一可少佐
廟謨亦草介徵臣惓惓之極懔也伏乞詳酌施行
○管理練軍事務徐光啟題爲時勢極迫極窘微
臣甚拙甚迂量力知難恐致誤國懇祈速賜

聖斷以重防禦事臣自受
命以來條陳習練事宜已經再疏各部司覆俟
明旨企踵以待久矣臣疏中所言軍餉器甲等事
不無多費金錢者非敢以此難部臣也兵家
所貴知彼知已兩年訪問知奴賊器甲事事
堅利奴賊兵馬人人精勇假如棋逢高手豈
容漫應必須筭定勝之妙着遠東三路敗劒
正以漫應失之今日欲求破賊苟非良將精
兵堅甲利器必無勝理臣之前疏已嘗再四

陳說所以條款內開載器甲價值兵士糧餉
皆於優厚之中尋求節省酌量中數然而計
部堂屬茲無以應者非其不欲實不能也且
臣與商確不過議兵二萬耳況進於此其難
又何如哉臣復思
祖宗兵制爲防禦都城計者非不備具在內則有
京營在外則有四鎮豈爲平時觀美亦將以
應敵備患也總緣兵久不用人不服習費薄
故器不堅好餉薄故士無選銳今
皇上特募新兵委臣練習豈非俯採臣言欲求選
練之士堪以破賊立功者哉然而時不足費
不厚欲求精兵利器臣以爲必不可得也今
部臣計無復之或將勉强支持兵士受此薄
餉亦只苟延殘喘一切器甲皆不得大改更
新如此三年五年亦復朽鈍怯懦如常而已
又安用臣爲哉不惟無用此官亦無用此兵
蓋有此官即有官之費有此兵即有兵之費
總來無益不如省之爲愈也譬如人家前堂

後室業已巍然整飭止因年久須廢欲於庭
院之中別搆一室求勝於前必須工料備足
然後可耳如其貧難空詡東那西湊新不成
新舊不成舊不如并此工料脩整舊宅猶爲
得策矣臣今一身四虛無着候
命再旬延頸垂手無一事可作欲作一事必須金
錢不比舊設衙門尚有故事可循徐圖整頓
也若此因循積久無論棄可爲之日力貽猝
至之重憂即使僥天之幸遼東可守虜未長
驅臣統此罷弱之兵虛壯門面濫叨榮寵亦
非臣初志也儻謂遼東爲急都城爲緩則此
兵可以無設若言不必厚餉精卒不須堅甲
利器但得其人自成勝局臨期應敵不須與
鬬實力別可出奇制勝若此異才求諸中外
臣僚定可多得如臣迂拙實非其人且臣言
具在若其可用則是必然之畫宜見施行若
不可用則是不移之愚奚堪委任正如草澤
醫人自言有方可以愈疾主人信之遽加厚

待及至立方攢藥即主伯亞旅共須商確覺
其可服便應服之覺不可服則宜棄其藥遣
其人奪其糈別命良醫以求治療不容置之
用舍之間因循須臾使病益深也若云不必
用彼方藥但令擔此重任他日病不可治將
使獨當其辜如此計事豈不大謬乎伏望
皇上速賜電決如行臣之言即乞
勅下戶工二部會議斟酌處如臣題請之數用
以造器給餉務求別有着落不與遼餉相干
聖斷以與民生以壯軍威事今天下徵調四出奉

此外有臣前疏條陳建造敵臺設置大砲一
事無論薊鎮已有成驗即寧夏沙汰地方全
藉此臺虜不敢窺樞臣黃嘉善楊應聘所親
試其管工將官辛志德與臣所薦遊擊趙鳳
岐皆可召用又見按臣王象恒議守通州見
行題請諸臣之言與臣所議若論守禦上策
其議一也若蒙再
勅該部議處料價建立此事是費萬人一年之餉
可當十萬雄兵抑且萬年永賴新兵之費可

以大段減省若臣言不可用之即望
聖明別簡賢能使速任事以振威嚴以圖挽回至
如臣之不才虛受
聖恩超資躐進未效鉛刀之用已成躍冶之金反
已懷慙義難就列并祈速賜罷斥庶臣之分
義安而臣亦安矣
○工科給事中祝耀祖題為調遣紀律當嚴防禦
關隘宜審謹摘其至要數款以備採擇事
聖斷以與民生以壯軍威事今天下徵調四出奉

勅令總督同閱視科臣逐名查點果係精銳堪戰
方許出關否則汰回勒限選補并總稽各處
援兵實數其勇怯相半及怯十七而勇二三
者撫按官分別參處爲人臣誤國者之戒至
將領約束不嚴所至擾害輕則捆打重則砍
革斷乎不少假借而故行既領安家則行糧
不得預給恐先時耗費無以糊口宜照蜀撫
按例行糧與官總領或三日五日一給則朝
夕取諸所有而飽足不覬其他矧隊各有長

動稟於官押之嚴而行逐其倍無越於先後
之畔此謂兵有節制雖寡亦強今經畧獨稱
有蜀兵之勁而可恃以無恐則撫按號令嚴
肅與將領步伍整齊何可不紀錄優敘以爲
四方勸也此法行庶乎調一兵不受兵之害
有一兵收一兵之用即不多兵而兵自足以
禦敵且不糜餉而餉益足以養兵也至於要

總兵一員外衛金復內護登萊洵稱碩畫而
職尚謂彈壓諸將護衛內外非用大臣不可
且從來督理糧餉倒遣戶部一侍郎則劑量
多寡官專無侵而稽核弊竇權重不撓雖天
津督餉見有侍郎李長庚然其制內地之矗
而輸之遼左不及防海寇之乘而斷其右臂
是必兩處俱有大臣督運防運而後緩急有
濟禍患無虞且芝蔴灣水陸並輸得協力以
圖其成而烏龍江造船有據先伐謀而制其

勝平時控御道鎮以張犄角之形遇警督率
官兵愈壯折衝之勢此等關係使兩河要害
與山左聲援項背相屬臂指易使度非道臣
所能辦若科臣官應震灑灑言之真兒漆欵
大臣倚毗不淺謂宜同撫臣疏參酌復請道
出萬全他如慰勞朝鮮以堅屬國之翼戴弔
問北關而集未散之部夷東連炒巴西結虎
慾批所易怒餌以樂從俾陰入吾敬中而共
縛奴掌土此惟閣臣姚宗文慧識遠猷駕馭

有餘地焉又何不假以便宜而拘攣不出關
也但使貪使詐用謀誘自非多金束手莫措
皇上及今不發內帑直待藉寇兵資盜糧嗟何及
矣蓋燎原之勢挽河撲滅已無救于焦頭猶
然燕雀是娛將不戢自焚又豈臣子所忍言
哉伏惟
皇上宥職狂瞽槩賜施行
○順天府儒學教授今陞南京國子監學錄喬拱
璧題爲國勢日危
聖聰日蔽直陳禍福以效孤忠事臣一介書生謬
厠科名一紀于茲矣試之邑吏執掌無裨量
移部曹素飡罔效退而伏于青氊苜蓿之間
茲備員南雍指日陞辭行矣疎達小臣寧不
知自揣乃呶呶妄言以取出位之罪顧臣嘗
讀宋史王赫梁師成等相比爲奸廟謨失策
金人南犯宋祚傾危太學生陳東慨然伏闕
上書臣今竊祿師儒之官
陛下方責臣以範士覩此時艱忠憤一念詎何敢

自後切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惟
陛下不知憂國憂民行將有奉天靖康之禍辱且
及矣臣與其貪生避死處小朝廷以求活曷
若自効一言盡忠以報
陛下乎自古未有
聖明之君重金寶而輕宗社者亦未有賢智之主
信內侍而疑羣臣者遼事危急至此言事諸
臣披忠效款之牘痛哭流涕之語既滿公車
陛下何不省覽甚且百官叩閽累日

陛下猶沉酣宴俾晝作夜不出與大小臣工亟圖所以保安弭患之策豈以經畧一臣遂能制奴酋乎豈以遼陽一隅可有可無乎豈以二三大臣緩急可倚乎豈以羽林十萬可衛神京乎豈以四方勤王有呼必應乎豈以各省田賦尚可加徵乎豈以左右近習諛言足信乎豈以崇階美秩可羈縻朝士乎豈以內帑充盈可常保不失乎不知經臣熊廷弼雖授尚方之劍無奈人心渙散兵餉不繼戰守無備內外無援觀其大勢久去一疏上下辨體一時整頓無及經畧亦難獨恃矣萬一遼陽不保則山海薊鎮遂成破竹之勢切恐戎馬未及都城而已先有內變矣中外臣工心知其危者十人而九顧事權既不在握即間有矢口而談者亦且等于過耳之風無當緩急乃二三大臣享

遇事譸張自塞請帑之路隨人遷就者中無定見徒虛帷幄之籌大臣寧足倚耶臣初上公車及見操班軍士尚有持弓挾矢者雖敝壞不堪軍容猶在邇年惟見人執一柳棍其端或着數寸釘便爲利器試問以坐作進止之方攻圍擊刺之法孰有知之且充是役者皆市廛傭販與長班水夫之類果可使之執干戈以衛社稷抑能制挺以撻賊也羽林奚足用耶四方忠義之士急公赴難豈無勤王效順者然必有以激勸之庶幾人思挾纊之恩甘心赴敵以死項者西晉四千衆奉檄先集都門兵部不爲安插戶部不給糗糧向徵該省撫臣預備千金散給幾爲涇源之續矣是尚可以招揀後至乎天下止此物力今民窮于賦役財竭于稅監征倭之稅未蠲征奴之餉復派災荒洊至苛政日煩十室九空民不堪命是

陛下厭聞邊事一惟阿承取悅苟圖目前富貴安寵者日在醉夢坐視神州陸沉力詘計窮者

計存亾遠慮今遼左喪師失地罪同罰異人
言李維翰李如楨輩金厚賄左右以
至羣臣奏疏未得盡達
御前如蘆受等且恐連坐通夷前罪共相蒙蔽中
外揆隔禍本于此近聞此曹各令家屬賫厚
貲于江南置買田宅預思爲揣遷之計此其
設心不過爲裴寂爲童貫爲王振諸人而已
其言果足信否平時臺省津要人人艷慕今
日者疏多中格事多掣肘時事漸不可爲惟

陛下雖持考選之命印刓不予羣臣亦無羶慕之
矣試觀兩咨考選有一候命者乎前代鹿臺
鉅橋之蓄瓊林大盈之積未嘗不爲子孫千
百年計一旦時移世改徒爲敵寇資
恐責任所羈乞身觀望者比比皆是
陛下雖擁帑萬萬人心一散孰爲守者益多藏厚
亾自古明鑒
陛下何見之不審也昔唐太宗嘗弘文館日與諸
臣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竟開三百鴻基

秦二世爲趙高所惑深居宮禁盜賊蜂起長
史欣奏事司馬門三日不報不旋踵而從兵
已入咸陽矣臣願
陛下爲太宗不願
陛下爲二世也漢武偃蹇帑藏羣庭漠北卒致渾
邪入朝呼韓稽首桓靈之時小人諂進政化
日損鬻獄賣官財貨公行不轉瞚而奸雄四
起漢門潛移矣臣願
陛下爲孝武不願
陛下爲孝桓靈之時也
九廟神靈且將震驚豈容
陛下久擁不貲之富深居高拱之宮請出
御文華殿名文武大小臣工諭各陳所見果有傑
出之才文臣有如李綱趙鼎韓岳戚繼光者便當擢
守事宜武臣如張韓劉岳戚繼光者便當擢
以不次速令出關或用以扼要或藉爲聲援
用壯遼陽之膽堅河西之防仍下詔四方有

能勤王赴義者責成諸省撫按犒勞遣行星馳入衛道過水次諸倉請人給儲粟則士有宿飽人人思奮

諭貴戚勛臣暫止花石土木工作指私帑助軍需

諭戶部傳檄各省藩司運司將老庫存留并郡邑積穀入官還官銀兩各借一半速解餉司如近日河南事例

諭兵部馬上督催召募新兵沿途不得騷擾仍預備衣糧以待其至即分地安插歸伍其下弟

武舉不妨廣行蒐羅錄用則數千赴赴武士兼以家丁足當雄兵數萬以之隸于新營令督率操練招至新兵必有可觀豈不逸而有成倘虞俸餉不足請以沙汰京營老弱口糧月給三石或令更班自往通儲關領其住扎營房必得千有餘間一時蓋造未及臣見安定門外車房鱗次半爲虛設請以車輸三五歸併一室便可棲息萬人更有繼至者則四郊各寺院亦可暫屯

諭工部速將通濟竹木近郊磚石搬運入城蓋此等散漫盡爲攻具斂之皆足爲守具也其盔甲兵仗火器當及時修補以給新營聞之內庫收貯硝黃大半皆捕和鹽土曾無四分足用舊者固不可問兵興之際不可不責以實効也至若冏寺之馬價贖乏當清理御馬監之冗耗以協濟之庶緩急相周得宮府一體之義竊觀戎政尚書黃克纘機謀調度詞臣徐光啟請練韜鈐科臣姚宗文精深方畧誠

當今之韓范禁中之頗牧也皇上皆簡而任之良得其人矣但事權中握雖武穆不能成功糧運不給雖孔明不能遠駕既委以軍國重任當使之展布裕如儻復有所牽制使不得盡智竭忠不亦負陛下知人善任耶至于軍需所急莫過甲仗兵器舊者皆不堪用非另造不可軍餉不貲計窮搜括錢法一項亦可稍濟一二顧兩者材料惟南方羽箭羽角銅鐵爐匠種種精便請于

兵工二部各選精勤一二任事之臣開局于
蕪湖清江兩地製造鼓鑄陸續解京接濟庶
幾軍需不匱甲堅兵利不徒以卒予敵也當
此灾沴洊至國勢傾危正
陛下當撤樂減膳之時而況內府儲蓄陳陳相因
乃不顧民窮財盡則盡上供日急貂璫橫索徒竭
四方物力以滋朽蠹此何益于
陛下也請將各省織造蘇杭之布江右之瓷蜀中
之扇暫行停止改折助餉其他如內外冗員

宜汰戶工二部開納事例銀兩半爲奸胥乾
沒有名無實請專責成臺省一爲清刷則軍
不患不足至于增置閣員尤爲救時急務已
推及者黜用未舉者夙求俾根本重地名賢
畢集時諭處分軍國重事則立見擔當經濟
使中外咸知有所倚賴尤願大臣和衷博採
去黨同伐異之私羣臣殫力同心捐分蒂聚
訟之議庶幾人心離可復合國勢危而復安
不獨大小臣工不負
陛下知遇
陛下亦得以謝
二祖
八宗在天之靈矣

○提督學校御史周師旦題爲
天討幸已恭行軍事尚無完策懇惟特賜
宸斷以嚴威稜以靖封疆事竊自遼左養寇三十

年致奴酋假息遊魂寢有今日
皇上赫然震怒載興師旅以討不庭曾不爲鞭弭
四夷之盛舉哉且
睿思獨斷超格用一熊廷弼以主閫外自廷弼用
而遼左氣色日益精明人心日益疑固中外
臣民孰不頌
皇上知人善任使即建一楊鎬而當事文武諸臣
皆累息而不敢爲玩固知
皇上留神邊務卓有振揚乃臣猶縷縷過計也得
無仁賢未盡用罪人尚漏網兵若餉尚歷
九重之宵旰歟夫有賢不用是謂國蠹縱過以

傷法則姦門開是謂國蠹積貯不足恃緩急
是謂國窘負雷霆之勇烈不足鋪戎行是謂
國弱有一于此已爲危形況四者兼湊一時
更值國有大討若何不諮于圖成之算也蓋
自大府少府如掃王計者于是急爲搜括爲
那移爲捐助爲加派瘢瘡罄耻後將何繼顧
民力之乾耗極矣連年水膜奇菑所在見告
即正賦尚虞見逋而況復誅求額外恐錙銖
億萬反爲捐助者潤橐而民間竇嚮男女置

鐵衣柝腹膚瘃愁忿無寥蹈戈鋌于白肉而
日苦饑寒扼虎狠以赤拳而羣思解散此其
事勢尚可待其罪尚可赦耶夫兵自清勾不
能行抽丁選實又不敢行則惟有言名募與
徵調二策但前之徵調者半詒爲青燐其所
存焉無幾今虎符四下人多枳足不前而各
鎮又以固吾圉爲解多取則少發急取則緩
發且已調者復告備于京師方調者必釀釁
于猺獞驁而且闇何以謀國于是惟以名募
爲最一着夫名募之善者不過曰厚直以鼓
其集速月廩以樂其驅給安家以慰其內顧
而已然業產丘畤丁廣且行者寧肯揾一死
以易數鏡不過壁立貧兒市廛游手或官司
強勒或暫圖餬口以應上命其蹻健碩壯者
幾何力弩數石者幾何彊抗足疾者幾何武
藝軼格者幾何其輕勇跳盪敢于格鬬者又
幾何且慮中道烏飛空費官帑安可不詳爲
計者戚繼光著有選兵法極稱精秘須着意

倣行底幾兵有真兵耳兵既集則訓練爲急矣大都夷虜不能布奇惟元人乃知用幹腹用擣虛用示遠用穿轍其餘不過衝突遮復合圍把稍而已我之操習正當熟諳彼長知堅瑕以制其敝乃今之所爲訓練者臣知之矣祇能襲其形似擺一四門方陣其金鼓震也旗幟翻翻也左此而右彼賞罰錯然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問之將將亦不知其故也卒然有警則又改爲一堵墻滿其地而塹之置火器其上奈軍士腳跟不定每欲望敵先潰猶然金鼓也而耳不聞猶然旗幟也而心不知故屢每見其目不見猶然左右也而必營脚動即樸馬直前刃矢兩下我兵率自相蹦躡以死不然或深入而落伏或少駸而被圍是可爲訓練乎前總兵周尚文與俺答阿不孩對壘于石砬村鏖戰兩口大至克捷復合戰于饅頭山亦殺傷過當此獨非邊兵乎意平昔所爲教演者當另有步伐不徒如今日畫餅也遼中諸將帥亦知其畧否倘不急返此道即渠犀百萬奚爲而其要尤在明賞罰按軍法賞與罰輕重原自較然故威克愛者始可爲大將彼經臣方畧素嫻諒已饒瓣之矣據經臣請盔甲器械火藥俱已蒙俞旨給發但思庫藏既久率多敝惡即發去亦未必得實用況我之函鎧矛戟前已盡擲奴中故奴士馬皆全裝心固而敢戰而我軍甲不堅容與徂褫同器不犀利與徒跣同欲驅肌

肉以胃鋒鏑其安能格臣謂甲有五種總不如久練精鐵爲完鎗刀有五種總不如大小相準勁迅善入箭有三十八種總不如牛心盔如兩截暗甲有完盔有三種總不如牛心盔者爲完故有則仍舊無則更新切勿執彼朽綻棄我驟張徒以虛器貿餘咨也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查兵制每隊火器手五名原該有定額及試之戎行率鮮成效者則以器具之劣與教演之生疎也須鎗砲俱用堅好毋令

以炸裂取敗更廉諸軍中心定而手捷目疾者專司是役每當操練時抽取各隊火器手互相持放使其高下不爽累黍左右必擬眉睫則應機一發當者無不糜爛而火器乃收奇績矣進此者其惟間諜乎兵家以間諜爲微妙鬼神所不可知也故曰事莫親于間機莫密于間賞莫厚于間間奴酋先間劉杜二帥竟墮其術何犬羊能然而我不能然彼江夷南閩諸部落外雖讋于強威中實憯于骨髓如內間一法極爲肯綮軍中豈無誦詐奇謀之士機閩深奧可與領此者我誠不惜厚賞募而撫之俾得洞知敵情使其腹心互相猜忌誠爲制勝要訣可貲于十萬師何難繫奴頸而梟之塞下至奴遣內應遣哄探遣回鄉人口爲細作無在不布清乃我自撫順邊外奴事邏如隔世其奴之鬼謀也不知其某某地犯順也不知直待軍至某城堡始臨時倉皇具報迨援兵來集而

門已開矣城中人已遭屠掠矣從來有此兵機乎夫奴能以夷人用漢人而我不能以漢人用夷人舛也然尚有可諉者曰非我族類但漢人既肯爲奴用豈盡不肯爲我用而我竟不能爲用舛之舛也況奴酋帳下皆漢人此輩不過多得錢耳其慾可啗也乃曾不見有策出此者豈無可用之人乎抑無用人之人乎如姦人賈朝輔奴酋方用爲偵探而彼反輸寫情實爲經臣用是可謂得因間法惟是奴酋攻陷北閧欲絕轡而南轉攻遼瀋其氛甚惡我能堵而截諸隘乎恐不能能連吭數營于城外聚甲而殲施恐又不能則惟有嬰城固守耳而奴或環圍以困無雲梯轥轒以乘我到處內薄以亂我地道以伺我火車火星以警我內應以諜我此當作何預備擇何便利諒諸將士中必能曉此何無過慮顧守城有五全以器械具人少粟多爲勝筭今器械不備矣糧寡矣人衆矣皆犯守城之所

忌其勢甚危以危勢御惡氛其何能淑彼當
國諸臣可不速爲處置以救焦焚之意耶然
其要惟在于論將夫古來名將令誠不敢望
第今之將遼者睚眦爲三軍司命實且爲三
韓司命何爲一無長者之李如栢十不堪之李
如楨當時獨抗衆議用之致兄弟相繼登壇
敗乃公事此其中當作何解卽令京城練兵
諸將尚多齷齪庸才而據授之以旌門重寄
又當作何解豈其泥于求舊之議乎則韓信

非舊名也李靖非舊德也郭子儀非舊勳也
衛青非舊族也或以李氏與奴酋素有姻緣
姑遷就出此不知畧有遷就便誤矣一誤再
誤豈容三誤今日李氏外各邊握虎符者豈
緊無人卽偏裨虞校以下又豈緊無人要在
搏採精選之如繩以五才五謹恐難于全瑜
如窮以五危十過恐不無寸朽惟于見任中
威名素著或智勇淵沉者隨才簡擢責其成
功不必擊以文法不必苛以小挫使得舒展
志氣以盡所長又如宋藝祖之假其權豐其
財每示殊異以寵之當必有據虎名戎出而
犁建州之穴者何又沾沾李氏與無用之廢
將爲乃臣于邊軍亦有過慮焉夫邊軍名額
雖煩爲家丁正兵尖兒手俱能矯弦矢以供
敵愾其餘則力不能發雕翎拮枝不能閑菱舍
臣前閱視疏已詳言之及遡之亦自有故蓋
塞下大小諸戎臣非自致也率負倚幽陰折
券受質而得之否者卽尉繚穰苴不過一赤

脚健兒執鞭矢走馬足下安得一夢其羽翮
迨班符受事收責者已輻輳其門債帥窘無
所出隨取償于各軍士脫籍者全攫持戟者
半攖軍士皮骨一空而彼且訑訑曰不如是
不足以忠所市也教猱升木誰執其咎兼之
謀身家謀結納穢念又并起凡伍安得不虛
武備安得不壞而要自源本之不清始臣感
慨于中久矣卽部臣解經傳發杜逢春亦事
足爲左券倘人皆介守知經傳邊事尚可爲

也惟願共相滌濯以洗前垢而已統望
皇上嚴加申飭令諸臣同心整理兵餉共襄撻伐
更蘄槩補大僚盡下科道立建李維翰李如
栢正法則收頗牧于禁中張紀綱于塞外即
鞭弭四夷可矣何有一東方之小醜哉臣憂
時感事不敢不披瀝以畢縷縷之愚伏乞
聖明省覽

籌遼碩畫卷三十一終

○遼東經略熊廷弼題爲謹再申明還兵情由及區處大略以寬

聖慮事頃職具牧集兵力以固遼陽一疏蒙

聖旨瀋陽難保還兵共守遼陽是否得策熊廷弼還酌量賊勢緩急從長區處務要保全孤城退其深入所討道將兵馬器械等項都着照

屢旨火速調發接濟急用該部知道欽此仰窺

聖慮何等詳慎

聖懷何等急切無非欲職保守孤城以圖恢復職敢退遜一步以負悕懷任使之意惟是還兵遼陽一着實出無策而酌量區處誠有不得不然者職在都門時曾欲復開原與北關合勢矣豈意纔出關而鐵嶺又陷意欲出疏而北關又陷遼人竄竄屢次飛散開元陷而鐵嶺逃鐵嶺陷而瀋陽逃今北關陷而遼陽又逃日來男扮女裝婦扮軍樣闖城而出者未已矣職實無策以定逃民之心各營軍士如河東總兵標下內丁一千一百五十餘名逃去四百七十九名中軍千把總十二員亦逃廣寧不肯出陳倫一營逃去三百數十名而他營可知也職又無策以繫逃軍之足河東總兵李如楨曰願擁死無論矣遣河西總兵助防而強逼非願遣開原道彈壓而次且不行遣守道安慰而中途遂止而他將可知也職又無策以壯將吏之膽初悉鋭以防瀋而遼陽聞之亦潰兵分力寡職又無策以顧遼瀋之全賊攻開鐵時猶內顧自陷北關殺金白二酋縛宰賽挾煖炒諸酋其風聲氣焰比前倍惡職又無策以遏狂賊之勢此職所以千思萬想而不得不併力遼陽以固根本者也此還兵之情由也今兵雖還而故示點

兵進討之狀椎牛饗士連數日分兵四出以聲勢疑賊未嘗示弱也瀋陽遊擊柏世爵見領額兵及蒲汎備禦殘兵尚千數百人在彼駐守又密遣守備毛文龍等安置諸韋以待賊來未常棄瀋陽也賀世賢領兵萬餘防虎皮烟臺一帶當賊來路以南顧遼左碩瀋未常無犄角也柴國柱李光榮各領兵親往清撫要害聯絡按伏未常聚重兵于一處以致賊也又相度地形見代子河水可引入城又見貼城支流築壩運水可當東北面城北地卑築堤積水可當正北面親率道將從十里外分頭挑築逐日自早至夜冲雪忍饑與軍士同苦今水滿城壕人心粗定正爲借水守城得騰那各兵簡選操練以爲戰計未常作嬰城自守事也此臣區處之大略也今日之計惟得遼陽一塊土便是恢復張本便是滅賊張本職恐

聖懷竊謂此一役也不但防瀋陽官軍之二萬避陽人民之數十萬皆賴此保全而閣鎮之存亡京師之安危亦于此關係何敢避退縮之名而草草一擲爲如但責以防瀋而已有何難事職法最嚴責諸將死守諸將不敢不死縱有差池職猶得以新任解免不過以一語謝朝廷曰非不督諸將死守而諸將不能守便足了此一段失事公案而職不爲也恐避此退縮名色使遼根從此永斷而旦晚禍逼于京師也如謂守瀋爲無防則前日曾以一總兵七將領統兵馬萬餘人守開原矣又曾以五六將領率兵馬六七千人守鐵嶺矣誰爲撤退而今日之開鐵安在官軍安在十數萬之生靈安在如謂遼瀋可以互救則前日又曾以兩總兵救開原救鐵嶺矣何以任賊昏醉數日而莫敢出頭一望此目前之殷鑒也況今日守瀋陽之道將尤怯于前日守開

鐵之道將今日救援之總兵不殊于前日救
開鐵之總兵而今日殺金白縛宰賽之奴酋
倍狠于前日破開鐵之奴賊試與中外諸臣
平心商量賊犯滄陽而滄能守否遼陽能往
救否賊犯遼陽而遼陽能守否滄陽能回救
否賊綴賀世賢于虎皮驛而犯遼犯滄能兩
全無恙否語云毒螫在手壯夫解腕夫天下
事固有罷之而反以存之顧之而反以失之
者殆未可一律論也今滄城自職未到任而
空已久矣城見其空而不來未可知即來而
滄民已空滄城自在賊不能據而守不能拔
而去也明春兵力稍厚遣一大帥守之何所
不可職亦惟有仰奉保全孤城之
旨拿定主意以保遼陽爲他日進取張本而已矣
○國子監署監事司業張鶚顯爲國勢甚危用人
非法懇乞
聖明速下練臣條畫會議酌處以試實用以裨軍
國事竊惟今日事勢危則累卵急則燃眉扶

危莫大于用人才救急莫先于修實事今日
臣子所望君父者惟在議一件速行一件做
一分早救一分然自奴賊作難至今二年而
未曾見一事快心者患在狃安而無遠慮則
忠言嘗喜事之讖旁觀而不協心則人才有
越格之忌此在舉朝固無足怪而能不望于
皇上之獨斷哉臣聞潤洄不必西江救饑不須鴈
食才惟試而後效事必簡而易成窮見少詹
事徐光啓之訓練新兵也簡任自

皇上推擇自舉朝此官原非無故添設也練兵正
爲固京師討奴既東訌虜又內逼京師京師
實係根本重地自宜先事預防而京營老弱
難汰虛冒甚多年積弊深勢難清理故設一
練臣以計習召募既到之新兵亦可挑選在
營精悍之舊兵不拘多寡不分彼此但求加
意撫恤教訓熟習一隊便得一隊之用原與
京營相表裏同事宜非爲京營而外又添此
一番職掌以多費錢糧也夫下棋者先以數

子定一局之棋勢而至于着起則又先一角
柳宗元之傳梓人也曰畫宮于堵盈尺而曲
盡其人精其搞飾以撫其士卒而訓練之
一人之精神與三千五千人易爲貫通必數
知凡事必先試其規模而後可收其全局也
今者徐光啓條畫兵事言頗廣大計則深遠
原爲國家千百年訓練立法則耳至于酌量
盈詘裁度衆寡大則大試小則小試各因物
力以定權宜豈有成法可拘畫定錢糧數目
以爲定本哉孫武子之試兵法也用王之寵
姬三十人分爲兩隊而金鼓之至于步伍進
退截然如一而曰王可以觀兵矣此正練兵
樣子也今宜速下徐光啓練兵原疏令大小
九卿科道會同面議錢糧何項支給公署何
處屯劄將領何處調遣役使何處撥派器械
甲仗何處取辦月糧本色何處關領如目前
明旨矣至于此外錢糧若有設處各部若有接濟
皇上仍責之練臣再當如前法練之雖三萬遞至
三十萬可也若事平邊靜而歸併此項于京
營則練臣訓練方略亦可爲京營永永操演
榜樣而治軍旅者乃可以還講遑豈非
皇上用儒臣有法而責成任事之人有方哉昔者
戚繼光之練兵薊鎮也亦謂官銜新議權不
統一無兵可練故請用浙兵殺手三千鳥銃

簡一一酌議停當而後責之練臣居其
地役其人精其搞飾以撫其士卒而訓練之
一人之精神與三千五千人易爲貫通必數
月而可就緒至于甲器精銳旗幟畋觀步伐
整齊號令畫一士飽而馬騰將和睦而卒服
習而後上疏以報成效夫然後
皇上命本兵京營諸大臣同練臣于教場親閱視
之而彼三千或五千者果堪充用則統以良
將內可備守外可備戰練臣亦可以展其大
略而仰副

手三千以爲教練張本至于奉
旨取回本鎭總兵獨任戚繼光盡繭鎭十二路事
皆責之而後繼光乃得行其志繭鎭之兵獨
強然則前事可見已夫天下事未有不行而
可求成天下人未有不試而可取効者臣觀
皇上豚于大小臣工之言留中綏閣不見施行畢
竟不信臣下耳此則臣下當自反諸身不應
以空言效苦口也夫
皇上何以用熊廷弼而其條奏邊事朝上夕下哉
則廷弼之精神全副原在任事報國而不肯
以賊遺君父固宜君父親之信之而中外且
恃以安旦夕也若練臣徐光啓竭其心力殫
其籌畫施之有本末行之有漸次每件著一
成績以仰報
皇上而有不上紓宵旰下展生平者哉惟在

皇上速斷而試之使諸臣篤于同心而無艱于共
濟萬一遼左京師意外有急亦得今日訓練
一臂之用豈可泄泄拱手坐視相顧莫決
而竟使光啓一籌莫展哉夫人材難得政須
樂助其成國事惟艱不堪一刻再悞臣與光
啓同備儒臣無遠略深識以佐
社稷之大計惟愛君憂國共此赤心故不避雷
同不嫌出位聊據目擊之事少陳一得伏惟
聖明採納速下施行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朝鮮入貢之道急宜添
兵防守事據都司僉書戴光裕呈稱據朝鮮
國王咨稱咸境道觀察使沈悖馳行阿伊難
住胡三名來到豆浦江即令通事李仍公問
其來由本胡等說稱爲因換貿貢禽器事出來
仍問彼中情形各說奴酋使其末子兎依買
賞擬于八月初五日出來于會寧鎭等情又
該撫夷酋王崔邦濟馳報有騎胡八名自水
上來到城門即問你是何處胡人緣何經山
這邊指向何地本胡等說稱俺等因事前向
造山近境胡人處因道路荒蕪人馬不通不
得不由此而行仍宿堡境明向造山等情又

據滿浦僉使金完馳啓有走回人役自奴穴
出來供稱倭在賊寨聽得奴酋言說朝鮮國
王旣無答書邊臣所答亦無好音數月之內
可遣一將之兵當爲處置此賊之勢近益熾
盛不測之患必在冬前等情又據戴光裕呈
爲胄陳危急情形乞賜保障以守重地事據
本營中軍指揮僉事王化遠呈稱切照遼東
往事之失始于因循無備終于防範失策今
日議者率曰保守遼瀋而不及寬甸鎭江殊
不知寬甸鎭江爲遼瀋之左臂而鎭江又爲

朝鮮登萊之咽喉金復海蓋之門戶也請借
箸籌之彼奴酋得志開鐵之後首必垂涎遼
瀋九月以後虜若不犯遼瀋必犯寬甸鎭江
一入犯其不便有五今日東北子遺全在寬
甸鎭江避虜一聞寬甸鎭江無備虜張聲勢
在西出步騎千餘直搗寬甸誰與抵敵將見
老稚必死于鋒鏑瀋少壯必散而之金復海
蓋以金復海蓋有限之地加以東南流離之
民不惟棲身無地又何以養此自困之道
也其不便一寬甸爲鎭江藩籬寬甸一失勢
必順江而下直抵鴨綠取鎭江破其城砦火
其廬舍鎭江失朝鮮之貢道絕矣其不便二
朝鮮與鎭江猶北關之倚開鐵也鎭江一失
朝鮮誰與爲援不猶開鐵以失北關之一輔
乎其不便三今日遼陽進南民無甚恐猶知
有寬甸鎭江在外萬一寬甸鎭江將兵調去
一旦胡馬至此失陷城池誰不寒心喪氣其
不便四當日清河胡遊擊中軍武以揚知奴
酋必犯告之于上猶疑而斥之致有今日之
失朝鮮雖與中國世修隣好原無他腸但見
三月出征以前勢在騎虎三月以後情若騎
墻況其強悍不比北關且滅何兒朝鮮若降
儻奴酋加兵城下勢必舉國以降朝鮮之艘
借朝鮮之艘飛而犯我登萊不難矣其不便
五爲今之計寬甸不可無兵鎭江不可無備
寬甸之兵協同寬甸之民把守甸陽隘口使

虜不得入而斷我草河要路鎮江之兵協同
朝鮮之兵把守硯水嶺並橫江一帶使虜不
得入而長驅鎮江鹽場此兩重地一保微獨
遼瀋得一臂之力而人心不驚沿海無虞矣
今無呈乞裁奪到職除行分守道速議通詳
外看得朝鮮依附中國非一日矣我

皇上錫海內之力殄滅倭奴存之于板蕩之餘其
恩厚矣彼必不背
天朝而順逆奴易知也獨當喪師之後兵力脆弱
不能抗奴奴貽書不答必有憤心見北關滅
以祈舉朝協心共濟時艱事臣觀遼左阽危
若振落必有易心又料遼陽兵雖漸集勢不
能分救朝鮮必有乘便之心其旦夕謀吞朝
鮮事若有之如渡江而東我便可整旅而北
以搗其巢奴若出此是爲下策而我獨謂鎮
江不可不添兵設防也鎮江爲朝鮮入貢
必由之路又登萊咽喉而金復四衛之門戶
也職前疏有云萬一奴全力犯遼陽而以二
三千奇兵由寬甸趨岫巖四衛立潰而海道
必絕已大略言之今據鎮江營中軍王化
遠之議更爲條暢職謹會同總督汪可受經
略熊廷弼巡按陳王庭據實以聞伏乞
勅下兵部將應添兵將即刻議覆仍差行人一員
帶金帛數萬往諭朝鮮使知鎮江添兵助彼
聲援該國亟速整飭兵馬如職前疏一駐滿
浦一駐昌城以陰絡奴入犯是爲兩全之策
不然鎮江不守朝鮮決難自存開鐵失而北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敬陳上下交儆之謨
以祈舉朝協心共濟時艱事臣觀遼左阽危
除各鎮堡殘破虛單所僅存者止遼東一鎮
在臣方惴惴懼不能支而近接經臣疏揭知
其借水防城挑濠築壩自斫至哨與士卒同
苦士卒心似已鎮定經臣可謂智盡能索不
遺餘力矣臣計先臣薛文清有言人臣作事
須有應項經臣拮据至極顧所以應之謂何
耳乃經臣之爲之者甚艱瘁而廷臣之應之

者甚忌綏臣竊惑焉如姚宗文定須出關諸
所誘夷攻夷洎查覈兵馬錢糧必到地方乃
有着落此只合題知而兵部不爲請旨也如
閱視一差不獨遼薊爲急諸九塞間何處精
銳可用尚堪援遼何處調遣一空亟須處補
近聞雲中雖結七年之局而黠虜之市本撫
賞我軍之月糜布花俱以部解發逾期恐生
觖望總宜各遍閱游復往規兵部曾奏稱另
疏具題而何以尚未題也如金復海蓋宜設
重臣屯重兵一以壯遼聲援一以固遼糧道
一以備登萊防禦臣曾以爲言已而遼撫周
永春採康應乾議隨及之東撫王在晉再及
之同官祝耀祖又及之此何等緊急而吏兵
部尚屬充耳也如臣前者即將即兵即餉一
舉三利之疏豈專爲選將而說蓋謂遼之需
將固殷需兵更急而兵則調與募俱戛戛乎
難欲將見任廢閑諸弁武舉雜色諸人但能
召致精壯家丁自携前來者試其主之枝能

節另生而各衙門俱袖手不應一也如張名
世張神武周敦吉該經臣疏請用之於遼奉
旨着該部酌議夫神武敦吉遠在數千里外擬議
或費日時若張名世見在詔獄精火器舉朝
言當用者人人有口而兵部何以尚寂然也
如毛兵精悍可用據中州仕紳有云二千外
尚可再調無柰沿途騷擾至殺人者浙兵去
年亦曾應調今歲則有掩扉避耳各土兵奉
調太多經臣曾以楊嗣昌所慮誠是而酌議

成數卽欲以眞正土官統之兵部皆未見作何調劑作何議覆也如范濟世議京營副將須各分信地操練營兵蓋營十二萬人分爲六操每操二萬人總在一處校藝甚屬草草若各將各分信地練之庶可盡人演習且備言京都城壕當及時挑濬使深濶如舊式面牆垛口亦須堅厚整齊庶可守禦奈何皆聽之藐藐也諸如此類未可殫述精神渙而不屬事體滯而鮮通夫主聰旣蔽若罔聞知而臣子又復忽忽悠悠徒委之一經臣之手卽如經理大內火藥若非祝耀祖多方運發恐亦如昨歲堆積山海關置之朽蠹無用而已夫居家者偶被水火之災其主人漫不事事而自家督以迄臧獲又復痛癢無關秦越異視欲免燎原滔天之禍必不可得今日之勢何以異此卽數日內遼無緊報豈其有顧忌而歸也彼將爲大舉計也彼見我中朝只靠熊廷弼一人而內裡應手者築舍窮年伎倆若此何憚而不復來目今周

永春且以朝鮮國王具述寬鎭江之危又見告矣事勢至此眞如人之大病奄奄氣息與死爲鄰若有一線生路正須急急救伏乞皇上嚴勑大小臣工共相戮力諸凡中外奏牘但可採擇卽便施行毋再泄泄視死不救忍以虜遺君父而以人之國僥倖也至于皇上要緊除弊帑充餉外莫先用人臣願皇上急允新相之推以共資輔理急急諭冢卿之出以毋誤選人若整肅臺綱全憑掌院宜一面勑周嘉謨星速到任一面勑張問達暫爲代庖一面勑新谷臺臣照房壯麗疏卽日巡城嗣容補劄庶都城之內不至事務頹而奸宄伏者端必由此臣日來晤二三仕紳有言前月十八夜月光圓滿全似望月此爲陰盛陽衰夷狄盛而中國衰之象有言前月二十四日辰刻親見三日並出闇淡無光此爲分土分民之象雖欽天監未及一睹而識者寒心殆始不勝疫婦

之恤杞人之憂矣惟願
皇上勵精羣工克采齊心合德共期滅奴而後朝食川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為災異事十月初三日未申之間西北玄雲忽起俄頃昏暗如夜雷雨交作電光閃爍氷雹亂下職不勝異登得雷以二月發聲八月閉聲此天地常理也往代季世之主如漢之殤安桓靈晉之懷愍皆有十月雷震之異到向以愍帝時劉淵僭號平陽李雄稱制于蜀九州幅裂西京孤微為君失時之象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遼陽兵馬堪戰者寡廣寧空虛戰守二事俱無可恃惟有川夷攻夷一着而空言挑激何裨實用發奴二字上所厭聞舉朝臣工只知計差求去不肯合詞一心以死生爭于
陛下之前是
皇上之自擲其社稷而葬臣之樂與其覆亡也職見練兵詞臣徐光啓之疏曰臣近適之戶部

諸臣咸言以餉毫無措處日今通州民兵月給亦係借用夫通州先到山西民兵數止三千尚不能為之措餉若各省民兵四省各兵并近擬召募八府民兵約共六萬之衆何以餉之其勢必發內帑數百萬分給戶兵工三部先儘職前所請二百萬速發遼東其餘為新軍安家月糈及建立營房打造器械之用此不但遼東可救燃眉之急而京軍亦可樓關練之用矣不然用夷一着既已錯過奴以

所掠開鐵北關子女金帛廣路西虜大羊無義惟利是嗜將職兩月以來費盡心機盡付流水虜方乘勝長驅毫無掛礙而我之饑軍數萬又乘機搶掠將內變應作亡秦者豈必胡哉直待此時而後發內帑遲矣
皇上即有意乘遼試思破格用光啓者何心將與之兵乎不與之兵乎召兵五六萬將與之餉乎不為亂乎奴逼郊關軍亂肘腋

陛下將此無用之物將安之乎與言及此不覺涕泗之交頤也故發帑一着萬萬無可遲疑望
聖明叅爲決斷無俟羣臣伏
闕下後乆則美歸于
皇上而福在于宗社矣
○欽差閱視邊務吏科右給事中姚宗文題爲徼
臣奉使在途兵事憂危滿目乞
聖明留神軍國之計以鞏
皇圖事職欽奉簡書閱視邊務陛辭到關途次所
見者無非佩刀揷羽喘息重繭之健兒兵杖
盔甲火器硝黃之車輛任干戈者未必人懷
壯志而司搬運者果是人無息肩聲鼓枻于
衝原旌旄亂于大澤可憂可危之甚也昔年
承平之象寧有是哉即以通州言之山西民
兵安揷未定其戚居民舍者有幾多傍簷依
宇被露棲霜賣劒典衣逃亡相踵河南之毛
兵已過北望山海東去而秦隴之民兵又問
將至通灣不知將何安揷糧餉所需戶部能

預貯以待否夫啼饑號寒忍死相衛父不能
得之于子況爲合獸鬬者不解忠義未咄恩
澤固極而逃不復爲闇鬬之民必散爲數澤
之盜固極而一旦決裂則拇竿斬木肘腋之
憂也可不爲之寒心耶中外議者爭以儲糧
餉爲要務而公疏請發未奉
德音大
皇上聰明神聖之主也天下危亡已兆則瓊林大
盈慮爲盜積不如散之以養士殺賊保

祖宗沐雨櫛風二百餘年之天下臣知
聖明慮必出此第急而用之虞其無濟不如今日
者慨允廷臣之請可收定傾之效耳時在燃
眉司計者宜不避嫌怨多方措處而諸臣議
餉之法未本
俞音該部亦不加講求使在部金錢如已收未解
者合之足辦東事便可明白抵擬以解上下
憂疑如其不給則急爲經營已太晚矣柰何
指未芽之苗以實粟間之腹而悠悠坐誤耶

微臣耿耿不寐竊旦以思思各省直錢糧有
在應貢可緩久積貯子而可查者許經略熊廷
弼與督餉侍郎李長庚據實確見聞自爲摻
索各省直同舟之義必無阻撓此或濟變急
着廷臣宜與酌其緩急以開便宜之路者也畿
輔營衛度量形勢以防禦門戶爲要自山海
而永平薊州通州漸入則漸深防之愈遠則
愈得力由海關阻山依海更修築城墻前疏
所言得兵萬餘誠宜分彼處即合舊營
陝西兵通州不能容者宜分彼處即合舊營
兵同練通州設一參將督練兵轄新兵而舊兵
不屬殊不可解新兵之練舊兵而借舊兵之船
疎借新兵之勒練以練舊兵而借舊兵亦正生
知紀法以開新兵正可相濟通州額軍二千
八百名宜總領之參將督應武聽訓練即于
教場中造營房千間每一室約可容六人尚
可處其半以待後來者如修城建臺按差關
准二員營練已周此永賴之利也通州額軍

至遼東兵馬錢糧稽覈甚難昨見兵部具疏
令臣遵欽奉題知之
旨便宜出關查閱容職到關與經督撫按諸臣會
同商確如以出關爲便臨期當具疏報聞凡
一應東西虜情有事可容圖語難外洩者除
密奏以候
聖裁外止揭會任事諸臣不敢發抄傳衆部題太
僕寺銀五萬兩乞令差官急解以貯山海關
備不時之需如出關則當遣官從山海關領

解貯之廣寧餉司以聽稽查出入所慮羈縻
控制爲費正煩臨飲索泉事機易悞此應動
支何項戶兵兩部宜預籌之職謂今日之事
亦孔棘矣如在危劫中國手在旁各商一着
不如共下一子今議事者盡才智公忠之士
借籌不爽審局其情宜看眼前第一着斷不
容緩者聚精會神併力圖之一事有成再爲
後算勝于下指紛然諸臣之志合
皇上之聽事隨呼隨應必斷必行東方不足平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遵事且夕難支臣計實
窮臣憂實大四懇

天恩那借帑金以救危急事竊照遼勢阽危議兵
者徵調四出惟恐不多今兵已倍增而未暇
及兵用何餉議餉者浙舊並須惟恐不厚今
餉已倍加而未暇問餉從何來且近日援兵
漸漸出關矣防兵日近京矣乃練兵之資
尚無着落而轉餉之費愈益浩繁欲速以應
之既憂懸罄欲徐以應之又憂脫巾欲求加
于下以接濟則憂民既窮而加賦祇以釀患
欲數請于上以接濟又慮君厭聞而激怒或
以取危然臣身雖危猶濟于國若民窮釀患
則內潰外夾禍將不可收拾矣是以臣等憂
心如焚而苦無計以救焚也憂危如溺又苦
無計以拯溺也何也去年猶有那借之衙門
猶有措處之款件猶有撥抵之處所今已窮
天蹙地智盡能索無所焉于是去年兵數猶
少兵餉未加今已召調數倍餉數多更無

等謹率合屬同詞復請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軍興孔亟國計愈艱
懇乞立發內帑以濟急需兼議營田以圖接
濟事臣爲各邊之飭
太祖皇帝嘗曰吾養兵百萬當不費百姓粒米蓋
祖制屯軍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每五十畝徵子粒
上倉以正糧十二石自給餘糧六石分給守
城一軍之用足以贍一軍之用自屯糧不足
加以民運民運不足加以鹽糧鹽糧不足加
以京運弘治時京運止四十三萬嘉靖初始
增至五十九萬又自庚戌至末年漸增至二
百五十一萬我
皇上初年亦止三百十萬而今乃溢至四百萬民
運三百三十萬不與也先是太倉老庫銀積
至八百餘萬兩罔寺馬價銀積至九百餘萬
故可爲東那西湊之計今各赴若赫矣去歲遼
左用兵九萬費餉已不下五百萬茲兵部召
募五百萬不可然此亦但可爲濟一時計若局
捐助留稅等銀涓滴之潤不能當尾閭洩也
且不獨遼也大同一鎮京運通者百五十萬
民運逋者亦幾五十萬欵局雖終善後無策
舉一鎮他鎮可知乃諸臣請帑滿公車而
聖聽悠悠如石沉水豈厭聞發帑寧爲寇資不欲
收散財之效耶又豈左右之人故爲不必發
之說以逢主懽而未嘗以堤邊之章塵
御覽耶漢高用陳平黃金恣其出入得以用間今
皇上用周永春而不從其二百萬之請是何異縛
騏驥之足而責以絕塵之逸也徐光啓練兵
之欵及今舉行已屬後時而鄭重不發得無
以費太後耶不知練兵無厚將器甲不堅利
是何異驅半飽之人以扛鼎駕木蘭之舟與
風濤也通州新集之兵先至者既已無聊懽
後來者又復狼狽姚令言之變必且立見安
插之所月糧之給可不爲之地耶竊謂非立
發五百萬不可然此亦但可爲卒歲計若局
未易結幫不能繼尚須接濟之術也欲圖接

濟莫如營田乃營田何妨乎元泰定中虞集嘗有言曰京東瀕海數千里宜聽富民願耕者合其衆捍水爲田能以萬夫耕者爲萬夫長千夫亦如之五年命以官十年不廢得世襲時以爲近而止厥後海遷不至斗米直銀六兩勳戚權貴爭爲饑孛干是有海口萬戶之設大都水集議然已無及矣蓋爲海田者外築堤岸以障鹹湖內濬溝渠以蓄淡水則斥鹵皆可變也職生于海視見有行之而驗者今三輔率多綦莽海塌盡淪汩潮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江南地狹生齒日繁有能耕之人而無其地思以裒益之在開武功世爵與入籍登仕之途而已蓋富人所重者榮名而狹鄉所難者仕進但槩從永不起科之例而漫不制其入恐土著之人不甘若體照屯田必須納米乃可以覈其所墾之數納米止于一斗始可以作其趨事之勤至武爵之級與入籍考試之額一視墾田納米之數以爲差如以一百人墾田五百畝入米五十石者爲試百戶俾縣考童生二名每加五十人多墾田二百五十畝多入米二十五石者進一級等而上之以至四百人墾田二千畝入米二百石者爲指揮使而止凡七等其縣考童生每加一級亦增一名至八名而止十年有成績有司勘實申詳報部悉與世襲但槩從永不起科之例但不管軍兵不應徵調其有願立軍功自指應募及遇零犯大舉能督率丁壯殺賊得有功級者仍照邊功一體陞賞不在墾田之例則負米相者無征戍之憂而饒勇略者不阻

功名之會而應募衆矣至于入籍考試必別
創一名如古之力田者通計若干戶增黌士
若干又通計黌士若干增解額若干而不奪
其士之故額其有倖中而輒颺去者比逃戍
法田産悉沒入之若非本子弟而借籍貪緣
或行檢黜逃而詭名僥倖者並以詐冒論則
力田者得廣收于括外而假塗者不致濫入
于彀中而豪猾完勢欲圖強占則有二
十九年恩詔許被害奏告重處之令在舊管

地主執爭亦有恩詔內如未受價止許改正
糧站量斷荒地價直永令開墾之人就產立
籍管業之令在計戶分土當官丈給則不侵
民間之成業也舊名在官勾稽有法則不爲
亾命之淵藪也按籍而覈履畝而勘則必不
匿荒爲窶而詭少爲多也往御史徐貞明有
云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
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
決即通水與地平一引即至先之京東數處
而畿輔可漸行繼之畿輔列郡而西北可漸
行至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
南可漸行蓋得之經度非勦訛也若各邊之
屯沃饒者久吞併于豪門磽瘠者雖負累于
貧卒故額久失屯籍幾虛自非各該撫按徹
底澄清未易議復爲今之計凡汙萊未闢若
宜照懷隆道胡思伸召墾之例勒石給帖永
不起科則人不苦征繕而願耕者衆蓋邊徼
廣漠人不樂趨但使田聚多則邊備自

修不當與內地之稍入者例論也然亦不在
屯額之數者則可若係屯額仍應聽撫按清
查以存
祖制者也誠能行之竊以爲有十利焉地無遺力
人有餘粟和糴易而軍實饒利一西北之利
足供西北之用則千里之輓粟可減東南之
民困亦甦利二改折之議行則腳價耗米之
省歲可以百萬計利三南方富民競挾壯丁
以來生聚均而廩庾實京師不爲孤注利四

遊食遊手之徒盡緣南畝而盜賊希利五比
閭什伍人爲戰家爲守于城在野而胡馬不
敢南覬利六拋荒積逋者承佃有人而里甲
無包賠之累利七丁重差繁者得藉貼役而
蒙寬減之倍利八召募新兵事平之日有願
留力耕者聽而新餉不致坐糜利九歲入之
米漸多則出給之數漸寡府庫充而永無加
派之擾利十職但憂行之遲而無救于急斷
無有行之久而無裨于事也泰曰公之歌決
矣李永之號陸海自昔已然即我

皇上三十年京東水利之議寖有成效惜爲之未
竟不覩全利耳百年之計以規小利而輒墜
九仞之功以小不便而中格所由來漸矣
皇上誠欲爲國家計長久要在寬其文法假以便
宜不責近功需以後效今撫按司道
勅令各帶有營田事務似不必另設以茲紛擾但
委任責成須有專屬自非究心疆理若肯蔡
之備嘗極力擔當無怨勞之避忌未易勝其
任而愉快矣竊謂即以練兵使徐光啓領之
出其經畫自見綱舉而目張歷以歲時自可
星羅而棋布顧行之十年以上則成效畢臻
即行之三年之前規模已具今人情腸息于
奴勢之披猖大賈富商業已挾貲而徙業薦
紳巨室亦思逝影而潛蹤招集于漁散之餘
似難爲力然圖之于離而尚有可合之時猶
愈于去而不復返之日也幸也第今日燃眉之勢
如救焚待命之衆命懸呼吸若再捋膚數日

必且盡爲溝中瘠後雖有三牲九鼎安能起
白骨而肉之故職願
皇上先發帑而後議營田也儻
皇上不以職言爲謬立發帑金五百萬以救目前
仍將營田之議
勅令該部議覆或亦千慮之一得也夷患日棘緩
頰而談務農議若似迂然惟圖之不早致有
今日三年之艾及今不蓄不將終焉已哉
○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趙綏題爲遼左旦夕難

支國勢杌捏人心動搖懇乞
聖明大發帑金以救燃眉之急以免噬臍之悔事
臣七月初間有君臣未見交做一疏大意爲
廟堂之上緩于救遼而發也乃發疏之次三日
皇上始川熊廷弼逮楊鎬使早有此舉動開原不
陷亦未可知惜乎其晚也今廷弼到遼又三
月矣計將無將計兵無兵今日一疏至
皇上曰李懷信戴燁都着星夜前去明日一疏至

皇上曰各處調發兵馬着撫按上緊嚴催前來此
旨不知經幾見矣上出之爲套語下視之爲常談
急者自急緩者自緩是豈拯溺救焚之道哉
臣謂兵將之所以逗遛不進者雖其間不無
退縮觀望之意然亦孰敢名言于口不過以
安家行糧不足爲詞耳使調某將帥覈其所
帶之家丁計口而授之食調某兵則計其所
經之道路定日而予之費如是安有不速進
彼遠而畏遼左奴氛獗不近而畏目前軍法
乎顧糧餉不足當問計部計部實計無復之
矣昔年興兵之始尤不免于掺括那借今所
謂愈煩所費不貲掺括之後再無可掺那借
之後再無可借加派一徐節已爲緩而難濟見
今山東河南與江北一帶早蝗爲災所在赤
地千里小民方望賑于
皇上而
皇上欲加賦于小民哉此其救遼急者今內帑官
再無可貲諸臣之所通融徧累胠
皇上封疆之憂
皇上乃忍以數萬之金而黜天下忠計之士祇恐
狡酋有以窺
陛下淺深耳近讀遼撫周永春救遼再無別計一
疏所云俱全遼大計而望于

皇上之內帑亦不過二百萬以今日大內所積豈
少此二百萬之數耶誠發之則有餉有兵遼
安而京師亦安既有天下何患無財不發之
則無餉無兵遼危而京師亦危國之不存財
其安往土地金寶孰重孰輕臣願
皇上之孰計而審處也
皇上不視朱事乎徽宗亦好貨之主也金人作亂
不能早自憤發迫汴京圍而舉累朝所積金
銀幣帛八寶九鼎皆拱手以獻之虜矣臣言
及此肝膽俱裂惟
聖明惕然思懍然悟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患正殷措餉計窮合
詞五懇
天恩亟發內帑以保三韓疆圍以奠萬年丕基事
益自奴酋發難以來我中喪敗接踵遐邇相
顧震鼂師行糧從臣部措處新餉已發過四
百八十萬此皆生民膏脂率土精液惜去年
皇上多借帑金數百萬以濟臣部之窮以拯遼左
之危將四海九州爲之鼓舞
已發者徒供一擲今年繼發者接續萬難計

列宗莫不夷懌而吾圍可固此以無用之帑藏易
社稷之奠安
皇上所得者多矣儻恢而不發邊軍聞之皆曰吾
皇厚自封殖柰何薄我軍士曾不恤其饑寒則邊
軍離心矣海內聞之皆曰吾
皇厚積瓊林柰何不恤民窮曾不爲之助餉則海
內解體矣軍心離孰爲之同仇禦侮民心渙
孰爲之共守大寶而睥睨大盈恐或生心所

謂憂在蕭墻敵在舟中無論夷氛莫之靖大
難不可解者此又安危理亂之機也
皇上聖神高千古自洞然於斯無俟臣等之喋喋
矣相率叩
闕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廵按山東御史陳王庭題爲時事艱危日甚
聖心怠弛亦日甚明明優爲之事而不肯爲懇乞
雷然悔悟待旦更始以救
宗社于將傾以保金甌于既缺事職蟻負東方

杞憂北闕夙夜以來匪躬蹇蹇惟是援兵調
而士馬一空征發頻而帑貯既竭海運增而
蓋藏若洗兼之夏秋不雨顆粒無收風雹作
祟麥種未佈人心洶洶所在思亂登萊與旅
順相隔一水烏龍造船揚帆巨測遊左危而
山東與之俱危不獨山東危而
神京亦與之俱危一奴作梗破城殺將迅如飛
電敗家亡國幾不旋踵而
皇上且深居大內嫵孺爲娛聲珥在旁以日爲夜
得無以天下事付之空拳孤注之經略便可
無患而廷臣千言萬語持鉢而乞于
皇上者是
皇上難爲之事而不可爲乎子輿氏有言挾山超
海是不能也爲長者折枝是不爲也庶人之
家稍有蓄積者必不吝金錢以培植其墻垣
必不吝金錢以招徠其鄰里必不吝金錢以
養其僮僕彼豈不知愛惜阿堵積之盡鏘
鉄用之如泥沙哉要亦籌之熟矣有墻垣而

後籌雖固有鄰里而後羽翼壯有僮僕而後
爪牙盛而皆非廣施金錢則雖號稱素封且
懼藉寇金而齎盜糧也況財聚民散乘危誨
盜彼卑貶不軼之徒何所畏阻而不排闥以
逞哉今者請發內帑之疏奚啻堆雲而
皇上已先瑱耳一似曾未省覽然者甚至慳吝金
花詘謹俱下噫此詎可令士庶見四夷聞也
夫舉朝言之則不必言舉朝言之而
皇上不聽則又不必言雖然今日之事孰有急于

發帑者乎而
皇上于今日之事孰有優于發帑者乎部寺懸罄
南北垂橐則諸臣之捉襟露肘誠難稅畝加
派土皮捲括則萬民之劍肉醫瘡誠難而貴
白之積充牣大內無須仰屋無煩持籌則謂
皇上不儉爲職不信也近閱遼撫一疏救遼更無
別法急着惟在發帑內言猶朝鮮二十萬以
成犄角于昌城滿浦之間而遙爲我牽制啖
西虜五六十萬而使挑激其孰宰酋滅北關
之恨以潛爲我驅使使蓋金白破則朝鮮危宰
酋勢則諸虜忌北關陌則憨心忿不待燭照
而得者職謂撫臣得算矣而猶惜其不能廣
延蘇張縱金平賈而僅授一二軍幹又不敢
多請而僅僅爲二百之求其何能濟于事乎
若使天果祚明遼撫算就

陛下即發千萬而買奴酋之頭以
祖宗之舊域以謝戰歿之忠魂則今日善用足成
向日之善取天下後世將頌
聖智淵微能備無用爲有用也
睿算不神遠乎不然算小而不算大算近而不算
遠遼陽不守一旦烽火達于甘泉職恐鹿臺
鉅橋瓊林大盈盡大盜積即
皇上寧能驅此重積而壓倒奴兵十萬乎且外議
紛紛咸指左右近習包藏禍心蠱惑聰聽謂
京師有急不難負寶藏而趨不識彼時爲
皇上負者何人而
皇上所欲趨者何地恐

皇上欲保有錙銖萬萬不能也夫內市之不罷玄
武門之不閉九門差之不啻黜則中涓之惑
煬竈之奸誠或有之而諸臣特不欲盡言耳
皇上容爲防杜深自創艾無以近習蔽明無以撲
滿遺諭敎然下
明詔與天下更始曰區區帑金藏之久以待不虞
之需豈有靳焉一朝沛發于以爲
朝沛發于以爲
祖宗保此一塊封殖千以爲京師留此一面保障
則神笁斷不自天下起也算之神亦不必轉

乞于天下也直取諸採裘而自足矣此職謂
陛下所優爲就與發帑而不憚中言于朝者也若
乃奴酋擁衆十萬勢如破竹興師七克去盡
滿囊彼益成其富強我反受其虛怯今日之
事若非背城借一死守遼陽社稷存亡未可
知也則且收拾剩卒招揀新募精演火器堅
壁清野而備其來少俟大兵雲集挑選精健
廣設埋伏更番迭出而挫其銳漸復諸城挾
同西虜扶立北關離間逆腹使永芳養性自
相內擊而乘其亂尤須預辦金錢三五年廣
延天下智謀以多算勝少算而取其全或者
可得結局近報憨酋挾賞甚急隴蜀望奢將
來難厭或令修鄰戚夷計功倍賞尤激發羈
縻一法也事不可緩機不可失言念及此
皇上何優爲而不宵爲乎然
皇上所優爲而不宵爲者又未可一二數也職請
得略陳之方今小醜僭號危厚本朝豈是細
故謂宜辨色視朝日昃不退輪臺引罪箝指

方略剪滅妖氛而天日未升仰瞻何在雖近
古便殿宣召亦成曠典至臣下一腔血誠欲
言聶需內外之情痞塞不通此豈不可優爲
者而不宵爲方今羣障穢天奸細滿地而
宮禁九門偵詰稍踈則必有乘間竊發如開原
斬門內應者噬臍何及而推差有人經年不
致使俟命諸臣齊欲辭陛歸山是亾國之徵
也近雖取次報用而癸丑一咎尚多薪積丙
辰俟缺益嘆河清至科抄白頭印刓不予循

資非擢經歲不下此豈不可優爲者而不肯爲方今政地單匱位宁半虛闕門之典未光尊帝之途弗廣或二曹一攝或全曹俱空西府盡日啼烏延尉門前羅雀此乖離之象也以致百爾稽遲動輒躭悞雖軍國大計王者叮嚀亦呼之不應急之不來則大僚日缺之故乃閣部催黜曆焦筆禿此豈不可優爲者而不肯爲方今戎索拾攘當爲退遜盡屬全軀保妻子之流柰何情責以亡身殉難之義而國有忠貞社稷攸賴罪弁如麻承恩且得釋之以立功乃忠賢鄒元標趙南星等累累百餘輩一錮永錮卽劉光復片語激昂五年衡困起之奧渠出之羈囚勖勤報効必非小補也此豈不可優爲者而不肯爲方今良將勁卒肝腦郊原巖城巨鎮奄爲虜有誰司兵柄而至此乃楊鎬多時就逮聚納有賄社戮無期李如楨倚城孤于內李如楨脫歿兜于外皆負不赦之罪而卒不聞以功令從事至督

餉部院李長庚詞臣徐光啓科臣姚宗文特簡方隆委任宜篤乃救時方切綴冠條奏如同轉石命討廢格兩者皆讒誰執其咎此豈不可優爲者而不肯爲方今時艱孔棘聖慮方殷臣愚卑殫所恃一線章疏得通其脈謂宜朝上夕下不受中制之疑乃報者十一不報者十九綏者如此急者亦然卽天語口傳矯信相繆跪門迫切苦叩無何千古體統一旦毀裂至深居稱厭郊廟朝講一切曠廢何以格幽明而光熙翼此豈不可扣戍卒枵腹終不可支則各省直凡江關山陬所設助工之包稅既年久不蒙停免通行暫留外借亦可少資軍糗而東省仍歲災傷民不堪命自臨清以及六郡一切榷稅斷宜報罷不過內府之秋毫實關小民之血髓也此豈不可優爲者而不肯爲原夫星變風變地變河變人物之變皆先時譴告者是上

天明與以優爲之時而
皇上坐失之嗟夫天下尚可爲也
天子固優爲也時窮勢迫又不容不亟爲也若仍
悠悠忽忽視爲尋常將以不宵爲者而終于不可復爲天
不能爲以不宵亟爲者而終于不可復爲天
下事去矣職等立朝殉義固不難以一死報
皇上而

宗祖憐風沐雨之天下至
皇上而覓欲付之一擲也不亦深可痛哉至乃登
萊添兵議餉職等疏請再三旁觀者或以爲
私憂過計頃據逆酋細作男扮女裝謀焚海
州草場約期要截運餉鑿鑿有據則職等已
蚤見而預言之亦再承
皇上下部速議至今杳然高皮是又部臣所優爲
而不宵爲者也當經常之日轉就權宜值危
急之秋翻爭執掌回天無路初以伏
闕爲迫情納牖無方漸視叩
闇爲漫套繫名瞶之足安望夫絕塵而奔俓
命之至

併之操猶責其應手而具既同舟遇風矣無
胡越人相救之慇此莫非王事也分左右相
持之勢不能者止亦曰保身無道則愚誰爲
濟國作不陰不陽之色若可懦可待之時則
臣下之優爲而不宵爲又若夫
皇上之優爲而不宵爲相終始者也語曰后克艱
厥后臣克艱厥臣后與共臣必有交任其責者
夫今日何日利害安危所爭呼吸乃得以談
笑當涕泣之道耶伏惟
皇上亟念時危大制私妒慨然允發帑之請聽當
事諸臣乘機覘會搗夷喑虜簡將蓄兵秣馬
飽士以便宜行事併一切急着悉賜舉行仍
勅大小臣工協恭和衷共謀共斷各出實心任事
無或袖手推乾若臂使指有呼必應庶着着
緊奏人人踴躍金甌缺而再補
宗社危而復安萬代瞻仰在此一舉亦只
皇上轉念間耳職心切憂天語無忌諱不勝待
命之至

○總督倉場戶部尚書張問達題爲外解通查將
盡遼餉垂絕可虞仰懇
聖明允發內帑以濟危急邊疆以保宗社事今茲
十月該臣循例月報查見在遼餉銀僅僅三
十四萬餘兩而查新餉司催發急如星火據
見在之數不敷彼中一箇月之支乃督臣爲
水陸二運舟車所費哏前復儲二十餘萬兩
各省直募兵陸續到者四五萬人
倘令何出應此不能給彼倘內旋以失外臣
俞旨
皇上豈以奴酋彌月按兵不來遼東遂可無患乎
不如前此奴酋三路薄勝亦嘗彌月不來矣
忽一來而開鐵而北關如摧枯拉朽況今縛
宰煖磯金白磨牙吮血蓄謀更爲叵測其不
即來者豈誠畏我哉計必窺
絕我糧蓐計必蹂躪朝鮮以斷我犄角計必
勾連虎墩以使我項背受敵有一于此遼陽
不攻自危矣故遼東經撫二臣在內衙門與
臺省諸臣會議防金海恤朝鮮收北關詰虎
墩保遼陽所謂應敵之着伐謀之方不得不
爾而重兵屯守寧可以楊腹令乎行問犒賞
寧可以空言諭乎審勢度費的需二百萬金
庶蔌粟不匱表餌有資孤注之遼陽可保遼

陽固則恢復之基也轉危爲安全在此舉
皇上柰何吝布帛之長物以
社稷爲戲耶蓋用人用財同一機括而使
皇上早用新經略以代舊者亦不至收拾之難如
北今日內帑之請猶是前日用新經略之請
也遲之誤事已見于前
皇上豈容一誤再誤聾之拯溺者所需止在一瓢
卒不能辦呼之岸上之人至急也亦至易也
而岸上之人坐視不理後雖方舟而前直拯
之魚腹中耳
皇上不于此時亟發帑金接濟恐後此發更多且
有不及發者矣臣不避瀆聒具疏上陳伏乞
皇上深思遠慮爲
祖宗保社稷即爲社稷救封疆慨然出內帑一二
百萬金發之戶部次第解運遼東付經撫二
臣相機展布用間用賞并充軍餉戶部酌留
數十萬兩接續募兵練兵各項支用既以昭
朝廷之德威又以壯內外之神氣非但藉以
潛消呼庚脫巾之虞抑且因以徐收犁庭掃
穴之功此一事也所關于宗社封疆安危夫
豈細故臣非喋喋瀆奉拳拳萬惟
聖明垂察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狡夷蓄謀叵測中朝
設防當嚴敬效葛亮管窺用佐兵食前著仰
祈
聖明亟加申飭內外臣工以慎固封疆奠安宗社
事職歷考往史自古有國家者無事則思患
預防交爲綢繆有事而竭慮修備不惜脈胝
致治保邦大都百世同揆也未有平時爲塞
川厝火既上蒙下蔽怡怡於處堂臨事當剉
膚燃眉且中隔外離昏昏如長夜有似今日
也者粵自三韓潰裂九塞驛騷遼左已成土
崩瓦解之形海內盡是鳥驚魚散之象誰司
專閫致茲覆轅變已敗而更局瑟不調而更
鼓經略熊廷弼收合餘燼撫摩羸卒爲添籠
壁沙之計甚已不遺餘力矣宜法行于貪懦

之將璧壘聿新心力殫于區畫之周金湯可
固眞足以壯積弱之氣而寒逆奴之膽者試
觀奴破北關後奸滑勢惡奚以兩閱月而蠕
蠕不敢動也其果悚息于遼陽之有備震慴
于經略之威名而不敢西向牧馬乎抑或故
爲緩我之圖巧爲伺隙之便必欲得志而後
舉事也狡哉酋乎計必出此則夫蓄艾于久
病之餘撤土于風雨之至極講兵食預偵彼
已爲有備無患之策者惟此時爲然矣昔大

將軍徐達北征
太祖遣人諭之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愼于
成乃可以有成必須關防謹密常若臨敵勿
坐懈怠爲人所乘愼之愼之大哉
聖謨眞爲萬世行軍炯鑑今日對症之藥石也遼
左向來之失病在文武分途太甚道將心力
不齊甚至文與文參商武與武矛盾以致臨
敵易面敗劒屢問今幸經撫二臣情叶壎篪
謀同金石事事相商心心相照遼左事體頓

陞下所當申飭者也向來邊事之壞由于債師剝
削太甚而軍士之以枵腹乘陣也救死不贍
奚能克敵今經臣問死狀傷與士卒同甘苦

貪如陳倫業已尚方從事矣軍士或自此有
實惠乎第遼地孔寒朔風透骨可憐他鄉之
客誰是送煖之人至于川兵更弗耐寒近聞
遼中大雪有凍餒而死者不惟性命堪憐抑
且緩急何賴況一兵之調費幾多唇舌幾多
金錢而可輕于一擲乎謂宜如京軍肝視等
項每歲派解二三萬亦自有濟何經略曾未
言及而該部亦不動念也此又
陛下所當申飭者也逾向來逾事之壞由于輕言進
勦而不知要害之當守兵力之宜合也今經
臣撤瀋防遼以衛根本分兵設伏以壯聲援
深得戰守分合之宜自可恃以無恐矣而海
蓋一帶糧運攸關未知作何守禦三岔河一
口東西要路未知作何防閑以至旅順之設
將以防登萊鴨綠江之漆將以資犄角朝鮮
北關之從何聯絡經撫應有布置該部當爲
照管近觀經臣還兵情由區處大略一疏委
曲詳到智盡能索職猶惜其綱目之太拘而
筆劄之輕渡也疆場之事有權應假便宜豈
可掣肘此亦
陛下所當申飭者也逾左禦商全憑軍器上年解
運山海猶自堆積未發近接經略咨文除討
各樣軍器外內一咨爲京庫假鉛無用另查
補發事據領運官劉尚仁稟稱應領鉛三萬
斤每塊止外一層鉛皮內盡是鐵渣砂土每
鉛一百斤鎔化止得十數斤不但有費脚價
抑且大悞軍機窃思此項假鉛係何年入庫
何官驗試所當查參庶儆欺誤此非
陛下所當申飭者乎山西久離之兵已乏料理各
省續到之兵作何安插有兵須用餉無餉則
無兵戶兵雖有分曹兵餉實屬一脉通何此
推彼諉日挨一日也內帑已難應手外解自
當留心適接閣臣姚宗文手書述永平餉司
言舊餉止存二千金來月便不能給因外面
籌司急新餉而綴舊餉且移舊作新等語是
暮四朝三之術也職查得向來考成止及知

府州縣未及簿司以故苟且塞責全無着緊
催儹今後宜著爲令布政以下總入考成每
一歲中新舊解額以九分爲率如不完者停
其陞轉則人皆急公而終事自易矣此固諸
臣言之娓娓該部聽之諄諄無柰畏嫌避怨
之念重寧誤罪國不敢忤人情也是又非
陛下所當申飭者乎科臣閻覩之遣行之
祖宗朝者不具論即如
皇上十九年會遣科臣李汝華鍾羽正等往閩谷
邊彼時錢糧之虛冒行伍之空虛與夫督撫
鎮道之因仍玩惕地方豪強之盤據隱占彈
文如雨法紀如霜種種蠹穴一洗殆盡厥後
停而不行而邊庭弊竇幾不可問矣今之遼
左實爲殷鑒頃者姚宗文一行而宋鎮虜李
逢恩二貪弁輒爲暴露即二弁而他弁可知
即一鎮而他鎮可知況今徵調紛馳便露衿
肘之氣象若復因循是狙宼至敗壞難收恐
遼左之外不知有幾遼左奴酋之外不知生

幾奴酋也軍容欲整閱視應復此又
陛下所當申飭該部亟爲議覆舉行者也閫外惟
將軍之司大將係三軍之命苟非其人貽患
不細宣府總兵孫邦黜老憊貪婪職等交章
論列而乞耳閫閫肆志不顧自非喪心病狂
何至廉恥盡滅聞其當日原從賄得今日必
求賄償若待其自裁而始議改則于彼嬰飽
而于缸魚肉矣至登州逼近奴穴海運關係
軍命非借風將何堪彈壓副將熊大經一味
惟怯終日乞回雖操守未至大壞而人地實
不相宜應當調處微示創懲此又
陛下所當申飭該部速爲更易以重邊鎮以肅海
防者也抑臣于此猶有說焉天人相與之際
呼吸相通休咎感召之機毫髮不爽年來海
宇災變史不勝書近日在京如月之過望而
閭日之一時三見雖臺官失于占候而土神
親有目擊兼以山東有風霾之異遼左有雷
震之警種種異見異聞總非吉祥善事而

陛下漠不動念寂不聞聲浹旬以來一人不用一
政不行若視天下無一足當吾心亦無一足
爲吾難者政本樞軸之地啟事已票而復留
是自缺其股肱也司馬印封旬日何不蚤爲
賜環以全進退之義練臣疏議再三何至
刱刓不與以繫騏驥之足一院三堂並缺烏臺鞫
爲茂草而大理塵封并署裝而不報矣六科
五印高懸白抄成何事體而刓垣書行其
庭虛無人矣井牆新撫部疏已覆回籍而俞

允無期則舊撫之不下則總督之續理奚堪
綸音已允俟代而新撫不朝何日大同舊撫
同一差也而冊封李若珪等胥慶彈冠慕兵
曾汝召獨覺向隅同一咨也而彭際遇等十
一差共慶連茹鄭宗周等六七人猶若株守
同一散館也而周希令前桐藩邸已沐綸渙
韓繼思申廷謨索米燕市猶未局結武弁之
罪狀如山尚蒙使過之典藎臣之心直如矢
可無解網之仁總皆本朝闕政統望
聖意轉圜果能設行而致行則內之元氣既實外
之神氣自振區區奴酋可不久而立縛於
闕下矣若猶泄泄悠悠主上虓長夜之娛臣子
習醉夢之套奴緩而優游以待奴急而莫救
誰何竊恐遼左去而山海危薊門危
陵京與之俱危也蕭墻禍作國家幸則爲玄菟
不幸則東晉南渡且有不忍言者矣詩曰其
何能淑載胥及溺諸臣死無善所固不足惜
陛下即珠寶如山金銀盈篋將持此安歸乎適足

爲寇盜資付之一快然已耳職言一出職罪
萬死茍以身出入掖庭目擊時艱不敢不言
遂不覺胃昧至此恐今日不言他日言之無
及也伏乞
聖明垂察施行
○督餉侍郎李長庚題爲遵餉萬分難支懇乞
聖明垂念特允發帑以濟燃眉事職本庸窳謬膺
餉務屢疏條議或疏覆未蒙俞允又以嚴譴
司官及海州遭颶兩疏引罪未奉處分該職

20B

正席蓦待命跋踖皇皇何敢復爲琚請惟是
遼餉之急若剝膚之若懸磬職之官一日未
斥則遼餉之責成一日尚在也職又何敢隱
忍不言以悞軍國夫遼餉加派止二百萬耳
原以備十萬師之用除前次用過者既已虛
擲而今次見在與議調之兵據職部前疏所
計約至二十萬是餉額用去其半而兵額又
浮其半也豈此數之所能支乎通州昌平天
津內地水陸之兵添至數萬即如天津一處

職所目擊問之道臣云添山東浙江及南兵
共七千名每年所費廩糧約用十數萬兩時
方議定餉司尚未有呈請發到銀兩以備支
給而總兵已蒞任矣各兵一集將何以爲月
餉餉且不足將何以設蓋營房勢必散處民
間以無餉之兵而久處爭攘之地職慮天下
之變不在遼左而在眉睫也該職所司運務
發過薊永遼東召買銀一十五萬兩用過運
糧船脚價三萬餘兩所請造船添車之費應

用一十六萬兩咸出新餉之額也既急用之
折色矣又倍用以運本色既已用之遼左矣
又分用以固內地不論爲何部錢糧不論爲
何處調遣無不索之新餉而新餉止二百萬
取用將竭其能足乎不能足乎不待再計而
可知也假令職部未加派未撥括則曰職部
之職司未盡猶有待也加派已行矣撥括已
行矣而餉日不足兵益日增激之內揭竿可
虞緩之外呼庚可慮獸窮則攫斯必至之勢

也日見職部窮蹙之極合詞五請帑金未蒙
允發職竊懼然懼且疑也以
皇上聰明天縱靜覽章疏試思此二百萬者能足
此各項之分用否除此加派之外職部更有
何錢糧可爲接濟否如此則舍乞恩于發帑
無策矣若職部稍有一毛靡餘可爲設處豈
天威而爲是瀆請耶
皇上所厭聞者而職等敢冒
以發帑二字爲

皇上又試思職等今日瀆請果爲職等私情乎爲
皇上彊場乎近者遼左之間經臣整飭惟新人有
固志所恃者兵兵所恃者餉耳在禦侮者不
能以捍腹使衆在持籌者不能以點鐵成金
萬一遼餉不繼效茜再逞則遼陽危而內地
亦危各鎮之糧不繼軍伍脫巾則內地先遼
陽而危尺尺神京彼時縱欲發帑而且無及
則亦何恡此紅蠹金錢而泄泄以貽莫大之
患也至于職陛辭以來屢疏所陳無當採擇

蔵漕一節五月上疏六月覆請俱不得
旨方以便宜行留時已臨秋倉卒拓舟完此一運
而芙蓉崆峨等島偶遭東省異風在後發者
幸抵遼地而先發者及泊島岸明春之舟更
爲難具其請造淮船一節自職叨撫東省屢
皇上翻然軫念二百萬加派之數原不足遼左之
支持乞發帑金百萬以濟遼餉之急并
敕戶兵二部從長計議一番務求兵食本折之額

銀日來淮上條議海運者有人寧前海蒼二
道呈報習行北岸者有人職又行海防參將
錢世禎募南中慣知海上風雲者而人但
皆以空文徵取之未可必來即來也其天津
芝蔴灣各處造船所費不貲關之內外須加
倍添車海蓋一道接受各處之運拮据尤難
撙括無牛必須買之內地凡此數者行之省
直地方未免煩擾莠事勢至此救焚拯溺不
得不爾若非多發金錢何以足用若非嚴參

明旨何以責成職欲多請之也則二百萬之數職
部止此多用于本懼不足于折職不多請之
也則舟車之費從何出辦俱不足于本中夜
躊躇計畫無復惟有束手長嘆而已伏乞
皇上翻然軫念二百萬加派之數原不足遼左之
支持乞發帑金百萬以濟遼餉之急并
敕戶兵二部從長計議一番務求兵食本折之額
一一相符庶便料理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二終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閱視吏科給事中姚宗文題爲遵
旨出關謹據眞確見聞再陳末議以祈
聖裁事職于本月二十一日抵山海關卽當馳驅
東去緣薊鎭眞保等處閱視文移難于關外
轉發應在關料理而差往西虜通官夷丁員
役或宜此中調取及隨行材官家丁人等向
以出關之議未定行李不備今以關外苦寒

應爲體恤辦給不能數日就緒于次月初一
日方能出關職四牡載道見畿輔騷動所在
驛遞紛紛告勞懷詩人載藉之慮至關後與
永平道袁應泰自關門至一片石匹馬周視
歷覽形勢見城垣單薄兵衞更少又懷綢繆
徹土之思謹以切要事宜列款上請幸
皇上留神軍國省覽施行
一議防守看得山海關爲鎖鑰重地況今東北
告急烽火時聞防盜者防之門戶閒則易爲

力由山海而永平薊州以至通灣此門戶之
漸深入者也職見山海關住城已多圮壞邊
墻未爲高埔總加修築正此其時而往在都
中時按臣王象恒見語惟以錢糧不易奏手
爲慮今據道臣袁應泰詳議先修傾圮關城
先築缺口先增敵臺先接羅城約費八萬三
千八百有奇咋見撫臣劉曰梧疏捐節省銀
七千餘兩爲修築之費此外尚七萬餘兩在
該部宜立時題覆以權爲目前修葺至于總

行修理費更十萬雖曰措處頗難然今日何
時此爲何地今日費十萬金而不爲他日卽
欲以百萬金錢圖保障之功而不可得也并
宜多方設處以圖全効職在都中時止知山
海關爲東來要路耳今來此中親至一片石
地方見其外當東西夷虜之衝內通石門建
門諸路止城墻一帶亦多圮壞思之大可寒
心合于舊城之外山阜相連處增置敵臺三
座其城墻圮壞不堪者亟會該道估計并加

修築宿重爲衛庶幾緩急有賴伏乞

聖裁

一議添兵夫地雖設險非兵不守陰平劒閣不能止鄧艾之入前事可鑒也職前疏請自山海至通州得勝兵三萬足屏翰神京通州之兵在土著者可查可招可練職前疏已詳言之聽兵部議覆具題外其薊鎮東協等處原議招兵五千永平道臣袁應泰標下新兵三千悉心訓練已漸整肅可覩山海關內外止

兵一千其二千名分派黃土嶺大毛山義院口等十二處兵散而力薄萬一有警勢不能支欲藉彼以援此恐鞭長之不及馬腹也今再添兵五六千以千名增之關內外以千餘增之一片石其餘視各路之緩急爲添兵之多寡問之該道云招兵止議糧餉而無安家之費亦易辦也今義院界嶺日報夷情集熊羆之師可無犬羊之慮伏乞

聖裁

一議海運夫從陸運糧率二鍾而致一石其艱難萬狀昨者登萊海運事半功倍遼左幸無脫巾之呼但潮海風濤隨時順逆放洋揚舲而撐駕占候者非海上長年試難必布帆之無恙也自天津達山海路循海岸似差易爲力臺臣王象恒董元儒言其便督餉侍郎李長庚致書商略意亦相符臣自望海樓直聆至芝蔴灣一衣帶耳去關門不過二十里如運船抵山海起陸出關至灣復舟運至旅順

風力之便不過一晝夜所不敢徑以運船越關出海者一則以傍巖有石開洋便險一則以船逼海上關禁難稽起陸止二十里車馬人力轉運亦易聞督餉侍郎且出關料理加造船令式更取江南水軍熟知風候者令共撐駕此足濟登萊運事之窮伏乞

聖裁

一請優恤畿輔臣奔走在途蒿目環顧見兵馬之絡繹運解之繽紛異常擾動民不堪命矣

前通州衛官幾欲盡逃以密雲道臣翁安性委曲安全甫能終事其餘郡邑驛遞皆蹙額相告上人多方幹濟稍能救目前之困而東事一日未寧則求一日之息肩未有期也職謂既用其力不得不念其生如添馬泸等項在畿輔三協一帶斷宜寬免昨見民程登指牧地以重徵誣鄉紳以覇占不顧國家利害不念小民休戚尚欲朘羣獨之髓以供其漁猟之術也方今四海困窮徵求不應正緣此輩言利召殃以生釁孽宜即置之斧鑕其驛遞中多應付不給似宜斟酌加以地方協濟如再加之本地方以甦驛遞之苦是剜肉補瘡之說也伏乞

聖裁

一請議糧餉職駐山海關數日見各援兵至關者有河南毛兵有山東募兵其尚留關外有湖廣土兵雖僅四千人而日糜糧餉已數攷矣況在遼左者已十餘萬而後此相繼出

關者尚未有定額也不預為之計此輩能拂腹荷戈否耶臣累疏言措處糧餉而計部未聞定畫司官避怨所呈堂上請猶然考成舊套耳嗟乎具疏伏

闕不能望九閽之開而顧後瞻前不能忘一身之慮慮誠周矣如燃眉無救而轉瞬即亡誰任誤國之咎乎職虛心再訪爭云稅契一節所得不貲計部前已議及然幸程慢而莫應也宜行各省直撫按計其遠近定以限期督令徵解其事例一項前見工部主事華顯有

封典一款此以廣

聖朝錫類之仁開天下榮親之念自文職貲郎以至武階盡人子也木本水源爭思自盡願者必多至于樂輸慕義豈曰無人勸典未彰後來卻步如南京太僕寺少卿員缺烟損資鉅萬不為薄矣宜

勅令建坊表彰且官其子姪為中書以旌慕義者或援雖而至矣職前疏請令經畧督餉二臣

假以便宜自行搜括此宛結展轉之極思也
倘于事理無碍亦濟變之策伏乞
聖裁
○遼東管餉郎中單崇廷爲歷陳遼餉緊急之狀
懇乞
皇上速發內帑以收拾殘局事稿照請發內帑一
節計臣言之又不聽臣揣
皇上之意或者曰遼餉尚未到十分緊急地位若
十分緊急則身宮遼地何不言乃按臣言之又不聽臣揣

皇上之意或者曰遼餉猶未到十分緊急地位若
不聽撫臣言之又不聽臣揣
皇上之意或者曰遼餉者何不言臣向來非
不言也近臣遠臣千言萬言止矣無以復
加矣豈諸臣不能得于
皇上臣輒欲以片言問天又豈臣明知不能得于
皇上而僅欲以空言塞責蓋身所歷之光景目所
擊之情形自不容默默已者臣二月到遼正
當出口張皇鼓舞不及記憶及三月內見兵
有自川西來者萬里跋涉瘡色如土短褐不
完臣不覺爲之心感即
皇上見之亦必心感四月內見兵有自關西來者
未及造冊未及掛號輒擁門索餉口誶呲裂
莫之敢攖臣不覺爲之心悸即
皇上見之亦必心悸五月內幻言妖帖傳布街衢
僉謂奴酋于端陽之日來遼陽坐殿一時雖
幸個個安排一次臣不覺爲之心痛即
皇上見之亦必心痛六月內開原失守人心洶洶
復遣戍卒長若湯火若非厚餉誰肯願出玆
命則月餉不得不議加即
皇上見之亦必議加七月內鐵嶺攻陷兵力益單
河西額兵調守河東原領額餉不足供贍朝
夕則新餉不得不議找即
皇上見之亦必議找八月內金白殘破瀋陽孤虛
軍丁迸竄若鳥驚魚亂經臣遂單騎北赴特
銀慰賞以安人心以鼓士氣此亦不得不議
賞者即

皇上見之亦必議賞九月內聞奴酋筵宴諸夷欲
犯搶遼陽經臣親携牛酒在演武場逐名犒
賞臣追隨其間見其所褒牛酒帶有風塵而
皇上見之亦必潸然淚下十月內聞奴酋以三千
各軍敢之如飴臣不覺潸然淚下卽
精騎在清河堵口欲由撫順大路偪巢而來
皇上之內帑
經臣遂令將各卒四散設伏防守宵居露處
皇上不須發臣子其奈之何臣子一個沒奈何便
無愧于臣子
皇上令人沒奈何實貽患于
皇上是在
皇上之自爲審處也義利二字
皇上豈不分明利害二字
皇上何反顛倒臣在餉言餉自應作此苦口耳至
于一切出納造報之數悉聽當事查覈固不
敢以清白末節諉諉于君父之前也
○浙江道監察御史劉蔚題爲邊事日急朝政日
疎懇乞
聖明自爲社稷至計以昌安攘事竊惟

皇上英明聖智何事不留心何事不聰察乃邇因
朝講弗御人賢弗用政治弗修以致天怒人
怨釀成遼禍之慘奴酋以么麼小醜稱帝改
元屠我城堡戕我人民赳赳滅北關封制西虜
河東已去半壁全遼岌岌垂危徵調遍于九
邊賦稅加于四海蓋中外騷動人神胥憤此
乾坤何等時乎尚可怠荒逸豫晝寢夜酣安
其危而利其災耶詩曰天之方蘖無然泄泄
此政其時矣燕雀處堂不知禍之將及斯蓋

將及時矣今徵調四出中外震驚帑藏空虛
糧餉不繼熊廷弼雖忠義敢勇而無米難炊
脫巾可慮賊酋雖暫爲蠕息而狡詐百出除
夕元旦之際倘出不意而來尤爲可慮萬一
遼陽失守水陸並進北扼薊鎮則薊門驚而
陵京危東走登萊則東土驚而中原震
皇上即有黃金千萬將安之乎況江南財藪連歲
多遭水荒金陵重地兵食尚且不足則京師
根本重地可不及時速爲綢繆計乎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

二祖

八宗培養二百五十餘年深仁厚澤固可垂之萬
世奈何一朝肩越忍同嬉戲也人才者天界
皇上以輔理成化者也
皇上誠不愛高爵厚祿以養賢才則賢才亦必不
愛頂踵髮膚以圖報効
皇上誠思熊廷弼未用之先遼左如何景象朝野
如何震驚廷弼既用之後雖地方殘破收拾
艱難人情物色若似有更生也者則柰何不
思用賢之効隨推隨下更舉朝盡用以培植
之耶輔臣者
皇上之腹心也燮理陰陽調和元鼎任何如其重
而枚卜已久稽遲不下致令悠悠忽忽誤國
誤邊是尚可遲遲不決以再誤乎九卿大臣
皇上之股肱也部院各有專司猶股肱難以廢缺
今冢宰故矣宗伯無人左宗伯且以失意病
去矣司馬封印日久刑工院寺閒然無人倉

署兩乏何不速賜點用以肅紀綱六科印多
塵封豈可終于白抄以褻國體中臺備員未
發豈可不盡允用以甦諸差徐光啟慷慨談
兵可不速令整練以張威武蔣定國謾言開
礦可不速爲懲治以警奸邪至調募多兵近
集畿甸稍有不戢易生事端所謂營務糧實
作何處置永平餉司近言止存二千之餉遼
東開箕亦云止餘一月之糧況徵調者源源
而來則轉輸者宜陳而集勢不能不徵調
籌畫者可令呼庚而呼癸也然戶兵諸臣能
効于力之所及不能効于力之所不及搜括
派加權宜措置極設處之方塞洩漏之竇部
臣之力盡矣智能索而餉弗能繼倫天無門
點金無術將休兵乎將枵腹乎將任逆奴縱
橫而以遼陽與之乎遼陽與之遼陽而可以止其
聖明特諭撫臣視事並勅兵部嚴催已推之鎮臣
速推未補之鎮臣以共濟時艱事職至愚極
不走薊鎮不渡登萊乎事無二可餉不能克
即罷斥諸臣臣亦甘心而竟何益于國家也

則叩閽請帑明知逆耳而勢不得不請者
皇上聰明天縱揆事度理內帑之當發與否恐不
待職辭之畢矣至廷臣章奏關切時政苦心
極思之所出也邇年朝御稀聞顧天無術止
憑此章奏一脉以聯君臣之交必朝上夕下
斯有濟于時艱今隔絕不通十不一報誤事
日多又何裨于國計乎是所望虛衷延覽勿
貳勿疑俯體臣工以急救危匹者伏願
皇上自爲社稷至計亟用人以修內治發帑以詰
兵戎庶戰可勝守可圖恢復勦滅諒經臣必
能任之不然及今不亟日復一日政治日弛
人心日散兵餉不繼內變將興奴乘衅而復
來勢將叵測天下事蓋有大不忍言者矣

○薊遼總督文球題爲薊門虜報孔棘微臣獨力
難勝懇乞
聖明特諭撫臣視事並勅兵部嚴催已推之鎮臣
速推未補之鎮臣以共濟時艱事職至愚極
陋謬叨薊遼之役嚴

肯屢促不敢不兼程赴任職入境以來耳目所聽
覩者滿媿逼處于薊之西狺狺不休虎憨擾
亂于薊之東蠢蠢欲動士馬之已調者缺額
未補民兵之新到者露處無棲重地之城廓
傾頹何以壯金湯之勢到處之糧餉缺乏不
免于庚癸之呼諸如驛遞之疲累援軍之驛
騷火藥軍器之轉運無一非督屬事也有經
具題而未覆者難止望梅之渴有已經具覆
而未行者猶苦無米之炊職受事纔旬日未

悉肯綮敢上方畧惟有望廷議速定
綸音速賜奉行之惟謹已耳但任事需人無人則
廢事可虞如就地方之緊要與人情之屬望
者安得默默而處于此夫總督任大責重非
一手一足之爲所恃以同心共濟爲
陛下修封疆者首則撫臣而鎮臣即次之無事之
時亦難偶缺況薊門何地而此時何時乎撫
臣劉曰梧直節自持壯猷素著四年拮据百
計焦勞凡一切夷情邊事俱是熟路輕車勿

論如職之謫劣不能望萬分之一即職之才
具果可以步後塵也然識水必問長年畢竟
初試者不如久任者之明而諳于計也撫臣
乞歸之疏屢上且移駐薊州似不欲一日淹
者病苦固是真情封疆更屬大事北門告急
之日豈長往之時乎職以爲乞歸之撫臣所
所當特諭視事以重邊防者也薊鎮原止一
鎮臣近因逆酋犯順羣虜生心山海關外控
遼內衛薊關係兩鎮咽喉三輔門戶又添一

鎮臣以彈壓之總之爲虞患方殷耳今已惟
之劉渠兩月有餘尚未聞到任消息山海關
自何奮武以汝劣論褫至今竟東高閣即求
一鎮臣且屬烏有署事未嘗之人代庖終是
傳舍即其人竭知殫心人亦以五日之京兆
視之以匹馬不入之地當鎮臣並缺之秋儻
一旦犬羊不戢抱鼓忽驚職飛檄而調遣之
而責成之者只此鎮臣代署之官事權不重
精神不專何以馳號令于風霆聯將士于臂

指乎職以爲已推之鎮臣所當速行會推勿
得久缺者也方今中外舌敝頴禿爲
陛下借前箸者遼事耳職不言遼而言薊非緩視
遼也遼事雖決裂可憂遼臣已籌畫無遺勿
俟職之續貂爲也況薊門料理無處綢繆有
備內可以固根本外可以壯聲援爲薊亦所
以爲遼也職拜疏之次日便當馳赴山海而
薊門之中西兩協相距頗遠虜情叵測陰雨
當籌不得不過望于撫鎮之兩臣伏乞

封疆攸賴矣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題本爲遼餉計無復之臣
部勢難少待敬合詞六罄
聖明垂念封疆
宗社關繫匪輕速借帑金以解危迫事竊惟遼與
京師勢若輔車而遼之危危在封疆京師之
危在

之愈堅屢呼而屢不應得無以遼陽付之一
經臣手幸奴酋旦夕不來便保亾恙兵可無
添餉亦何用是皇皇與夫奴酋豈遂不復來
哉虎伏鷙藏搏噬愈不可測外而城守待戰
內而閒練待征添兵須臾難緩則添餉亦須
臾難緩凡言奴酋無能爲無足慮巧敝嘗懼
如左右萇者皆誤
皇上不顧封疆
廟社者也又得無以新餉已加賦已留稅無得更

爲求多與夫臣部餉金不下三百六十萬矣
近且調遣出關者源源未絕召募入衛者攘
攘方來計日支給應費若干尚不可量值此
寒冬苦地居者卧雪裂膚行者衝風刺骨不
有挾纊之恩誰効超距之勇計人優卹應費
又若干亦不可量至海運陸運舟車脚價所
費不貲與夫厚爲懸賞購虎兕諸夷以難奴
酋未易數計此皆

皇上所穏知者約計共須七八百萬方濟目前之
急卿使前項果足辦此臣部亦何樂瑣瑣觸
皇上之所厭廼派題留僅二百萬兩餘無論減奴
難期即據現前以二百餘萬之數當七八百
萬之需抑何懸絕矧新增餉銀隨到隨用已
過半矣稅銀叠徵不到猶是止渴望梅萬一
軍不宿飽脫巾以呼曰主上厚積如山計臣
胡不請發以拯我而使我至此腹心之變與
作敵愾匪直解臣部之危廼以自解其危從
此侵疆可復將寢廟鼓鍾實嘉賴之臣與十
三司官憂苦轉添顙望轉切不避忌諱同詞
宗社何則臣等之誤

八宗之靈默牖
聖聰而不憚反覆前說者千懇萬懇爲
皇上今日計救急無如此着急爲之救無如此時
而已儻尚食之餘稍一賜覽立沛
德音如臣所請傾大內數百萬儲蓄以佐軍糈以
三司官憂苦轉添顙望轉切不避忌諱同詞

叩閽無任延頸待命之至

○四川道監察御史周萬鎰題爲夷氛叵測
廟算甚疎人情渙散可虞國勢瀕危立見微臣目
擊心駭謹罄愚悃乘伏乞
聖鑒以爲速救禍亂事窩惟夷狄之患何代無之
要以中國有人制禦得策故時逆時順旋起
旋復即毒或流于邊疆而禍不延于
宗社如我先朝土木之變庚戌之變勢岌岌矣然
也先俺荅皆志在擄掠原無深圖而當時防
禦之策亦不遺餘力斯轉危爲安也奴酋包
藏禍心在數十年之外人人知有今日廼遼
東當事諸臣徒務養癰內潰不爲曲突徙薪
既不能預銷其萌又不能撲滅其焰坐使奴
酋強橫一入而陷撫順再入而陷清河建號
改元肆無畏忌而楊鎬李如栢等朋比爲奸
偏愎妄動使四路之師棄于一擲而奴酋益
輕中國矣今破開原鐵嶺克北關謀吞高麗
聲犯遼陽以乘勝之狡虜攻垂危之孤城恐

遼不能支而廣寧以西山海動搖
陵京震恐天下事尚忍言哉當纍卵剝膚之日
正卧薪嘗膽之時在
廟堂上宜何如悚懼何如戒備者而
皇上若罔聞也方且晏安邃處晝寢夜酣使羣臣
汹汹悠悠交相駭咲以處于無可奈何之地
夫奴勢方張必上下協謀內外齊力而後克
濟自古未有主上厭棄幾務屏絕臣工而能
收功于閫外者今之謀國抑何疎甚也職聞

王者天下之所往必上有精孚神貫之意而
後下有綵聯繩繫之情必上無網解紐弛之
形而後下無鳥驚獸駭之患今臨御罕聞久
習空虛之象仁賢彫謝積貨爲廢壞之極紀綱
世道涖無着矣即天下安所寄命乎況災異
疊見訛言煩興兵招而不來民離而欲去商
賈捲貲而徙宦戚避影而遁倘胡騎長驅將
誰與共守京城哉恐麥秀歌于箕子黍離咏
于周人也可勝慨哉語曰安危不定無爲貴

聖奴酋雖強不當我一大郡縣若堂堂天朝
幅幀萬里財賦萬方制奴若縛雛耳如以任
之非人禦之無策一旦爲么麼小醜所困豈
惟一人之憂實諸臣之罪豈惟四夷之笑實
千載之羞臣言及此憂憤激衷恨不滅此朝
食謹隨諸臣後妥陳一得條爲各款以仰乞
聖明俯聽而採擇焉

一舉視朝之典

皇上初年勵精圖治時謹視朝故堂陛情孚魚水

邊疆威震雷霆如平哱平倭平播之役皆不
旋踵而奏功其人心有所惕也自
皇上靜攝三十年僅憑章奏一線而又多留中不
下此在平時已成鬱否況強酋壓境諸虜跳
耽譬厝火積薪而寢其上

皇上以爲安乎謂宜乘此一喝
御文華召見文武羣臣面商兵食大計共畫戰守
機宜彼羣臣從幽鬱陰霾中忽覩穆清孰不
踴躍鼓舞剖心殞力者如言可採即見施行
使中外知
皇上無棄遼以棄天下之心自當有惴然一新宇
宙增光旌旗生色者而又行郊廟之禮齋祓
躬禱告于天地
祖宗期爲邊疆雪耻爲將士復仇誠如是則威靈
氣焰華夷震響神人協順爲滅奴第一事也
一發內帑之財自奴難以來公私俱困鋌蠶
耻今兵連而禍不解財殫而役不休始猶取
于搜括那借加派今搜無可搜借無可借加

無可加而獨大內黃白充牣積貯朽蠹此孰
非四方所供者而忍不以救四方之急也自
古鹿臺鉅橋無救商亾瓊林大盈祇以藉盜
今事急矣天不雨金地不湧錢惟有懇乞于
皇上而已伏願慨發帑金五百萬立解軍前則可
以濟萬姓之窮可以壯三軍之氣可以易奴
酋之首可以結憨虜之心使天下知
皇上之于財能聚亦能散聚之原以備急散之適
以得衆但使金甌無缺玉曆常凝則人土財

用終爲我有安富尊榮于萬斯年矣何必效
細民之吝嗇也
一保形勝之地孟珙有言護荆襄如護元氣遼
陽以形勝之地當夷夏之衝卽今之元氣也
國家定鼎燕京原與都秦都洛都汴者不同
彼皆據河山之要阻邊塞之長而今沿邊迫
虜視遼陽則肩背皆也夫鬬者未有爲人拊其
背扼其肩而能勝者若遼陽不守國何以存
顧守非持重不能非捷法不能非以戰爲守
復全遼則奴酋縛而諸虜畏是在

皇上嚴勅經撫按鎮諸臣開誠布公齊心竭力勝
則同受上賞敗則同膺顯罰職無敢置喙矣
一聯屬國之援朝鮮素稱向化頃以萬衆殉劉
綎曾無退志且屢以夷情輸我其忠義可嘉
也但其國兵素弱儻奴酋乘我師之間而吞
之則我益孤彼益張夫奴目中久已無遼而
未敢直犯遼陽者畏朝鮮之擊其後耳若無
朝鮮是無遼也謂宜亟請
聖書諭勞其君臣多齎金帛犒賞其將士使整兵

境上而又出銳師佐之斯樹藩籬以成犄角
計之上也至虎墩兎憨苟可爲我効力則我
何愛厚賞此在臺省諸臣言之鑿鑿即撫臣
周永春請以身任皆勝算也何不及蚤行也
至金白二酋頃欲入開元以爲我屏蔽無人
敢擔以致殘破今欲得其夯喬亟宜爲之撫
慰使招部落以圖復仇皆急着也何不及蚤
行也大都御得其道夷狄咸爲我用而可以
孤奴之黨御失其道夷狄咸爲我梗而且以

助奴之虐徵乎徵乎力主而速行者大臣事
也今大臣多缺帷幄無人將誰與決秘計乎
一守門庭之險昔唐人潼關不守遂使安祿山
直入長安金過宋太原關仰而哭曰險塞如
此使我得過南朝可謂無人山海關古稱天
險而今垣墻圮壞守備單虛猝有叩關之驚
直履若平地耳按臣王象恒疏請修築城綱
繆牖戶良策但其期欲速而工欲堅該部何
遲疑不覆失時悞事也更望
皇上慨然東顧添設精兵鎮此咽喉而天津昌平
新到之兵俱當移駐山海使督臣練之以成
率然之勢以壯金陽之險令外與廣寧相應
內與薊鎮相聯則門庭既固堂奧晏然而內
地人心可無驚擾逃散之患矣
一重根本之計京師天下根本
九廟憑依萬靈呵護固萬萬無足慮者但居重御
輕立國原有深意處治防亂保邦自是常經
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其來兵之上也京

城地方遼濶武備單弱人雜冗而難治餉虛
冒而難稽平居洶洶已自不保倘胡騎逼城
能不訌然潰乎伏願
皇上速簡文武勳戚遴
肅皇帝庚戌時例預以分派各統精銳監以科道
重以天言問誰爲畫地以固守問誰爲持籌以
以先登問誰爲明法以詰奸問誰爲持籌以
覈餉此皆事之宜先定者也而又多補閫臣
運籌于中嚴責樞臣調度于外又預檄各處

督撫按鎮期枕戈勤王無若庚戌之變仇鸞擁重兵而不前也又宿重兵于通州使謹護糧餉無若宋人之愚棄牟駝岡而不守也他如鍊火器繕兵甲鑒地道築城垣撤廊外之民居防倉廠之風火嚴緝妖言左道痛懲把棍奸徒凡此未然之防皆事之不必諰時之不可緩者慮危危乃不至防患患乃不生狡奴聞之又焉敢內窺以就擒哉

一嚴海道之防山東北拱神京南接留都漕運關焉會城設有鋒兵登萊設有水兵僅足固圍防倭之用尚多捉矜露肘之虞自遼警震鄰前後發者計四千餘人而東方之行伍空矣倘奴酋入犯將何禦乎議者謂虜長騎射不便舟楫職竊以爲不然自登州抵旅順原無大洋順風揚帆頃刻立到開奴酋用事多南人習水戰彼扼于遼陽兵不得進安知不以烏龍江之船從登萊入乎況東省連歲荒歉龍關地裂之異既

見于前豕怪風變之災復乘于後考之傳紀皆主爲兵若使奴酋得逞指天津則神京震據運道則脉命危躁蹦內地魚肉生民禍當有百倍于遼者項撫臣王在晉按臣陳王廷疏請增兵增餉皆忠藎極思老成長慮非爲東方計也爲天下計也此非皇上所宜申飭者耶至若登萊道臣陶朗先英猷偉畧壯志籌邊永平道臣袁應泰卓識奇謀真心任事誠以東事寄之當有捕鯨搤捨廓清遼海者今議破格用人請自二臣始也

一慎兵將之選自遼師失利將皆裹足兵皆瘨頸若以遼爲阱而相率不前者何也無勇敢以倡之無紀律以閑之也兵者殺人之事必素有矯健雄行之氣且有願者殺人之事必素有矯健雄行之氣且有願附功名之心斯可以勇猛直前而不靡故曰兵無選鋒者北今四方召募多乞丐傭流或公府坐派計藉則有轉聆則逃未見推鋒陷陣徒聞殺擄搶奪雖百萬何益蓋其氣不揚

而律不閑也若鋒兵之選擇募卒之訓練誠
兩得之且計今中外用兵非增添數萬人不
可若募近畿以備不虞則慮有里甲之費調
土司以資獷悍則恐有道途之騷大都事無
全利亦無全害患未至而爲之則爲輕動患
已至而爲之則又無及與其臨渴掘井孰若
未雨徹桑此二議者願
皇上速勑當事酌行之可也廼將尤亟焉將者三
軍司命必深于謀精于術敢于戰而後可以

主張三軍今率以廢弁及見任者充之恐夙
將氣盈于富貴廢閑力倦于馳驅孰與使新
進老成並用也廼選將亦有三要韜鈐熟諳
庶勇着聞當大敵而神閑總羣材以善用此
大將之任也亟收之又有精天文風角之占
窺太乙奇門之秘神出鬼沒陰闔陽開此軍
師之任也亟收之顧二者世不多得此外惟
取扛鼎穿楊不以談孫吳而先膽力但欲舉
旗超距不以攻文墨而泥資格誠得良將統

精兵又以紀律閑之即鞭撻四夷可也
一議理財之道自古師行糧從今師有加而餉
無措計臣心苦矣臣子萬不得已而請內帑
此固極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之情也倘蒙
皇上俯俞濟一時之急實望外之惠也後此將安
繼哉緩之時日則西江無救于涸艗取之零
星則鄧林不供于野火計不得不變而通之
試觀今之天怒地震物怪人妖白氣亘空城
環赤水何者爲常而猶拘執不變也諸臣有

言留都鑄錢京東水利者有言陝西羊絨蘇
杭織造江西磁器當盡改爲折色者有言
冗官當裁冗費當減詳查開納事例者未易
縷陳總之當審時度勢以濟時艱是在計臣
熟籌以請悉心以詢也昔仲覇齊計然強
越劉晏興唐皆以倫覇之餘從殘破之後猶
能使公私兼濟軍國充盈豈今天下無可生
之財乎無善理財之佐乎若不講于生財之
道又不謀于理財之人徒目擊眉蹙顧爲持

鉢狀恐吉利小人交通貂瑞乘機煽惑將磨牙之虎擇人而食伏莽之戎遍地為害矣

一昭勸懲之法職聞行師者用命賞于朝不用命戮于社東征玄事諸臣若劉綏杜松潘宗顏等業蒙命優卹矣若姚國輔竇永澄劉招孫泰遊而下至延寧甘固之精卒川陝江浙之銳士皆馳萬里之勞歷三冬之苦一旦肝腦塗地詔為招魂而啟櫬之庸撫畏避之憾將偏愎之經臣猶使覘頹于世何政令之為

也城濮之役楚殺子玉鄢陵之役楚殺子反故再世而強彼偏覇之國猶知有法況

聖明在上乎今到任一日之王文肇已斬而開元不守不問是以文武異法也殺一人之潘兵擬碎而土兵盡逃不問是以楚越異法也伏

望

皇上大奮神斷速查東征玄事諸人梟從厚恤若孟浪失事諸臣速正典刑以為辱國覆師之戒庶衆一而千萬人勸誅一而千萬人懲矣

一安內地之民自古國家長治不亂皆賴德澤以濡之法度以整之雖外有邊患而內無逆萌根本培則枝葉之疴易瘳水源清則流末之疹易療也

皇上初年勵精圖治惠養元元天下晏然清寧矣自礦稅四起而海內囂然喪其生樂之心自靜攝多年而法紀蕩然莫適道揆之主今將上殞于疆場糧餉疲于轉運丁已逃而懲愈迫民已窮而賦愈急語稱勞民易亂昔秦逐匈奴而陳勝吳廣發于閭左隨征高麗而楊玄感李密起于洛陽殿蹙不遠鴈亂昭然況今燕趙齊魯同告災荒秦晉川湖同苦徵調而援兵所過騷動惡少巨猾聞警思逞白蓮紅封跨州連郡妄希大事者不可勝詠也當此邊方擾攘萬一草澤奸雄乘釁而起一夫大呼四方響應

皇上即欲高拱深宮能晏然已乎伏願下罪已之詔蠲更始之仁盡撤中使與民休息嚴勅省直撫按諸臣極力撫循多方賑恤援兵經

過必體其跋涉之勞饑渴之困速速爲應付
勿使藉口以擾吾民至地方但有奸人即期
撲滅斯內地安而我猶得以全力制奴酋也
一審議論之宜昔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寡後人
嗤之職謂議論何患多國家有事正欲集思
廣益博採詢謀以佐廟堂之缺獨患盈庭之
言無敢執其咎耳軍國重事毫釐千里故計
有偏全着有先後治有標本時有緩急伏乞
皇上于羣臣章疏無緊停擱即發閣部九卿科道

從公商確言求實效無取虛談功欲立成無
從迂慢更望
聖明裁以睿斷則羣言自稟折衷矣至諸臣論事
當此軍興勢迫更宜各秉公心盡捐私意謀
猷相濟何妨面質之訂意見偶岐當諒生平
之素言脫于口須知人洞肺肝智益平時寧
謂史無褒貶老成已見彫謝兩賢可復相厄
世道方慶和衷聚訟自宜永杜天日昭昭在
上勿因世變而傾正人

祖宗默默有靈勿藉時艱而植私黨偏執自用殃
且及身深險立心禍當誤國匈奴未滅安問
身家君父有憂敢惜頂踵齊力挽乾坤氣運
人定自能勝天同心扶社稷穆蒼生內安斯可
攘外燕羣集羣力舉指日蔵奴酋父子在
此師克貴和之一言也自有奴難以來諸臣
披心苦口仰祈
聖鑒者多矣何俟職言而職猶掇拾以瀆者誠見
夷情孔棘國步傾危灾異頻仍人心渙散君

不蚤圖必至潰敗莫救職微謹罄血誠伏懇
皇上垂察尤願諸臣黽勉罄竭無徒詼之
聖明付之氣數也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爲敬陳防夷十要仰備
聖明採擇以佐
廟議以固封疆事自遼東急而兵戰有玄黃之鬬
無黑白之分然朝廷之事封疆之臣言之
不敢出位以招嫌封疆之事在廷之臣言之
職不敢緘默以釀禍疹遼接壤成于遼者待

食于東省官于遼者帶銜于東省休戚相關
安危相倚遼之事卽職之事也職不爲迂說
傷煩亦不爲套言了事運官傳來遼報更密
于京邸職有慨于中久矣謹摘陳十要頗關
肯綮者冒昧上聞乞
皇上一垂聽焉

一曰嚴海禁職見經略熊廷弼疏云營兵逃者
以百計五六十萬兵人人要逃營營要逃雖
孫吳軍令亦難禁止又民心無仇賊之義避

陽已逃盡遼陽先逃者不復返凡在者不能
保其不逃夫遼陽非四達之途也山海關爲
咽喉守關而逃者安能飛渡然則軍兵之逃
將安之耶逃于海者自海禁弛遼人無固守
之志兵不肯守而募土兵土兵又不能守而
召各路之客兵土兵豈不畏死賊至而不肯
相搏以瀋陽爲死路以山海爲生門開此徑
竇足以亡遼矣然海禁由關者以通糴也今
齊淮諸商望遼則竟搖神蕩而遼人之望齊

誰不脛而思走哉然則弛海禁秖便遼人之
逃何濟于遼查往疏亦止云暫弛不許夾帶
私貨以杜通夷之竇豈部臣亦預占其不便
耶南宋嚴禁開廣浙淮海泊商販慮爲金人
鄉導在昔已然及今禁之職猶云晚矣

二曰緊盤詰海禁嚴矣曷云盤詰他船可禁也
運船不可禁也職自入境嚴檄登萊運船不
許夾帶凡回空一一查驗然與其盤于抵岸
之時莫若盤于下船之日運軍得錢何人不

可攜帶何船不可裝載一登舟開洋島可藏
也朝鮮可往也江淮浙直閩廣可通也何必
登萊此船不往有他船接迎何必登萊之運
船藏于島則爲盜入于內地則爲姦細散于
江淮等處則爲逋逃之民奴酋之耳目遍于
海外心腹布于域中可來可往孰禁孰止入
月間兵部疏已有出關軍士從山東海船逃
散等語然則金復海蓋之間定當嚴飭監司
于運船回空開洋出海之際查驗腰牌面貌

放行倍加緊切有夾帶一人南行者坐以重罪則遼人有守土之志客兵漸消逃散之心而奴酋不得縱姦細以窺內地矣

三曰守金蓋蓋今之策遼者謂遼陽宿重兵分布已定可扼吭而拊其背矣獨不觀項王之守雍丘乎雍丘守而漢不能東項王以爲可高枕臥也孰知淮陰疾信走故道襲雍而章邯董翳司馬欣之師皆潰三秦傳檄而定今奴酋之距金復海蓋明明有正路非若故道之爲紆徑也奴如以數萬人攻遼而以萬人襲海蓋則遼人必不能兩顧又如以重兵攻海蓋遼師自顧其積聚不得不發兵以救援兵出而彼以輕師掩襲于途遼兵畏奴如羣羊遇虎勢必奔竄遼師潰而金蓋與之俱潰矣奴兵每入犯不能齎三日糧故食盡則奔到處搶掠貨盡則奔今以四衛之沃饒踞我糧道遼兵餒而逃遼陽非我有矣說者曰遼陽守則奴酋內顧其巢穴不敢深入也夫奴酋之爲紆徑也奴如以數萬人攻遼而以萬人豈必傾國而傾巢穴耶以數萬人守而一二萬人攻之足矣且遼陽亦僅能自守而非出戰之兵也如可出兵傾其巢經臣必爲恢復開原鐵嶺守瀋陽之計矣今金蓋雖添設道將調戍兵馬不知道將何時可到兵馬何時可集賊來風雨寅不待辰似應嚴勅經撫二臣就近分撥截其來路防其奔至多樹兵以爲犄角添設備以爲應援全金蓋即以全遼陽數十萬人之命亦以保登萊天津數十萬鍾之粟勿謂遼陽爲獨重而視金蓋爲緩圖也

四曰固山東遼待食于東省東省安則遼安東省足則遼飽矧登萊爲江淮浙直咽喉而清德爲水陸舟車孔道扼要路則可以保障東南列營屯則可以應援西北今括枯地之毛以供海運又竭窮民之骨以益新編兼海內諸艱駢集之勞當諸路紛至沓來之苦夫遼

陽與山左非有星淵之隔也攻之綱目建隆
中女真嘗自其國泛海至登州賣馬漢人馬
植馬政高藥師呼渡自登州由海道通金人
金人遣使入宋不絕後使李善慶泛海至登
約宋攻遼故道甚習蓋一城而以新招九千
兵守山東之百十餘城散如着面之黑子浮
如滄海之一粟然兵雖撥兵船器械于何辦
盔甲于何造兵以實數加添餉以虛名相應
如乞食貧兒猶持空鉢一日無糧兵不可聚

職安得有黜金之術耶照旅順爲添兵一
萬以保障登萊護持運道之計查旅順一小
壘恐不能容萬人虜如截糧道則直抵海州
從海州直抵皇城島不必遶由旅順虜如乘
風而犯登萊旅順之兵不能救援且虜之患
金蓋也從陸而水兵在船有難援應旅順汎
地正及皇城島五百里之內未能護持運道
登萊形勢蜿蜒海中面面皆海須得水兵防
禦今水兵調發遼陽而新募之兵皆陸兵非
水兵也合無將旅順萬人分其半以泊登萊
與旅順互相會哨再得智略著聞謀勇兼檀
如福建參將沈有容者帶領閩中水兵于登
萊防守又擇健而能鬬如周家橋把總金冠
者練兵于王徐塞防守則長鯨不敢跳躍聲
勢遙連金蓋而山遼自可恃以無恐矣
五曰餌西虜中國攻夷則我弱彼強偶拙而我
當其害以虜攻夷則地醜力齊彼損而我受
其益故我激之使怒兩斃而收卞莊之功或

挑之使爭相持而收漁人之利今建夷滅北
關而犬羊起狐兎之悲腥羶抱寇仇之憤東
激炒巴西結虎憨使之攻殺策之最上不待
智者而知也邇聞黃台吉差通事代叩願自
將精兵六七萬再起達兵十三萬與中國出
力誓盟擒賊我不能犒勞聽其與建酋相通
奴與虜和而遼之患滋深矣夫開鐵破而遼
陽虛乃賊不即攻者非真懼我之威也北關
雖平衆心未附能制金白之命而不能結西

虜之權恐強胡之議其後也而不知今以開
鐵擄掠之財厭虜部貪饕之慾取之中國者
還結黨以攻中國彼無亡矢遺鏃之資而有
同類呼朋之勢始投我而我不收棄之以資
敵欲殺彼而彼反納迫之以操戈坐失事機
害將益熾竊恐河東棄地盡爲羣胡秣馬之
場門前之虎方驅門後之狼復進興言及此
眞堪太息國家雖空乏何有于數十萬之費
有如夷虜交訌將來所費十倍于此可不及

時臨屬諸虜歸我戎索以從撫臣之請哉
六曰保朝鮮金盖一道直透正南與蘇常相對
欲犯登萊天津由朝鮮爲最便夾護
神京亘此一國于江洋大海之間其在建夷則
門庭之敵國也往金人入犯必先結高麗高
宗卽位慮高麗與金人通命迪功郎胡禮使
高麗以間之又令浙東總督楊應誠諭高麗
王楷之不受詔歲朝賀于金金使每至必書
其爲南北所重如此今朝鮮以一萬三千人

死敵而我僅以萬金卹之以數錢之銀易一
人之命我之恩未能使之懷而奴之威反能
使之惕建酋懼朝鮮爲腹心之患必稱兵以
去其所忌恐金自既亡之後卽及朝鮮我不
能畢力以固其存而且嫁禍以速其亡萬一
朝鮮轉入于建酋則登萊失一面藩籬而江
浙直添三面敵國此其所關中國安危甚鉅
須持危定傾多方存恤練舟師于鴨綠可遏
烏龍新造之戰艦演士馬于玄兎可備王京

不時之寇患保朝鮮卽保我封疆既不失同
患相憐之誼又不失以大字小之仁在朝鮮
必感恩圖奮奴亦不敢長驅以忘內顧矣
七曰先激勸自奴勢披猖而遼左摧城棄地損
將隳師國朝二百年未有勁敵彼東倭西播
有此屠戮敗亡之慘乎襄議復朝鮮者封伯
爵賞萬金滅奴者當議封侯之賞而僅僅拘
泥常格彼李成梁何以封伯而不以賞成梁
者賞滅奴之人也都督劉綎之赴援也職任

江西布政力爲促行家丁無糧括帑以贍之
在途乏食又解銀以給之乃千百壯士以隨
行僅一二孤羸以返舍身塗草莽悵焉華之
何存血染黃沙飽狐狸以充腹當其深入也
破奴數寨見中國猶有人及其身歿也川兵
二萬獨當關而可恃忠勇如斯勞勤如斯尚
靳半通之綸未聞萬戶之賚無信賞信罰之
成規釀可逃可降之敗局何以慰九原而拭
三軍涕淚乎職屬都司周義原非海上練兵

之官以義切急公勉之使赴委領登州水兵
出關應援清河失陷人民一空獨賀世賢周
義徐九思三人死守本官殊非畏縮者寬其
喪師以原奉將令札營搜山護糧不即應致
被查參未聞部覆革職今竟以新官補缺俸
廩既難重給公署未免那移行者如在途之
馬望萬里以奔馳居者爲失巢之烏繞三匝
而無托夫廢官尚圖陞官見任忽爲原任職
憐其妻子啼饑安得無一言爲義剖明出處也

八曰恤軍士客兵與土兵不同客兵者撇妻子
離鄉井非應募則召選來者也計歲月而懷
歸望天涯而念別人情乎我必如家人父子
聯爲一體而後可以結其心亦必衣食豐盈
勝于故鄉而後可以用其力今也靡室靡家
載饑載渴朔風凜冽九月誰爲授衣異域淒
涼兩歲不聞家計進則強奴之暴畏犯退則
上方之劾必加于是開鐵成髑骷之冢遮陽
分人鬼之關乃漠漠悠悠誰爲顧恤西兵抵

通尚爲露處征夫枵腹徒令餐風且新兵之
餉儉于東地之糧誰肯辭本鄉有餘就他鄉
不足饑則思逃恐東方狗鼠滋煩極則思變
若涇原柔儉可鑒職不暇愛夷虜而深憂禦
夷虜之兵當事者勿以職言爲孟浪也

九曰廣官僚昔潘陽應龍肆惡一州堅距海
龍囘一自守之虜耳乃官軍分爲八路督撫
設有四員監軍督餉紀功司道一十六員監
紀府州縣官十員兵馬三十萬而會計川湖

貴費止三百三十八萬七千餘兩何兵多而費省耶上之有督撫監臨次之有司道稽覈下之有府州縣經管官多則各持其柄而無所營私人聚則各效其奇而可以奏捷遼陽用兵支餉紀罪覈功兩院不得不委司道司道不得不轉行府佐此二三同知通判推官又多科貢出身限于資格賢者不得盡展其才不肖者或因之爲利由是錢糧積而收納不能如期軍民竄而沿海不能偵察委多金于泥沙滄海有尾閭之洩暴白骨于原野沙場有夜啼之鬼向使遼左不設撫臣則河西之地亦俱化而爲夷今東隅雖成跌陷西路尚保封疆則設官之明驗也至于天津一路爲畿輔門庭亦宜添設重臣握兵北衛神京東捍旅順布置密而後可遏乘虛之寇山遼兵勢亦相聯屬矣

十曰防冬令防倭以春防虜以秋今云防冬者以爲虜怯冷也凍滑而馬不能行也夫然則部印可封也兵防可寢也孰知倭虜入犯以時而建酋入犯無時先臣馬文昇疏云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屯兵三路以備外侮竊見遼陽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里有遼海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氷結人馬可行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未聞氷結之時虜兵不犯再查宣和七年十二月幹離不粘罕分兩道入攻北邊諸郡皆陷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京師十一月丙子金人渡河折彥冲兵盡潰壬子攻通津宣化門十二月閤門祗候章齎蠟書詔盡發河北兵建炎二年正月金人犯東京三年十一月兀朮入建康其在東省金人狗青淄粘水喝取濮水陷德州撻懶侵濟南皆以十二月窩黑陷濰青皆以正月總之寇強方張須切震隣之懼四時叵測皆非豫樂之時今賊來洵手足便見張皇賊去嬉嬉上下同虺蜴逸

洞觀往來可不念清河撫順開鐵之危而忌
臥薪嘗膽之憾哉茲十款者或爲諸臣所已
言職申言之以保其萬全或爲諸臣所未言
職誦言之以鳴其一得言出傷時論多觸忌
然職爲國爲地方身且不顧又何知罪職罪
者之爲介介也至于閣臣叩閽

天聽轉遙司農仰屋軍興罔濟言官落落鮮誇無
以效其忠卿貳寥寥官守多至曠其職咎衛
向來未練富民幾致一空坿國事如弁髦視
將安所底止哉伏惟
嚴勅所司設誠而力行之疆場幸甚

○兵部職方司署員外郎事車朴謹奏爲勢危事
急切骨痛心敬披葵藿之微忱仰佐廟堂之
末議懇乞
聖明採納狂瞽銳意營精集大小臣工共圖安攘
大計以保
宗社事茲東事決裂京都戒嚴臣待罪職方與聞

竟歸于叢挫時日本自從容無端束縛禁持
使人手足莫措而不整頓其本源比及末流
散漫然後費力收拾不綢繆于先事直待大
勢潰決然後加意彌縫今日政事大都若此
皇上自以爲此可顛倒一世駕馭人羣矣不知無
窮之害
皇上還自受之今既不收拾彌縫柰何猶需待一
意不爲亾羊補牢之計也夫以海澨鯨鯢跳
梁見怪一出而禍中于撫順再出而中開原

三出而中鐵嶺瀋陽空壘北關撤藩遼城孤
立若懸絲巢基破竹在數節之後可不倍固
其緘縢茲復謀據鎮江絕屬國貢道趨登萊
斷京都咽喉矣或謂嘉靖庚戌虜直抵大明
門無足爲慮者此左右近習誤
陛下之言也彼蓋一時豕突獸奔旋即引去曾敢
去而復來至再至三如今日否一時大臣乘
鄣有十三四員勤王之師不召而至城下者
十四五萬不知今日有警能若是否虜去後

世廟極以爲恥擬大舉出塞沿邊屯駐兵糧尋築
南面新城亦不知今日能若是否且嘉靖末
虜又嘗陷石州矣蠢爾無謀止圖深入所過
焚戮不圖歸路無資以馬爲糧及應援四集
踉蹌徒步復值大雨郎襠割去下半多道死
者屯出口外十存三四哭聲震天我招撫殘
破不失舊疆若今日遼左與疇昔大不相同
虜志不在搶掠克一城我即失一城有如遼
陽不守則關以東盡爲建酋巢穴犬羊腥羶
逼近京陵自家臥榻邊容他人鼾睡西攻山
海南渡登萊北出薊鎮無不可此得隴望蜀
人情苦不自足之常矧犬羊叵測其欲無厭
肯偃然不西向乎奴酋仍是竊懼畿輔復爲
遼左然遼左民尤土著軍尤經戰茲京營數
十萬盡市井傭販之流聞虜色戰股慄詎堪
驅之行陣居人五方雜處其中亾命惡少不
知其幾一旦虜薄城下死者死逃者逃降者
降外有強敵內有厚藏反覆攜貳之徒睥睨
窺伺乘機取事未暇外防先虞中潰

陛下試一思之可寒心否儻豺虎衝行禁旅失御
皇上雖動大震慴恐勤勞
聖躬者不止御殿御門雖高枕靜攝恐煩聒
聖聽者不止法家拂士雖欲特籌而請發內帑者
不及伏闕補瀆嗚呼此豈臣子所忍言哉儻
欲易危爲安豈可盡謂無策蓋戰守相資忘
戰不可以語守非守不可以言戰經常與權
宜並用非權宜則經常有時而窮非經常則

權宜終不足恃兵與其招募于遠方不若搜括于近地法與其條陳乎新令不若謀求乎舊章以我之所短當虜之所長不若用我之所短以我攻夷則用力多而成功難不若以夷攻夷則用力少而取事易總之無甚高論皆諸臣所已言稍稍搭附臆見期于設誠而致行其致要則在我

皇上時御文華殿召文武大小臣工面議戰守機宜使人人得覩

聖顏聆天語衆心一轉神氣倍張由是偷惰可更積習可破因循苟且之陋規即變爲精明赫濯之氣象矣謹列爲八條惟

聖明俯垂聽焉

一曰火器中國長技可恃以制夷狄者無如火器其在今日欲以寡敵衆尤必以火器爲第一盖虜之所長者惟是健卒輕騎短兵勁弩疾驅而來若飄風驟雨鋒莫可當而我以饑疲之士迎之千萬生靈祗以供彼魚肉豈不痛哉惟有多蓄火器若佛郎機神銃三眼百子鳥銃等無所不備一遇虜至萬砲齊發遠者一二里近者百十步鉛子之所炸擊烟火之所燒逮人遇之披靡馬遇之辟易則彼之長悉無所施待其狼狽僵仆自相踐踏然後出吾銳卒由兩腋以擊之如猛風捲箨是彼衆固無所用而我之用兵亦何必多哉

二曰車戰入陣之法昉于井田古者田賦出兵皆以車爲準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卿大夫百乘步卒隨車而動此正兵也緩急之間覘便取捷時而用馬謂之奇兵奇以濟正之所不及詎可以奇而廢正乎今擬造車若干輛上施幔頂前用遮版上開孔盡置銃刀火器左右飛輪輪外布刃車中裝載火器附餘人在車內推輓轉輪每一車營兵五十或三十人另以輜車載之既不多易爲供應衣糧器具畢卒遇敵則人有所恃以無恐神閑氣定應之有餘且尤利於火器凡火器遠則不中近則

人畏縮而不敢前若黠從車中疾徐在我百發百中進則貫魚布則長蛇畫則攢蘇而爨士皆飽夜則圍結而營上下皆安寢不苦蒙犯霜露大砲齊舉前者方發後者復繼更番疊用相續不絕敵攻其前則應之前攻其左則左者旋而向左攻其右則右者旋而向右攻其後則兩端轉而合圍札住不動四面應之若鏖戰時久彼衆未散我一面難開則以別營策應內外夾攻計彼軍單薄我兩營相近火器暫止各出精銳經紀合爲一營但須擇素曉陣法慣用火器之人練習閑熟使轉折便利分合疾徐無不如意又須防其坑塹以地雖居前彼進則我止彼止則我進其止如山其進如行運有脚之城策不秣之馬驅不老之師彼雖衆其奈我何以此橫行匈奴中可也何恢復之足云

三曰募兵語有之兵在精不在多今日出募兵言其非弟恐其滋擾而卒無裨于實用也求相屬于道路有應者有不盡應者臣非敢深之邊鎮則危塞不可以重單求之中原則市人有難于驅戰即懸厚值以募之恐其愛賞之心不勝其愛生之心矧以豚肩斗酒求滿籌而滿車乎招之不應則勢不得不強彼將曰業朘我之殘膏千枯骨又欲暴我之枯骨于沙場積怒銷銷及迫之以行若牽牛羊而就屠肆死生仳儫重以勤勞饑渴之感豈復有鬬志哉終拚一死勢不得不搶掠以苟活須臾甚有不可言者寬之則無軍法而所在騷擾嚴之又非人情或瞑目語難兼烏合蟻聚統之以素不相習之人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雖能且不易使其帖然馴擾況未必能乎至于徵兵土司主事楊嗣昌極言其患臣不知土司情形惟斷以理而稽之往事似爲不可周幽王時申侯以犬戎攻宗周既入內地遂不可驅除卒至豐鎬墟而周轍東魏分南匈奴爲五部號左賢王晉于鮮卑羌胡降

者多處之內地已而五胡雲擾濁亂中華百
十年不見天日此用夷狄之驗也土司雖錯
處中國終屬夷性與我言語不通嗜慾不同
大槩獷悍殘忍日事仇殺恐招之未必來來
未必可用而或勝與否驅之又未必即去開
門揖盜虎入羊羣內地受害必多是復增數
奴酋矣無乃非計乎以臣計之不若止索之
畿內材官騎士精銳夙稱河北燕趙自古多
感慨悲歌之士屠狗擊筑皆出燕市柍髀與

思惟在鉅鹿他若張車騎趙當陽皆燕趙產
也且門庭之寇剝膚之災其保護信急況今
京師輦轂抱奇之士多投跡焉及兩科所不
能盡收者現偉智勇尚亦有人第槩燕昭之
臺必有應者若總得一二萬人以三人之食
食一人以三馬之食食一馬隸之車營資以
火器眞可以一當十岳飛以八百騎破兀术
五十萬則兵豈在多哉所謂召募于遠方不
若蒐拔于近地者此也

四曰修祖制

本朝令甲斟酌前代誠聖子神孫所當世守爲
家法者也若今日所苦者非兵餉尺籍可按
舊額可覈主者豈能溺職良以數弊府奸沿
襲日久牢不可破動輒掣肘遂成沉痾無可
柰何耳試問春而開操秋而停操所練者何
事今日過洪明日過淮所輸者何物布花胖
襖甲冑弓刀不時解到驗收者驗收給散者
給散此皆何爲者乃稱無餉哉謂宜于兵見

操者時汰其老弱頂替者實收之行伍其有
不願與久缺者另爲之勾補召募于餉則簽
解者之冒破作何禁止包攬者之侵漁作何
稽查影射之關作何清覈此又得
皇上臨御面召羣臣逐一詢問太阿在手誰敢支
吾一日而數十萬之兵數百萬之餉可立致
矣豈至促襟露肘束手無策哉至于屯田一
事在今日尤宜亟講膏腴霸占于勢豪子粒
乾沒于猾幷往歲宣大按臣曾一清理業有

頭緒恐其去後復漸積混淆若由一時以垂
久遠由一處以及各邊人授以田給之牛種
各農講武畚鍤雨渠之利成歲省金錢無算
豈憂不足耶頃有林下縉紳建議欲于邊境
遼闊之地盡畫井田溝途封植縱橫錯杏一
以見先王之法制可行于今日一以阻戎馬
之長驅其策甚奇而可行或者以爲西江之
水不救目前臨渴鑿井爲計亦晚不知七年
之病求三年之艾猶或有及井田猶須歲月

屯田則一二年便享其利何遷緩之有如必
以爲迂遠取切近者爲之則卞室九空庫藏
如掃恐發內帑之外別無他策如
皇上愛財貨不愛社稷何所謂條陳乎新會不若
謀求乎舊章者此也
五曰樹外援所謂以夷攻夷者亦就彼比鄰近
便勢可以相及用計挑之使其互相攻擊以
紓我患害非驕此以加彼也朝鮮禮義之邦
北關忠順之部雖屬國屬夷有辨其親附尊
戴于我則同卽至今日心猶無他惟是傷弓
之鳥畏奴之強觀望不敢前如我兵威日振
而可恃則其輸誠效順必無異于往時今北
關破矣與其朝鮮之損將覆軍皆由于我我
亦安得而負之矧尤欲收之爲我用也謂宜
下詔慰勞朝鮮于死事官兵破格優恤庶天
朝不失信義于小邦可以堅其拱翼心令其
整飭兵戎相機而動金白二酋傳聞尚在卽
不然亦必訪求其支派子遺處之近邊內地
多方培植漸次收拾殘破爲報復計待其稍
能自立仍令移駐故地作我外藩蓋自宰賽
父子被執煖秅二酋殊爲不平亦畏奴之強
蓄縮未敢動虎酋之孫以婁家被禍欲修郤
于奴此皆有可乘之機今當以唇齒狐兎之
義動煖秅二酋令整備部落共復北關而以
東方爲事復往說虎酋曰爾擁衆二十萬雄
長東北諸夷素爲奴酋所畏服奴酋受朝廷
厚恩一旦逆天不道跳梁若此且其浪子野

心前併吞南關今復執宰賽挾媛炒滅北關
盛強業與爾相軋爾已不能獨擅其尊矣彼
未叛中國之先與北關講老女親事每傳帖
內地必訊斥爾爲臊達子目中已無爾部北
關非爾婚姻乎敢肆爲虐賊無所顧忌此其
端已見矣而猶謬爲恭順于爾者其力尚有
所不能且方與天朝搆難恐爾之議其後耳
藉令得志于遼左勢且益增彼敢于叛天朝
何難于叛爾敢于蠶食諸夷亦何愛于爾而

不以處宰賽南北關者及于爾乎爾一世英
雄甘屈于奴爲天下後世笑何也爾每求增
賞所爭幾何若能協力夾攻以滅逆奴分統
其地則前日建州之賞更增加以與爾降勅
鑄印爵之以上將軍內持和好外擅貂參之
利安富尊榮豈不鐵中錚錚毅然大丈夫哉
不然養虎遺患悔無及矣虎酋若聽斯言而
攻其外我攻其內朝鮮與煖炒各乘其敝制
之則奴賊腹背受敵首尾不能救應儻亦罪

惡貫盈值天亡之時乎
六曰用反間蓋兵詭道也用兵者必離敵所親
除我所忌所謂多間諜是已叛將李永芳佟
養性皆中國而入于夷爲之出死力作鄉導
戕將折軍攻陷城堡多出其謀近聞奴酋自
得志後深居稱朕驕恣酗淫此敗端也雖用
二叛慮有反覆關防甚密不使見面此疑端
也有此二端則我用間之日矣今宜以帖責
二賊曰朝廷何負于汝乃甘爲悖逆試看自

古亂臣賊子曾有一人善終者徒留萬世罵
名汚青史人亦頗諒汝出于
本心何不悔前愆早去逆效順主上寬仁當
貸汝以不死更能擒殺奴酋以功贖罪厚賞
顯官亦不靳汝若執迷怙終彼奴酋豺狼梟
獍之雄殺戮無節其父兄子弟尚爾不顧爾
處孤危凶禍之地不知旦夕反面無情汝當
爲異域蘢粉尚欲長保其富貴哉目今天朝
大集兵馬行撻伐且犁廷掃穴不知汝之死

所悔豈有及乎彼即不聽斯語亦未免踟躇
徊還奴聞之又生疑心復詐爲二賊已受約
許爲內應而我與之書期日舉事令速圖奴
酋殊死士或蜚書作誤投其部下須自臨期
設數處疑兵于近邊往來出沒若有所待者
然奴酋偵得其狀其疑愈深猜忌既生漸成
仇隙自不相容二賊不能殺奴囚奴囚亦必
殺二賊矣豈不爲快心便計也
七曰明賞罰議者謂方今大患在法令不行綱

紀不正若人病痿痺手足支離而不爲用是
固然矣豈遂以一切督責之術行之耶賞罰
二事王者厲世磨鈍之大權賞誠懸則人有
所豔慕而必從罰誠立則人有所畏憚而不
敢不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奮動鼓舞精神
百倍加之嚴法以惕其心則赴湯蹈火無不
可者此必勝之道也苟勇于議罰而怯于行
賞彼未見可欲者誘之于前徒見可懼者迫
之于後將自索然而萎甚至于不堪恐同舟

之敵入室之戈在眉睫肘腋間其禍可勝道
哉或謂厚賞于方今困乏之日言何容易然
非欲求之額外也第于應得衣糧不致減削
令充然有餘其中挑選精銳以所汰不堪者
之糈加厚焉其新獲功級業如定格將帥與
士卒同甘苦時時體悉慰勞有不感恩圖報
者否也至陞授爵秩異等處以不次此何費
國家之財抑非輕名器也名器原以待有功
自當無所愛于豪傑之流耳若屯膏各賞印

刓忍弗能予使人灰心解體何以濟天下事
哉此亦不獨軍前爲然願
皇上深思之也
八曰權戰守凡臣所言火器戰車之數悉爲戰
而設然亦非欲輕舉躁動與奴爭一旦之功
也要須酌時勢乘事機而爲之所謂先爲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越句踐之謀吳也十年
生聚十年教練二十年臥薪嘗膽然後可以
舉殄吳先零爲漢患趙充國請備之曰無如

老臣及其至彼作用亦惟策屯田便宜推牛
饗士人人思戰而不遽許卒坐困先零制其
命此老成之石畫也茲欲東向以謀奴當審
彼已之情形察諸夷之向背若虎墩煖炒尒
酋聽我約束則急擊勿失如或未然姑退保
遮陽其于遮人結之以恩信鼓之以忠義動
之以鄉井坵壠之當保弔死扶傷問疾賑窘
恢續投醪蓄精養銳日者奴時以剩騎入而
嘗我授我囚以老我間以飢師深入大入大
利小入小利茲知我有備按兵不出却以餘
力搗北關且欲以北關之故智施于朝鮮朝
鮮關繫甚大非北關之比大兵久駐于彼費
餉且不支我一檄兵出援彼必復來漸次蠶
食彼反若得其窾惟當簡驍健用之火器戰
車之間避其來銳擊其惰歸開開鐵諸城靴
止一層瑕而不堅是以下之甚易賊亦棄而
不守宜乘此虜未遽入師衆大集用其力速
爲修理下半以石上用磚數層若戚將軍所
宗社安若太山
皇上尊若上帝尺組可以繫南越長纓可以繫名
王區區狗馬朴忠退而把犁鋤永爲太平之
民老死林壑無遺憾有餘榮矣

籌邊硕畫 卷之三十三 卅六

終 三十三卷

○湖廣巡撫徐兆魁題爲夷氛轉熾兵力尚單謹
議調水陸精兵以備戰守事准兵部咨奉
旨議調湖廣永順司土兵一萬五千保靖司土兵
五千并發到劄副二角除將劄轉發二司并
行布按都三司守巡各道議調議餉并議將
領及一應凡關調遣事宜逐一共圖料理外
爲照奴酋自破開鐵北關以來勢益猖獗逸

潛廣寧一帶勢愈孤危近讀經臣熊廷弼無
兵無將無民無馬一疏事勢窮蹙不料至此
今調兵最爲緊着臣子苟可效力敢不勇圖
惟是調兵於土司與調兵於郡縣事體大不
相同而二萬之取盈數千之遽發機宜更須
詳密職請備言其故夫永順兵則嘗調征倭
矣一兵竟未行及征播則行何者播近而倭
遠也當時一入播境則穀米可資牛羊可掠
進有趨利之樂而坐無艱食之虞且大兵集
勢在必克彭元錦即不親行而兵自勇於行
若以今日事勢則視征倭時尤有間人懼送
死餉懼後時兼之五六千里長途自出楚境
誰能爲一金之犒者故在今日第一足額難
次則出門難又次則禁騷擾防逃回難自非
彭元錦身親統領安能如指臂之相使威令
之必行把目共一心群行無退志元錦行即
彭象乾必不敢後而調遣始有完局矣此應
議一也咨文有曰不必取數之盈每次發一

二千啟行是矣但此二千也盡聽土舍抑行
乎抑復加千把總一二員也加千把總土兵
必不從聽舍把目爲管押又恐逗遛不進計
永順二萬五千非分六七起不能行而彭元
錦一人之身耳將從先一起行乎抑從後一
起行乎抑元錦與漢將一員分先後行乎職
以爲元錦必不能先行即與漢將分先後亦
有鞭長不及馬腹之慮彼漢將者縱諳紀律
善駕馭能佐元錦所不逮要須如塤篪共奏

幷和相宜乃可望之同心共濟然安知元錦之能降心以相從否也此應議二也咨文有曰土兵無安家亦宜厚加犒賞夫厚犒與安家何異哉前時三千之調每兵已給安家銀三兩然不盡到兵手今不能復減惟於三兩中挑選後卽與二兩留一兩至襄陽方給若行糧則每日四分計程不過六十日仍寛之以八十日其銀在前途每五日一發另委賢能府官二員指揮二員分領而分給之當令

釐毫盡克兵腹免藉口無糧及至北直隸地方則兵部與總督俱宜照管矣職亦不敢以別處銀兩累兵部難總督職當別爲劑量預解五千兩到保定巡撫衙門又解五千兩到薊遼總督衙門俟各兵入境計其行期未滿八十日則不行請給既滿八十日乃計日量給然必經職所委府官具呈而後與庶不致冒支餘者亦可克稿賞則自楚至遼當無不足餉之地惟隨處曉諭地方發賣糧草如常

禍將不測是遼未必得楚兵之力而楚已先受援遼之禍矣且湖北平清等衛二年之間軍民欠於饑疫者已半豈容沿邊一帶立見空虛職再四謀之司道咸謂二萬決難取盈莫若止調一萬於永順保靖二司酌足其額或止調永順一司尤見事權歸一職閱邸報戶部主事楊嗣昌與經臣熊廷弼已慮及此矣至合用錢糧宜照部文取給於新汛地畝銀兩但此銀解過已逾二十萬餘尚未完已

一面緊催乞
陛下察職不得已之言下部覆議上請
嚴勑彭元錦著緊挑選身親督押事寧之日破格
陞賞仍乞俯允職議酌調一萬以圖實用即
于援遼未嘗無補而地方亦無遺慮矣
○戶科給事中宮應震題爲遼事需餉方殷崩誤
措餉難緩敬陳末議以備
聖裁事窃惟奴酋今日眞欲爲阿骨打所爲非安
史元昊比此人人而知也縱值沍寒斬韌烈

焰霎時春煖便即飛颺況遼城借水爲防或
可幾幸無事若金復四衛之糧道廣寧一帶
之旁岐虎豹虺虺臣以爲憂方大耳聞奴甚
饒于貲雖其地不產五谷所虜去漢人僅月
予粟一斗然久練精兵數萬則厚糈以餌之
其倔强不可當也奴爲計甚狡既慮彼中人
逃入吾關以泄其謀又慮漢人潛入彼中以
行偵諜凡居彼地者止所習用奸細十餘輩
髡髮尚存而其餘毋論夷漢盡削髡髮以爲
別識庶彼得伺我我不得伺彼其譎詭不可
問也奴既陷北關執宰賽嚇朝鮮想諸酋俱
有戒心即我有用夷攻夷之謀而犬羊叵測
恐諸酋類然陰間之而借以疑沮奴則可明
强之而仗以討滅奴則不可緩致之而出以
有意無意則可急尋之而令其日驕日挾則
不可薄嘗之而借爲犄角之着則可厚望之
而靠爲第一件之箅則不可張弛捭縱自出
于經臣撫臣之意而朝廷不問則可若諸臣

不時訟言而
廟謨專無制決則不可蓋事以密成語以泄敗若
少泄而奴之防我者乃出我防奴之上其變
幻不可知也總之文武內外不得慮忘綢戶
習紐怡堂而要以選將徵兵總需餽裕既經
遍借又復窮搜加派已竭脂膏大傷更艱飛
輓則將何道而可乎臣愚不勝抱慮謹以一
得之愚勒爲五款惟
皇上試垂聽焉天下有司贖鍰春夏積銀秋冬積

穀並填月報用備洊饑功令相延故非一日
但欲傾庾倒廩而出非甚大稔莫之敢動蓋
出陳易新雖應歲歲皆然無柰還補之時窮
編星散率係里甲包攬上納往往完少逋多
以致迮盤則不及格考滿則不及格而累乃
官受之矣有司之寧聽朽蠹而不輕以予民
者病實坐此故臣嘗謂有司非甚不肖而其
倉儲自多以陳相因若唯是朽蠹爲深可惜
耳令無行撥御圉令所司酌歲之登充民
之饑糴其歲登而民饑者或將倉穀糶給富
民變價入官盡充遼餉俟明秋穀賤時以春
夏所積之銀糴補入倉其歲耗而民糴者或
將倉穀一半留俟春月青黃不接之時仍爲
酌濟饑民之用一半變價充餉蓋與其久貯
而多蠹惠不及民孰若以無用爲有用而利
且及國之爲愈乎此一議也漢之卜式特著
高風乃若王肅納繻聲蜚東海杜援入穀膺
落西羌多少捐貲從來已然矣方今建議者

動稱勛戚應効輸將臣謂侯伯之家無多長
物唯是戚畹中擇其一二著姓自非當事坐
名敦勸則首倡大義者誰爲爲之孰令聽之
如園開海甸樂縱游觀若稍以窮奢極欲之
餘割而爲仗義急公之舉其爲利濟亦已弘
多至于尼父遺裔世延衍聖受累朝封爵享
萬禩榮華曲阜家資東魯罕儷止生一子卷
忽去世自合從公立賢以祀瞽宗以續世系
聞衍聖且耄矣嘘唶暮景需用幾何而所立

嗣之人得襲簪纓已爲望外諸如貨鐺半餉
遼軍政立嗣之心所甘者且以見衍聖之陳
誼甚高與尼父尊中國攘夷狄之遺思默默
印合而尼父在天之靈欣喜慰藉享祀無吐
不言可知此一臣者與戚畹諸臣當事若肯
多方諭以大義令歡然樂就各自疏聞以見
原本由衷非從人強然後具題弘獎豎坊以
永終譽二臣而外聞風慕義何處不勉焉此
二議也洪武五年給僧道度牒令僧籙道籙

司造周知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爲
對冊其父兄藉貫告度月日如有不同即爲
僞冒二十四年令清理僧道二教凡各府州
縣寺觀但存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之不
聽雜處于外三十五年令寺觀有名額者不
必歸併新刱者歸併如舊永樂元年令三年
一給度牒十五年禁僧道私建菴院

祖宗之拳拳禁令無非爲防奸僞耳今奴酋奸細
所在而然僧道中保無此輩況度牒之頒原
侵什九毋論矣若鮮部者有司爲政通商裕
國兩利俱存但恐地方所獨急在司農惟正
之供而所稍緩在權酤額外之人二十年來
逮遍新故之間得無有上手徵銀已經竣役
下手解銀偶屬愆期者耶如是則未解之銀
不無貯庫流聞江閩二省遠年欠解尚多未
知的否又有額編之數目原微而取道之行
商偶熾或已解之外另有扣存如蕪湖一關
自三十四年起歷收貯稅銀除陸續解部買
銅買木賑荒外尚剩銀三萬餘兩春間戶部
則既可防奸而于遼餉未必無涓滴之助此
三議也自督餉李長庚以留稅請而
皇上慨然舉朝手額顧所留特今年新稅而止臣
謂遼之結局既無期日大工且停曷若以後
年分權聽扣留不解水衡而鮮戶曹至直遼
平工興之日仍如舊鮮至若往歲之已解未
鮮則亦有應查者夫榷稅鮮監鮮部各居半
焉鮮監若貂監爲政吸髓吮膏進供什一私
侵什九毋論矣若鮮部者有司爲政通商裕

移檄應天正行查解即一處而他處可知總
之已解未解在外則有司逐年簿籍撫按得
而問之在內則繕司逐年文冊部堂得而問
之目今計臣以戶攝工則戶工合一親切易
查較之隔靴搔癢者自別一加意而于遼餉
未必無補此四議也留都鑄錢該通政姚思
仁疏請遍行若臣向所云留都鑄而京師用
爲利更大臣疏與思仁疏互相發明兩無防
礙乃臣疏已經部覆尚阻

俞綸則何不亟賜檢查蚤爲沛發至于銅鉛產自
滇黔巴蜀而運之至南者乃以奸商要截蕪
湖去處令下思仁疏嚴行禁杜而又有留都
丁字庫貯銅一十五萬觔頃該庫瑞役黃廷
臣何萬壽輩投揭工垣意欲題請將前銅解
運到京夫臣之欲南鑄北用者正爲從南運
銅不便而就南鼓鑄爲便該庫銅恰好堪充
鼓鑄而庫瑞乃爲內供之請何爲者也又有
甲寅歲倭船漂失該閩省道臣韓仲雍委同

法投尋如臣往疏不曾以借學入監請乎不
曾以扣留工食請乎不曾以南後湖大造贖
請乎不曾以鈔關餘銀請乎不曾以山西採
荒例以剳副勸輸請乎諸如此類俱蒙部覆
報可施行然皆事出刱爲數非額定徵輸之
多寡任意解運之遲迅無期酌量督催亦計
臣之不可緩者他如解官解役因緣爲奸有
採低雜假之弊有剪邊去珠之弊移文戒飭
足徵官邪而獨其甚者通天徹地入鬼出神

或地方領解二批而到京止投其一或中途
假印倒批而銀鞘全不來京至有糾合猾胥
留硃去墨批冊投時改多爲少掣批囬日改
少爲多洗補無痕踪跡全泯雖善摘伏如神
者莫將而問焉乞
勅戶部行文省直自今而後每歲終潞司將一年
所解各項款目開列總撒併領解職員姓名
月日造冊四本一投部堂部司一投庫一投
銀差以便查對庶官小無所肆奸軍需不至

暗耗矣若乃遼左清查則部疏甚詳已經奉
旨責閱臣無容復贅臣因論措餉而及清餉若
此仰祈下部具覆施行疏頻發接得熊廷弼
書揭大約爲向計曹請討牛車各費銀兩而
稱管糧通判報到倉儲僅勾軍士兩日之用
馬匹一日之用且言非部郎親到遼中不知
遼急而中間責望計臣備極緊切伏乞
天語叮嚀速諭計臣多方措辦若計臣當此緊急
猶復悠悠不爲之所恐無銀兩必不能置

車牛無車牛必不能運糧草無糧草必不能
養兵馬無兵馬必不能抹遼患異時縱引臨
敵缺乏之律以責計臣終何益于勝敗之數
乎計臣當有以處此矣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遼左急缺糧草轉運
難緩須史乞
勅遼臣多方督運以濟急需并
勅部院從長酌議以足經費事切惟士馬雲屯不
能枵腹而戰儲蓄山積不能無艱而趨昔蕭

何轉漕運于關中寇恂調糗糧于河內當其
時遠征未嘗乏絕則皆先事而圖故不至臨
事而悞耳頃見經畧熊廷弼移戶部等衙門
咨內稱兩月所運之糧石不及月支十之二
二連人連馬十二三萬餓腹憑何充塞又稱
遼城居民全靠村屯車運糧草入城買用間
有買糧食者皆被軍士搶買屯車益不入城
居民無所得食兵馬滿屋饑寒切身必有先
軍士脫巾而起者勢誠岌岌矣夫積之海益

者非乏需之遼城甚殷非有十鍾難致之勞
何至二補不登之窘大都遼人慣習陳倫故
智几關放月糧利于折色不利于本色以折
色則尅減易而本色則抽扣難也本年二月
遼撫周永春有急請多餉一疏內稱守巡各
道召買米豆草束之數迄五閱月完未及半
且有不及十分之一者維時
皇上已切責各道作速收買不許仍前怠緩至悞
軍機矣何積習猶然未破直至今日勢窮事
迫乃始請辦牛車汲西江以澗澗劑得乎所
據兩道之請車以二萬三千計人夫與牛各
以四萬六千計統計牛車所費金錢共一百
十二萬有奇無論費無所出即隨請隨給而
牛車能卒辦否十一月分急須糧草能待未
辦之牛車運給否各道以措處之艱踟躕不
即早計萬一臨敵缺乏誰任其咎也伏乞
嚴勅該道及管糧同知通判等官刻期趲運或撥
馬騾馱載或僦民車裝運務先足一日支放

而所須牛車則另行置辦若仍藉口折色急
忽愆期以致米豆騰踴每斗值銀一錢六七
分則軍受加餉之名而不沾加餉之惠誰司
軍實而令至是餉司與各道俱奪俸同知以
下等官俱聽經畧勘取供狀立案必不至失
悞軍機而後得免于三尺督撫地方官亦應
身任其責早爲區處毋徒聽各道府廳優游
悞事庶積玩可起也若督餉侍郎李長庚既
任輸芻輓粟之司當圖士飽馬騰之效如山
海關及芝麻灣一帶何處當舍陸從舟此非可從文移中摸索也昔劉
晏爲轉運使驅馬陝郊歷河陽鞏洛涉滎都
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一水不通願荷鍤
先往一粒不運願負耒先趍其不恤身嘗類
如此今應如經畧議速
勅餉臣卽日東行與督撫諸臣悉心料理凡道途
之險易交郤之遠近水陸之頻省與夫何路
當用牛車何路當用騾馬卽添設牛車處何

路委應若干何路應減若干多懼糜財少虞
阻運務求折衷至當以無悞公家事勿以運
至遼界便可卸責也至若牛車百萬之費户
部尚書李汝華將取給于加派乎抑取給于
掊括乎加派掊括不能濟則萬灶貔貅之衆
既宿飽無時而千里軸轤之資又束手無策
能無仰給內帑乎欲請內帑竊恐守候于文
華門無益即拱立于思善門亦無益應如職
前疏所云倡率舉朝臣工效

世朝議禮時跪哭左順門故事濟則君之靈也國
之福也不濟則襆斧固耳也戮辱亦榮也如
是而轉圜無機然後可委之
皇上付之氣數不然恐臨敵缺乏之罪邊臣不任
受之矣抑遼事固諸臣之責然孰非
皇上干遼患始未嘗不競惕後漸遺忘也職即以
皇上之行事還而質之
皇上亦有不得其解者去歲當陷城失律之時爲
僞功掩罪之計然猶
旨從中出
勑令户兵兩部湊銀二十萬兩賫赴遼東從優犒
賞方九月之天已作嚴寒軫恤今戍兵億萬
遠者萬里近者亦數千里棄妻孥離鄉井當
此之時積雪沒頸堅氷在鬚爲
皇上保此危疆四閱月以來奴賊不敢匹馬西向
此其勞苦較去歲孰多而曾不能動
皇上惻然一念昔何以澤恩今何以沕也在京
七十八衙所自指揮以及千百户等官其先

世皆有勞績可紀故得世食公家餼而陵夷
迄今鶉結不完鼠糧不給所恃者惟是區區
月俸可以少延喘息耳
皇上不嘗以武俸之故嗔計部擅借金花乎武俸
所用金花不及十分中之一及四月迄今歷
過者已八月而給散杳然是不過借武俸之
名以實內帑未嘗爲輦轂慮而恤饑寒也
皇上業已怠若事又何以責諸臣各恭乃事職願
皇上以身率之也

○經畧熊廷弼不肖弼生長南鄙不習兵事屬當危迫勉效馳驅幸仗朝廷威靈羣公福庇得緩遼陽旦夕之危近日賊息似差緩而虎躍必蹲鴟擊先伏就中狡情正未可量也頃言者謂經畧宜限定兵數以便備餉又有謂當上方畧者然而難言之矣趙克國馳至金城度先零與罕开雖解讐結約終不能合故乘隙急擊先零以威罕开又度先零精兵催七八千人分散餓餓且爲罕开所暴掠必破壞故能計留屯田吏士若干人穀鹽芟藁若干費以待其敝而後方畧可上也時朝廷猶遣破羌强弩中郎三將軍降斬無筭始得罷屯振旅而還今賊初止有兵四萬得我三路甲馬配部落二萬又破降魚皮烏喇北關海東諸達子得兵三萬而降將李永芳等復收集我家丁數千人僅一北關爲罕开者又立被破陷而我之將帥又無有馬破羌强弩中郎三將軍者能破壞賊以壯我積怯在賊在我一無所把捉而兵數未易定方畧未易上也今各鎮援兵既不肯以精銳發來而收集殘卒又皆懼于逆陣且善說賊威風以懼援兵新至者使皆畏遼如畏屠肆乃召募者又皆猾戎棍徒與市井傭賃之流銀差食派之役實不成一軍樣發之總兵總兵不受發之將官將官不領發之各邊堡各邊堡不收且有收之而恐爲賊覘請再發兵以護新兵者此以遼守遼之明效大驗也通計鐵騎玄武强兵各營召募二萬五千人豈不入見在兵數聞者豈不謂遼有兵八九萬人可暫支持而不知有兵如此雖再加十八萬亦復何益眼前文武將吏誰是辨賊之人誰爲對賊之手今所陳大畧雖非得策然度我力量不能遽作犁庭掃穴之事只合如此穩穩做去漸漸戡去誠使得人精心理料如法施行三二年間因而困賊亦未可知而屢屢私試今日在事者心計手段無不裝裝件件令人愁絕恐

雖有所止授而臨時運用不來雖再加兵十
八萬又何益故曰兵數未易定方畧未易上
也記初入國門時客有問用兵幾何者咎曰
十二萬問者駭然今議又多三之一矣必有
謂以徵調空省鎮以糧餉耗中原只顧遼東
而不顧天下者根本之慮豈敢自後于人無
奈賊實兇强我實喪怯分布設置何處可停
何兵可減勢自不得不如此若如所定兵數
遂能殄滅此賊以徼幸于萬分一亦度非今

日邊臣所能辦惟賴有國威廟筭在耳仰稟
指揮可任翹切之至
○湖廣道試監察御史劉有源題爲遼餉急若燃
眉計臣窘同露肘乞
聖明立俞所請因而申飭以共濟國危事竊惟遼
事之需餉人而知急也內帑之請發亦人而
知難也第使需餉僅十萬計則勉力措處猶
可抑餉遼猶以歲月待則陸續補湊猶可計
臣亦何苦焦唇敝舌數請于上而仰厭

天聽哉職近閱計臣疏云遼陽新舊援兵合十二
萬有奇歲費餉金不下三百六十萬而調遣
出關召募入衛續添給者猶不與焉則遼餉
不貲已至此又閱經臣移戶部等衙門咨內
稱引管糧通判報到倉儲僅勾軍士兩日之
用馬匹一日之用則枵腹待餉已至此方今
那借搜括加派之後即令劉晏持籌亦不能
措處數百萬金便可從司府州縣措處得出
亦不能一時並解遼左則勢不能不請發惟

發帑可濟事耳職向有遼師失利一疏內規
計臣云自帑金外未見作何補湊倘見餉不
足了此役仍待彼時請帑之語計臣今即爲
職所料而計無復之矣屢疏上請反覆開議
至不避諱忌其指利害亦既無遺詞矣乃
皇上繫吝於此堅不欲變職竊有要語以攷
宸裹夫富者積鏹貴其用也積而不用鏹何足貴
得無亦土苴耶以土苴視鏹當不俟計臣再
請翻然輕數百萬之出協助軍需以救三韓

子遺至仁也以保
祖宗疆宇至孝也以全元良股肱應求之誼至明
也以享異日大平供億之饒至樂也其博換
不既大哉而更祈降勑計臣曰大內得有此
帑非由泉湧亦非有術點乃朝廷纖悉積之
節儉留之者也爾部自遵失事之後輒逐日
算計隨方措處今亦不至束手仰屋矣計臣
能不撫然自失乎職向疏云天下事雖云不
可講求只在計之預耳夫計臣之在今日未

雨既失徹桑亡羊猶可補牢中流雖墜失壺
已病尚當蓄艾廷臣章滿公車建議幾盡利
孔一擲百萬恐屬奢想不乘治埃終成遠業
故如鑄山莫海請榷查羨等項凡隸職掌一
切施行庶乎設處一分即得一分之用不至
東隅之失莫望桑榆之收其間有取用較多
而起運較速者無如動支積穀贖鍰一議各
府州縣倉穀所積頗多留一半助賑鮮一半
飼遞且以免里甲出陳易新之累寬吏胥查

盤看守之艱建議者殊爲有當亟行巡按省
直御史按報冊截數貯銀在庫者見銀既便
即糴穀上倉者變價亦易灾傷郡邑固可減
價出糶以救饑民量地遠近立限隸解來春
遂可得數十萬之餉何難而不行乎至風聞
太倉節慎等庫外解錢糧及援納事例獎賞
業多人言肯清查之可得百萬餘即令巡視
御史左光斗發覺吏部書辦鄒誠侵匿納銀
已見大都矣方職巡視該城八月間一據陳
圻呈稱婁文熙張學慎黃汝明等通同假印
倒批侵隱解庫銀兩先經東廠審明者一據
李初及沈敬俱首銀匠與節慎庫當該傾造
假銀經發司坊官審明者由斯以談則假印
假銀侵匿抵換其來已久亦已多矣計臣已
於水衡拖欠立法稽查自宜於本部錢糧一
槩清楚即今清册之造須屬專司磨勘雖立
循環二簿更防內外扶同提以徹始徹終之
精神行以無挠無阻之法紀於國計遞飭思

過半矣故今日之餉裹多以益寡舍發帑再
無急着合少以成多于各項莫悍尋求是在
皇上與計臣耳說者曰猶有捐助一途可激可勸
何所練臣治兵已屬後時而光陰徒虛尚爾
嗟夫京官捐俸幾何而職外者不必應敦義
助金幾何而疏名者若罔聞夫急君之誼遵
焉久矣

○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江日彩題爲經臣拮
据莊力內治共濟宜周懇乞
聖明亟舉當行緊着廷臣併力畫艱無覆再玩以

重時危事窮惟今日遼東之勢與京師呼吸
相関經臣之事與廟筭首尾相應政如駭浪
栢舟撐頭者極力把持儻看掉照應不周職
未見浪之能涉也遼當喪敗之後熊廷弼斬
懦誅貪稍兵飭器開壕設守一片熟血赤誠
蓋已不知有身而危遼稍稍有生氣乃
廟堂所爲曷艱而共濟者猶爾議多成少
主上亦復半行半止職不知其解也何也閱臣姚

宗文往山海矣詞臣徐光啟起練兵疾
皇上非以其危迫而急用之乎顧閱臣用間用詐
須厚有所餌雖題太僕五萬銀兩未見解貯
何所練臣治兵已屬後時而光陰徒虛尚爾
掣肘至于多兵必須多餉多餉乃能多兵內
帑既叩閽之徒勞司農遂甘心于仰屋將悠
悠待禍變臨前而空委之數乎今樞部調募
幾二十萬到通州者僅山西民兵亦以供應
之無資露處之無止典衣賣器逃遁而歸有
司又復拘解此一兵也祇有相激爲變耳目
下陝西兵又到矣開春各處兵四向鱗集矣
儻復芻餉不前凍餒如昨職恐姚令言涇陽
之變禍更慘于帑酋得無慮乎主上謂宜速
乞五百萬內帑之請與其藉冦養盜何如飽
士騰馬戶部亦宜一面請發一面措處毋專
靠于必不能得之帑釀成不可救之禍也閱
臣謂通州勇壯可召募者尚可得四五千人
若然則以此易彼就近補遠省天下多少騷
擾省安家多少糧費樞臣可不留慮多兵無

餉之禍乘其未到止其可已無待已到解散之難脫巾之易也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詞臣豈能爲無資之練

皇上超拔而用光啟者何故乃于所陳章款如石投水乎用何項錢糧取何處器械駐何在衙門種種應用之資當事速宜措給只須題知共贊厥成雖然當茲瓶罄罍耻之時辟理中産之家光啟亦只宜就其家産所可辦者隨時因勢漸小成大如額定必欲得上富

財料方肯措手此豈可得之數也熊廷弼出閔時遼東兵不成兵馬器械不成器械廷弼一味擔當有任無退今日理一件自然漸漸就緒策應亦陸續相付日理一件明知必百備稱心而後經畧至今不成出閔矣詞臣亦以經臣之心爲心不成馬器械不敢必也通爲枚卜幾成聚訟職甚憂之幸各捐棄一語即了國家之爭士君子之幸也夫舉事誰能盡善言者要亦相成既斬葛藤宜去根瓜毋釀未化之心仍醞異同之念與經臣棄外同心畺滅國賊而後朝食豈非超越宋賢萬萬哉凡此皆當行緊着以廟謨之制勝而助經臣之指揮者也職閱報見科臣疏有九月十八夜月浦如望又有二十四日之短長也以職觀奴

日辰刻三日並出之語讀之不勝毛竦夫月當虧而不虧明是陰盛若三日並出晉建興二年曾有此異援昔撫今能不寒心伏乞皇上留心于午夜之清明尋繹于興世之往蹟議一事即行一事愛金甌不得復愛金錢諸臣銷嫌去疑共圖目前緊着又何天變之不回而奴酋之不滅耶

○戶部尚書李汝華謹題爲遼餉垂盡遼費滋多請帑徒煩轉圜無計仰懇

聖明勑俞廷臣各攄一得以救危急以昌共濟事臣查遼餉自本年三月以前所發三百餘萬自六月以至十月終臣部發過一百九十萬今據各處循環銷解有餘剩是遼東眼前之餉一月用至三十萬一年之用則三百多萬矣然現在兵不過九萬馬不過四萬耳據經臣疏稱將來用兵至十八萬用馬九萬則用餉比今日當再加一倍矣況近復有車牛一百三十餘萬之費然僅以遼東言也其京師援兵半月無餉能堪奮挺一呼兵非我族類能甘枵腹出關乎臣疏謂以後遼餉能需六七百萬皆勢所必至而事當豫備者今那借搜括業已無餘止有留稅一說頃向各撫按查尚無的數加派再行一年大約可二百萬此外四五百萬茫無着落臣所以不避煩瀆繼中外諸臣之後六恩發帑接濟拯救溺之呼寧暇擇音哉蓋餉之絕續關係遼之存亡國之安危豈以

皇上聰明天縱獨不思爲社稷計耶毋亦疑臣部措餉之款尤有未盡歟查自有遼餉以來臣先次那借湊處六款又申明征倭舊例四款又條陳十三款續陳十款又復戶科七款又款欵依遵行其餘瑣屑總屬零星湊而外之輸解者尚多痼瘵不閑亦既析秋毫矣頃者類併款目請旨申飭直窮到底亦無遺策矣夫策窮于無之而徒內帑是望使

皇上厭薄不即慨發者臣不自量也自窮于無策而不多方講求使遼餉將來中絕致遼陽不守賊虜長驅此時即治臣之罪萬死不足以謝

皇上併不足以謝天下願

皇上自爲社稷計終當不愛朽蠹用以除兇雪恥諸臣共爲社稷計雖涓滴之遺皆滄海之助同心之謀即斷金之利也古稱集思廣益端在今日臣部舍已從人亦在今日此臣之厚

望于諸臣亦諸臣愛君愛國難自已者抑今之用餉尤有可異買馬安家各地方自有應解兵部絕軍缺官及拖欠馬價已經奉

旨在卷今皆取給于户部新餉矣弓箭器械以及舟車各地方自有解工部折色班銀已經奉

旨在卷今日取給于户部新餉矣但凡治遼之一征倭事例遠托異國相持數年用餉八百萬而近日山東撫臣疏謂征播兵馬三十萬費銀二百三十八萬七十兩今援遼與征倭播相懸則各任與偏任之明效也當胡越同舟之時臣非木石豈職掌是爭政以各部有各部支用一人有一人籌筭協力共劻則均利賴矣譬有兩擔于此併挑則什分之未有不蹶蹼以趋者譬有厮養于此自食其力必知樽節食于人未有復事生産者遼事不知何

日結局懲往日之涸用品將來之仔肩大家虛心商確烏可緩也伏乞

勑下廷臣悉心酌議以遼餉除留稅加派外作何奏辦各捐所得各出一單俾臣部採集上聞見之施行再議買馬安家犒賞驛遞等項以後照例肩任庶用有斟酌查有憑據免得混淆推誤亦同舟共濟之忠若臣之愚耄惟有誓死請祈

天聽千萬一固無能別畫一籌矣

○南京刑部右侍郎等官何熊祥等一本爲遼左垂危大亂將作猥乞
聖明用人發帑以去危卽安事自奴酋犯順國事日非奴急而
皇上與之俱急奴緩而
皇上與之俱緩夫以急應急似亦無大失策不知彼急而後我急曰後則已緩矣緩則已無及矣如開原陷而後熊廷弼出廷弼初至遂無救鐵嶺之陷此緩不及事之徵也若夫彼緩我緩猶爲非計彼之緩在休兵養銳我之緩在玩寇忘備前日已誤而堪再誤乎古人有言啟憂啟聖多難興邦奴酋猖獗天所以啟
皇上也乃外憂漸逼而厭樂如故不聞卧薪嘗胆惟聞俾晝作夜彼步步着緊我事事遲違安有屑越若是竊意左右近習必有爲
皇上寬者謂
陛下聖武布昭年來若倭若哮若播未嘗不逆我顏行而旋就戡定今何獨憂于奴爲此說者誤

國者也夫倭越國以啟釁其勢已遠且閔白自鞏幸耳非吾兵力所能加也哮賊突起烏合其黨易撝播則自守虜成擒易耳若奴酋謀數十年而僭號改元志不在小三方比之懸矣庸得不爲大憂乎左右近習又必有爲
皇上寬者謂
陛下洪福齊天同符
世廟庚戌之變俺荅犯京師烽火達於甘泉而竟不能有加于我又何憂于奴爲此說者又誤

國者也夫掩荅控弦之士雖衆顧其逐水草無城郭一入閑隘如就樊籠易入易退勢則然也若奴有城有屋近聞築城撫順邊外僧然有宅中畜大意逐水草者比之又懸矣又焉得不爲大憂乎自奴舉事攻堡堡攻衛衛陷而我魯不能以一矢相加遺由前一說不驗甚明
皇上亦可以恍然悟矣由後一說冀其尚驗則臣

等復有以解之嘉靖三十七年俺答不嘗圍
困大同右衛乎相持三月堅守不下楊博一
出視師虜遂解圍去右衛猶是右衛耳閉門
三月竟能抗虜待援今開原鐵嶺間宿以重
兵帥以老將不可謂全卒無備矣而奴衆一
至破不踰時豈直此時人心非嘉靖比抑亦
奴之强盛非俺荅比也安得以俺答之易入
易退而幾幸奴之無如我何也故曰爲此說
者皆誤國也今遼陽僅存守備單弱天下安

危全係于此諸臣憂時言事單疏公車無不
以用人發帑爲第一義乃焦唇敝舌
天聽彌高臣等敵愾有心救時無術亦復奚云然
而深維今日去危卽安之策端不在此明主
可與忠言安敢謂
皇上厭聞而不罪其愚也夫
皇上之有人不用是必自雄其斷曰吾頓挫一世
之人使欲言不得言欲進不得進天下莫能
爲吾難若一方有警而變吾初志是屈于臣
下也不知屈于强寇之謂屈未聞以從諫用
人爲屈也假令奴酋直逼京師則主辱臣死
死且爲國誰任受屈及今用人使仁賢布列
法度修明足制奴死命政所以伸威萬里耳
皇上之有財不發是必自患其貧曰吾羅致天下
之財使黃白充棟方物山積此亦得意快心
之觀若一方有警而遽用吾財財則與不積奚
異不知富有四海之謂富未聞以堆金積玉
爲富也假令奴酋長驅入犯則京師震動皮

之不存毛將安附及今發帑使度支取給食
足兵精足以制奴死命政所爲長守其富耳
臣等亦知
皇上緩來緩應急來急應當無不用人之時無不
發帑之時但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及今遼陽
未陷猶尚可爲若待其失守羽書狎至則廣
寧山海皆不及救用人發帑便爲無補與其
急而後應致不及事何若乘時早圖之有備
而無患耶伏惟

聖明超然遠覽思患預防嘉與賢士大夫勵精圖
存毋與左右近習玩寇樂禍亟檢吏部所推
閣臣及南北大僚諸疏與屢催科道疏盡賜
簡用并渙發德音將內帑所積聽户部陸續
領解軍前應用則人心鼓鬯軍興不乏三軍
之士不戰而氣自倍如是而遼左不克復奴
酋不殄滅請治臣等妄言之罪臣等冐越在江
表未能馳至金城安敢復談方畧若徵兵轉
餉諸務群策俱存惟患不用不患無策亦安

敢猶爲剿說獨計今日人心渙散海內虛耗
救時吃緊莫過兩端故敢合詞上請以附于
諸臣伏闕之後惟
聖明採納見諸施行慎毋聽左右近習之耳言自
誤以誤天下也

○閱視邊務姚宗文一本經撫二臣之疏已揭兵
馬錢粮之數乞
嚴勅該部多方料理以救危遼事職出關而東于
月之初八日已屆廣寧切見寧前一帶兵衛
單薄如塔山杏山等處虜與我同域而處控
弦鳴鏑道左時聞而遊擊陳琚領兵不滿數
百其旦夕無事者天幸耳一路士民所在擁
馬足額控告以輸粮輸草沙磧如帶之地不
能當兩事交征之苦語語急切聽之惻然比
至廣寧而撫臣周永春與道臣張鳳儀言河
西一區議輸議糴議蓋藏將盡出牛出車物力
都罄夫益藏盡小民眼前苦牛車罄而獻歲
之春無可耕穡事都廢則國與民俱盡之術

也職在都中時知薊目夷患耳寧知未至河
東而河西可危者已炭炭萬狀哉見撫臣亟
處車牛等費疏揭中云遼陽兵馬以十二三
萬爲率大約費米豆一百二十餘萬石草一
千二百餘萬束毫不可少時不可缺欲運積
粮草必多置牛車分守等道閻鳴太等議添
車三萬七千輛用牛九萬七千頭併人粮牛
料等費約用銀一百三十六萬五千七百餘
兩而寧前一道尚未與焉併議於關內買騾

車千輛且多方召買本色多議截留以濟粮
餉之窮此撫臣疏請之大槩也又千本月十
二日見經臣熊廷弼敬陳戰守大畧疏揭內
中分布戰守位置井井合見在并續議召募
徵調約用兵十八萬馬九萬匹每兵一名歲
計餉銀十八兩共該餉銀三百二十四萬兩
每軍月給本色米五斗該粮一百八萬石每
馬日豆三升總該豆九十七萬二千石草二
千一百六十萬束水運船隻陸運車牛之費

準焉皆一毫裁削不得此經畧疏請之大概
也在撫臣准目前而火撫似差減在經臣總
全局而定議故彌增總之斟酌情形憑擾事
理用在必資者宜預數可共筭者非浮欲殄
滅奴酋以安遼左天下非此不可不知揆
事者何以應哉記往者撫臣周永春曾議加
派計部大難之強而後可今日之支吾目前
者皆撫臣籌國深心匡時大力也使計部堅
持到底何以延緩至今職見軍事方殷而儲
糈不預累請于舊加之外以明年一年爲限
再于田地每畝加派三厘疏計留中戶部亦
視爲書生妄言置之不問假令今者部臣能
曲折計議謂經臣撫臣所請兵馬不必用米
豆有量沙之術運事不必用車牛有神運之
術則職服其能籌邊又如收糴米豆之費指
顧而集買置牛車之費從容不窘不忙不亂
如取如携則職服其能辦事而職諒其不能
也不過曰芻餉錢粮當處之戶部車牛之費

當責之兵工二部推諉誤事即誤國也國堪
再誤哉加派之說職前疏已詳言之云天下
多事憂其遙起爲亂者窮民耳如有地畝輸
稅之家所加愈多其生計愈厚彼餓有力者
假令論丁抽兵勾其子弟一人千里從軍爾
時以千百金爲續諒所不愛今使其父子兄
弟無恙井廬家室相保第割歲入之三三以
佐公家之急又所不辭力亦能辦豈便相倡
爲亂其北畿一帶并各省有徵煩賦重及灾

傷亡恤者在本地撫按另爲酌議調停勿以
一鄉一土之艱難悞軍國之大計第
勑各省直撫按留心察吏嚴禁重等火耗用以加
派充然有餘矣此外則職同官應震有外
官協濟之說各省直自撫按而下如布政司
布政及郡州守縣令不與封疆之危宜共急
封疆之事酌其大小難易如撫按布政大約
以二三千金爲率郡州縣之大者以三百爲
率次者以二百爲率下者以百金爲率聽其

俞旨尚遲在户部宜據揭題覆將前所加派者止
勑下户部酌行或勑迅臣詳議急與施行萬一
言之可得五六百萬庶足辦東方之事幸
言之可得五六百萬庶足辦東方之事幸
一事職昨已具疏在稅契原係常法户部已
經題議第宜嚴禁重稅無與不小有司借此
爲生事開罪之端在加納恩典以
聖明錫類之仁鼓人子榮親之念告身一紙不碍
遠途且誥詞以慕義濟邊作通行文字不必
甚奏美其詞于綸音未甚褻也此五議者約

供遼兵新餉將續加併各項所入者責成各
省布政司以道里遠近立限征收經解督餉
大臣爲召募置買修築轉運諸費恐急切不
能應手在内則千南北各庫藏那用在外則
令各布政那解徵補仍聽督餉大臣便宜捜
借以待扣還蓋窘人待養富室閉門朝暮可
償便無難色矣欲濟燃眉似無他策職獨念
國家財賦之入有限靡費之孔無窮矧軍族
煩興自然不給因其已然揣其將然更防其

未必不然何有何無黽勉求之有濟于國昌
不美之名而不辭任嫌怨之衝而不顧在小
臣不以庸庸多福做好官爲念在大臣不以
保全令終異日之請卹請謚爲念且將傾屋
漏舟一力撐住但使
宗社晏然身後之計其小者也戶部尚書李汝華
真心未改而獨力難肩乞
皇上速下左右侍卽之命以相協贊職曾與司農
言加派及考成方伯一事司農首肯之云疏

上後敝部卽擾揭題覆而疏後未之聞也說
者謂司官託于中官之名懶問濟時之畧守
見在而偃蹇憚勞畫之勤渠不能善承堂官
以匡國事語曰口饑打手以其無運持之能
也身司計事既不能獨抒良畫又不能博采
群議第雍容簪佩于地官之署玩愒時日遲
誤封疆不知異日何所逃罪如能急爲更始
竭力擔當則蕭何轉運關中功居諸將之上
職願司道亟爲亡羊補牢之計也至職閱視

事宜因此中廳署半空見在者胼手胝足無
能燕理委而復更者至再至三且有無從可
委者卽嚴爲督趂尚無端緒如訪問北閧一
節已奉
明旨必當遣訊第此日非其來講之時恨開輕講
之釁非機在可乘人確可使未敢從事容與
經督撫按諸臣愼重爲之然念如此運用亦
非錢粮湊手不可非多方該處恐倘且不給
烏能鞭長而及馬腹哉惟

皇上留神省覽卽與施行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黃克纘一本爲建夷
再入遼左難支懇乞
聖明念
宗社安危大計急爲調兵遣將以固幾輔用人修
政以爲安攘事臣竊惟夷狄之禍自古有之
惟人主之所震懼急爲防禦則夷狄雖不能
爲大害蓋上急則下無所不急上緩則下無
所不緩國乃人主之國也人主不急誰當急

者臣觀建夷小醜貪財淫色屠戮軍民動以
數十萬其暴雪如此白首舉事可料無成嘗
竊詳之以爲其財不及元昊乘宋仁宗因用兵調黃曰
東殘破幾不能自存窮天下之力以救之嘗
恐不足何也則以
皇上無懼心也蓋元昊時宋仁宗因用兵調黃曰
蹙命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
所須務從簡約議者欲損吏祿帝曰祿廩
皆有定制毋許更變且出緡錢以餘軍儲好

水川之敗至震悼爲之旰食仁宗恐懼修省
約已裕民如此而軍民將士有不鼓舞思奮
者豈人情哉且其用人也執政于內則有韓琦范
夷簡晏殊杜衍富弼宜力于外則有韓琦范
仲淹龐籍將帥則种世衡狄青張元周美皆
一時之選也故得元昊乞降稱臣如故仁宗
稱爲仁豈不信哉今奴賊初陷撫順清河我
皇上尤知震懼起經畧用廢將曾不崇朝而
明旨即下迫四路喪師之後覩者謂

傷痍未起戈甲盡喪又三百萬金錢不可復
繼所恃者惟各處召募兵八九萬人而一時
烏合聞風破膽糧草匱乏枵腹待斃雖熊廷
弼以忠義激發之未見有可用之兵也議者
欲厚賂虎墩兎憨使爲我用不知夷狄何厭
之有見我有難益肆要挾引類呼朋兵來吞
噬豈肯攻其同類以媚我中國乎今者奴兵
六萬入據開原已視遼陽城爲囊中物而秒
花黃把兎諸酋聚兵五萬爲之犄角屯于寨

下遼左炭炭殆且不保臣恐奴夷不但能爲
元昊而且爲阿骨打也
皇上不于此時恐懼圖存爲臥薪嘗膽之計而深
居宮中以晝作夜童疏不下如故兵部堂印
塵封如故若使建夷破遼東直犯山海將何
策以待之亦危矣哉余何其不懼也臣本書
生不知軍旅但
皇上使臣協理京營京營特遼陽爲門戶安可坐
視夷寇漸逼而寂無一言謂宜

勅下兵部速令昌平總兵王國棟帶兵六千移駐
山海關相機以援廣寧令大同總兵王威帶
兵六千移駐永平以爲王國棟後繼然後別
用大將以守大同昌平蓋兵將近則易至遠
則難達醫家急則治標計無急于此者
皇上更宜猛然懼速下枚卜簡大僚以共圖安攘
下考選赦縲臣起廢官以收拾人心庶几遼
陽猶可保全金甌可望無缺不則薄籬不守
派發各營各信地防禦未免得此遺彼支東
虧西是身在漏舟此蓬桅舱柁無一不索之

如朱季丞相童鑑樞密院會淵子文及翁倪
普者勿謂一官能羈縻人而且靳之不與疑
其望眼欲穿也天下有事君當求臣臣不求
君存亡安危之機在于旦夕臣不顧忌諱直
言無隱惟
聖明裁訾焉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催題爲軍器續發當裁運
價設處有法謹擄咨酌量分地轉輸以救危
邊并固根本事江西司案呈准巡視廠庫工
科祝耀祖雲南道俞誨揭帖前事內開切惟
國家武備廢弛物力空匱至今日而極矣先
是經臣熊廷弼請發軍器數至五十餘萬職
等已躬親驗設法督運幾竭廠庫之藏而窮
日夜之力方幸告竣遼陽有備而經畧咨討
復稱缺乏蓋緣三路挫衂開原鐵嶺相繼告
陷凡一切器械盡沒虜中今雖陸續湊手然
派發各營各信地防禦未免得此遺彼支東
虧西是身在漏舟此蓬桅舱柁無一不索之

於人設身處地慨難爲胡越之視乃問之水衡又慮積貯空匱則根本動搖而稽之冊籍多有數目開寫而器復朽壞職等職司巡視防周內外不得不參酌盈虛稽覈利鈍務擇其急用以捍疆場之危而稍留其餘以裕京師之守故就經畧咨文款列而一一覆覈之有照數見存應與盡發者如兵伏局神箭九萬枝戊字庫大箭一百萬枝斬馬刀一萬把腰刀一萬把提過净硝十萬斤無砂净黃四萬斤熟鐵十萬斤是也有冊內紅黑圈先經運過及議留城中營操再揀發堪用者如盔甲厰帽兒盔五千頂擺錫盔五千頂鐵佛郎機小提砲三千箇大小鐵斧二千把大小鐵錘二千把遮耳護項五千付長身大甲二千付神臂弩箭二千枝鉤鏈二千杆召買眞銅一萬斤再取甲字庫鉛三萬斤節慎庫熟鐵六萬斤解造大小鉛鐵子裹核丁包釜鍬鋸是也此事關厰庫職等按其所有尚得議

揆勢度力止能選取京營把總管運山海一帶以支用而先運餘銀一千七百餘兩原擬督運四日算明給庫今亦移作腳價尤有不足議以職等省存節慎庫餘銀量給起運但裁刻期早到關外料理應責永平道表應太支動驛遞錢糧或泒隣府州縣協濟完運亦不必差司官督押總會該道驗票查收及聽委賢能州縣官分任指據至京中僱募撥泒細扎輕重循環稽覈皆職等已誠之法可倣而行兵部應委一掌印司官同工部郎中戴士傑管理軍器何玉成協力幹辦職等旦暮估計料價出巡馬房各項奏繳查刪奸弊殆

無虛舉固分難役其精神而自妨夫職業非
敢厭煩而避勞也此外咨討各色布三萬疋
查係戶部管驗當以本年布花折價給軍抵
出本色或在甲字庫選取變染起運脚價仍
動餘銀共調取匠役查盤甲王恭兩廠見役
一百五十名修理各項火器大半瘝惰尚不
堪用即議召募都門游食之輩暫應目前迨
啟行非潛遁無踪則制器不巧反滋虛耗且
安家行糧計無所出終成畫餅閒劻門永平

沿海一帶匠多猛力藝本誠心莫若
勅令總督轉行各屬領支新餉募選堪用不惟令
行如流抑且地近得速即所需毒藥若干亦
宜并
勅總督支餉差官分投收買其贋雜售轉運更捷
以上酌議種種打算俱無窒礙伏乞
皇上速下戶兵工三部照款裁覆庶經臣之望不
孤而塞上之威克振矣等因具揭到部送司
查得揭開軍器等物事隸工部應聽彼中覆

請毋容議擬其所需各色布三萬疋已該巡
科道一併具題相應據揭覆請運發案呈到
部看得遼左千京師安危攸關于一體禁軍于
戍卒寒苦所當並恤況夷氛孔熾兵器正竭
絕塞天懸玄氷慘烈十餘萬之兵士枕戈臥
雪守月衝風視京軍尤宜加之念此今經畧
熊廷弼咨討各色布三萬疋以折價抵京軍
留布充用爲請廼今冬衣花布已經奉

以拂軍心悖
明旨查得甲字庫本色布除放冬衣外貯尚多而
南直河南又新解到布三萬九千餘疋即于
內截取三萬疋數截取所餘本色布尚多合
無照款工部染色聽兵部委官一員同各項
軍器等物一併解赴軍前應用其脚價費染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夷虜警報聲至
廟堂戒備宜嚴敬陳目前急着仰祈

聖明速勅舉行以遏狂逞以圖救寧事竊觀奴酋
自破北關以來時彌三月聲息窅然如虎之
蹲如鷙之伏爲謀甚狡爲毒必深職等抱杞
人之憂揮賈生之涕非一日矣而無如
主上泄泄于方蹶之天臣工悠悠于將髮之日若
有恃其不來意者殊可疑也忽于二十七日
接塘報稱黃把兎父子會合伯娶子等聚兵
五萬騎到養善木屯兵只在一二日犯捨矣
又于二十八日接塘報稱奴酋帶領達子六

萬餘騎從開原所屬松山堡進墻要犯捨濟
陽等處地方矣夫此諸酋也部分東西性皆
犬羊方以有孤兎之悲而激爲我用胡乃有
絲繩之聯而驟與彼合機會坐失空口無補
果爾遼陽存亡之機在此舉矣于此而坐昧
不可于此而膠柱不可于此而狃兩岐之見
乏萬全之算不可斟酌輕重之宜權衡緩急
之用是在經略與督撫諸臣加之意耳臣請
以膚見畫爲急着惟
陛下試允行焉
一急固守遼陽夫遼京師之藩籬也自開鐵去
而遼陽孤注矣頃經臣戰守大畧一疏分布
區畫不翅聚米第添此十萬之精兵猝難應
手而見在八萬之疲卒殊可寒心戰則不足
守則有餘經臣不云乎管糧草者但去搬運
管兵馬者但去設防願充一總者冠帶領中
軍協守諸將守城且到臨時相機調度微乎
微乎變難預設機可先圖但求遼陽無損即

蹔歸併何嫌關以外將軍制之
計耳然而非多兵無以固遼非多發金錢無
以養兵是在
陛下急勅該部如議舉行者也
一急防禦廣寧廣寧遼陽唇齒也遼陽有警廣
寧亦可特角而兵衛單薄自顧不暇何暇顧
人總兵李光榮塘報不云乎窺伺令强虜見也
撥防不過數百此等光景何可令强虜見也
是在該部亟催援兵有應出關者于廣寧三

岔河等處各添設一萬或數千即以謀勇將
官統領庶要地不致空虛彼此亦可應援矣
一急備山海夫山海
神京之弟一門戶也唐之潼關宋之澶淵實相
埒焉一有失守京師豈得安枕臥哉新督臣已奉
文球不云乎此關外控遼內衛薊係兩鎮咽
喉三輔門戶近迫酋犯順于東群虜生心于
西與夫士馬之缺乏城廓之傾圮似此情狀
而以督臣隻身彈壓其間萬一有警是猶持
空拳以搏不格明矣合無于新募民兵有昌
平天津等處不能容者撥赴山海即推一兼
勇總兵日同督臣訓練簡閱之庶有濟乎至
于修城垣築敵臺以及一片石等處是又當
併爲料理以爲久病蓄艾之計者也
一急督催糧運師行糧從一刻不可匱乏航海
梯山兩舡原相接濟職昨差竣入都過津門
會餉臣李長庚言及海陸並運鑿鑿可行而
該地方官堅執不從專靠海運且有言遼中

人負米四斗以夾布袋盛之用印封識人不
息負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可運二百石人
米一升可給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
也獨不可倣其意行乎但求源源不絕自爾
軍興不匱是又應援遼陽之一大機括也凡
此數者外則責成督撫司道內則責成本兵
司農大小相維中外相繫如身使臂如臂使
指方稱同心庶可共濟再照遼左告急薊門
震驚該鎮總戎最屬切要新推劉渠猝不能

到且有言劄鎮重地須得威望素著戰陣曾
經爲諸虜酋款服者方可勝任僉以爲非大
同總兵王威不可向已公入政事以封貢未
成而止今貢事已完可無他慮獨不可藉爲
薊門鎖鑰乎至山海關人烟輻輳之地奸宄
出沒之鄉劄今奴酋慣用奸細合無將劉渠
改推此地以平昔捕盜之驍雄作今日常關
之虎豹方爲人地相稱庶于疆場有裨職曰
擊時艱博採輿論敢因途事併及之伏乞

勅下該部速爲議覆施行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部調紙上有兵出關無
兵目今奉
旨撥防鎮江聲援朝鮮無兎防援懇乞
嚴勅部催原調兵將併覆新添各兵固內援外以
保危遼事頃閱邸報見兵部覆遼東巡撫周
永春朝鮮貢道急宜添兵防守一疏奉
聖旨鎮江等處應添兵將着經畧熊廷弼酌量委
撥務使兵力强盛足爲朝鮮聲援其兵將未

到的都嚴催出關以備調用欽此職惟朝鮮
北關皆我藩蔽今東西旣通北關又陷僅二
朝鮮存亡相倚敢不悉心綢繆强我兵力壯
彼聲援日者所陳戰守大畧議于鎮江添兵
設將且先于九月間遣廢將胡國臣領召募
新兵二千九百餘人往鎮江王平領新兵一
千八百餘人往毅陽湯遇時領新兵一千一
百餘人往寬奠單畫忠領新兵二千一百餘
人往清河協同見任將官戴光裕韓宗功等
相機守援而職已會酌量委撥之早矣但前
項新兵皆南衛銀差僉派强逼而來民力不
能撥石手不能挽弓稍一勞之以力役束之
以軍法皆十百成群公然散去前者無兵可
遣不得已遣此張一虛聲以見我兵漸東而
實不能使之强盛足爲朝鮮聲援也乃兵部
所調援兵俱是紙上虛數十無二三到遼陽
者欲委撥無可委撥欲嚴催誰與嚴催職請
據見到各兵實數見撥各兵地方爲

皇上細陳之案查兵部陸續來咨大約謂自征剿失利挍臣報陣亡者四萬五千餘名見存四萬二千三百六十餘名續到川兵一萬五百三十二名撫臣召募兵一萬四千二百五十八名先調已發未出關湖廣兵約一千五百名職部續調兵一萬七千五百名內已出關兵二千七百名已發未出關兵七千六十名已發未出關四十餘名總計遼左見催未發兵七千七百四十餘名見在已到兵共七萬四千二百餘名遵者開原破陷必多損傷再議調近鎮素練之兵與選用見任及廢閑各有家丁將官前後通計薊宣眞保延大各省鎮及祁魯二家調兵一十萬一千六百五十名又議于大同延綏各募兵五千名宣府山西寧夏固原昌平各募兵二千名共募兵二萬名以足中府會議十二萬兵之數此係兵部六月三十日題過清數凡六月已前已到未到數目已經部查明白惟自七月起至十一月止細算各兵到遼者大同遊擊李尚義八百二十六員名保定千總米繼龍三百四十一員名河間把總程遇道三百員名山西把總劉興漢三百九十三員名以七月內到薊鎮坐營談尭德三百七十八員名延綏遊擊李茂先二千八員名以八月內到宣府守備郝鳴時一千員名薊鎮都司王豸一千五百九員名眞定百總明尚進二百名天津右營千總夏邦卿四百一員名保定忠順營千總戴其爵八百二員名眞定千總楊時英二百六十五員名山西守備郭世潘一千三員名井肅凉坤千總王崇信王益七百二員名山東遊擊別鎮二千名以九月內到大同坐營方承勛一千員名于十月內到宣府守備劉盡忠一千員名青州兵二千名以十一月內到以上總計一萬五千一百二十八員名內除山東標兵二千員名天津右營兵四百一員名青州兵一千員名暫留廣寧外實到遼者止得一萬一千七

百二十七員名爲各鎮發來原數而中間逃
故如延綏兵二千八員名一路逃故一百三
十八名之數則見到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七
員名未可揑爲實數也此外惟有援遼副將
鮑承先領開原道募兵二千一十六員名不
在咨調之內卽咨內撫臣招募一萬四千二
百五十八名兵部已作見在實數及查撫疏
半係薊司馮汝京巡道張銓等所招止得張
斌良領兵一千名到遼陽餘俱存操廣寧尚

費沙汰半係贊畫劉國縉所招內如卞爲鵬
等領兵三千三百四十一名楊于渭領兵一
千八百八十三名共兵五千二百二十四名除
汰去一千九百八十一名逃去二千三百餘
名止存九百餘名是咨中一萬四千二百餘
人而僅僅得二千人之用也此見到各兵之
寡新兵五千餘名恐有奸細夾襍既不敢使
貼防于城內又不能獨扎立于城外惟分撥
各邊堡設防而此外則總兵賀世賢領馬步
一萬一千餘人柴國柱領馬步一萬一千餘
人李懷信除將原分廣寧兵馬交付李光榮
掌管外止領馬步七千餘人各駐防虎皮駘
三堰石等處當賊來路頃報西虜五萬結聚

一隊爲遊兵如一堡有急則該隊群起併驅
以免別堡亂動應置兵六千餘人兩項應用
一萬三千餘人今止有南浙殘兵眞保殘兵
及續到兵山東水營殘兵八千餘人貼守尚
少三千餘名無處查撥城內每面應置馬兵
三千人爲遊騎今止有職標下丁標左殘
兵協營奇兵及新到大同宣府援兵五千餘
人分守尚少三千餘人無處查撥城外扎營
惟川兵一萬一千餘人內除九門每門撥去

一百五十名防守外止餘九千餘人分扎兩
營玄武營五千餘人自扎一營步兵新兵五千餘名恐有奸細夾襍既不敢使
貼防于城內又不能獨扎立于城外惟分撥
各邊堡設防而此外則總兵賀世賢領馬步
一萬一千餘人柴國柱領馬步一萬一千餘
人李懷信除將原分廣寧兵馬交付李光榮
掌管外止領馬步七千餘人各駐防虎皮駘
三堰石等處當賊來路頃報西虜五萬結聚

養善木昨又近至長寧堡邊外復令李懷信
移駐遼陽首山迤南賀世賢移駐遼陽迤北
以防西虜之深入東賊之乘虛此見撥各兵
之地方也
皇上試令兵部科道中外諸臣細筭見到兵數細
想見撥地方何處不必防守何兵尚可謄郊
應撥鎮江以爲朝鮮聲援則職卽撥去不敢
遠而如一人一騎不能撥也則兵部奈何誰
皇上以紙上虛數不亟守催而欲階職以他日失

悞之罪哉頃聞毛兵二千餘人將到及零星
出關者只敎補足城守前數卽海蓋道艘計
兵馬防守海州東昌三岔河一帶今亦無兵
可撥卽潘陽今冬如幸保全明春無有不守
之理亦不知將何兵將委撥卽今東賊四萬
騎二萬步入駐開原打庄家運糧器欲今三
總兵楊兵于汎懿之北以示驅逐或聲言于
皇上者也伏乞
嚴勑兵部將各省鎮原調兵將作速差官馬上分
催定限歲裡俱到遼陽但有違遲坐以領軍
官承調失期之律兵科仍查參該撫鎮道臣
毋得抗言誤事兵過山海關總督逐一選驗

人馬器械中用者由關不中用者阻回另補
免如前調虛糜糧餉其前所陳戰守大畧疏
內應增兵數速覆征調以備明年急用乃職
皇上在今日之遼東誰家封疆令日北京誰家
宮寢
皇上之封疆
宮寢也當事諸大臣身不在遼東無地方之責家
眷聞賊警皆迭回原籍事急大家伏
闕上一公疏了事聽不聽隨
皇上封疆失有經畧當罪而諸臣不與
宮寢危矣
皇上當禍而諸臣不與即被恭劾至極不過一養
病回籍而去耳以此兵部戶部身擔兵餉重
擔皆圖全軀保妻子莫有肯爲
皇上撫奴力爭上緊幹辦者何況各省鎮督撫諸
臣今日之事若非
嚴旨切責而一斷之以誤邊誤國之法如

天都程開祜仲秋父輯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監收海運事山東司案呈科抄出巡撫周永春題稱等因又該總督文球巡按陳王庭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送司看得海運一議起自昨夏成於春正以脚價等費較陸運省十之五六故決計行之匪直佐軍興抑以紓國困也乃登州道交卸之說山東海防道

陶副使曾創言之矣而部題覆容卸于金蓋二處止據該道稱海上之風濤不測到蓋之船隻頗遲隨地交收不過爲當日權宜計而彼中之便不便尚未及詳今據撫臣會題轉運遼陽從蓋登萊芝島者近而易從旅順三犴牛者遠而難就仍膠柱鼓瑟既航海又梯山欲省費而反冗費矣則運糧之交卸宜在蓋登不宜在旅順等處也甚明況省其力于旅順三犴牛以全州之全力并歸蓋州於此

周兵食遠圖一切肝衡餉事無不聚族而謀持籌而畫夫是亟海運以濟陸運之所難因酌陸運以調海運之所適其得之道臣閱歷者既至眞而參之獨見劑裁者又至確詢今日救遼第一良策第前此奉有

明旨若非

天語重申示以畫一恐奉行者不無異同要之擇便而行期符初議非謂暮四朝三也既經該司案呈前來相應題覆恭候

司案呈前來相應題覆恭候

命下容臣該部移咨總督經略督餉等衙門及遼
東巡撫責令海防海蓋兩道將天津登萊海
運糧船聽其量加脚價盡至蓋套交收一體
遵行無異至遼氛未靖運務方殷海防海蓋
兩道始而首倡是議今事而均任厥勞前庸後
效均之可紀卽膺不次之擢以示旌賢豈曰
破格但俟其成功另爲題錄不具論外其餘
運官或升或陞或犒或賞臣部蔵終一并查
議特行以彰朝廷優恤德意庶激勸在上鼓
而海運有禆遼疆有賴矣

○戶部右侍郎李長庚題爲經臣計兵已定愚臣
計餉難緩懇乞
聖明特賜裁允以重封疆事照得兵食相須計兵
必先計餉該臣日在永平從督臣處接得經
總漕咨查東征舊案浙江巡撫衙門僱助船
數十隻江南巡撫衙門僱助船數十隻今應
一併于撫臣處行取僱發以助淮船之所不
及也除所截漕糧外共山東一督應將六府

新舊餉銀盡行留用以爲糴本其密津永等
處聽本部發銀買之此議米之大略也至于
豆則仍照本年所派召買之數永平派召買
十萬石薊州召買五萬石密雲增召買三萬
石天津曾召買十萬石眞保近河地方共買
十萬石

爲六十萬石若豆不足則兼買蔴米其價即
留各州縣新餉不足者本部議發內山東派
數較多蓋緣海道最近日同督臣與薊永郎
中李乃蘭宋繼登及永平道袁應泰監軍道
高出寧前道王化貞往復計之皆以山東運
道爲便應以各處所省腳費加值以糴于山
東似亦無難登州道臣極力擔當招練有法
而諸臣又多東省人也知之頗眞僉言民運
召商于遼左增值收買無不競從而增買值
即于省運費中處之諸臣亦願同心協力任
其事此議豈之大約也若草束難運惟有採
打秋青及本地召買二策而已以上所派并
送戶科載入考成施行又總計銀三百五十
萬兩牛廳車價一百三十六萬餘兩米豆二
百餘萬石糴本在內運費倍之大約八百餘
萬兩矣當國家兩歲之入值此釜鬵計畫無
從萬不得已惟有地畝量議再行加派一策
可行除兵馬糧草經運頻苦之地及各省賦
重或經災傷者另爲酌議若有司得人每畝
毫釐民亦不覺其苦上歲有司亦有賢者自
爲設處若其不肖則加派之外又有火耗派

數不清重復混累有司因緣爲累是在撫按
司道明爲出示嚴爲查參重懲其一以警百
也至于廣開事例條議又如房殿中書光祿
國典一節閱臣已有專議又如房殿中書光祿
署官鴻臚序班人所樂納者容行吏部量許
添註增員而中書歷年加銜并許入貲則所
入甚多又如山東四十三年納粟生員應者
頗多若議定有志者聽考無志者准衣巾終
身川人尤願赴其所納舟車及糧豆草束者

准于天津登萊淮揚永平遼東各處上納量減銀二十兩納遼東者減三十兩宜廣其途者也又如閱臣稅契之議二欵尤當亟行至稅契多紳徵解一年之議優免除生員外縉在有田之家捐助尤臣子報公之義茲可不爲厥民倡耶又如科臣勳爵穀一半之議此見貯在倉文至即可動也鑄錢之議寧前道臣力止可行惟工匠銀兩當速發也又如各府州縣照大小派助之議行之已久尚未應

者無論居恒無事叨祿地方往來交際豈無可節省之費即如地方荒歉有司留心地方者皆多方設處以救饑民今以朝廷大事豈無一人應者益一處救荒官司行之專而今以天下之大行之緩也此皆諸臣所已言有臣部已復者但言者尚未盡行行者又未盡實合聽臣部將前後應行條欵列成書冊頒行送入戶科一併勒限考成求其必舉庶爲實濟今天下之勢瘠瘠矣臣斧書一字心骨若割事勢至此無可奈何權一不足遼左脫巾奴酋乘之大事去矣是在太小臣工念之以臣爲得已乎不得已乎儻諸臣協力調停共完公事臣即碎骨以謝天下生靈臣所甘也若如近者屢催造船于淮不爲報完遼餉陸運在關海運在岸未見接運而應增車牛各道并無一字及臣視臣爲附麗之官一旦倉卒始言令臣何術以爲神運之策儻有不繼則臣惟束身先歸命于廷以待斧鑕而悞

臣之罪小悞國之罪大臣願與諸臣認其罪也抑臣又有請焉遼左之餉不繼而致脫巾臣部之罪也然至于脫巾即薙粉臣部諸臣而禍則國家當之矣是臣部之罪也而非獨臣一部之憂也如舊例職掌分在各部者亦當分力均任而兵食二字尤宜計議相須同心區畫職歷任外藩見兵部缺官柴馬解官以單項錢糧每辭不肯解此項催之一省可得萬金而工部弓箭軍器二項臣在江西見

所造者尚三十九四十年之弓箭也臣在東
省見所造者尚四十三四年之軍器也已解
者未見銷批見年者原未成造曷若將已前
者順解將見年者收折亦何損于成數乎得
此二項濟之則所謂舟車之協濟無難也臣
本不宜越俎而談及此但見餉務日益各部
恊助無銀不得不并爲一言耳此皆遼左急
緊軍需時刻難緩
皇上立賜下部覆議上請勅入考成仍乞
天語叮嚀各省直督撫司道諸臣一體遵奉以拯
溺救焚之心行之庶少有濟焉

○刑部員外馮時行題爲解完軍器以慰
聖懷以補借支并獻奇車以速進勦以省兵餉事
職蒙兵部題奉
欽依差職督運軍器赴遼請領銀六千兩付職帶
往山海顧覓車騾接運職將所帶領銀于關計
進勦可也不然遼餉日費萬金只遲一月則
三十萬餉空廢矣矧廢又莫知所底止乎
皇上不以職言爲狂
勑下兵工二部令先造如式車五十輛職止用管
西虜五萬欲犯滹陽惟恐我兵未必能當職
爲遼事積思得奇車數式拙者可使之巧弱
者可使之強凡將可遣凡兵可用更可來往
不逃不亂以衛自衛可保不傷人一以車進
勦可期直衝萬處一月可復開鐵數月可平
奴酋各邊調兵可罷各省派餉可觸不過用
車五百輛兵一萬餉三十萬足矣但車用木
料牛皮及鐵木匠二千餘人乃能一月可完
儻或急難雜辦但率一萬人携三十萬餉以
助高麗爲名彼國木料頗饒且因糧于彼假
道于彼由混同江西入建州出其不意以順
太乙五福之先東北者不半月可下也夫人
情所怕者死有砲攻擊有車護衛膽自壯矣
但國家所難者餉儻三十萬可了此役亟圖
進勦可也不然遼餉日費萬金只遲一月則
三十萬餉空廢矣矧廢又莫知所底止乎
勑下兵工二部令先造如式車五十輛職止用管

軍千人即以營軍精銳萬人統一能將與職
比對彼此各不動火器職仍斂其鋒刃讓其
用箭如式其一可擊十則職車之奇始見而
奴酋之滅可在月中矣但職餉三十萬所用
不多惟遼之官軍冬春二季尚需五十萬非
內帑不能濟急
皇上又何惜一內帑且內帑職又可料其必能還
者昔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于虞
以伐虢及虞亾而璧馬仍取還晉臣不白掘

妄意奴酋一平則所取我清撫開鐵之利何
止三百萬悉爲我
皇上之外府一切豹參胡珠又世爲中國利而取
之不竭者是今日大發帑金異日倍還內府
試之車者職亦可保必補還內帑矣再計當
今所藉惟是將兵之人今特舉一二延日廢
將便謂了事乃承平日久互市多年人不習
戰有如一處被寇令計期救援其將能乎被寇
之不及勢若可追不使全歸其將能乎被寇
之處防禦得宜可保全勝其將能乎虜一回
兵使之設伏要截歸路務期成功其將能乎
四者不能尚何敢勦一驅進勦則兵不及虜
強刃不及虜利馬不及虜猛安能制勝萬全
顧成功無期而索餉日急使漢人驅市人百
萬聚之垓下有如韓信三月不能滅楚雖十
蕭何不能供當事者竟不叩其兵用幾何餉
用幾何進勦幾何時成功幾何時如醫人切
脉不云藥餌幾劑幾日可痊而雜試百方以

幸一中主肯服其藥乎職雖不才願以身効
之職由高麗入進經臣令諸將由遼陽分路
入進職一進勦但令諸將設奇得獲先勝未必非職一激之力也計今
經臣亦可撤兵以歸各邊使諸將奮勇密分
設奇得獲先勝未必非職一激之力也計今
冬嚴寒斷難進勦即明歲進兵舉朝不敢主
勦者亦必十人而九動輒以閣摳催楊鎬李
維翰令張承胤爲口實殊不審兵調而不能
徹餉盡而不能支當事者將何術以處也然

進勦有三要議請得孰數之以俟
聖明採擇焉夫三岔河橫亘遼廣之間南通大海
北接舊遼議者欲須重兵防守弟河東河西
屯堡星布八百里而舊遼距河西至河東僅
二百八十里自國家一棄舊遼令東之建酋
西之虎憨煖兎杪花俱得由三岔河內東西
馳攻蕞爾遼東遂分爲二令我遼瀋東西受
敵東失撫清北失開鐵西失十方寺等堡今
若恢復開鐵不復舊遼無論開鐵孤懸東西

諸虜勾連兩河阻隔急難相救應柰何不守
二百八十里而守八百里令虜騎橫驅如入
無人之境哉此可議一也虎酋部落最衆因
建酋猖獗竟肆挾賞舊年挾四萬今年挾三
萬賞出于挾邊將可謂無人而議者猶謂挑
攻建酋是前門驅虎後門進狼也況未必能
滅未必肯滅而徒借奴以挾我乎不然奴酋
之富十倍虎酋彼固欣羨久矣豈有金白爲
其姻親宰賽爲其部落滅者滅擒者擒不聞

聖明垂察則遼民幸甚

○豐城侯李承祚題爲目擊時艱敬陳膚見懇乞
聖明採擇施一事酌自請假在南聞奴警報切見
人心洶洶凡爲
國家計者多懷杞人之憂爲身家計者恐有徵
賦之惜眞是促促靡遑剝體及膚爵入都來

隨有一疏上干
天聽乃爵到都之後仰見
廟堂暇豫草野雍熙一片太平景象若外備不
虞者將以昔日所陳實爲迂計今在都月
餘備知言兵無兵言餉無餉當事即刋弗予
列職斯者空虛則爵前日之憂又非迂況今
邊報日急邊餉日窮猶然以泄泄睿睿爲之
當大事急則憂辜其尚綏而喜其非所望于
聖明之世也除鴻猷明論廟堂所準爵不敢瞽惟

是一二膚見有不能自已者敢信心直陳惟
皇上垂察焉
一曰敬事天以迓眷命爵因至南郊陪祀競競
敬天祇事何敢少渝獨是咫尺
天顏一念而當攝代之人似未得盡展以爵一人
之心如此則諸人之心可知以人心如此則
天心可知蓋從來郊祀未嘗不親惟
文皇帝北征監國恭代特令宗伯報成行在隆重
若此今每歲望爲故常徒遣臣下恐非所以

格天心也
肅皇帝晚歲雖疎朝御而玄宮醮事尤與天通且
屢見大臣則簡在之心帝所必鑒今卿輔寥
寥諸曹星落爵思以爲
皇上一舉筆間便有昭格今日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相地利以興屯田夫兵農合一古今大利
昔之屯田莫過於趙營平諸葛武侯武侯故
出攻中原是以戰爲守而屯田五丈原又以
守爲戰至若營平禦虜專事屯田當時未有

不以爲迂遠者而營平自許則曰期月可決
而今歲留屯明年振旅成功神速若取諸奇
兵家妙用莫過于此目今興屯首務在邊而
方當夷奴狂寇人心多懼則從內及外實爲
良策碩畫也必須築堡又慮乏財合無募天
下義民有能築堡開田不惜授以官職則內
安外攘根本自培今日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收人心以固國本自古天下有事必有奮
發思用之人上不能用遂散之四方竟成擾

優爵在江南自奴警以後頗見意氣自喜之士願從軍旅士效涕泣及聞訓練防禦裹糧是從樂趨奔命者不可勝紀逮爵歸途遇見諸人嗒然羣歸詢之皆云工師之梓材未知何在匠人之小斲竟將安施故半途廢耳夫此輩既知爲國亦知有家不赴有司之招願爲尚義之旅及今不收實爲可惜合無特遣一臣出外招致議餉議兵尚可悉集且當今議論知起廢將有家丁之用不知起廢臣所得更多儻于林壑諸賢逐一推用

明旨勑之凡願從報効者聽其奏帶材略素知者聽其薦舉則裨益國家更不可量今日所當亟行者也

一曰鼓義氣以來輸助昔人有云有財出財有力出力則虜不足平今帑藏空虛持籌無計勸民輸助實爲上策然人心不同有富而吝財者有貧而好義者當不論貧富不論多寡盡鼓樂從方克有濟然非利無以得人之效

一年關中應用不乏故能展其技能且今以遼東逼迫至此諸請者心盡血乾而廟堂怵然不爲設處不爲援應無膏之火其吠能幾今後合無悉天下歲計論之先急軍興

後及別用庶爲得策爵又見先臣嚴清撫蜀
時以陝西餉急遂建議以爲蜀餉輸京道遠
不便割蜀課二十萬金輸陝至今賴之此其
苦心妙畫所當以各省郡縣附近遼東者內
除邊國課轉解遼東內除邊餉則既省以入
京出京之費又省差遣驛遞之煩今日所當
亟行者也以上諸款爵實至愚庸不知忌諱
倘有一得敢自謂勠義之獻儻蒙
皇上採擇見之施行天下幸甚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餉務千難萬難餉
臣千苦萬苦仰祈
聖明亟檢餉臣屢疏立刻施發併
勅計臣及遼左諸道臣協力同心以共襄餉務共
保危遼事日者經臣議兵十八萬議餉可八
百萬蓋一年而抵征倭八年之費夫金錢既
措辦不敷糧草復梯航未易本折并詘陸海
俱難詳在餉臣屢疏中所賴圖難于易恃有
皇上之一請即會計臣之一叩即鳴遼左諸道臣

之一呼即應而事猶可支撐如意也柰何餉
臣上不得于
明主受事以來不知疏凡幾奏什九留中
皇上豈以今日之役有經臣督兵遂可無餉臣督
餉耶不知經臣但能調度軍馬而不能以饑
兵羸馬爲戰征餉臣能奉天子命料理轉輸
而不能以一無把着但張空拳爲轉輸
皇上若重餉臣正所以重經臣今以經臣計乃不
爲餉臣計而餉臣苦矣餉臣中不得于本部
益本部事自計臣爲政若兵餉一節計臣居
中餉臣居外其實二人一體者也餉臣有所
請乞計臣須一力肩承毋掣其肘即如餉臣
屢疏不下本部誼切同舟或宜爲頻催屢請
或宜爲題知徑行或宜爲據揭蚤覆頃閱報
知爲覆九款一疏而餘疏尚多未覆餉臣雖
舌敝頼禿若罔聞知而餉臣苦矣餉臣又下
不得于地方諸臣遼左之糧陸運在關海運
在岸雖百十行文不爲接連即所需牛車惟

海蓋道僅一申詳其餘各道并無一字相及
而突然責數至幾千幾萬似此遲悞將餉臣
任咎耶抑各道任咎耶況置買車牛寧前道
止議用銀七千九十兩而三道議銀乃至一
百三十六萬兩何參差懸絕至是此不貲之
費豈倉卒能辦耶而餉臣孑然一身耳臣曾擬添巡
皇上宜檢餉臣屢疏盡下該部即該部亦須查屢
疏應請
旨者請

旨應題知者題知應徑行者徑行毋得蹙縮須史
至妨運事大抵疏中論陸運則催督騾車甚
急謂其費比牛車稍省而迅速倍之既經分
派各府但恐緩不及事若得先借大工騾車
又令近京之地速委司官多方僱募叅濟彼
中之急而各處牛騾立限考成庶亦陸續可
到矣論海運則造僱淮船最急今日海運自
是登萊一運居多而濟登萊之窮無如復遮
洋舊總從淮安運發若遮洋既開須得一精

敏部臣爲之專督而與淮徐淮楊各道府斟
酌行事又立考成限以造船若干募船若干
開春早至津門乃爲有濟聞閱臣曾對餉臣
舉來斯行其人者委之專督諒自不差若前
此部覆止用縣丞一員官卑擔重臣殆不知
其可也嗟乎餉臣孑然一身耳臣曾擬添巡
餉御史令主糾彈今部已覆矣若其承行屬
吏定須添設郎中二員項既覆閱臣疏欲以
新派及別項所入者併解餉臣則不惟郎中
應設而庫官庫吏亦應設蓋漕運四百萬石
文武備官遼餉二百萬石數半于漕而僅一
大臣督之眞爲未妥且時而津門時而關外
前者餉臣欲用一相隨中軍而亦不可得昨
日單騎出關併無一兵一馬尾其後成何體
統至經臣出關以兵餉催車銀
兩不可發一二十萬遣官送往乎雖然餉臣
亦未得久于遼也遼左艱難光景須餉臣目
擊方爲緊切擾運處置事宜須餉臣與經督

撫閱諸臣面議方爲停妥前日之出自不可
少若今日以後牛騾船隻多關內事無預關
外卽如運船遭風泊停各島非餉臣誰與督
催浙兵四千五百餘名又將到津門矣日用
米薪安插得所非餉臣誰與早備伏祈
明旨敕趨餉臣遼中擬議既定星速入關嗣後餉
臣似宜卽便與本部不時商確而遇出巡之
日天津永平任其所之不得拘拘久駐一處
庶幾運事無妨耳而至于折色輸將太倉若

帰加派一議已經上開他有懷隆道之節省
銀臣言之不報卽舊宣撫請爲製備衣甲不
報計原銀尚在數雖無多該部不可立取爲
僱募之用耶流閒灤漢二營原有保河民兵
三千把守信地故事保河二郡解發軍糧該
每月六千兩爲給軍糧因民兵往復不便在
萬曆六年總兵戚繼光另行本地召募軍糧
之解數如初而給數減半每年約該剩銀三
萬六千兩歷四十餘年不審開銷何項此雖

風聞未的獨不可一撥行查耶又聞南直八
府國初養馬人戶田不徵稅丁不編徭至于
牧馬草場息馬房廠額設地共六十萬頃在
南太僕舊誌可攷也弘治問有奏稱南馬矮
小不堪征戰遂罷養馬戶而場廠地已令民
間私墾矣自萬曆二十一年以前南戶兵尚
書及南冏卿先後題稱馬戶丁田應照民間
起科場廠田土經典鬻者應請清查上價入
官疏報可未經覆奏事竟中格不行若每畝
止價一兩以六十萬頃計之可得六千萬兩
而三等起科又歲額可增五六萬事雖年遠
然獨不可細加考究耶處無可奈何之時勢
爲萬不得已之摻括臣因議運餉而及措餉
者如此至于運餉有言牛騾不及若就近地
方馬亦可用有言軍人排列口袋傳送更爲
最速又在各當事之採擇而祈
○直隸巡按毛一鷺題爲朝政節省廢弛人情段
段否隔懇乞

聖明大奮
乾斷立賜疏濬以圖
宗社之安以救危亾之勢事職嘗歷覽古今興亾
之故得失之林未有不以整飭治以廢弛亂
者未有不以疏通安以否隔危者蓋天下猶
人一身然手足頭目無一處可不運動脉絡
精血無一處可不流貫故有一廢棄即痰痺
不仁有一間隔即結轖欲死而況百體盡皆
廢棄周身盡成結轖此直奄奄待盡不但偏

鶻望而走也今日景象何以異此職每念及
不覺痛哭流涕而心膽俱裂也職觀自奴酋
發難以來糜無數之金錢殺無辜之赤子今
且竭天下全力以救一遼而未見有必勝之
形亦未見有不敗之局近閱經臣先後疏揭
彼中徒有紙上之兵幾無十日之劒矣誰司
國柄而漫忽至此良可嘆也且聞東西夷虜
合謀蠢動而日暈之變適與期會是天且明
以背叛之象顯懸于上矣職思今日大勢不

徒在兵餉不足而在人心欲離士氣不振人
心離故雖束以法而常有獸驚鳥舉之思士
氣衰故雖未見敵而常有風鶴皆兵之畏轉
吟春和氷泮強虜江于外將士叛于內則遼
陽必不能守遮陽破則廣寧望風而潰廣寧
潰則山海震搖而京師隨之岌岌乎將有傾
巢覆卵之禍此乾坤何等時也
謙楊一清其人付以國事尚恐莫支大廈之
顛乃職自入都以來惟見
廟堂之上杳然如無一人寂然如無一事請發
內帑則有借事生嗔而叩閽反以拂違思譴
六曹重地半屬塵封政本揆席久嗟覆餗吏
部者百官之總而亦數見留難總憲者紀綱
之首而亦置如冷局
溫旨慰留徒成頑鈍之譏剳印弗予常虀積薪之
嘆是無用舍也死事可憫莫憐野火之青國
耻未除尚綴藁街之典是無刑賞也以至直

臣久嬰悲賜環之無期老臣物故憐帷蓋之
尚缺框臣進退皆非既卸職而復令之供職
詞臣慷慨足任業受事而若令之繳事總之
事事蒙蔽幾同于秦二世但以聲聞事事寢
閣更甚于司馬門三日不報株守黃白翠韭
之輩徒設倒用日夜長樂之鐘書傳
皇上似欲外大臣而自爲君于是大臣百官
亦若外

皇上國事而自爲意古稱同寅協恭今則輔臣與
各部大臣隔矣各部大臣復與各部大臣隔
矣各部與各司無不隔矣似各效職掌實各
界藩籬似互相質證實互相推諉如一身中
上下決裂五官百體血脉各斷夫以時勢倉
卒如此朝政廢弛如此人情否隔如此譬猶
不繫之漏舟在驚濤怒浪之中主人惟酣寢
不動把舵者縮頭袖手聽持篙者欲東則東
欲西則西南北渺無定泊載胥及
溺不亾何待職閒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凡在

同舟安危存亾無不與共職願輔臣目下與
朝中各部大臣亟商救焚拯溺之策共效祓
髮纓冠之誼以全付精神用之納牖遇巷凡
應行之事應用之人必期得請後已務期轉
敗爲功職又願各部大臣堅起精神各各料
理各各照應目前如吏部議用人戶部議餉
兵部議兵工部議器械等事總如一脉相貫
此呼彼應彼窮此通事宜創起勿以沿襲爲
觀望事可徑行勿以請覆爲延推苟要言可
採勿以輕微棄置弁髦儻屓言無當勿因津
要妄生搖惑必期同舟共濟庶保金甌無虞
益自古開暇之時可惜往而倉皇中之開暇尤
爲可惜往者既以泄泄錯過來者恐復踌踌
無餘有如上下交諉彼此相卸
皇上既睿盲財貨以醉夢消臼日大臣復株守功
名以支吾了套局情事必愈弛愈隔國勢必
漸削漸弱直至新亭洒淚楚囚對泣彼時
皇上何以上對

祖宗何以下貽孫子輔臣與各部大臣何以贖誤
國之罪于目前何以逃斧鉞之誅于後世哉
此愚臣所以心悸魂搖不能自已者也且
皇上既鄙貨利職卽以貨利解之試思此大內積
鍰必不從天降地湧而來則社稷江山豈容
輕于一擲必不能與宦官宮妾共守則六軍
萬民豈容置之度外輔臣與大臣既重功名
職亦卽以功名解之試思此奕世高爵厚祿
必非國破家亡之餘可保則頂踵髮膚豈宜
自愛且從書契以來曾有三十年不臨蒞之
朝常否曾有上不對越天神下不訓廸子孫
之至尊否曾有強敵壓境而舉朝悠悠忽忽
依然不痛不癢之世界否蓋旣開千古未有
之局便應召千古未有之變職以爲今日戎
馬生郊喪師失地非不幸也伏乞
皇上乘此國難多殷翻然改悟復臨御之常下罪
己之詔仍面諭大臣百官各興矢心戮力期
于共濟時艱更

嚴勅戶兵二部速圖兵餉急着盡起廢弛之習立
通否隔之形庶泰交旣合人心可收羣力畢
奮士氣可振奴酋雖強烏得悍跳梁會須傳首闕
下是在
聖心之一轉與當事大臣之一相照而已
○遼東巡撫周永春咨爲防海無兵餉道可虞懇
乞酌添偵防議加協守以保海運事據整飭
金復海蓋兵備副使康應乾呈稱照得奴酋
煽亂遼左垂亾徵調援兵一切糧餉全資海

運頃金蓋之間陸輓不及儲糈山積奴賊窘
遣奸細遍行窺探凡我虛實情形無不周知
矣旣知吾輜重在彼儻徑由寬甸黃骨島入
犯斷我饟道各處無兵誰爲防守今海州參
將員缺本道已具文通詳似應速行題補使
之駐防于三河昌勝之間仍以金復參將沈
大坊于金復沿海設防其寬甸鎭江等處尤
當添設兵馬謹嚴烽堠庶數十萬海運之儲
不爲盜資矣再照金復海蓋舊稱爲遼東順

裡兵馬原自單弱且于遼瀋各處設防近奉
文編兵凡成丁者盡驅北伐兼以輓運之苦
逃亾接踵四衛幾空堧金州訛傳虜警致登
山航海而逃者不可勝數人心震潰如此安
望其效死勿去哉自非設添副將一員提重
兵而守之恐無以重海防一事權也隨行金
州海防廳即便查議要見添設總兵一員應
添水兵若干千某處調發應造戰船若干作
何如製造原設參將應否議裁查議明妥作

速呈詳本道以憑轉詳去後今據同知黃宗
周呈稱俵蒙行據旅順南營把總孔有略呈
稱查得萬曆二十六年奉軍門萬提督周題
請旅順設立遊擊招募沙船一百隻每船用
兵二十五名共二千五百名天津運糧至朝
鮮彌串堡交卸倭平復回登州設立遊擊挑
選沙船四十隻唬船八隻划船四隻中軍一
員千總一員把總四員旗鼓二員共用兵一
千四百八十八員名防守旅順緣由到職據

此惟照旅順添設協守誠保防海運之急圖
也茆查往日征倭之例曾設遊擊一員中軍
千把總數員所用水兵二千五百餘名沙船
一百隻唬船不等後東事告寧水兵漸減至
一千四百餘名今議設副總兵一員一以嚴
設防海一以保全海運非得水兵數千曷以
資彈壓乎查得沙船一隻用水兵二十五名
大約用一百隻以爲裝運設防之資共用水
兵二千五百名唬船一百名以爲哨探練兵
之具共用水兵一千五百名共計所用之兵
約得四千名或招募于本地或招募于登萊
其製造船隻本地原乏木植油灰匠人向日
兵船每于淮安修造當差的當官員移文淮
安製造其水兵錢糧初領于山東北直隸後
因支領不便改領于廣寧左庫及查旅順原
無設立參將南營水兵則在金州守備兼攝
之參將原駐防復州今調防海州三岔河其
應否議裁非卑職所敢專也緣由詳報到道

據此該本道看得金州旅順口左接夷地烏
龍等江片帆可渡右連山東登萊等處一葦
可航矧今糧艘雲屯夷情叵測非得重兵提
防亦何恃而不恐乎則協守不得不議添設
船隻水兵不得不議修置召募蓋事勢至此
萬難言節省矣其金復叅將仍應駐防復州
以爲金蓋聲援既經海防廳查議前來擬合
呈請伏乞照詳施行等因到職該本職于九
月具題內有云合于金復之間另添道臣一
員副總兵一員督水兵萬餘駐防海口外衛
金復內護登萊職查得遼陽水兵見有二千
七百八十八員名可以移駐黃骨島再于浙
直等處調足萬人而天津營原有沙唬戰船
七十七隻劃船三隻由水路順風二日可到
今援遼千總葉春情愿赴取所屬船隻并火
器一應戰具相應准從俟防守有功破格優
擢今添設道臣已經吏部將叅政薛國用題
補訖其添設副總兵一員併調水兵等項盼
望日久未見貴部題覆事干防護海運難以
延緩萬一奴酋由寬甸突犯金復無論數十
萬儲糈悉爲盜資即登萊之間亦岌岌乎不
可保矣爲此合咨貴部煩爲查照本職先題
事理即刻具覆至于廣寧添兵二萬三岔河
海州各添兵一萬以麻承恩劉孔胤領之並
爲急着更難延緩須更項經略移書調總兵
李光榮赴遼陽將李懷信原領一半兵馬交
付李光榮專防西虜今查得關外寧前一帶
至廣寧之杏山西寧沙嶺等處迤北至遼瀋
懿汎開鐵之間總爲西虜各營臨境住牧之
地延袤二千餘里在在蠢動處處當防李光
榮將河西兵馬盡帶河東猶不足分派防守
而河西爲之一空矣前議共添兵馬四萬除
天津山東步兵共三千四百名見在廣寧外
其餘或于援兵出關者應留鎮兵馬即希
貴部題明以便留防或于前調之外速爲議
調請勿置之度外仰後來噬臍無及也須至

咨者

○福建道監察御史彭鰓化題爲遼陽指日將危舉朝排闥無路伏乞廟堂處分早定急救三韓以維國祚事自遼被夷患以來失事大與往時不同而失地且自今日爲始遼鎮孤懸岌岌有纍卵之危矣乃地土失而又失天心轉而不轉奴酋日爲有心之羨而國中晏若無事之時自寬自解若以奴不再來者不知奴暫不來慮西虜耳非畏我也亦非畏寒也今夷虜合謀夷以六萬

壓境而虜攻廣寧矣且約夷得地方虜得財物矣遼陽存亡在此一舉雖經略與撫臣得人極力持撐可保無事而將領兵餉皆不凑手疾呼緩應揖讓救火前有謂經略云若不帶兵隨去一出關卽無人照管今果然矣儻遼陽一塊土不保不有直窺黃棄乎職俟命多年憂時有日事急不能緩言職聞前若無兵仍烏有也樞臣雖調撥有數亦當馬上速催關前查點未可如紙上發兵也昔抗旌犯順者恨不爲勤王之師是亂臣亦知勤王之爲忠也史思明未平衛州婦人侯四娘等三人刺血謁于軍前願入義營討賊爲人臣子而不急赴國難豈不爲侯四娘所羞乎說者謂宣府倪儡未見追處土知州田萬年等未見嚴懲故人皆效尤耳今奉旨嚴催兵部宜速查撥兵不堪及逗遛不進者指名參處既誤不宜再誤也乃兵不肯出關亦自有說撥兵從來未殺一夷未勝一陣羊投虎口生赴死地何所恃而不恐今先論其膽氣如守寧陸者每嗽一聲卽鴈數行飛去兵氣不揚而膽氣何以練之雖以忠義鼓舞亦必將勇則膽壯食足則氣強此自然之勢也今之大將自賀世賢李光榮李懷信而外不多見矣求其如劉綎者未有矣張巡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之將俄有南霽雲今海內豈兵近不苦無兵而苦無餉乃續經略疏而知

無英雄豪傑當詢訪而築臺拜之以爲三軍
司命可耳如河南領兵守備越效忠有古干
金酬士一劒荅恩之風約束毛兵秋毫無犯
此眞將材可以參遊充練兵之選者也今之
餉更不足矣餉臣採諸條議臚列
上請生財大節目已無遺策至于運餉以騾車濟
牛車以人運濟車運俱是應變急着奉
旨作速議覆惟當着實舉行耳內有司捐助一款
聞晉撫急公業奉行此當速解以爲各省倡

歸德鄉紳共約助餉海內聞風必皆繼起益
至尊方憂社稷臣子分義當然乃
皇上自保金甌反吝金花不肯暫借乎昔大觀東
有入無出後安在哉今內既不出庫外仍欲
入甚且助餉之銀亦留不發若視內一天下
而外又一天下也不知財聚必散且不善散
中夏漁潰雖方尺之錢其何有救黃巢犯闕
人爭攘寶內庫燒爲錦繡灰爲與其爲敵資

聖明之不悟也散財之外用人尤急今老臣盡瘁
祖宗地土輕送與奴酋乎即愚者知其非計何
而死漠然無聞君臣之情可謂薄矣且枚卜
不下冢卿未推大僚之缺甚多署印之疏不
發以致薊撫無人潼差無日而考選散館候
命諸臣一次不蒙俞用七年猶未完局惟警
報至用丁人三人城池失下一命二命用人
少而失地多矣安有許多土地易人材耶宋
時邪正混雜猶布滿在位今半且不能無問
滿矣金兵入見鑄鼎之象嘆曰宋之君臣用

舍如此烏得久存此時士大夫失職甚矣能
不北亂乎德宗十年之間凡以徵遣逐者不
復叙用後召陽城陸贄皆未及至今海内棄
廢仁賢二十餘年不肯賜環河清難俟大半
惆謝鋼人盛世良爲可惜頃罪弁已許贖用
直臣尚在繫室宜赦之扞猛之内還列烏府
之班益平居有犯顔敢諫之臣臨難方有伏
節死義之士異日尊賢敬士之報未必不在
此着也總之用人行政增兵添餉議者多矣
而任者少謀者多矣而斷者少任與斷大臣
責也朱穆曰大臣共轡而馳同舟而濟覆車
傾舟患實共之若不力支傾厦無論風林必
無寧翼儻至神州陸沉誰之罪乎乃親臣亦
當任其責矣戚畹勛舊同國休戚或輸家資
或進忠言不但公爲社稷亦且私保身家也
若近侍不得辭其責矣
皇上雖惡聞敗北未常不注意邊衷若蔽主耳目
使不聰明宋時虜至内臣不達民兵憤怒殺

死内侍數人念及于此豈不寒心葢今日之
害全在壅蔽延綏恐天下事終誤在此四字
矣而其改尤在
皇上職請以三事進一曰速充國屯田之疏七日
報可圖大事動經年人患其遲曰一日萬幾
那得速正惟萬幾故當速耳遲速之間興替
之關也一曰實崇寧宣和之詔宣之通衢而
人不聽拯之墻壁而人不視以其文其而無
實也今奴酋殺戮甚慘
諭旨非不曰朕心憫惻朕心痛恨而未見真惻真
恨也
聖躬萬福托病非真
聖諭累篇虛套近戲天子無戲言以言戲是以國
戲也一曰斷宋雖議多功少其君亦時出獨
斷葛敏敗于定川事聞帝按圖觀之曰若仲
淹出援吾無憂矣已而果然何斷也今責樞
臣之卸肩似斷矣即已委署而又令供職是
不斷也至于賞罰尤當嚴明今既無功可賞

止有死事劉綎等當速加恩恤耳若罰則李
如栢如楨大壞遼事者當正法與失陷城池
無異金錢十萬貫雖可通神而死者數萬人
可憐冤鬼誅其兄弟猶不足以謝遼人也徼
宗時遼蕭嗣先伐女直大敗止于免官諸軍
相謂曰戰則有勞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
故士無鬬志遇敵輒潰皆賞罰不明致之也
可不鑒此前車乎職草野不識忌諱惟
聖明採擇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嚴催造催淮船以便海
運事山東司案呈督餉侍郎李長庚題稱云
等因到部看得遼兵非一日之局遼餉亦
非一日之需必海運與陸運相輔而行乃克
有濟顧應運淮船或催或造以五百隻爲率
一切催造銀兩業經移咨工部該部許借蕪
湖誰非船料催與造何難之有祇緣人多推
諉之念無共濟之心而文未設風憲之臣以
經紀其役則法不必行官不必儆而事情或
至參差時勢至此安得固循仍前除借工部

若干竟無一報只報所催沙船僅七千餘隻
轉眼臨春直兩旬餘耳萬一備載不能如數
將海運百萬糗糈能飛度波濤而遼東十餘
萬饑卒能坐待歲月乎臣子詛切同舟豈宜
秦越相視急者自急緩者自緩等舟楫之修
製難若縷塵任文移之往來急如度影誰非
王事而顧泄泄則誰司督造之過也始而
命旨既不能早得之
皇上繼而費資又不能速得之工部以致人心玩

惕事體觖延現今時迫徒以焦勞貼餉臣而
臣部無能爲也則臣部亦與有責也夫天下
事患不圖耳不患圖之勿就以天下事任天
下人患不策耳不患策之靡前試觀徐揚間
上下咿嚘誰非船隻大林蔽江而下泊淮居
多誰非船料催與造何難之有祇緣人多推
諉之念無共濟之心而文未設風憲之臣以
經紀其役則法不必行官不必儆而事情或
至參差時勢至此安得固循仍前除借工部

蕪稅淮庫等項起存錢糧及疏理鹽法道鹺
餘銀兩爲催造船費聽淮司開報餉臣稽查
外其所造淮船并所催沙船或不足五百之
數或明春正月終二月初不至津門有悞軍
事則差官及徐揚各經管道府諸臣一併住
俸督催甚者且以不職論儻稽核不嚴則奉
行者易怠如餉臣所云考成之法斷不可少
也其料理運務頭緒多端須有奉差司屬分
任厥勞而餉臣第借箸以總其成不則運糧

二百萬豈一手一足之力能左右畫而束西
適乎寧直勢必不給且亦非體如餉臣所云
于山東司添註司官二員聽其差遣者斷不
可少也其督餉計有部臣又設一御史豈因
備員葢御史冠執法冠得以白簡從事能令
遠通震肅而不敢違前餉臣曾列款以請已
經部覆矣此而復爲申懇無非藉其風力以
資振刷所裨不止海運之左提右挈
共襄有成者斷非御史不可也至各處道臣

勅都察院速選御史一員註差督餉與餉臣同事
督催一切經營有司及押運官員分別殿最
而舉劾之庶羣工爭奮而海運無悞矣
○山東道監察御史薛敷政題爲遼東敗壞難支
廟算顛迷失當謹據實直陳以仰祈

勅史部即速添設山東司主事二員以備餉臣差
委併

聖鑒事職竊觀經臣閱臣餉臣及督撫臣各疏備
述彼內外情形兵疲弱不任驅驅餉窘匱不
供時日甚欲撤回三師軍馬就食于遼而車
牛船隻苦無措辦令人心膽俱裂嗟嗟我
祖宗櫛風沐雨締造之天下何輕爲棄擲若此大
抵今日事勢兵與餉並急而餉尤急蓋宇內
驍雄猛悍之夫非乏重賞之下誰不樂于應
者故有餉則征調可召募可環而守可鼓而
戰可聯屬國以壯聲靈可廣間諜而以夷攻
是餉之盈縮遼左存亡係之遼左存亡社稷
安危係之非可漫視而緩圖也今主計者勞
神焦思獻議者罄產窮毛夫既不遺餘力頓
或零星涓滴或待水西江求其取數多而見
效速畢竟請帑一節耳然外庭視
皇上至富
皇上自視至貧外庭謂
皇上朽蠹可捐
皇上若錙銖可惜外庭謂
皇上散不妨復聚
皇上慮一出不可復收則請帑難矣帑不得請而
遼歲費金錢八百餘萬總其事者非戶部尚
書李汝華乎揆括加派等項頭緒百千莫可
究詰則主計又難矣藉汝華專心并力猶恐
耳目易蝕伎倆易窮無以充府庫之藏無以
果軍士之腹忽而別爲稟擬以理財者掣銓

政豈餉不難足乎豈司農不難兼攝乎則特
命督餉大臣何爲議添督餉御史又何爲汝
華能左右畫而東西適則可能一身坐戶部
堂一身坐吏部堂則可如其不能誤軍國大
事何輔臣不念及此耶不念及是置國家于
度外也念及而稟擬依違是徒狗體面徒狗
格套不顧國家之危殆也兒舉朝嗷嗷雖不
敢必于發帑尚不無幾倖于發帑為是亦未
皇上天稟聰明幽遐洞矚縱不以請帑為是亦

必盡以請帑爲非一旦主計之臣移之他署
得無疑恠益甚瓊林大盈之緘益堅吝將安
諉矣又況經閱諸臣卧薪嘗膽于邊閔將士
數十萬輩枕戈披甲于草野羽書狎至所徵
惠司農者何如所責備司農者何如可令一
息不持籌握算一息不營精于多寡斂散間
哉遠聽之人且謂上實不恤我而奪我主計
者厌守死之志叢脫巾之呼階厲非淺胡不
凜凜也乃輔臣方從哲之自爲計抑又難矣

夫從哲柄政七年于茲今乾坤何等時乎奴
酋按兵棲塞荷幸旦夕無恙轉盼春來狂焰
愈逞如開原鐵嶺覆轍何以禦之設全遼不
保漸入漸迫震驚我
陵寢搖撼我都城何以解之斯時而欣獻四顧相
對沾襟百死曷贖爲職爲輔臣計宜日日入
閣日日與
皇上懇言禍福日日見大小臣工共商匡扶機略
期得勝算而後已倘曰九閽萬里
天聽誠高吾無可柰何
皇上業靜拜深宮輔臣復偃卧私室浼夷虜縱橫
直擣聽
廟社論喪丘墟試思高爵厚祿誰爲享者壤削主
辱誰爲釀者至揆席空虛得一人可收一人
之用前所推七員趙煥故矣李鉉長往矣
皇上且嗇于黜而遲于下卽下亦復寥寥就是人
情恊從賢于蒙卜公論共惜克濟艱難獨不
可再推一二以備任使以息紛嘗乎此相臣

救時最急之務汲引同升之公何泄泄不爲
也職故因兵餉并及之伏乞
皇上念無食則無兵無兵則無國慨發帑金助餉
速簡任冢宰不令分計臣心力庶遼事有賴
而疆宇生靈可維于勿替矣
遼東經略熊廷弼咨爲急發援遼兵馬併祈嚴
責各鎮挑選精銳以足額數以濟實用以保
危遼事准總督軍門文書稱近見各兵有抵
京者俱以天寒暫駐爲請兵部亦以分派地

方爲咨及查各兵中亦有援遼額數者恐此時暫留將來遣之更難又稱選兵一節如已抵関發回更換亦稽時日不如彼處愼挑爲便俱解至遼陽或山海交割即以兵之強弱馬之壯瘦盔甲器械之堅利與否以爲各官殿最各官不得不殫厥心不然督撫未必肯挑選精銳督撫即然而道鎮未必然道鎮即然而將領未必然終成一番話柄等因准此看得今日遼東殘破已極兵馬喪亡已盡自三路覆沒之後陸續撥兵到遼陽者從三月川兵算起至今日雖三萬有餘僅抵中間開鐵失亡及召募之虛數名雖添兵實未添兵以致鎮江討兵聲援朝鮮而無兵可遣蓋道討兵防護糧草而無兵可遣寬鬚清河討兵拒賊捨犯南衛而無兵可遣總兵李懷信原領兵印交還河西討兵補數防賊來路而亦無兵可遣日望撥兵出関眼穿流血乃今各兵抵京者貴部皆徇天寒暫住之請咨泒関內地方不行催發是留兵不遣棄遼不救者在貴部不在各省鎮也且貴部征調各處兵馬咨疏輒云甚廢將領家丁一千甚處調見兵有幾千甚處召新兵共幾萬只以紙上虛數上欺朝廷下哄本部院何曾見有兵到及間有到京者又徇情留泒內地不行發遣其不到者又不見差官馬上守催各省鎮疏留疏減者又不肯明白出疏與之爭執已誤遼東失陷半個到此萬分危急不可救此地位若復仍前虛套相籠再失陷此半個遼東以致禍逼京師本部院不敢獨當此罪請先罷斥聽貴部自來經略爲此合咨貴部煩照咨備事理一面將援遼兵馬見在関內者嚴傲過遼不得徇情故留不遣一面具題嚴責各鎮督撫鎮道將應發援遼人馬不堪者至山海関聽總督軍門挑選發換外經管各官仍如總督軍門書聽其分別般最不時查參貴部仍馬上差官分投守

督其有疏留疏減者明白執復無徒置之不
見不聞之地以啓各省鎮之覬望如其憚于
守催怯于報復以朝廷封疆爲俛仰人情之
具請貴部親來經略完此一裝人情而非本
部院之所能及也須至咨者
○國子監監生范性善題爲遼鎮勢成危解畿輔
災近剝膚謹獻末議以佐
廟算事嘗聞善爲國者治亂于未形消禍于未萌
振綱肅紀明罰飭法詰兵戎膳器械以備不

虞實文府庫以經國用是以變生即滅患生
即解蓋以備之有素也我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海內晏安聞有小醜竊發旋
○國膏斧鎮所稱治平二百五十餘年于茲邇來
奴酋遷逆兵馬始不滿三萬已稱驍動其樸
滅未易也自總兵張承胤全軍覆沒而軍資
馬匹悉爲所有然猶恐天下之訝兵馬之衆
也自三月後三路敗劒悉天下之精銳利器
腹奴酋兵馬因糧于內而我之芻餉不若彼
幾十萬乘勝長驅尅開原尅鐵嶺尅北關如
入無人之境區區遼陽不絕如綫所幸經略
熊廷弼抱不世之才秉貫日之忠聞
命就道晝夜靡遑明法令固人心振士氣濬河塹
嚴間諜奴酋始稍震攝兵不出而數月以來
地方漸有生意不然遼陽已不保而畿輔亦
岌岌震動矣然而未可視爲寧謐也戰敗之
瘡痍未起士著之訓練未經征調之卒老弱
乏數奴酋之衆訓練三十餘年而我之士卒

不若彼精銳也遼陽平曠無名山大川之限
無金城湯池之固戰守兩策皆無可據奴酋
之兵出可長驅入可固守而我之地理不若
彼險隘也盔甲器械丟棄已盡今乃取內庫
徒有數目非濫惡不堪則朽腐無用奴酋之
成造不如法者必斬之而我之器械不若彼
堅利也大兵雲集所費不貲濟陽開鐵拋荒
不種所資海運又爲馮夷作祟軍士恒患枵
腹奴酋兵馬因糧于內而我之芻餉不若彼

便益也軍遭屢敗一聞虜入驚慌無措雖法
以繩之而恐懼思遁奴酋勝兵有律知進無
退而我之法令不若彼素行也體貌異形服
式異俗華夷之辨本自截然縱善偵探不能
入其巢穴以知虛實奴酋奸細皆係遼人而
我之情形不若彼眞的也種種戰守之具均
不若奴酋素備而理亂之極豈特已形已萌
哉今乃狃于一旦之安僉謂有經臣如是遼
左長城可恃無恐不知經臣係天下安危其

身甚重如此無米之炊其心甚苦且奴酋狡
詐百出安知其終無大志而困守此一隅耶
儻一再犯遼陽失守則畿輔無左臂矣人無
左臂則不生國家無遼鎮能安枕乎況遼鎮
強兵所聚尚難驅除而中原柔脆之衆久不
經戰是何異于羣羊格猛虎哉法曰無恃其
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乘今奴酋不出速爲設
備務使一切機宜先控于不敗之地俾進可
戰退可守毋悠忽忽于當今無事而致他

日事來徒爲惶失措也請借箸籌之有八欵
爲天下之事存一難心則爲之易存一易心
則爲之難昔楡州之設酌議兵六萬錢糧八
百萬期三年奏績先臣李化龍入其境見山
川險峻林木叢篁率難成功乃移令戶兵二
部議以三年之兵餉用之一年調募土漢官
兵三十餘萬十路進兵直搗其巢而率滅凱
旋不然徒費兵餉三年無益也今奴酋強甚
于楡州而不一大創切恐師老財匱益難支

持矣楡州故事一勞永逸踵成效而建大功
非今日所當議者乎象之大也制于狸虎之
猛也制于猱且虜之驕悍必須邊兵禦之而
今乃調腹內之衆徒糜廩餉毫無所用至于
邊兵守鎮諸臣各屬封疆多爲庇護不肯精
挑速發不知各邊窩遠京師而遼東乃門庭
之寇今日乃勤王之師也且兵非閒練則不
精除薊鎮外宜調各鎮總兵統領所屬各將
領食糧內丁隨帶軍器馬匹刻期赴援遼左

地方古制副總兵居攝家丁名缺各將領另
爲召補選拔缺額不妨以前差百募新兵福
之則額兵無推避而新兵且樂從調邊師以
滅強虜非今日所當議乎一師行糧從軍資
所急而大兵枵腹能無脫巾之慮于今中外
告匱掺括無餘往往請發內帑不知
聖上私儲靳之必有所謂獨計人臣委質于君不
有其身而何有千俸祿而況武職世受國恩
者乎當此主憂臣辱之時急公家而緩身圖

亦臣下之願也請文臣捐俸薪半年武臣捐
俸薪一年舉天下大小文武臣工其銀不啻
千萬矣捐俸祿以助軍餉非今日所當議者
乎集衆思廣益武侯所謀出萬全當今全盛
之時豈乏英雄以爲國家楨幹昔燕昭王築
黃金臺以招天下士而樂毅劇辛輩出誠不
愛千金萬戶之賞招致海內智謀之士草澤
英雄必有投袂應者則開幕府以廣延納非
今日所當議者乎將者三軍司命敵人所觀

望者也號令風行威名雷動使三軍畏將不
畏敵斯可樹揀揭于不朽當今枹鼓不驚烽
將如雲無不激烈壯懷欲滅此朝食豪傑之
士不善逢迎而好爲振刷易與怨讎儻不曲
爲體察則一命之榮能爲將之寵辱一卒之
微能制將之死命將亦文過飾非不服而何
能展其四體是必廉其果貪懦不法者不宥
而微疵小過俱置不問優禮貌于司道專生
殺于部曲全體面責實效非今日所當議者

乎兵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能因地利
宜或設伏以待之因敵人之向或設疑以惑
之是能以少擊衆以弱擊強而古名將無不
以此勝者今奴酋攻陷我城堡非止一處曾
不聞有設伏設疑以待其來又不聞有戰守
而拒之去徒使賊至城下而坐以待斃不知
賊至城下則人心之固不能如睢陽變應之
才不能如郝昭而城焉得不陷宜于百里之
外依險設伏使營堡珠連壁貫以爲犄角而

大兵居中以爲策應避其銳氣弗迎頭而厮
殺冲其兩脇使賊首尾不相顧擊其後隊使
賊返救自相蹂躪用正兵以固吾城守出奇
兵以徼其歸路非今日所當議者乎開鐵之
失王石俱焚凡茲世胄武職能不寒心遼左
二十五衛計揮千百戶何啻六七百員其
戶下餘舍又不知幾千百人矣昔寧遠伯李
成梁舍餘家丁雄冠諸路值今奴酋大變身
家皆所不保何不倡義急調衛所各官皆令

隨帶戶丁赴營殺賊大約指揮以十人爲率
千百戶以五人爲率如溢于額數三百名以
上者題准都司僉書如二百以上者題准備
禦如五六十名以上者委用千把總如果戶
薄丁稀毋必取盈以滋煩擾其盈甲器械馬
匹悉從官給月餉照依家丁之數至于成功
之日除有功另叙外各官題准升授世襲實
職各加一級以酬其勞各戶下即無解散則
戶官無不選精壯以自衛子弟無不衛父兄

以賈勇激其忠憤倡其勇敢則人人皆貢首
而衆可至千數用世胄而舉義旗非今日所
當議者乎吳子曰先和而造大事不和于國
不可以出師不利于衆不可以出陣今縉紳
之家議論盈庭甲可乙否而
廟算無定衝也介胄之家偏心不釋左猗右忌而
同舟不相濟也矧今奴酋非纖芥之疾而遼
鎮非藩籬之外所當速爲區畫以紓宵旰之
憂伏願廟堂之上靡喜起而協一德若膠漆

之調和議戰議守同心以商處兵處餉戮力
以濟毋因循失事毋洗垢索瘢邊塞之上先
國家而後私仇若手足之衛腹心克愛克威無
偏私焉可戰可守無落事焉毋姤賢嫉能毋
忌成幸敗則集和衷以襄大事非今日所當
議者乎如是則衆士雲屯材官星聚兎罝壯
干城之器雁行無庚癸之呼進則犁庭掃穴
退則執馘獻俘坐看奴酋之
闕下而再造開鐵聲磐石之固矣不然而怠緩

失策則歲月將遏兵餉愈艱夷情叵測遼鎮
傾危逼臨幾輔能不深貽君父之憂哉臣寓
遼二十餘年邊務夷情親知灼見非同臆度
是以三月失師之後業獻救遼十策今見事
勢益危復進此平夷八款知管窺蠡測無裨
于樞機而憂國奉公實同于漆室伏乞
皇上勑下兵部採擇施行則于
廟堂勝算未必無小補矣
○工部尚書周嘉謨等謹題爲佔計要地城工乞
亟議修築以固邊圉事營繕司案呈該巡按
薊遼兼理糧餉兵備道兵備袁應泰呈稱山
海關歷所至目擊心維遑遑未敢朝夕置念者
守無勢此在邊疆寧謐之日已非金湯鞏峙
之勝乃今何時也奴氛猖獗虜報紛然奸細
之窺伺夷狄之伏莽固無日不思乘隙蹈瑕
而我且弛藩蔽漫藏誨盜卒有不戒緩急無
賴卽驅精兵十數萬列山俟海以陣恐猶卒
然不能還禦而嬰城未易固守況內備單弱
微調半虛揆時度勢又今日萬不能及者此
山海修築城臺乃眼前第一要着臣與按臣
閱歷所至目擊心維遑遑未敢朝夕置念者
益不獨爲山海慮爲畿輔計尤爲京師計也
今據道府佔計修補城墻增築敵臺及關南關
萬餘金尺寸錙銖衡量既已明確且按臣先
有七百之稍適見撫臣又有七千之助而臣
亦盡括節年解剩贖銀四百兩以少佐之實
計工料七萬有餘經費亦不甚奢迹此冬春
卽服之日陰雨綢繆更覺力不勞而工易集
語曰圖大事者不惜小費擲此數萬不過馬
體毫末而一勞永逸籓籬有基無壞國家有

特無恐利害輕重相去何啻倍蓰固知
聖明早已洞察必不以纖毫妨大計以近慮遺遠
憂矣除城外溝濠及一片石等工另議外所
據議論修關城等項工料銀兩伏乞
勅下該部速議覆請或特差工部主事或專督道
府專官及時料理興作庶岩鎮有恃而根本
重地藉庇非渺小矣

天都程開祐仲秋父輯

○欽差募兵工科給事中祝耀祖河南道御史王象恒爲募兵徃援危遼議定乃能責效謹條陳切要事宜以鼓士氣以俾實用事先是兵部具題議職等募兵燕趙捍圍京師則虜患尚遠設法招揀當有投袂而起者訓練歲月以成一旅之勁而壯京師之威今則募以援遼時不容緩將佈其危鵠之懸也人心未必樂赴兵闕其怠烏之合也臨陣豈盡知方此職等責成難勝而直爲是凜凜也但忠義不激勸則不奮發願以身爲之倡而紀律不申飭則不嚴明惟有法使無亂則精神鼓舞豪傑或超距而先登步伍整齊進退皆秉令而次勝庶幾職等得揭其區區以無負

皇上今日任使而有俾于危急存亡之秋也除兵部條議倣宋臣張浚法及嘉靖二年陝西甘涼募兵事例該部移令順永保河四府所屬州縣召募外所有未盡事宜列款以請伏乞聖明勑下該部酌量覆奏施行一選良將以重統領夫有入彀之兵將能轉弱爲強又能率渙得合故未議募兵先議選將今訪得京營參將毛有倫足當丈人之選而奏師中之吉應破格加陞援遼副總兵凡一切募練事宜悉聽剸裁及于把總等官惟所簡用蓋信任既專則衆無玩志威望既立則權無掣肘事下兵部議令州縣與千把總所招之兵分別等第年貌籍貫先開送副總兵驗試堪用然後送職等復驗無異方給與安家團營訓練乃職等傳宣號令全藉中軍旗鼓而廉以生威慧而善陣則有參將倪寵中軍葉應武守備蘇光正鎮撫李應坤爲能申明約束應加銜稍示優異統兵援遼而開功名之門廣器使之路材官中有騎射驍勇火氣精通膽力足勝百夫忠烈不易九死謂宜先時蒐羅量能委任則風聲號召氣

類推引十募百百募千亦是扼要取捷之法
所謂千城寄重而折衝是賴者也伏候
聖裁

一願監軍以倡勇敢遼左挫劒屢聞草木皆兵
三軍恇怯畏奴如虎然兵無常弱惟是一念
勃發根于忠義則推心置腹之餘有親上死
長之應今募者一人練者一人監出關者又
一人精神不相綰結脅指何能運使職等念
切軍國心如焚熾儿可竭力助勦即捐糜頂

踵夫豈有愛按臣彈壓幾輔非可擅離職權
祖願率此萬衆送至遼陽列營防守使兵將
曉暢經略法律樂有安插而後謝事入關但
新募之兵耳目易亂心志難齊須候半載訓
練方可調遣且製造器械務期堅銳萬人之
用鳩集百工朝夕幹辦日久方能成功今訂
期在秋月率衆出關已屬倉皇倘責以遲緩
而催檄旁午是繫騏驥之足而求其千里必
不能矣乃倡義援遼奮不反顧泌水衙門類
多運籌決策之雄章縫釋流雅抱撥亂反治
之略如長治生員牛啓元南樂生員李慎言
德化生員胡盡原任經歷程惟怡願以布衣
從戎採其中藏頗諳兵法應聘致行間恭佐
募練及薊州壯士周光祖占風察候驗若左
券皆僞褰鞬隨職出關俟至遼城送經略面
試可用則以破格賞而規後效伏候

聖裁

一禁京軍以防胃濫

祖制設京軍十餘萬擁衛都城近因東事告急招
募四出京營內有等技藝稍精或見役選鋒
或見充伍卒者希圖冒破錢糧更名應募凡
遇營中查點催倩搪塞身一而名二名一而
糧二及召兵出關又以營兵名色規避此等
奸弊亟宜嚴禁合無出示曉諭在京三營在
府州縣各衙所官軍如有實心應募即明白
開報原係某營某衛兵願出關報效即行收
用紀名附冊給餉如有朦朧冒役者查出一

名除本兵究革外本營衛指揮千把總以約束不嚴治罪如此稽查清楚庶兵皆有實用而糧無虛冒之弊矣伏候

聖裁

一禁僉派以貧民生機幸近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驅之所不樂從是兵未集而先亂然燕趙稱慷慨固其情而導之則忠憤激于同仇捍衛如山一體是在賢有司開以分義聳以機權民心好義誰不勃然思奮若有司報得財則賣放而假公以營私拂意則迫脅而倚強以凌弱貽害地方良非淺鮮謂宜嚴行禁革職等且以此定官評也但不得藉口禁革僉派遂稱無兵蓋州縣官洞悉一方強弱多方網羅未有不得人者否則秦越相視弭儒無能當執白簡繩之矣伏候

聖裁

一取具結以防逃匿凡應募之兵選有堪入營伍者即防範宜嚴領募千把總等官須查投募人係某府州縣某鄉里籍貫每人連名互結伍長什長隊長認狀逐名查確寫立甘結呈送千把總千把總照隊長認狀逐名查確呈送將官將官存結立案造冊一本呈送副總兵副總兵查確造冊轉送職等兩衙門如一兵逃去即行連坐法除追賠安家衣裝銀兩同結九人以疎縱治罪仍將本隊隊長停糧責令伍長什長分途緝拿務期必獲如是立法稽嚴庶上下相制利害相連孰敢姑容一人以犯軍紀伏候

聖裁

一分地方以便團練兵必練而成即制之師營必定以布訓練之局故募兵積人成伍積伍成隊積隊成營應募無分後先以成多寡之形即當計人編伍計伍編隊計隊立營訓練兵不議地亦無分後先以赴緩急之用額練兵不議地方則遷徙靡定初投輒離故士則情好難堪

今議萬衆分爲四營除參將倪寵領兵一營
餘三營應于題准援遼參遊中聽兵部委用
三員發會職等分撥將領兵營日練如順天
則團練京師城外將軍教場永保河則團練
本郡所用千把總官看募兵多寡酌量撥用
盡兵各歸本處則稽查籍貫更得于耳目熟
聞而所莊有該部則遵奉約束又不至騷擾
滋擾但郡守當以禮御將官使得展布四體
而將官宜法御士卒無容搆成一隙今日有

聖裁

能之將有制之兵即異日善算之將善勝之
兵也練有成效然後合營山海關演習陣法
訂期出關以佐經略敵愾之威伏祈

聖裁

一取器械以預操演夫器械不利以卒尋敵故
銳戰長鏃百人可據虎豹之關朽甲鈍兵萬
衆難探豹狼之穴議于兵仗爲討五號將軍
虎蹲砲一百位神鎗一千杆戍守庫盛一萬
頂梅花長身甲一萬五千副改造臂手金甲

一萬副腰刀一萬把斬馬刀一千把佛朗機
五千位鳥銃四百杆撒袋五千副弓一萬張
箭五十萬枝盔甲王恭兩廠湯珠砲二百位
三眼鎗三千杆長鉤鎗二千杆神臂弩三百
張弩箭全大小鐵鉛彈及火藥硝黃臨時酌
數取用中有不堪責在監督主事或鳩工收
造務使犀利庶一器有一器之用伏候

一酌俯額以鴻鼓舞樞臣議募兵一萬步騎各
居其半則馬匹應買五千匹以備馳驅但建
馬奔軼絕倫我亦以騎角不待對壘而勝勢
不在我矣攷古制虜之馬無如車戰步敵今
止買馬三千匹可省銀二萬四千兩但營中
大砲用騾馱載合無買騾五百頭約費四千
餘兩留以造車及兵之贅力過人武藝絕勝
者量增安家衣裝無遺內顧則人皆樂從然
一面驗試可當戰陣一面給予無使稽留必
待府州縣解到新餉而後議給則出納之吝

反阻人向往應留節慎庫舊餉六萬聽戶部
委司官一員偕職等旋募旋給則衆見德以
聽各省新餉解補此額亦便計也又職糧祖
巡青事竣查草料一項堪借銀三萬兩遼化
毛兵銀兩堪動支三萬兩代補新餉此外勘
募職等或能酌盈濟虛不致全支新餉俟有
次第另疏以陳其圖練月餉照入新衞兵餉
在各餉司關支無容另議伏候

聖裁
○薊遼總督文球題爲議添援兵馭馬以裨實用
以救危遼事自有奴氛以來中外之條議者
幾滿公車雅多石畫總之爲
皇上借前箸之籌舒東顧之憂耳臣以爲遼事得
力處只在兵士兵士得力處只在甲馬故有
一兵則有一兵之盔甲有數兵則有數兵之
馭馬以備馭戰盔甲之用臣待罪雲中曾發
援兵四次有每兵三名添馭馬一匹者亦有

每兵四名添馭馬一匹者及查各鎮皆然非
不知愛惜此馬故空其羣以應遼也蓋各軍
之盔甲頗重如攜于馬上則長途沉滯而馬
疲如載以車輛則裝運遲緩與彼此搬却而
盔甲壞添馭馬所以休馬力馬力所以鼓
士氣也先該兵部議募各鎮邊兵每兵一名
給銀二十五兩並未議及馭馬臣彼時尚在
雲中心切慮之未幾有薊遼之役故匆匆未
遑具議近見山西二千募兵至矣各兵出身

抵開當問及盔甲則云車載在後相去頗遠
日嚴檄以督之多方以計之約十餘日陸續
纔到盔甲亦多損折雖原來者強半不堪畢
竟各軍得借以爲口實且各軍守候約費糧
餉不貲久駐關城又起觀望一念而時日之
稽遲徵其小耳方今征調四出皮骨空存各
處邊臣豈不知綴冠大義大都兵部之原議
者不求繭不求減足矣如望其加于原議外
必不得之數也山西一鎮如此他鎮可知況
邊兵二萬更屬可用樞臣疏中亦知其極爲
得力矣非議馭馬不可每兵四名約加馭馬
一匹每馭馬一匹約給餉銀十兩馬得以休
息其便一盔甲不致損壞其便二驛遞得以
稍甦其便三裝運不至後期其便四正馬有
倒斃即以馭馬代之其便五遼左正苦無馬
借以收多馬之用其便六度此時各鎮募兵
將就道矣速發馬價速添馭馬誠爲目前要
着如謂馬價無措請令地方各官盡搜庫金

先買馭馬再發馬價以補庫金可也如謂地
方庫金又無措處就募兵之銀以爲馭馬之
價再發馬價以補募兵亦可也庶幾有一兵
則得一兵之用耳懇乞
皇上速下兵部刻期議復施行
○經畧熊廷弼揭款虜堵殺非宜謹虛心認錯并
略陳諸虜一一情形以候公論裁度事自開
釁陷後九十月以來煖兎粆花伯要兒等營
達子或百十騎或千騎住我內地截擄糧食
人畜報無虛日甚至殺人清河二百餘里之
遠時三總兵設防虎皮一帶去掠所甚近若
罔聞知詰之則云我等專防東賊且時方約
用西虜擊之恐以爲開隙職語之曰西虜駐
邊外則爲款搶邊內則爲賊如宗族親戚黑
夜做賊亦登時殺死勿論既已欺侮尋到門
上縱不能出門相報弟從墻內擊一石以警
之亦無不可三總兵始各挑兵堵殺于于宇
泊地方斬獲六十四級蓋誠恐坐視西虜益

爲東賊所輕而實不知其誤也頃接都門書札謂廟堂上主用夷者皆以此舉爲失着又謂東西虜一時幷入解佺合交由前日丁字泊開釁殺了西遊達子致令二心于我云反復思之悔恨何及職奉

勅專勦東夷原與西虜無預前入時只合勅諸將勿出兵傷西虜一毫以成用夷之局如何該堵殺誠失着失着亦不止此兩三月來爲西虜擔愁費想如長寧堡報虜以萬騎

南搶星夜調李懷信于首山迤南賀世賢于遼陽近北及虜退而又以汎懿之報調兩帥回北以驅之空疲調殺賊之人馬以禦西虜而且得開釁之疑看來着着皆錯而職始悟矣職且從此不敢再失着矣無端防東應西以兩難自苦今得釋西而專禦東賊此愛職之深者也即他日西虜有事定不復爲調遣惟是以丁字泊之役致西虜二心于我爲開釁者關係重大不得無說而處于此前五六月間馬林守開原宰暖諸酋哄林助兵攻城時撫院力持不許乃林竟與往來講折一兩月恃不設備而開原遂陷此西虜之情也與我一心者莫如金白兩酋當擒宰賽時即遣原任遊擊馬時楠同夷使往諭以招婿之故激煖夥報復而兩酋以煖夥畏賊激之無益又諭以孫婿故求虎酋救援兩酋以虎酋無情求之無益竟不着一人去繼遣萬里侯往而兩酋仍不聽繼又遣馬時楠往而時楠竟與北關之難使煖夥虎酋易于感動兩酋存此又西虜之情也開日豈不急求不急救助此又西虜之情也至于虎酋鐵既陷人民浸亦殺盡僅存祁科張戶長兩三人開鐵兩道遣祁科挑激夥酋不動再遣張戶長等往竟沒于虜不歸如廣寧遣使幾番夥花各營絡繹不絕而激者自激搶者自搶竟無一着落此又西虜之情也至于虎酋屢次遣使竟不見面即王世忠遣家人買禮物看金酋孫女而虎酋亦不見面與之以諭

帖推無識字漢人竟不觀看此又西虜之情
也前去止仗一膊毛大台吉能主張虎酋事
自來說圖助我殺賊而今不知何故全不題
起借拱兎建寺請醫爲由遣諭兎差夷使往
虎酋探問北關子姪消息而因以用之凡此
皆于無可下手處委曲下手以庶幾于一遇
至今尚未得其回報大抵夷狄犬羊非我族
類職卽不敢遏疑今日必用之款虜爲有二
心而至使其遂能一心于我且未敢定也況

查鎮靜堡與各報西虜遣子賫送奴酋皮
物馬騾講放宰賽且與賊約當斬馬歃血同
盟奴兵捨遼我兵犯廣一情節其月日皆
在丁宇泊斬獲之前由是觀之西虜之有二
心于我久矣而曾以丁宇泊之役爲禍始耶
軍中事煩無暇照管此議獨計用夷攻夷爲
今日禦奴第一勝着凡遼鎮之存亡
宗社之安危全在此一舉凡一時之謀謨舉朝之
精神全屬此一事似于措處兵馬事務皆以
爲不必急恃此卽可省于徵調職亦惟願早
早成就以存遼東存
宗社不煩調兵遣將拱手受成而且得保首領生
入山海關以歸遂首丘豈非天下極便宜極
快活事乃西虜之情形竟是如此正不知此
局之結當在何日倘以結局無日而歸咎于
丁宇泊之役職卽百口何以自贖故不得不
出一揭以明之不然職前按遼時所以制馭
此賊者如挾北關以樹其敵款西虜以伐其

交通江夷以孤其羽翼招南關灰扒諸降目
以隨其腹心速間奴兒哈赤以斷其手足全
用以夷制夷之策豈今日身當其任反緩視
此着而輕開西虜之釁以拂
明旨拂公論不滅此朝食甘辱命于虎狼之窟也
○遼東巡撫周永春咨兵部爲議添兵將以安危
邊以保封疆事准貴部咨卽會同經略督按
御門將原題改設各官如原係備禦堡官今
改遊擊或改備禦提領額兵之外應否量添

兵馬新設各官公廨廩役作何議處兵馬作
何召募器具作何支辦錢糧作何支領營房
作何修建某處極衝原設兵馬若干今應量
添若干其大清堡棍木冲所添兵馬募資雖
于各所屬邊堡逃故兵糧內通融而此後永
遠月餉作何處支給務宜再行該道逐一從
長議定通詳本鎮各部院復加參酌即令東
事緊急西虜窺伺即議妥容覆以便立刻具
題庶不悞封疆兼可永久遵守設有未盡不

妨續容候題等因到職准此隨行分巡寧前
二道查議去後續據分巡道張銓呈據管糧
通判王筏材呈稱右屯遊擊令議改移大凌
河所本所備禦仍回右屯此各兵馬原屬轉
移俱無容議外看得廣寧歷屬大凌河大康西
平西興西寧大興等堡鎮通近虜穴險要當
衝當初設官分兵未必不因地酌宜犁然充
足資防禦也自後兵怯于逃古餉没于侵匿
愈趨愈弱以致虜勢日張我兵日寡因循到

今幾不可收拾幸蒙撫道加意振飭增將添
兵修戰守之良圖措處援之急着殆不可時
刻緩者既經各該參遊備守等官查議謹遵
照憲檄再剖析之以便斟酌轉詳　一大清
堡孤懸廣寧之右其鄰堡如大勝大安原被
虜殘破單弱之極者且義州縱有將領相去
亦遠今以備禦改爲遊擊設兵一千與靜鎮
關口以及義勝等堡五相持循甚當也查本
堡見在馬步軍四百六十九名除應加餉另
詳外其新添兵馬五百三十一名盡爲選鋒
本官家丁在內每名月食糧一兩二錢每年
該銀七千六百四十六兩四錢每馬月食料
銀四錢五分每年除四五六八等五箇月
每月減銀二錢外寔該料銀二千三百三十
六兩四錢二項每年共添銀九千九百八十
二兩八錢其遊擊公費比照正安堡遊擊例
各項下一體支給可也　一大康堡係屬夷
乞賞市口虜出入之區僅一撥提調名色不惟

官卑兵微難以示彈壓萬一烽傳燧警何能
展防禦之策改設欽依備禦增兵至足六百
官與兵始稱斯地查本堡見在馬步軍一百
七十三名再補二十七名除餉另詳外其再
添兵馬每名月食糧馬食料備禦公費盡照
大清堡原支移給　一西平堡雖有備禦輳
屬舊堡然權輕兵寡寔難展布矧值奴勢猖
獗之時且爲三岔河往來要口改爲遊擊增
兵一千宜矣查本堡見在兵六百四十三名

除加餉另詳外應新添兵三百五十七名馬
五百匹其應新添兵馬錢糧遊擊公費比照
高平堡例一體支給　一西興堡與奴爲鄰
零竊小賊出沒不時朝夕防守殆無寧晷守
堡單微固不足恃而軍馬僅二三百亦甚可
虞今以西平備禦移駐本堡兵馬增六百庶
足備禦與高平西平等爲犄角今查本堡見
在兵三百九名除加餉另詳外其兵馬糧料
一大興堡林木叢雜之區山巖險峻虜之來去
便于掩藏我之哨探難得眞實且根木冲爲
九十一名每名月食支糧銀八錢三分共銀

八百七十三兩六錢其再添兵三百名克爲
選鋒本官內丁在內每月食糧馬食料備禦
公費將西平堡原支移給　一西寧堡密邇
三岔河口與西平隔三十里而遙然橫去虜
穴僅一二里係往東西要津晝夜輪蹄不歇
何論冬夏即今奴酋正熾凡運餉運草弁兵
馬調遣虜情傳報上下公差聯絡不斷是我
往來必由之路應援尚遠以虜出沒不時緩
急難救即今改提調增兵馬尚以爲晚也查

本堡見在馬步軍二百五十名除加餉另詳
外其新添選鋒兵馬二百名糧料照前堡支
給一杏山堡雖與中左所聯絡孔道實係
堂奧之處此外尚有邊堡憑蔽今以備禦移
駐極衝大興堡而杏山改設提調誠爲牖戶
綢繆之計及查見在馬步軍丁五百十五名
除加餉另詳外其兵馬糧料一如各堡支給

鄭尤切近虜今以杏山備禦移駐本堡兵馬增以六百庶足防虜患今查本堡見在馬步軍二百七十二名除杏山撥來軍士一百一十五名實添兵二百一十三名其兵馬糧料備禦公費廩給等項照舊支給以上各營堡除見在各兵馬外應增添兵二千九十二名馬二千三百三十一匹先儘逃故再不足然後招募選充總計每年共添糧料銀三萬九千九百四十四兩四錢第恐啣嗟難辦先將本道所屬各營堡經制以後逃故銀內通融支給再於新餉借資以補其不及所添馬匹應動馬價招買而盔甲器械取之打造局陸續查發俟東事平定再議停減庶官軍聯絡而藩籬鞏固矣冦至小則擊大則拒聲息一通兵馬齊集不待應援而戰守自如在我操縱何憂黠虜哉抑有治人無治法今兵餉增

愼其選騎射俱精膽勇有識毋徇私廢公毋久邊垣頹廢賊夷出沒無常小掠大搶無不遵其荼毒迄今雖加意振飭元氣竟莫能復況廣寧所屬大清等六堡地俱臨邊尤屬冲繁今蒙議將備募厝置兵糧等項此正拯救危遼之一機也既經管糧王通判行准各營路將領會議前來相應呈請合候詳示仍行本官移文各營路叅遊各將應添將備兵糧馬匹及擇廉將定跟從等項俱候題請明文至日查照遵行等因又據寧前兵備王化楨

呈稱看得寧前爲遼薊咽喉關係既重諸虜
鱗次衝險倍常初年設防周密營伍充實承
平既久減汰漸多議以地衝糧薄人思樂土
逃亾失耗日甚遂致賊夷出沒視內地若無
人小入小利大入大利曾無敢嚶其鋒者至
今日而議添兵將誠不容已除中前所原係
備禦今改欽依遊擊見在兵五百六十八名除加
餉另詳外再添兵五百名內選鋒三百名每
月食糧共銀三百二十兩餘共二百名每月
食糧共銀一百六十兩　鐵場堡原係中堡
今改備禦補足原額軍二百五十名除見在
軍四十三名添二百七名應加餉銀另詳外
共加選鋒五十名每月食糧共銀六十兩
高臺堡原係名色備禦今改欽依補足軍四
百名除見軍三百八十七名應加餉另詳外
添兵一百一十三名內選鋒一百名每月食
糧共銀一百二十兩餘兵一十三名每月食
糧共銀一十兩四錢　興水縣堡原係名色

每月食糧共銀六十兩餘兵一百一十三名
每月食糧共銀九十兩四錢以上五處共設
增兵一千八百六名增添餉銀一年通共一
萬一千五百四十四兩再照寧前各營初議
額兵原自足用逃故漸多遂以見在爲額今
爲添兵其實填補除中前所鐵場堡改立將
官徼有增益其餘皆縮于舊額至平川等一
十二堡皆極衝要逃故過半所屬墩臺皆棄
不守以致虜入無忌大事時間既原題未及

另容別議其添兵營房及各官公廨暫行隨
便安插以待陸續增修至資糧薪水之費除
鐵場高臺與水等堡照舊不議外中前所改
立遊擊應比照各遊擊事例于稅銀動支至
于買馬置器除舊額不設外凡係新添俱另
請餉買補等因各詳報到職據此看得右屯
遊擊與大凌河備禦各以原官改註不添增
兵外其中前所大清堡西平堡三處原係備
禦今議改遊擊杏山備禦駐大興堡西平堡
與水二堡各新設備禦及前題未盡今續議
太康堡添設備禦與原設假木冲杏山西寧
各堡新設提調各一員既經各道查議明析
共應添兵三千一百七十八名馬二千三百
三十一匹一年共增兵餉銀五萬一千四百
八十八兩四錢先儘經制後以逃故餉內通
融支給不敷再于新餉銀內藉資應添馬匹
于原額馬價酌增召買各官廩給等項幷各

兵盔甲器械等件悉總前議爲此合咨貴部
煩請裁酌題復施行
○四川巡撫饒景暉題爲恭緣黠監督將吏以資約束以備戰守事切照奴
酋不逞自我師失利之後烽煙漸逼遼鎮瀕
危簡將徵兵事關軍國中外臣工誰不願竭
屢從事期滅此局後即安者本年十月准兵
部咨坐調四川永寧石砫酉陽三土司兵其
一萬名大小將官陳策一十二員各馳赴遼
陽聽經略分布戰守等因該職於即日分投
發令差人檄取早夜催赴必期迅集速往以
赴徵調行布政司措備行糧議委統押監理
等官去後隨據永寧宣撫司土官奢崇明報
稱挑選慣戰精兵五千有奇戰馬八百四十
五匹親丁六百餘員名守營猛虎二隻親督
赴遼効力乞早發行糧以便起行又據石砫
宣撫司女官秦氏應襲土舍馬祥麟報稱甲
司屢奉調遣自將前驅探穴諸將自奴酋犯

順屢奉本院明文操練聽候今奉坐調即已
選就准候支發行糧即刻起程又據酉陽撫
司報稱調援遼兵隨已點齊止候給糧起行
等因據此并據布政司呈看得坐調川兵一
萬總計長短行糧犒賞等項該銀七萬有奇
前以搜括已盡別無堪動止有見奉詳允解
部遼餉一萬七千七百六十兩及不敷暫與
庫貯各邊倉糧銀兩借動解給候四十八年
地畝及半徵工食等銀解司抵補尚有各帶

戰馬未得的數俟各道點驗至日續發支給
但土兵最難統馭應用總統分領沿途就中
議委原調將領順便統押誠一舉兩得之計
如建昌副總兵陳策令其總統遵議參將董
仲揆分統石砫行都司掌印張大道分統酉
陽標下中軍張世應分統永寧弟蜀中三面
鄰夷地方多故本官領兵五千晝則訓練夜
則巡警會城重地保障攸關先時以夷人告
熾蒙兩院庭留一聞調遣人人自失今查管
職茂遊擊張懋傑舊隨征東熟知險易假以
參兵之任必能一効其奇即以永寧司兵令
其分統赴遼殊于彼此各得監理糧餉查成
都同知陳于達保寧同知葉崇皆詰戎西川
才品並茂以之督餉必能酌投挾續士飽馬
騰等因到職隨已如議批行後嚴飭各道批
遞陸續發行外該職看得坐調四川所轄土

司永寧石砫酉陽兵以萬計職捧檄兢兢不
勝主憂臣辱之憤即以蜀之疲于奔命不憚
拮据蓋屢及于皇劍及寢門之外矣于是職
會按臣昕夕商確亟與司臣議餉與道臣議
選汰與有司議舟車諸所資行伍者一切咸
具即諸土司亦無不勇于急公願北面爭死
敵者弟今日之兵視向日之兵視向日尤加毖焉蓋向日之
處今日之兵者視向日尤加毖焉蓋向日之所以
兵雖近萬然皆漢人易以法繩也今則非我
族類矣向日之餉雖費幾八萬然職等與諸
司調撥搜括分帑外取之捐助者按臣也職

捐按臣之半也薄司而下捐有差僅乃得無
呼庚癸然猶無侵稅恤也今日之稅恤者業
解遼矣向日之督兵者皆以宿將統屬卒其
步伐易齊也豪悍易戢也今則以漢將統夷
兵矣向日之督餉者雖以文緯武然實以官
府御部民也今則又以漢官給夷餉矣竭澤
之後既難設厝異域之人又易骫法此職所
爲凜凜也於是亟行文各司道以永寧兵屬
叙瀘道臣王致中石砫兵屬下東道臣孫好
古酉陽兵屬上東道臣沈朝燁各催選今據
報已如期會集亦稍可部矣然督兵先將
於是永寧兵屬遊擊張懋傑石砫兵屬叅將
童仲揆酉陽兵屬都司張大道各分統而總
領則副將陳策也計其人皆嚴於律而善拊
循士卒者甘苦可共也然而兵先令也號
令不肅則衆志携職首傳諭諸將曰是舉也
金鼓必節部曲必整其居如守動如戰毋喧
譁目何以禦之連年重困民豈堪此而蜀之
棌辦頻仍尤其甚者按臣憂深計遠業嵩目

言之矣故客歲部遣赴調之官數請自往所
在募集職嚴拒不予恐其以兵爲市兵未集
而民先困也故得啣枚而行徵壯遼陽之色
太都職等所飾制者具是似亦不遺餘力矣
至于兵力之精悍則在嚴簡練而涉險如康
莊輕生如鴻毛其天性固然勉之至遼有經
略壯猷運籌決勝指縱而鼓舞之鼓行而前
以備焚舟背城之用固其所願自效而職等
所禱祠而祝也方今邊事燃眉職等恨不儻
食可汗之頸潟飲羯胡之血職即駑鈍亦稍
知竭涓涘何敢須臾忘國恤貽君父憂所有
調遣及部署機宜理合具揆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敬陳戰守大略以候
聖裁事准兵部咨稱于眞保等八府募兵二萬內
議馬兵一萬名步兵一萬名山西較之他鎮
冲邊前雖募兵二千數實不多于寧武近邊
等處再募馬兵四千名臺臣張至發往拨中
州眞見毛兵堪用今令再募七千名內馬兵
四千步兵三千名即用所舉原任副總兵劉
光祚統領其事越効忠智勇委可用但須將
近日押到毛兵呈文總督衙門分屬妥當不
効續委郎中魏成忠稱浙江勇健便捷且拔
秋願忠者衆雖該省撫臣極言彼中搜索太
多地方不便牽隨此艱虞更須共濟應再募
兵四千名以上馬兵共一萬八千名照邊鎮
募兵事例每名給馬匹安家盔甲器械衣裝
銀二十五兩共銀四十五萬兩先發步兵一萬一

千名每名給安家器械衣裝銀十兩共十七
萬兩又查淮揚等處沙兵甚強船隻甚便且
由海至登萊旅順一水可達應調五千名訪
得浙江南洋遊擊管大落廉勇精于水戰今
陞參將職銜令其督率前調南直水兵二千
名浙江水兵三千名一併挑選統領隨帶沙
唬船隻器械由海度遼每兵給安家銀五兩
共銀二萬五千兩其各兵在畿輔則藉風力
于科道在各省鎮則專責撫按令委才能道

臣謀勇將領庶人無濫充事可克濟以上馬匹隨兵買完步兵盈甲到遼查給通計招買等費共銀六十四萬五千兩臣惟有餉則有兵本部能調兵不能處餉無米之炊從來稱難相應會各省直撫按于該地方原奉旨留稅銀及新增餉銀內處給等因到部切照皇上軫念糧餉係三軍命脉其兵部調山陝兵安家用過萬兩山東添設防海兵用過五萬調湖廣土兵安家用過萬兩調浙江兵安家用過萬兩額銀內設處亦當于三部應解分任扣抵庶是所留之稅戶部未得分毫兵部已用殆盡今止有加畝一股即全解到部除牛車一百三十餘萬外折色三百五十餘萬尚且不足其餘買米豆之銀則無着落海陸兩運之銀則無着落若馬價又用此置器械又用此牛車必難湊辦糧餉必致缺乏軍機必生鼓譟遼事必然決裂到此地位即計臣何益國家已受其禍矣除咨內調兵計該安家銀二十萬兩或于新餉銀支給至器械各處俱有應

解工部折色銀可抵扣支用至馬價各處俱有應解兵部馬價銀可扣抵支用況屢奉明旨凡調兵戶部出行糧鹽菜銀工部出給器械銀兵部出馬價銀其安家向亦係兵部即今臣部借出行令撫按設處亦當于三部應解額銀內設處給等因到部切照皇上俯念糧餉係三軍命脉其兵部招募順永八府等處之兵准令撫按于新餉銀內設處伏乞分任扣抵庶

明旨畫一而中外易于遵守遼餉亦不致悞矣

○漕運總督王紀題爲夷氛轉熾兵力尚單謹議調水陸精兵以備戰守事准兵部咨奉欽依內事理令選勇健慣戰水兵各一千名即擇廉勇善戰將官領赴天津駐防其安家行糧等項照例于加派地糧稅銀並解京年例銀兩支給事完造冊算督令隨帶器械船隻兼程作速前進勿得沿途騷擾希將發過兵數及安家行糧等項仍咨戶兵二部查考等因

該臣隨牌行淮揚二兵備道查照抽召兵數
親自棟選責令各官三分抽一並擇廉勇將
官云云嚴催去後隨據揚州兵備道詳報狼
山營大河營福港營永生營周橋營五營共
計抽水兵六百五十六名又據淮徐兵備道
詳報淮安大營東海營廟灣營鹽城營淮北
四營共計抽三百四十四名以上通共抽兵
一千名並議統兵把總一員中軍一員哨總
一員哨官四員其領兵將官據揚州道詳稱

周橋營把總金冠願領水兵赴防以圖報效
請以都司職銜從事其中軍查得見今奉召
援遼把總王成龍久歷海洋熟知水戰即以
本官充之其哨總張其性哨官董成麻勛李
景牧何振先等俱久歷海洋令頗兵協力防
守均屬得人等因具呈前來該臣看得燕京
古幽薊地左滄海右太行北居庸南河濟蓋
天府之國也第承平日久武備大弛十萬禁
旅強半豢庸卒然戎馬生郊雖有形勝無所

用之說者謂天津爲京師藩屏東海門戶宜
宿重兵以柅險要正所謂先泥封函谷關者
也其慮深矣自招兵之令下臣即檄行淮揚
兩道將沿海水兵按籍抽選總計淮揚選有
兵勇一千名兵船四十隻逐一綜覈其中猶
有年力不堪入選者詰之則曰水兵與陸兵
有間陸兵宜龐厚健兒水兵但取便捷熟練
使船如使馬足矣是或一道也一切器械旌
旗火藥兒軍中所需者悉以付之剋日揚船

北渡矣其官軍安家行糧月糧并修理過船
隻給過衣甲等項揚州發過銀六千四百九
十兩有奇淮安發過銀五千八百七十兩有
奇此時帑藏空虛征調繁興恐悞赴防期限
道府不得不那東補西爲力甚勞用心亦太
苦矣至于領兵把總金冠自許朴忠人推沉
勇觀其自薦一紙膽氣勃勃直有痛飲黃龍
府之意今行矣用人之際宜稍破格所當加
陞都司以示優異者也再照淮揚爲

祖宗根本重地南控長江東跨大海距登萊水路不過八百里一葦可航海上原設額兵本自寥寥今又抽三分之一此與銷兵何異其虛可乘也萬一奴酋謀伏精兵觸艦中以白衣搖櫓渡鴨綠泛登萊晝夜兼行直搗雲梯闕則淮揚危矣淮揚危運道絕而燕京亦未可安枕臥也臣蒿目時艱亦欲增兵戰守以爲桑土計已而思增兵必增餉勞勞災民何堪以加賦重困之爲今之計惟令有司蠲煩除

苛一意與民休息時或繕城池嚴保甲團練鄉兵使人自爲守脫東南果有事然後召募驍勇萬人布置要害以捍吾圍亦未爲晚不然先事張皇輕舉妄動恐未收增兵之利先受增兵之害矣敢因恭報赴防官兵併及之

○直隸巡按王象恒題爲畿輔困敝益甚民心動搖可虞伏乞

聖明亟賜籌度以安根本重地事職竊惟國家眞如樹之有根今四方未竭而國中已敝外侮方殷而本根先撥何忍坐視夫畿民之窮甚矣力已竭而役不休財已殫而賦愈煩倘一旦民窮盜起潰散決裂不可收拾則傷心賈怨之衆盡爲斬木揭竿之儔黃巾亦倡接于肇轂于時將禦外而內益棼將救內而外益急不知何以措手也言之則以爲阻撓不言又難于緘默然及今不言悔之何及請稍述其槩可乎以征調言之自東事起先後調過

薊鎮三協兵幷標兵路兵家丁等共一萬一百八十餘名眞保昌鎮兵八千六百七十餘名去者不返缺者不補補者不足行伍之空虛極矣而馬匹器械衣甲車輛一番調發必有一番攜帶迄今精銳既已銷亡邊備盡爲單弱前年馬家峪之變去年高家堡之變乘虛陡思狂逞幸其備而未大得志迄今將官之調者未已也協路有如傳舍隨至隨去無論明暗虜酋反測萬一遼左有事則一關之

隔須何如備禦而堪如此空空乎故撫臣以
執留不得而乞身以去寧獨無戀國之誠亦
以時勢難于措手耳今兵部調一大將極爲
畿輔託重恃力之人而雲中復來爭執則將
使薊之鎮守可常無人乎此必不可不促其
速任者也以錢糧言之自加派令起順永二
府除正項銀外加四萬一千三百五十餘兩
保河二府除正項銀外加六萬二千九百八
十餘兩而庫藏搜括解過三萬餘兩各州縣

捐助過一萬一千餘兩事例柴馬缺官空月
無月不解而快壯工食之抽扣匠役行糧之
督發皇稅之復徵屯餘之丁銀買糧造船之
煩費牧馬草塲之加增一切無藝之征盡出
小民而新餉一項既以解部又添本色既以
買牛又欲募兵總是一勺之水而分于此又
分于彼能望爲焦竭之沃乎況連歲盡是災
診祇昨年稍有顆粒秉耜所入不足以當加
徵之所出各州縣如高陽安州等處苦水東

光吳橋等處苦旱農民見逃亡棄地益多荒
蕪存者代去者賠生者爲死者頂顛連凋瘵
之民不斷吸髓敲骨之聲引領而望挨過一
歲庶幾停免而今歲又議加培矣譬之奄奄
之人復壓一土石不知傾仆將何如也以驛
遞言之畿內諸郡本寇衝絡繹之途平時已
不勝擾自東事以來起廢將官從行家丁何
祇數十繼而或數千或萬餘有一不從茲達

遼者乎且請發之硝黃既運而盛甲鎗刀復
運餘員之糧石既運而糙豆草束又運援兵
一過用馬匹至六七百匹每匹用價至四五
百文原役不足派之里下本縣不足繼以別
縣賠累不足卒以逃走甚有一驛馬頭一所
夫頭一夜盡逃如遷安等驛者矣縱曰不得
已之役而賣妻鬻子以供迎送傾家蕩産以
事奔走此即父母不能有其子而法制能禁
其民哉頃者職置立文簿凡官員過往公役
差遣盡從節縮按月繳查其中遵制裁省固

多而益有擅行不顧一官用夫一百五十名用馬至四十餘匹者此不惟不念民隱亦不識時艱矣昨者職據永平道申詳請外省僻靜地方稍加協濟跪上迄今不報是最當查發以甦疲苦者也以客兵言之援軍所過雞犬靡寧強奪酒食馬驢勿論矣而一言喧嚷甚至搶殺如保定涿州通州所申地方已遭其荼毒矣至若天津昌平通州之兵又可議者夫禦寇必于門外而津昌之覩山海孰爲要害此不待智者知也昌兵將以防虜乎而北虜何如東夷之燃眉津兵將以防海乎而海道何如陸道之捷徑若曰爲都城計也不知守都者在固圍不在櫻城倘虜馬渡關則人情洶洶當作何狀即有漆城之險百二之雄而都城豈猶有可守者乃猥云養此以待計豈不舛今通州之兵已去其餘安插甚難乃河南毛兵原題援遼者今許定國所領一千九百一十三名既暫駐昌平越效忠一千七十五名暫駐昌平之吕平矣紀律頗嚴猶無他虞而定國扣尅糧糈託病在京無統乃亂各兵紛紛及職牌拿而後倉皇以往地方已受其害矣夫毛兵素稱驍勇倘其出關或藉一臂之力民兵若在邊關尤不失爲扼要今以有用之兵置無用之地而徒委于河上之逍遙則計之舛也況每兵月支米六斗銀六錢所費已不貲猶快快不足而人懷故土之思心切饑寒之念浪子處臥榻之側焉能禁其躑躅哉除職已將兵批發分防石門山海古北口外以後調募之兵續到者必當移之而東見在援遼毛兵當仍舊赴遼而通州營兵客兵分屬則其勢渙合無俱屬練兵大將則事權重而歸一猶爲制馭善策耳以牛車言之騾車三千輛盡派于畿內而北四府買車五百餘輛以七萬四千之牛派畿內七府者三萬二千隻而北三府該牛一萬五千六

百餘隻大縣騾車十四輛牛四百隻則每縣該銀四千二百兩矣中縣騾車八輛牛二百八十隻則每縣該銀二千五百八十兩矣小縣騾車六輛牛一百八十隻則每縣該銀一千八百三十兩矣以此責之疲困傷殘之區已自不支而又急如星火無論費且不貲而一縣之牛蹄角幾盡幾內之土將不耕乎況買之不全派之閭里凡有隻輪之家盡遭奪牛之害即如興濟靜海安州青縣等處既無

車牛亦解價值此可一舉驅策之乎大興宛平共該銀八千二百兩庫無分文批府借支事例一千兩其七千餘將何出乎良鄉涿州通州三河極冲極煩潞戶不滿二千保定縣戶不滿一千而亦責之足數乎總計數即盡支新餉作車牛價亦祇十餘萬止耳而此三府車牛已費九十五萬二千五百矣況既買之後人夫喂養之費途中倒斃之虞皆所不勉且每牛一日除糧豆之外必須草一束七百四十隻則日用七萬四千束矣一日七萬四千束則十日七十四萬百日則七百四十萬也畿輔有此許多之牛遼左或無此許多之草況百日可能完事乎此皆職所未解者近查遼撫疏謂買騾車一千輛便可減牛車一萬輛今永平道已置騾車二百輛每運至遼陽二十日每轉五千石亦既行之矣既有騾車一千可減牛車一萬則牛亦當遞減二萬矣騾車既獨派于畿輔則所省亦當獨減于畿輔而又一例派買又職所未解也職未嘗不勉強督責以佐軍興但遼左不可無牛而畿內尤不可無民既有以騾車減牛車之說際今尚未買完似當亟行勿藉口既以移文矣多多益善而不爲畿民惜殘喘也若近日畿內募兵之命又下矣即日燕趙多慷慨而承平日久耳不聞金鼓目不習干戈即一二強勇之流皆隸于行伍兩年赴遼者已幾萬矣去者無踪在者益懼言及赴遼如就死

地不啻平時之發遣而人願發遣者乎勢又
將取之州縣一取之州縣而里閭之繹騷震
驚又不知如何聞山西之兵自西而來者婦
哭其夫子哭其父仳儷之狀何至忍聞除正
額給銀外里下帖帖一人不下數十金況幾
民昔習于遼之情形其難又有甚焉者乎近
經略曾令都司王豸募兵保定矣攜萬金而
來只募馬兵三百四十人以去而行糧不與
焉以此推之今募兵二萬馬步各半當費金

錢三十五萬比一府亦當十七萬五千科臣
與職查議雖有銀十二萬克安家馬匹之需
尚未具足而兵益募一日則註糧一日自召
募以至出關非數月不辦一切行糧又將何
須且部中原題北直河南浙江山西陝西五
省共兵二萬皆以赴內地訓練昔計所省祗
該募兵四千今時職又曾具疏將畿內四府
歸併山海防守奉
旨矣永平道亦已募有六千餘駐關上並永平矣
部中今日之催請不過催前日之已題耳乃
除四省之外畿內八府忽改爲獨募二萬與
原題已不相蒙又改而爲援遼與後覆又不
相照則該部何以前後不同而朝更夕改如
此也職尤不得不慮其所終矣以上諸事非
出臆說非假張皇有一分方言一分而疾首
蹙額之民情尚未彷彿其萬一事如此言亦
如此而官愁民怨之景象尚未描寫其眞容
職疏之所及者固已三空四盡而職疏之所

未及者尤復百孔千瘡卽如一事出在部中
曰吾郵而直之撫按矣在撫按曰吾檄而督
之司道矣一有不辦臣等豈不能執白簡以
糾然爲地方計其苦楚淚便可墮卽如買牛
車一事部中之疏一則曰騾卓之派計無善
于此者再則曰買牛之派計無善于此者而
不知各州縣之條分縷折小民之赴湯蹈火
固已不堪矣今遼左之事急矣遼左有遼
左之急畿輔亦有畿輔之急畿內諸

臣固時時爲之灌注畿內急遼左諸臣不知
亦爲之體恤否也遼左之患有形而畿內之
患無形一旦地方有事則釀患之罪謂臣任
之乎抑地方官任之乎臣又嘗謂國家治理
富強二字原不相離未有不富而能強者
皇上歷年貯蓄如山既以起窮民之垂涎近日陞
吝如石又以拂中外之凱望及今何不出數
百萬之資以佐司農之急而乃抱無盡之
藏徒爲沿門之見以種種至大之事皆責之

勞勞無聊之民不知畿民之心失而四方之
民響應矣夫當禍患未發人視爲處堂厝火
之安而不預防其變及禍患既作極力爲焦
頭爛額之客亦何救于危亡職尤願
皇上幷勑各部以後凡有征發尤須加意根本之
地以惠中國而綏四方無使窮民無休息時
以釀成肘腋莫大之患也
右泰坊掌司業張鶚翀今日遼事之急不過曰
兵也倘也然兵窮于征而又窮于練倘窮于

派而又窮于輸夫窮則變變則通窮而不變
勢必不能通矣未困遼東先困天下天下既
困遼左之危亡亦隨之此今日之可患不得
復以舊歲支吾之說膠柱而爲補救也夫兵
弱而徵募及其徵募也而仍疲弱適足罷天
下耳但充數不取充用召到者已不能安插
簡閱消其潰散脫巾之形而又紛紛召募四
府以重郡縣之困此何理也今徵天下兵不
爲不多矣而患在不能練夫必先練而後可

以戰可以守各處所徵之兵非有精銳敢死
慷慨荷戈者也部檄下郡縣而郡縣僉派民
間即虎符下邊營而邊營調停催募大都僱
一人不下四五十金謂之買命錢此輩不過
市井無賴人貪一時之利又倩倖途中脫逃
強勉應承目前耳即今遣使四出而責之各
郡縣亦不過如是寧得有吞聲行負戈戰骨
當速朽者哉且今調至者不爲不多而屯駐
通州土人鄉紳岌岌乎不安又已見告矣須

令練兵府院于城外逐隊揀閱用其精捍者
使登籍安揷以慰其殺敵立功之愿退其疲
弱者發還本處以遂其顧盼家室之懷庶揀
用者可以操練而退去者亦可責各處補償
兵且不必召募而自足矣此直捷痛快之言
而何當事者不能獨斷也夫練臣即未奉有
勑書而既已官兼御史職在練兵是即奉

聖旨委用也且練則須錢糧而簡則何所妨礙乎
經略苦苦求兵亦求其精銳堪用者耳亦求
其堪用而受事帳下聽其操縱教訓者耳若
云科道所募之兵所舉之將士參佐而統領
到遼陽與經略分閫而列金鼓不審參佐果
得人乎兵士果和洽乎即募兵之使與經略
意氣所見果無彼此同異乎此際正未易言
也即經略邇來所責備本兵者其言似太激
然其不愛錢不惜死一片赤心為君為國
九廟神靈京城百萬生靈當亦感激祝其成功豈

于偶猜將士處兩姑之間行伍無獨尊之令
萬一掣肘寧弟危經略一身乎且今日廷臣
所言但陳利害而經略所任則判死生豈有
人揀死衛社稷而不容其一憤發號呼耶思
之為痛泣流涕者此也至若餉而取之民運
餉而取之牛車百萬此皆一時救急死法然
活法不在是也以遼地濟遼餉以守遼之兵
運餉遼之米此古人成法而何更不講求遼
東一方稱富庶之地者向來以其地廣可耕
外農夫耕于內趙營平之制先零諸葛武侯
之出祁山皆用此策也遼東西之屯聚四大
將不可不為固防矣遼人雖不堪戰而獨不
堪耕乎遼人耕而遼食足米糧賤而餉司折
色軍民可宿飽有餘亦足以鼓其樂生之氣
而無難訓練矣遼地耕而民運可漸減民力
可漸蘇故愚謂今日與其遣三輔內地募兵
使者不如遣遼東西屯田使者為得策也若

運糧而海運牛運車運未爲非策然專恃則
不可海運厄于風波牛運車運而牛有時斃
車又有時催百萬金辦米粟往往三十鍾而
致一石海內不重困耶不若于金復海蓋諸
處度其地之遠近每四十里築一大堡可容
千五百人直抵遼陽可作伍陸堡所用兵止
撥萬人更番而運廣漠有警便可收堡捍禦
兵不疲力餉可給繹道路省此百萬牛車之
費以爲此用不亦以運而兼守乎此又一策

也若夫廟堂大臣決不可有厭煩經略之心
夫令大臣而長往代其行事以不煩朝廷東
顧之憂則可耳若其不然今日吾輩所以室
家相安保喙息于輦下伊誰賜也而可以其
言之過激遂成戈矛之漸乎夫鬬之于朝朝
廷自苦也鬬之邊疆大事一去幷鬬之人同
盡也此又可爲痛哭者也然在經略則不佞
又有進焉夫經略一身國家所係以安危也
經略成功而國家因于金湯百爾臣工皆安
于枕席經略掣肘而遼東遂付之奴兒京師
且委之夷狄
聖主有播遷之虞大夫有及首之禍此際堪效一
言耶故不佞敢有以進經略也諸葛武侯論
大將曰行陣和睦優劣得所夫經略之心與
道將和道將之心與士卒和各營師卒之心
無不和皆曉然于經略威中有恩之至意致
身報國之血誠如身使臂臂使指彼此應援
奇正相生而後可以安邊可以制敵嘗見裴

晉公之克蔡王文成公之擒反皆與諸士卒
歡如兄弟諸如手足而後得長歌入漢關矣
○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鄒維璉題爲師旅方興
國計大困懇乞
聖明軫念時艱講求經濟長策以革權宜疵政事
臣惟今日之天下夷狄外侮閭左內空戍卒
呼庚大農仰屋去兵未可以防虞而去食未
可以足兵災災殆矣朝廷廣開事例遍搜府
庫猶不足用于是再議加賦責令有司多少

協助臣知計臣處此勢無柰何比之子產作
丘賦所謂權宜之計耳夫權宜豈爲長策哉
漢武征四夷始開武功爵論者猶議之宋
至孝宗疆宇狹矣尚以鬻爵爲非古下詔裁
革我朝生員輸粟入監以濟荒歉
國初無之乃天順以後事例先臣馬文昇尚以
大壞選法具奏停止豈以今日納爵未已并
議納恩典白丁入監未已并得納銀爲生員
百姓常賦每畝加派未已并議再派有司蠲
侑未已并議山銀協助此真千古未有之疵
政而不意聖明全盛之時創見焉事例之濫
國體雖褻爲害猶淺至于加派與協助臣寔
慮之小民常賦苦受鞭笞尚多逋負情豈得
已邇來遠近蕭條愁歎之景象
皇上不知諸臣亦豈不知乎若又額外再派則有
相逼爲盜耳說者或以官家富室不難措處
爲例不知官家富室田愈多納銀愈易小民
田愈少納銀愈難天下富者少貧者多不仕
者多仕者少豈苛索哉有司賢者不敢稅羨
與重贖稟無長物安所得銀以助邊不肖者
耽耽嗜利乃復借以攫取題目不至推膏吸
髓焚林竭澤不止果若所爲是使賢者喪其
所守而不肖者益增其墨也國家何用舉廉
律貪之令爲乎且加派固小民之害協助亦
小民之害民心思亂禍豈在遼發帑一着在
皇上宜速允不宜多藏蹈鹿臺鉅橋瓊林大盈覆
轍遼左用兵十八萬每歲議餉八百萬即使
高皇帝東征西討封王建侯所費不貲未嘗橫斂
且數蠲租減稅即二正之季天下多事未嘗
窘迫至此今日病源安在臣請略陳其說
高皇帝時天下府州縣官不過五千四百有奇軍
職不過二萬八千有奇今日文職增至一萬
六千二百有餘武職則成化五年增至八萬
一千餘今又倍于成化時矣其他雜流視史

閘寺尚無算語曰官多民擾殊有理也卿寺
臺諫府衛郡縣固難缺額其餘似宜查
祖制以省併京職如部屬中行評博職業簡者每
司可裁一二員省直布按二司如屯田水利
督糧清軍各道可以守巡兼者每司可裁一
二員大府如同知通判設至五六員者可裁
一二員僻府經歷知事照磨檢校此中可裁
二員僻縣縣丞主簿典史此中可裁一員教
官則府學五員中可裁二員州縣學三員中

可裁一員以至雜職祿史闔寺過冗中一併
議裁此豈獨省俸爲國哉亦免十羊九牧之
患爲民害矣或曰士路人衆如臣所云何以
疏通待選之人臣考祖制科額不甚多名臣
輩出邇年解額日增添註日益人才何以不
如古似宜暫減出身之額如云額不可減則
兩司首領州縣佐貳亦可以待科目洪永時
周冊以進士選永嘉縣丞曹鼐以舉人遷泰
和典史其後俱爲名臣何孤進取惟歲貢一

途祖制難廢但官非養老之具當亦量才加
授賢能端士可也才識優長破格超遷可也
其年老學荒之甚者本省類題表宅授銜不
必送部選職可也審能若此何患壅滯至如
武職襲替祖制比試不中者降爲軍今亦宜嚴比試之例勿令乳
臭納取官緹綺則以待有功勿以恩徘濫
授材官則以待有能勿以庸夫輕畀斯則交
武兩途冗員一清所省俸祿較之責官協助

以傷政體者孰得乎國初邊餉止于遼東大
同宣府延綏四鎮歲費京運不過一百餘萬
迨後增以寧夏甘肅薊州固原山西爲九鎮
今則密雲昌平易州井陘臨洮無不列塞歲
費京運民運銀七百餘萬矣主兵弱則益募
兵募兵之弱亦然募兵弱則調客兵客兵之
弱亦然夫使一餉寔得一卒一荔寔得一馬
各鎮何用此等大衆哉金帛日輸以飽債帥
兵額雖增安所用之臣前疏請中外練藉軍

州縣練民壯勿舍見兵見餉以省臨時召募
遷調安家行糧之費此爲足兵計寔爲足食
計此外衛所之老家則汰之邊鎮稍靜可以
量減之客兵則汰之州縣稍僻可以量減之
弓兵與舖兵則汰之內府監局中外衙門可
以量減之騶從占役則汰之循名責實總計
一歲所汰冗兵當亦節省無算而又何憂不
濟耶國家上供之需曰太倉銀庫曰光祿寺
曰內庫若使冗費無度江海不能實漏卮其

太倉庫除給邊餉與正項經費外必查祖宗
御用原額幾何今費溢額幾何光祿內膳必
查祖宗厨料原額幾何今費溢額幾何內庫
監局採辦必查祖宗粟帛顏料工匠原額幾
何今費溢額幾何溢者汰之即額內有可省
者省之此一裁省尤多臣亦不敢遠引

二祖即如

仁宗皇帝以楊士奇言減惜薪司奏討北直山東
賦粟四十萬

皇上之過大臣儻有封還詔書之王嘉不進羨餘
之李絳愛君防漸將死力爭嘗不至是張承
業一宦者猶不輕以庫錢予莊宗曰錢爲大
王留以養戰士近時大臣風裁其視承業爲
何如耶嗟嗟前事已矣今何時哉

皇上宜猛省大臣宜死爭可省必省可裁必裁至
目前燃眉無過請帑可濟大小臣工誠宜跪
門不已號泣繼之日復一日以必得請而後已
凡此皆爲經濟之長策異乎權宜之疵政也
乃若政出權宜不礙帝王大體者亦自有之

天下山塘田園基址原屬官物可以不用者
則宜查出變價親王戚畹勳貴祿厚賜豐必
有全資則宜暫停三年常祿以俟日後處補
官員謫遷添註多不殿任公差道里多至經
年人臣敬事後食豈宜不仕受祿乎則陞遷
雖與算俸竟可計日扣銀不必寸以捐俸之
名色省直郡縣編有修理城垣公署舖舍橋
梁等銀及應荅上司使客油燭柴炭紙劄損
箱之類歲歲修葺處處荅應則此項竟可取

解不必寸以協助口實此皆權而不失正者
夫臣所陳者計似迂而實切行似難而實易
遼事遲久固當講求遼事結局亦當講求不
然今日開例明日加賦設法巧取民窮財盡
譬之饑人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矣

○經略熊廷弼題爲

明旨催兵愈嚴中外虛應如故懇乞
欽限考成急救殘遼并急遣風力科臣馳扎山海
關點驗援兵出關以免虛塞再悞封疆事前

職疏言部調紙上有兵過關無兵以虛數誑
皇上者實查得自三月失事以來援兵到遼陽者
止有此數止足抵開鐵失亡及召募新兵逃
兵之虛數及見樞臣辨疏開列遼東見在新
募出關三項自謂十萬之數僅少二千又是
紙上虛數而職弟出一揭以駁之不敢復瀆
聖聽惟是事到于今冬寒已過春煖已來時候已

逼事勢已歷有不得不爲
皇上之封疆生靈求救于樞臣而望其受職之言
以實數相應者當去年八九月間開鐵連陷
北關繼亡遼陽已亡在旦夕顧乃職時初到
猶得用虛聲以恐之多方以誤之酋果疑懼
不敢出今日久情見凡我兵之逃亡馬匹之
倒死糧草之缺乏出關援兵之有無西來市
馬之損瘦某營某處之孱弱某城某方之低
塌一一皆被奸細報知又賊兩入鐵嶺開原
收割運糧誘賺我兵竟不出益窺我無能爲
而恐之誤之之法窮矣遲則三四月早則正

二月定到遼陽城下有一番大舉動此非職
臆度也凡拿奸細解到回鄉皆供李永芳笑
云如真保薊宣及南浙殘兵不與飯也砍得
個飽又云口外也是死進口也是死不如進
搶由他死活也罷近朝鮮逃回二將見職亦
謂賊言裡邊兵不敢進勦只在觀我外邊的
變我與其俟裡邊觀變不如明春傾巢先往
決一死戰頃者拱兎夷自愍營回報奴兒哈
赤等帶領達子二萬餘騎已上了馬要搶遼

瀋奴酋差人來兩家指天說誓如今不好行
兵待明春二三月間一齊攻搶等情歷歷有
據而遼陽危不可言矣今遼陽各兵除河西
兵馬盡數發與總兵李光榮防禦西虜外其
年來召募遼兵如鐵騎營玄武營強兵營標
下左翼營右翼營及廣寧發來者數近三萬
屢以爲言卽閱臣姚宗文亦勸職許回城弟
竟不可以算兵眞保宣薊及南浙之殘者亦
不可算兵乃毛兵僅能穿山透林非平原冲
戰之用止有總兵柴國柱賀世賢各領馬步
兵一萬一千人李懷信領馬步兵五千餘人
雖設防要害而國柱懷信管下皆陸續烏合
援兵世賢管下多招回逃陣殘卒俱是站立
不住世賢常私稟職云我部下各兵說動東
夷便面黃無人色每張開頭敵向前而後隊
便走如中固懿路兩番光景寔足寒心惟賴
手下數百親丁強勉支持如何能當大敵其
他總兵并親丁亦不可得雖在虎皮驛三塊
石地方設防皆明知單弱抵賊不住但畏軍

令不敢言不如且回遼陽依城拒守爲穩職
于總兵中惟恃世賢今其言如此職心膽俱
裂又恐撤回益示弱以速賊至且徑棄瀋蒲
而不顧遼陽益失恃角無兵護耕數百里田
主皆拋棄糧草無所出徵力持之不聽各道
屢以爲言卽閱臣姚宗文亦勸職許回城弟
以二總兵時常更番往彼防守蓋亦深知遼
城見與必不能棄城固守三帥各兵必不能
拒險當敵而爲此根本之慮者也職不得已

聽其更番回城操練如前議而頓違初心初
計矣去秋併瀋歸遼本望援兵多多過關今
春再去守瀋故置三總兵于適中處所爲南
顧北窺之計而今已矣賊如攻瀋蒲而我必
不能救也本望援兵守清河寬甸防賊南犯
而今已矣賊如搶村屯窺南衞而我必不能
救也本望撥兵守鎮江爲朝鮮聲援而今又
已矣賊如攻鎮江攻朝鮮而我必不能救也
三總兵見于虎皮驛一帶列三大營十里相

望坐以待賊尚懼不能抵敵欲要回城況遠
而奔救瀋蒲再遠而奔救清甯再遠而奔救
鎮江朝鮮此職斷斷乎有以知其不能也凡
此皆兵部紙上調兵之過也樞臣不任受虛
誑之名職亦不任受失誤之罪勿謂職不先
言也爲今之計不亟遣多兵應援則遼必
不守不責成各省鎮則必不肯遣援不先責
成兵部則該部寧誤封疆必不肯失省鎮而
情而援兵緩無到時職嘗見兵部調兵不論
兵之多少某家之有兵無兵某將之或存或
亡一槩混寫入疏某家土兵幾百某處調兵幾千某處合兵幾萬
皇上見之豈不好看而不知其爲紙上之兵也今
宜確查某鎮某家的確有兵若干某將見存
的確有家丁若干某將贖罪的確能納馬若
干又能募家丁若干然後從而調之不得少
一人一騎以悞軍機則省鎮不得推辭而各
將亦無所容其展脫此其當責成者一每容

調各邊兵馬之文動稱一面發遣一面即給
錢糧補馬補軍補造器械而一毫不爲解補
以致哄怕各省鎮不肯調遣此又紙上之兵
也今後調兵當一面發銀一面調兵使各省
鎮得隨發隨補不致空虛各信地以滋他虞
如兵部無此錢糧當即與戶部各衙門爭討
以應急用此其當責成者二每見省鎮留兵
留將或報某家無兵某將物故兵部便置之
高閣而竟不肯批覆以責其必發又如調各

土兵纔被人駁便拱手而謝曰聽地方官斟
酌只消斟酌二字便將調發斷除殆盡此又
紙上之兵也今後或有私留不遣或遛逗不
行者疏到即覆以如數必發爲主此其當責
成者三又當見部請
欽限曰某鎮道里若干應限若干日出關某省道
里若干應限若干日出關然此限方定而兵
部已先忘之矣何況各省鎮何曾見處一承
調不如期者此又紙上之兵也今後定限日

期必不遲悞一刻一時以長兵將玩驁難使
之漸此其當責成者四而今土狼毛浙各步
兵僅可用于寬鬉清河小險之地而緊對賊
寨如撫順三岔一帶平陂漫嶺非西北各邊
兵必不可若見土毛各兵易調則任意調之
而西北邊兵顧皆爲督府所阻而不敢多調
此又紙上之兵也今除調土狼毛浙兵五六
萬但足山險之用外悉當調西北邊兵之勁
者以便衝突此其當責成者五伏乞
皇上嚴諭兵部通將前調未到者新令增調者明
白開列務足十萬數而一酌量遠近定以
欽限仍乞
天語叮嚀樞臣曰前者三路失師之後假有按兵
棲濟出關張揚聲勢賊必不敢犯開鐵乃坐
視邊臣呼號漠然不應既已被賊窺破連胎
重城姑令戴罪視事若此番調遣仍不如數
不依限期致有失誤兩罪并發定有

明宗朝處治本兵之法在此職所謂當步戍兵部
者也兵部既查有某鎮某家某將兵馬調確
數矣又爲處給錢糧補募軍馬及各丁安家
矣如此而猶執不遣逗遛不前者此各省鎮
之罪也如去秋調發薊鎮兵將地方輒藉滿
旦小虜恐喝朝廷及臣調停調遣而滿旦亦
不見犯近地方官亦不見塘報
皇上即此一事便可以知各鎮情狀又如甘固援
遼總兵以下在遼者甚多誰不對職言祁魯
二家有兵可調而該鎮却疏稱其無兵不肯

發遣如此之類誰念神京危逼誰念我
皇上東顧之憂誰念
宮寢
宗廟震驚不寧併乞
天語叮嚀諸臣曰此非救遼之師乃勤王之師也
若遼東不守禍中京師他日煩費諸臣者更
苦更難倘有調發不及疏數不依
欽限因而失誤者定有
祖宗朝處治鎮撫之法在此職所謂當考成各省

鎮者也兵部如數調矣各省鎮又如數發矣
而軍不精銳馬不壯健器甲不堅利兵部但
滿調數而可用與否不問也各省鎮但滿發
數而可用與否不問也此又紙上之兵也擔
虛名受實禍年來遼東吃虧全在于此若不
于山海關逐一點驗出關何所稽考伏乞
皇上特遣科臣有風力而實心任事不避嫌怨者
一員駐關上隨到隨驗凡不如數者參不依
期者參兵馬羸弱器甲朽鈍者參仍即發回

隨限換補如有容縱出關而職復點驗不堪
者職即執筆而議科臣之後此職所謂亟遣
科臣到關查核者也今時急矣雖亟徵調之
實嚴考成之法若必待考成各省鎮然後來
援而遼已去矣此陳湯所謂報仇之師非救
急之師也頃聞薊西滿旦已經悔罪受款自
應邠緩就急依近調援查得寧夏遊擊辛志
德固原遊擊吳棨甘肅遊擊張應元延綏遊
擊張奇等各領兵馬一千七八百名見在薊

鎮駐防相應亟亟俱調出關收援至于各省
鎮兵調在通州昌平天津者聞已近二萬許
人職不知是何方兵士盡不堪戰亦當查其
悍猛中用者如越效忠許定國丁吕式等所
領各兵之類速速揀發過遼應用又有原係
援遼兵數而近爲兵部曲徇天寒之請留泝
內地過冬者一併發遣亟催出關以上各項
通限二月初十日裡盡到遼陽違者俱以承
調失期從重論蓋保得遼陽無事薊鎮與京

師自可安枕無憂無煩過慮無事張皇如必
堅持神京爲重之說坐失遼陽而先自喪其
所爲重也此又今日第一救急着也伏惟
皇上亟賜裁斷施行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謹陳目前緊急餉務以
濟燃眉事准督餉侍郎李長庚咨議大率遼
左之苦在無兵又苦無餉蓋兵可調募而餉
難猝處也極苦無餉尤苦無舟車蓋餉尤可
漕輸可糴買而舟車則難猝辦也遼左在關

之糧十五萬餘理主事田時泰催車運豆陸
續到關及查關外自高嶺至遼陽將及千里
計十六站幸撫臣早計設有牛車而每站所
分大車不過二十餘輛每輛載十石小車不
過五十輛每輛載四石牛車行緩三日一往
返除已前截運硝黃火器外十一月間寧前
廣寧兩道竭力嚴催所運過止二千四百餘
石而每石腳價自寧前至遼陽約共一萬二
千餘運甚少費甚多斯在關陸運之難也抵

海岸之糧有登萊天津二處運天津運不幸
中道遭風停泊而底蓋套者亦六十餘舟因
前歲海運議未定所以有蓋州套復州北沈
口金州三埧旅順口之不同自去年七月以
後方議定于蓋套茲奉有
明旨矣其蓋套之糧該道嚴催已經運完金復等
處之糧尚積十萬臣行該道將復州者定于
歲裏運完金州者定于正月運完以濟正二
月之用一至三月則海道之新糧可接濟矣

而地方極苦車牛之少在內尚苦望梅在外
已爲竭澤斯在岸陸運之難也但事至今日
不得稱難矣若使稱難則可任其不運乎臣
謹與諸臣立爲六議
一金蓋等處之糧由本地運至海州以達鞍山
則海蓋道任之由鞍山至遼陽以達三帥信
地則遼陽道任之其在關者由關以至高嶺
永平道任之由高嶺以至杏山寧前道任之
杏山以至海州廣寧道任之而由海州以達

遼陽則又海蓋道遼陽道之事也分地責成
倘一節有悞本處道臣各管糧府佐官員不
得詖其責定以考成之法容臣與諸臣奉功
令繩之此考成之法當議也
一關內車牛部臣催于內督臣催于外計必有
至者然各軍懸釜待炊計日望食當先儘關
外之力以應目前待關內之牛以裕後計即
關內牛至矣而事須預辦于關外應行各道
將地方牛車優価催買速行打造集匠鳩料

勒限完工不得稽遲此造車之法當議也
一遼左原議牛七萬四千隻又議騾車一千輛
二者原以活法行之撫臣之疏備矣臣細詢
之則騾車載多行速倍于牛車其便不待辨
而知也又有稱遼左地鬆夏秋雨後騾車輪
重易陷所以遼左向來止用牛車茲議先催
關內七府騾車千輛每騾一頭其力壯價優
者可當二牛之半大約得騾萬頭即可減牛
二萬五千隻合行各道轉行州縣照依原派

騾車牛隻之數得騾百頭驗俱壯健者准減
牛二百五十隻不許以瘦弱抵數據廣寧道
臣云窘急之秋驢亦可用但驢力小價省若
令繩之此考成之法容臣與諸臣奉功
一關內車牛部臣催于內督臣催于外計必有
至者然各軍懸釜待炊計日望食當先儘關
外之力以應目前待關內之牛以裕後計即
關內牛至矣而事須預辦于關外應行各道
將地方牛車優価催買速行打造集匠鳩料
勒限完工不得稽遲此造車之法當議也
一遼左原議牛七萬四千隻又議騾車一千輛
二者原以活法行之撫臣之疏備矣臣細詢
之則騾車載多行速倍于牛車其便不待辨
而知也又有稱遼左地鬆夏秋雨後騾車輪
重易陷所以遼左向來止用牛車茲議先催
關內七府騾車千輛每騾一頭其力壯價優
者可當二牛之半大約得騾萬頭即可減牛
二萬五千隻合行各道轉行州縣照依原派

省牛騾驢三項隨州縣之便以騾驢之數減
牛之數以騾車之值減關外造車之值期于
不失原派之數足用而止牛騾驢既爲通算
而地方各官再爲推諉則臣原疏考成之法
在自無所逃罪矣此牛騾之法當議也
一遼左匠役絕少兵興之後在外匠役既不肯
來本地之匠益多散失而各道造車用匠遼
陽造戰車用匠芝蘇灣造船用匠是匠役以
互調而力竭矣經臣曾請于關內催發工匠

誠非得已經臣所請爲戰車火器計耳臣爲
運車船計亦不得不望于此況用匠與用兵
不同匠役無出征之危且散在寧前廣寧近
地應聽督臣轉行各州縣催募出關事完即
同此匠役之法當議也
一芝蘇灣之運臣與督臣親勘已眞而寧前道
臣定議力任此事臣留新餉一萬五千爲買
木造船之費發該道嚴督造完二月杪催行
發運除吏部已據臣咨復將原任主事令聽

降來斯行補府佐職銜管理淮船及芝蘇灣
運務外其運至三岔河者逼近西虜難以建
廠必于東昌堡設立通判一員臣與撫臣面
計查得遼東苑馬寺永寧監監正談大壯老
成練達應加通判職銜專管其事俟舟至由
海入先報知本官預備車夫俟舟抵河邊速
起卸上車毋躭時刻此運道一關則寧前廣
寧之車漸可減以濟遼但須得南方水兵善
試風雲者以爲鄉導應行兵部轉咨直浙巡
撫于太湖定海水兵營各取百名以爲鄉導
應免如今歲天津之失其有慮及逃軍者則
三岔河芝蘇灣聽撫臣各設武官一員其關
內地方委之山海參將天津地方委之天津
海防營遊擊每遇船至親自搜查設有逃軍
定以軍法梟示本地仍連坐本舟運官水手
人等以罪則芝蘇灣之法當議也
一遼左地方凋敝民力已窮甚有願輸車于官
以免赴運者其情可憫合無用立事例上納

車牛計其價值數十兩與納吏承數百金以
上者與納官監再多者納文武職官如見行
事例而武職量行上納加銜願納糧料者亦
如之百金以上者准減去二十金數十金者
減去五金俾已輸者假此以酬其勞未輸者
寬恤以待其至此事例之法當議也夫臣所
言止知臣職可爲籌計耳而遼左萬難支處
臣自出關以來寧前一道以至各山皆砂磧
之地與虜共之及至廣寧雖守禦增嚴而一
城以外民居寥落耕種多荒田山嶺以至三

岔河則烽烟馳突時厪心目大抵遼陽雖以
三帥外備濠墻內修人有固志而民皆凋喪
之後軍有枵腹之虞野哭千家頹垣數圮情
景尤爲不堪其海蓋道舊稱腹裡近受各處
海陸之運亦極蕭條言兵則撥防分守苦于
無兵言馬則各軍騎坐多虛撫臣拮据買遍
馬九百四十五匹于各處解來者多方喂養
心力已竭矣夫言及兵馬之增則慮及于餉
況處處告苦地地稱難臣誠不知所終矣該

臣行廣寧海蓋間百姓擁輿投告俱稱召買
泒草及運糧之艱沿途牛車牽輓之苦泣訴
于臣惟是之咎一抵遼陽各冝以督餉之臣
遠來必有賞給而隨臣銀兩未至途假空言
慰之若輩雖奉節制之嚴而悉言許語立遍
于途臣何足惜而事勢至此若再悠悠忽忽
縱慈父豈能長保其子耶以經臣推轂專閫
惟其所制尚對臣扼腕而嘆任之難況屑劣
如臣者乎尤臣所大懼于將來也伏乞
皇上勑下戶部再加酌議逐款覆請仍乞
天語叮嚀凡遲悞者聽部科與臣嚴行參處其關
吏兵二部者一體咨請覆行至危遼情形非
皇上破格軫恤于上內外各省直臣工如拯溺救
焚于下則將何以濟此二百萬之轉運也

庚申孟春二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勦遼總督文球題爲久叛伏夷悔罪認罰乞復舊賞以結殘局以蘇奠

陵京重地事據密雲兵備僉安性勦州右參政郡可立呈據白馬關管守備事都司劉登瀛呈稱爲照西虜滿旦係順義王妾子趂兎之繼妻赶兎殺逐朶顏部落奪占白馬關口作反豈止數次挾增不啻數倍至萬曆三十四年間赶兎身故滿旦係王子吟喇慎家女恃寵夷梟前來說總是我家達子無知到你邊下作反我家也有死傷的許多只求那顏開恩容我再加認罪罷了再將塞汗住公男乞炭携子私嫁赶兎之姪阿暈及娶婦生息等衆輒索增賞不遂遂于四十二年十一月間糾衆突犯殺虜麻郎谷居民當蒙督撫按關鎮道勘實具題請停革叛酋倒賞後雖屢肆竊犯于梁家園等處我亦出奇堵剿擒斬多功節次塘報在卷週年三酋五次叩關乞款終是要添新賞不肯認罰正在講折間詎意遼左屢次失利復又糾衆于本年八月初一日大舉入犯高家莊蹦小有殺傷而虜被堵禦死亡亦衆滿婦不遂狂逞旋復具稟着令其男差夷進邊還要真心求款節該添差尖哨往來齎單宣陳利害滿婦其男復差金舊兒等進關懇講始面願認罰贖回四十二年赶兎長男倒賞貢賞既又嚴加宣諭高家莊復犯之事何以抵其罰贖金舊兒等見我內地兵馬晝夜整束又見詞嚴義正回話滿旦

復齎夷稟前來說總是我家達子無知到你邊下作反我家也有死傷的許多只求那顏開恩容我再加認罪罷了再將塞汗住公男倒賞并四十三年貢賞作高家莊罰贖能又蒙本路歷數其節年之罪與新長之惡懾以中國之威曉以得失之利而滿婦傾心輸服又將塞汗住公男及赶兎身下四百部落倒賞約銀一千餘兩添作高家莊罰贖是前後罰革倒賞共銀三千六百餘兩二年四季貢

賞係正項錢糧并驛遞口糧鞭把馬布往來
之費約省千兩通共銀四千六百餘兩俱屢
據有印信夷稟在卷續據滿旦夷稟差夷金
舊兒等進關哀稟罰贖已是遵照認的重多
起初作歹到今六年不敢原止爲我二子明
暗令落赤并媳婦逛慢婆只一个孫子二个
孫女又三子毛乞炭并媳婦阿兎婆只以上
七个人討添穿吃加賞來生也爲實死也爲
實如今只是哀告望乞務要多多添娶也是

朝廷恩典以後也好出力報効看守邊疆也
免的別家達子騷擾等情復該宣拒不啻數
次緣據乞懇不已勢難峻拒節經轉報因值
多事之秋姑准陸續加添所討各名下衣段
布疋吃食等物大約值銀五百餘兩明諭滿
婦等感恩忻服即具夷稟擬定十二月初九
日帶領夷衆叩關獻還活人高氏馮氏高氏
張氏等帶有小女二口并主悔罪認罰合同
以後恭順効力保全各關口無事盟誓永渡

字樣前來聽候鑽刀復該稟請本道隨蒙依
允及協守營路主客諸將領帶同各中千百
把關哨等官聚集丁軍五千餘衆勒令手提
骷髏軟血盟誓放砲吶喊鑽刀九遍完畢當
有滿旦等帶領男婦夷人三百餘騎進至撫
夷所挨次叩頭謝恩乞領延宴懽慰出關聽
候乞領新舊等賞去訖爲照夷婦滿旦叛逆
革賞已逾六年不爲不久今叩關認罪願聽
罰革前項年例額賞三千六百有奇四季貢

賞銀一千餘兩爲數不爲不多并獻被捉活
人共有九名不爲不誠原擒質禁夷人伯克
累等八名似應釋放訂期鑽刀盟誓所哀討
者各名下穿吃衣段吃食等物僅值銀五百
餘兩爲數不多合無軫念效順開復舊賞應操縱
陵京重地乘其犬羊計窮搖尾乞哀亟賜轉達
姑從向化之誠准與題請開復舊賞應操縱
適宜用示柔服遠人以奠邊圉再照所
罰例賞銀兩應留祗充庫貯正項買撫之用

待候另冊分折造報其加增新賞銀兩令廳
議處緣由稟報到道看得滿旦母子先因挾
添新賞糾衆入犯麻郎谷等處題革俐賞五
年千玆通年跳梁益甚幸我內地多方設備
屢著擒斬隨亦叩關議款將有次第詎意東
事決裂狡心復熾仍又借兵大舉突犯高家
莊堡幸未深入今本酋力詘于屢遣討窮于
要挾復托其男及差夷金舊兒等傾心求款
往來講折不啻百十彼惟以討添兒女穿吃
爲詞若再固拒不從犬羊之性難馴驚擾
陵京爲患滋大量加衣吃等物亦非過濫所

罰贖既有三千六百之多及年例貢賞千餘
通計三千六百有奇復又獻還被捉活人先
後共九名口乞恢之意已誠似應俯從其請
以結數年不了之局除鑌刀日期恐呈請往
回日久又起狡夷變詐之心先擬初九日宣
示朝廷恩威鑌刀認罪外查滿旦繼夫阿
畢係古北路乞賞屬夷先年助逆作歹亦將

所認之罰計數幾十倍于此亦足以示懲矣
當此邊疆多事似應羈縻爲便如謂夷性無
常欵盟難恃亦惟是就彼之順逆以馭之如
今日之稽首塞下便當投骨以示恐如異日
之逆我顏行又當閉關以問罪此惟在沿邊
道將加意綢繆相機操縱恐難以預料于今
日遂謂鳴鴞竟無好音故峻以拒之以阻其
向化之心也合照該道所議將滿旦叚子盜
年停住額貢二次賞除揭帖外俱准開復又其
夫阿暈原乞古北舊貢先因助逆暫停未幾
叩關悔罪已經前督撫准復在卷亦應並開
以完全局至于量增賞物合如道議仍嚴諭
滿明母子務要恪守新盟永堅恭順如再悖
逆定行誅剿庶朝廷之恩威互用而犬羊之
反側自消也既經二道覆議前來相應題請
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酌議覆請定奪行臣等遵奉施行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淮船勢在必需牛車

尚須酌議懇乞
亟救募造以濟水需黎酌衆議以便陸輓事照得
奴氛未靖轉餉正殷其從水運者必須船船
非盡由于淮而淮船居多以淮故船數也遼
需本色二百萬餉可截漕船難卒辦故餉臣
李長庚擬造淮船并所僱沙船共足五百隻
之數限今春至津門以便運發而漕臣王紀
有淮船搜括已極苦累難堪一疏內稱大衆
三月在揚僅得六十四隻在淮僅得七十九
一百二十四隻而猶有滲漏不堪之小艇蓋
奴勢披猖市舶無由塗之想括船令下舟人
有掉臂之思兼以去春淮屬已出過船六十
隻又先後爲山東僱去者幾二百隻奚怪乎
求者汲汲而應者寥寥也但遼兵不可一日
無餉則運餉不可一日無船今天津未嘗不
造也江南兩浙與天寧洲非不宜共效纓冠
也而時日無幾勢難應急與其募于他屬不

若募于淮之便與其造于他屬亦不若造于淮之便以舟楫之輻湊工料之麟集較之他屬似有差也職獨慮僱造之無資耳今據飭臣稱已發過銀五萬兩而戶部又支動兩淮運司銀十萬則非無米之炊矣人情趨利如驚誠懸賚以購厚給其直將無有敢泄槩從子來趨事者乎謂宜

收物潛臣轉行淮揚各州縣多方召募先儘沙船以沙船之人慣習風濤不必別尋水手最足以濟目前之用也若製造一節該嚴漕船之缺以千餘計未便兼攝則另委府佐一員以董其事而武弁畢官既難信任且難督催即以新任未平府推官來斯行先僦船而後僦運無不可也其治事之有司如臬造及時而堪用則移咨吏部紀錄若怠玩逾期或以不堪搪塞者倘臣俱得白簡從事重則降調輕則罰治庶水運有濟也其從陸運者必須車車非必盡用牛而遼之運倘用牛車居多蓋因該鎮土疎一當夏秋雨濕車輪重而易陷惟牛車可以常行耳牛至七萬四千遼難取給自不得不分派于畿輔以及河南山東山西頑民之所賴以耕者惟牛今加派且倍既已厚責其措餉而又欲併奪其農業民其奚堪然使農業妨而運事克濟猶不失爲急公後私之義也日來紛紛之議咸謂牛能任重而不能致遠越數百里勞必有以求卑不服之故倒斃者項倘臣移臧書云茲議

牛騾並買惟隨州縣之便而一騾即可以減二牛之費已無不曲體第必生牛堪遠到者始可責其牛騾並買若損民間之耕業以供沿途之倒斃則不若徵騾于遠而置牛于近者于陸運爲有濟也嗟嗟轉運一事耳僱造船隻則淮徐騷然置辦牛車則京省又騷然而徵調之後又徵調加派之外又加派則九邊四海無一而不騷然州縣中求其有二千之節省足抵兩年之加派如山東長清令者未

易數數見也哀此小民詎堪此重困哉然非
一再加派便可寬然有餘地也遼餉歲以八
百萬計今地畝倍加亦四百萬止耳而牛車
一項動費百三十萬各邊調募安家月糧又
欲取給于中不能以二百萬剩矣以不及二
百萬之額而欲支八百萬之川脫中之禍寧
待轉盼哉往歲五萬士東流使捐軀赴敵者
暗受花銷之數娼優倫生者巧避甘破之誅
即今兵部所計出關九萬之兵經臣紀爲實
數者僅六萬有奇遼鎮募兵一萬四千而堪
用者不過二千即此二項糜餉又不知幾十
萬長此安窮籌謂潞江海之源不若塞漏卮
之隙職願今之募兵者毋徒取充數而以難
得之餉養無用之兵也嗣后調募出關者應
勑督臣于關內逐一驗發有不堪者登時汰革驗
後而私替者以軍法從事務使有一兵即得
一兵之用如兵堪用而餉不給則治治餉之
罪儻能給而兵不堪則治兵之罪庶幾未

流之砥柱也即如朝鮮爲我屬國以義旗之
舉開疆于奴我實貽之矣頃來告急不救則
虞撤我藩救則又虞生我瑕然揆以輔車唇
齒之誼斷不宜置之膜外昨見臺臣左光斗
疏稱行人司司什劉時俊堪令宣慰屬國時
俊沉機雄畧究心已久試
勑遣朝鮮假以宣慰屬國之監聽其便宜行事必
有深計因兵于人與稱兵于我勞逸固有間
矣職因轉餉而并慮餉之無從出職因無餉
而并防餉之所由糜故兼及之仰惟
聖明裁誊焉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左轉運之費事急燃
眉伏乞
勑議處以無悞封疆事山東司案呈遼東巡撫周
永春等題稱前事等因奉
聖旨議餉各疏有未覆的著作速議覆著便宜搜括
有督餉專責各處堪動錢糧准著便宜搜括
取用該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該臣看得遼

陽殘破已十之五矣今叚房合誅併半个遼
陽亦岌岌乎殆矣固賴有經撫諸臣拮据撐
持要必士飽馬騰然後議戰議守有所憑藉
臣是以日夜焦勞旣慮折色之害匱又慮本
色之中斷一切搜那征派不遺餘力而圖計
軍興以來已發過新餉銀五百萬此臣部之
所能也若夫水陸輓輸非臣部所能及亦惟
是地方司道便宜料理應幾有備無患耳前
月十 日接到撫臣揭帖爲亟處戰守共議添車三萬七千
以便置辦轉運糧草事共該牛料一應等費約

用銀一百三十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九兩續
接到督餉臣揭帖同前事臣始而駭終而懼
駭者駭其一旦倉卒責辦以如是之多其何
能支懼者懼車牛展轉派買旷到關之日
遼餉軍馬不能待矣年餘不圖一旦責之不
爲掘井乎故一那湊銀二十三萬兩解發各
司道暫置牛車轉運應急外隨於本月十二
日據餉臣揭欵一一具覆分別置買之州縣
陽亦岌岌乎殆矣固賴有經撫諸臣拮据撐
持要必士飽馬騰然後議戰議守有所憑藉
臣是以日夜焦勞旣慮折色之害匱又慮本
色之中斷一切搜那征派不遺餘力而圖計
軍興以來已發過新餉銀五百萬此臣部之
所能也若夫水陸輓輸非臣部所能及亦惟
是地方司道便宜料理應幾有備無患耳前
月十 日接到撫臣揭帖爲亟處戰守共議添車三萬七千
以便置辦轉運糧草事共該牛料一應等費約

用銀一百三十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九兩續
接到督餉臣揭帖同前事臣始而駭終而懼
駭者駭其一旦倉卒責辦以如是之多其何
能支懼者懼車牛展轉派買旷到關之日
遼餉軍馬不能待矣年餘不圖一旦責之不
爲掘井乎故一那湊銀二十三萬兩解發各
司道暫置牛車轉運應急外隨於本月十二
日據餉臣揭欵一一具覆分別置買之州縣
日處餉臣揭欵一一具覆分別置買之州縣
住定到遼之程限正奉
旨欽依行矣蓋餉臣題請原會同督經撫按覆餉
臣之疏即所以覆撫臣之疏也且撫臣職在
攄數以請餉臣職任設法以應攄餉臣條件
上覆所以備撫臣之未及也當斯時也使臣
四肢能左擔糧而右負鞋不惜以身從事況
敢怠玩需緩不行區處哉恭奉
明旨議餉各疏有未覆的作速議覆仰見
皇上註意遼東不獨牛車一事責臣部以無泄泄
凡有關于遼餉者皆當朝上夕覆顧曰覆矣
或留中不下猶之乎未覆也臣速覆矣或羈
延旬日猶之乎不速也如臣部覆戶科之錢
疏關科臣之五議何莫非議餉疏而未蒙
俞允豈其一事而兩視之耶譬如人身百體從令
但有一脉阻滯終是運動不得矣願自今以
往經臣覆者俱賜以檢發其餘未覆者容臣
集思廣益務議得妥即爲上覆苟有助于涓

滴不敢避夫煩瀆此臣所自矢而忠于
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尤有請焉馬車牛一裝費至一
百三十餘萬業咨行各府州縣動加派銀矣
計遼東一年需餉八百餘萬而新舊倍加不
過四百萬近查湖廣調土兵動地畝銀一十
八萬而浙江南京山東陝西等處凡有調募
供云動地畝銀兵部續調馬步兵若干安家
衣甲又議動地畝銀六十餘萬即使地畝加
派盡行解到遼餉尚少一半而四分五裂各

分支取其餘有幾臣恐今後遼東舟車備矣
以何項支給折色買糧料糧草備矣以何項
支給折色到此地位雖兵多如雨馬羣如雲
將不戢自焚此不獨臣部持籌之憂即兵部
專閫之憂又不獨兵部當爲同舟共濟計也
伏乞
天語申飭兵部召募除安家銀兩臣部照任外其
器械馬匹同工部仿設法湊處各地方召募
亦各地方設法湊處留此加派銀兩催解爲

○經畧熊廷弼題爲朝鮮飛報緊急虜情備陳危
迫懇乞
聖明勑部確議撥兵防援以資特角事准朝鮮國
王李昭差陪臣賫到咨文一角內稱據走回
人金三供在虜中聞八月間奴酋聲言犯遼
至十九日奴酋親領軍馬遶邊北關北關原
有二城金台失白羊骨分兵據守奴酋怒令
併軍蒙以牛皮用破矢自焚攻城本寨終

不支金台失自焚白羊骨山降奴酋盡將老
弱累萬餘口擄回本寨揀得精壯九千餘名
分隸部下八將各胡因說開鐵已陷金白亦
破遼東一城尚何所恃云先是鐵嶺之戰有
蒙古酋胡宰賽領萬餘騎來助天朝亦皆敗
衂宰賽及其二子副將四名並被賊擄出副
將中一名即奴兒妻兄蓋奴酋曾取蒙女爲
妻至是奴酋因其妻兄誘宰賽部落驅赴獻
馬相繼于道本胡諸部亦爲服屬九月二十

日間奴酋前往開鐵遼瀋近地收取野穀益
欲引致遼兵而遼兵竟不出應奴酋乃將遼
瀋境上三堡攻陷時殺本堡軍兵各三四百
名十月初七日奴酋令其女婿好好里干斗
等來問我國倘欲與朝鮮和好朝鮮不肯聽
從終始助兵南朝此何理耶開鐵北關之敗
朝鮮豈不聞知朝鮮之城北南朝堅固如何
云云且近日遼人之被入虜中絡繹不絕皆
言遼東中飭備御諸具馬兵在城外布陣步

軍守陣云奴賊又與蒙古約定同時入寇蒙
犯廣寧奴犯遼東又因奴酋子貴永哥部下
胡人聽得酋第二子忽古太第三子紅太言
于其父曰朝鮮北關宰賚皆助南朝今者北
關及宰賚俱已破滅惟朝鮮尚存不可置朝
鮮于後而先犯遼東且劉大海手下胡人說
奴酋與其諸子及各府審議乃于迤東牛毛
寨萬遂嶺兩處多遣數枝兵馬緊緊防守仍
造作攻城長梯各相傳說今冬不搶遼東先
困寬奠鎮江等因又本賊既陷開鐵遼瀋近地收取野穀益
白狂于驕壯專覬遼陽而或慮小邦之聖其
後必欲先事蹂躪賊之衆願垂涎實兎且慘
項據走回人報說伊賊益以邊臣所答無好
語爲怒要遣一將搶劫小邦稱伊賊于瀋瀋
西界築城留兵或稱各胡當待氷合往搶朝
鮮以報助援天朝之仇怨或稱各胡說道日
後我們要擊朝鮮瀋瀋道刻堡及致今日伊
果顯示猖獗將遣吞噬牛毛西路之造梯部
下諸胡之傳說無非專意小邦小邦敗劒之
餘剪焉不振藩籬將撥門廷奠保仇憤至此
慘痛如割況天朝之寬奠鎮江等處與小邦
之昌城義州諸堡隔水相望而邊處邊頭孤
危特甚其要害險易守禦堅瑕賊必周知賊
若從甕陽境上鴉鶻關取路遠出鳳凰城裏
面其間既無關嶺之阨一日長驅塵駭颺迅
橫剗旁截或犯寬鎮一帶或搶小邦昌城等
處則各該地方無暇嬰壘殆奠保內面遼先

左八站外而江東一城彼此隔斷聲援阻絶無復唇齒之勢盡爲豺豕之場言念及此惟有憤塞蓋寇至策應則遠水無及于近火孤軍用援則漏兔難沃于焦釜此小邦所以不遑婆婦之恤緯而惟以捍邊收閤爲憂者也爲此令先咨報頻乞備將咨報亟行題奏急調大兵來至寬鎮等地方與小邦遞戍特爲以重關防之鈐轄以絶狡虜之窺覦如或賊徑侵小邦便添遼鎮諸兵赴則來援等因到職看得朝鮮自去冬告急之使凡六七輩至所以報賊情而求救援者日緊一日而職以無兵調撥但支吾應之未敢瑣瑣題也頃者又報賊屯兵于牛毛寨萬遮嶺造作長梯先搶鎮江寬奠且云賊若從甕陽境上鴉鶻關取路繞出鳳凰城東面內而遶左八砧外而江東一城彼此隔斷聲援阻絶其所以爲我中國慮者甚于中國自爲慮而我尚可以無兵之故支吾應之未快朝鮮而先自快乎徃撥新兵防清河甕陽寬奠鎮江等處縱使不逃亦屬無用而今逃且盡矣此外更無兵可撥矣職不憂朝鮮而實憂賊入清甕兩路奔岫巖而犯南衛繞鳳凰而攻鎮江如所云遼左八砧江東一城隔斷阻絶者洵該國之羣恤而遶左之危症也近接郵報兵部議覆朝鮮告急疏內稱昨經臣熊廷弼題稱以重關防之鈐轄以絶狡虜之窺覦如或賊徑侵小邦便添遼鎮諸兵赴則來援等因到議于鎮江添兵設將夾鴨綠而守如城犯朝鮮則鎮江與朝鮮合力以拒而四路分擊以牽之如賊與四路相持則鎮江朝鮮合兵而兩路以搗之使各路總爲一分合奇正以成全局移文經撫按臣悉照前議嚴加防衛是部議于職疏畧亦見謂可行矣而鎮江添設之兵將在何處四路各設之重兵何居憑何合而拒搗憑何分而牽制則前議亦不過紙上之空談耳而何以副該國之情固吾圍之謀也伏乞

皇上亟勑該部酌議如果寬甕一帶在所必防朝

鮮與國在所必援便應實議撥兵防援實調
援兵作速來遼聽職調撥無徒據職之空談
權詞以覆而使人實謂職所條上方畧未悞
朝鮮而先自悞也
○經畧熊廷弼題爲新兵全伍脫逃軍聲大損謹
據實奏聞乞賜罷斥以正馭軍無術之罪并
乞
勑中外諸臣無靠以遼守遼之說以緩徵調而悞
幾鎮事先是貸畫劉國縉川報召募鐵騎營

車營各項下新兵一萬四千一百餘名又續
報卜爲鵬等項下新兵三千三百餘名到臣
臣見兵多羸弱不慣弓矢不慣火器又無甲
無馬無器械無約束紀律心知其不可用贊
畫間請發守瀋撫以身試而臣頗難之會鎮
江寬奠發陽清河紛紛請援不得已以二千
九百餘名往鎮江一千一百餘名往寬奠一
千八百餘名往清河各設防以張聲勢使賊知我兵漸來不敢遽

窺東南意謂地視瀋撫差緩令軍可安心弗
動也後據兵將皆稟此兵無用當撤回甚有
稟再發精兵以護此新兵者臣謂新兵即無
用何處至于此昨冬十二月二十二日忽據
署清河備禦熊錦稟稱復州父子兄弟往來
控望皆云先逃之兵已經投牒于復州團練
待進兵時再來衆皆欣躍而言我們何不往
家過節開春再來等情臣一見而驚曰兵走
矣亟差官往諭止之二十四日復據熊錦稟

報二十三日夜間各兵皆成羣南去隨即追
赶止促二百餘名及查在營未動者不滿千
數是晚又據熊錦詳報各軍供稱俱是各給
免票暫借一時今聞家中差役繁苦哭聲震
天趕回之後復去雖存不滿五百亦不能保
其不去二十六日又據熊錦稟報止存見在
並贊畫續發撥軍九十四名乃昨又聞其盡
逃無復存留者矣臣不覺拊膺頓足而嘆曰
有是哉遼人之離心離德也有是哉各援兵

方日思逃而遼人乃首爲之倡奴賊方聞我
兵逃馬損亟欲奪取遼而遼人乃更以此風
聲示賊也清河如此他處可知問鎮江寬奠
鹽陽各兵亦有盡隊而逃者將官不敢挽也
至于存留遼城者近二萬人一時聲問賊中不
名沙汰及逃回一千五百餘名實存者三百
餘名卞爲鵬等原領三千三百餘名沙汰及
逃回二千六百餘名實存者止七百餘名前
疏已言之矣此外尚有楊武烈領一千五百

餘名曲韶領一千九百餘名而臣不敢比驗
也恐一比驗復逃走如卞爲鵬等所領者又
有一番風聲聞于賊不便也卽去秋撥數千
人採秋青草逃回金復致少採原定草束大
半撥于人斫悶棍月餘及歸查每人每日僅
斫棍一條撥數百人補築墩臺竟不知散去
何所而臣至今不欲問也恐一問必行罪一
問必逃走又有一番風聲聞于賊不便也臣
取單頒嚴仇各營解到援兵之逃者或十數

人或二三人必梟斬示衆衆獨新兵逃者咨將
皆不報及全營哨逃始報而法不加衆矣不
然此法嚴之過也當三路覆沒軍民南竄之
時贊畫獨挺然號召南衛應募而北一二月
間赴集遼城者近二萬人一時聲問賊中不
敢窺遼陽得壯孤城膽氣而保其無恙者此
贊畫之功也但各官應募原非感激于忠義
不過各衛官照銀差僉孤使來招頭復以安
家月糧誘之而各兵私藉以爲利見鋒鏑在

前死生瞬息間卽不能無悔心而初集時又
無一將官統領操練稍示之以軍法因循姑
息如養驕子以至今日而贊畫處閭里族黨
之間亦無如之何矣如李如栢遣下內丁共
千一百五十餘名募自廣寧者也逃回四百
七十餘名而竟不能收拾人着伍也臣標下
左右翼兩營兵三千一百餘名募自廣寧者
也各逃回數百名屢批分巡道拿解而至今
未有以報也夫此兵已屬難處而何況新兵

巡道已不能拿報而何況鄉宦項臣檄賛畫往召逃兵正身皆匿不出但家屬口稱願賠償安家銀兩及欲另僉精壯補伍而逃民皆怨詈不絕口此賛畫之苦也今其逃不止幾千人矣臣爲此與部道大費商處欲下捕亾之令強使復伍而終屬不願萬一臨陣脫逃爲患更大則其難在日後欲嚴追餉之限勒令還官而近及家屬萬一激成他變爲患更近則其難在目前況今轉輸召買勞役萬端

憚于征調者艱于措餉者樂其說而演之以爲遠徵不如近募也圖存不必遠求也貴精而不貴多也遂因是以緩于征調今其說屢試不驗矣所云不如近募不必遠求者亦可以退而止矣獨貴精之說尚有牢固不破者臣請以象棋喻車馬砲卒有一子之位必得一子以填之如貴精而已只須精頂卒而邊衝四卒可無設也倘對壘者五卒並進何以禦之今遼陽瀋陽撫順清河靉陽寬奠鎮江各相去數百里或百數十里皆當賊十面來路不置兵無以阻其闌入不多置兵無以當

皇上將臣罷斥別簡賢能來治此軍其南衛兵逃逋肆罪干司敗者也伏乞

其聚攻以主貴精之說勢自不能分散布置
必屯聚遼城二處然後可而以應瀋陽則百
二十里應撫順清河則三百里應寬奠鎮江則四百里鞭長不及馬腹
想貴精者另有一種神奇乎政請自爲之而
臣并處才力不及之科矣況海州三岔河金
復等處尚議添設以護海運以防門戶臣更
不知貴精者作何鋪擺若云物力之匱難于
供輸地方之窄難于安頓則臣既知之矣倘

非國都逼近則似此一面淪于夷狄之地不
可棄以予虜可也何必救惟
其不得不救則兵不得不多苟爲不多而但
取支吾苟延歲月此弟可以待尋常搶掠之
虜而決不可以待戰勝攻取圖王定霸不得
遼東不休之虜也與其以二三年之費延爲
十數年之用而且貽禍留變生之患孰若此
以十數年之費并爲二三年之用而速收一
勞永逸之功昔者播在西南一隅有何緊要
楊又一戰而縮匿國上有何難勦尚費正兵
二十餘萬而取之各土司者不與焉今是何
等地方何等賊勢比阿骨打初起氣勢更狠
而謀事者乃作如此議論不至盡悞國家大
事必不止臣亦惟有付之浩嘆惟
皇上自爲
宗社計而獨斷獨行之耳
○山東巡按陳王廷題爲直述新兵失伍之敗具
見危遼單弱之形遼兵愈不可恃援兵萬不

可緩事今之策者動曰遼尚有兵也遼之兵
尚可用也踵省脚力省餉之說內地精銳可
以不遣豈知其大繆不然就遼之新兵論如
熊錦楊千渭卞爲鵬領贊畫新募兵七千二
百餘名皆籍于南衙者李如柏遺下內丁一
千一百名右翼營趙率教部兵三千一百餘
名皆籍于廣寧者俱遼兵也按籍而數之寧
不人人介胄哉無幾而熊錦報逃者一千九
百餘名楊千渭汰及逃者一千五百餘名卞

爲鵬汰及逃者二千六百餘名李如栢原遺
內丁報逃者四百七十餘名趙率教報逃者
四百九十餘名矣朝從戎伍暮返故廬赫赫
將軍之令不蒙其宥兵室家閑壙之心陷險犯危
之苦不勝其北里族黨之樂無關津之隔越
無跋跡之艱難自徙往自來隨心隨意何憚而
不逃哉逃而至于衆多將置之而不問乎則
無以肅軍士之心抑盡舉而置之法乎恐有
以釀地方之變法于是乎窮矣無制之兵譬

之頑蒙子弟羣而受之于塾師訓誨無能及
棄學而走者皆師責也今之將領非所謂塾
師耶先事無教練之方臨時無約束之術致
其逐隊而逃則職守謂何受人牛羊而不芻
牧誰其貸之嚴令統兵官熊錦等戴罪招撫
不效者俱從重論此將領之當議也當贅畫
招募之初正三路大剏之後開原報破之時
遼陽危若纍卵贅畫不踰十日另召近二萬
人藉此聲勢得護遼陽贅畫一段忠勤亦頗

有濟于遼而烏合之衆有如驕子兼以將領
不善撫馭不待兩軍對壘而先自潰反足重
遼之累矣爲今日計將以招逃之事仍責之
贅畫則鄉紳之權未重難立一切之法桑梓
之情相率終有掣肘之勢責之衛官關冗者
多明作者少賄買賄賣終成不了之局且有
意外之擾莫如責成海蓋道申法以嚴令原
將招于上該衛促于下不費刑罰舊伍可還
此責成之當愼也近議海蓋金復岫巖三岔

河一帶議添設兵卒而窮于徵調何如即將
新兵招採者就彼擇將團練以爲在山之虎
豹減其一兩伍錢之餉每月所省亦自不貲
既可資之以護糧亦可驅之以轉餉彼且守
田亟樂妻孥而逃之念可永杜矣此更調之
當講也至于廣寧逃卒尚自無多責成分巡
道嚴限拿解通將新募兵數責成海蓋分巡
等道按其名籍造冊報部彼再逃者知有可
去之身而無可削之籍孰敢復逃而試三尺

耶再觀目前則遼人之不足恃與新兵之不
足憑可槩見矣若非早發開西援兵星夜渡
遼則單弱之象已爲逆賊所窺遼之爲遼其
禍尚忍言乎臣催兵疏幾至顛禿楮敝自覺
厭聞而兵半個不至遼東極危極迫又何敢
呫囁

皇上而自取厭薄哉近據李光榮塘報初二初三
兩日見撫順關外烟火數處又報東賊從大
石溝進入箭傷撥夜屯民三名燒毀屯房九

間而朝鮮陪臣又連賫告急咨文臚列東賊
謀犯甚悉欲求大兵往駐寬鎮等地仍與彼
邦迭成犄角以重關防以絶窺伺其爲我中
國慮者無所不至則彼奴蠢動之機料在不
遠兵將源源而來且恐緩不及事況可悠悠
汎汎而不爲計哉臣謹據實上聞伏乞

皇上自爲封疆計亟
勑樞臣多發邊兵作速來遼破逆酋之狡謀而壯
我中國之威庶藩籬之形勢固矣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孫之益題爲司帑積貯無
餘再行搜括以濟遼餉并懇
聖明急允廷臣之請慨發帑金以固封疆事臣切
惟奴酋猖獗以來摧我名城殄我將士腥羶
之氣漸迫薊門忠臣義士無不怒髮裂眥誓
不與生不意議兵無兵議餉無餉廟堂之上
泄泄沓沓寖積薪而安處堂臣之所未解也
可惜年半之間五百萬之金錢空付流水一
千里之枯骨慶綽春圖而經略主帥尚俟口

展辨圖保首領國家幾無法矣乃欲山海關
以外各將用命士卒不逃此不必得之數也
今援兵四集盡地而守然枕戈待旦之人斷
難畫餅充腹萬一儲糈不繼則脫巾之禍恐
一決裂而不可收拾也近見經臣會算餉銀
該三百三十四萬米豆之數非二百萬不可
夫轉運之法不過航海梯山督餉之臣豈能
神輸鬼運太倉如掃外解不來則目前之餉
誠汲汲矣臣從邸報中見戶部清餉一書有

運司未盡之議兵部咨内有運司積餘塩課
之議餉臣李長庚揭帖有那借疏理道臣引
塩折價之議在戶部欲取之爲邊儲之用在
兵部欲取之爲安家買馬之用在餉臣欲取
之爲造船僱船之用件件急着事事軍需倘
或有濟秋毫臣豈復愛膚髮但以蕭然之帑
難應多方之求即鉄積十累稍有羸餘亦皆
皇上外帑之蓄非臣所敢專也隨牌行疏理道嚴

追引塩折價一項共得二萬三千兩除解貯
淮安府庫聽督臣支用造船外又搜括庫貯
并臣衙門解剩贓罰等銀共十八項計數四
萬四百四十四兩零隨差援遼千總官解赴
太倉川兌邊餉連前折價實共六萬三千四
百七十四兩零譬之涓滴助海亦何濟之有
至于折價銀兩原自有說蓋因塩法敝壞已
久歲入正課六十萬六千兩又以寧夏缺餉
增帑五萬六千五百六十兩諸商皮骨俱盡
徵解不敷歷年那東補西俱借庫銀湊數其
有觚罌罍耻幸綱法新行商賈樂趨該疏理
道臣議將淮南十九場不徵本色每司折價
二錢餘六場及淮北五場遞有差等但照原
額徵銀入運司庫中爲衆商補庫之數俟舊
引銷盡仍徵本色此折價一款明係補司帑
已輸之數非額外之餘也且念邊商每年守
候太久致悞開中內商既徵餘銀又輸鈔價
一時帖併支吾實難原議以此項銀兩預給
邊商爲買鈔之用俟歲額解完始追內商補

償俾庫貯恒盈轉環於不竭之府而邊鈔無
停塞上有殷陳之積深謀遠慮爲國家永此
百萬課其計甚周非欲取此目前錙銖悖心
計之名也查四十六年七月間方奉
明綸至今徵解未完一半兼之以前庫貯挑河等
項錢糧借解已盡今河道淤塞多年塩艘阻
滯京掣愆期近日興工挑濬費殊不貲此皆
哄鬨之用不得不取償于庫者也況濱海竈
丁頻罹災傷敝哄待哺貧困堪憐其能剝膚

惟儘以足取盈之令乎倘歲歲借折價爲名搜求無厭率以爲常則是浮課雖減額外又增恐兩淮不惟無商且將無竈矣臣今日不得不詳陳始末以明告君父也抑臣因是有請焉兩淮運司素稱財賦之藪也今多方搜括止得十二萬四千六百之數以此備遼不過九牛一毛太倉稊米耳餉臣心嘔計窮苦于無米之炊戶部露肘提襟徒爲仰屋之嘆搜括之網密於凝脂加派之征半倍正額即使吾司策桑孔持籌恐亦無他謬巧而東事未寧則亦安所結局乎欲保

神京不得不守遼陽不得不要戰士欲要戰士不得不賞糧草經臣語備矣臣爲皇上晝夜思維除發帑外斷斷無他策也然今日發帑又非僅僅如前數十萬遂足塞羣臣之望而了遼事之局也非大資一番不足以鼓聖明亟俞經臣之請嚴加責成以厚兵力以保封疆事粵自開鐵北關繼陷奴勢益大我域漸

穴銀山歸入內府筐篚珍奇百倍封椿中使吮血磨牙以取之閭閻茹毒飲痛以應之撲滿必破多藏厚亡正其時矣今疆場多故廟社震驚尚不急發臣恐漁陽鼓震而瓊林大盈頃刻立盡是可不惕哉矧天子富有四海原不患貧但得三韓無恙即悉內廷黃白盡實邊需亦宜不再計次者乃諸臣顙秃唇乾天聽益杳外廷之人切疑

皇上置遼左于度外不知陵寢宮闕

皇上亦度外置之乎伏望慨發帑金百十萬付之戶樞二臣分給經撫閫臣或用餌虎酋或用援朝鮮或用造戰車或用餉將士庶士飽馬騰邊城可復立見縛奴酋而致闕下矣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遼事急在燃眉遼防尚無固志危亡立待拯救宜毅懇乞

聖明亟俞經臣之請嚴加責成以厚兵力以保封疆事粵自開鐵北關繼陷奴勢益大我域漸蹙境外全無犄角遼陽已成孤注是以賊往

來西虜肆行要結也而我不得知出入開原竟破遼藩也而我不敢問三冬草枯奴氛自歛新春柳布奴馬漸驕政邊臣臥薪嘗膽之時而士卒戮力復讐之會也忽接經畧熊楊帖中開李永芳所殺進捨之言奴賊傾巢死戰之語併與拱兎指天說誓一齊上馬攻捨情狀歷歷有據似非空談然猶或兵集防密可恃無恐也再接以報捷報稱新兵全伍脫逃軍聲大振所據署防清河備禦熊錦節次哀報始猶兵以徃家過節開春再來爲言繼則差役煩苦哭聲震天既赶回復去無復存留矣甚有鎮江等處盡隊而逃將官不敢報矣此等景象何可令奴酋聞且見也職一聞之不覺心膽俱裂千此而爲救焚拯溺之圖亾羊補牢之計其必速催出關之兵以補營伍之闕亟講訓練之術以正脫逃之法而最得力處無如關門點驗一節職請爲

陛下言之向來經臣條議戰守大畧必須兵十八萬之數而樞部議調亦未嘗不如其數也第以照顧人情之意多而確持定見之念少倏增倏減載遷載延宜有以來經臣帶上之諸也今除已到遼兵二千五百浙兵二千并越效忠許定國所統毛兵二千原係援遼者速催出關勿令逗遛官可以加銜不必名器吝也兵可以添餉不可以錙銖惜也此外如薊鎮設防之兵應否就近遣發各處抽來之兵應否移補守防再核各處已調募者調來若干未調募者再加若干務如額而止速發銀兩刻定限期勿以傀儡充數勿令趨趄不前一有杭違從重參處此催兵之一說也從來卒不可用以將予敵不教而戰是爲棄之凡兵到遼陽經臣檢閱後即酌量南北風氣之習權衡彼此語言之語令一大將統領訓練務令將識士情士知將意有指臂相使之便無胡越相視之情庶有勇且知方乎乃發盡劉國縉所募新兵始何以招今何以逃今既

不能盡拘逃兵而寘之法合無重處一二爲首倡者而以其餘者責令按數補伍即以海蓋道將統之以作四衛之防或亦可帖然無譁也此練兵之一說也至各省鎮誰非王臣誰無國恤滅奴朝食應有同志豈其一援兵之發而充數塞責無一統領將官不得其人沿途賣放僱請頂替則山海關一查詢爲頂門之針職同官給事中李奇珍曾以督臣驗發爲言深與經臣之意符如以督臣有地方之責必欲從內遣官爲重則有募兵科臣祝耀祖責令當以召募兼檢點庶省一番供給騙從之擾乎此點兵之一說也抑職猶有說焉兵靳于多矣而無安家則無兵無行糧則無兵無厚餉則無堪用之兵此其責在戶部無馬匹則行不前無盔甲器械則膽不壯此其責在工部太僕他如募兵之差下矣而無其責在禮部練兵之官有關防何以行事此其責在輔臣矣而無勑書何以遵行此其責在輔臣

皇上習于靜攝九閽有萬里之遙大臣誼切纓冠易地有同舟之濟毋以職掌而分彼此毋以爭執而失寅恭應請旨者極力以請毋委巷遇之難應題知者速爲題知毋任拘攣之套棟宇將焚怡堂自若載胥及溺其何能洴此職區區蠡測之愚所呼籲之我皇上而併望于諸大臣者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請發餉臣閱臣諸疏實關措餉運餉亟圖候旨無期咨行有日敬再申明以便遵奉以嚴責成事臣竊惟遼勢濱危朝不保夕遼兵待哺夕不謀朝今日之事孰有亟于計餉者今日亟餉之計孰有過于餉臣閱臣之議置牛車淮船等項即朝上夕下猶恐其遲無奈兩臣特請不報臣部復請亦不報望眼徒穿燃眉莫待萬不得已業已于昨催疏內題知徑行既咨移各該地方處分料理矣第人情奉王命則雷厲風行奉部文則日延月玩況此微

上之徵人情惲于剞肉局外之局人情易思
卸肩得無有地方有司躊躇過慮于地方觀
望生心者尚藉口曰旨未下乎夫遼餉歲需
八百萬金即新加派與舊加派合算仍少四
百萬有奇若舍此着更有何策可應是加派
萬分難已一已而我軍匱糧少內變作矣至
陸運則急牛車水運則急淮船遲延一日即
兢惧一日是淮船萬分難緩一緩而轉輸無
資軍腹枵矣臣部職司餉事得旨當速行不
少待如臣部行之而地方不必行臣部速之
而地方不必速則惧事之罪臣部唯有參罰
功令孰以考成按輕重而行昔人語曰苟利
社稷專之可也操通變之權行濟變之事匪
臣敢爲自專俟旨則惧國家亟行可保疆場
爲朝廷臣子計社稷安危勢不得不爾亦自
分爲國一腔天地神明可共對也抑臣更有
請焉

皇上于章奏每諭輔臣一則曰俟檢發再則曰俟
檢發見今之檢發最緊最急者無如此此開
係遼餉諸疏旨檢則一舉手便是何費精神
肯發則一啓口便完何需時日遍靜候已久
值此歲序更新尚復何俟謂
皇上忘遼以督餉用餉臣矣以斂餉用閱臣矣謂
皇上不忘遼餉臣閱臣之嘔心而請者誰非爲遼
而竟置高閣恐諸臣愈急
皇上不宜緩也說者謂

皇上賊來則急賊去則緩急則切責于下緩則堅
持于上以是爲得計然而失計正在此先事
不與臣下共營迫至事迫而督責雖殷亦無
及矣兵法云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及今議措餉議運餉正待之之說識者猶病
其晚尚可遲留乎且春陽布煖氷泮雪消奴
酋出穴此其時萬一有兵無餉何以待之臣
部所以鰓鰓然任勞而任怨早爲之圖一面
俟旨一面即行者祇以時勢之迫切如此絲

綸之鄭重如彼不得不便宜從事獨計
皇上之聰聖事事取裁與其使臣部不得旨而行
孰若使臣部得旨而行爲更便也
明綸一渙將兩臣封事臣部咨文藉以生色可以
紓中外任事之謀而不至阻隔可以鼓遠邇
勤王之義而不至愆期卽此是更新善政卽
此是決勝良猷天下聞而手額相賀曰此
聖主之明宗社生靈之庇也臣部幸甚尤遼幸甚
○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維璉題爲邊境勁敵

方張中外單弱可虞謹陳一得以振見在武
備以消將來大患事臣觀奴酋之叛本朝其
猶元昊之叛宋也西陲去汴遠元昊割據無
關宋室存亡非若遼左殘破咫尺于
神京卽門庭之寇也宋有元昊之難仁宗恭儉
憂勤主于上韓范富歐諸臣同心一德輔于
下百姓樂業根本深固非若今日朝常日紊
海內虛耗天變民愁所在生心也遼左今日
舉動固差快人意然尚未堂堂正正與賊交
鋒未見賊來攻城果能堅壁旬月足挫賊銳
令自解去則亦未有必勝之形亦且陪京省
鎮將怯兵弱恐皆未敗之遼左不可不慮每
見國家募兵苦無金有金苦無人有應募之
人又苦非可戰可守之人全盛天下何以患
寡患貧若此當思其故矣司農止此歲入一
以養府衛之籍軍今其虛糜廩餼又一以養
府縣民壯機兵弓兵等今其坐食官錢臨時
倉卒乃議召募以充川則蔵人以外倘豈天
雨神輸乎譬爵加賦與夫藩王羣臣捐助一
切權宜苟且之政可常行乎譬如人家世養
多僕暱主飯不供主役主人有事另出橐銀
以僱役甚至變產行貸以繼之其家有不貧
且弱者哉夫養百萬之衆不得一夫之用此
臣所爲悲也已成之軍素藉之兵平日撫之
無其恩馭之無其法補偏救弊無其道而恃
臨時召募調兵徵土司借屬夷是祖宗之政
不可用聖賢教民而戰之言不足信此臣所

謂舛也土兵之多調朝議已知非計說者欲以重賄嗾諸虜謂得以夷攻夷之策信然矣此必虜有敵愾之心中國懸賞以待則可若捐金求虜臣恐功未必成賞遂成倒蠻夷鳥獸難養易囂去一奴酋得一奴酋如後患何宋狄青曰以一智高橫踐兩廣力不能討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而起亂何以禦之此今日所宜預鑒矣臣又復覩部檄州縣團練鄉民夫鄉民之練成化時盧祥巡撫延綏已疏陳欲廟廊責之撫臣與兵備撫臣兵備選練民壯中之魁傑以任戰而分減稍弱者之倆以充賞竟破羣盜此往事明驗故奴酋發難未三月臣遍見本兵振舉舊章一疏似亦採行臣議惟是文具相蒙殿最不信終是無益此外尚有責之郡縣守令考成殿最此實扼要一捷法

處置之方臣請悉陳以候聖裁其一在破額以養士每軍一名月糧一石此太平操演常例若欲勤練待用即使太祖皇帝在今日亦難拘額臣觀今日協臣條陳戎政一疏間拔精壯二萬人稍加鹽菜銀兩便省二十餘萬募金京營既爾郡縣何獨不祇增民間一騷擾里胥一漁獵亟宜罷之或

然至民壯工食扣半解遼糧愈薄則操愈廢是撤郡縣之備矣本爲農也尚欲劫之以爲兵本爲兵也何反銷之以爲役故軍則揀精加餉民壯則宜還其額設更加優犒乃可設法其一在刺手臂以防僞凡軍兵皆有腰牌記其年貌籍貫但身軀長短面色白黑鬚誌有無等項天下相似甚多包充冒糧僱倩應點其弊滋甚平居影射萬狀有事掉臂而逃耳惟刺其姓名于手臂則臧奸易覈臨事難

逃有不習于戰者乎或曰此近操切不知厚餉是情覈實是法若使廢法弛備生靈受禍不仁更甚況軍則選鋒加雙糧鹽菜者刺之常伍免刺民兵則有原額工食者刺之新籍無工食者免刺中有不願刺者聽其退缺以補願刺之人不必強也何爲不可蓋范文正曾刺保捷韓衛公曾刺義勇卽前規矣其一在假將權以示威襲遂治渤海則請丞相御史毋拘文法虞詡令朝歌則請太守許以便宜行事既以治兵責守令不宜束縛其手足將領賢否俾得明揭小校哨長俾得自選兵士有不法之甚者俾得軍法從事庶可展布四體討軍實而申儆之平日不假賞罰進退之權當事責以守備不設之律守令肯服乎其一在革僉帥以餉法軍法不行由將領尅軍又由始進有費彼官從居間得而欲禁其不貪安得皆有經畧尚方劒人人誅之君間非獨在陞除每見考選舉剌疏上

孫吳韓白車載斗量有事動稱乏將則何以故無乃眞才不屑干進而庸懦乃善營窟乎唐之僉帥在中尉今之僉帥在縉紳良可浩嘆蓋有不愛錢之文臣始有不怕死之武臣此在樞曹本源臺諫要津先加之意而後可矣抑南都事宜造戈船習火器與夫懸錢練選餘丁補缺伍召各匠習水戰建營房便操校射輪班防守諸議遼難未作臣已屢揭于堂官卽今協臣在京可問然堂官眞心任事

委實無奈文法牽制事權擊肘何此外尚多
應舉之政其又何致抵掌談哉臣尤有說焉
大禹服苗舞干敷德泰穆喪師痛哭悔過當
皇上深居尚如故紀綱法度任其陵夷乃欲撻伐
以底蕩平豈天驕縱
此狡夷孔熾之時
皇上若是從古未有無文德而有武功者
皇上方將追踪堯舜豈其反出鞮者下耶臣遠臣
也可以緘默但目視國家多故力扼則殫將

來大患未已不忍不以告于君父倘蒙
皇上省覽發部議行宗社幸甚
○河南道御史盧謙題爲遼兵不足奴氛將逞懇
乞
聖明急救危遼以固屬國以安社稷事切惟自古
爲主帥者每稱談笑折衝自經畧受事以來
惟恭謝天恩一疏差有喜色其餘皆焦心勞
思爲催兵計夫經畧居圖廵方畧之地乃以
逐逐催兵苦哉經畧受事于三路覆沒之後

人謂此難事也今催兵而兵不出關則苦事
矣奴動而無兵應敵則又險事矣爲樞臣者
居中運籌乃不能催兵出關乎人謂樞臣甚
恚紙上有兵之說職謂兵出關即恚亦無恚
兵不出關即不恚亦恚國家之事大矣樞臣
當不其然所調各兵有將起程者有在途者
其未入關猶可言也昌平等處棲遲者久不
出關竟何故也今日之計樞臣須提出一片
苦心料數精神日坐樞密府馬上差人催兵
限以時刻論之曰出關後期并罪催者必二
月內兵盡出關使經畧所需者事事應手遼
事庶有濟乎譬如有舟于此其濡已甚有三
老者任之乃求其所以衛之者而竟不應安
得不及于溺乎故催兵出關今日不可再緩
者其次莫若救朝鮮而固其心朝鮮惕于北
關之敗宰賚之孰其氣喪膽落幾盡使中國
不救彼必折而入于奴奴益不可制何者因
糧朝鮮則彼無坐困之虞陸窺遼陽水犯山

東則我多擘肘之患在經畧自有棣遼之策
在廟堂更當固朝鮮之心往往諸臣請遣宣
慰不啻再三在今尤不可緩不然朝鮮將謂
皇上漫然度外我乎故宣慰之使不可不遣遣則
我竭力從王致有奴患
行人司副劉時俊可急使也時俊留心遼事
盖已有年其才品肝膽與經畧素稱臭味使
隸以水兵往護朝鮮更可以爲遼陽壯聲援
倘如有舟于此主在風濤中扳舵開頭雖三
老專司岸上忽有一相識者爲之引纜助篙
則得力亦不少也此皆救遼之急着也
○湖廣道御史房壯麗題爲遼餉急需本色轉運
甚艱敬陳一得之愚以濟軍前實用事盖自
遼左軍興以來百方措餉惟憂不足先是加
納事例歸併戶部原爲湊辦餉銀無奈神奸
切纓冠必優選示信以廣招徠不規規舊例
阻人嚮往也至于輸粟之法或從水運或從
陸運聽取其便惟不許在遼東糴買上納致
本地空虛粟價騰貴其由水運者先赴山東
之入戶八工二巡視衙門互相稽察業已奉
旨則奸僞侵蝕或可少息矣唯是遼餉之所不足
者非獨折色也而本色米豆尤爲急需項以
運糧之故汎買騾車牛隻千餘輔齊魯豫晉
騷擾中原輟耕廢業亦不暇顧急可知也難
可知也以職愚見合無于戶部新增事例款
日外再開運納本色一款不拘府衛首領州
縣佐貳凡例得加納之官依原議本等銀數
照腹裏時估運輸米豆赴遼陽交納事完咨

文到部即行收選當月除授官職仍擇善缺
以示優異每選先儘納本色者一應納銀及
效勞等項俱不得與較遲速朝輸粟夕拜官
人必樂于取榮之捷而不憚于運輸之勞趨
之者衆粟自有餘軍前有實用矣諒銓部誼
切纓冠必優選示信以廣招徠不規規舊例
阻人嚮往也至于輸粟之法或從水運或從
陸運聽取其便惟不許在遼東糴買上納致
本地空虛粟價騰貴其由水運者先赴山東

海防道投批一張報米豆若干由陸運者先
赴管山海關主事投批報數以便稽查隄防
虛僞運至遼陽經畧撫按衙門供投批文納
糧事竣經畧谷部收選凡經由各衙門无宜
嚴禁委官督役不許抑勒需索使人視爲畏
途米豆紛至積少成多可以濟官運所不及
未必非措餉之一道也若夫保守遼陽漸復
開鐵土飽馬騰相機戰守坐困奴酋非關外
關內力行屯田不可蓋奴寨險阻掃穴犁庭
諒非刻期所能奏功不講屯田之策爲足食
之計而惟于內地銖求朘削加派無底止竊
恐外難未平中原先竭所謂季孫之憂不在
顓臾而在蕭墻之中者勢所必至矣遼左屯
田經臣熊廷弼先年按遼已試之法關內屯
田項科臣李奇珍條議甚悉大司農奈何不
詳議題覆力主必行及時耕種而惟今日議
加派明日議車牛剋肉醫瘡良可深念謀國
大臣豈其智不及此無亦取其徵求百姓之

易而憚于屯種經始之難乎
已晚若復泄泄悠悠天下大事誠不知所終
矣職感事激衷謬陳一得伏乞
勑當事之臣議覆施行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爲海運必難遍增船糧必
難立辦仰祈
聖明速議調邊之長策勿循浮派之空言仍
勑當事大臣虛心觀理以圖實效事近閫鄖報見
督餉部院李長庚題爲經臣計兵已定愚臣

計餉難緩疏稱登萊派米豆三十萬共前數
爲六十萬石蓋緣山東海道最近應以各處
所省腳費加值以雜于山東似亦無難登州
道臣極力擔當招徠有法諸臣僉言民運召
商于遼左增值收買無不競從等因隨行海
防道酌議去後今據登州海防道陶朗先呈
據登萊兩府呈稱會看得奴酋發難以來凡
食土之毛者皆思殄滅之而後快果可効力
于遼左何敢自愛乎髮膚而況糧餉關軍前

急用乎今議歲運六十萬石則登萊之應運者敢不多收本色以佐公家之急但今年運過二十餘萬及已徵收未運者無見在錢糧悉借用京邊存留等項而京邊存留之起解支領又皆不可缺者移東補西促襟露肘見今各管兵糧歷過者無銀可給邊軍行糧無銀可解雖曰借用之數似不運本色州縣解補何異望水于西江救此無銀之難也今歲發來二百所運米豆二十餘萬石除封倉淮

船外搜括青濟之船始盡矣明年米豆加二倍船亦加二倍青濟並運則二府之船必不能爲登萊用淮安之船雖多淮安之運雖少能必其不泰越視而漏爾我分哉此無船之難也本道海運條約所以體恤乎民隱者無所不至誠不虧民亦不累民矣而民間之搬運上納轉運上船檣風沐雨不分晝夜肩摩轂擊婦子靡寧已不勝其勞瘁矣而每祐之加派新餉又與不運本色之州縣同科固宜其趑趄不前而無負戴子來之意此人情之難也有此三難則六十萬之運譚何容易誠能請蠲運本色州縣之加派以鼓人心使之戴德忘勞則粟米之徵勒之使辦可耳本省近海州縣造船百隻又題請淮安解船助運不拘大小多寡務要一運可裝二十萬石勒限前來發各州縣給以水脚俾運至蓋奎僉不如數不如限而悞運責在彼中則推諉之患無矣又預發究東等處不運本色州縣之折舊逋餉以抵登萊之起運存留將登萊四十八年之起運存留盡徵本色則那借之艱免矣不然不善于點鐵成金不能爲木牛流馬而安能强怨咨之民使之忘勞而樂趨哉即二十萬石且不可必何敢謾許六十萬石于今日以賈悞事之罪于後日招商一飾登萊加惠無方勞來備至而招之經年無有應者他可知也緣由會呈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舉天下之大事當觀天下之大勢用一方之

民財當量一方之民力自奴酋發難以來調
兵轉餉何者不首括于山東山東之所以應
之者以兵則先發以餉則借解以抽扣工食
則蚵澤極于脊徒以加派地畝則銖求盡夫
斤鹵而海運一節又于此數項之中偏受其
累者也然而向來不敢哀告民間不敢駭走
者一則因始之取數尚少或可竭力以供一
則因地方官謂運之時日無多猶可強民以
從事非山東地方竟然有餘可爲不貲之府

亦非山東之民歡然樂從取之不竭之源也
今一年未已又復一年十萬未已又加而爲
二十萬二十萬未已又加而爲三十萬三十
萬未已又加而爲六十萬將無謂同此錢糧
也改折色爲本色似無病民殊不知民間之
輸納官銀非必盡係糴買得來也有傭力而
受直者有商販而手實者有瓜菜菓蔬而貿
易者皆可以完官銀也即本地徵其本色矣
亦非粒粒皆米豆也有蓣秫焉有黍稻焉有
菱菽焉皆可以抵官銀也而遼左惟用米豆
矣查山東米豆種者什不得一出產之地既
窄而一帶沿海州縣今年處處告荒非被灾
十分即被災九分按臣勘災之疏見在
御前可覆而按也則取數之途亦窮故以之徵收
則民間先乏此物收于何有以之糴買則地
土先無所出賣者何人是即船隻既備艘舟
待運尚恐無雨聚量沙之術也而今之船隻
何如哉欲僱之淮上而淮以本境亦在海運

爲辭欲造之淮上非經年不能告竣非半載
不能到登萊則四十八年之遼餉且屬無何
有之鄉矣此猶以有銀可造有價可僱言也
而今造之僱之費安在哉擬動工部銀而
工部曰應戶部出也擬動戶部銀而戶部曰
應兵部出也欲動新餉銀則曰此糴糧之物
也欲動舊餉銀則曰此解遼之物也甚至新
兵之餉脫巾可虞則議留其半以食之而糴
買之本亦乏矣甚至因年荒徵解不前尚有

借漕兵兵餉以收糴漕兵又復嗷嗷而那借之法亦窮矣夫兵糧借則民力竭則民將以捄死而反側山東目下之勢業已岌岌哉而又加以六十萬之運恐并其三十萬者不能保耳夫遼有逾酋之禍每事必督責山東山東奈奈多事又將向何人取給耶此揆之事勢度之民情萬萬不能供億者故登萊兩府所稱三難則該府兩年之內與本道終始運事歷涉諸艱尤具知灼見而爲此言者非徒爲萬姓請命爲一方圖安逸已也至于召買招商一節本道曾于餉院赴任天津時院撫東時力言其難行于餉院赴任天津時又歷陳其不可行而又曾于戶部吳員外主考山東時痛言其不當行且不能行之故今稟揭見在都門可問知東事其言招商之易本色之多或另有獨見非本道所能與知惟是災民之輕食已罄人情之震盪可虞一項之新餉必不能充兩用隔屬之淮船必不能濟急需遼左危而京師業已戒嚴東省危而遼左更何倚賴不可一項擔當者惟舊遼撫謂海運是淮人無傷糧之害東人得淮船之用最爲一舉兩利之術而當事者可不必專執東人而責之糧此則近日曾以之告贊理遼餉田主事者若宋李高王諸臣俱係東人必

海運是淮人無傷糧之害東人得淮船之用最爲一舉兩利之術而當事者可不必專執東人而責之糧此則近日曾以之告贊理遼餉田主事者若宋李高王諸臣俱係東人必知東事其言招商之易本色之多或另有獨見非本道所能與知惟是災民之輕食已罄人情之震盪可虞一項之新餉必不能充兩用隔屬之淮船必不能濟急需遼左危而京師業已戒嚴東省危而遼左更何倚賴不可

不思患預防而祈爲收拾者耳等因呈詳到
臣該臣會同山東巡按陳王庭看得遼左失
事以來封疆有至急至危之勢儉臣有萬難
萬苦之衷此時即有恤民之心不得不體國
之急臣等凡可效其涓埃其寧愛夫狗馬惟
是規爲出于衡度之外議論入于渺茫之鄉
揆理度勢萬萬不能又臣等所爲動色而却
顧者昔海運之議自舊撫臣李長庚始當時
止十餘萬耳乃長庚之議海運曰東方屢祲

之餘乘風飄之險如大病人甫離床褥方期
靜攝調護遂令持戈備糗禦侮于外其何能
堪是海運之難儉臣固知之矣其議徵儉臣曰
臣撫東三載見民困窮已極今日有糧而苦
于無船若徵之太急又恐民窮而無糧是徵
糧之難儉臣已知之矣其議募船曰山東止
有本地塘頭漁船數原不多淮船憚于風波
糧久泊岸更有可虞是募船之難儉臣并知
之矣其議招商曰既欲完航海之事又欲順
商民之情左右方圓一時共畫難之難者是
召買之難儉臣亦知之矣其議糴豆曰登萊
兩郡豆原不多黑豆尤少登州府豆黃者病
馬不宜充料黑者宜馬乃可濟邊登萊原無
黑豆必待遼糴是糴豆之難儉臣又知之矣
三復儉臣撫東疏咨痛而知儉臣之軫念東
人者至也儉臣一去齊而失啁之兒慈母豈

其異視未幾而有海運二十萬之疏又未幾
而有海運三十萬之疏又忽加召買豆三十
萬共足六十萬之疏視昔且六倍焉豈昔之
難于十萬者今固易于六十萬乎豈難于豐
稔之年者顧易于饑荒之歲乎軍國大事臣
等不敢以臆見相持第以儉臣之言還而直
之儉臣豈自言而自悖之不過曰前後時勢
不同且夫遼左之時勢今昔雖迥不同然山
東之物力難易則非有異且三路未敗之先
兵非不衆也兵非不待食于東也舊撫臣所
不能爲者臣等何以獨能爲臣固知儉臣之

萬分無已而姑條議此兵糧之數耳顧紙上
有餉而遼左無餉何濟于遼此餉臣之責也
餉臣能多派而不能多運則餉臣之自悞也
臣不忍餉臣之自誤而因以誤遼也將謂道
臣陶朗先極力擔當而朗先謝不敏矣夫朗
先雖才亦人耳豈真有神輸鬼運之術豈真
有挾山超海之能今當莊嶽之衆咻而悲楊
子之岐路萬一運不如額則道臣何所逃罪
餉臣以此責備道臣將重違其獎借初心而
道臣之擔還歸于餉臣之負荷及今日言之
餉臣尚可區畫以分屬于他方今日不言至
悞事而後言之即同訶以請罷斥于國事奚
賴焉餉臣疏曰山東派數較多者蓋緣山東
海道最近臣請竟其說昔年征倭山東海運
總加至二十二萬自登州運至旅順五百五
十里由旅順至義州彌串堡交割一千一百
里合之僅一千六百五十里而風礁險惡甚
難訖濟登閱舊卷今日報某船被風明日報

某船閣淺舟子填于魚腹遊魂泛于波濤天
風起于倉忽性命懸于瞬時地如彼其近也
運如此其難也今議海運俱至蓋州蓋州套
窄小淺灘形如半碗而碗口礁石嵯峨勢同
攢劍必小船方可進入而所泊僅可二十餘
隻又必堅厚小船方可冒險入之後水退撞
礁每處滲漏大船裝數百石者可入蓋州套
乎合青濟登萊四府之船可盡泊于窄小之
淺灘乎蓋套不能盡容而使各場蕩漾于口
試于蛟宮龍窟之間恐悲馮夷不能時時效順
也蓋州距遼陽止三百餘里登距蓋已三千
餘里其去萊則甚遠矣其去青濟益遠而不
可以程計矣茫茫何着去莫窮其底止一運
而兼幾運之程一程而增幾程之費職等方
有望洋之嘆而不知其近四十六年山東米
豆頗收因登萊有餘之粟勉完二十萬之數

無米而改折漕糧因改折而反增海運暮四
朝三所以悅狙者加之疾矣夫漕運者運軍
自駕船領兌我只憂無米不憂無船今歲儻
而米安在也米即多方轉糴而船安在也查
徃牒先年武德道運糧四萬石造船一百九
隻登州道七萬石船一百隻萊州道六萬石
船一百二十九隻青州道五萬石船八十五
隻又留戶部銀八萬五千五百兩兵部銀二
萬七千兩工部銀二萬二千五百兩爲募船

之費而各船派造于淮揚浙直天津洲清江
廠之間殆無虛日于時工部造船戶部督餉
索船則船應索銀米則銀米應今則此卸肩
于彼彼卸肩于此題疏曰二百萬覆疏亦曰
二百萬及至問船則問之水濱計餉則計之
筆舌職再問道臣六十萬糧當用船若干曰
須船六千隻職竊訝其多也而思之蓋奏小
不能容大船蓋奏遠青萊濟南不妨兩運道
職非漫語也必有六千隻之船而後有六十

萬之餉人船計梳木二根必有一萬二千梳
木而後可駕六千隻之船造船之責自有司
之者山東向無木植亦無船廠船備而糧不
給猶可督責山東儻餉集而船不至罪豈在
東省耶遼餉地輸陸輓尚忿牛車距海運餉
浮虛駕空可緩船隻必海輸而後能陸運必
船到而後可車載既無凌波飛渡之粟安用
盤山過嶺之牛若謂草料先須車運則馬飽
而人饑防遼豈專恃馬哉職見天津船隻餉

急船而急車難視陸而易視海遠視三百里
之遼陽而近視數千里之蓋奏則職之所未
解也至于名買三十萬之說則須餉臣及遼
臣另爲設法名買而實非道臣之所能任何
者商非東省之商也既謂之商則聽其自來
自至而非可以法令拘職等之令能行于東
省而不能行于他省職等之投粟能行于受

田之民而不能行于遠地之商今之所云在買者將曰召淮商乎淮商徂東省之留船無出途之想更懼遼左之阻危無涉海之思淮何可招也將曰招遼商乎我未必得遼商之大利而且虞遼商之大弊所謂大弊者挾逋逃而來匿砂黃而往是也職等于招商一事該道揭示經年多方招諭並無一至該道極言其必不可招而餉臣謂能招揀設果招揀有法今歲二十萬之糧何無商運而獨苦民間捐捐乎宋繼登王化貞諸臣見在遼前商賈屬其統轄餉臣儻能責成于遼臣押商船以至登萊職等當諭道臣勉遵糴之禁盡加惠之方使其轉販而往但恐招商而商不至則諸臣之不能踐其言而于道臣無預也道臣欲擔當而未能不得已有淮船運糧至膠州起運至昌邑搬入海船之議且恐淮船既運糧入海未必有用而不盡之船以供山東之運淮船不過成山海船未必即至昌邑非

必濟之策也然則三十萬石之召買不幾爲盡餅乎如廟議必欲召買乞皇上即以此責成遼左諸臣令其招商轉糴勿以此總屬于山東該山東地方必不能召買道臣原無招揀之法必不能擔當職等必不敢餉雷同設語以咳餉臣而重帥軍國也至山東添運三十萬揣力殊不能承然事關國計當盡力以括全齊之粟使婦子有戴于途牛馬轉輸于路運至海濱以圖接濟遼餉有米無船以至悞運則其責又不在職等也伏惟勑當事大臣虛心觀變共期匡濟俾勑工部速爲造辦船隻轉發山東領駕渡海其登萊青濟四府既任繁難之海運希免重疊之加編懷之以恩而後可攝之以法鼓舞人心令其樂于輸粟寬民力以濟遼陽固今日救時之急也

○山東巡按陳王庭題內帑難乞外帑宜還懇乞聖明速行查發以濟危遼以昭

聖德事職外視二年以來諸臣爲遼事合詞乞發
內帑數百萬職亦補牘而
皇上寘然不應者職有以窺
皇上之情也
皇上得毋曰是皆襲者諫止礦稅者也今何以爲
斯請也又得毋曰卽襲者不有事于礦稅今
亦欲爲斯請耶夫軍興之費宜任之外廷而
今奈索之內供且昔固諫止之而今迴合請
之前後本末自相違戾此

皇上之所以寘然而不相應者也職請以後弗復
言內帑而請以外帑宜還之說進可乎職查
內帑金花之進每年多進二十萬兩計
曆十四年以至于今每年舊額一百萬奇而自萬
三十餘年之間蓋多六七百萬兩矣夫此二
十萬之進非曾加派民間亦欲該部自行設
處那借以供內用年復一年難以復支銀庫
空虛職此故耳職查
祖制金花舊額自
上供及支給武臣俸銀外每月贏餘皆以補邊餉
之乏今總不能損舊一以濟邊則已矣若以
每年多索之數出之于外以救邊事之急不
猶愈于民間之加派耶職及開河諸役每一
皇上臨御以來征哱征播征倭及開河諸役每一
大役各費金錢至數百萬兩然其時當事諸
臣自各拮据不敢覬覦內帑者非不知有此
數也良由其時省直郡縣猶多蓄積可以搜
括而用也今搜括盡矣供
又派加之又加職恐百姓愁怨釀成土崩瓦

解之形而至不可收拾也且軍食燃眉而仰
遥郡終是遠水不救近火故職欲請每年金
花多進之數以濟目前之急索之外帑者因
而還之外帑而天下將同
皇上之不肯發礦稅之積者非有所靳也將以備
大工之經營也大工畢則稅事自罷矣又將
同聲而頌曰我

皇上之每年多進金花至積六七百萬者非有所貪也將以備邊餉之缺乏也今果華加派而遼外帑矣百姓鼓舞于內而士馬飽騰于外捷伐一張醜夷喪魄

皇上聖文神武之號垂之千萬禩豈顧問哉然職猶有說焉焚林而攻非不得獸明年無獸竭澤而漁非不得魚明年無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者兵餉一事海陸並運馬牛微買幾省驛騷則一盡供盡之道也昨開原一路庄

家糧食悉被十萬虜騎裝載而去是遼左未嘗無糧斂獲不終棄以齎盜今清撫開鐵雖虛猶堪移駐屯牧遼瀋寬穀金復海蓋河西等處皆稱沃野以兵兼農且種且守修近地可耕之業減海內灌輸之糧于民生軍國並非小補者且海蓋諸糧不過數十萬得大小車各千輛牛騾各數千頭陸續輓運往來不過數十次事有漸而費大省若需車幾七八百豈云數次盡運此多糧而後竟閑置之耶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爲東方田土拋荒無牛耕種海陸原宜分任舟車難以併支懇祈天恩俯憐疲省特免召買牛隻以救生靈事准戶部咨爲亟處車牛等貲以便製辦轉運糧草事內係山東除濟登萊海運外其昌兗二府所屬各派牛六千隻應派買牛一萬二千隻俱動府庫州縣見在銀兩作速買完其牛轉解至山海關聽遼東差官接運東昌一府限二月裡到關兗州一府限三月裡到關其應用銀兩事急不便查發俱動在庫一應起存錢糧先行買送事完銷算議補稍有遠限令各經管道府不時揭報本部會同督撫餉部院戶科從重查參等因前來該職查得東省司庫與他省不同凡一切起運錢糧各屬自爲飲解毫不入司而司庫之所經收者祇本省兵餉及關包二稅等小數耳今就

銀爲太監所催轉解戶部爲遼餉之用庫存有限兵餉先因徵兵四次那借殆盡今本地新招兵九千又將搜括于司庫此中非不洞之源尚安有長物以應突然買牛之需乎竊意非獨無銀尤虞無牛彼東兗今歲大旱野無青草家無餘糧其牛非餓死則轉賣他邦矣是以秋後得雨欲稱潤佈麥而苦于無牛不能竟畝成耕已絕來年之望則此時萬有餘牛買何容易況東省既在海運其數有加無已則陸運之牛似可稍從寬假且二東逼近奴酋防海宜嚴尚欲借兵于浙乞餉于帑汲汲然自顧未暇遑恤其他耶惟是買牛之議在部院已有成說非畀職所敢專也等因呈詳到職該職會同巡按陳王庭看得遼左與東省猶指之有臂而衣之有裏也論疆隅則彼此並重論安危則彼此並急無丸泥之可封有一葦之可渡今之緩視齊者猶之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故謂

之安而不知火之將及也自遼受侵而瘵之
迫如救焚紛如治絲有一不與遼同患者乎
無兵而以爲有兵兵之赴調者數無餉而以
爲有餉之轉運者繁無財而以爲有財財
之搜括者盡且請兵而留無餉之兵加賦而
科無田之賦瘵集事之難若此籌國者亦宜
憐而少寬矣柰之何復有一萬二千牛隻之
加派于東兗也夫東省從四十三年大饑人
類相殘天親不保米粟盡而烹頭畜頭畜盡
即無海運而今歲河水淺漉職官露宿河濡

而剝草根樹皮草木盡而啖及人人相食而
父子夫婦恐供嚼嚥饑民圖猶在
御前豈民間尚有牛隻乃舍牛而食人之肉耶四
十四年又荒職查兩院會行亟撥耕牛各佃
而牛種已盡乃動官銀他處買牛給散而領
犢甚稀兩年來牧養幾何孳息幾何田畝之
拋荒者未盡闢人民之逃散者未得歸東省
之多荒田匪獨民稀之故亦以有田無牛之
可耕也今歲之荒東兗幾成赤土牛無草料

半歸饑死民間正苦無牛朝廷忽有括牛之
令此處之牛既稀地方之牛必貴不得之本
方而欲買之他方且他方亦買牛起運安能
買別省之有餘給東省之不足庄家即稍蓄
牛隻一聞括牛恐官法之苛求必將盡化爲
烏有無牛而東省之田益荒矣田荒而國饑
遼餉弁海運轉輸之餉益付之不可問矣青
濟登萊四府疲于海運萬姓憂生東昌兗州
即無海運而今歲河水淺漉職官露宿河濡

丁夫腐胾疏瘉拮据五旬未遑勞止數千糧
艘得灌輸于京皆竭兗東二府之民力月前
田賦無償人民逃竄粒米如珠野多餓莩窮
民孝其子女轉鬻圖存安得令其賣子買犢
以應公家之急耶且物力有限馬代步必不
可責之代耕鷄司晨必不可責之司昏今東
省既責之供海又責之供陸是有司昏之鷄
代耕之馬也恐弁代步司晨而俱廢矣夫牛
隻之全備未必伏以存遼而先以山東爲殉

東省之民何不幸而生斯世降割若斯甚也
據稱應用銀兩事急不便查發俱動庫貯起
存銀兩查庫貯錢糧見徵者已解未徵者尚
視田間之寸草今冬得雨甚遲麥多未種其
能括地皮以供牛價否無論無價即有價而
萬二千之牛何處覓買何法處辦限以二月
三月取之如寄道臣索牛經臣即如數與之
經世索牛餉臣即如數派之職等即如數以
督責司道司道即如數以責成府州縣而空

拳脚虎終屬虛聲塵飯救饑何裨實用迫至
呼牛無牛無論仕俸查參即褫斥職等亦何
救於緩急安危之數哉故職等寧冒控以受
抗令之罪決不敢輕諾以貽誤國之禍伏念
六令之內孰非王土勞逸當均今近地累受
艱煩貧土不堪紛擾連年荒旱如寮徵調轉
輸如寮切近遼左安危相倚如寮當存一綫
生脉以救萬姓顛危有援山東之例請寬請
減者只問彼處曾有人相食之饑荒否曾有
歲不停之海運否其口自塞萬艘水陸輸轉
舟車沉駕併煩一省之理朝廷以公道勞民
勞而不怨當事者聽言思理必不以職等爲
推諉矣咄咄東方溝瘠相望即海運添至二
十萬餓而改議三十萬分外又議添召買三
十萬當粒米狼戾不能取盈至冀田不足及
至加倍強之不必其寬當事者亦惟計算勢迫職等非不體諒慨欲驅之
遺以殉而殉無可殉則職等之計窮勢迫又

不得不望于當事之體諒也除俟司道詳至
另容補瀆外其車牛一節伏乞
勅下戶工二部酌議借辦特賜寬免即萬不獲已
或止令充東二府共辦三分之一以少緩子
遺須臾之死亦以完遼左須臾之唇齒也

○廣西道監察御史王遠宜題爲遼左需兵甚急
廟堂籌策宜周伏乞
聖明特厪東顧以拯危疆以保
宗社事職閱邸報見經臣爲運完軍器恭謝天恩

一疏內言遼白三路收劒軍火器仗拋棄無
遺伏蒙
皇上特允所請發各樣神器盔甲轉運到遼三軍
赤體空拳一旦得此非軍容而敢敵愾又朝
鮮告急求撥兵防援即徵得
吉着該部作速議覆仰見我
皇上留心于遼東未嘗時刻少忽縞幸遼事尚可
爲不覺衆手加額爲
宗社慶第奴酋擁兵數萬紀律嚴明其
遼發發乎其殆矣宜乎眺望援兵出關而恨

欲穿也當此之時不急調邊兵星速應援則
邊臣何以應手然屢徵邊兵而不爲之區處
妥當又未免有空虛之虞不急救朝鮮是自
撤藩籬斷乎不可然往救朝鮮而不計畫何
將可遣何兵可調以期得力又恐非萬全之
策此事之最難措乎者也非當事之臣悉心
籌酌瞻顧周全安能必其無後患哉職謂廟
堂之籌策宜周者此也總之事有緩急遼之
急萬不可緩也樞臣催撥業已部發所望
不備關緊要害之地在在設防處處守禦使
賊莫能窺我堅瑕方可銷狡酋不軌之心而
寢其肆志迺觀監軍新兵失伍之疏閱臣兵
氣不振之亂暨經臣催兵愈變之疏新招遼
兵所藉以振揚威武衛護疆圉者皆不待兩
軍對壘棄伍先逃以遼守遼之計不足爲恃
一至于此而各將統領部下軍丁率又多陸
續烏合之衆及招回逃陣殘卒此亦何足憑
依而用以摧敵陷陣可當奴酋之鋒遼之爲

嚴旨切責無使失期者尤今時第一急着已然職
猶有說焉應敵以兵援遼之兵固多多益善
將兵者將將之將兵則所貴在精今秉鉞遼
左如賀世賢李懷信柴國柱等皆稱能將豈
減劉柱其統馭三軍要在撫恤得所甘苦與
同使士卒願效死力無有攜志自能以一當
百以寡勝衆不可專恃卒至之兵遂倚爲長
城而不加意撫結士心也昔謝玄以八百兵
破符堅百萬李牧以數十人當匈奴突至彼
豈異人任我朝陶侃以選擇三百人操鍊陣
法推牛痛酒苦樂共之竟破藤峽峒斬賊首
無算總帥韓雍賴魯卒成大功此猶可與頡
頏而不當遜讓者惟在專閫諸將鼓奮忠義
勉力爲之期成經畧身任

○欽差募兵科道會汝名等題爲奉
旨募兵事夫年八月該兵部題差職汝名同按臣
周萬鎰募兵眞順廣大四府防衛京師屢請
未命職等謂已弛于負擔矣乃歲抄該部覆
經臣疏仍差職等名募竟以援遼蓋欲勉足
資以餉措餉難運餉又難車牛之需是爲喫
緊餉臣近議隨州縣之便以廳驢之數減牛
之數以廳車之值通融活
法不拘拘取足牛數已可免驛騷而獲濟事
再設法變通用軍兵更番轉運互相灌注是
又一策在關外各道任便行之無庸置議惟
是各省徵調防衛之兵屯住天津昌平通州
等處雲集近郊安揷匪易驟擾滋害不可不
爲之計處散發腎撫鎮協團練分防以聽調
遣近日幾內募兵雖已得
旨急難猝辦恐不濟事應否取盜尤當酌處無致
紛擾釀患此又幾輔重地根本所係總希
聖慈留意

之殊深凜凜恐受任不效也初議募之防衛
京師人猶狃常懷土不肯輕去其鄉令竟令
援遼而兒無厚糈前冒危險誰則走死地如
鶩與奴爭一旦之命者即稱燕趙多慷慨士
流風餘俗宜相踵倣正恐古之人未易驟得
于今而前撫臣靳于中所調遣援遼士卒總
兵王宜親馭之以行及關而逃斬之不可定
捕之不勝誅彼素隸尺籍飽餉有年調之尚
若此斯即真定之巳事職等安得不凜凜也
今騎兵雖議給二十五金除馬價及鞍裝等
大約猶步兵人十金耳懸十金而使人去父
母別妻子背閭井致力疆場其不肯犇趨人
情宜不相遠若出于僉報則富者脫貧者籠
豪黠者行其私仇陷者舒其怨憤疆場未靖
閭里先騷矧今日牛車之派輸題俏益藏耕
薅之牛種旱虐未殄加額再徵職等危畿輔
之心甚于危遼矣夫僉報不可抬致不來來
矣而不必助壯勇壯矣而不能盡免逋逃職
等相與咨嗟講求希萬一之濟然勢不能于
四郡取數盈萬也頃詢之彼地鄉紳及投充
材官武藝人等言多相符非出臆度總由餉
薄不足以得死士然止就薄餉論馬步各五
千需一十七萬五千金而留稅無幾新餉未
裕俟會同撫按官參酌措處若夫多方抬致
設法勞來得百人便以百夫長督之百夫長須用偏裨之官千人
便以千夫長督之百夫長須用偏裨之官千
夫長須用將領之職或新選擇而使職等尤躬率將領時加訓練激以同仇之義鼓
其敵愾之忠其安家行糧等銀當堂面給以
杜侵尅之弊其盔甲器械等項應請移文工
部給發募得千兵便解千兵陸續押送出關
以備經臣緩急之用務令紀律森嚴所過無
犯此則職與按臣所當汲汲皇皇拮据遵募
以付任使于迫急之際者也伏祈
皇上即下署院大臣俾周萬鎰早領
勅印馳驅任事職得與贊襄焉以濟遼師仰紓東

顧職同官祝耀祖所請關防最爲喫緊俾守候日久恐防急務兵部見有題知事例合行早覆一面移鑄併給與職以便即日受事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奉

旨出關會同料理謹陳目前緊急餉務以濟燃眉事山東司案呈督餉李長庚題稱云云等因到部看得保遼拒虜所用在兵師行糧從所需在餉無餉與無兵等臣等深爲此慮以故本折二項竭蹶從事苟有補于遼餉雖竭水陸之物力勢亦不暇及顧無言之也所條臣奉

旨作速議覆仰見

皇上留心遼餉遼事或可爲謹逐款詳覆上請

一曰責成之法當議遼餉本色歲計二百萬石去冬以車牛未備幾于告匱行將備矣而催督無人如延途之稽遲何今議分地責成儻一節有悞本處道臣及管糧府佐官員聽督餉諸臣據實參處誠爲速運第一義也所當依議者一

一曰造車之法當議牛以運車車以載糧前遼津之運整幫揚帆至今抵益奏者止六十餘隻以此思險險可知矣他如遼左悽惻之狀危急之情運道之遠近料理之難費歷歷指掌言言飲血臣讀之心膽俱裂

皇上清覽之餘闔廻思維必有宵旰靡寧者第難則難矣而糧餉一刻不繼則遼陽不能守遼陽不守則薊門之烽火直達陵寢餉臣謂事至今日不得以難自卸有味乎其言之也所條臣奉

撫議造車之費有成數今遼兵計日望食不得不預辦關外之車以應目前之急應行各道將地方牛車或僱或優值催買或鳩工速造毋少遲悞仍嚴催關內之車以後繼遣者責有所歸所當依議者二

一曰牛騾之法當議牛騾之派原有定數拘泥取盈內地稱苦殊甚今議牛騾三者各隨州縣之便以騾驢之數九輛七輛車務宜多僱即以騾車之值減關外造車之值山東河南山西三省雖未議及騾驢有則亦隨所便照議抵箕獨其議駕車夫役照新兵例給以安家行糧則費所不貲合無于遼東召募但厚其逐日工食庶安家行糧可省也所云太原荒瘠責買爲難應以平陽派爲協濟此在該地方撫臣酌行之耳相應通行省直各道轉行州縣上緊照數收用驗果壯健及時解遼不得以瘦弱不堪者充數如此通融而地方各官再有推諉遲悞者則遑玩軍機督餉諸臣自不能爲羣吏諱矣所當依擬者三

一曰匠役之法當議戰船戰車運船運車二時並造而咸取匠于一隅無怪其匠力竭而愈不足也今餉臣乞照經臣之請欲于關內僱發工匠彼既無出征之危而又厚以廩饒必將有願往者相應咨行督臣轉行州縣僱募出關事完即回不至久羈所當依議者四

一曰芝蘇灣之法當議芝蘇之運據議親勘已眞確確乎其可行矣但三岔河逼近西虜若不嚴爲防閑速爲起卸未免意外之虞餉臣與撫臣面計議于東昌堡設立通判一員以遼東苑馬司監正談大壯加陞職銜專管其事令官預備車牛俟舟抵河邊速起上車毋貽時刻設官既專起卸自速至于海人之占能以變幻譏灣泊能以雲物占變怪則海船嚮導勢不可缺應行兵部轉咨浙直巡撫于太湖定海水兵營內各取善識風雲者百名以爲嚮導不惟海運恃以無恐而且可減車

運之費計無便于此者若謂慮及迎軍合于各要地聽撫臣設法搜查既定臯示之法又嚴連坐之罪孰敢輕犯乎所當依擬者五曰事例之法當議募民從粟塞下及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古有行者矣而輸納車牛糧料計值援例未之前行也今遼左民力以陸運爲累有願輸車于官以免趕運者其情誠可悲而亦非公家馭民之義今餉臣議開事例以鼓其趨酌減銀數以招其至正謂因其利而利之救時之一策也合行遼東各道如其願納何項名目計其所輸值價多寡寧從優缺使人慕而樂趨仍設法調停多方招徠以應目前之急使法有盡一然後知所趨向也所當依擬者六抑臣猶有請焉餉臣憫內地牛之難辦通融湊以騾騾轉輸之法但遼東兵非計日可罷專靠遠運切寧後將不繼且海內虛耗夷奴起于肇敏也今攄遼東各道已買過六千九百隻則內地通派牛七萬四千之內可減十分之一矣且山東按臣恐牛多牧牧爲難議從節東合無此後九分先儘六分照前限月日出關接濟餘三分陸續補解芝蘇灣船造之後或可量移河西之車于河東此時急贍河東之牛屯種從來相持之守固守之戰未有不就地屯種而能濟者如金城五丈原故事可攷也每曰緩不及事彼水陸數千里之運待運得到時亦種得熟矣此在廷臣言之屢屢在遼東經撫諸道臣當先得之寧俟臣之多憂過計哉伏乞

皇上垂念軍興煩費實危急存亡所關轉運艱難非一時一力能辦俯賜

天語嚴加申飭省直大小臣工凡應輸兵輸餉輸車輸牛但有事于遼者俱如救焚拯溺刻期解濟不得少有遲悞違者聽部科及督餉諸臣從重參處緩于前者救于後餉臣會同之議不托空言矣其餉臣會議已完仍應作速入關查催牛車督發海運庶國有攸賴矣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朝鮮飛報緊急虜情備
陳危迫懇乞
聖明勅部確議撥兵防援以資掎角事職方司案
呈遼東經略熊廷弼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朝鮮告急應調援兵着該部作速議覆又該
朝鮮國王李暉奏爲克賊之狂逞已迫小邦
之危亡急求
聖明垂憐與前大略相同奉
聖旨據奏夷甚急應援時不可緩該調兵將兵部
作速議復欽遵通抄到部爲照奸酋自昨年
以來乘彼勝勢窺我殘局目中已無遼陽更
何有朝鮮先是臣部與經略有添兵鎮江夾
鴨綠而守之議外以作強援內以固吾圍使
奴酋不敢擇肉而食恃有此着茲者賊謀益
備朝鮮告救益急臣得據疏奏稽其形勢而
請以奕諭奕者有雙敵對局者必先扼其要
而下先手然後左右顧而無敗着今夫朝鮮
遼陽是亦奴賊之雙敵矣扼要先着非屯重

兵于寬奠鎮江必不可矣以明其然也朝鮮
自義州以上咸鏡一鎮猶足自衛而我自寬
甸以達岫巖迤邐而南四衛則遼陽屏蔽在
焉賊窺朝鮮取道牛毛東葛等嶺趨寬奠徑
度昌城則一江隔斷聲援不及而朝鮮危不
然而由寬境直入鴨鶻關逾鳳凰踞蹦金蓋
以西則遼之肩背俱塞而遼陽亦危
又不然由清甸兩路奔岫巖南犯遶鳳凰城
而攻鎮江則遼之入站與江東城俱爲孤注

而遼陽朝鮮又兩危由斯以談鎮江橫據東
南之處重而扼門戶以牽制其左右之衝突
則寬奠尤重添設寬鎮兵將已不煩再計矣
而經臣苦苦以無兵爲言查得見報出關山
西邊兵一千九百餘名湖廣已到關士司兵
二千五百餘名河南見在昌津毛兵二千八
百六十餘名西鎮入衛薊兵除廿肅一千八
百名留駐廣寧仍有三千六百名共一萬八
百餘名俱刻期可到堪以分防寬鎮二處再

或不足查有淮揚水兵一千名已報十一月
由海過遼又浙水兵三千差官徐璉亦催由
海過遼及前薊鎮已題未發兵一千六百名
保定已題未發兵六百名俱差官守催盡付
遼東聽經畧調撥領兵駐防將官聽經畧于
見在援遼各官內選委臣部不敢以昏上空
談誤朝鮮誤經臣也但情形時緩時急兵將
宜此宜彼總聽經臣隨機應變臣部又不敢
預擬以掣其肘矣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敬攄援遼管見以祈
立允施行事竊照遼左雖緣經撫同心之故
河以東西半歲安堵然奴之不遽來者爲
養全力耳跡其去歲克撫順不即攻清河而
逾時乃攻克開原不即破鐵嶺而逾時方破
養精蓄銳伺釁乘機益從來已然今之半歲
不動正恐其動爲大耳計春夏間必到遼陽
城下不然則出牛毛寨取寬奠不然則繞鳳
凰城裡而攻鎮江不然則走金復海蓋四衛

遏絕糧道皆事之未可知者地
單寡不能遠救河東半壁危如累卵舉朝臣
子猶復泄泄視也往者擔州遠在天末且被
我兵一攻即走入囤上有何難勦當時且調
海內兵二十餘萬其調之各土司復十四萬
不與焉用監軍道者亦合四川一省監司郡
邑皆罷撤一切刑名薄書而專備征繕之用
又米穀不聞騰貴金錢尚易措辦合一省轉
輸始得軍腹果然因而奏凱今遼爲

神京左臂其存亡關繫
宗社是何地方奴賊所向如意是何氣勢我軍敗
衂之後是何心膽清河軍一萬六千迎去強
半是何景象而舉朝尚泄泄視耶以兵言之
聞遼兵除逃外計見在主客雖八萬而堪戰
不及一二萬人薊鎮兵及見到昌平天津通
州等兵遼望之急如星火而司馬之遣行不
嚴司農之發糧不速聚千萬烏合之衆于中
乾外竭之時徵撫不足以飽而迫處未易以

安經原之變祇恐不在奴後如近者浙兵行至徐州鼓譟賴該道及鄉紳多方慰諭姑獲帖然豈非殷鑒耶經略慮兵不精而以科臣簡汰精兵垣慮科員晨星無可遣者而即以募兵之臣請柰何兵部若置罔聞也遠兵之來自須到關簡汰若在薊通昌津者與其到關而後汰已糜數百里徃復行糧似不若科臣親到各地就近簡汰爲便但恐遼之望兵甚殷近兵即宜早發若延緩候汰愈益愆期刻下馬上差官趣令就道此更兵部急着也至若邊兵之調較腹裏宜多須擇偏裨以下有志氣者統領親丁最爲有用蓋邊兵生長塞外膽力雄勁金鼓騎射童而習焉徃徃喜得殺賊之利走死地如騖顧其爲私恩者盡人而是爲公義者百不得一也將官揀精壯而厚糈恩養命曰親丁同苦分甘情若父子獲衛若手足頭目冲鋒陷陣庶幾得之此輩其視泛泛招揀而令素不相習之將領臨長

其上有何情誼而顧爲效死乎故臣謂邊卒必貴親丁而領親丁則非偏裨以下不可蓋大帥富貴已極精神意氣半耗于聲色半糜于逢迎全軀保妻子之念重捨命蹈險阻之意輕即不敢以此槩天下而此類壯夥若偏裨之材勇者進取有心出身無路題以英雄之日開以功名之門而感奮爭先者多矣大抵將官之效死力爲功名者什九爲忠義者什一惟名與利可以使人偏裨起家之始既得啗以高官而又厚其祿廩不妨寬其出入之數庶可得其死力故臣謂邊卒

其剝軍自潤者耳若以置之故弁郤養士之資寒儉餬薄顧安所得結其驩心而鼓其英氣哉計九塞已多起程若猶未發兵部不可不星速行檄令如臣議者也以餉言之克足未易飛輓復艱各地方官如袁應泰之竭蹙陸輸陶朗先之悉心海運豈可多得若遮洋于開由遼洋至廖州陸運繞訂百里由昌

邑入河做膠萊河遺議此爲兩地之便料准
上安得推諉如前日耶聞遼倉正月無糧止
有海運糧數萬石見貯金州距遼七百里而
遙裝運不到臣前曾引同官人運排撥之說
若從軍中脆弱不堪戰守者棟出行之亦足
濟舟車之窮但慮道里悠長晝飡夜臥未知
便否是在遼之道臣仔細商酌何如耳聞遼
粟米一斗二錢草一束二分蒭柴一束一分
六厘每一軍一馬須銀一錢二分方勻一月

之用今止月餉五分馬乾三分軍何以不饑
馬何以不死軍又以忍饑不過至奪馬料而
速之死謂宜照本色科箕貴則加賤則減庶
得恤士料餉之宜可收士飽馬騰之効且欲
俟遼平未卜蚤晚屯田接濟經久可行詞臣
徐光啟業于津門地方行之既効者弟不識
有數之軍能邪出脆弱者以教之開窶否此
合人運二議總在彼中臣難遙度而至于措
餉則八百萬金之數乃經督撫道諸臣與餉

臣僉議不可一毫減者而日所加汎止四百
萬耳尚少其半即四百萬又以各處徵調先
行動支者什之六七此立盡之道也即廷議
非不知汎于民助于官種種開納者爲非是
而無柰計數太侈取盈爲難餉臣尚欲于事
例舊册請
旨加添而官若民尚須設法于汎助外總之王土
王臣爲此主憂臣辱之秋均有爛額焦頭之
誼若出兵出馬出舟出車出牛出騾之地亦
既苦矣此外省分雞犬稍寧詎容遁擾而儻
其所司忠憤激發情願輸將或官或民曲爲
義舉則又臣所躊躇四顧而不忍言者縱民
難再加而官稍曲處或亦可行譬如郡邑中
梵宇結緣文昌開閣多有經營不日立地告
成豈其急公大義而不能爲之所乎前年鉅
有數之軍能邪出脆弱者以教之開窶否此
鹿知縣翟拱辰未有議而先首倡迄今談者
猶爲稱讚至于天下冗員應裁臣與同官商
確再四乃計所裁即一千員計每員即一百

兩總不過萬金而止然而銖積寸累少可爲
多近有專主此議者戶部亦姑試採之乎若
博士譚謙益疏內典當一條臣等亦曾商及
但其三十金之爲拘拘而不知南北當鋪子
毋羸縮未可執一就中裒益在戶部之速爲
酌覆耳他若十庫折色歲多得數十萬臣會
屢請不報然猶計
俞綸允折
聖明爲政而權宜徑折則臣子爲政蓋臣舊叨巡

視知該庫設在內府而臣等外廷難于踪跡
雖經驗入而一入後鳥有子虛徃徃至于不
可問若省直藩府實心爲國徑以十庫本色
酌其可折者折解太倉彼此巡差明知權變
互爲通融而不以職掌爭有何不可若恐于
皇上爲欺則戶部一疏題知嗣後仍壓解一年以

而不開採擇此何以解焉項初十日臣以職
掌入庫驗兌收放纔收得外解新餉銀十萬
登時放訖索然一空至舊餉之無解亦已久
矣興言及此大可寒心以徵兵徵餉內外各
衙門言之四海大矣遼一隅耳爲一隅故而
將四海之兵力物力洗索都盡根本內潰誠
者先憂但病急治標原非獲已今爲遠慮當
思遼無論存亾不可不固內地而不宜專爲
一遼爲目前救焚拯溺慮當思遼亾則藩籬

既撤又何以固內地而不得不急救遼況無
遼卽無京師無兵餉卽無遼此理甚明若各
地方兵卒匱尚可漸補庫貯匱尚可漸克非
若遼之一敗而萬有餘喪此亦人之所易曉
者臣願出兵去處星速遣兵出餉去處星速
解遼而至若主兵主餉兩部是憑在主兵者
欲足十八萬之兵必當與戶部計八百萬之
餉在主餉者急湊八百萬之餉方能爲兵部
養十八萬之兵今兵部以錢糧不給不能爲

各省鎮處補兵馬器械而各省鎮以此不肯調發戶部執稱所司者軍士月餉而月餉外安家行糧買馬製器等項多該而不肯認以致日復一日兩部會不聞聚族而謀旦夕省鎮兵一齊出關不知兩部何以了此臣謂戶兵兩部尚書當日日造膝講求職方司與山東司兩郎中當時時覿面商究乃視同秦越意各參商兵部不急催某兵當某日到某處某日當勒令出關戶部不思某兵起程當用何餉某兵出關當用何餉某兵行月當用何餉某兵當某日到某處餉餉不足當從何處那移何處借貸何處搜索而一味大家束手付之長嘆異時遼亾國與俱亾不識兩部堂司諸臣即碎首粉骨何以自贖耶乃若邊臣事體則亦有可言者聞

世宗朝倭之役胡宗憲節制七省

經畧事權不可不重

今上御極以來火落赤之役鄭洛節制九邊播之役李化龍節制楚蜀滇黔閩粵浙齊諸省俱聽調遣今經畧止節制河西河西無兵可調無權可催馬匹匠役等項一無可徵發今宜倣往例令九邊及北直山陝俱得聽節制以重事權庶幾若兵若餉可以徑爲撥取而不至千延緩日時妨悞大事且每事不必關咨

計一大砲銅重萬斤者可殺人無算在歲癸卯西洋人僅四百計耳以用火砲致我閩漳泉胶夫賈子被殲于呂宋者四萬今西洋人潛住粤澳實繁有徒閩人尚多傳得其法戎政尚書黃克纘業捐多金購閩人之善造者十數輩至京同恭寧侯造砲于京營已造成大砲一位銅重三千斤不識經畧亦可遣人赴京授受前法否或即令水衡備銅鳩工如法製造運送往遼在經畧之所裁之而至于

部中亦大省力若劉國縉直聲夙著臺望久
隆豈其不閑于兵而當日舉朝推轂乃今全
伍私逃毋亦身居桑梓威令難施且銜列兵
曹能轄將官而將官以鄉紳故不甘受轄除
逃兵仍聽當事查補外若國縉久在彼地終
非所宜或令回部仍以職方爲遼內應而贊
畫員缺改爲監軍另推道臣填補此于國縉
及國縉所統之兵皆爲兩便若朝鮮之當捄
援寬奠之當屯駐宣慰使臣如劉時俊之當
速遣廷臣言之甚詳臣不具論

○刑科給事中曾汝名題爲國憲不飭民散可慮
懇
勅臣工執法守官以保危疆事兩月來遼兵撥防
撫清寬鬚者悉鳥獸散不可勝誅民離于下
矣總兵王國棟兵備閻鳴泰並稱疾去封疆
吏解體于上矣官去則兵誰與統民散則圍
誰與守兵解土崩不啻見影亦且露形夫兵
乘障而逃與臨陣逃者斬法律森嚴聞經畧
臣稍稍斬一二矣至于斬之而不能止職不
勝憂夫人情之避害如狐聽水其趨利如蠅
逐臭乃士不惮死法以逃人不愛官爵以去
豈人情哉今之危遼者僉云介胄之士聞奴
而面黃望奴而股慄曾未與奴接刃而反走
狂奔直畏死耳則何逋逃之誅令如雷霆而
不顧也彼不犇者未即死也犇而脫者就縛
于家行戮于市以死而閔不畏也借曰遼之
俗近夷虜乎乃今夷虜之人執干戈以擾我
疆場者固皆進生不聞退死矣夫戰者不必
死而榮賞可幾逃者必不生而僇辱不可洗
遼民即冥頑求什一于千百豈無知覺何至
什伍總哨合隊同心寬鬚撫清殊疆共志趨
而罹于死法哉當事者宜反而思矣兵之部
曲原屬贊畫而曰去未可以爲罪彼醞匱而
投醪綿單而挾纊者何以得士乃兼金募之
厚糈飽之而不肯親上死長進生退死以負
國家而倡四方職不能曲爲解矣今遼之逃

兵皆能不愛其死者何不鼓之致命于奴而
反令內憒耶王國棟當奴氛而推轂閫鎮昌
平業享榮華遄思解脫部覆調理優以起用
俾息肩于危急之日而印肘于太平之年其
奚以律偏裨訓定卒伍哉闖鳴泰當殘破而
出關濱危亾而固圍狗亦勞臣然忠必與尸
義無託疾彼聞議而避與不得其職而去者
較以賊遺君父輕重緩急懸殊萬矣部覆嚴
于解而寬於處將無啟全軀保妻子之臣以

徑竇乎職恐邊吏重危亾而輕爵祿從此紛
紛善病矣周永春慷慨振勵聿脩戰守忽請
移鎮雖曰有激而然鎮撫之重遼邦之危
詎宜輕言弛擔為有位倡
明旨有勉留而無切責又何以振紀綱為法受過
撫臣必甘之以肅百吏三軍之捍遮者方今
發議盈廷籌兵與餉職竊畏夫兵之不聚而
奔避也與無兵同芻粟崇于丘山而士委而
去之倘亦誰能伏乞
皇上救敗亾于形見發
嚴旨戒勵邊臣法古之按酙裁繢者所以得士求
今之捐金投橼者何以失伍士方不憚死而
逃則何不收其心乘其不懼死之氣導之以
戰俾所嚮無與敵也遼之百吏不幸而有風
露之疾則致身有義盡瘁有賞成令畢命封
疆奴禍未夷無許託疾生還代題者議覆者
與同罪如先朝露也援以死勤事之典庶之
及孫厥成課其勞伐而倍附之益二百五十

聖明早為整頓收拾以保危疆以固根本事職聞
國家之患莫大乎無法無民非無法也御委
其轡有法而不必行也非無民也力殫于供
有民而不我附也譬之人焉面貌髮膚儼然
無恙而神氣不張元氣不固宛且有痿痺決
裂之虞扁鵲望而却走矣當今之勢何以異
此職請熟陳之
皇上試垂聽焉遼左需兵調募令急問諸樞臣曰
郡而達于撫鎮矣問諸撫鎮曰檄而暨於郡

縣矣甲乙相推秦越坐視迫迫于功令始驅
二三健兒以塞責而司馬之遣行不嚴統領
之紀律不設逗遛不問潛逃不問鼓譟馹騷
不問至失悞而統兵官又莫之問也法不幾
頓乎兵部四司官同時卿命募兵河南山東
浙江各次第報竣延綏勁兵甲天下獨後期
與新餉交征奪牛並以奪耕荒荒畿徧隴郵
若兵劇于苦虜呼號且徹通津昔招商賈以
實京師今驅京師之富民散而之四方矣昔
秦閔王言委諸草莽同舟共濟之謂何尚泄
泄而不以兵應也重辟若麻承恩劉孔亂郭

有光議出馬匹家丁以貸一死業為非法乃
罪者已出而所以贖罪者安在藉
天朝使過之仁為奸弁偷生之路網紀掃地矣新
兵叛至全營誅之則法窮于人不誅則人跳
于法操縱輕重之機固非職所能遥度然合
此流烏養此饑鷹糜金錢無算僅供其一飽
而去誰實為之乃獨罪將官熊錦葦哉總由
東事敗衂以來功罪不明賞罰無章慎師若
尚稽斧鉞之誅妃事者未家襲恤之典見在

道宦者日幾幸嬋文為生入玉關之符士卒
且然漫及將帥矣道府且然浸及節鉞矣萬
一所在蜂起臂指不屬呼吸不應
皇上誰與捍疆圉哉職謂法令愈玩愈弛者此也
東事靡寧搜餉孔亟額課與舊遺並欽舟車
與新餉交征奪牛並以奪耕荒荒畿徧隴郵
若兵劇于苦虜呼號且徹通津昔招商賈以
實京師今驅京師之富民散而之四方矣昔
預支包攬商人負朝廷今則鋪墊守支竭膏

吸髓朝廷又負商人矣東南郡邑括子弟兵幾何而就者如蹈湯火佐領胥吏擇人而食有以一役博數十金之入者若如奸弁李一忠假援遼之名恐赫而煽搖之其騷擾不什伯于此乎江左囂陵訛言繁起巨室四顧惶惑一日數驚有變易姓名奔竄山谷者微郡縣安輯幾不伏覩清寧世界假如奸民曹致廉挾內使之威操捜括富戶之明告其捕獲又當何如也總由權使旁午以來中

乾外枯天怒人怨農無耕野之思賈無田途之想見在藏市者側耳風聲鶴唳爲捲貲徙業之圖四民如此縉紳亦然小臣如此大臣亦然有臣億萬洵爲億萬心矣脫一夫狂逞草澤響應本搖而枝幹隨之

皇上誰與托社稷哉職謂民心日携日渙者此也法令如此民心若彼蓋必

廟廊之上有一番申飭以重統轄之權然後可挽弱而爲强有一番恩威以神勸懲之用然後可聽渙而爲萃改歲而後靜聽杳如祇見

輔臣方從哲請

皇上降勑頒賞一疏洵爲目前救時急着我

皇上猶然留中輔臣不聞固請豈以時事尚可優游迭日耶頃天象又見告矣

皇上不察其來請觀其往去歲風變而三路喪師日變而全營背叛灾不虛生時難屢惕整頓收拾寧煩再計伏乞

皇上特勑以諭經臣頒賞以鼓將士一切調款戰守機宜循名覈實信賞必罰務在必行慢令者法無赦更祈

勑諭南北父老子弟示以兵餉舟車萬不得已之故事平即爲停罷用一緩二明與元元休息言利生事者三尺繩之不少貸如此則法令行如流水民心固于膠漆內脩外攘端必賴之矣昔唐德宗奉天一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李抱眞見人情如此以爲賊不足平今日事急矣即亟下罪己之詔立綱

紀宣德意以壯士氣而收人心已屬後期若需之檢發戒勿蹔急恐奴蹔而我不得靜奴急而我不得緩此也天下事尚恐言哉

○福建道監察御史彭際遇題爲遼患危急已極人心潰散堪憂懇乞

聖明勵精脩政亟圖萃渙制勝之策以無誤封疆永保宗社事職嘗觀自古偏安小國猶有人才能禦外侮戎兵足振式徵今我國家全盛金甌遘此虜氛凌疆宇淪沒顧以將懦卒逃才能禦外侮戎兵足振式徵今我國家全盛金甌遘此虜氛凌疆宇淪沒顧以將懦卒逃無固志爲夷氛所困燹者三年于茲正我君臣臥薪嘗膽焚楝必救之時乃自奴酋歸巢之後有投石超距之勇今遼兵只知走而不肯守解體離析之形蹈伏半載遼陽重擔付之經臣不獨

皇上遂以爲宵旰可紓卽中外臣工亦復悠悠忽忽無事而不知寢臥于厝火積薪之上未可謂安隨流于漏舟拆楫之中終虞胥溺此不待有識之士始爲寒心已遍者藉

畫調募全伍脫逃軍實軍聲爲之大損萬一奴酋鼓煽重來則風鶴皆兵當之者靡遼陽

何所恃而不危頃初五日日生交暈白虹彌天赭此宵漢背逆之氣決是疆場敗亂之徵

皇上勿謂五日內有雨雪而灾遂可解也長驅虜虜內潰虜兵萬一遼陽不保則狼烟胡騎將達都門

九重何所恃而不恐哉職復思師之制勝在紀律而軍心不可以不聯古良將與士卒同甘苦共勞逸必使有投膠纏之情而後有投石超距之勇今遼兵只知走而不肯守解體離心故安在項

皇上有設法處置嚴拿着伍之旨仰

天威之震聳知壁壘之改觀國法軍令亦已嚴明矣職更願

皇上允輔臣之請特降一

勑諭令經臣和衷揆策制勝萬全併頒給金錢數十萬遣使馳賚三軍以示鼓舞庶幾既散之人心猶可收拾積怯之士氣猶可振奮此固今日救遼急着所當速行者也語曰興師十

萬日費萬金今議一十八萬非得八百萬之
餉其何能濟邇時加派已增搜括已盡那借
已窮然于八百萬之數尚少一半目下遼陽
軍馬饑餓不能一刻無糧大司農何可不蚤
爲措處若夫十庫物料暫折一二年便可得
數百萬諸臣言之已詳是在當事大臣定力
擔當耳竊惟古良將用兵必先營田如趙充
國之于湟中諸葛武侯之于渭上皆以擾擾
之際行有成劾況遼地本是可耕遼兵不能

戰未始不能耕及今遼河東西隨便屯種使
勇健者禦敵脆弱者治田是亦所謂三年之
艾異時猶可少濟轉運之窮
皇上亟宜
勑部酌議特遣屯田使者專督其事可也自昔
廟堂能戰勝精神可折冲天下事未有君心不
振勵朝政不整頓而人臣能策功于外者今
皇上深居靜拱日敝精神于朽蠹無用之物以致
宮府日睽隔政事日弛庶積成靡不可振塞
不可轉之形近時惟經臣諸疏隨上隨答自
此而外一人未見用一政未見行昨各衙門
大小臣工同上公疏以臨朝用人爲請豈敢
爲是瀆擾切念時危勢急故不得不叩閽候
旨乃
聖諭傳宣仍以靜俟爲辭夫年復一年月復一月
將不知俟到何時發行何日職嘗讀易至豫
之上六也周公著曰冥豫亦沉痼不返矣
而又曰有諭無咎則以其能更始而知改圖

耳已冥已沉如今日何可長如此而不一諭
改乎治亂安危決在呼吸亦惟
皇上之自轉而自悔焉悔之于今則澤竭政塞之
餘猶幸有輪臺一詔悔之于後即人人感激
揮涕亦不足以洗奉天之塵
皇上誠自爲社稷封疆計其及今早圖之而後奴
酋廼不足慮也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錢糧缺乏至極軍馬饑
餓至極懇乞

聖明亟賜裁處以弭眼前急禍事據遼東督理新
餉單崇呈爲軍餉萬分緊急懇乞移咨速發
多發以濟軍需事案呈四十七年十一月初
四日本職差官舍領餉十萬兩本月二十日
差官舍領餉十萬兩十二月初四日又差官
舍領餉十萬兩四十八年正月初三日又差
官舍領餉十五萬兩共四十五萬兩各齎文
赴戶部大堂領討去後迄今遠者三个月近
者亦兩个月俱未發來詳催書催弁無音耗
支用其二月錢糧何以支持萬一呼耕卽罪
職何益懇乞本部院移咨一催速發多發以
濟急用但得一言勝職千萬言也等因據此
該職查得錢糧匏缺乏至今日而極矣正
月初旬職親遍詣各倉查問糧草共止薊秣
黃豆數千石尚不敷補支去年十二月未領
之數及查蓋套海運糧石搬運已盡各道台
買米豆亦交納支放將盡雖山海關三協牛

金復等處貯有米豆尚遠在八九百里六七
百里之外卽神輸鬼運眼前如何得到況金
州三協牛一帶山路崎嶇非俟海氷融液催
舟撥運斷不能來正二兩月本色拋豆已屬
絕望猶巽折色銀兩足以接濟何意庫貯餉
銀僅僅二萬餘兩止足正月未領糧料支用
二月錢糧分文無有乃餉司屢屢差官赴部
領運而戶部全然不發豈以軍到今日尚不
饑不逃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而遽禍到今

日尚不大不急耶今遼陽小米黃豆斗值二
錢七分矣草一束值二分五釐菊柴一束值
一分五釐矣每軍一日連人帶馬須得一錢
三四分方能過活而所領月餉及馬乾止于
八分軍兵如何盤纏得過如何不賣襖褲什
物如何不奪民間糧窖如何不奪馬料養自
己性命而馬匹如何不瘦不死今軍以饑餓
逃故者已不可言而馬死尤甚姑不具論只
如總兵賀世賢所管遊擊盧養材下原馬一

千二百餘匹死過八百餘匹而存止四百餘匹魏國忠下原馬一千五百餘匹死過八百餘匹而存止七百餘匹吳天寵下原馬一千八百餘匹死過九百餘匹而存止九百餘匹王承祚李尚義下原馬各一千數百匹而各死四五百匹恐一見此而無不肉麻者凡搭棚合僧驗料等項無一不詳悉中軍千把總以及本軍無日不捆責總兵將官無人不叮嚀告戒然皆以無處尋覓糧草實情實語愁急得罪兵部致啟介介爭札之辯令又何敢

變相告而職亦口塞無以應事到今日豈但遼鎮生民死數各省鎮官軍死數抑亦邊腹馬匹之死數矣即如前日三鎮連營虎皮駝一帶當賊來路額遼應潘爲計頗便竟因糧草缺乏恐有乘衆心之欲歸而倡搆訛言者不得不從衆議抽回更番散居近城村屯就食雖鎮將約束極嚴而强奪民糧民草且紛紛見告矣遼陽所屬民間糧草已被軍馬吃盡耕種已是無力田土已是拋荒職爲軍愁又爲民愁既爲今日糧草愁又爲他日糧草愁而竟末如之何也近因遼運日逼各部道轉逼同知通判各官日夜暴露道途身自跟運昨通判左之似爲少車牛忙急無措其稟單郎中有廿自盡之語戶部試思今日軍馬官民是何情狀而猶漠然不一動念老成執持洵確乎其不拔矣然得無謀國太忠籌邊太精銷兵太速釀禍太劇耶職爲催兵馬過急得罪兵部致啟介介爭札之辯令又何敢開墾戶部以重大臣厭煩之嫌爲催糧草過急取怨屬官致流一二過嚴之謗今又何敢嘖催督餉各衙門以傷地方同事之雅軍餓而逃有軍受之馬餓而死有馬受之民被搶奪有民受之官求自盡有官受之因而嘆禍及封疆有遼受之陷及性命有職受之危及宗社有

皇上受之除撲職一身而外何必更向當事諸臣大聲疾呼以來過激過嚴之議而猶不敢不

以糧草缺乏軍馬餓死情狀畧畧控訴于
皇上者誠欲使當事諸臣知遼禍只在眼前只在
軍民不在奴賊雖陷職據身猶得瞑目而不
至汶汶以沒也據餉司呈請移咨戶部催發
錢糧職自知咨文不能感動不得不瀆瀆
天聽若此項撫臣周永春有臣心欲盡臣義當裁
一疏謂戶部不許留餉廣寧給軍買馬無憑
支發至欲請裁巡撫以求移鎮餉臣李長庚
有淮船催造愈期斂臣催請力竭一疏謂漕

臣不肯催造淮船道府推諉必悞運事至欲
速賜罪斥以謝封疆而二臣之情亦急甚矣
職謂撫臣爲家當餉臣爲轉輸二臣之急總
爲職急自入遼以來撫臣見兵部所兌營馹
馬匹及買自宣大市口者皆羸弱不堪特爲
職名商另買皆及膘壯可備衝突又將前項
羸弱馬匹留喂廣寧親驗草料直待有膘方
解職驗凡援兵過廣寧例給犒賞行糧以爲
路費而山西援遼總兵楊宗業人馬一無銀
給遂有縊且逃者職聞之急差官齎餉銀一
千兩遇路接濟始到遼陽以至募軍製器一
應軍需等項皆費之必不可少者何可掣肘
以誤職事至顧造淮船一節尤海運吃緊之
務漕臣不早擔承道府各相推託假令得一
任事如永平道袁應泰登萊道陶郎先委曲
幹辦何至今日尚無成議而所派牛騾車輛
在在告免一似以督餉督撫所派諸臣爲不肯體
恤腹裏地方然者不知遼中前項情狀腹裏
諸臣亦肯肯慈哀憫否兩臣着急尚求裁求
斥如職時地敢言裁言斥惟有以死求救于
皇上而已矣而他何望哉

○經畧熊廷弼題爲遼以寬縱致敗職因嚴急招
尤伏候

聖明處分以重封疆事項職以部調紙上有兵出
閫無兵責成兵部部臣黃嘉善揭辦謂職介
介于部中爭禮之故而拾疏語以相加此淺
之乎視職者可置勿論但謂勉進數言欲職

收拾人心聡扈將士職乃因是以娓娓相譏
而自認爲知罪是謂以收拾人心聡扈將士
兩語獲罪于職也是必勸職以勿收拾勿聡
扈而後可無罪也職卽粗戾何遽不曉人意
一至此項閱報見科臣官應震疏言部臣明
是謂職欠此收拾云云八字一味嚴覈足以
名怨致亂將來亡遼非兵力不足之故嘉善
得推誠卸過是否洞中其微部臣當自知之
而惟是職于今日行事實過嚴實有不能自

諦者蓋遼東向來文驕恣而武貪懦下嫻傲
而上縱狗全祓一寬字所壞一事不作而巽
人悅已安靜一法不行而巽人感已任慈一
人不處而巽人誦已寬大本市德避怨而藉
口收拾皆庇貪容懦而託辭聡扈大家相嚅
相沫只圖做人情了套數誰肯認眞上緊爲
地方幹事而苟有一認眞上緊者由又從而
有拐馬成羣脫逃者有棍弁天罡雜亂營伍
者有衙蠹索錢壓沉合營馬匹至兩月不與
草料者以至剝軍倒馬玩法悞事之類職知

之安得不問處之安得不重此其嚴嚴在執法即地方官弗諒職爲急公而嗔其太逼弗諒職爲執法而怨其無情因而觖望動成低牾者而職不顧也即因而另立議論如斬將而謂某可惜誅逃而謂兵非逃引水而謂淹遼城堆水而謂軍淹死之類以沮惑衆心而職不顧也即因而對面弗言而私稟各院地方弗言而布散長安以必仲已說彰職謬而職亦弗顧也何也恃有

皇上獨知于其上閣部諸臣協助于其下也乃部臣亦爲此說以佐之而職復何恃哉自去冬以來相知書劄無不以開霽威嚴虛納道將爲言職駭洶其故始知有謂職與各道講禮叱使簷下站立者謂職性氣不好不容人說話者而不知其爲以告者過也按部院儀註皇上端力死守今已半年無事職雖不收言勞然亦未嘗有罪今職急公而人以私抗職執法而人以情撓臣言虜難支而人云無妨臣言兵要多而人云兵將敎臣言兵將尚難用而人云兵好將好總謂臣不能寬容而善用之使惡嚴樂寬者皆喜其說而讒怨于臣之一

路皆然獨分守道簷上相見職恐禮自職壞待茶時從容語之見其辭色俱厲遂止及該

身不但他日賊來臣之法令决不能行于諸將而中間借事搖動暗相鼓煽且更不忍言者職本不敢言斥而人情事勢相迫而來不得不趍訴于
皇上以求罷斥別選賢能早來收拾聊屬勿徒以職實部臣之言而重殘遼之後禍職素善飯自去秋帶病出關猶日食數碗馬上挽弓左右顧射今纔數月食已減半手至不能舉弓心神怔忡眼目昏花鬚髮頻白肌肉全消誠

不料一强壯之身一旦銷減至此醫官謂職過憂過勞過惱過鬱職性命不足惜實恐誤
皇上封疆事初五日部道鎮皆勸職撫形自傷不覺對之泣數行下嗟乎此病此苦誰有憐職
諒職者惟天地
祖宗與
皇上宜鑒此心耳

○刑科給事中曾汝名題爲漫陳餉遼之策以紓民力以定人心事遼難之殷也援師前後三十萬賦幾八百萬甲伏火攻之具稱是四海驛騷民萌未必旦夕之命歲三易矣循然更去其官士逃于伍屬曳殘而屬國震羽書仰至于是經畧臣嘔心擘畫上方畧曰必不得已而用臣以安吾亡之遼非十八萬人不可欲使十八萬衆士飽馬騰其芻與粟雖聚非百三十有八萬金錢致牛騾車草運不可今司馬臣抒心降氣以足兵之額司農臣智盡能索主饋于內督餉臣手裂足折轉運于

外行見兵食足兵氣揚傾天下精神膏血灌闕下惟是牛騾車輛之派郡邑騷然就職聞見所迫徵派之法州殊而邑異有以公帑求之市而民不擾者有賦諸民者有終事之鄉紳士若民樂輸以急公上者聞有二三徒取諸民者然已晝續于路汝盈于野人嗟獸啼相繼解發民間之騷者定矣既薦輸之則公家之畜也項見督餉臣咨有得騾減牛之令司

農臣疏覆有輸六留三之條無非曲恤民隱
加與休息顧牧牛騾者安家給矣行糧支矣
與其及関而返勞勞道路孰與出関而留之
用以耕獲爲東隅之收乎職待命轅下久每
遇遼人悉心諮訪畧計遼之膏原野鬻夷壤
者撫順清河開原鐵嶺三岔東洲等數十城
堡大較數十萬人此數十萬人者饔飧此遼
土之毛亦久矣素未聞山海関内饋斗糧也
嘗聞三韓之栗航海以賫二東之內初未聞

二東之有以餉遼也今遼之獻訛如故膏腴
如故且地以休息益饒則何不令十八萬騎
士捍牧圍于外驅諸羸弱與逃伍之兵授已
賦之牛分無主之土地而課之耕乎其地即
素膳數十萬人者令耕藝之以飽十八萬士
纔三之一奚不贍也地闢于境粟充于廩津
淮登萊之運相屬于海而復帑金絡繹以慰
東征之士鏹粟萃矣百貨生焉不逾年而遼
克于九邊士飽而趫距之勇以鼓人富而親
上死長之教可行俗河成乃積乃倉家自爲
守必人自爲戰何奴之不殄哉說者曰兵力
已萃財賦已殫宜旦夕掃穴逾年而物力不
繼潰恐中乾非然也夫十八萬士往成則調
募徵發安家行糧之費止矣耕數十萬口之
地食十八萬人夏至而麥登秋成而穀稔則
不匱于粟矣四海之內輸輓漸稀職望其中
裕何至中乾也而說者又曰吾即堅壁清野
且耕且練操勝笑于我而如彼狼奔豕突者
何則初不以往事徵之撫順襲也張承胤之
覆撫臣昧而鎮臣躁也清河之屠楊鎬高坐
遼陽不事事也開原鐵嶺我未嘗戰奴亦未
嘗戰奴亦未治攻也守備誠設烽燧誠嚴芻
粟誠備豫通將吏士之意氣誠如臂指之貫
加訓練焉奴必不敢復窺吾園且歷稽奴之
闌入皆先嘗我知其一無備而後掩也今以
數百萬餉徵天下士十八萬簡天下之彥而
官之按天下之銳用天下之長技而不足以

衛耕穫仍畏奴侵則遼終不可爲矣豈其然
哉考古之罷珠崖棄交趾者謂夫夷狄禽獸
不足以行漢法較勝負豈其勞天下以爭一
隅今遼爲
神京左臂日剝日削勢不得不援且業已竭天
下而供一隅矣弟因幾省之牛驟耕一隅以
紓天下智者當不再計彼奴無所仰以逞無
所藉以昌有日銷月婦以斃已耳職謬謂緩
三韓以紓四海急在督耕行古之道濟今之
陛下採攬

勅下當事諸臣深惟王者馭夷之常急紓中國民
力之殫留已發之牛驅耕素膏之田里坐收
勝筭毋生民心國計邊圖豈曰小補哉
○戶部題爲募兵議動新餉養兵更無餘貲遼餉
不繼內潰可虞乞
勅兵部各照舊例及屢奉
明旨竭力分任以圖共濟事臣切惟保守遼東在

兵與餉有餉無兵調募訓練惟其所令有兵
無餉雖貔虎如林能枵腹禦敵乎不惟不足
以禦敵也脫巾一呼吾兵皆吾敵矣此其輕
重緩急不待智者決也自經臣熊廷弼出關
之後議用兵至一十八萬議用餉本折舟車
之費一年至八百萬臣部除自今正月以前
通共解過不筭外此後之八百萬搜括已無
討矣那借已無門矣輸助滿望之勳戚世爵
近以痛癢不相關矣獨靠四十八年分兩起
加派之四百萬與再行扣扣可三十萬總計
八百萬之數尚少一半臣部晝無復之惟擬
補牌恳請發帑以足前數用保危遼而兵部
調募等費一則曰動支地畝銀再則曰動支
地畝銀夫就近動支與起解孰多則地方從
兵部之令順于流水且戶部咨曰無動地畝
銀兵部咨曰動地畝銀靡所適從徒眩觀望
則百姓視戶催之檄玩于故帑開銷有名征
輸不一四百萬之加派化爲烏有不獨臣部

憂遼餉中斷即兵部爲國謀能有一切法以
安戢無糧之兵乎衆兵一刻無糧奮挺鼓譟
此時戶部任其罪而兵部其無咎乎查四十
七年四月內本部題爲遵
聖諭酌發帑銀事奉
聖旨是帑銀既議定着作速解發以後招募調兵
俱着兩部分任又八月內本部題爲遵餉已
發三百萬等事奉
聖旨據奏新餉解發數多內多各衙門分留別用

見今遼事孔棘需餉愈多該部何以能支依
擬已前用過的着查明報部以後凡屬新餉
都着干新餉司支給報答查考仍聽經畧查
覈不許仍前徑自留用軍興諸費各部有當
分任的着遵屢旨同心協濟毋分彼此據舊
例與近
旨前費出兵部者當不遺餘力而圖矣乃兵部于
前月內題爲兵餉各有專司等事奉
聖旨募兵銀兩准與加派新餉支給毋得爭執誤

事蓋兵餉俱匱兩部俱告急于君父
皇上姑就其迫切處各爲批答即該部之疏謂兵
餉各有專司一句開口已爲臣部道矣蓋餉
爲行糧坐糧草料等項故戶部司之買馬安
家于餉之義何居故兵部司之既知各有所
司柰何舍已之田而一槩惟地畝銀悉索治
賦乎如曰此一言也彼亦一言也則兵部于
四十七年二月內具題咨移臣部曰行糧月
糧鹽菜草料騰家屬之戶部安家買馬賞功

屬之兵部往例昭然不敢推諉此其自任甚
確甚眞而又何辭之與有爲兵部謀者不過
曰戶部以遼餉加派兵部無有也切計兵部
缺官柴馬折班軍搜冏寺等項外解時有豈
盡無餘即冏寺之銀原備綏急者急而不用
留之何爲一槩置之不講而但指現派了事
戶部竭蹶而不足兵部坐盡而有餘恐非同
舟之義也如近日科道招募搜那巡青備兵
等銀不聞專靠地畝也如浙江撫臣招募搜

邪贖鍰等項止動新餉二萬餘兩不聞專靠地畝也又如協理戎政添兵訓練餉就現在衰益不聞專靠地畝也可見錢糧在手自可挹彼注茲未可專事旁求即水窮山盡再進一步寧無措足之地拯焚救溺各竭乃力斯爲同心之利即如馭馬一項前此未聞而一旦驟加豈無區畫之方從長之議斯何時也兵部不于馹遞料理而覆疏即議每五馬加一匹問何出辦則動地畝銀三萬餘兩且議後來俱照此例夫此三萬者民間不知費几許貲血而乃視之易易也且三萬在遼餉亦足支兩日試平心度之馬兵無馭馬未必即死于道路遼餉可斷兩日否耶兵部之計不過曰吾買馬矣吾調兵矣吾之職分盡矣異日臨敵缺餉自有戶部當之嗟嗟臣死不足偪如誤國大事何臣不敢謂新餉自有戶部當之嗟嗟何將件件求實用着着相幫助必不肯輕動地畝致遼餉中斷以貽不戢自焚之禍毋寧臣部受賜遼東其實

四分五裂併臣部亦不能責催地方則後餉不繼貽禍獨烈矣遼東望兵出關切于燃眉臣顧言職任似非救急通變之着第臣部前言之而兵部不任兵部任矣而不自信其任臣部若不再言則兵部惟借見錢以結本局雖盡地畝之加派不足供調募動支毋論明告昭如即該部不敢推諉之言何以質僚友對皇上也蓋論經制一部有一部之項款論征繕一部有一部之應求論急需一部有一部之說

湊兩助猶懼不敷偏卸其何能勝則臣果爲職掌言乎抑爲共濟言乎當必有辨之者若兵部謂臣部越餉談兵則今日之事正若兵部不肯越兵談餉耳若惠然越而談焉則今後加派能有幾何遼餉當用幾何前此四路拋擲幾何迸兵在費幾何將件件求實用着着相幫助必不肯輕動地畝致遼餉中斷以貽不戢自焚之禍毋寧臣部受賜遼東其實承乏伏乞

勑諭該部將募兵安家買馬馱馬等項原屬之兵
部者照例擔認仍多方湊處以圖共濟不得
再議專動臣部新派地畝如此則責任既專
各無推諉在兵部將盡心以供招募在臣部
必竭力以供糧餉
宗社邊圉幸甚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八終

天都程開祜仲秋父輯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屬國私情當體
天朝舉議匪輕乞折衷言官用人之議以神實用
以無悞封疆事照得朝鮮世篤忠貞作我外
藩客歲助兵伐叛不幸敗衂其死者爲我而
死邇來挑怨兇夷聲言吞併其危也爲我而
危彼既堅衛服心我可輕棄手足故宣慰以
申其死傷聲援以扶其頓危皆

天朝所必不容已之典而痛瘝相關者也項該國
告急臣部業從經臣撥兵防護以資犄角之
請如議具覆矣惟是時詘舉贏宣慰故有待
焉臺省諸臣交章薦行人司司副劉時俊出
使朝鮮在科臣則李奇珍祝擢祖曾汝召薛
鳳翔在臺臣則左光斗盧謙王尊德括其大
意有謂宜急遣宣慰暫駐義州練該國之兵
以作監護賜以
勅書關防者有謂宜遣使宣慰匹馬入城漾發銀
兩大爲犒賞特賜
勅書並假便宜應否屯駐某處統兵若干應否請
給關防聽臣部裁酌者其謂晉秩兼銜則與
人而同詞均之爲朝鮮非爲時俊其所以爲
該國計者甚勤渠矣唯是字小之仁當施恩
于危急而不宜強其所不願今日以慰朝鮮
與援朝鮮提衡而論則援爲重而慰爲輕以
遣使宣慰與增兵聲援提衡而論則聲援爲
急而宣慰爲緩何也近據該國陪臣洪命原

柳時偉等致本王之意而形諸稟揭大意謂
天朝置兵寬鎮小邦深爲用感聞欲駐兵義州比
歲不登供應難給似屬未便等云我以爲呵
護而彼反稱若即義州之兵且不必屯也又
據命原等稟揭大意
天朝有意宣慰小邦小邦懍不任受況敢煩行人
之使節即上國憐其困苦有意節省然接待
天使載在典章小邦其何以廢若以尺一之
書順付陪臣則優恤鼓舞一舉兩全等云我

以爲加勞而彼反稱難則宜慰之使不必遣
也惟是寬鎮之間與朝鮮義州昌城夾岸相
對于朝鮮關防角之重于鴨綠江居扼要之
冲屬國望援全在于此且近日兵習于逃將
狃于玩經臣不無鞭長馬腹之慮若得專
勅風憲者住扎其地以彈押團練朝鮮可恃以無
虞即金復等處亦可藉爲藩籬如臺省諸臣
所薦劉時俊者抵掌談兵熱腸救世正堪茲
任第閫外事經臣制之一柄兩持恐反掣肘
此時爲屬國計爲封疆計經臣當有勝算應
聽其具題而後本部可據以覆請者也伏乞
勅下臣部動支太僕寺銀二萬兩撰
勅一道給付洪命原等賫至該國以示
天朝慰勞之意劉時俊加銜統兵事理臣部未敢
擅便統奉
明旨遵奉施行

○貴州巡按沈珣題爲援遼議調土兵挨勢似屬
不便謹據愚衷仰瀆

天聽事邇者奴酋猖獗遼左陷危赤白之羽四出
徵兵此其勢誠急而事誠不可少緩者至于
水西土兵議調萬人以臣膚見度之竊以爲
非計之便也夫君父有難爲人臣子者當如
手足之捍頭目今遼之望援急于燃眉而臣
一念急君之私亦豈自後于諸臣乃敢倡爲
不便之說以阻盈庭之論第臣言官也知而
非言是欺本心欺君父他日者利未見而害
乘之臣罪滋大故敢冒昧爲
陛下一陳其槩夫兵行糧從令調兵一萬即從極
減每一兵日給行糧亦須三分萬兵則每日
三百金矣自黔達遼兵至于萬非若一人一
騎可以早暮疾馳中間疾病事故時有虧閼
計非百日不至則非三萬金不可而安家及
盔甲弓弩之費不與焉總之非七八萬金不
可也況自來土司兵出其原額之外又有負
器械者運糗糧者擔薪水者大約十而加五
則此五千人者又可不計其廩糧否儻兵集

須糧將求之解額則黔中自來原無解京年例將設處民間則一望赤地滿眼流亡豈若川湖僥地即數十萬金可咄嗟立辦者幸我聖主明見萬里軫念窮黔特用滇中加派地畝銀而不以累黔然開滇賦先已進解恐不能復輒而南矣欲問之于楚楚固向所爲聚訟累年與黔幾成水火者而能應乎撫臣計無可處勢不得不告急于

皇上

皇上能慨發帑金七八萬乎勢又必責成司農而太倉如洗不知何項可給且萬里之遠山谷嶇崎每一往來動須半載今撫臣以令箭摧兵而西商猶以兵多疫死爲辭也即陸續以應以待萬人之畢集不知經幾何時撫臣請徐疏上盈庭聚議議定而行從容設處不知又幾何時設處既足比其到黔又不知幾何時徐至黔而兵始行行而達遼又不知幾何時其于今日燃眉之遼無乃爲西江之挽然

使兵到有益雖遲遲獨不曰三年之艾乎即無益而不至有大害獨不曰請嘗試之乎而就臣所聞實有萬萬當止者自來水西土兵亦素有驍健名然以本處土官用之自相仇殺計必加意挑選不無挾石超距之雄而要不過二千人而止此其所極自珍惜決不肯輕爲調發者若以應調不過黎將所部夷民逐戶僉定但圖充數勢必委于用事頭目而頭目因爲貼府賣富欺貧何服計其勇怯此其不便者一獰兵慣用惟丈五長標此器伸而不能即縮獰與獰敵彼此皆標故以用長爲勝而未必可施于禦虜又此中所長在藥弩藥弩之力但能制勝三十步之內而不能遠及且毒之所中每三日五日而始發彼虜騎如風如雨突擁而至俟其藥發吾先爲踩蹦久矣此其不便者二南中炎徼鮮裂膚墮指之時其人亦無禦寒且隆冬率赤足露體而遼左栗烈之氣雖春月必須用重裘

風氣水土之不習必有死亡疾癘乘之其不
便者三西酋兵制故分三水凡有徵調則上
水中水下水遞爲更代即如往者用以平播
今日用以平苗皆一月一代故任閫責者但
能黜其額數而不能定其姓名自來如是今
使之遠涉萬里尚能僕僕道途仍依輪番之
舊規否勢必不能則人誰與我其不便者四
蠻夷獷性難馴不知有朝廷紀律所畏者惟
一宣慰耳彼咨酋擁以一少婦抱五歲弱子
次難親統以行必領以頭目頭目與兵名分
相去無幾安肯聽其約束縱有將官爲之總
統而漢夷素不相習則心不相聯心不相聯
則威不相攝沿途梗悍作梗假寨逗遛誰能
制之其不便者五昔遼主與女真戰率騎卒
二十萬步卒七萬阿骨打登高望之若連飛
灌木狀頗左右曰遼兵必衆二而情怯不足畏
也今苗兵甫聞征調先已涕泣淪漣百計求
脫其心可知不審當事者有何鼓舞妙策能

使臂指隨意得免于心之二情之怯否其不
便者六每覩各地方官疏陳諸路援兵所至
刼掠屠殺淫酗縱橫種種跋扈其于禦人之
盜不一而足彼所謂中國人也遠不過幾千
里猶尚如斯況以蠢蠢夷民且行萬里之遠
其爲害可勝道哉止于刼掠猶其小者或因
此且激成一方之亂而遂爲中原不了之局
亦未可知其不便者七點楚壞地相連其情
形一也若永保土兵四千以十月初點發次

心遠至而棄父母離妻子不日不月未得劾
力于一戰徒爲河上之翱翔不掉臂而去則
揭竿而呼即有管葛誰能馭之其不便者九
古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昔唐借兵回紇至
妻以愛女賞賜愛勞惟其所欲甚者辱元子
殺命官置不敢問奉之可謂極矣然而史朝
義誘之則陰通朝義濮固懷恩誘之則顯助
懷恩朱滔誘之則復應朱滔彼異類固然其
何足怪今以狡猾百出之奴酋而吾復陰聚

豺狼于內地且當捉襟露肘之時餽餉賜予
必不能使無失望萬一中有陰入之奸而禍
生肘腋能無寒心其不便者十徵獨于是黔
地與中國不同上自官府下至輿臺遠而賓
客郵傳之往來其供億強半資于土司今既
用其人則不得更責其賦彼固曰我矻矻刀
耕火種以供國課者何人已盡傾土赴役猶
然問我賦額乎而黔于是益困又徵獨于是
當苗仲肆虐撫臣用兵大勦半用水西之力

今撫臣遷去苗仲漸有憑陵之心又見水西
兵傾國而調復何憚不爲猖獗他日者焚屯
劫堡殺官掠財種種惡狀行將再見而黔于
是益危此則事之獨關黔地者本不敢輕瀆
天聽但使有損于黔而未必無利于國則捨手足
以頑腹心臣所願也惟是損于黔無益于國
而併有害焉是此一舉也在朝廷在黔地在
遼左在中原靡一便計臣又何辭苦口不爲
皇上娓娓乎且方臣候

旨時亦每聞人言苗兵之可用矣比至而細詢博
訪始知其大謬不然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
以趙營平宿將必至金城乃圖上方略良有
以哉而臣因是且有進焉夫今天下非削于
祖宗之時也萬里幅幀如故九品成賦如故也邊
腹內外九軍七萃之雄自若也彼一隅蠢動
何至遂騷動中原甚且中原之不足而借力
于萬里外廣漠之鄉不知堂堂華夏二百年
來撫育生聚盡爲何人而急迫至是眞足取

輕蠻夷貽笑萬世而因以開陳勝吳廣之徒
睥睨跳梁之念也爲策至此臣竊惑焉按厥
所繇總緣我
皇上沉沉深處如重閨處子眉目懶笑惟恐人見
而又以居積之癖舉天壤間有用金錢證擲
而空投之者冥千仞之谿遂至以全盛寰區
弄成一罷癃殘疾世界一遇事故舉朝倉皇
莫知所措計窮于靡所復之而遂爲此無可
奈何之策亦可慨矣以臣計之使

皇上一朝而悔悟則宇內富疆如舊戰勝攻取自
不必借力于么麼之夷萬一今日光景猶然
如故也恐萬萬非除兇雪恥犁庭空幕之時
二三當事抑僅有勉爲支撐保全疆宇以待
聖明之徐悟足矣而紛紛引犬羊以入戶內者何
用蓋自保之與攻人其難易本自不同攻人
則我爲客而彼爲主故以曹操用兵如神兀
术驁悍宿將而敗于周瑜韓世忠岳飛者我
爲客也自保則我爲主而彼爲客故以謝玄
一統裨胄子虞允文一咕嗶書生而能勝苻
堅完顏亮者我爲主也兩者相去何啻徑庭
昔种師道語李邦彥曰京城堅高備禦有餘
相公何事便講和邦彥曰苦無兵耳師道曰
不然戰與守自是兩事戰或不足守則有餘
京師百萬衆盡皆兵也此亦足以明守之不
在多兵已今遼陽屠殺之後臣固不敢謂零
星殘卒遂足以禦奴亦不敢謂經臣所請數
萬之數可以少減但計中原尚自有人即如
靖康之後弱宋殘削已極而宗澤一出若巨
盜王善擁衆七十萬人楊進等擁衆三十萬
人澤意氣一鼓能盡收爲已用誰謂中國乏
人哉今即遼左附近如燕趙齊泰之間其人
皆古帝王用以行捷伐之威而肅清區夏者
朝臣相向攢眉正苦招揀無資耳若以近遙
萬里調用土兵之費移之近地沒法選召擇
一有智略有膽力文臣主張其事假以便宜
無拘以方略即幾萬貔貅自可立致詎有千

古中華之地而其人盡出田羅兎下耶況附近
之人風雨相宜卽使之歲月淹留亦似易易
戰固可守亦可此實策之最便者或者曰事
急矣今日之奴酋非古匈奴突厥之酋而女
眞蒙古之酋也兩宋之季思之凜然時勢至
此如火焚棟凡水皆可取何暇擇不知凡
水皆可取而取膏油以救火則非所宜況在
遠乎且夷狄何常過漠祖唐宗則爲匈奴突
厥過兩宋之季則爲女眞蒙古正在

皇上一人挽回間耳昔諸葛亮街亭之敗或勸亮
速發兵亮曰大軍在祁山皆多于賊而不破
賊乃爲賊破此病不在兵少也今欲減兵者
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
兵多奚益斯言也或亦可助今日朝議萬一
乎今徵兵之命下矣以

綸音之嚴重萬一徵兵而土司不應則損威兵集
而我餉不敷又損威臣子明知其難而陽應
陰閣又損威不若出自

聖意早止之爲便也此愚臣一偏私見若知臣罪
臣聽之盈庭而已
○山東道監察御史薛敷政題爲逃伍頓聚軍容
言利大搖邦本懇祈亟賜申飭以肅法紀以維治安事職觀爲天下者一
乾斷以肅法紀以維治安事職觀爲天下者一
日不討兵實則神氣不張一日不鎭民情則
元氣不固在泰寧之際猶然剋存亡係呼吸
者乎自去歲三路敗衂開原告陷遼左孔棘

陵京震驚舉朝皇皇共推劉國縉爲贊畫而國縉
兩月間招集二萬餘人列營防禦挫遏奴氛
謂非勇于奉公不可近閱經臣按臣疏題前
所招集者今日走幾百名明日走幾千名又
明日又走幾百名幾千名二萬人脫逃殆盡
職不勝駭愕夫兵以居則守以出則戰將社
稷蒼生是賴非僅取充數也非僅集烏合之
衆便可着伍也費盡于募之始曾一操汰否
當徹稟再發精兵以護此新兵知有今日久

矣朝任戎行暮返故里成何景象往家過節
開春再來成何口語兵如兒戲矣
皇上之封疆可守可棄矣將領誠不容逭罪首事
恐不得稱功業以鄉紳之權一呼嚮應獨不
可以鄉紳之權再呼使集乎康應乾張鳳翼
同爲王臣同遇風波何所辭責倘招之不來
能無卸擔乎論軍法國家爲重閭井族黨爲
輕倘復患顧私情何如向者不募本鄉之猶
愈乎土著可逃數千里踪跡渺茫者獨不可
逃乎遼人戀丘隴愛室廬慕父母妻子尚愁
然以去何望遠人效死乎新兵一散在處生
心不令首事者終事人盡推諉且司臣各省
募兵已陸續赴遼臺省臣直隸募兵次第遴
練異日聞風效尤遂聽其脫逃乎彼募兵諸
臣亦遂掉臂不顧乎贊畫所司何事
旨最嚴切何部覆瞻前顧後半吐半吞毫無斬絶
也豈以國家亾不在旦夕耶豈以全伍脫逃
不關成敗安危之數耶試爲贊畫計必自我

募之自我還之倍振刷肩荷期滅此而朝食
則從前之任勞不虛向後之藉口可免不然
給芻捐糈費
皇上幾許金錢豕突蜂奔開三軍無窮曠隙誰偕
之厲粉身莫贖矣若奸民曹致廉者乘遼餉
缺之欲同公直內監往江南富戶家借數百
萬緡通政使姚思仁同官馮英各具疏參駁
矣職亦江南人得不爲桑梓慮得不爲
皇上根本慮乎夫江南何地是財賦之區也是供
億甲天下者也邇來徵調加派十室九空白
蓮教之縱橫蛇山盜之充斥一二巨豪之嘗
凌焚劫又非恬然習于無事者也致廉敢倡
是說以嘗
皇上乎且曰江南等處則漸而江以北又漸而十
三省何人不稱富戶何家不可借取搆巖剔
藪敲髓剜筋立覩瓦解土崩無論夷虜之猖
獗矣聞亂賊李永芳憚經略威聲慮民無變
志凡有煽惑人心者不惜厚賄誘之江南惜

取之言正巧于煽惑之術且陰營窟穴廣約
貂璫左慾右憑機易汲而說易售斜封墨勅
保不行乎建中崇寧之已事非殷鑒乎蔣定
國既倡于前李一忠復繼于後包藏不軌實
繁有徒是永芳爲奴酋用致廉輩爲永芳用
公直赤心內監又爲致廉輩用言利之小人
即通夷之大慝動四海室嘆戶愁之慘即助
外寇長驅直擣之鋒非可尋常輕貸者儻云
此輩特無知么麼焉能蠱禍特匹夫亾命何

足苛求則自古危基亂本誰不由宵小竊弄
而況其稱引內庭徼靈窟竪顯然犯大不韙
者哉嗟乎國家所重者法紀擅離戎伍法無
赦乃萬夫馳驟相視而莫敢逆則號令之謂
何交結近侍法無赦乃群奸盤據紛瀆奏
命巡漸墜辭有日去天漸遠憂國益深既慮外患
而不一問則肅清之謂何寇必主威下操瑞
烟四佈疆場無一兵之可馭寰宇無一地之
未平又恐內變將作先是募兵在通州者鄉
紳苦其爲害地方當事者安頓無方訓練無
法識者料有姚令言之變昨果傳聞兵醉噪
嚷一時閧然亂傳兵反城門晝閉州兵上城

用人仰叩
九閽臣哀之披瀝已竭意
聖明于此定有一番憾悟一番振作用以消驁習
而杜邪萌豈謂悠悠泄泄玩惕廢閣如故何
怪乎邊庭不聳城社多憑依也伏乞
皇上親御文華殿備商方略盡下宮寮
勅贊畫還兵充伍收效于將來曹致廉等肆諸市
朝爲貪緣煽惑者戒庶神氣張而軍容克壯
元氣固而邦本永寧保危遼以保
廟社端賴之矣
○福建道監察御史彭鯤化題爲通州兵譁幸定
人心易動難安乞
勅當事安輯訓練以消近憂事職奉
命巡漸墜辭有日去天漸遠憂國益深既慮外患
未平又恐內變將作先是募兵在通州者鄉
紳苦其爲害地方當事者安頓無方訓練無
法識者料有姚令言之變昨果傳聞兵醉噪
嚷一時閧然亂傳兵反城門晝閉州兵上城

幸即安定事出訛傳人即驚惶如此儻真正
鼓譟咽喉重地容邇京師根本蕭墻深爲可
慮昔元昊之役范仲淹乞城京城以備敵呂
許公以爲非曰雖有契丹之虞設備當在河
北柰何遽城京城以示弱乎使虜深入而獨
固一城天下擾矣乃議建北都修城增守備
談者韙之蓋守門戶勝守堂奥也戎臣前見
及此建議于通州永平添二總兵統領家丁
以備不虞最爲得力今宜令大將以重兵彈
壓此地其募兵務要處置得宜訓練守法固
腹心而安肘腋乃今日至急着也職讀邸報
又見西虜與建夷歃血共盟口稱哄彼放出
宰賽犬羊叵測哄彼乎哄我乎萬一夷虜果
合夾攻遼陽而瓜分之則遼危矣兵餉城守
之策言者已詳猶有一二見聞請畢其愚辭
魏公三丁刺一義勇每人支弓箭錢二貫人
情驚擾而兵紀律踈略終不可用徒費官錢
不貲今之募兵何以異此說者謂止該調各
邊兵即招募邊人頂補兵缺人未離鄉自樂
應募朝廷養軍千日原爲一朝從軍出塞應
自無詞若有脫逃將官催覓乞丐補數應自
爲查點以軍法參治庶有一兵得一兵之用
不至爲紙上虛數也靖康括金賂虜詔羣臣
服金帶者權以通犀帶易之今秋毫必悉鎔
銖盡較無異易金帶矣而議新加猶未議舊
欠此當責成督糧道蓋官以督糧爲名完糧
是其事任除不抱欠州縣外其有逋負者悉

其說亦可採也虜犯澶淵河北諸郡多陷獨
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攻圍不下
時目二軍爲銅梁門鐵遂城今難其人而近
有刻城書及乘城要法曲盡守城計策此當
刻布給散將吏預先熟習以資防守又古守
具有戰棚以長木杭于女墻之上城樓摧壞
或無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此亦可
補城書之一端也以上四款直陳所聞不知
可行與否而其要尤在破格用人金使在廷

聖意何所恃以無恐道路傳聞夷來遷避
上未必有此意職力言其不可欽宗欲避兵李綱
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避此何之萬一
六軍中道散歸誰與爲衛吳敏亦言朝廷便
爲棄京師計此何理也帝遂罷行蓋無論京
城不可棄即欲去亦難行不但置
陵寢于何地抑且付珠寶于何人懷帝將出衛從
皆散又無車輿自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亂
民搶掠阻不得進覆還入宮此避兵故事也

皇上亦念及此乎職回天無計惟祝天地
祖宗開悟
聖衷無恙外懼內憂永保山河
社稷幸甚臣民幸甚
○欽差閱視邊務吏科右給事中姚宗文題爲謹
報借發銀兩數目并陳遼左空乏之情乞
聖明勅計部速爲議處以救危疆事職奉
命東閱兵部如職同官張延登議題發太僕寺銀
五萬兩爲緩急不時之用於去年十一月內

准兵部差官領解到山海關管糧通判典解
官面同兌收除折兌七百六十二兩五錢例
應通融支放收貯候用職于十二月二十六
日差官到關領銀四萬五千兩以五千兩留
貯關門其領到者發廣寧糧廳收管時職正
在遼陽也因職巡閱遼陽城見其體勢遼濶
城身舊腐固非金湯之險且有巖墻之憂與
監軍道臣高出等四顧商量議欲修城無從
下手恐其因修反壞惟有增建敵臺數十座
傍城爲守賊來時以一面仰而攻我我以三
面俯而擊之似易爲力今經臣熊廷弼原有
空心敵臺之議衆議僉同分守道閻鳴泰遂
通詳督臣撫臣按臣依議建造而修城無備
用銀兩議于太僕寺五萬兩中給發職思覊
縻之用與修築垣之功總一爲東事也宜圖
其可久者該道議發銀八千九百八十九兩

餘兩以備不時犒賞共發一萬兩乞比職還
至廣寧西虜虎憨兎憨差夷人到正安堡領
春季撫賞時以撫賞銀兩舊者已盡新者未
發無以應之此無論去歲所增今歲遲留不
發慮生他變而夷人食物等項日費七八十
金不支甚矣分巡道張鳳翼請詳于撫臣周
永春并詳到職議于太僕寺中銀兩借給職
思撫之以新恩與飼之以舊賞總一羈縻之
術也宜先其最急者遂借發一萬六千五百
兩乞此外又以五百兩發正安堡遊擊王牧民
爲通夷小賞之用而山海關一片石當東西
虜要路兵衛疎薄殊可寒心職曾具疏請與
山海關併議修築永平道臣袁應泰具詳督
按關院諸臣并詳到職謂此一片石修工勢
不容緩宜及時修舉一一估計工價計二千
三百四十兩議于職所留關口銀內借發職
思遼左之城工與關門之修繕總之皆國事
也此又其輕而易舉扼要而難緩者遂如議

給發訖五萬兩中發過二萬八千九百四十
兩二處實存銀二萬一千六百兩其西虜借
賞一萬六千五百兩俟撫賞解到日聽該道
補還可作存留實數以備急需職思議發銀
兩之時雖曰不問出入然分毫皆國計也一
出一入宜先奏聞如弟以前項費用事關緊要
不堪遲悞有利于國敢遵奉便宜從事玆以
聖明裁察覓其先發後聞之罪微臣幸甚謹具
確數上聞伏乞

此職嘗歎今日之遼事以輿地之形論之如
人之病在一臂而其痛楚斷絶正連心腹非
多方以疏導之百計以灌輸之則氣血不能
周滿痿痺立見職向者議請設處錢糧正如
督餉侍郎李長庚所云勞民傷財之事皆痛
心疾首而爲之者以兵輸十萬而糧餉不敷
恐亡遼者非賊也今見撫臣有遼餉已發三
百萬并臣心欲盡臣義當裁之疏而餉司郎
中馮汝京有民運少至二十餘萬石爲催發
明旨命兵部告中外以疆事危急不得不爾考成
題知徑行必得

之請廣寧馬政同知孫同倫有新兵借過馬
價四萬餘兩乞爲催補之請管糧同知馬紹
芳有撫賞俱已用盡各夷擁衆挾賞久恐生
變乞爲題催之請則河西之帑藏空矣經臣
有錢糧缺乏至極軍馬饑餓至極之疏內稱
庫儲糧餉僅二萬餘兩本色糧石正二兩月
已無可支牛車甚少悄急無措遼陽管糧通
判左之俊有甘于自盡之言而運事既用牛
車小事斷難失信葢州管糧同知張文達有

省直諸臣方竭慶從事所望立賜允行者也
督餉侍郎李長庚有淮船僱造愆期一疏因
兵計餉因餉計船非四五百隻不可總督侍
郎王紀義切同舟擔荷必力如僱覓以沙船
爲便須查實數造船既優議價值宜限早完
一一責成道府諸臣而督餉與漕撫二臣奉
考成之法以繩之至增設主事二員以備差
遣萬難遲誤所望立賜裁斷者也河東以河
西爲家者昨經臣疏已言之撫臣周永春與

經臣同心戮力共任安危其所急急皇皇者
歲底足鼓動職遵而行之今撥兵出關者于
撫臣衙門過堂例有犒賞而無額設撫臣皆
設處裁節至捐柴薪以給之夫設處易盡而
援兵方來已爲難繼之患矣至昨歲虎酋議
賞四萬金部認三萬以一萬令遼左設處當
此滿地兵戈肆業都廢將處之地亟乎將泒
之商賈也其三萬金云今歲再行酌議酌議
之說擬隨時增損其意甚善第看眼前事勢
似尚無可酌所當如議併行給發者也據此
閣是令經臣兼攝撫臣似無封疆之勞而撫臣似無封

皆關係遼左錢糧敢因奏報銀數併及惟祈
皇上省覽施行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遼鎮兵食兩困經臣
嚴急非苛乞
勅諸臣亟圖補救之方以共鴈和衷之誼事職惟奴
酋自去歲八月迄今驚伏者已幾半載計徵
兵措餉必有次第而遼之人情勢共安危志
同甘苦亦必如臂指之和使期共滅此而朝
食乃自正月以來經略熊廷弼有新兵全伍

脫逃疏則兵期集而反得散矣有錢糧缺乏
至極兵馬饑餓至極疏則餉期足而反得匱
矣又有遼以寬縱致敗臣因嚴急招尤疏則
人情期調而反得渙矣凡此皆兵家之最忌
不謂今乃屢見而疊出也以遼守遼之說樞
臣黃嘉善謂人有丘壠室廬各湊血氣心知
豈其終不可爲兵似矣顧海盖距清鬚家舍
宛然非有千里從征之苦況值寒氷慘烈未
有強敵壓境之虞而忽成鳥驚獸散此輩果

堪兵否卽嚴擊着伍
明旨非不森然而絡繹效寨者必無反顧之情揚
帆下海者未有歸艎之日恐捕亾之令終屬
空文效尤之風行且踵至遼兵果足恃否兵
既不能取辦于遼勢必不免借資于調今樞
部徵兵邊腹非不限之以數訂之以期而買
馬安家等費咨動地畝新餉者已奉有還遵

前旨之新命則安家等費何可不亟爲區處使承
調山關之兵不成紙上之霜也各省鎮兵調
在通州昌平天津者經臣欲發出關遼安而
後京師安誠宜急先着第聞應募之兵有先
索必不出關之照身而後行者卽河南之兵
問有挺然以援遼自命者要皆資身無策之
夫爲餉口度日之計原非眞心感奮而其餘
之無志出關者不可強也夫親上死長總此
一心未有不能外援而偏能內衛者今應速
勅練臣徐光啓就中練其驍健者團練備戰摘其
羸弱者悉遣歸農與其以逃爲散而廢法于

下何如以汰爲散而法行自上也浙江水兵
調汰三千以宿鎮江纔冠之誼寧敢獨後但
南船未可北駕海道亦非慣嘗全省鄉縉兩
致書于樞部非臆說也先是東征之役蒞從
定海由吳松江入內港至天津從大沽口開
洋歷海豐青萊以達登州跋涉年餘罔裨實
用今乃責令統領速發毋得觀望夫遮洋之
遲咋溝臣已極言其不可而浙兵獨能飛渡
耶何如于南浙諸兵中調撥以應目前也昔
之援朝鮮也以師行之弗戒重戕屬國固宜

談虎而色變然未聞一介之使爲彼國憂也
宣慰之遣竟以倍臣之私揭頓令使命之不
先豈堂堂
天朝曾無一不辱君命之士也援兵駐扎鎮寬誠
于彼國爲便脫奴酋乘間道入朝鮮我兵以
騷擾之故不敢望鴨綠江少展寸趾不識于
援之義何居竊謂當懲前而毖後不當因噎
而廢食也遼議用兵十八萬今未及半已見
軍饑而逃馬饑而死民被搶奪官求自盡迨
至大兵雲集其何能支四百萬之加派能辦
舟車牛騾之費未必能供糗糧芻茭之需本
色尚苦不敷折色又何能濟此立窮之術也
足食之道本計在屯田而流通在錢法鑄錢
之有益而無損與屯田之經久而可行夫人
而知之乃有言之而不必行有欲行而未必
果則以兩者之取効遲不如捄招捐助者之
見效捷又或以自我作始未必自我樂成而
佚而勞厲鼓舞亦展親之所不廢況士司尚
有超遷之秩而天潢一派顧可獨靳乎近聞
諸籓中有捐資募兵者夫護衛非乏益兵非
制曷不以召募之資再爲義助者倡也計臣
職掌非不屢屢執爭而不能止各部咨文之
四出蕪稅仍解繕部猶曰發解在未奉文之
先乃稅契截分于兵部尚見于福建撫臣之

報何可無畫一之令也遼東半壁勢成破竹則皆以寬敗也乘寬之後利用嚴自有經臣因得少留未盡之殘局而柰何弄肘足以排之布蜚語以敗之也撫臣周永春閱臣姚宗文無不共篤同寅協恭之誼此物奚宜至哉且經臣亦非獨以嚴勝者也贊畫劉國縉不能使旣逃之兵復聚而但爲稱若不深督過亦足徵寬政矣故共疏云操急縱舍顚倒互用實非專主于嚴

此本心也而事固有不得不嚴者如嚴于逃軍而不能禁軍之不逃嚴于馬死而不能禁馬之不死安得以嚴病之嚴固爲公非爲私也即爲已之首領計亦并爲部道鎮將諸臣之首領計也固舟遇風不相救而相詬抑獨何與屬者背氣之變業經再告占主反城叛將本月十九夜月犯房宿占主兵起將相誅萬一人事符于天變楚歌起而內難作經臣一人不足恤思遼陽一折于奴能以九泥封山海關使京師晏然安堵哉乃樞臣猶復刺刺不休未見有龍韜豹略足張撻伐之威惟恃其舌劒脣鎗日搏玄黃之戰不知于大臣和衷之誼謂何也伏乞申飭內外諸臣治兵者務在足兵勿以烏合而開通亾之路治餉者務在足餉毋以枵腹而生庚癸之呼經臣宏集思廣益之懷邊臣貞令行禁止之度毋憚其嚴而利其災則兵食足而民信孚奴患不足平矣

○浙江巡按吳光龍題爲海邦防禦匪輕水兵徵調宜審懇乞

聖明遠觀

睿算並權緩急

勅部酌議停免以固邊圉事臣惟天下一家固無南北疆域之分但守其所守撤此實彼以釀患不測臣之所大懼也自奴酋發難斬將屠城併關結虜狡謀百出蓄志不淺非特門庭之寇已伏

陵寢廟社之隱憂矣一時籌兵籌餉閔閔皇皇窮
搜極索遠徵近募發帑既恒于叩
閽按籍無資于應敵故計臣有仰屋之嘆邊臣
有掣肘之虞海內臣工共憂君父股肱當竭
寧愛髮膚苟可率齒髮之倫効犬馬之力係
此逆酋致之
闕下何不勉焉乃今日時勢在在可虞奴酋富
勇狡詐志不在小謀不在近欲厚集天下之
兵力以制其死命在急議餉而緩召兵有餉
斯有兵毋輕動天下以中其狡謀此今日急
着也浙江奉
旨募兵五千兵部司官魏成忠齎部劄至與道將
諸臣招揀商選今得兵四千六百餘名以往
今猶未抵鎮門其難可知近復聞召水兵五
千以守登萊兵部移咨于撫臣計必有以應
者臣伏而思之登萊與浙皆濱海門戶而所
守不同登萊之兵與浙兵皆荷戈水宿而所
處不同職鹽臣也職視海防海上情形有概

于中外矣謹會同巡撫劉一焜
皇上甲乙言之夫東魯防倭而且防遼浙且防倭
而更防寇舟中望黑洋去倭甚迫溫台瀕海
要區嘉湖西控江湖羣盜聚出沒不常近
且議添兵船以資防禦臣查嘉靖壬子癸丑
間倭自普陀入犯連綿數載蹂躪吳越諸郡
焚掠甚慘士紳蒙禍井里爲墟頃者巨寇哀
八老跳梁闖越海洋近雖招撫黨類尚繁桴
鼓時聞警息不絕萬一有如王直不逞之徒

外作倭夷鄉道內而亡命作奸區區海濱寧
堪決裂往事不可爲殷鑒耶浙地煖而水草
相宜浙兵生于水習于水平時則即山可樵
隨波可釣碁布星列即比閭而居衝鋒摧敵
則犄角相應故舟居水戰其所樂也若登萊
則水寒食貴湍險屯衆昨浙兵一聞徵調之
令鳥驚魚散相率逃叛隨檄下諸哨嚴爲禁
諭乃始安集若以此兵移守登萊無論軍械
不習衝擊無力死亡逃走勢所必至無益于

東之設防而浙之營伍已先空矣況借浙兵
以衛登萊萬一倭夷入犯又將安借雖
神京左臂勢不容緩而吳越重地可不爲牖戶
之謀乎或曰調兵三千旋可募補以全浙壁
壘之固未必少此臣竊謂不然昔曾巡歷海
上見蛟門巨鎮兵不滿萬各營單弱殊可寒
心欲添設募補則剋肉不能醫瘡捉衿動見
露肘不過申飭號令嚴于查覈汰其老弱訓
其軍實而已若必欲召募三千除先行召募三千

人以待一旦應援一俯兩兵必不能給而水兵
用但兵去餉隨一餉兩兵必不能給而水兵
卒集之難視陸兵相去倍蓰則可縷指而言
者何也陸兵所恃者力耳誠得少年膂力之
雄收之旗鼓之下金鼓可以壯騰氣弓馬可
以驅服習履平地而知險阻試攻擊而知進
退其人旦夕無死亡之憂而有賞罰之念故
易于訓練而尤宜樂趨若水兵則無論其年
力勇怯何如其人必生長鰀烟島瘴之中以

波濤爲室與魚鱉爲命其演而習也驅之九
天而目不瞬濟之九淵而股不慄呼吸成朝
昏風雨變山岳而心志不亂此其人未易得
得之未易教非鼓之江河中之歲月未易用
也若以徒步之人航海而蹈兩足搖搖惟有
與波流相沒耳浙中防海兩訊春訊二月至
六月撤防秋訊九月至十一月撤防餘月則
盡地爲守聞警應援計此桓桓者聯艘俟戰
蔑寢不怠時刻罔暇今春訊將伯期矣往例

乎浙有用之防何爲也奴酋習于弓馬怯于舟航使其轉向登萊能無虞我之衂其後哉度其造船之計不過虛張恐喝以分我之兵力而恣其東西之連衡今東海之防漸固我徒着着而應之不得操其勝算則彼伏我勞彼事我分勢必墮其計中所幸經臣悉力籌邊軍容漸整臣不憂兵也所憂者餉耳餉不繼則有兵亦無兵耳燕趙齊魯固多慷慨赴義之士即海內奇能抱請纓之志而負衆望雲合而餉應者就近而募收一兵便得一兵之勇者亦不乏人誠厚集餉以示招徠必有之用養一卒之餉何至逃免死徒虛名實費如此僕僕哉然今日議餉亦甚勞矣加派已無可加抽扣已無可扣大小臣工捐俸未已且自籌臬以至守令之吏無不勸輸而議開例議鼓鑄條款非無充益未廣尚不能給月前之急且勤兵于四方將能給乎師旅之費未有窮期及今不爲預圖後益難

圖矣

皇上誠念東事之急兵事之窘立發帑金三百萬而又以金花付外庭以權稅濟邊需使在朝在邊諸臣精神相貫悉心料理一意簡練精強繕城堡堅壁壘以坐困狡夷以圖大捷策之上也祖稅之禍也不然亦乞諭計臣樞臣同心相照計目前之餉幾何見在之兵幾何一歲之餉能贍兵幾何先算一定之餉以給見在之兵然後徐議增益之方以寫招徠之術撫循安集且蓄且練以養其全力以鼓其敵愾則今日塞上之師亦可爲干城之具策之次也不然調兵徒勤逃亡相繼撙括已盡危邊孤壘不獲庚癸可虞徒見天下皆兵而危一卒之用內外虛耗草澤生心彼狡夷利我之危而驟出其不意以乘虛闖捷舉國以從其何能濟此則下策至于無策臣不忍言矣

臣草疏將畢復見兵部覆經臣一疏欲再募兵四千謂司官魏成忠稱浙兵勇健便捷投

袂願忠者衆嗚呼天下願忠者豈獨願于浙
兵哉腹之不果卽子弟不能捍其父兄浙江
帑藏空虛設處無術千難萬難不能資四千
六百人以去成忠豈不目擊乎在承委之臣
但知一時赴募林林不知萊備市丐皆思冒
名冒餉一經遴汰散去必多聞已解之兵且
有至淮而逸者此豈非願忠之輩未必能如
額而結目前之局尚能求多乎東義浙之中
邑耳生齒幾何卽日產千人亦必生聚訓教
之十餘年始可使執戟而趨前此東徵西討
調發不下數萬今不過二十年自東事以來
兩歲間又調去盈萬有餘天下皆王土皆王
臣也何獨浙之赤子可驅而赴殭場之役哉
操斧而入山持網而赴淵焚林竭澤立見其
盡耳豈不體樞臣不得已之心第在浙言浙
時勢已窮只得冒罪以請伏乞
勅下兵部酌議覆請併乞
俞允免調施行臣愚幸甚海邦幸甚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敬擬遼管見以祈立
允施行事山東司案呈淮戶科給事中官應
震揭稱前事送司備查揭內大都謂酋謀叵
則遼計當周括之則兵難萬難不能資四千
除兵隸兵部聽其查覆外而議餉一款實關
本部職司如撥軍排運以濟舟車之窮照色
科給以蘇士馬之困墾屯田裁冗員括當鋪
改本折以佐加派之不足皆科臣設身以處
而借箸籌之至詳至確誠深于遼餉有裨業經

疏請相因據揭速覆施行等因案呈到部臣
惟自東事以來一切措餉事宜臣部之窮日
夜而拮据畢心力而供億者亦旣殫矣豈其
躬時玩事敢悞
皇上之封疆顧臣部職能司入而不能必入者之
盡耳豈不體樞臣不得已之心第在浙言浙
速解是以每月催牘絡繹于道職能司出而
不能必出者之速運是以日夜叩
請

而各處以徵調動支者多屬開銷此科臣謂爲立盡之道也計太倉所入幾何臣部不能以空炊之婦使之朝饗而夕餐此舉朝所共知者言船隻則亟船隻言牛車則亟牛車速給水陸之運費者臣部爲政至水運作何飛輓陸運作何輸運至遼東地方作何催僱自有內外道臣任之臣部居中止可費銀不能代之左擔而右負舉朝所共知者然而臣在戶言戶計入計出容多智短而不及周賴科臣深心體國協志憂時凡奏餉而輸餉之策多方以匡臣不逮臣敢不伏請之

皇上以祈必行語云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況遼左道途修阻如必專倚舟車之用將三十金而致一鍾勢必告乏前科臣薛鳳翔曾有人運排撥之疏矣今議正與之相符計見在主客兵若干凡不堪征戰者分爲幾撥其輪撥者用以戍守更番迭用自府而設數試者有一縣而設數佐者量其煩文以省占役外則有一方而設數道者有一祖宗朝有合營之制謂宜汰去十之二三以遏濫設爲十營取此備官

蔭儘有可裁省一官即省一官之用凡歲時俸藉衙門工食皆可節之以佐軍興涓流不

絶即成江河此當移文各當事爲之酌議則
科臣之議裁冗員者洵一便計也當舖挾算
而撰子母固有本貲然擅商民之利雄矣商
有確稅民有派徵而當舖所獲甚饒值此國
家有急獨捴絲毫助捐于往役之義何在且
彼終歲所蓄者州縣荅應耳自今與諸當約
或三五十金或一二十金權其資本而輕重
輸之以急公一應雜差勅有司槩勉仍以禮
待若斟酌輕重之間有司在毋使奸胥得高

下其手彼必有欣然樂赴者查各輸一得中
議多及之不獨博士譚謙益之疏請當然則
科臣之議括當舖者洵一便計也科臣疏又
言寬鎮之當屯駐夫屯田之議從來久矣臣
部七事首議及之科臣李奇珍等疏每言之
而于今日爲尤急遼河以東荒棄雖多誰非
膏土藉主客兵之精銳者收閒于其外而以
獨有餘倪如調兵之費安家取諸缺官柴馬
等項馬匹取諸太僕寺庫貯馬價儘足辦此
廼自相堅執不爲通融第欲分臣部之新餉
以應彼臣司餉者也計十八萬之兵非八百

因利于地之遺意可以裕芻糗之備而使人
存固志可以成險要之防而使奴寢戎心次
第行之日充日廣不惟遼陽有不守之守抑
且開鐵有不復之復藉云師旅未遑則裹抵
之屯許下諸葛之屯五丈原獨非師旅時耶
又藉云邊鄙難議則充國之屯金城仲卿之
屯朔方獨非爲邊鄙地耶以詞臣徐光啓之
所行于天津者轉而行之遼左經久之圖在
此舉矣則科臣之議開屯田者又洵一便計
也至十庫折色嗣當查明另疏以請而科臣
又合兵餉言之謂援遼欲足十八萬之兵須
足十八萬兵之餉責臣部與兵部同心講求
當此王事靡鹽臣部非分明越職故爲執爭
唯是錢糧各有定額兵部非盡不足臣部非
獨有餘倪如調兵之費安家取諸缺官柴馬
等項馬匹取諸太僕寺庫貯馬價儘足辦此
廼自相堅執不爲通融第欲分臣部之新餉
以應彼臣司餉者也計十八萬之兵非八百

萬餉不可而餉自加派止四百萬以外此一半尚少之數其誰分應之邊兵無糧致變其誰分任之語曰急兵無糧攻其所愛言忍之場地而處方見其難身不出家言予之痛不切身明言與舊例昭如日星各任其任以期共濟時艱無俟商確然可商確者亦有之查遼兵舊餉京民運共七十餘萬今從撫臣之請復倍加矣往者額兵八萬三千有奇徧部全遼以備千陬撫順開鐵既陷以後傷殘過半一向止言調募新兵曾不出及原額舊兵不知舊兵何在果在遼可無一劈之用否又不知過半傷殘者曾補耶未補耶果經補伍因而加餉必其人人皆超距投石之勇豈以老弱不堪者而槩加之無憂兵矣現今戍遼陽若干戍廣寧若干可按藉覆也因兵計餉因餉覈兵似亦今日講求之一端而兵馬則兵部主之臣部不及問也臣部惟知主餉以勸助責諸撫按以開墾轉運等事責有司以汰冗責諸海防及遼東諸道要在皇上斷而行之事急矣時迫矣若非天語震肅恐內外臣工或諉于局外或弛于局中未必盡應臣部而臣部亦莫可誰何不幾虛科臣一片苦心乎既經該司按呈前來應爲覆請恭候

命允容臣部照科臣欵列咨移督餉與遼東經撫按閱諸臣及各省直出者不稽而以果遼軍之腹以盡臣部之心其在斯乎

○四川道監察御史周鴻鎰題爲遼左勢危剑虜幾南民苦痛心誼陳中外迫急之情及兵餉艱難之狀仰乞

聖鑒更懇特

勅撫臣任事以重封疆以弭禍亂事遼自四路敗劒三韓震動而開鐵不守岌岌矣天啓宸衷簡任經臣熊廷弼往督其軍蓋已折奴之鋒抵奴之喉使不得竟肆吞噬者半載于茲可恃無恐矣近據經臣全伍脫逃之疏據閱臣

軍氣不振之疏又據朝鮮告急之文遼若旦夕難保者夫遼危而山海何恃山海危而陵京何恃此燃眉之患剥膚之災也凡爲王臣誰無枕戈荷旦之心凡居王土誰無披髮纓冠之義頊

皇上俞樞臣之請

命科臣曾汝召募兵幾南以臣有地方之責仰往隨其後臣一腔熱血七載苦心方冀藉此役効鉛刀一割之用爲泰山寸壤之裨誠得三

輔豪傑渡遼水而掃奴穴斯亦微臣報國之秋也敢不矢心聲力拮据于此惟是兵難言而談兵于今日之幾輔尤難職試陳其槩望

皇上垂聽焉益論大勢則幾輔爲急邊疆不爲獨緩論本根則邊疆猶外而幾輔爲内故有先其急培其内由根本以扶枝幹者矣未有本

王宜不返全軍覆沒幾民視遼而股慄望闕而覓搖相戒不前矣自去秋不雨麥種未佈米價騰涌人心惶惶甚至援兵騷擾而鷄犬不寧加派重叠而牛驟多斃公私之物力一空廬舍之逃亡殆盡可憐幾南一堤土既使之外供又使之内輸既藉其力以爲兵又括其財以爲餉剜肉而吸其髓用二而及其三職不敢遠引勝廣故事預發大難之端獨計今日幾南實無可募之兵矣即簽派閭左豈能點鐵而爲金無兵無餉而必欲及一萬之額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況職奉募兵之命在歲暮今以候領批印遲至二月末旬矣始獲叱馭以往時迫而莫知爲計勢蹙而莫知爲從此職戈慄慄而恐也伏願

皇上念幾輔之爲重察根本之爲急軫民窮之當恤思財殫之當憫容職馳至真定等處審時度勢相機設法更望

皇上寛之限期俟之秋成新舊之加派稍積物力之生息漸裕多方鼓舞極意招揀即不能取盈于原額亦當訓集數于以救遼陽之急如呼之不應即慈父不能強其子且無米之炊雖巧婦不能施其手縱威懾力驅能保無挺而走險者乎能保無隨路逃散者乎比職寧甘斧鉞之誅終不敢爲無益之動也伏望

皇上自爲

宗社生靈之計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寛一時則民受一時之賜斯根本固而元氣自壯內地安而神氣自張所爲戰勝于朝廷乎

○遼東經略熊廷弼題爲議留賢能餉司以重新
儲事自遼陽餉司之爲東事設也每歲金錢
數百萬皆其所出納糧料數百萬皆其所收
支軍馬十數萬皆其所查覈其繁苦視各邊
管餉者已數倍之而又事出初創人多妄求
名色紛淆頭緒混亂忽新忽舊而餉食不常
時東時西而掛號重出安家已領于原籍而
催促乃愈急或以爲崇尤崇曰眼見軍餓思
譁馬死殆半洶變在旦夕而猶避激昂之罪
不爲饑軍請命以弭此旦夕之禍是負國以
負部堂也即部堂亦安用此負國之屬吏爲
而職以此益歎之重之今崇差滿一年矣以
親老力求代去職既屢屢懇留又兩次遣書
計臣李汝華勿允其代謂借寇可得而不謂
竟以傅國題代也當此上下中外不肯同心
應手之時又一道病去兩道丁憂之日復奪
崇以去而與一新相知者共事職戚矣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仍留畀崇管遼東新餉以三年爲

期如各邊管餉例使官軍實受其惠度支實
收其效而職亦藉手以獲同心共事之益豈
曰小補之哉
○總督倉場戶部尚書等官張問達等題爲奉
旨會議守備不設律例仰候
聖裁事山東司案呈先該經略熊廷弼題爲謹遵
旨斬三逃將以正軍法併申明守備不設律例以
定官守事等因題奉
聖旨這守備不設律例着該部會議具奏該臣會
同戶部尚書李汝華等太常寺少卿徐可求
等戶科等科給事中官應震等河南等道御
史房壯麗等備查得先年律例公同會議得
朝廷設官原爲保安疆土人臣效忠議在計
安社稷況守巡官以兵備爲名則綢繆勛勩
救寧疆圉豈與人任若平日不能選將練兵
臨變又不能督戰盡力悠悠忽忽互推互諉
至于弛備撤守寨城陷沒猶卸擔將帥以自
寬

勅書所責成者謂何顧名思議兵備官軍實
逃其咎者況奴氛熾如燎原人心畏如赴火
尤宜倍加申飭以警積弛若僅僅以一爲民
了事則全軀保妻子之臣進無必死之虞退
有偷生之倖安往而不規避哉此經臣所爲
痛恨于邊臣偷安而欲補條例之未備也臣
等查得嘉靖二十九年舊刻續題條例內一
款云守邊兵備官駐劄該城先期托故遠出
臨時潛踪避匿及守備不設以致失陷者比
照守邊將帥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律充
軍若守巡原無定駐止是遵制失陷者參奏
爲民是先年條例原未嘗僅以爲民之例寬
守巡也迨後來修例者因承平日久武備漸
輕刪去守巡兵備官一段止從爲民之例而
窮祿倖生之輩遂覺官命重而法紀輕積漸
廢弛遂至于此茲當夷虜猖獗之日難同清
平無事之時自當仍申舊例以肅人心今議
守巡兵備官駐劄該城致有失陷者照舊例

乞軍原無定駐止是遥制失陷者照舊例爲
民其被賊侵入境内擄掠人民不至失陷即
係駐劄處所降三級調用如此則功令森嚴
既惕邊臣之積玩而情罪允協仍率先朝之
舊章庶令身任巡守之寄者皆知詘無可逃
罪無可避斷不敢因循怠緩疎守備以干誤
邊疆若責放軍役尅扣軍糧致有失陷者外
則有該地方按臣查參之法内則有該部臣
科臣臺臣參糾之法内則有該部臣查參之法内則有該部臣
前山海至開原遍歷其要害東夷與西虜洞
腑其情形惟是邊疆下吏無能上瀆

宸聰曾于督撫院道條上其事謂奴酋蓄謀叵測
也則有請勦建酋之議謂勦奴必用餉也則
有糴粟百萬之議恐東西合謀急當濟其交
而結其心也則有講款始末之議杞憂屢慟
不幸言而中矣頒敕昔日之遼易敕今日之
遼難就職之身親目覩者言之遼左燃眉急
務有八而奴之所以取敗者有三焉請陳之
一曰募兵近地夫足兵之法已計無復之矣調
于各邊則方鎮空虚招于遠地則沿途騷擾

非涉小矣既經會議歸一相應題請恭候
聖明裁定
勅下臣等刊布内外衙門一體永遠遵奉施行
○新補南京戶部江西司添註主事牛維曜題爲
摘目前之急務申畴昔之虐言以備採擇以
裨邊左事竊見逵左之危不啻纍卵矣職生
長西陲素諳邊務而乙卯丙辰曾待罪千寧
前山海至開原遍歷其要害東夷與西虜洞
腑其情形惟是邊疆下吏無能上瀆

惟燕趙多慷慨之士曩以撫清被搶開鐵失
守寒心不敢應募今遼陽守敵愾振矣若食
以厚餉激以重利則懷奇抱異之人自有聞
風嚮附者水土服而行糧省此當急者一也
一曰開屯畿輔夫拓天下之財以餉遼者利孔
亦盡開矣然千里運糧士有饑色俱非久遠
計也以職籌之畿輔左右軍屯民地拋荒不
下數十萬頃以募兵之法募屯以安家之費
易牛種其于東海葦場蘆澤之區引流通漁

制爲水田授爲世業則從者如雲計畝分獲
當亦不下數百萬此當急者二也
一曰用遼運餉今蓋復所貯海運之糧不下三
四十萬星屯雲積防獲甚難而車轉牛輸遞
費益鉅開南衛所募之兵仝伍逃去夫此輩
既領安家月糧十月餘來不知廉恥多少
實餉寧令其逸而不返耶儻仰原募之臣往
諭以義令入守其土由復蓋立撥法各以其
界交運計人負五斗道分十撥此二萬人日
可致千石于遼城不猶愈于車牛之費乎此
當急者三也
一曰練兵寬鎮北關朝鮮皆附中國而仇奴酋
者開原失而北關擄寬鎮失朝鮮能不危乎
今當速挑精兵三萬擇一智勇道將團練于
寬鎮之間東爲朝鮮聲援西爲遼陽犄角明
獲金復之餉暗伏襲取之奇此當急者四也
一曰款制西虜夫遼之危在東西交訌耳虎懸
擁兵十萬有泰山壓卵之形特增賞數萬即

結盟而退滾吉浪素等搶曹庄犯寧遠殺郭
將襲連山戕中軍勢亦岌岌矣職往復講折
舊額之外所增不過百餘金迄今東夷大變
而河西恭順如故則款之明效大驗也若撫
賞以時物毋濫惡惡與三十六部落貪我重
餌受我羈縻必不忘恩事仇以輕與奴合此
當急者五也
一曰戰守機宜夫撫順者制夷之門戶也撫順
破而當事者遂棄之以致偵探不的損將屠

城全遼震恐三輔戒嚴皆由于此使非經臣
出而整頓遼之爲患尚忍言哉職以爲此時
遼勢旣張宜分步兵三萬馬兵一萬往撫順
城以步兵分三營馬兵分兩翼步之第一營
用車馬陣馬兵爲翼從兩旁輔之第二營第
三營更迭在軍營之前深溝高壘立爲老營
十里一舍數日一移遇賊則兩翼銜車擊以
火器退則兩翼夾車而行直至撫順亦以三
營遞修其城賊出則堅壁以待之賊退則修
城以守之機有可圖或反間或招撫或徑取
逸在我而勞在敵蓋守以爲戰而復以戰爲
守制奴之術端不出此此當急者也

一曰申嚴紀律職嘗仕于遼矣遼之囚循苟且
覆軍殺將皆寬之一笞字誤之也自古名將斬
寵姬戮倖臣有以取一笞而梟首街市者誰
不主于嚴也經臣以法弛則玩玩則糾之以
猛不得已而爲救遼之術儻以其嚴而少之
則此議一出將吏藉以規避軍卒藉以逃亡
其禍可勝道哉甚無因人言而少緩其法此
當急者七也
一曰加派地畝古來綠林黃巾弄兵潢池皆無
恒產之人爲饑寒所迫耳未有巨室大家以
輸納之艱揭竿而起者今富者田連阡陌貧
者無立錐之地姑每畝量加數釐可有數百
萬之餉非不知閭閻痛癢忍爲此椎肌吸髓
之謀顧救焚拯溺不得已而出于下策此當
急者八也職料奴酋之所以敗者何也地瘠
人貧五穀最少惟貂與參借此糊口一旦斷
其市易則部落無資一敗也數十年以來殺
人父兄擄人子女掠人土地毀人墳墓勢驅
威迫慘刻毒害四面皆敵腹心皆患二敗也
財貨堆積錙重如山戀棧之馬不能遠離巢
窩三敗也負三敗之勢而陸梁至此豈眞有
戰勝攻取之能與遼金爲伍哉夫遼當契丹
之世山後十六州皆其幅幀黃龍之東西南
北數千里屬其統馭所以朝發幽燕而夕至

中國蓋未有不併吞諸夷而能憑陵華夏者
乃奴酋云麼小醜不過咆哮于山林蠢動于
一隅已耳其搶擄撫順也激于採木之仇出其
不意逞于一擊以試我之動靜不虞三路出
師一敗塗地借寇兵資寇糧開原鐵嶺如入
無人之境今又將併力以攻遼遼亦狼狽甚
矣必有蓋世人傑如管葛韓范方能固吾圉
而禦狡酋之膽經臣固能辦此者也他日守
備既裕堂奧無虞經臣率大將提兵壓境以

二十萬衆列爲數大營山立嶽峙脣齒相依
猛士如雲突騎如虎迭入迭出倏正倏奇奴
且疲于奔命鳥在樊兜在匣不戰而坐困矣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新兵脫逃有故四衛轉
輸無人謹酌議處之法以資轉運事職前
接經臣熊廷弼揭帖新兵全伍脫逃等事大
畧謂贅畫劉國縉所招新兵全伍脫逃至自
認馭軍無律之罪不忍傷贅畫一字職于是
深服經臣用心之厚遂移書贅畫令上疏引

給免票暫借一時今聞家中差役繁苦哭聲
震天趕回之後復去將完由此觀之兵之來
也以免差而來兵之去也以不免差而去惟
贅畫之言不信故各軍之心不堅此新兵脫
逃之故也前經臣疏奉
聖旨召募新兵原爲分防之用乃今全伍脫逃等事大
所司何事着會同該道設法處置嚴拿着伍
有抗匿的解送經畧正法
明旨凜如贅畫欲完兵之局不得不求信免差之

令假令投軍之家一門父子兄弟襍泛差役
盡行優免而轉運之計于是乎窮矣何也贅
畫兵共一萬八千一百二名每名一家老幼
大約以五六名爲率不下十餘萬一應運餉
運草買車買牛之役俱雀儳免論戒點有力
者巧附蘇軍之門衛弁貪而狡者大張漁獵
之網其慨然應當雜差者能幾何人力難支
撐勢必盡逃是合全復海盖四衛將來無一
人應差者不知海運來豆六十萬石可教何

人運送議買牛二萬六千隻可教何人領養
此立窮之術也今海盖道副使康應乾署分
守道事僉事韓原善呈詳到職俱稱車牛已
備只苦赶運無人以職愚計贊畫原招兵一
萬一千此係情願投充難容姑貸其僉兵七
千有非出情願以免票誘哄一時畢竟不爲
我用似宜追還安家聽其寧家照舊汎差者
也即一萬一千招募之兵經臣貽職書云仍
勒挑精壯解驗以其壯者從征或戍南衛而
練其弱者以赶牛車此誠確然之算無容更
議者職意既戍南衛無離父母拋妻子之苦
一門老幼雜差仍應照舊編汎通不優免且
各軍既坐食家門月餉一兩五錢不無太多
相應併議減削以省糜費至于爲首倡逃之
人法不可縱經臣自有裁處職不敢置一喙
矣抑職又有說焉當時建議者爲以遼守遼
之說劉國縉爲遼人領袖挺身招兵自衛桑
梓豈曰非宜國縉貽職書謂數十萬不難立

致頗有易心職竊憂之遂于去年四月二十
五日移舊經畧楊鎬書云劉贊畫自任事誠
勇然在家門招兵終是鄉官體面不便行事
須委才幹將官二員分任其事挑選訓練一
面招集一面督發遼陽着伍不然遊食脆弱
之徒貪安家而烏合獲安家而星散昔年葉
主政領銀三十萬招兵竟成烏有恐不宜視
招兵事太率易也職區區愚慮竊已料其必
逃何也無約束無訓練之故也贊畫今日惡

得盡以將官撫馭失宜爲解哉至于本兵不體經臣苦心屢以口語相角內外同心共濟之誼不應如是蓋本兵所處雖難而徵調猶可立集經臣所處極危一延緩必致僨事大聲疾呼情在可諒且懲弛之後法不得不嚴而操縱互施恩威並用實未嘗專主于嚴昔不云乎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罔功行兵何事也而乃以嚴爲諱乎長安悠悠之口實非通論本兵欲引以定經臣之罪案自爲其

日推卸之地亦過矣更乞

天語嚴諭本兵應調兵馬速催發出關毋再以口語爭辯致厥經畧任事之心統惟

聖明省覽施行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懇

聖明檢發部科諸疏以便責成主持派運分數以求盡一以重邊計事山東司案呈准督餉李

皇上乃餉臣則經臣計兵已定愚臟計餉難緩有

疏又嚴催造催淮船有疏又淮船造催愈期有疏又科臣李商珍淮船勢在必需有疏宜

應震敬抒援遼管見有疏以佐飭臣海運之
議飭臣部題覆多矣其或題而徑行覆而未
盡大抵謂飭臣科臣謀悉計詳無煩聒瀆惟
俟
明綸一渙可共遵行無奈呼
聞多隔有飭臣之疏下而臣部覆疏不下者有
部覆疏下而飭臣科臣疏尚未下者當此遼
事危于纍卵飭臣急如救焚
廟堂之上猶然置若罔聞先成一廢弛不振之

象以是在事諸臣習爲因循安得不借地方
艱難之說互相推諉如山東派定本色六十
萬而從鄉紳之請欲減一半淮上派定截漕
三十萬而聽衛官之評不肯開洋舌沸牘騰
迄無定畫則必不救遼必不需海運而後可
而十八萬之健兒從何供億二百萬之芻粟
從何飛輓則
皇上其謂飭臣何且謂遼事何也飭臣計無復之
是以請檢發部科諸疏以便責成請主持派

運分數以求畫一甚至請罷斥以感動
皇上以激勵諸臣無謂當斷不斷反成其亂將來
遼飭不敷是誰之過
皇上尚謂可已乎不可已乎登萊爲飭臣建鋪地
稔知本色易于折色且運道頗近故三十萬
之外復加派三十萬豈盡謂地方可加抑以
派之淮上天津者額數已定欲他派而無從
正飭臣所謂此處言多而彼地派原不少二
處求減而他處誰肯復增者兩言可決何待
兩難至所需雜價船隻臣前覆疏已詳明矣
有通惠河而後海運廢然遼洋一總仍存淮
上運例未盡廢也況東征時曾舉行乎故道
可循復者豈難于朔者且三十萬之運較天
津登萊獨少止以隨截隨開可期速濟而駕
言併發天津是何說也如遼船已改獨不可
更造乎即更造無及獨不可多僱沙淮二船

乎仍議當行不會議亦當行但其久不習海
今歲姑從膠昌一道與萊船合幇而往可無
他虞矣天下事豈能有利無害弟擇其利重
害輕者行之藉以風濤之險竟將海運不行
則行師亦險道也從未有不折一兵不費一
矢萬全無恙者今奴酋未滅亦以兵凶戰危
遂已耶非常之時乃有非常之事不謂濟變
難而通變亦難也非常之事乃屬非常之人
斷必賴之倘臣幸甚臣部幸甚

○戶部尚書等官李汝華等題爲仝議畫一事該

臣部題爲新倘分用過多臣部催解不至遵
倘將絕內變將作懇乞亟会議畫一之令
以便催倘以濟危急事奉

聖旨募兵諸費屢旨着各衙門分任如何通不遵
行若堅用加派以致遼倘斷絕誰執其咎還
着各官會議畫一具奏臣等謹遵
明旨會同兵部尚書黃嘉善等齊集中府面相商
確據先年題稿查得安家舊係兵
係工部馬價舊係太僕寺近因倘乏暫借戶

部地畝銀兩不虞地方官借口安家馬價器
械之用一派開銷了事遂外解不至遼餉斷
絕矣又據戶科給事中李奇珍等議單亦稱
月糧行糧鹽菜草料內餉等銀隸在戶部器
械隸在工部安家隸在兵部馬價隸在太僕
寺查兵部有缺官柴馬絕軍變產工部有二
八事例弓絃折色太僕寺有拖欠馬價但恐
所費不貲所有不敷多官會議將地畝內除
順永二府援兵駐扎及轉運銀鞘器械糧草
登萊二府轉輸米豆皆重疊苦役除四府量
加一釐外其餘每畝量加二釐約得二百二
十萬內分二十萬爲工部器械之用其一百
萬爲兵部安家馬價之用然以二釐一解七
釐又一解恐地方不便今算就山西陝西二
省蘇州一府四十七年三釐五毫銀四十八
年九釐銀約該九十四萬二千四百三兩二
錢九分徑解工部爲器械其餘省直地方九
釐銀通解戶部糧餉之用已經分析極明白
則用者與解者俱便以後地方應解戶部錢
糧不許那移別用以誤遼餉以前安家器械
馬價借過戶部之銀作速補解太倉以便奏
發遼東如有仍舊那移別用者究參降級臣
等多官咸思逆酋煽虐開原土女橫遭慘濘
焚燒幼弱屠戮殘年今海內人民尚得各安
室家亦託遼東經撫諸臣運籌之力即今有
田之家總計前後每畝通助九釐一以爲國
效忠一以爲家保障亦情勢之不容已者臣
等多官又思兵不足則遼陽不可保餉不足
則兵不可保而封疆社稷隨之安危則兵工
二加三釐亦時勢之不得已耳總俟東事稍
平即爲停止戶部仍議于加派一年加派二
年者亦免帶徵一年帶徵二年以示
皇恩以甦民力臣等會議俱已畫一伏乞

皇上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官應震議單看得遼議用
兵十八萬今據兩次加派地畝
銀僅四百萬而止置買舟車牛騾之費已不
啻百數十萬而器械安家買馬等項又悉取
給于中則地畝加派止足供各邊腹扣留而
十八萬之師能無米而炊枵腹而戰乎按東
征之役月糧行糧鹽菜草料內顧馬乾等銀
隸在戶部器械隸在工部安家隸在兵部馬

價隸在四寺豈故爲是區別哉軍國之事各
爲任則易舉獨爲任則難勝也且自知區處
之艱則愛惜必周而浪用他人之物則痛養
不切也今各部分任屢屢
綸似可無煩擬議但器械所用不多且近有戶
八工二事例即有不敷猶易設處惟是買馬
安家所費不貲則兵部之分任尚費商量耳
今驟責之兵部必以爲戶部有加派兵部無
有也而不知今日之新餉豈戶部額設哉夫

亦多方措處從長酌議者也查有拖欠馬價
絕軍地產缺官柴馬等項向因有動支地畝
之靠未嘗極力清查耳儻就中搜括使不至
有那欠豈無足濟目前者項奉會議畫一之
吉採之衆議有謂閒寺馬價可暫折者若謂馬不
可缺則扣留一半以備本色之用尚可以餘
半供新兵買馬之費也有謂班軍亦可暫折
者與其徒充領班者之橐何不取之爲微調
者之用也更有謂南京閒寺亦可暫折者如
再不足即以戶部留稅酌議截分亦愈于舉
新餉而盡用之也先是兵部咨稱安家馬價
賞功屬之兵部往例昭然不敢推諉則器械歸之工
自認之矣今畫一之令再申則器械所用不多且近有戶
部必不以朽甲鈍戈徒餙軍容之具安家買
馬歸之兵部必不以逋亡羸弱之衆贏瘦不
堪之馬空糜有用之金地畝銀兩不那用于
兵工二部則戶部亦不得藉口于四分五裂
以自弛其足食之計職掌既有攸分交修自

當共濟竊謂于今日爲便計也一得之愚如此惟諸明公裁擇焉

○廣東道監察御史毛一鷺題爲遼陽日蹙一日國勢日危一日謹陳緊要之議用抒狂瞽之愚以救危亂以策治安事職歷觀往牒見夷虜縱橫無不旋樸滅即以宋之積弱而亦屢衄屢捷所以挫抑夷虜者史不勝書何至我國家今日尚據全勝之大勢乃坐困于彈丸之小虜致兎焰彌天肝腦塗地而莫敢誰何且

言兵則調募之令四出而愈見其寡言餉則加派搜括之術已遍宇內而愈見其乏言籌畫則議論爭執意見各出人人自以爲良平所謂御委其勒馬駐其卽已足寒心乃政本之地復爲彈射之場部院之權漸成委轡之勢語曰有重臣而後有威君今

皇上已無重臣矣此時急務莫如多補閣員已經

聖心簡在者卽宜速命近爲輿論共惜者何妨補牘更照先朝李賢等事例于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中取其才望出衆曾歷邊疆識力並擅者推補一員入閣以共機務參酌共同凡事係邊情者衆謀既協務在朝上夕下

王言一出等于雷厲風行職謂主張之當議者此也夫作室者必先度材幾何度工幾何自始至卒爲時日幾何然後措置金錢督率臧獲當事者漫無成算籌主人乃可課日受成今當事者徒見周章日日徵兵尚苦張空拳以抵猛虎時時議餉尚苦鑠虛釜以計朝餐築室道傍議論愈多爲窘國中神氣愈削昔唐討淮蔡裴度身自請行夏人犯宋韓琦范仲淹自請行邊身爲制使蓋傳聞與指實不同懸中之線索似有別操天子之威靈幾于不振

算與當境有異謂宜擇遣大臣一員親自出
關會同經撫督餉按臣商確方畧凡兵食數
目戰守機宜孰爲最急孰可稍緩何法可以
整頓何年可以結局俱要從長計議務使次
第之情形如黑白洞了中外之氣脉如左右
手相照應而遼事庶可爲也臧謂規模之當
議者此也賞不當功罰不蔽罪即堯舜不能
治天下彼漢宣僅中主耳一信賞必罰便成
神爵五鳳之治治迫漢元優柔不斷權入弘石
之手而宣業遂衰今骫骳廢頓紀綱盡壞致
任事諸臣轍轍相尋以觀望爲良圖以捱延
爲得策以忍恥爲上計以誤國爲小愆致令
人有不雪之憤鬼有不償之冤國有不伸之
法噫可痛也往且勿論即如本兵何官乃屢
被白簡屢邀
明肯就中機敎如見肝肺說者謂
皇上責成之非僻留之是矣乃責成何居所以副
責成者何在急則如亂繩縛空緩則似開眼

作夢司馬片地豈人臣得藉以相機藏躲且
温綸數番豈
皇上偏用以自誤封疆乎謂宜信其
明肯嚴責以居中調度接濟兵馬效則許以奮翼
贖垂翅之罪不效則必以折足投滅頂之凶
庶任事者人人知只有擔當一路更無躲閃
別法庶幾法伸而事集職所謂責成之當議
者此也此外則莫急于遴將材矣職觀今日
徵兵索餉已無所不至募勇士赦罪卹亦無
所不至然而中朝不聞隆推轂之舉閫外不
聞慎登壇之選亟于治兵而緩于議將職不
知其解也夫君不擇將以國予敵自古善將
兵者惟韓信能多多益善雖以漢高神武不
過能將十萬今遼陽將添兵十八萬此十八
萬者不得大將節制之恐不有涇原之變必
有苻離之潰自來名將或起于卒伍或藏于
草澤其一種鷹揚之氣原易識辨當事者果
能虛心採訪破格尋求天下之大豈患無人

昔燕昭築臺致士而卒得樂毅諸人以報仇
雪恥豈堂堂天朝而智不出此宜
勅兵部轉行天下巡撫及邊方將領衙門但有機
畧出類力敵萬人者即具疏奏聞官給文憑
路費咨送到部驗試果眞即併計薦舉姓名
俟有功併叙武官與斬敵同功文官以卓異
優擢而將材不難致也此外則莫急于重職
方矣今談邊事者皆知重將帥而不知將帥
不得其用總由職方不得其人年來寵賂日
章武弁爲甚參遊總備半屬貴緣遷調推陞
皆有常價徒使英雄短氣乳臭貽譏竊念國
家文武並用原無觖重況時亂先武尤屬吻
緊今後職方司官宜照吏部司官例嚴加諮
訪必其人清愼端方熟于邊事者方許推用
其後來升擢亦照銓郎優轉京卿儻能周知
將材久任成功不妨更加優擢庶幾紕漏一
洗積弊可清以壯干城之寄而收師中之效
此今日要着也其次則莫如議覈實矣國家

設一官即有一官職掌署一事即有一事功
課近來庸庸者謂之老成特重明作者謂之
見事風生體面愈重功令愈輕幹辦愈拙彌
縫愈巧即如兵馬錢糧何等大事而亦多有
名無實兩無着落徵賦已無處不騷擾乃未
解者如望梅止渴而已解者如擔雪填井調
募已無處不空虛乃未出關者如圍沙爲飯
而已出關者如抱薪救火此立盡之術也
皇上未始不嚴加申飭猶未見實實課成儻復貽
延歲月必致再悞封疆職謂今後論兵必以
到邊支伍果堪操練爲率論餉必以士飽馬
騰果能接濟爲率論兵甲器械必以解至軍
前果堪利用爲率其或兵堪操練而失伍未
額餉能接濟而漏卮未塞器械堪戰陣利用
而軍容不整則彼中自任其咎宜嚴飭在內
部院巡視在外經督撫按嚴加糾覆盡以實
數上聞其虛張影射無裨邊計者罪勿貸其
有貪殘冒破罔念國恤者罪勿貸誠覈實如

是而不足增敵愾之威以固吾圍職不之信也其次則無如議險要矣職聞善守者守其所必攻昔金兀术渡淮曰使宋有數千人守此我豈能飛渡哉南朝可謂無人矣蓋兵未有不爭險要者也遼陽爲神京左臂其存亡繫京師安危不待智者知之內外臣工當合心以應經臣俾經臣得一意以守遼陽不再計矣弟道酋潛伏穴中已及半載蓄鷙一逞必若颱風暴雨其鋒不可當且西夷乘釁亦虞突發則山海關之防守尤不可不預講也山海爲神京東來第一門戶且其形勢一面臨海一面阻山設伏用奇政在于此此地宜預蓄精兵以防猝發如李左車之畫井陘且職愚以爲練兵衙門宜專設于永平薊鎮之間令其外可爲廣寧聲援內可以策應神京而復多築堡塢以徐講四境爲守之意或亦一勝算也然此時欲收拾人心則赦令不可不頒也古稱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未有失民心而能爲國者如尹鐸之守晉陽至沉竈產蛙而民無叛志張巡之守睢陽至羅雀掘鼠而士氣愈堅凡以得民心也今軍興賦重剥削之令日下君民之誼愈睽人心一解便費收拾況畿輔之地逼近蕭墻尤宜倍加培養今十室九空民心已棘兼以轉輸絡繹雖皮骨空存而精髓已竭且遇援兵所過之地虎狼餘吻鷄犬靡寧宜承令有司加意撫恤毋得更生事端以益瘡痍至兩河地方戎馬生郊百姓痛苦更甚尤宜竭力保護即徵索車輛勢非得已亦必多方設法無致騷擾動衆總之民窮財盡宇內皆然調兵加派所在羹沸急宜勅諭天下有司曲加撫字務要十分節愛以留元氣不得乘朝廷加賦因而多勒火耗反爲掊克而大關鍵也昔唐德宗貶此時欲收拾人心莫如赦令

當時部書宣布雖驕卒悍將無不流涕識者
曰人情如此賊不足平可見王者感人最爲
神速今九重
天聽愈高人情鬱結日甚以致天災示厲玄象告
凶小醜肆毒中外震驚不可謂非民愁之應
衆怨之徵謂宜急命詞臣草詔罪已布告中
外宣示朝廷所以不得已而用兵與不得已
而加賦之意務使
聖明哀痛之誠子惠之願令讀者明白曉暢感極
命衙文陛辭在邇聊抒犬馬戀主之忱如此

○督餉侍郎李長庚題爲遼餉議數原多派數原
少支借將盡萬分可虞謹申諸臣前議懇乞
聖明特勅內外臣工同心共任以濟危迫事照得
遼餉一歲用八百餘萬專計臣部本折糧草
車牛船隻輸運各項之用而言也臣部加派
止于四百萬少數一半以人計之遼兵半年
之楞腹也以時計之遼兵半年之楞腹也一
人一日不可令乏饔餐尚可任一半之少乎
如臣部所發運銀兩米石運軍實受之矣其
運米陸用牛騾水用船隻及牛騾日食料草

船隻僱募舵工所費金錢遼軍不得而食也是其費在餉內而用在餉外日來淮上造僱船隻苦於無銀且云沙船水手僉欲散去天津頭運將發苦于無價山東汛數既多苦于無船去歲商人召買已完苦于無值陸運糧到山海未能出關臣與贊理司官仰屋束手臣爲本部官也知本部匱乏無可支撐既慮其多于木未免訕于折也而不足于舟車慮其訕于木也臣之心計兩窮焦勞欲死乃近見臣部疏稱各省直加汛銀兩俱爲募兵用盡臣不勝驚懼欲絕設使臣部加汛果有餘于計數之外總是公家借之何妨今縮于計數之半尚堪分用之乎使臣部計處投括之方未盡則臣部當爲講求今加無可加搜無可搜而分者如是更將何以益之乎轉吩十八萬兵齊集之日也八月間餉不能繼變不在奴酋而在十八萬無餉之兵矣剥床以膚第一可慮而容悠悠忽忽不爲計耶臣愚以

天下有一定之職掌有當體之事機有共任之勞忽如本折糧餉草料臣部司之安家馬匹器械舟車各部司之斯一定之職掌也然如遼左無馬矣而馬價未至可坐視不爲買乎無車砲矣而器械銀未至可不爲借備乎驛站設有車牛矣遇火器衣甲解到可任其不運乎勢在燃眉不容稍緩斯當體之事機也若各省直則不然各省有直原設有各部錢糧其間災傷拖欠者固有然報完者亦多彼體行之先解其餘詎無以稍緩而那用者詎無以年久而未解者詎無吏胥浸漁者與其日相持議曷若各部各爲清查俱條編內總完之數也欽官柴馬項數雖不多比如官不缺此項即重大災傷不可少也何獨官一缺而柴馬遂不可問耶絕軍變產一項比如軍不絕則軍裝之費里甲任之何獨軍一銷而原產遂不可問耶弓箭弦條

一項臣在江右因臺臣禎愷有改折之議自
四十一年以前者行造四十一年以後者臣
槩不敢輕造矣山東軍器臣以災荒之後自
四十三年以前者有造四十三年以後槩不
敢輕造矣種種錢糧昔一一搜括稽查必不
能少佐公家之急而臣經過地方問近日買
弓箭馬匹安家等費無一不借于新餉爲何
名耶同舟遇風之秋各部查應解未完之數
而以功令絕之斯共任之勞怨也其臣部當

行者則漕糧之預截夫漕爲軍國命脉何敢
輕言苐加派挹括已窮召買無資而截漕一
石可免召買一石之價勢不得不請于此前
者總漕大臣查東征舊案船隻應江浙二處
協助臣已疏明覆允茲于江南浙省僱募船
隻恐難猝應莫若以見在兵船每處徵發三
四十隻每船止留舵工水手期于足用加以
安家行糧撙駕而來在省便而即以本省
應解漕糧截留裝載由海徑達淮安即同淮
安原議截留漕糧三十萬石或一半由海赴
蓬萊以一半由膠州起陸至昌邑淮河入海
而多助山東以船蓋遮船既不可行則淮沙
二船不得不爲多僱而所藉江浙二處船隻
可以濟運所截漕米又可濟糧誠計之兩便
者再請于頭幫漕米擇其乾圓潔净者預行
天津司道截二十萬石于天津以備來春之
運所當亟行者一近見臺臣欲開遼餉事例
以一新一舊間選其法極爲曲盡在山東淮
納糧料在淮揚准其納舟或納舟價在天津
准納舟納車并納糧運之山海關納于山東
淮安及山海關者每百兩准減二十兩納于
遼東者減三十兩其光祿鴻臚增員中書加
銜此二項巨室樂納者多且原是資途積俸
所加不過廣而速之耳暫爲通融似亦無妨
也如納
詔命以廣子孫之心或將領募家丁以爲效用之
地諸臣前後條議刋一書冊揔之各處所當

亟行者二又如滄海桑田沿海近地開尚有
河清之沙田近畿輔者民間拋閑田土尚有
可招開之屯地州縣有司興利拂建橋梁館
琳宮梵宇緇流羽士不過以陰隲功果之說
動人如鶩矧濟國家之急難救邊左之生靈
孰有大于此者而若捐助若勸借若稅契若
優免若倉穀言之益緩其捐貲助
餉及州縣之首倡義舉自處加派者一二而
外不見其人則勸懲功令未實也又如首開

海運已著成效召買牛騾徑運糧料僱募水
手董理船隻日來慕義效勞頗有其人而臣
獎勸之法甚微陸運者用其力海運者用其
命須于功多者准一職銜管事則人心競赴
尤借于吏兵二部鼓舞之微權也所當亟行
者三臣願諸臣不分兵食不分內外而
皇上亦不當分
宮府內庫錢糧或緩解一年而徐爲補進或解其
皇上一轉移間勝臣工之千倍也所望
皇上之亟行者四至于海運天津山東運船齊發
抵岸有期而抵關之糧積貯至數十萬全賴
過關車牛分發各道委官驛站用心餧養念
此一牛也費多少疏客費多少微汛儻致倒
踣何徑以達抵關抵岸之糧臣以爲芝蔴灣
運道開也則車牛之力當多併于海盖避陽
二道秋冬專主陸運也則車牛之力當多撥
于寧前廣寧二道各爲政而力任之其擺撥
之法不妨與車牛並行第目前無開軍止
于海州鞍山一帶暫行以濟車牛之不逮可
也屯田之法不妨與海運並舉第目前兵多
餉少若于一十八萬兵中揀汰而稍減其糧
以爲屯田則可收來歲之用若別添軍以屯
則先慮所添之餉無從出辦自古及今戰守
之策無如屯田虜勢匪茹以加汛轉運供目
前而兼屯種爲持久合兩者方爲完策也客
臣與諸臣等徑行應題請者另疏題請其以

上請議臣再四言之者而言之未見其行行之未見其效臣爲此敢不悍煩昧伏乞
皇上軫念遼餉重大
勅下臣部與各部大臣同心定計今歲兵餉本折舟車運糧應用銀若干此外募兵買馬器械應用若干共計若干以後每歲舟車器械既備募兵已完止該用若干如此議爲定額臣部應若干見今加派若干各項搜括若干各部查刷每年應解未完若干事例可得若干有無與議數相合其不足者當合辭以懇於
皇上嚴令以行于各省直庶兵食相符免致臨期掘井無及也以後各省直借用新餉俱要申請明白逐款請補毋得徑自輕動其臣疏所議截漕事例及從前諸臣條議諸法一一乞
速賜
明旨見之實政嚴以考成之法海陸二運應發舟車則省直各司道任之抵關抵岸之糧及已發車牛則關外各司道任之毋致推悞在上位者惟同心以濟事在下位者須破格以用人如此方爲有濟不則兵多而餉少何以給兵餉少而價多何以足餉脫巾之變萬萬不能免臣當先束身待罪司敗以聽
皇上之處分而已遼左安危在此一舉而臣之一身不足言也

○浙江道監察御史劉蔚題爲邊鎮告急帑藏空虛懇乞
聖明速補遼餉以固人心以保封疆事臣巡視太倉銀庫者凡三矣
皇上初年老庫蓄銀尚至三百八十萬連年費用不貲至已酉年止存銀十三萬于今日又止八十餘矣昨細查各鎮應發年例銀數自四十七年以前少欠額數尚二百六十餘萬今年春季三月又該九十餘萬俱以庫無銀兩分毫未發各鎮差官長跪哀求恐鼓譟之禍近在眉睫而遼東三次差官該領銀六十萬兩今庫中欲湊十萬之數而不可得司庫之

臣仰庫長嘆無可奈何本折並匱軍逃馬死
經臣熊廷弼慮遼禍然眉哀控
皇上以為軍士糞旦夕之命甚至欲求罷斥嗟嗟
事勢迫切若此太倉之不能供應若此臣謬
叨巡視目擊心維五內如焚有不能一息少
寧者夫兵猶火也不戢還將自焚錢猶水也
泉源遄相流注故聖帝明王家天下而府四
海自應用之不窮矣即有事而動兵與計兵
而處餉額設常令其有餘懼或有不足而別

生不測也況逆虜平陵存亡呼吸一軍饑則
扞禦難前一賞遲則軍心不奮士難前而心
不奮將欲與之馳驅固守必不得之數矣況
啼饑號寒則必呼庚而呼癸賞弛罰廢則必
衆叛而親離敵乘于前衆潰于內死解土崩
勢所必至昔唐德宗時涇原節度使姚令言
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冀得厚賜見惟糲食
菜飯犒師也衆怒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于
敵而食且不飽安得以微命拒白刃耶聞壞

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
甲鼓譟斬關而入大駕蒙塵東幸陝州幾亡
社稷此千古之明鑑人人所共知亦人人所
能言者
皇上聰明仁聖何事不洞燭獨不知以此為殉戒
而肯蹈其覆轍為萬世所竊笑乎當此逆奴
狂逞主憂臣辱邊臣哀懇太倉莫應之日加
派分用將盡外解勢難猝至西江之水不救
近火中外告匱旦夕難支千萬不得已之中

為救性命之計必
皇上先發內帑百萬以救目前俾邊庭諸臣得有
所資藉以為展布庶賞罰獲行士氣可鼓一
意備禦悉力籌謀可以為亞夫之堅壁可以
為李牧之相機將士被澤必將死于內死解土崩
聖上誠軫念遼左而恤吾曹也有不賈勇爭奮期
戮奴而後朝食者乎即奴酋聞風必將曰今
茲天子已不昔金帛而重賞戰士也亦各動
色相戒歛戢悔禍不敢跳梁矣重賞之下必

有勇夫雪耻除宼克機在今日是
皇上舍此無足重輕在遼鎮得此恩深雨露散財
得民利莫過是尚何靳而不爲耶祭祭之說
皇上上年不曾發至四十萬乎此後諸臣屢疏以
請堅持不予諸臣無可柰何亦委之氣數付
之長嘆息而已昔宋徽欽汴州財貨堆積如
山金兵圍城今日索金幾百萬明日索銀幾
千萬又明日索段帛幾萬萬甚至內帑不足
搜括民間積蓄以應之卒之青城一入勢不

復返黃金白鏹一掃而空後并以身狥之是
貨財竟何益于國家乎
皇上戀戀若此耶至廣鑄錢之法于南都各省布
屯田之政于畿輔關外特開遼餉事例許其
速選以示招徠及清查州縣稅契勿令欺蔽
以寬有力是計一歲中動可得百十餘萬至
十庫物料折價解部省直班軍暫解班銀每
後朝食乃近閱邸報則兵逃而勢益不振矣
歲糜金錢數百萬而徒養不得力之士將倘
皆身親閱歷有裨國計而無損于朝廷惟在
聖主既吝帑金雖千請萬請不應計臣專以加派
且並竭矣
聖明特
勅閣部九卿科道諸臣從長計議務爲畫一可繼
之法以安人心以便徵解事慨自奴酋倡禍
以來遼陽不宜輕棄即議兵議餉視拯溺救
焚孰急哉兩載經營謂宜必得勝算滅此而
後朝食乃近閱邸報則兵逃而勢益不振矣
歲糜金錢數百萬而徒養不得力之士將倘
且並竭矣
聖主既吝帑金雖千請萬請不應計臣專以加派

即竭澤焚林不辭以此着數而欲固番亡之遼抗方張之虜似必不可得之數也職請畧言遼餉加倍之不可乞調停之法以救焚又更獻可以助加派之不足爲一簡易之法以共寬天下供賦之人不知

明主亦能聽乎職自四十六年八月入楚十月即接戶部加派地畝之檄查楚地畝實額每畝三釐五毫只該派銀二十九萬一千二百二十九兩八錢零戶部乃據國初未清丈前之虛數竟坐派三十三萬二千四百二十九兩九錢零職隨具疏請已奉有旨而部中見事勢轉遍遂置不覆職無奈只得日督司道府州縣奉行窮去歲之力三十三萬二千四百二十九兩有奇之數解已將完楚民望寬之情咸曰來歲庶幾其停止也不謂又欲于四十八年再加一倍是一年而兼三年之額楚即竭澤焚林不辭以此着數而欲固番亡之遼抗方張之虜似必不可得之數也職請畧言遼餉加倍之不可乞調停之法以救焚又更獻可以助加派之不足爲一簡易之法以共寬天下供賦之人不知

明主亦能聽乎職自四十六年八月入楚十月即接戶部加派地畝之檄查楚地畝實額每畝三釐五毫只該派銀二十九萬一千二百二十九兩八錢零戶部乃據國初未清丈前之虛數竟坐派三十三萬二千四百二十九兩九錢零職隨具疏請已奉有旨而部中見事勢轉遍遂置不覆職無奈只得日督司道府州縣奉行窮去歲之力三十三萬二千四百二十九兩有奇之數解已將完楚民望寬之情咸曰來歲庶幾其停止也不謂又欲于四十八年再加一倍是一年而兼三年之額楚即竭澤焚林不辭以此着數而欲固番亡之遼抗方張之虜似必不可得之數也職請畧言遼餉加倍之不可乞調停之法以救焚又更獻可以助加派之不足爲一簡易之法以共寬天下供賦之人不知

明主亦能聽乎職自四十六年八月入楚十月即接戶部加派地畝之檄查楚地畝實額每畝三釐五毫只該派銀二十九萬一千二百二十九兩八錢零戶部乃據國初未清丈前之虛數竟坐派三十三萬二千四百二十九兩九錢零職隨具疏請已奉有旨而部中見事勢轉遍遂置不覆職無奈只得日督司道府州縣奉行窮去歲之力三十三萬二千四百二十九兩有奇之數解已將完楚民望寬之情咸曰來歲庶幾其停止也不謂又欲于四十八年再加一倍是一年而兼三年之額楚即竭澤焚林不辭以此着數而欲固番亡之遼抗方張之虜似必不可得之數也職請畧言遼餉加倍之不可乞調停之法以救焚又更獻可以助加派之不足爲一簡易之法以共寬天下供賦之人不知

明主亦能聽乎職自四十六年八月入楚十月即接戶部加派地畝之檄查楚地畝實額每畝三釐五毫只該派銀二十九萬一千二百二十九兩八錢零戶部乃據國初未清丈前之虛數竟坐派三十三萬二千四百二十九兩九錢零職隨具疏請已奉有旨而部中見事勢轉遍遂置不覆職無奈只得日督司道府州縣奉行窮去歲之力三十三萬二千四百二十九兩有奇之數解已將完楚民望寬之情咸曰來歲庶幾其停止也不謂又欲于四十八年再加一倍是一年而兼三年之額楚即竭澤焚林不辭以此着數而欲固番亡之遼抗方張之虜似必不可得之數也職請畧言遼餉加倍之不可乞調停之法以救焚又更獻可以助加派之不足爲一簡易之法以共寬天下供賦之人不知

肅皇帝龍興之地眼前赤子何一非百年生聚遺
黎在輿情尤覬加恩奈何以援遼一着遂令
楚惴惴焉恐皮毛之俱盡也然事急矣加派
之外亦無復可搜求矣職謬有所獻似衆擎
而力易舉亦恒情之所甚安可行之一年亦
可行之數年借以易加倍之法謹列于後
正也伏候
聖裁
一曰扣宗室樂輸之銀楚宗貧者多舉債富者
多放債而楚祿之放去歲秋冬之銀今歲夏
季始得其中爲利息扣去十無六七得全每
遇放祿之期應十兩而止得四五兩者三四
兩者或全無者于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今
據諸宗告稱情願每百兩扣五兩助餉但得
秋冬之銀于春季即發其中所存利息甚多
大約楚祿一起放銀多至四五萬兩每百扣
存五兩即每起可得銀二千數百兩在楚一
藩可行在別藩無不共以爲可行總之所扣
每歲可得六七萬兩且放祿之日即係扣銀
而各省數十萬十餘萬之銀悉至太倉矣此
與加派需之終年而後得者孰易且孰速況
民間材落多有公銀歲歲但以供迎神賽愿
演戲等費償能移此以充丁銀爲力更便且
合海內人人藉是以盡急公其餘名義又甚
正也伏候
聖裁
一曰扣宗室樂輸之銀楚宗貧者多舉債富者
多放債而楚祿之放去歲秋冬之銀今歲夏
季始得其中爲利息扣去十無六七得全每
遇放祿之期應十兩而止得四五兩者三四
兩者或全無者于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今
據諸宗告稱情願每百兩扣五兩助餉但得
秋冬之銀于春季即發其中所存利息甚多
大約楚祿一起放銀多至四五萬兩每百扣
存五兩即每起可得銀二千數百兩在楚一
藩可行在別藩無不共以爲可行總之所扣
每歲可得六七萬兩且放祿之日即係扣銀
特薦三月四月至者獎五月至者免獎六月
七月方至或因而赴落者劾如是不出半年

之日不待徵而見存也伏候
聖裁
一曰議撫按司道府州縣加助之銀巡撫巡按
每歲除解京贖銀或七千兩或千兩此外能
節交際之餘尚宜有所助合無撫按每年各
加助銀一千兩左布政八百兩其餘司道各
二百兩大府州縣各一百兩中府州縣各七
十兩簡僻縣各三十兩自以爲力不能者免
其銀俱限每歲六月以前解部此銀亦不待
四年已蒙
恩旨放回
皇上不殺之恩曲成之賜即粉身碎骨無可爲報
者不意建酋無知以李成梁殺其祖父之佻
報復于四十六年之後覆軍殺將掠地攻城
幾無虛日且改元天命儼然以大金後國自
稱而浙江奸民徐秀峯爲之謀主叛將李永
芳佟鶴年父子爲之鄉導以致勢益猖獗打
船造車將欲水陸並進長驅中原圖謀不軌
而天變地震人妖物怪又駢聚于一時職不
之策已在掌中何至日久慌忙又何患掃穴

勝杞人之憂朝夕皇皇仰天嘆曰安得
聖天子宵衣旰食于上百執事開誠布公于下使
群策畢集群力畢用滅此而後朝食乎兩年
以來作用如故近且以移兵攻朝鮮告矣職
又不勝及溺之懼惟用是敢請于朝除遼陽之
事有熊廷弼經畧于外不具論若于三輔要
害及河南山東咽喉之地假職以備兵之任
客職便宜從事職當招揀天下忠義召募四
方勇敢練成君子軍一營以備朝廷緩急之

用不效則請治職之罪爲人臣說謊欺君者
之戒職讀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卒與敵卒不
練習以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國與敵此千古
不易定論也今之號稱名將者有一于是乎
不過恃其弓馬技藝蓄養降夷爲家丁勇敢
直前耳曾知練兵之法使軍有紀律先爲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否曾知謀定而後戰寧
闕智而不闕力否曾知中國之戰長技在火
與車散則爲陣合則爲城進則可戰退則可
守否皆茫然不知也今之爲士卒者曾練其
心志使知忠君愛國之誠親上使長之義畏
我而不畏敵寧死于敵而不使死于法否曾
練其耳目使知晝視旌旗夜聽鼓聲奇正倏
更起伏中節否曾練其技藝使一可當十十
可當百百可當千千可當萬否皆茫然不知
也如此安得而不敗安得而不全軍覆沒耶
若假職便宜使自擇知兵知將日夜練訓遲
則三年速則一年必能使士卒撼之不動如
岳家軍必能使面中六矢不動如睢陽守將
必能用計盡殺東夷之馬盡沉東夷之船盡
焚東夷之糧草繫建酋之頸于
闕下以洩朝廷之大忿此職素自期許與職友
原任山東僉書臣李呈芬直隸滄州布衣臣
張思仁力所能辦者也然有兵必有餉今司
農告匱急矣以職愚見足餉之策有四一曰
廣鑄錢二曰清海田三曰稅番舶四曰還淮
課職查應天府常平倉鑄錢僅一百六十座

爐每年獲利萬金使兩京十三省裒多益寡
每處設爐五百座則一歲之中可獲七十餘
萬次莫如清沿海之田查得福建浙江廣東
淮揚原給煮鹽草地不計其數今已盡成腴
田皆被奸民占種既不納價又不起科天下
安有此便宜事乎原委該管鹽法道令照民
田以上中下三則分派上者出佃價二兩中
者一兩五錢下者一兩將人人爭納恐後可
得價銀四五十萬兩又逐年照田起科一歲

之中可得穜銀十餘萬兩次莫如弛下海通
番之禁查直隸浙江福建廣東沿海去處共
計海船若干每船貨若干量頭若干一一報
官查數抽分一歲之中可得餉銀數十萬兩
次莫如還淮鹽久假之課查江西南安贛州
吉安三府自先臣王守仁以餉不足借行廣
鹽九萬九千餘引每年該課銀六萬兩久假
不歸烏知非有宜委巡鹽御史嚴行查覈照
初定制仍令還之兩淮可得餉銀百餘萬兩
或曰鑄錢是矣有不產銅與不用錢地方無
可若何職謂小民難與慮始可與樂成用銀
不若用錢之便即至愚者亦知之只在當事
者設誠致行耳職記張居正在位時南京不
肯行萬曆錢用三百斤大caps caps號遊營示衆
不數日而錢行如流水亦一驗也縱地方不
出銅獨不用銅乎多方招買自當雲集几各
寺觀雲板鍾磬及丈六金身皆可銷鑄職聞
佛祖尚捨身喂虎若以朝廷之威靈告以匱

之之故求其捨銅身鑄錢活萬軍兆民之命
有不樂從者乎況鼓鑄之權不在官則在民
何如在官者之有大利而無小害也海田佃
矣如煮鹽何不知滄桑代變非一朝一夕之
故職親見淮揚安豐富安各場海濱煮鹽之
處寥廓無垠用之不盡況此已成之田多非
竈戶所有不過奸民假當差之名爲免科之
實耳然無田者未嘗不當差認官田爲民者
未嘗不起科也且分上中下三則納價起科

于民甚便于鹽地無損何煮鹽之足患耶海禁弛矣如倭警何職謂倭之來不過通番互市原無作反之心只海禁過嚴海居民無以度日句引入犯爲分贓計又諸弁枉拿通番互市之倭報功徼賞倭不能平爲報復計耳儻當事處置得宜彼將樂爲我輸且沿海每年犯禁令行者不知幾千百艘莫可誰何而利在民不在官何如官民兩利之爲愈耶鹽課還矣如粤餉何職查南贛所借三府課銀廣東軍門收貯自王守仁署兵之後九十餘年之內該積銀五百餘萬兩不知作何支銷且粤日贏而淮日縮粤以供一方之餉而淮以供九邊之需孰緩孰急必有能辨之者凡此皆不加賦而自足不搜括而自裕者也雖然此其大畧耳若論本源之地全在

聖天子宵衣旰食于上百執事開誠布公于下勿以小廉曲謹爲善而輕長駕遠馭之才勿以便佞軟弱爲能而挫強伉直節之氣勿以姻

姬門生故吏爲便而擯遠方跡節之士勿以閩浙齊楚中州爲易而棄秦晉吳粤滇蜀之英如此則群策畢舉群力畢用天下事尚可爲何憂小醜哉職一腔熱血無地可洒二十載苦心惟天可控謹用披瀝

皇上之前伏乞

皇上許其新不追其舊錄其長不計其短下吏戶兵工四部會議施行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糧草釐盡至極軍馬餓
損可憐防守兩難旦夕坐斃泣懇
嚴勑催發接濟以救急命事據遼東督理新餉軍
崇詳稱據管糧通判左之似詳云遼餉五倉
不滿萬斛僅足補放二月焉能接濟三月職
往視之果空空如也因念十萬軍馬不可一
日無食即百萬金錢不能化作一飯初止憂

車牛不足今蓮愁糧草不來眼覩此機軍疲
馬氣息奄奄職恨不以身代也合無呈乞本
部院速爲酌處發爲士馬請命等因又據監軍
道高出右參議那愼言詳稱准督理新糧軍
崇手本稱據遼陽管糧通判左之似呈依查
得各倉通共見在米豆蔴糧不及萬斛尚不
足補給諸營兵馬二月應支之數三月絕無
本色可支緣由到道該兩道會看得目今三
四月間各營兵馬正擬甲待戰之時宜使飽

騰又青黃不接之候最艱芻糧而倉庾一空
瓶罄俱盡至無顆粒可支一至於此且瀋陽
宜守屢奉憲檄查議矣而軍兵無食又安能
發數萬人于一百二十里之外使之饑餒荷
戈疾呼庚癸而不特此也賀總兵見駐虎皮
驛等處王豸領兵二千駐武靖營而糧草不
繼村屯一帶地皮俱竭尚欠二月分糧千石
草數十萬束今即欲如去冬三大帥犄角分
防爲南顧遼北視瀋之計而勢不能也又不

特此也柴李兩總兵見駐近城操練而糧草
無支軍餓馬疚即賊突然犯瀋或邀賀總兵
于虎皮驛欲遣兩帥驅栲腹之衆疾趨赴援
而勢又不能也又不特此也川土兵及守城
各兵三萬餘人團聚一城雖領折銀而饑不
可食糧無處買即驅此厄嶮乘障堅壁而勢
亦不能也時勢至此真窘不可爲而惶惶乎
無計可施矣合請本部院裁奪亟催海運之
糧前來接濟以救燃眉等因到臣臣不覺仰

天而歎今日之糧草如何處置今日之軍馬
如何養活今日之防守如何支持今日之遼
東如何存救憂愁恐懼而恨不欲死也向雖
牛車夫役雖辦而召買海運之米豆猶未盡
也近雖召募海運輸盡而屯軍入城之糧糧
猶有買處設防村屯之糧窖猶有開處也今
屯軍之入城者又絶跡矣村民之窖盡者又
皆逃去而軍馬亦無寄寓處矣去年總兵柴
國柱李懷信賀世賢設防虎皮驛等處因無
糧草撤回國柱懷信近城就食今近城村屯
亦復括盡而世賢一枝孤兵沿門乞食於古
城奉集一帶無聊賴矣即守城以及川土各
兵俱坐困遼陽嗷嗷如一籠饑鳥不得啄殘
粒以自飽矣頃報東西合謀糾花等營已與
奴賊秋血同犯賀世賢屢催國柱懷信領
兵往助國柱等以糧草請臣日遍餉司監軍
守道及各應官晝夜趲辦車牛夫役僅及二
千輛行令先儘北運各糧草亦先儘北發

又無柰無糧無草可以發運而臣竟不敢遣
國柱等去城一步也何也世賢已餓困於外
何可更困國柱等無救于防援而且有他虞
也臣誠不知賊至作何抵當此所以憂愁恐
懼而恨不欲死者也臣謹痛哭流涕伏懇
聖明嚴勑中外當事諸臣星夜發運糧草前來接
濟救此饑軍羸馬一綫之命供饋北防支撐
强賊而無致失悞軍事使臣一人獨當其災
也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危遼兵逃當問馬倒
有因謹據實直糾以憑
聖斷以重封疆事職連日接遼東塘報稱說夷情
變幻莫可端倪新寨居住之說信處近地鐵
嶺屯兵之報暗攻滿陽挾宰賽以結糾花已
飲血酒矣而猶有哄出反攻之說是否眞僞
虎憨遣人以探奴寨已被擒縛矣而尚有候
示助兵之舉有無虛實北關殘破之衆已爲
投降朝鮮畏懼之深隱爲輸獻稍報之音譯

乍陰乍陽偵探之伏情倏此倏彼總見腥羶
逞悍戾之性理絶人區犬羊肆驕踞之兜事
出天外故小醜恣其喜怒而他夷畔其雌雄
未有甚于此時者也然在逆酋之情狀千變
則當内以備自固之策而西虜之首鼠兩端
亦當外以行羈縻之術則無如士卒相安而
無逃亾之患也則無如馬匹堪用而無倒斃
之虞也但事至今日以我內則廐馳電掣勝
氣愈加以危邊則形田計窮肘腋立見即新

集之甲士桓桓猶恐如摧枯拉朽況舊募之
逃兵落落誰其爲屢及登鋒買敵段而計足
充額原非絶塵之驥恣凍餓而昂首長鳴誰
憐噴玉之聲則兵如劉國縉之全伍脫逃馬
如闖鳴泰之餓死過半聚軍容而損國威墮
職業而恣暴戾莫此爲甚職請得以其罪狀
熟數于前惟
皇上試垂聽焉當三路敗衂全遼動搖舊經臣楊
鎬總兵李如栢皆束手無策驚魂莫定岌岌

乎有朝不保夕之勢矣贊畫劉國縉既膺
簡命之榮應效帷幄之筭廼挺身募兵出示勸衆
動之以身家給之以免票一呼而應者萬餘
人就彼時觀之豈不壯哉儻從此招集之後
繼之以簡閱優免之中加之以鈐束更不時
練操以壯其膽終朝倡導以作其氣自當成
一路勁兵爲遼左保障誰其逃之柰何哉始
于輕率繼于苟且終于剛愎自用而莫之遠
慮也人各有差既與以安家矣又何故乎
以爲家人計爲利既與以免票矣又何慮乎無
輕去其主總之其熙熙而烏合也眞餓喙之
集敗腐而初不知檢其忽忽而星散也眞枉
矢之流漂夜而若罔聞知已集之兵既至望
望而去未招之兵安肯源源而來所贊何籌
所畫何事尚不顧名思義乃可將過作功囘
部終非正法優轉作何題目既當避事大壞
之後政是賞罰未明之時暴骨沙漠之道將
尚羈崇報之典養癰喪敗之經撫觀望詭員

之大帥未蒙顯戮之加邊士聞而灰心舉朝言之短氣而一籌莫展合伍全逃糜糧餉于虛名貽危邊以實禍者反得寬政及之恐勸勅該部議覆從重處分勒令回籍聽勘者也乃若買馬一節有前年領買五千而買至五千五百匹且馬皆膘壯銀復剩存還朝猶臚列石晝若干條曾未聞優遷以示勸至有回京之束裝惟恐過關之給發無間致解役之草料滋侵而沿途之凍餓接踵僅存羸馬幾足無異雞骨支床而曾未聞罰治示懲加之道臣閻鳴泰滋沉匿于書辦雖料草屢次之叩請無冊可查積威約于將官即累月未給之支需有口莫問此皆經畧得于玄武營馬軍之號訴捨地呼天該道中軍案簿之吊查至三至四即六營而各營可知即新馬如此而舊馬如此之憑藉開經畧給撫之需兵紛紛請討黔陽

養解運如此之苦撫臣按臣親驗查閱如此之勤渠經畧給銀蓋棚凡有倒損責令將官賠償三令五申如此之諄切而忝何漠然坐視其饑餓以至于死雖部覆已經褫職而職猶不能不追數其罪以顯告中外併祈懲下嚴旨以爲後來者警也抑職猶有說焉兵馬雖各有司存而王者則本兵與經畧閫分內外責無輕軒自當秉衷同心庶可綏急共濟經畧處萬死一生之地原無嫌于昂首疾呼本兵握居重馭輕之權又何事乎反唇角口所頫兩臣今而後先見莫主成心默化商機務每資犄角之相維調肯綮無事指臂之橫分況人有幾許精神幾許力量硬迺不用之計安危而用之爭議論安在調五味之合而恊八音之操乎語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和之一字政安士卒禦夷侮之一大竅繫也況今東夷西虜之謀犯

之土兵已屬烏有楚中之土司亦復狐畏而
畿輔之二萬又公私疏揭勢難取盈邊隙之
募招皆悠忽延遲急難措手頃聞延綏發兵
之日哭聲遂爲震天即如通昌已到思逃不
俟終日以此景象人皆效尤兵額不足戰守
奚賴而幄遼以幄封疆幄社稷將有不可言
者奚木兵猶不于此時亟請
嚴旨責成諸臣亟商戶部速發銀兩俾各調募處
所文到即發隨發隨補庶幾可濟萬分之一

而徒呶呶于彼此是非之分亦閣于大計之
甚矣昔廉將軍閣上卿未嘗不爭功也而旋
負階下之荊韓稗圭范希文未始不如虎也
而無失下殿之和則宜僚之九職請爲兩臣
効區區焉再照奴氛日熾遼陽日蹙戰則屢
敗之氣似難驟復守則財匱之師恐生他變
只宜汰兵之稍弱者俟遼事畧有次第便宜
屯田爲持久計而即以車運之牛更番稍疲
者留爲耕種之具閒奴中歲凶人衆雖所掠

金帛不貲而實乏糧此天亡之兆也我能以
逸待勞以飽待饑由遼陽而瀋鐵由瀋鐵而
開撫處處有兵處處屯田賊來則守賊去則
耕效充國坐困先零故事不出一二年內奴
必成擒矣顧天下有治人無治法屯田之事
須得其人習于屯田者方可行之則收效甚
爲監軍道更須擇得人聽其練兵之暇即
以屯田委之可也初議朝鮮宣慰之役爲名
監護爲實爲彼聲援爲我犄角似亦
天朝一最喫緊事近聞遼中商及駐兵義州種種
稱難一慮處兵之難一慮處餉之難一言彼
國情願之難一言部道鎮相臨體統之難甚
至慮及彼中情形恒測萬一察知而問與不
問報與不報之間更有難之難者則朝鮮宣
慰之役該部覆奉
明旨無容贅矣第其發銀二萬兩付陪臣順帶而
去雖恤屬國之情殊失
天朝之體近未知陪臣有無旋歸銀兩有無順發

若猶未也以職膚見卽不專使宣慰亦當以
銀付經畧差官賞之庶于彼國無煩費之慮
而于中朝得聯屬之權此亦當
勑該部速爲題知改行者也統惟
聖明賜詳覽施行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奴兵壓境已迫火藥
全焚可虞仰祈
聖明垂念呼吸安危迹叅用人圖治以急救亂亡
事年來遼左數城被屠三路大舸其先期皆

有天垂異地吐妖爲之預兆而風霾爲甚昨
者風霾之變蔽天彌空且自午至晚從霄達
旦慘不忍聞箕子陳洪範而曰聖時風若蒙
恒風若儻第示儆于蒙則穆清祓灑尚易消
弭若如頻年應在遼事則譚虎色變臣方卧
病中不覺終夜彷徨寢不成寐頃臣正具草
欲以修禳修救爲請而避陽火藥焚燒又見
告矣夫中國長技獨有火藥今奴酋親統兵馬
而制其死命獨有火藥乃叅什伯而僅以獨相任耶以千彈萬

欲犯遼陽而遼所半年來合成之藥轉瞬立
盡或放火縣于奸細或天意示以鞠凶皆未
可知而遼之爲遼岌岌乎殆矣大抵兵精者
銳少馬必者疲多而餉又糧絕草盡只合利
用守不利用戰卽守亦似緩潘而急遼事在
彼中臣難遥度除經臣疏請淨硝淨黃諒水
衡自是星速給發臣不具論乃若內修文德
用保無虞卽
聖躬違豫或不便刻下臨朝廷見羣臣共商大計
而閔閔皇皇用人圖治則未可須臾緩者臣
考萬曆二十年正月三十日傳出
聖諭朕思
祖宗時閣臣尚有三四員五六員分猷贊化方今
國事多艱閣務煩重爾該部便會同推堪任
的五六員來欽此夫在二十年前時方寧謐
而視若多艱今之遼事較疇曩播之役倭之
役寧夏之役多艱不啻什伯閣務煩重較前
此亦不啻什伯而僅以獨相任耶以千彈萬

射之獨相任耶以既被煩言又兼卧病之獨相任耶在歲丁未一日而相七人今願

皇上俞允

欽點二臣趣之到任仍一面下

明詔再推幾員以憑

聖裁而輔臣方從哲亦就裏相機酌揭慫恿即如何宗彦夙饒三禮卿材雅負百揆重望輿情允協公論攸歸當昨歲喙喙爭鳴之秋若強

皇上以必從令禮臣處此不免進止躊躇勢岐維

息浪恬波儻

皇上穆然意本由衷特行酌十輔臣忻然誼隆汲引加與轂推羣嘗無競大典自光而又推而廣之于在廷在野但求名德不問方隅庶幾股肱得人而政本有賴則今日之第一急務也至于九列一空與嗟疹瘁三月寒氈之除補平常日逐之推陞姑置勿論即如夷虜今

谷犨之主人請容有從傍一二抵牾其客間而肯就否而弓旌幣聘反屬虛拘惟是今日

久耽聲舵寰海鉢求又艱竭澤諸所屯田鼓鑄以計經久搜尋補湊以救目前如水銜即

華顏所條列字字可行柰計臣耋且病所望新付郎相與同舟共濟急乎不急乎陣亡優卹舉事已遲蕩府助捐旌獎宜速若徵兵轉餉所在騷然斬木揭竿殊靡杞慮下詔罪已慰安遼民父子誠爲緊着想應閣臣具草宗伯須行頃宗伯正卿無官亞卿無官亞卿又有官而無印補官署印二事急乎不急乎遼

雖邊臣爲政而主持于內者實賴樞臣今各
處調募往往抗而不前樞部催一尚書專以
長舌爭勝負不以長慮計安危往臣于額設
侍郎外尚欲添設兩侍郎而屢以張鶴鳴爲
請今額設如神光宗且以其論候代受事無
期而楊應聘又復溘然捐逝矣會推填補急
乎不急乎司寇三堂並無一有催以佥塲總
督兼攝數符雖其材力原自優長精神不無
分用目下如毛一鷺所云詔赦無辜爲

天子宣德意亦收拾人心大機括且熟審近矣乃
以累總督孑然一身則三堂之補急乎不急
乎往歲司空所司不過大工河工諸務邇則
以邦土襄邦政諸如遼之永甲弓刀車輛火
器一切製造運發無不司空是賴而司空催
掌篆一人又推新銓蓋銓部所旦夕需而星
火望者則工部卿貳之當並推急乎不急乎
夫列卿衙門除倉塲戎政而外計六部尚書
侍即共該一十八人而今纔五六人至都通

大堂上官共該一十三人而今纔納言一人
栢臺尚借代庖棘寺鞫爲茂草凄其光景真
有不堪寓目者若臺省寥寥臣向有科額原
該半百科臣見催五人一疏而未復嗟嗟君
非獨爲君而已也以臣下翼之始爲君是以
相曰腹心卿曰股肱臺省曰耳目皆
維護今
王上效一體之用太平則相與都俞患難則相與

王上稱病輔臣又病大僚言官晨星爾爾是臣已
虛貴主亦虛王奴酋窺伺一旦長驅誰爲遏
籌誰爲禦侮臣恐憂不獨在遼而在京師縱
陛下欲效幸蜀幸奉天之舉誰與護
陛下尾其後者興言及此墮淚隕心至于上慣印
剜下苦薪積中間層纍而上既鮮階級之相
近自是接續之爲難破格二字更乃言之諄
諄聽之漠漠如廷臣所推挽熊尚文張我續
胡思伸輩未見作速登庸藥之崇牖劉時俊
即不以朝鮮往亦須別用而不必望丞之爲

拘拘外有李植何棟如當日之官階雖異一
腔之忠憤攸同披赤抒丹封事可據近有牛
維瞿疾痊伏
闕悚慨陳言皆當作何賜環作何優待以賴其
一臂而展其生平臣區區狗馬之私非爲諸
臣計爲
皇上計也非
皇上玉體稍安更希臨朝商確至于兵餉本折並
賑事急燃眉若捐得數百萬帑金以濟惫需
或遼危庶可保耳伏惟

聖明留神省覽施行
○經畧熊廷弼題爲火災如燬孤城益危乞亟圖
就近救援事據監軍道高出右參政那慎言
呈前事據撫順營中軍佟接武報稱回鄉男
子供稱奴酋達子製造鉤梯杪米帶領兵馬
嚣械于本月初十日辰時俱出新寨子到邊
說稱犯搶遼陽等處等情是日正午刻西門
內火藥局裏陡然火起將藥十餘萬斤一湧

震屋焚燒聲如巨雷木石齊飛如天崩地裂
狀局內大房平空揭去木飛墮一里餘地掘
陷一尺餘城西一帶震盪鬥沸屋瓦盡落除
打死軍民倒壞房屋的數聽分守道另報外
兩道隨本部院與按院策馬馳視周回巡覽
見城上樓垣破壞城下墻屋傾圮壓擊死傷
時觸于目哭泣哀號彼撤于耳不勝心刺色
灰拊膺頓足而恨不欲死也天意耶人事耶
豈地方劫數應爾耶兩道奉職無狀召此大
災其應咎罷不俟言者獨計火災之作適與
賊警報同時有他故亦不可知即非有他故
而此風聲一傳得無爲其所乘而致之速來
乃遼陽兵力既未可恃以無恐制勝之具惟
藉火器而乃突如其來焚真天之不欲存遼
也目今李賀兩鎮兩兵既續發分防柴鎮一
營兵在城止一千餘耳此外城守諸兵止外
治提壕內貼城垣早夜辦自己家當期以再
二旬而集而忽值天災賊警猝發一時四顧

傍徨將何以支遼之存亡在此呼吸間耳計非急呼救援勢必不濟職輩性命不足惜將如遼城何而天下事去矣合無請乞本部院速賜具題催發薊鎮及山海一帶援兵作速出關恐違汲無救近潙一面知會撫院遣衆將列鎮帶甘州肅州兵星馳前來協力戰守一面遣麻帥提兵東勝沙河適中處所東西策應一面移會總督遣山海將一員提兵山鎮前去寧前道協守移駐杏塔之間爲廣寧西勁策羣策羣力并舉庶可保旦夕無虞而火藥硝黃仍乞借發近而廣寧遠而山海儘見在者星速解運前來以濟各營急需知亡羊補牢爲計已晚而眼前急着一壺千金不得不出於此也兩道因勢切燃眉憂心如焚草畧具詳伏祈速賜裁奪據此爲照賊兵之壓撫順火藥之被焚該職昨疏已經報聞是夜二更時分又據賀世賢稟稱關口達子一百餘騎將探哨撥夜趕回邊上標子不知其

數四更又據周守廉差役口報達賊無數進入撫順關口下營等情其緊急又如此或賊防我進勦看我如何因而入犯或與西虜合盟東西並進或見我北路嚴備陽出撫順而假道西虜從長勇一帶入犯不然則以撫順牽我而東出寬襲散于村屯皆防禦之所必至者職已申飭各路謹備惟清襲寬奠無兵可撥止有贊畫新兵在彼實難倚靠即遼陽城已頹塌兵後怯弱兩監軍道議李賀二總兵分防柴總兵存城而職又遣之曰三帥但同心併力聯絡相持勿與輕戰賊自不敢越至遼陽縱至遼陽劉總兵督城兵射打于城上本部院親督川土各兵拒戰于城下而三帥各率奇兵徑趨撫順若搗巢者以促其歸尚可保勝何必以遼陽爲念蓋三帥恐軍馬餒弱不能抵賊屢要退守遼城而職故爲此言以堅其意而助其氣非直謂遼陽可遂無慮也今年正月初間職疏調井肅寧固入衛

薊鎮兵馬及各兵之集昌通天津者速來應
急兵部又因廣寧討兵不另調撥却將甘州
兵馬分撥廣寧早到義州設防而寧固各兵
至今尚無有到遼陽者今年止有山西兵一
千九百餘名到遼陽而又皆疲涉疲憊之餘休息未定教職如
何調度除咨撫臣周永春先遣參將別鎮帶
領甘肅青州兵馬前來協力戰守總兵麻承
恩三路河防援寧前副參遊擊承武等兵馬
漸東爲廣寧壯勢又咨督臣文球遣薊鎮慣
戰驍將提兵由鎮前屯併催已未出關兵將
速來應援外伏乞亟
勅兵部星夜馬上差官分催各省鎮挑選精銳兵
馬來援毋以孱弱紙上充數致職責備兵部
因而得罪誤及封疆其關上揀汰援兵出關
事務前曾議遣科臣祝耀祖以募兼閱既經
例轉或再遣科臣或即着落督臣揀閱該部
早宜明白議定以便責成廣寧爲遼陽後勁

勅計臣餉臣及地方各官星夜區處接濟以防內
潰之變危遼存亡在此一舉統惟
聖明裁鑒施行
○兵部尚書等官黃嘉善等題爲遼陽警報甚危
內地防禦當急乞
勅內外文武諸臣及早料理無致誤虞事爲照奴
酋自三路得勝連陷開鐵北關之後其意未
嘗一日忘遼也向之所以鷙伏蠕息而不遽
逞者特以嚴冬初春風寒草枯氷霜凍結兵

馬難行之故非真畏我而不敢動也飾攄偵報造鈎梯打戰船築新寨誘合西虜種種逆謀志不在小蓄銳而發人人料三四月間必有一番惡舉動而今果然矣昨接經畧熊廷弼賊兵壓境之疏與巡撫周永春飛報緊急夷情之疏俱稱奴賊十七日駐兵撫順關曰撫順距遼陽僅一百八十里介馬則旦夕可馳至城下城內外援兵雖已有十萬然奴兵氣強我兵膽怯戰守之勝負堅瑕俱未可知所恃者經臣調度有法必能摧鋒挫銳使奴賊不得長驅奈何不先不後火藥盡焚似若有崇焉爲之矛然孤城終爲可慮則遼陽危甚矣遼陽危則廣寧豈得安然無恙乎遼陽僅隔三岔河一衣帶水耳河東失守河西必先被兵不得漫言震隣而忘剝膚謂宜令總兵官李光榮速提重兵聯絡兩河之間以絕東西夷虜之勾合儻遼有急出奇往援亦一便計毋諉百里趨利覩望不前如或虎墩妙嫂

泄然狂處堂之安乎計賊由薊入則通州乃東北咽喉也賊由海入則天津乃東南要害也通州參將天津遊擊各有設防額兵又各添駐防總兵王學書畢應武遇有賊警二帥各督該營額兵并練臣徐光啓所練新兵扼要防守更爲得力若城外列營則有戰兵十枝車兵十枝見在京營宜照往例令各副將分領畫地戍守至

皇城四門內守以紅盔圍子手錦衣衛校尉等

軍督之者勲戚臣各一員與車駕司官一員
巡視科道二員
皇城四門外守以巡捕營哨夜等軍督之提督
中軍把總與職方司督捕司官一員巡視科
道二員內城九門各住營兵五百名各督以
文職大臣武職勲臣一員重地七門各住營
軍五百名各督以文職京堂武職勲臣一員
內城垛口每班軍一名重城垛口每班軍一
名與夫兩城敵臺城樓東西四牌樓東西共
十八處各駐營兵五百名各督以文武官一
員巡視科道二員臣部計議已定所
當令總協二員與文武勲戚諸臣早爲申明
分派者也抑臣等尤有說焉內外防守軍兵
缺一不可而分督各官亦缺一不可今九列
晨星臺省寥落脫有緊急勢必妨悞乞
皇上速補大僚速下考選以備前項之分委濟守
城之缺乏是尤今日第一要務也臣等聞報

心驚用敢合詞上請惟
皇上自爲社稷
宗廟慮諒不以臣等爲張皇而過計矣伏候
勅旨申飭施行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題爲糧草罄盡至極軍馬
餓損可憐防守兩難旦夕坐斃泣懇
嚴勅催發接濟以救急命事山東司案呈經紮熊
廷弼題稱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鎮糧草罄盡軍馬餓損何以禦賊前有屢
旨着設法趲運各官全不經心以致缺乏罪
將誰諉海運糧石着督餉官多方催儹務期
早到已過海的着督撫嚴催道府官星夜撥
運接濟務期足用不許仍前怠緩致悞軍機
違者從重參處欽此爲照兵貴兒食接濟不
前是速斃也有兵與無兵同餉須預備輸運
不繼是坐窮也有餉與無餉同當此奴酋未
滅遼左孤危士馬雲集芻餉日需臣部誼切
同舟豈待經臣之告亟而始竭蹶以趨除前

四百餘萬付之東流皆出臣部多方拮据者
不具論惟是經臣任事以來臣部搜括盡矣
借貸窮矣只靠加派銀兩抵充糧餉且耗費
于調兵募兵者已去大半至今外解杳然而
近日陸續發過餉銀總計百萬有奇至本色
陸運則牛車之督發未嘗敢遲也海運則船
隻之趲催未嘗敢後也如派運則疏覆餉臣
之條畫亦未嘗敢駁也臣部惟力是視而力
已殫矣賴餉臣協力同心昨歲從登萊運至
金益者二十萬石從天津永昌運至山海者
十五萬石且催辦牛車而以轉輸舊運督備
淮船以之兼資新運無事不題請無日不檄
催近日山東派運六十萬天津派運五十六
萬業報二月間曾發一十一萬石開洋抵遼
餘亦次第發行即餉臣矢心自效而心已疚
矣無柰殫心力而圖者此餉殫心力而不能
圖者亦此餉則餉之入孔有限而餉之出孔
無涯也有一兵即有一兵之糧有一馬即有
馬之料無論將來兵馬十八萬駢集遼東就
今現在九萬軍兵四萬馬匹因兵計糧每應
月支本色米五斗合計該支四萬五千石歲
計之則五十四萬石矣月支折銀一兩一錢
合計該支九萬九千兩歲計之則一百一十
八萬八千兩矣嗣今儻足十八萬之數歲計
用猶則一百零八萬石用銀則二百三十七
萬六千兩矣因爲馬計料除自四月至七月
放青不支本色每月每匹只各給折色九錢
共該銀一十四萬四千外餘自八月至三月
每匹日支豆三升三合月支該四萬石總計
則三十萬石矣日支草一束月支該一百二
十萬束總計則九百六十萬束矣嗣今馬匹
漸增則本折又遞加矣一切召買草豆之值
又倍出矣其間海陸二運脚價等費仍需數
萬金而將領自總兵以下月支本折雖遍有
差無非取給新餉縱不得溢于數外亦豈能
縮于數內乎竭澤焚林所獲有幾量入爲出

將若之何今奴虜合謀又屢見告矣厲兵秣馬飽騰正此一時乃經臣據司道呈詳有糧草釐盡軍馬餓損一疏臣讀之不覺心骨俱寒夫遼東數月來仗經臣之遴將調兵開壕謹堠以保無虞豈非彊埸之鎮廟社之憑臣部苟可擔粟負芻以佐其急豈有愛馬竊計倘雖專司事在分任內而發銀則臣部職之外而搬運則遼東司道職之中而督催趲運則該管地方各督撫職之說者謂糧草釐盡皆緣司道昨年狃于軍利折色之說不早運買以至有今日又謂開原窖粟皆吾內儲既不先取又不妨護聽賊裹之而去致經臣扼腕士民無孑遺潘鎰移一步者惜哉以糧資盜事往矣臣復何言惟是舊積金盡有二十萬石山海有十五萬石不識關外曾運盡否果運之已盡則九萬士卒月支不過去十之一二何至倉廩僅餘萬斛何至三月絕無可支如運之未盡則馱載有車矣擺撥有人矣車運者可以車計人運者可以人計日計程絡繹不絕儘可充雲屯之腹而樹京坻之觀該司道正其職業而乃云饑餒不能荷戈可他諉耶頃接餉臣咨稱金州及旅順口舊糧十萬石山海關舊積新運共糧近四十萬石向以牛車不辦難于起運今北直隸七府牛車俱已出關又出關疆車每輛帶糧十五石達廣寧永平經運五千石達遼陽此近日催發糧料車牛之大槩也不知沿途何以不至夫去歲抵關之糧止運二千四百餘石者以車少而運火器之多也今車多而火器已完矣金州旅順之糧以無舟車可運也今海蓋詳動銀一千一百五十兩修唬刻船而牛車之解發又至矣則抵關抵岸之糧遼左各道無可諉者有味哉此咨則今日乏糧之由不在內而在外明矣既已覓錢穀之司膺封疆之寄際此危急存亡之秋難以釋負旦夕亦難以謝責他人正宜料理本色月

計若干歲計若干旱爲轉輸庶不臨急疾呼
而重經臣之亟請語曰析人圭者謀人事乘
人馬者分人憂豈虛語哉微獨遼東凡爲臣
子所在運餉地方事成則兩有功事未成則
亦兩有責倘人人肯顧
國家個個肯忘勞怨何愁轉餉不前無以仲敵
愾之氣自今以後應撥運者速撥運應督催
者速督催雖有餉臣總其綱維而一手一足
之力不能左右詰而東西趨以遮洋則責之

淮上總漕以登萊則責之山東巡撫以天津
則責之順天巡撫以山海則責之薊遼總督
以關外則責之遼東巡撫各照地方各照派
數刻期督運務使灌輸如流每半月各將催
趲運完數目報部備查以後斷絕責有所歸
如此中外相成則于以養軍蓄銳可無今日
之虞矣臣請
嚴勅內外當事諸臣正此意也仰荷
明旨一則曰着督餉官多方催趲再則曰着督餉

官從重參處庶各官知責不容辭事不容緩海陸
並運海陸亦並催數月間便可轉二百萬餉
于遼東兵馬宿飽戰守兼資以展經臣之畧
而收全勝之功端在此舉矣

○吏科給事中姚宗文題爲奴賊聲息甚緊懇乞
聖明面決群策以保危疆以安
宗社事臣奉
命東閱山關五月矣兵馬錢糧粗有頭緒還至前
屯督造奏報文冊心念奴酋之謀已深伏已
久必有鷹張獸攫之情我之兵未練食未充
尚無雷霆電掣之勢毋爲撫衆廢寢當食廢
餐耿耿于懷不能捐釋于本月二十日忽接
遼東撫臣周永春塘報准經畧咨爲急調援

兵以救危急事又准經畧咨爲亟請火藥以
濟目前萬分緊急事又准經畧咨爲聯絡兵
勢以壯聲援事等因到臣竊思奴賊之兇狡
異常驕憑屢勝之勢以奸窺內地而自冬徂
春偃伏不動非眞畏我也彼見昨年三路之
敗師覆于賊境疑今年復圖往勦故縮足伏
三千似非及腹之鞭可嘆露肘之象則倉卒
而議兵難矣臣往者蹂請設處錢糧亦如議
高空之鳥投籠爲獲何必以不來爲幸哉所
慮者鷄鶩魚麗之陣未成也士飽馬騰之勢
未壯也以此當賊似非萬全然賊果狂逞當
圖預設偵探宜早布置宜定早則無憂搪禦
定則不致張皇且收主客之衡策奇正之用
登壇誓衆激以慷慨之誠秉鉞視師申以賞
罰之法此在經臣定有深畧第臣往者有疏
請增兵廣寧爲遼陽聲援增兵關內爲廣寧
聲援乃托之空言竟無實濟撫臣周永春同
仇義切自總鎮李光榮與援帥張應龍所統
而外廣寧之兵無可調發又議將副將竇承
武參將倪承勳等漸移東向以壯聲勢河西
將領兵不滿千挑選東移此愈單弱必關內
有兵挨次出援乃可而關上兵伍新立未滿
三千似非及腹之鞭可嘆露肘之象則倉卒
而議兵難矣臣往者蹂請設處錢糧亦如議
覆之後尚須候
旨得

貢之後尚須徵解故末後即以那移借用爲言計
部雖在議行而那借之說直至今日方爲議
及夫遼東之兵心未堅民情亦後易動不能
爲陶征西忍十日餓以擊賊不能如晉陽之
民沉竈產蛙死守以存趙昨見經按二臣之
疏本折俱已告厲將盡餅而難充恐量沙而
無濟則倉卒而議餉難矣嗟乎一隅危援四
海沸羹萬姓側心寄命無所此
皇上宵衣旰食之時如漢廷切責承推之日乃今
諸臣疏請臨朝裁定軍國

皇上以
聖體未調未慰羣望輔臣待罪
溫旨頻頒此以藥治太平尚嫌涉于套數況今日
何日哉甚至密雲道臣與開原道臣一則以
彈壓重鎮一則以圖後危疆舊密雲道喻安
性勳庸久著而拜建牙之命舊開原道韓原
善振刷方新而有支牀之戚即宜推補以寄
劻勷因銓篆塵封遂羈啓事夫持籌不給者
不能分精神之半以持衡往日之議署原非
計臣之控免是也新推冢臣欽簡甚易
皇上何難一舉筆之勞使廒閣不報而坐悞封疆
重寄乎假使奴賊大逞東一旦得志于遼陽
試究其所垂涎者當更在何地其所包藏禍
心者當更作何事臣願
聖明垂覽轉環則
皇上之瞿然悟惕然省
臨御詰責二三大臣面詢臣工以圖兵食之策

以定除勦之猷不待臣言之畢矣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亟催各道以圖共濟危
難事據遼東監軍道參政高出參議那慎言
呈稱照得兩道以去年十一月內先後出關
受事維時遼陽分守道有閻參議開原道有
韓僉事四人共事各營其職雖可勉強支持
而軍旅倥傯之際猶苦日不暇給居無何而
閻參議以病去矣守道之印以開原道帶署
矣又無何而韓僉事復以艱去矣兩道印務

本部院不肯聽委餉司與各廳不得已職出帶開原道職慎言帶分守道矣夫監軍何如任也今日之監軍又何如其繁且慁也今日之守開兩道又何如其填委而切要也乃兩道又各分攝一篆欲無妨誤鑿廢得乎兩道既各監數萬軍日日料理兵馬器械戰車糧芻夷情軍機業已不遑寢食而城上城下城內城外處處皆宜修繕凡築閘溶壕貼裏城葦垛口催磚灰一切拮据業奉本院之督趣者叠夜不得閒而不但此也賊已到關三帥出關一切戰守機宜兩道當親往督之審其形勢權其進止杜其觀望防其退避正是本等職業而皆以此印務株守一城可乎若開原道雖地方稍沒而收拾更艱其調戢募兵歸附逃民皆費心力乃日前有撫賞一事慶雲市口改諸長勇地非本轄官非同局人非素習而職出綫旬餘代庖之人茫然不得其要領此事成非有功不成却有罪今伎倆靡

委計非速催二道星馳前來分任將事必難濟地方必無幸矣薛叅政陞金復道已久止因改守道之命未下以致遲遲其行更應速催之來併接二道印務計其捧檄星駕義不得獨後耳若監軍重務兩人尚少大兵再集更應添設征播之役監軍六人今贊畫主事以引咎回籍待命僅兩道支持不前應照本部院疏請改贊畫爲監軍道速賜亟催嚴限到任庶職守分而責

成專羣力舉而大事濟矣等因據此爲照遼陽開原兩道爲河東地主職與監軍道不過暫設之官一事無地主則一事不得行一日無地主則一日不能過而贊畫監軍道則職之腹心左右不可一日離者也今劉國縉久已回衛候
命止遺監軍道兩人又爲遼開兩道印務所苦不可言除軍馬器械戰車糧草車牛夫役打造趲運一應夷情軍機職與兩監軍道無日無夜廢寢忘餐極力拮据外又爲遼陽重新做起家當遼城二百數十年無人收拾皆爲海風所飾尺尺寸寸無一不頹塌無一不爲碎磚亂石所軋累每砲震一聲則磚石皆搖落自下城裏面無磚封其土皆流卸如平坡人家做屋築墻皆于其上取土無禁城面窄不能並騎冷舖柵欄無根脚爲塵土所封高至六七尺此閱臣姚宗文見城不可守而有發銀

萬兩建敵臺之議也月來督率官軍民夫幷築自在州裏城寬餘二丈軍民皆輸助銀米磚柴踴躍從事今埰口欄墻冷舖懸樓柵欄幸已皆完復已幷築遼陽大城又清出城根從壕起土幷寬馬道五六丈作爲戰場背城面河以便射打而又築堤建閘開窪造磚燒灰伐木斫柴一切極凌雜極委瑣爲腹裏丞尉官所不屑爲之事而職皆一一身親之每晨起馳馬而出周巡至夜指示慰勞饑疲困憊至兩臂皆磨成瘡瘡而夜復檢點文書至四五鼓不得寐使遼開有人料理監軍有人幷助大家齊手併足以爲職幹辦職何苦甘受勞不惜軀命一至于此伏乞
皇上亟下遼陽道薛國用金復道胡嘉棟之命星夜馬上催來到任併
勅吏部速補開原道速改贊畫爲監軍道俱揀賢能來任協同兩監軍與職幹辦留得職身猶能竭犬馬之力爲

皇上當賊無徒累死職而且以疚累封疆大事也
○浙江道監察御史左光斗題爲天意未嘗亡遼
人心不可棄天懇乞
聖明罪已諸臣各自罪以無獲罪于天無獲罪于
祖宗事職觀今之策遼者皆曰徵兵兵逃徵糧糧
盡徵馬馬疚徵牛牛疚甚至百萬硝黃立刻
而爐一言以蔽之曰天意噫是皆不忠于
皇上之大者也職嘗反覆古今興亡理亂之數亂
之終治之始天非惟無意且有深意焉但看

人主承受何如耳易曰蠱者事也壞極而有
事也蓋不極壞而人不肯事事或反以有事
者爲多事惟壞之極矣則君臣上下同在覆
巢焚棟之下震風凌雨之中于是醉夢不得
不醒嘻笑不得不涕手口不得不作肝腸不
得不洗蒙蔽不得不破格套不得不除時忌
不得不寬禁錮不得不開庶幾一番破壞一
番振頓是以唐之靈武秦天皆以喪敗之餘
成中興之烈宋之紹興臨安屢挫屢奮偏安
百年若非奸黨相尋未必即至航海故曰禍
亂之作天所以開聖賢也而今竟何如哉今
天下敗壞已不爲不極矣且醞釀胚胎以有
東方之事三年以來不爲不久矣而側見
廟堂之上未見有爲
陛下分任一事如長途之乘負者未見有共任一
事如推車之必前者未見有已做之事至此
結局者未見有將舉之事自此開頭者醉夢
如昨嘻咲如昨手口肝腸如昨蒙蔽格套如

昨時忌禁錮如昨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如飲
狂泉如遭晝魘對面憂形于色轉眼即忘開
口情見乎辭到手即亂逆奴之仇可忘而必
不可忘中國異已之人罪弁罪帥可赦而必
不可赦空谷棄乘之士屬國屬夷不用土司
土兵可用而必不可用考選臺省之人庸輔
忍于誤國而不思頑梗敢于誤國而不顧眷
留變爲切責切責變爲宣諭未必盡出
聖意與否如其信然是

皇上又忍于負國而不忍于負誤國之臣嗟乎嗜
進者夜行懼罪者偷蔭諸臣爲一身計猶可
陛下任
九廟之託柰何置安危于度外哉今日之事先請
自
皇上始而
皇上亦無多事事也但
御朝廷見群臣草一詔遍告遼東將士告天下
百姓告海內義士忠臣即
聖躬倘爾違和亦當
宣召二三大臣商確大畧萬一不然群臣亦當排
闥直入頓首死罪求
皇上一決以
皇上之神武
九廟之神靈旬日之間定當士氣改觀人心固結
而後問國人皆曰賢者何人急召之以塞天
下人望問國人皆曰不可者何人急去之以
洩天下人忿一面召張鶴鳴佐樞密而兼採
先皇帝左右四司馬之例以備分遣一面移祁光
宗于山海與文球相機調度而又倣
肅皇帝內外四經畧之制以禦長驅一面責李長
庚專司新餉又速推少司農一人專理屯田
一面下考選散館諸臣周資謀斷又速召當
年直言敢諫之士爲使節守義之人而最喫
緊者尤在用人之人周加謨夙負時望海內
想見太平而于戈搶攘銓印塵封至若百司
之綱紀與百官之領袖並重一則有正而兼

署一則有署而無正此可盡詼之天意哉從
來末季之虜俘皆是興王之命世堂堂
天朝豈患無才但以天下心用天下人以天下人
排天下難自有餘裕而又于兵部遴東另爲
夾袋樞司必可爲邊道必可爲邊撫邊
撫必可爲經畧用人者論而後官毋官而後
論用于人者量而後入毋入而後量即如張
鶴鳴一人而左右置棋不定薛國用一身而
溝水東西不常徐光啓劉時俊之腸徒熱而

人尚作冷眼之觀李植何棟如牛維曜等之
熱血徒洒而人尚爲灰灰之棄須之彦之才
堪八面而佐練臣似不如以職方兼京卿之
衙李乃蘭之精白一心而谷廣寧似不如以
近地收廉能之效其他願者必往往者必願
總祈一官當一人之才一才當一方之用孰
與夫倏起倏罷旋去旋來傳舍于關上錯趾
于塗間而一無當于成敗之數哉如職之言
幸而遂賜能守腹裏無虞二三年間休養生
聚再圖捷伐祉櫻之靈也職之幸也卽不然
而猶有後着有退步諸臣猶可不得罪于
皇上猶可不得罪于
祖宗若夫赤白糞至則踵蹻趨朝塘報稍停又帖
然無事必至斷送遼陽斷送金陛而大家詼
曰天意云爾直所謂獲罪于天無所禱者矣
職草疏已畢經臣疏稱三帥分防連絡相持
勿與輕戰賊至遼陽劉總兵射打于城上本
部院親督川兵拒戰于城下職甚壯之禦寇
者終不肯爲破格之舉措病已甚而猶不飲

瞑眩之藥后將殘而並無善收拾之人如是
而望外禦强虜內安
宗社此白面書生所以悼心飲血萬里叩
閽者也臣仕籍未登忠腸可鑒謹條的確當事
數事哀懇
聖明亟察焉近者議餉則請發內帑請帑而外又
請鑄錢請稅契請減
宗室俸請改折內府十庫諸物然皆未奉
明旨尚遲緩不行臣又見天下當戶雖窮鄉僻壤

無處無之總計不啻數十萬戶大者萬金其
次數千金小者亦不下千金無櫛風沐雨之
勞無江山險巇之苦收民間三分之息所謂
三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者側肩栘門而入
從來權子母之術無如此者而盜賊不敢睨
豪右不能廉子女膏粱晏然醉飽孰非
聖明雨露之恩當此
國家有事之秋悍然不顧如秦人視越人之肥
瘠必非我百姓而後可乞
皇上傳諭兩京各省撫按徵所屬郡縣檢點城市
村鎮大小零頻當舖取平時出入金錢約若
干數即什一稅之未爲過而
聖明在上寧從寬厚萬取百千取十伻縣徵而致
之府府徵而致之省會省會飛輦而致之遼
陽儻亦不煩扛鼎之力耶又天下郡邑所在
積穀以備饑荒饑荒歲也兵也雖水旱不
時而豐稔之處故不少今遼左被兵危及

宗社鄰邑長皆實心爲朝廷者各舉三年五年之
積權佐兵需情所必至分亦固然臣愚謂的
確當行者第一餉亦何難處分而動稱無餉
兵亦何難召募而動稱無兵皆由
廟堂之上不能破常套眞實救時耳夫太平宰
相作法欲寬救時宰相出手欲棘比來翰苑
詞臣循資入閣年不妨及耋度不妨納汗今
何時哉三百年社稷安危四海生靈存殁轉
關于二三閣臣之手尚欲循資按格恐眞才
終于遺落救時終于無人今縱不敢曰卜相

于菻蘆之中而自尚書以下方伯以上不拘
在朝在野豈無獨力任事足了邊疆之局如
于謙楊一清其人也者惟在
皇上注意銓衡虛心旦暮可遇之矣臣愚爲的確
當行者第二立相制尚欲無方命將尤須破格
自李如栢李如楨相繼爲帥而坎君媚虜致
捷伐之氣不充今幸已易將矣然大將非智
勇廉信雄才武畧所向無前者不堪任非精
忠性成視遼如身視遼之壞如其家之壞視

軍民之殺戮如殺其子女視喪師辱國如殺
我父兄之仇決不共戴天者不堪任苟得其
人無論偏裨行伍即時推轂重以閫外之權
許其相機進止何必兵詭道也貴在神速今
日之機會有可乘則捲甲疾趨如鬼起鴞落
少縱則逝矣今日之機會未可乘則深溝高
壘堅壁以待雖有巾幗之遺自若也故李愬
雪夜狄青燈夕偏裨尚不及知而暇稟命經
畧乎往者帥臣欲戰經畧禁之戰即不敢戰
矣帥臣未可戰經畧督之戰即不敢不戰矣
此楊鎬斷送數城十萬雄師肝腦塗地者之
前車也前車已覆而後車猶馳可不哀乎則
事任閫外之權臣愚謂的確當行者第三兵
貴精不貴多長征疲憊何如新調集兵千里
何如土著誠召募勇敢得五萬人爲主教之
習戰車習火器以隊練隊以總練總以營練
營可以赴湯蹈火矣然後感之以情如太真
一激聳動三軍光顏泣下一軍雪涕有兵如
此便一足當十十足當百其他四方之兵如
邊兵川兵土兵應調者調之不堪用者必不
調可也臣頃見調兵吳越閭里騷然寄子托
孤賣妻鬻女痛哭出門怨聲載道人心有甚
不可知者昔劉文靜詐爲僞勅發民兵擊遼
人情洶洶又知世郎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
相感勸避征役者多歸之益徵兵千里固人
情之大恐也故多調不若多募多募不若多
練臣愚謂的確當行者第四近者奴酋已報

服北關連結西虜矣虜性無常奴誘之則與我合只爭金帛多少機謀淺深耳誠遣心計之將賄渠酋長使出不意以襲奴酋功成即封龍虎將軍寒有建地其誰不樂從者郭子儀借回紇反擊吐蕃用此術也朝鮮以萬人從征覆沒而忠義不衰綿力不支奴酋又挾之以威喢之以利吾中國又如水山之不可倚焉知不變其心志儻一折而入于奴酋奴便可縱橫于海內矣宜急

勅朝鮮大其封號增其戍兵使强足以自立安有不效忠于中國者

成祖封兎剌酋爲順寧王把秀孛羅爲安樂王以撓本雅失理用此術也又向者王兀堂馬三非忽忒里及南關猛骨諸夷爲奴酋吞併今子孫如吾兒荅格八庫等見在若朝廷下一勅書復立夷後招聚部落奮力自效非樹奴一敵乎

世宗時安南莫登庸父子篡黎氏巡撫汪文盛號召黎氏舊臣仰各興兵効力亦用此術也臣愚謂的確當行者第五自楊錦任事軍如潮上之兒戲則我不振而奴備亦弛自熊廷弼代之棟將練兵整旅既久旌旗壁壘煥然改色則我兵大振而奴備亦密奴方專力備我我連結屬夷或繞其背或衝其腹或出其肘腋四面擾之我無處不備備多則勢分勢分則力屈而後以重兵直搗其瑕奴無處不備備多

奴在吾掌中矣至于避實擊虛避強擊弱先自立于不可敗以制敵之必不可勝經畧一人游刃有餘地也臣所謂的確當行者第六他如復屯田練京營增兵于鎮江金復宿重兵于通州撥天津督撫新到之兵移駐山海皆當事者未雨綢繆之至計無不可從長酌議次第舉行者也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一終

○湖廣道御史秣有臺題爲時事敗壞已極圖謀
宜計後着敬陳三說以保全遼以固治安事
職嘗聞端拱之世英丹驟動太宗訪群臣邊
事王禹偁獻禦戎十策而假漢事以明之大
要歸於外任人而內修德項者奴酋肆逆三
路敗衂徵調幾遍天下而
皇上靜攝深宮臣子求一召對不得安所效欵欵

之愚哉然經畧之疏往往朝至夕下則
聖明之心固未嘗一日忘遼也職敬就不忘遼之
心而進其說可乎夫古之治邊也椎牛以享
士今之治邊也桥腹以荷戈古之爲將也矢
六中而不動今之爲將也面一鼓而先黃甚
至火藥長技突付爛爐此其勝負之數豈待
對壘而後知哉況竭四方之力以供一隅彼
八百萬之金錢不能飽其腹於今何以盈其
數於後此所謂來亦困不來亦困者也使人

有言曰遼必不守則以爲過激之談
陛下決不信也夫
陛下所以不信者以經臣在耳經臣荷
特簡之知而專閫外之寄當有石畫以報
陛下然而廟堂之上件件轄手封疆之外人人同
心安在遼之不可爲也庸知其未必然乎職
請以豫之說進則無如儲用人矣天地生才
原足以供一代之用惟平居有人而不任故
當事欲任而無人爲今之計內而樞臣計臣

外而督撫道臣用一官便當備一官毋諭在
朝在野苟有通達長才強幹而有骨者先使
之人官相宜地位相次而後朝受命夕可濟
也不然者倉卒有急旦暮之
肯既不得而徵矣又呼人於數千里之外是中流
失楫而遥招岸上人以相救也必無幸矣職
又請以公之說進則無如乎持論矣事各有
是非人各有本末論事者只照管夫理不必
管夫人任事者只計功之成於國不必計議

之掛於人斯眞爲國者耳如人之言曰封疆
重寄也固不可以成敗之偶盡抹其生平亦
當以是非之案徐聽於定論夫且不自咎其
所致言之因反妄揣其所以言之故彼言者
不卷舌而退乎是持論之偏猶可言也第恐
辱國喪師之臣反得藉口觀望以緩須臾之
死則國家功罪之典何以伸於天下後世哉
職又請以惠之說進則無如恤民力矣海內
稅賦之徵強半在於冬初然一再徵而完六

七者其大槩也邊餉歲額不過此六七中之
一二耳夫不以先完之六七者通融以急公
反以後完之一二者坐民以拖負其爲民也
不亦宄乎且也歲旱頻仍十室九空加派尚
未有已也民則何堪計惟除苛政黜暴吏虎
冠而食人者不使橫虐於郡邑俾民得寬一
分則國家受加派之利而百姓忘加派之苦
而後民可瘳也如其不然職恐肉削而皮盡
即父子不能以相保其肯爲

陛下守其土者猶能索此八百萬之金錢乎此自
議兵議餉之外所以收遼之後着者全在於
此而主持則在
皇上矣職非敢以難行之事望
皇上也
皇上惟大奮乾剛豁然與天下更始進諸臣廷詢
之孰是事可行孰是事不可行孰是癥位悞
國孰是竊位蔽賢計大小臣工無不灑然易
慮者廼事急而故緩之愈急而愈緩之徒以
病而塞臣下之請毋乃不可乎職聞呂氏之
言曰病之留也精氣鬱也夫國亦有鬱
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
也如之何不盡用考選候補諸臣以決此鬱
乎此職所未解也至如枚卜大僚或缺而不
補或補而不下從來有此國典否銓印塵封
科道懸缺從來有此政體否不但庚戌之變
恐再見於今日即日前邊疆諸事何件不關
請於內庭所謂全謀而定斷者屬何人也

陛下廼不以不忘遼之心急圖此後着則遼之爲遼尚恐言乎此職又抱杞人之憂而未敢竟其說者也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遼事急在燃眉聖明大爲動念敢因推廣要務以備採擇施行事自筮仕以來竊觀

皇上靜攝年深臨御日渺中外臣工仰雷候電窮年那得聞聲望日就雲罷世未能覩面致使

堂簾日遠都俞無聞即

閽徒塵庭宣未卜恃有章奏一綫之脈多踵酌中不報之轍見今東夷跳梁西虜窺釁豈是小事易結之局無奈叩者頴童請者舌敝釀成大憂不覺之世界厥鑒不遠災及堂而燕處無疑其禍將大火燎薪而人寢莫救浸浸乎有唐宋末季之景象焉項職連接邸報見遼東經畧熊廷弼賊兵壓境火藥全焚之疏一上而邊事亟即出矣火災如燬孤城益危之疏一上而邊事益危之

入而遼陽十分危急之疏一上而邊事亟即下矣批發如許神速責成如許眞切計畫如

嚴旨兩布頃令宮府生色朝野改觀無論較錄常

章奏未得彷彿其萬分一即近如遼左諸疏初未有敏速爽捷如今日者此足見我

皇上動念慮兒留心邊備未嘗一刻忘援遼之想未嘗一假懈滅賊之謀職不禁加額舉手爲封疆稱慶由此而相機有經臣則戰守之權衡不爽應援有督撫則兵馬之調遣自急揀閱有督臣則羸弱之充數難掩火藥硝黃之星速解運司空業已不俟終日援兵之星夜出關糧餉之上緊區處司馬司農奚敢少緩須臾應各急公無俟職贅職獨以爲向來遼左之敗卹皆由將士之委靡多因廟堂之鼓舞鼓舞云何一在降勑諭以作其氣氣可不懦而振矣一在厚犒賞以結其心心可不散而齊矣庶兵卹火焚之後

不致有土崩瓦解之形而要莫如自土司秦氏始職拔秦氏跋扈久毓將門歷垂勳業洗蛾眉以譚豹畧矢馬華而奮鷹揚賢夫從戎蚤步披堅執銳攜子臨陣所向破浪衝風洵爲女中丈夫允稱閫外良將況此時全遼人情懷畏數望敵勢以魂搖他處土官鍠疑且接虜氛而色戰秦氏乃獨拜王命尋接浙西行心奮國讐督兼程以進誓師勿驚雞犬三令布慈笠之嚴居民盡望旌旗一路獲安堵之慶即行伍之有律應知籌筭之無遺不必兩軍對壘而夷虜如在目中矣人盡如此何憂奴酋哉臣以爲今日之將士即潛首縮脛者猶當設法以鼓其喪生樂死之心況此昂首揚眉者可不破格以激其瀝膽披肝之義昔紫貂裘帽之賜與王所以捐基也槭食菜飲之犒衰主所以階禍也今秦氏將抵國門

矣奚一人以風天下此其時矣伏祈

皇上大振積習立召秦氏面慰勞獎藉之簪花賜宴榮寵非常報效亦自非常即

聖躬暫爾違和或遣二三大臣設宴國門外如晉待屬國陪臣事例仍多發銀兩大犒三軍此激發人心一大機括計亦在廷諸臣所不娛于褻也至秦氏母子之加銜應超出彭元錦之上以旌其忠伊兄伊弟之加職宜各照援遂之議以作其勇雖名器不可輕假而鼓舞何吝虛銜更當允其所請速令刻期差官調伊全部兵馬急赴遂陽以各戰守渠既克奏

百戰之捷必摠一臂之力是又望

皇上勑該部速行者也職疏將發見兵部已據揭覆請加秦氏正三品服色馬祥麟秦邦屏秦明屏各加授有差雖未破格聊足示勸弟議犒賞未及安家恐起觖望之心續調土兵容令酌議不無遷延之慮夫人情強之以所不願則難而順之以所自願則易況今調募紛出半屬烏有而此一土兵自稱精練自願衝鋒志既可加言必非謬計不再決議于何酌

是又在該部題知即行勿以泄泄悞事也

○薊遼總督文球題爲遼左奴氛愈熾山海諸議未決再乞

聖明勑部速議並發應用銀兩以安重地以奠神京事臣濫竽總督之任凡督爲之城垣兵馬無一非臣之事凡城垣之傾圮兵馬之單弱無一非臣之責也祇緣千戈擾攘帑藏空虛不得不酌量緩急而輕重布之自有奴氛以來九邊之最急者無如遼而外以壯遼之聲

援內以固薊之鎖鑰則山海之地更急臣抵任旬日趨赴山海即以修理城垣添設兵馬具疏馳聞衆論僉同臣不過踵按關與閱科諸臣後續貂以爲之請耳仰荷

聖鑒渙發明綸一則曰保障至計再則曰作速議覆似亦以山海爲喫緊而不欲以虔外置之臣隨檄道府諸臣一面議修築一面議整搠募各兵自願不領安家五兩弟求厚糈以糊其口該道與各兵約每月倒銀一兩二錢即

兵兩部至今交相詰矣兩閱月兵部纔覆兵馬一事減去馬匹一千五百而俟之再議矣三閱月戶部纔覆糧倒一事馬軍每月減餉二錢應用倒銀又云一半該鎮設處矣臣爲此惶惑者久之古云金城湯池非兵不守以山海之雄關而臣之議兵除永平團練民兵三千馬步各半外關城與一片石南海口等處馬兵止議三千步兵議一千五百兵數多耶不多耶古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士以新集之烏合馬兵止議月倒一兩二錢步兵止議月倒九錢倒數費耶不費耶且募兵之令初下畿輔逡巡無一應者三月有餘永平道袁應泰履任後毅然以身任之殫心竭力廣募于徐淮梁豫之間纔得若而人應募各兵自願不領安家五兩弟求厚糈以糊其口該道與各兵約每月倒銀一兩二錢即栃示之況各兵遠離鄉井掛名尺籍而山海永平一帶米珠薪桂更與近畿不同各兵月

餉衣之食之于是焉在且爲傭賃且爲內顧
端非一兩二錢不可耳卽以一兩二錢給之
已省安家約有三萬而民間所省之幣貼更
多臣具疏時又分爲步兵三千每名減月餉
三錢其餘馬兵照舊該道懇詞具稟各兵遮
道泣訴已覺皇皇不安今兵部以馬價之故
減去馬匹一千五百戶部又以餉銀之故減
去馬兵月餉二錢益覺窘迫不堪已募者各
思掉臂以去未募者俱爲裹足不前異日卽

懸厚餉以募健兒人將曰此特以厚餉詒我
終將就減誰其應之不惟無以昭大信于已
往亦何以鼓樂役于將來也至于各兵餉銀
在外設處一半約該銀六萬州縣之積貯如
掃閭閻之脂膏已竭此時勉爲應承將來設
處不繼果能令多兵梸腹以捍圍耶再爲持
鉢之乞終是西江之水耳再四籌思殊覺未
便夫老成謀國豈其不明而熟于計止因遼
事爲急不惮節省從事省一匹馬可爲遼馬
之用省一分餉可爲遼餉之用不知遼誠急
矣一切應援何地爲先儻至夬裂何地爲守
勿謂山海斗大城竟可以緩視之也譬則一
家然山海其門戶也外之籬蕃漸壞矣而門
戶不固堂奧何恃以不恐譬則一身然山海
其咽喉也脊背之癰已潰矣咽喉不通元首
敢保其無恙否昔唐以八萬守潼關兵馬不
爲不多尚以單虛失守安祿山遂得直抵長
安以致鑾輿蒙塵亦足以爲不據要不扼險

之明鑒也況山海重地不減百二之函關而
建賊披猖更甚于漁陽之羯狗典言及此可
爲寒心者此也當事者如謂奴賊特么麼之
小醜耳其何能爲或者折柳樊圖狂夫瞿瞿
何用堅城一夫當關百夫難入何用多兵步
卒短兵戟劒相薄何用多馬且古有忍餓擊
賊搗鼠死守者何用多餉則山海之城垣可
議罷也則山海之兵馬可議裁也則山海之
糧餉可議減勿當臣之呶呶爲者卽罷臣祿

臣以爲糜費者之戒如不其然臣所議山海
與永平等處之馬兵四千五百步兵三千斷
斷乎不可裁也臣所議之馬兵月支餉一兩
二錢步兵月支餉銀九錢斷斷乎不可減也
所議修城之銀兩數日或係戶七或係兵三
斷斷乎當速發也其餉銀之在外設處者無
計可措近見戶部議供薊州庫貯濼灤民兵
銀兩六萬恰與一半之數相合原係在外銖
銖兩兩積之者可留以救然眉之急以後仍

支幾輛加派之新餉爲便嗟乎城垣之議兵
馬之議迄今已兩年矣先以議論不一幾同
築舍近以節省不果又成畫餅勢急矣時迫
矢奴賊行將爲伏鷙之擊蹲虎之攫矣三韓
如染腥羶九廟具爲震動一日長驅直入
皇上執守關者而問之臣即以錢糧無措爲詞蹙
脈何及天下之大事去矣臣此時言之則有
滋費之罪如待其潰敗而言之則有失事之
罪與其甘失事之罪不若冒滋費之罪耳臣
謹會同整飭薊州右僉都御史兪安性巡按
王象恒巡關董元儒補續上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覆議馬步軍丁與糧餉數目仍照
原議修城銀兩並乞速發在外議處餉銀容
臣與撫臣截留薊州民兵銀兩以後仍支新
餉廣城垣增金湯之固而士馬獲騰飽之勅
臣所藉以爲
陛下修封疆以効其犬馬之區區者只此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奸細回鄉供報皆同東
夷酉虜合謀有據謹據實奏聞伏乞
聖明卽勅救援事准征夷總兵賀世賢手本爲捉
獲奸細事本月初四日據把總何魁拿獲奸
細一名連人帶見職當審得本役委係奸細
父母妻子見在夷地親寫訴狀人張世奇係
撫順所餘丁因東虜作反將撫順尅去有李
永芳見世奇幼小弓馬俱熟差世奇探聽賀
世賢兵馬若何賊兵四萬五千有餘李永芳
帶領賊兵只與賀總兵精兵敵戰北西兵二

點不懼世奇昨日投見懼怕法度無處投奔
有城上巡攔帶領投見說奴兒哈赤口說推
病誘哄兵馬出墻方與大戰有奸細三十名
三月十五日走至四月初一日進來其餘奸
細探聽經畧做工如何李永芳帶領賊兵至
四月十五二十日急尅遼陽城賊兵家眷盡
都奔老寨只有精兵與賀世賢敵戰有李永
芳與西賊計議說尅遼陽城奴兒哈赤說李
永芳你要把遼陽尅來爾做王子我做朝廷

有西賊計議我與你助兵尅了遼陽城河東
是你地界西賊說你亦與我助兵尅廣寧城
河西是我地界你我都是朝廷之職東西三
賊盡都是一處來往計議先尅海蓋金復經
過特取遼東做殿有東賊只說尅金復海蓋
賺哄賀總兵精兵徃金復海蓋州去賊兵急
進來尅遼陽城等情據此本職除將緣由連
入呈詳經畧衙門外擬合請會等因又據鎮

學增廣生員于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因
奴酋攻尅開原被東夷頭打青營內達子搶
去供說黃把都兒等營達子于三月二十七
日上馬盡數往東犯搶不知那地方等情各
到職職因連日鎮守劉世勛長安堡備禦非
永功節據紗花男把敗差夷敖魄漢山兒等
報稱奴酋已死等情職料是奴賊詭計懈我
兵馬不妨突然狂逞又因西虜爲之傳播慮
其合謀已經牌行副總兵尤世功實承武及
守巡海蓋寧前各道嚴加隄備外職切料奴
賊入犯必在目下遼陽城守之具雖經臣拮
据親自督理稍有次第而火藥一焚人心驚
惶未定火炮雖有試放率多炸裂原請兵十
八萬今僅僅十萬分布不周奴酋精兵有馬
不下五萬與之爭鋒勢已不敵親審鍾汝睿
稱西虜已用車三四千輛裝載盔甲俱赴
遼河沿邊合謀之情萬分逼真遼陽已危有
同朝露至于廣寧則更可憂今朝端之上止

知備遼陽而不知備廣寧西虜亦知遼陽有
備而廣寧無備廣寧人心至思皆謂遼陽急
而廣寧緩又不可不預爲之備職春間與合
城軍民誓之于神期以死守今觀此景象賊
來欲其不走勢必不能廣寧不添精兵職固
知其不能守也職已捐此一身報效朝廷誓
死封疆爲快其如廣寧以西盡成破竹之勢
何哉職請廣寧添兵二萬該部止撥廿肅入
衛兵一千四百今又赴河東矣職因領牛無

人將廣寧新兵挑其不堪戰者令聽用都司
童燦領之專管運送糧草其餘新兵付原任
總兵麻承恩統領訓練僅僅三千耳盔甲俱
無馬匹尚缺安能畏足御禦弱故廣寧添兵之
說斷斷不宜東之高閣者也伏乞
皇上憫念廣寧爲全遼根本即
勅該部將職添兵之疏速爲覆請調發以救危急
固山海而護
陵京端必賴之矣職憂鬱之極荒迫不知所云惟
聖明垂覽焉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專陳緊急未盡餉務懇
勅部餉諸臣預行儲備以免缺誤事頃者戶部有
謹陳目前緊急餉事一疏撫臣周永春會稿
有再陳轉運未盡事宜一疏皆爲今日糧乏
料盡軍馬幾死而岌岌乎爲此餉務計也職
謂餉之誤也不自今日始也遼米踊貴何曾
不要海糙官軍告爭本色難以強得何曾只
利折色自道廳悍輸轉者倡爲此說以阻前

秋之海運遂缺今日之軍興而其誤一逆賊
在所必討則兵馬在所必多糧道在所必儲
則車牛在所必備自道廳悍置辦者終日延
挨以致召買之後時遂成推輓之中斷而其
誤二登萊之船可徑抵蓋套也必卸于三岔
牛金復一帶以致高閣八九萬石而不得來
天津之船由入海可徑抵娘娘宮由樂亭出
海可徑抵三岔河也必主山海關千里之陸
運以致高閣數十萬石而不得來而其誤三

今海運行矣車牛備矣項得餉臣李長庚書言海運由登萊東道直沖中道樂亭北道可並行不悖矣而三誤去矣尚有一誤在遮洋為難行以自愚在淮臣亦宜同心而勉為區處以共濟職可無費惟是職疏原議調兵十八萬馬約九萬匹每軍歲給月糧一十八兩共該餉銀二百二十四萬兩內每軍月給本色五斗該糧一百八十萬石即在前餉銀之內扣算不煩另處每市升二升折算倉升事例日給三升三合該豆一百八萬石咋戶部疏稱因馬計料除自四月至七月放青不支本色每月每匹只給折色九錢而以為未便也此四箇月有青可牧止不給草若本色料豆不論有青無青俱供應貼喂仍當更定以終歲計通共米豆在二百萬石之外而餉臣前所以議派僅僅一百四十萬石耳今各省鎮調援兵軍俱報起程漸至矣兵馬漸增本折又遞加矣餉臣將待其盡至始遞加乎抑亦先加遞運以待其至乎夫以二百萬石之餉轉饋于一二千里之外而又有隔省隔關隔山隔海阻風阻雨阻冰阻雪不可預必之程期雖取數之極其寬而猶恐其到之極窄雖加派之極其蚤而猶恐其來之極遲即如前議一百四十萬石以養見在之兵馬且不得依期放給朝少暮欠餓死無算而不日兵馬益至又何以處之業已一誤而再誤三誤四誤寧復堪此大誤耶或以邊停召募中外當事者有厭兵之意且謂得兵十萬便足破賊何必十八萬之多糧草且不須多派以滋騷擾此豈視開國僭號長勝之賊不如伐播哼劉神京枕席切近之遼不如朝鮮寧蜀而職實無此才膽不敢輕量以輕擲遼廵願餉臣且勑戶部督餉諸臣速議施行又戶部疏曰外而撥

運則遼東司道職之中而督催趲運則該管
地方各省督撫職之其交責于邊臣者甚嚴
今遼東五道已缺其三贊畫改監軍道又閣
而未議糧草問誰搬運督撫問誰催趲屢書
吏部推補皆以掌印無人爲辭伏乞
皇上亟下新推冢臣使得早補分守開原及監軍
各道分頭任事共拯艱危如冢臣一日不黜
則各道一日不得補一切軍馬錢糧事務無
人幹辦盡至失悞萬一爲賊所乘再有喪敗
諸臣固不敢以不補各道歸過于
皇上而因亡遼以危
宗社即
皇上亦有利乎此又職之所以急迫呼號而不憚
屢瀆者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舟車無湊轉運力勞懇乞
天恩俯賜帑金以濟萬分急用事山東司案呈
准督餉侍郎李長庚揭前事等因到部爲照
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無事則外府亦內帑

也天下有事則內帑亦外府也無內無外誰
非公家之用但得疆宇寧謐即是國家大利
何論財貨遼左雖東邊實堂奧之門戶不幸
爲奴賊蹂躪殘缺過半且朝夕虓延未有已
日譬之被盜之家盜猶伺覘門墻思食我餘
爲主人翁者正宜出橐中阿堵物椎牛置酒
募左右勇敢之士以共驅除方可高枕不則
祇盜資耳善保家者固如是乎廼
皇上以遼付諸臣諸所陳請隨上隨下豈非不忍
以世守之封疆輕委之虎狼哉然議守必先
議食餉臣經臣表裏相倚爲重者也頃報奴
騎壓境與我相持安知不以是嘗我狃我聲
此攻彼出其不意以掣我肘揣情察勢萬分
可危閒經臣之提防固不遺餘力矣然楞腹
而責兵馬之鼓舞能乎則裹糧不具經臣之
憂抑亦餉臣之憂也即餉臣之飛輓亦不惜
竭蹶矣然空拳而望水陸之轉輸能乎則發
運無資餉臣之憂抑亦經臣之憂也臣部兼

憂經餉二臣之憂若折色又若本色若外空
又若內空問之民而民只此問毛竭澤之漁
已極問之官而官只此歲額罄瘏之耻更深
問之舊徵而舊徵不敷九邊之供億豈能留
涓滴以待需問之新派而新派尚煩各處之
銖求安得迫須臾以佐急況遼餉加而又加
覈數尚少其半計其所出先已嗇于入也又
況加增銀兩用之募調用之買馬安家耗覺
過多計其所入先已窮于出也以是朔入則
朝出暮入則暮出曾未有信宿間須分毫于
太倉者一切運費至于今臣部即欲如前稍
稍支發以抹餉臣之丞而計無從出然而遼
餉可已乎舟車之僱造可已乎舟師之水脚
車夫之盤纏與夫騾牛之草料可已乎欲足
二百之芻糗而商人之召買可已乎已之則
脫巾可慮不已則仰屋徒嗟此餉臣千思萬
想計無復之而爲此請帑也知我
皇上之愛封疆必甚于愛金錢也夫自推稅來多
方斂輯匣而藏之大內者必有所爲自爲乎
皇上自玉食裘衣而外所需幾何將爲後人乎
聖子神孫官山賦海豈少此長物昔宋太祖殖封
樁以圖恢復幽燕而志未竟識者惜之
皇上厚殖者無亦曰神聖度越宋祖將以交趾河
套朶顏三衛侵疆未還奮然欲有所大舉紹

二祖
八宗之緒而加以光昭而今遼陽故宇且爲奴酋
殘破一半未之恢復其何以對

寢廟慰人民曾是三十年所積備之金錢不用之
此時而更何用
皇上深居默念立發二百萬紓此餉臣燃眉併以
自紓東顧無庸再計矣且也事平之日容臣
部補還餉臣已言之則貸之今日而異日收
之雖發猶未有失也
皇上其何愛焉而故禁此轉移不以軫恤至監稅
銀兩部欲歸之餉臣久矣以餉臣所請充之
物供餉臣所轉運之需甚爲便計然非特稅

當歸餉臣也即加派亦當歸併餉臣蓋本色折色等爲兵餉而兵數餉數要在扣定如見在兵馬若干應用本色若干仍該折色若干將兵馬扣定數目因而加派亦扣定數目解入者專供此項不得那移別用解出者專充此項不得那移則無不足有餘之慮矣蓋本色總經一手既有稽核之便益而一人止理一餉又無夢溢之混淆御史左光斗之疏良有見也其他又如赴援之調募將官之

饟廩士卒之行糧塩菜及家屬之內顧等項仍屬臣部任之與餉臣同事同心職內職外彼此相濟非欲以是卸肩貽餉臣以獨膏勞也蓋不如是無以專事權而便稽核矣伏乞

皇上俞餉臣所請速借帑金二百萬兩以解頃刻倒懸臣將所留稅銀并加銀扣定數目併歸餉臣以充督運本折之用其餘各費悉臣部任之庶盡一而不致紊亂此胥便矣

○江西巡按張銓題爲民窮已極加賦無已懇乞

聖明深維根本至計亟命減派以甦民生以杜亂萌事職惟自古國家之亂或起于戎狄或起于叛逆或起于盜賊然必有所由起亂所由起不過曰民窮財盡耳今日之象毋乃類是國家自有奴患以來軍興煩費司農束手不得不履畝加賦者勢也然亦當斟酌輕重稍留不盡之意乃三厘未已而七厘七厘未已而九厘矣夫此嬴者民也其何以堪

曰畝加二厘不過取民錙銖不思小民一錢不得即關生死朝廷以爲錙銖間閻以爲性命矣又若曰有田者多富民辦納亦易不思天下富民少貧民多貧者將重困而立斃富者亦重累而立貧矣蓋天地止此利藪民間止此物利正額尚若此況于加徵加徵已難況于增益遼餉雖不可免完額勢必多逋有司即多方催徵而肉已盡剜皮難屢剝如民力難辦何是以朝廷雖有加賦之名而未得

濟邊之實小民未見急公之義而徒聞詘上之聲亦何利而爲此無益之求以貿傷心之怨耶在諸臣之議曰遼兵十八萬歲費餉四百萬自加派外別無策矣然以七厘計之亦已足額而況有捐助有扣留有平糴有搜括事例鎰銖而積之孰非以佐軍興者奈何又索之田畝也即謂爲兵工二部分派而加職不知爲已往耶爲將來耶如爲已往則兵已足矣安家器仗可無議矣如爲將來則調發召募將何時止也若謂發召募目前可止此一百二十萬金錢解之兩部何處歸着耶且今日既可累三而九異日必將由釐而分長此安窮誰階之厲職以爲即不能減于七厘內斷不事溢于七厘外毋謂既往不咎成命難反而爭分寸之間失四海之心也職非不知遼事方急遼危則京師危京師危則天下危即竭天下之力以爲遼亦不足惜顧遼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尤借腹心之

血脈滋灌未便傷生若腹心先潰則危亾可立待職恐竭天下以爲遼東遼東未必安而天下先危不可不深思也今天下病極矣水旱頻仍呻吟未起重以轉運之艱苦徵調之驛騷牛車之搜取兒地畝之加派又日益也百姓膏脂已空竇匿無路必不肯坐而待死必出萬死一生之計一人倡則衆人應之一方倡則四方應之恐斬木揭竿將起大澤而赤眉黃巾輩再見于中原矣爲今日計第一

乃

皇上之自爲謀更非矣

皇上即金滿山澤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與瓦礫糞土何殊而發帑之請叫閽不報加派之議朝奏夕可職殊不得其解豈財爲

皇上之財而民非

皇上之民耶夫有人而後有財若民散矣財誰與

守今日人欲之而
皇上不與恐異日與之而人不欲也今日屢叩不
應而臣下之情窮恐異日一呼不應而
皇上之勢孤也此百萬朽蠹可懷袖而攜倘鑰而
守否耶職有所不忍言矣伏乞
皇上軫念民生熟維國計
勑下戶部將加派田畝酌量減免併乞慨發帑金
轉給遼餉則民心聯而元氣固士氣奮而神
氣張外患內憂立刻消弭

宗社無疆之祚若太山而四維之矣
○山東巡按陳王庭題爲戍卒堪憐
皇仁久滯謹因合屬捐糈懇乞
詔賚邊以示隣壤急難以明
皇上不終忘遼事項者發帑之議廷臣牘爭之臣
等隨諸臣後翹企以望而
天聽彌高扃鑰自如似乎沛發再無期者似乎殘
遼可盡棄者似乎不侵不叛屬國可終泰越
視者似乎不飽不煖戰士可坐視溝壑死者

皇上不爲遼計獨不爲
祖宗櫛沐之社稷計耶獨不爲此棟宿梱聚之黃
白計耶遼危而社稷危而黃白危鹿
臺瓊林初心詎不欲善積善守之而牧野漁
陽祗足貽羞史冊此往牒之可考者也
皇上深居大內白晝爲昏亦知天下之搜括盡矣
加派竭矣百姓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不得已
而議所司一體捐助而勺水救西江亦幾無
策也聞之仕不受祿古道所不載義不後君
恐于震隣尤甚而職等受事東偏則齊魯之墟
臣職所不辭也職等患迫一體則犬馬之
效計于桑土宜鮮何敢曰市義以爲海內倡
而磨頂而分膏以狥亦曰聊以固吾圉也頒
公帑既乏無碍餘錢盡併易充待哺饑吻泛
行派助不肖者或借以腹民一切取盈初任
者偏窘于瘠已則舍俸薪別難議助而參照
菹任深淺度支俸多寡損益之乃平也隨據
濟南等府知府徐從治等歷城知縣黎國器

等各申助俸薪銀數前來共計二萬六百五
十兩至于司道大半未任擬同後至有司另
行續捐而職等約已急公悉索不腆將爲源
源之輸庶乎涓涓之悃也除前項銀兩業于
四月十六日行令布政司造冊給批差官解
部外職謹會同山東巡撫王在晉看得鬬助
一項與其輸于部不若輸于遼何也以此二
萬六百餘金而入于司農之帑誠滄海一滴
俗岳一塵該部即度支克艱當不藉此涓埃
爲盈縮且沿門持鉢原以助遼之窘非以周
部之急職謂亟宜徑賫邊圍如三帥營則各
發數千金而遼陽祖華披堅之士若而金守
埤濟濠之士若而金堪人人皆曰
皇上棄我矣而隣封僚屬不忍同難相扶之誼至
不愛祿入給我邊戍于是椎牛酤酒共勉忠
義亦足矣馳驅而增敵愾則雖云九牛一毛
未必非鼓舞行間一大機括也然與其職等
輸之于邊又不若奉

皇上尺一之
詔輸之于遼何也王居不涖無米難炊司餉蒿目
而借箸戰士枵腹以操戈而募兵梁俊衣物
當盡饑寒難忍自縊身死迄今白楊衰草皆
堪洒涕至于萬竈烟寒六軍菜色未愁奴酋
之殄其命而先愁
皇上之絶其生此倒戈之勢也豈
祖宗數百世之閭澤與
皇上五十年之翔恩無一足恃而便欲袖手以委

諸蠢爾小夷哉職謂
皇上將東省合屬捐助之數亟發經撫諸臣俾其
栲示如林之衆曰汝謂
皇上恝若輩乎深宮之內宵而衣旰而食粉黛之
簧鼓不入貂璫之煽竈不聞而日惟爾輩是
軫是卹今且須東省數萬金爲若輩牛酒需
大內之藏且盡傾之以賚若輩可旦暮俟也則忠
由惠激勇自忠生一飽有餘衆氣自倍何憂
哈赤何憂虎鬼諸酋何憂

陵寢之不保何憂金甌玉燭之不長享哉寧惟是區區累若者捐升斗而以西江活涸鮒也抑職因是而有感焉遼陽去東僅隔一水杞人私切憂天不住偵伺遼事每聞經臣熊尊騎戴星身先率作日日如此戍樓宵立身先點防夜夜如此分甘解纜不私一錢息交絕遊不糜一鮓久久如此其他大小罪理威愛并行奇正互設又未可筆舌也夫經略一身以文臣之不愛錢兼武臣之不惜死忠勦泣鬼神而信不喻朝列豈不悲哉先是金白爲我羽翼虎兎爲我鞭箠熊羆之旅有劉杜諸將悍衛之圍有開鐵諸城而金錢數百萬又足供軍興揮霍可戰可守千載一時而覆敗相尋倏忽開禍若斯之烈也于時屬夷橫鐵羣醜二心忠骨莽沙場百雉盡成虜穴大勢已去不絕如綫而熊廷弼不難身當其任勉力支撐歷秋及春保得陵京須臾無恙試平心覆按亦足明功罪得失

之林矣即今內外隔閡泉竭釜枯士馬殭臥纍卵之危朝不謀夕乃請兵無兵請餉無餉咨部而部不應叩閽而閽不應則廷弼之危不危于奴虜而危于廟廷廷弼之爲孤注不獨孤于兵將寡金錢乏而孤于連茹者少聖肘者多也近據塘報奴酋與籾花等營合謀一

狂逞而火藥之焚適與時會一時軍民上下惶懼不知所稅夫經臣即不惜以身殉國其若宗社何是在當事諸臣開誠集思僉謀立斷爲披髮纓冠之往無再悠悠坐視及竟委于氣數之莫可奈何也夫時方焚棟燎原斷非喝籌量沙之所能效尤望皇上不愛封椿而愛宗社終從諸臣之請慨發帑金數百萬接濟芻粟舟車之用俾職等不徒爲虛願而實見施行尤幸之不幾者若乃特開遼餉事例折收十庫本色籌屯種之策於近邊薄鑄錢之利于

京省廣經理之助於練臣一切行政用人不
復頊刻姑待庶方蹶之天或可挽回于萬一
平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黃克纘題爲建夷詭
犯益工廟廊偷安益甚懇乞
聖明及時用人修備以保
宗社事臣本書生不諳軍旅
皇上不知其年衰才弱用爲協理戎政則京師安
危臣有責焉臣到京八月建夷跧伏不出亦

已八月然夷之不出非有懼于我也亦非有
愛于我也將養威蓄銳求大逞志于我也臣
讀宋名臣傳見吳璘與胡世將論金人用兵
云璘與先兄吳髮從軍屢戰西戎不過一進
部之間勝負決矣至女直則勝不追敗不亂
整軍在後更進迭郤堅忍持久令酷而下必
死每戰非累日不決自昔用兵所未嘗見今
建夷之兵即女直兵也其精悍堅忍固難敵
之甚也凡此皆關遼薊安危京師保障人方

未推者又無吏部可推軍旅倥傯億之中一任
乏人廢事何泄泄也山海薊城京師藩蔽久
議修築尚未興工國家雖貧豈少此萬餘金
錢而畧不動念又何泄泄也三大營軍須科
道巡視以作其勤而警其怠周之綱奉使過
家召可立至顧慨起復到京閑居旅寓而屢
請不下則視我備若可有可無矣又何泄泄
之甚也凡此皆關遼薊安危京師保障人方

謂急於燃眉而上且宜塞如允耳臣亦知
聖躬違和正在調攝臣子不宜言夷事以震驚上
心然事關兵機遲一日則寇深一日及今亩
之猶恐無及況恬不爲意乎漢高帝時黥布
反欲使太子將兵四皓爲之畫策使呂后泣
告于帝曰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諸將皆
陛下故等夷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上雖
病載轋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于是
上自將兵而東遂擒布夫爲天下者念及天

下安危雖躬親兵革猶不得以病辭況一舉
筆之勞乎且一旦萬幾遍覽雖勞而在日月
之傍豈無左右貴近可代檢尋以聽
皇上發閣票擬批行者乎管子曰宴安酖毒不可
懷也臣懼
皇上之懷之也伏乞勉惟
宗社大計速將臣所言用人修城二事立賜檢發
令閣臣票
旨施行其餘重大政務如補閣臣點大僚下考選

以漸而舉則戰勝在廟堂之上建賊雖强無
能爲也轉危爲安惟在此日惟
聖明留意焉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客兵格鬬相傷居民
被害甚慘懇祈
聖明嚴
勑處分以肅法紀以杜釁孽事本月十七日據分
守通州參將徐永壽總統四川土兵援遼總

兵陳策各揭報川浙援兵爭移緣由職聞之不
勝驚詫曰何兵無紀律將無約束一至此也
因念禍始有因傷數未確俟核實具題間已
而按臣王象恒閫臣董元儒各有疏矣細閱
情節起于片言之爭遂成大鬨之際兩兵殺
傷未已也而斃及民命矣混搶行李未已也
而折及民房矣砲聲與喊聲齊鳴幾至天地
搖動城磚與屋瓦皆震何異夷虜兇殘通民
何辜遭此異刼階之爲厲漸不可長其統兵
將官並首禍姓名應從巡按閣之請查明俟

勘分別究處職可無
左所幾幸且夕叅到以扞衛疆圍驅堵酋虜
之需也廼未嫺師中之律轍操室內之戈不
過閫外之捷頓起穴中之鬬似從來客兵所
未有者夫兄弟鬩墻外禦其侮兎死狐悲惡
傷其類今川之與浙雖分土之毛各爲狐兎
而四海之內孰非弟兄同一援遼同一客兵
外侮之未禦而同類之相傷倘從此仳結不
休恐將來禍至無日于遼事豈有利焉則夫
亟于慰撫以安其心勿令以一朝之忿而成
莫解之寃曲爲訓諭以　其氣勿令以小怨
之私而懈急公之義在此時兩處之兵則當
督催出關以絕逗遛不進之端在後來續到
之兵則宜安揷得當以免嗟怨生事之擾即
如一泰氏也其來也何銳其行也何遲三千
用而自莫不聽命此古司馬法也老于行間
者自當知之惟祈

勑練兵將見在民兵細加揀閱一番汰其脆弱者
在明所當急
驅使歸農追還安家而以其餘分撥薊永山
海各編營伍不時同該鎮道諸臣討軍實而
訓練之仍明示以在彼住止不用出關以安
軍士之心以習軍士之膽俟其投石超距奮
臂揚眉如李牧之士皆願一戰然後惟吾所
用而自莫不聽命此古司馬法也老于行間
者自當知之惟祈

陛下勑諭施行

○順天巡撫喻安性題爲畿輔民力已竭叠徵勢

不能堪懇乞
聖明軫念子遺亟蠲積派以蘇困累以保邦本事
臣等承乏巖疆撫循畿輔邊難之方殷值國
計之匱詘凡可以攄一得佐軍興敢不早夜
爲我
重標本之分有不得不爲我
皇上陳其梗概以求寬政于萬一也臣受事以來
連接戶部咨文催辦加派銀兩急如星火夫
十五州縣尤合并而獨當其衝者也臣不敢
遽度情形以欺當事日者拜命之後隨謁
陵而之遵化所過州邑村落小民千百成羣環逵
而泣訴賦役之徧重疲累之獨苦蕭條悽慘
之形顛沛流離之狀真鄭俠所不能繪而賈
誼堪爲痛哭流涕者臣方欲爲民請命求減
于舊增之內豈堪增之又增至再至三乎若
以輕重標本而論遼爲手足薊爲腹心疲薊
以抹遼何異剜心頭之肉以醫眼前之瘡況
薊實遼之咽喉咽喉一斷灌輸立竭所謂皮

無一不取給于此中雖各鎮間有而順永二
府爲獨多者也援兵之經由紛至踏來本折
之輓輸肩摩轂擊與夫軍器之運發火藥之
馱載將士蹈征之輜重腹裏由涿州而入以
達于良鄉通州三河薊州玉田豐潤蘆龍等
處邊頭由昌平而入以達于懷柔密雲平谷
遵化遷安撫寧等處並出山海關以抵于遼
此又各省直之或無或分而順永二府中之
十五州縣尤合并而獨當其衝者也臣不敢
遽度情形以欺當事日者拜命之後隨謁

之不存毛將安附是薊之急更倍于遼未有
捄遼而不先從薊始者也該臣會同直隸巡
按王象恒合詞上懇伏乞
皇上亟
勑戶部將順永三次加派一厘槩行豁免內
昌涿等十五州縣念其車馬供億之私暫貼
十倍于加派并將第二次三厘五毫亦行豁
免在太倉不過稍米而
陵京根本之地殘民喘息之餘得寬一厘亦即受
一厘惠矣此非直救薊實救遼第一急着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題爲再陳轉運未盡事宜
以祈
聖裁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巡撫周永
春揭稱云云等因到部送司查先該遼東
撫咨爲奉
旨出關會同料理謹陳目前緊急餉務以濟燃眉
事該本部看得遼左兵馬雲集本折不貲而
九可減省一分軍餉此本部措餉

艱難諒亦當事者有同心也所謂牛騾車夫
召募遼人原共工食或可安家等費況經臣
牛隻之疏已議牛一日三分夫一日三分原
無安家今遼撫以每夫安家五兩復議月糧
一兩五錢帶回養贍又議每日行糧四分月
計一兩二錢除安家之外每月得銀二兩七
錢但山西陝援兵川命冲戰除月糧外養贍
遠者六錢近者三錢乃駕車夫役反得一兩
五錢之養贍過于西兵數倍恐西兵聞之必
將援此告添且遼左所汰不堪戰者甚多何
不爲轉運之用昨兵科亦有以入撥擺之疏
業具覆照行何獨駕車不可哉今既該撫咨
會前來事關餉務本部似難專主相應知會
酌妥等因移會督餉部院酌議去後今准咨
稱查得原派騾車一千輛內遼左向無騾車
其原人不習赶車爲何事勢不得不用關內
之牯頭掌鞭夫三名而各夫長悼出關如赴
湯火聞風裹足故每夫議給安家銀五兩月

糧銀一兩五錢行糧銀一兩二錢前至遼左教習三箇月俟遼左人熟即行放回以示招徠而其實州縣僱募尚有私自加賠濫于額數之外者此一時權宜之計也續據廣寧道呈稱遼左無夫可用莫若將關內車夫仍留在遼常川輓運其行月二糧照舊支給此亦不得已之苦心也但新餉厝處維艱遼事蕩平無日不可不爲裁抑以爲經久之計昨援遼撫手書謂止給月糧而行糧免之若赶牛夫已派有銀差夫役不必用矣其議深爲得計及查各處車夫出關畏憚先議安家銀兩該地方有奉文預給者又有抵關已給者今若不准開銷則無可追補反增其苦合無查照各州縣有未經給完者每名止給四兩扣其一兩已給完者准其開銷行文遼左每月扣其月糧一錢約以十月扣完二兩之數以後止給月糧不與行糧則于招徠之中亦寓節省之意等因到部卽欲咨覆間復接遼撫會題前因相應一併具覆案呈到部爲照遼左新餉事出創設原無定額但有不得不斟酌者臣融者臣不敢膠柱也又有不得不通不敢濫觴也蓋一錙一銖皆民之膏脂而用一錙一銖又似臣之膏脂也是以關外騾車掌鞭之役每名議給月粮一兩五錢與遼陽衝鋒破敵者同矣而又給以安家似可減也又給以行糧似可止也此又臣部移會餉臣所斟酌者也今遼撫亦與餉臣會議騾車掌鞭之夫每名月糧一兩五錢外而未給安家者可減也已給者不可追也而行糧俱可止也但查已支安家八千三百五十兩每人卽扣還一兩似不爲過然念支領日久似已花費則已支者准其開銷免扣可也然行糧既止而月糧一兩五錢相應照給可也若出關之兵約有十萬而簡汰不堪戰者亦不少正可輓運兼以舊額之兵總計則近二十萬遼撫疏報出關騾車八百三十五輛計夫一千

六百七十名且本地召兵動以萬計而車夫
一千六百七十餘名遼豈不能辦此即遼人
不善御然教之既久習與性成豈有不能者
轉運儘有人而必用關內之夫恐遼人習于
偷惰非教之之道也今即三月不能擺熟或
再加三月以半年爲期似無不可至于兵工
新議再加二厘如順永登萊四府止新加一
厘者先日會議時臣亦再四籌踏登萊有海
運之繁順永有驛遞之擾欲從寬免但爲兵

工問三處額數不敷則不得不加然止加一
厘亦屬體卹矣臣又念及加派至再小民何
堪復議加派一年者即免帶徵一年則可以
甦民力可以涌
皇仁也今撫臣欲將四府新加一厘請爲寬免但
係兵工等定數目去一分則少一分況已奉
旨通行乎即云裒兵工部應得之數補之恐二部
又以爲難矣惟在道府督勉郡邑寓撫字于
催科似兩便也既該經餉撫按諸臣會題前
來相應覆請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山西巡鹽監察御史江日彩題爲遼警驚心國
勢燒眉懇乞
聖明星速嗇機以固內治于垂危事職聞心之痛
者不能緩聲性之忠者不能隱情自奴賊驚
伏以來職每慮其迅于一發通聞聯合西虜
分冦遼之東西又聞奴已出新寨狼煙緊急
職日但食不下咽夜遼東存亡在此一舉國

家安危亦在此一舉乃忽接邸報見經畧奴
賊壓境火藥全焚一疏不覺駭目驚心弗知
頂踵之所存也夫遼兵弱而不堪戰人心惶
亂而不敢戰全藉火藥勝于強兵十萬或可
制奴命而安人心乃一旦災燬殆盡適當賊
兵壓境之時豈眞天意耶此必奴賊奸細所
爲或亦人心內變所作不然而何不先不後
付諸一炬也嗟夫遼岌岌乎哉職遠處河東
邸報半月月而始見未知此時遼情何狀或

奴兵擁至城下經畧能清璧拒守但須得數
日賊自以食盡而退遼之幸也萬有不測而
神京震動則今日正呼吸存亡之時
皇上尚得稱火稱疾天高聽迥不與羣臣而商可
否決機宜耶尚得不乆端揆之推使黃扉新
硎布策制廟勝而乃令一肩輔今日杜門明
日杜門耶尚可使蒙面耐彈之樞臣握兵權
誤乃事耶銓弊山叢有肯洗心振刷者即爲
胥役所中尚得不急下冢卿使蹇清部政速

補遼東三道耶尚得不乆推各部寺院大臣
使各運籌畫共策存亡耶尚得使梧垣晨星
糾駁塵封寥寥數人點綴班行耶尚不下各
差御史前後考選諸臣使爲曲突徙薪之任
或備焦頭爛額之用耶科臣官應震疏云縱
陛下欲效幸蜀幸奉天之舉誰與護
陛下而尾其役職讀此語淚血交流而何
下不能應近日遼東道臣無奈持鉢借牛車
於勛戚而勛戚又不肯應今急矣危矣中外
束手矣朱熹常謂內帑之積原以備他日用
兵不時之需
皇上尚得不速發數百萬救茲急難直待爲寇資
耶曷事惟幾幾之先後間不容髮尚得不于
羣臣策事之疏應時批發仍待司馬門三日
不報耶當此人心危疑中外搖惑尚得不下
罪己之詔感士卒之泣使人情有改觀之色
皇上旣不肯乆行于須臾之緩勢不得不爲國家
而行于危迫之日倘危迫而復不行則近來
如日珥屢暈青龍吐火異風揚沙眞是確有
應驗而銅駝荊棘景色堪嗟職不忍言矣夫
皇上時時言病豈知以
皇上之病釀爲國家之病而國家之病實乃
皇上之病瞑眩瘝疾針砭療症奈何拒羣臣苦口

之藥而諱疾忌醫良可憂也若夫遼東火藥雖焚邇見撫臣周永春以廣寧火藥應矣聖諭該部又以硝黃發解矣遼兵雖弱不止十萬戰則不足守或有餘以經畧雄才調遣之道將協力而和士卒同懽而守效後晉吳巒守城之法投薪焚契丹之梯隨機應變又以廣寧兵屯三岔河爲倚角但得相持數日奴不食盡乎食盡不去乎去而或以奇兵尾之則在經臣相機裁度獨慮有細作在內或有奸

人內變禍乃難言耳然職所尤慮者奴賊即去兵可罷乎倘可滅乎今廷議用兵十八萬矣餉八百萬我與賊相持而未有已期則八百萬之餉亦年年未有已期夫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況三十鍾而致一石且多之至于八百萬此惟蓄于平日既裕徵請時年又豐乃可易措今

主上既未肯發帑天下括藏挼塵加以捐助處置不遺餘力竟不能完此額數則天下盈虛大

勢可知矣以必不能辦之餉佔必不能罷之兵且茲茲無有結局徒使經臣與餉臣盼盼而交譏邊疆與腹裏睊睊而胥讒此立敗之道也計非屯田必不能濟此窮寨今遼東塘土甚多以新兵且耕且守或召遠方貧民就但即藉爲兵給爲世業設法給本而官以統之如是行之年餘或可濟而兵亦有廖乎今天下災傷流行處處饑饉即職入河東僅期月州郡以結聚搶奪報者頻仍盜遼餉之催急如星火而飢荒之民藉以捐竿頤遼東不得不顧腹裏不顧腹裏終無以顧遼東不然運粮散于曠野牛馬死于山澤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還爲金城之禍漢龐參之言可不思乎況中夏之盛哀異勢夷狄之强弱異時措置之安危異便我强利用戰弱則利用守今日正弱而用守之時也守則屯種戍急矣召貧民就但即藉爲兵之說誠不鄙其迂而悉心行之可以減餉亦可以減兵可以

益倘亦可以益兵當此兵倘兩難之際而求
兩濟之術誠莫如此策矣克國耕西零以疆
漢杜預田菟乘以平吳今日屯遼陽以滅奴
事可一轍諸臣已言之屢矣
皇上竟束之高閣何耶夫禍患當前羣策尚壅舉
國憂惶天聽仍高職不敢委之氣運尚冀
九廟有靈故拾諸臣已言而未行者瀝血再陳
皇上如念

不可輕棄
皇上四十八年太平天下不可有初鮮終則當此
危迫早宜翻然省悟諸凡用人行政項刻難
緩之事迅速修行仍下廷臣議屯之疏令該
部商確舉行雖曰亾羊補牢亦庶幾索艾救
亾尚可嗇也
○朝鮮國王李琿題爲痛辯誣枉備陳情惻懇乞
聖明特垂矜恤曲賜洞察事臣竊查先該經畧楊

鎬據啃使獲到夷人口供奴酋差達子與高
麗講話要和又差中軍迎接高麗宰相等情
據此牌行遼東都司咨問小邦所差何官前
往建夷所言何事等因小邦得此不勝怪訝
因念前項所報似出于傳聞之訛或涉于狡
虜之計不欲取駁爭辯只將小邦邊臣省諭
胡差情節回復都司以憑轉報去後隨該臣
奏陪臣李覺回自京師啓稱職在京裏聽得
遼鎮塘報有稱奴酋差達子與高麗要和迎

接高麗宰相講和一節關係匪細或者奴酋
以捨去麗兵誘我屬國合無仍示
宣諭勿墮賊計等因聽此職等就便申訴兵部衙
門等因具咨得此臣不覺悚然驚惕然懼繼
之以憤惋悶鬱罔知攸措伏審遼鎮所報一
款即是日前啃役之口供者豈料邊上一虜
之誑說展轉傳襲將成市虎臣乃不忍含嘿
馳啓節該職等蒙差未到京裏將原齎表奏

禮物驗過進獻外竊聞
天朝之爲東事計者或以小邦與奴賊陽衡陰順
至有船舸南至窺登萊徐究之語或將
宣諭或要監護此等數款痛宼枉極等因具啓得
此臣竊詳賊胡肆逆罪惡積稔
天朝之內外區畫凡係安攘機宜劫迨方畧固已
制勝廟堂以至緩輒遐落庇庥偏服勤
勑諭之諄切
欽賞之優渥該部之咨會撫之警飭非但勉以

犄角抑且喻以輔車無非爲小邦終始扶護
免致顛沛之洪私也臣小邦臣民自聞此等
各報莫不痛愕慍塞合口言曰惟我小邦于
天朝則父子與逆虜則仇怨寧以國斃不與賊生
忠貞之萬鬼神可質不幸罹此厚誣將何自
列臣敢以通國羣情之所同冤者罄叩于
宸嚴之下自奴賊匪茹小邦不知楚書
聖主勑命承督撫咨檄悉從征期效敵愾天不助
順孤軍絕援全師覆沒左營抵死血戰之狀
二帥倫生被擄之跡已悉于臣第一疏矣伊
賊既已搶殺小邦萬餘軍兵逆犯天兵顏行
更結蒙古悉衆西冦猶恐小邦之議其後乃
敢出遣差胡悍然通書獰辭說極肆狂吠
其嘗試齮齕之情至兇至慘小邦不知楚書
聲罪斬使馳奏而相機制權兵家勝筭理合
勉張待夷常道故仍許邊臣經自打發此等
情節又具于臣第二疏矣蓋自國中不爲報
答者義所不可也使邊臣隨意答之者斥之
不與也伊以後金爲號而邊臣中却謂建州
云者本其受命于
天朝之部名也伊以汗自稱而邊臣却謂馬法者
待之以番頭也至于陳設禍福省諭逆順終
以
天朝寵綏之典不日誕降爲言者欲其革回改圖
懷我好音也後據去回人口說奴酋見此答
書乃以建州馬法等名及
天朝父母等語尤益嗔恨云此果小邦欲與通和

而反有如此挑怨之說乎況此報書既是邊臣所答故該道邊臣將機就計另差小校一名跟同鄉通事托稱回報前往奴寨要探彼中情形便是一介撥役有何官職而指謂宰相指謂差官乎未幾邊臣原差小校回自賊寨而本賊又復差胡再送亮書乃以要盟作惡爲說無論不道所不忍言此等情節則又具于臣第三疏矣見據梁諫供稱奴賊既以答書不好爲怒拘置寨外又該差回人供稱奴賊將我國被擄人等盡行厮殺又曰奴酋與其各將密議乃言說朝鮮國王既無答書邊臣所答亦無好語可選一將之兵將爲處置云伊賊蓄怒于小邦而慢說者至此尤極矣厥後又據差回人供說節該伊賊使其女婿好好里等來問我國之降將倘欲與朝鮮和好朝鮮不肯從終始助兵南朝此何理耶開鐵北關之敗朝鮮豈不聞知乎且奴酋之子忽古太等語其父曰朝鮮北關宰賽皆助南朝今者北關及宰賽俱已破滅惟朝鮮尚存不可置朝鮮于

後而先犯遼東又聞奴酋與其各將密議乃于迤東牛毛寨萬遮嶺西處遣兵防守造作攻城長梯要搶寬奠鎮江等處覬塞斷內外剿截腰脊其謀不亦慘乎此等情節又具于臣告急第四疏并咨經畧等衙門以便轉奏矣賊之必欲先搶小邦者日益驕桀其恣雎暴茂之狀萬分叵測此果伊賊行和于小邦而又有如此寇劫之計乎奴賊之差胡往來國中曾無片言隻字之相聞酒食餽遺之相及若或因是而却通和因是而疑其情迹則不亦誣枉之甚乎徃在萬曆十七年間倭酋秀吉遣致書假道犯上臣之先父王據義斥逐而伊賊乃以小邦遣使貢驢之說傳播于琉球及福建等處伊情所在曷欲熒惑遠近使小邦蔑罪于上國然後求逞其兇計也目今逆虜狡猾特甚所謂通和等說安知不出

于伊酋之搆誣小邦而然者乎此外飛詞架
語如彼貢騶之說難保其必無則竊恐
天朝邊哨之報亦未免爲奸奄所中也噫當倭賊
之蹂躪小邦三都八路盡爲魚肉國勢已
窮基命無所而終守臣節不爲兇賊所啗顧
此奴賊雖極猖獗比之于桑酋之大勢固已
不侔寧有一見兇書遽爾怛受伊哄脅約
成和好交鼎弊自彼背君父悖天理辱祖先蟊
宗社甘心禽獸之倫自求罔測之禍哉小邦之待

奴各該件款如上所開凡係虜情節有聞輒
達無事不報未嘗有一毫遺隱有咫尺之威
顏萬里之明見而詎意顦脫細作誣供遂爲
口實始焉而經畧咨審次焉而遼鎮揭報馴
至流言載路積疑成惑若以小邦爲怯于兇
喝怵于犬狂陽衡陰順舩舸南至等語乃發
于疑訝之中言之不詳胡至此極竊惟朝廷
之上部科之間樞機所關議論所在豈特一
時之訾毀實乃千載之缺鉞倘或此等說蕞
之報不獲明辯于衡鏡之下果如陪臣所聞
者則東藩一域殆盡陷于覆盆之底臣竊痛
之臣覆念所謂諭者諭其迷惑諭其利害提
撕戒飭之意也監者監其事狀察其情形詳
諒諦審之謂也小邦于今日之事既無可諭
之端亦無可監之機而乃欲置之于虞疑之
地至煩外服之建置乎臣竊冤之漢時渠犁
之屯田車師之破降或遣領護或設都護及
焉者龜茲逼于匈奴相繼叛亂復置都護班

超之守于闐耿恭之控金蒲皆是也今我
聖朝威靈煇赫神武誕揚臣妾萬邦之烈固將不
屑于東京永平之比小邦之恪守藩屏罔愆
侯度又非若西域諸夷之比而設官命名之
議殆髣髴于故事此小邦所以惶惑痛悶莫
省所由者也臣雖至愚極劣固知
聖朝之與小邦務期極濟庇全于阽危喪敗之際
惟當感戴欣幸之不暇而第緣事殊凡例名
屬新創中外見聞率多致訝而異時國史書

之海內傳之或將以小邦擬之于古者隆胡之國則小邦二百年來血誠事天生死一節之心迹遂無以暴列而終作夷虜之歸矣然則自祖先世荷

列聖之盛眷至此而始遺臣先父王偏蒙再造激昌生成之業至此而始哀微臣之曲被殊渥洊叨寵命之隆至此而莫保此尤臣之所大懼者也言念及此若無所容對臣民而蘊結悃覆載而踧踖區區肝血第切激烈而

聖慈諒臣情理以擴保綏之深仁以終昭雪之大德不勝幸甚

兵科參看得國于天地必有與立總之不離信義者近是信者國之寶也義者忠之屬也粵自逆奴匪茹我師失利三路大舸延及麗卒該國勤王之勇將士効死之節此舉朝之所深加亦舉朝之所隱痛也已而酋勢益肆我備全琼開鐵繼陷北關隨亾風鶴皆兵屋瓦

俱震而差胡往來于麗境塩驢貢獻于報牘雖未必非行諜之游辭亦不能無觀衅之疑慮廼國王一封馳奏寸心欲剖其不與彼俱生也壯志直吞胡虜其不甘此厚誣也丹哀可對鬼神此而不爲一暴白之母盍謂我實忠君而反謂背君以至此乎且其陪臣李廷龜等又有呈矣反覆于君臣天地之位諄切于父子天性之親情見于辭氣激于志卽其上下之義不受辱愈見主臣之信無二心向

來宣慰之遣旣成築舍今日昭雪之議應同迅雷懷遠人而懾逆酋樹聲援而壯犄角在此舉矣抄出速覆之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姦細回鄉供報皆同東夷西虜合謀有據謹據實奏聞仗

聖明卽勑救援事職方司案呈遼東巡撫周永春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夷虜合謀入犯情形甚真遼陽廣寧俱在危急着經畧督撫鎮道等官竭力防禦務保無

虞廣寧添兵着該部作速議覆欽此到部爲照廣寧爲全遼重鎮介在東夷西虜之中自來惟撫臣屯重兵以兼制之邇自奴酋猖獗虎墩敉煖諸夷虜乘機跳梁經臣始有征夷征虜之分然既稱夷虜合謀我亦宜合力禦之顧東不得遺西而備西亦所以固東兵有可增何俟撫臣疾呼于後應哉惟是議兵于今日則難之難矣各邊鎮設兵自衛只有此數一調于四路誓師之前而邊鎮空再調于

三路敗衂之後而邊鎮益空不得已而以募補調應經臣十二萬之請又不得已而調之又調募之又募以應經臣十八萬之請此在臣部索賦幾于心碎血枯在從事諸臣亦既勢窮力竭而無可奈何矣然使有餉猶可議兵也遼自喪敗之餘人不樂徃安家馬價衣裝非厚給以二十五金不能得一兵計兵一萬領餉銀二十五萬臣部從何得此錢糧雖經會議加派安家馬價乃計部止分山西陝西蘇州三處九十四萬山陝先多支用蘇州遽難徧至有加派之名無加派之實即前議十八萬之數尚恐不足再欲廣寧增兵三萬是竭澤之漁也臣不敢也是無米之炊也臣不能也無已查有景國佐李成龍見領山陝民兵家丁九百餘名與麻劉二罪師罰贖家丁一千八百不在原題十八萬之內計十八萬數外約餘幾輔募兵一萬今河西勢急應量留前三項之兵合廣寧新兵七千與該鎮原設主兵似亦足爲分防之用然酌量緩急是在撫臣會同經臣通融調度河東河西同爲遼地防夷防虜總屬王師當不以畛域起見一彼一此致自斷其聯絡之聲勢也至遼陽見在兵十一萬七百八十餘名將出關兵三萬一千三百外尚在徵發兵三萬有餘亦不甚縮經臣原題之數臣所爲計兵者止此矣臣力竭矣若曰多多益善萬不敢謾語以貽誤撫臣也恭候

命下臣部移文一體遵奉施行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二終

243册 95版

40 B

天啟程開祜仲秩父輯

○欽差閱視邊務吏科右給事中姚宗文題爲東
閱已竣敬陳遼左事宜以祈
聖裁事蓋自奴酋匪茹恣狼心而逞暴振鷁音以
挺災索賦徵兵海內雲擾
皇上不以職爲非薄遣閱東方奔走蹄輪凡陸閱
月念職侏儒凡矩不能左屬乎胡之韃右握
滅逆之矢以共襄九伐早奏救寧循省寸衷

恒含片媿竊千東事揣度情形賊利速而我
利遲賊樹交而我散逆則且耕且守西連東
拒得天時地利人和之合以圖撻伐之功此
其本要也諸凡戰守機宜經臣熊廷弼以經
緯之略大力肩承督臣文球撫臣周永春按
臣陳王庭以忠藎之猷同心翼贊謀斷咸備
嘗備必周職思毗佐大猷亦或謬陳管見第
臨時商略者已往便爲陳言先事圖廻者將
來尚難逆揆不敢輒形奏續塵瀆
聖明惟是皇華奉使靡及興懷愚鄙自慚咨詢敢
忘或得之道將　建議或採之士庶敷陳或
爲目前難緩之圖或爲異時善後之策輒具
款目臚列上聞如足收塵露之益伏乞
皇上裁察

一議屯田照得屯種之法每屯軍授田五十畝
歲輸二十四石仍給本軍以十二石爲一歲
之俸而收其半以豫儲故軍與國兩利焉自
屯制廢乃改爲佃種每畝歲收籽粒三分無

論多寡之數相懸且本折之用甚異非積粟
實邊之初意欲議屯田非復屯制不可也屯
制復而本色充然足濟今日運事之艱難也
以江東論金復海蓋四衛生齒頗煩虜騎不
擾犁鋤之用似遍原隰其有荒棄者責成守
土官設法開墾亦足以濟開鐵二處戎馬闌
入鬼燐相照有糧且爲盜資況問可耕之地
乎自遼陽而東至瀋陽及寬甸等處地方多
可耕而賊傚時聞人情惟怯得屯田萬餘與

土民並耕或能彼此相仗以事隴畝然見在之軍以荷戈而憂不足能分以荷犁耜無已則如左監軍道臣高出議借兵之力護民之耕人耕于此地者免其役半耕于此地者免其役半耕于此地者免其役半

府加派一厘併行蠲免如蒙

俞允則順永之拮据接運登萊之如額派運必所不辭海運在山東者登萊道臣陶朗先不避勞怨盡心籌國陸運在關東與海蓋者永平道臣袁應泰海蓋寧前守巡諸道臣黽勉共濟不遺餘力然畢竟百車之力不如一舟職前至海上見寧前道臣王化貞所造運船合混木爲舟製極完好此遇礁石如堅車過軟草耳北車南船當一破此論矣今海運可由直沽中道樂亭北道并芝蘇灣運事等項永平府推官來斯行條議甚詳諸臣正在商略弟寧前木賤而匠役甚少在此中者既多東調遼陽欲募之閩中又率惴惴焉以東調爲慮匠役既難成造不易宜如推官來斯行議將海上往時私販及沿海豪家大俠力能呼召者重懸募格以招之或天津或樂亭或芝蘇灣有造舟若干堅完可用明開鄉里保結干官運中同幫領運可運一千石者議題准

守備職銜一萬石者議題准參遊職銜事完即與遷轉其願改文職者准例監數目除授不必拘年挨選當有欣然樂從者伏候

聖裁

一議寬鬚竊料奴賊動出萬全自撫順至遼陽幾二百里趨利頗艱退走不易非西虜勾連扇動相應於河口以分我之勢而乘我未敢直走遼陽城下我惟休息訓練消弭內患預設方略以待之守似可堅所慮者彼于寬鬚

等處大肆摽掠闚南衛遼陽方嚴兵自守不能以長鞭及馬腹則南四衛蕩搖可虞而遼陽益孤矣頃海蓋道臣康應乾去年督寬奠路兵與職言重山之險眞如天塹我難于往彼豈易來聞東山礦兵尚二三萬計此輩嶮峻飛騰奴酋稱爲山耗所素畏馬如號召招徠使或百或千自相團結不用安家行糧之費第給之衣甲月糧就其中能團結百人者卽爲百夫長能團結千人者爲千夫長隸

名軍藉將領不許侵擾弟以名法相束亦不
宜徵調與官兵同部以啓事端弟令無事則
合伍耕農有警則據險殺賊使家自為守人
自為戰而嚴禁其出墻倫竊以釀禍曠兵圍
結一成即四衛之藩屏也伏候
聖裁

一議修守照河東西與虜共城而處所藉城堡
為保障墩臺為耳目
祖宗時虜清驅逐之餘兵威遠鎮徜徉衛森嚴漸
至今日兵愈弱而防愈疎何無戶牖綢繆之
計也惟經臣熊廷弼往者巡方時自三岔河
而東築沿邊土墻竊虜無敢闌入者又先道
臣李松西接關門東至鎮夷河築邊墻四十
里基厚而堅制周而備職頃至河口視之為
徘徊歎息惜後人不踵致前勞半擲蓋相距
已四十餘年使歲相續為修築自山海至三
岔河七百里無虜患矣今險臨城堡在河東
者除遼瀋寬奠鎮江四衛懿路泥滿之外其

餘或荒為鬼燐或鞠為茂草應候東平徐議
修復之工自三岔河以至廣寧所過城堡大
率舊腐不堪所幸原設墩堡尚荒棄者少如
用職屯田議開河一帶取土隨築邊墻足資
防衛自廣寧至山海關義州野曠而平錦州
便依山為險猶幸去邊差遠至杏山塔山以
至前屯則逼虜矣杏山之大福大興二堡林
木蔽天棘蘆滿地虜之出沒甚易原設墩臺
二十一座每臺軍三五十名不等瞭守頗密
後以軍漸少虜患日殷墩臺亦日費止存紅
螺鎮夷鎮寧三臺耳此緊要邊防極宜修復
道臣王化貞以大邊濠河歲久填沒虜騎易
于馳驅急圖開濬而地方軍伍日送牛送運
無可供役為之束手至段木衝仰視峻嶺四
圍溝路為受敵衝口與大凌堡輔車相伏勢
孤地險兵衛不足召募居民無肯往者地方
建議請移置此堡於仙人洞山增兵數百我
之睒賊甚便賊之乘我便難然此等工程豈

空言能辦查昔年班軍曾赴寧前駐防不知
何年議止宜照薊鎮修工例撥班軍二千更
番調守且修且防自寧前而東漸及于廣寧
量其險要緩急漸次修舉如鐵場臺與水段
木衝四堡極爲險要各增兵五百共備禦等
官有能悉力防守一歲中有無失事者即與
題請優敘加銜職見邊戍惟墩臺瞭守與聽
靜撥夜之軍最爲苦而關係最重問其月
糧猶夫人耳宜酌其極衝次衝加增糧餉如

瞭望有功偵探得實者願賞願官准與優議
其所轄將領不論風寒雨雪曉夜稽查賞重
而法嚴人知用命則險隘足以禦賊有軍足
以守隘庶幾一帶金湯矣伏
聖裁

一議養馬遼陽之馬計料月給九錢而馬多瘦
死者以草料之價騰踊倍常或各軍不肖者
弟求飽腹不復問馬耳誠本色豌豆接濟以
時給散以時更每營馬三百匹委千把總一

員帶火軍三十人驗料刨草攢槽喂養專爲
責成視馬肥瘠定其功罪則可無人腹自飽
馬骨漸高之弊職往過沙嶺高平間固有憩
馬料不足者北至寧前而或求增馬乾或求
長給馬乾告者紛紛緣往時此中養馬者皆
有戶丁幫貼故每月止一錢八分今戶口寡
蕭誰爲幫貼重以援兵之馬與出關之牛絡
繹相望料草騰貴所給不足營五日之飽而
往來迎送骨立蹄穿責以買補既罄其賣兒

貼婦之錢旋即倒死又迫以私逃遠竄之路
擲公帑殘物命耗軍伍皆由于此應如道臣
議每馬月食料銀五錢除將十九年經制通
融外所少不多量爲議補其後有倒死者照
各邊例朋幫扣買三年之後所省馬價足以
辦此不必仰給京運矣至種馬一節雖有永
寧一監然廣寧錦義之間地當濱海水草肥
澤牧養甚便如得馬價六千兩於山東等處
市牝馬千匹設監司牧兩年之內雲錦成羣

以孳生者爲驛站應付而軍馬之在驛應差
者盡撤歸營則驛馬不缺營馬亦克勝于每
年買馬而不得馬之用此兩利之術也伏候
聖裁

一議襲替軍衛應襲者本處起文赴部驗貰襲
者此舊例也自逸左兵興恐應襲者借赴部
之名爲入關之計棄桑梓不顧雖冠裳而何
補遂議一槩停止慮誠深遠矣職所過之地
各應襲者擁馬相望有願戴力邊疆借一職

以自效者有願輸粟助餉希霑一命者有陣
亡將吏之子弟國難家仇憤氣雲湧思授職
從戎一當以報者職思將材首重世職多難
正藉勛勞因有事而錮之人無効用之階祇
懷菀結之感宜

勅下遼東撫按凡係應襲者嚴查外黃互相保結
如無假冒情弊免其赴部即與具題兵部查
對內黃內外符合題准承襲承行書辦不許
妄爲吹索無端查駁以快要求應襲指揮者
助米三十石輸納遼陽以下遞減少佐軍餉
其係東事以來祖父陣亡者徑准襲替免其
輸助以示優卹中有材智膽力可堪驅策者
經撫臣卽與隨材授用則羣心奔悅而敵
愾之氣張矣伏候

聖裁

一議激勸夫人孰不愛其身而願爲君捐孰不
愛其家而願爲國用此尋常之所難宜優異
之以風勵海內者也昨者四路征戎車再

覆將吏如劉綎以下身當矢鏃脚塗地義無旋踵此
祖宗二百餘年養士之報而忠勇昭然矣北關之
破金白二酋不甘迎馬請降力戰以斃其陣
亡將士上自總鎮下逮偏裨千把再推而生
員吏農挺身從征殁于王事者聽撫按二臣
一一查明禮部從優議卹職意宜將將吏諸
人立廟廣寧春秋致饗使諸吏過之者且感
且泣憤逆胡而思剪將金白二酋立廟鎮靜

堡春秋致饗使外夷聞之者慕中國之有恩
褒忠勸順在此舉也至捐貲助餉在他省直
者固當表章在遼左者尤宜優議查得金州
守備嚴正中輸粟五千石蓋州衛指揮李鑛
輸粟一千石銀一百兩海蓋道中軍王化博
輸馬五十匹復州衛指揮花獻宸助兵一百
二十名輸豆一百石牛車六輛金州衛指揮
福將輸銀二百兩穀豆二百一石七斗撫院
中軍麻承宗輸九輜車一輛七輜車一輛牛

八隻可謂慕義甚殷者其他或千百至十又
或助牛助馬助車多寡不等名姓在籍夫不
肖者方乘經事之急以要利此獨出庳廩之
積以急公有臣如此勸典宜亟在撫按二臣
當列名具奏
勑定賞格其志在吞胡者隨酌多寡高下陞除以
酬壯志其最少者亦給扁旌異以示勸鄉里
使身隕名飛者留英名于萬古財輕義重者
被殊寵以千秋將風聽所鼓使人不愛其力
而家不私其財東事不足平也其道府諸臣
捐俸助餉者並候撫按查明另叙伏乞
聖裁
○閱視邊務吏科給事中姚宗文題為奉
旨訪問事該臣欽奉
勑書內一款西虜蠢動何以羈縻金白被脂何以
招徠後兵部據臣同官張延登揭帖題覆有
邊事制勝有機關臣便宜當斟酌一疏覆題臣
出關閱視并請發太僕寺銀五萬兩為羈縻

聖旨姚宗文着作速出關與經撫諸臣相機行事
北關既脂其酋長子姓部落何在着于西虜
處訪確憑優恤處置臣竊思之有訪問之事
有訪問之意訪問其子姓招其部落逃匿者
歸之流移者恤之軫少陵之亡簪覓覆巢之
完卵此訪問事也軫亡繼絕固在北關
宣諭疏恩并通西虜如蒿雜之愛難割或犬羊之
性可收此訪問之意也此臣奏

旨出關訪之撫臣周永春與道將諸人皆云北關
既被攻陷金台什力戰以死白羊骨被獲見
殺其子姓部落悉俘虜無可招揀者續據巴
頒夷使孩四伯報稱白羊骨之弟卜兒漢右
赤并金台什之于得力革兒在奴酋營內此
方寄命虎穴未可招揀惟得力革二女其長
者名速不他爲西房腦毛大之孫姊其次名
中根兒爲虎敦兎愨之婦又據遊擊王牧民
報巴頒營部夷伯猪頑鼻猫曾于奴酋寨親
兒哈赤講說愨娶了金台什的孫女爲妻你
如何將他酋寨克去殺了他全家可將人畜
活的送還原寨死的再講奴兒不理口由妄
見虎敦兎愨差部夷三金榜什等十名與奴
言等情往者臣同官張延登臺臣王象恒撫

臣周永春督臣俱有用虜之說今虎酋既情
關于姻好復忿深于讒罵因其釁而挑之我
固不借其兵力以掃穴犁庭而弟使釁開難
合用我之間伐彼之交不令其折入于奴以
助鴟張豕突之害亦羈縻急務也臣至廣寧
撫臣周永春示以用夷大略其授意于王牧
民者隨事相機曲盡方略矣時以仲冬苦寒
虎酋扳帳遠去無因遣使以借彼爲援恐要
挾無已未敢草草隨據永平薊州三道并東
西將領報稱界領口有虎敦兎愨差人講賞
如有不從要報先世捧捶崖舊仇比將官與
之講折諸夷使稱回去說與愨知着他幹件
功勞再來講賞等情又報虎酋差夷使于奴

兒哈赤講說遼東是他乞賞地方近被侵奪
又將宰賽金台什人馬殺害亦要報仇等語
臣與撫臣周永春議此中不便遣使既今虎
酋遣人講賞因其來而激之亦是一便遂同
遣官會督臣文球督臣之意屬道臣圖之永
平道臣袁應泰明心練識慷慨任事謂
明旨訪問非弟資口角于諸夷也彼可以使來我
何不可以使往西域之詔三巴之檄豈不脛
而走者職遂議遣東官王猷涉歷虜地初至

腦毛大營再至虎酋母營後至憨營始言訪
問繼而挑以北關報仇之意虎酋款贈頗厚
隨遣夷使恰傍什等同來回覆且請示下出
兵殺奴等情該督經撫按諸臣與臣議之使
虎酋出兵有三難焉夷性叵測片語難憑口
血之盟更變可慮其難一論令出兵必求重

犒物力未備難滿要求其難二虜攻其西我
攻其東犄之角之方克有濟如聽彼獨力正
慮勝敗未分勝則虜專其功敗則我共其害
其難三不如終以訪問爲詞北關子姓部落
俘擄無存議以朝廷優恤之恩波及其女而
雪恥報仇聽自爲計名義甚正恩好亦孚似
爲得策遂與永平道臣酌定諭帖內開東協
副總兵官姜弼諭胴毛大知悉前日遣官訪
問金台什酋爵要優恤賞賚他今來回話台
什止有二女一爲你憨妻一爲你孩婿再無
別人甚可憐憫你憨又差恰榜什及把兎兒
恰等說要出兵殺滅奴酋報效朝廷各位大

師甚喜你憨十分忠順賊奴悖逆已極天所
必誅但奴酋狡詐百端若要勦滅他必須萬
全你憨仍自作商量你們如恨奴無禮萬分
把憨放不在心上你們氣惱不過實心爲
天朝報效先傳諭夥花各部落休聽賊奴哄嚇
待
天朝大兵進勦時候兩下夾攻你們若殺了奴
酋首級賞銀一萬兩殺奴酋頭目及李永芳
首級每顆賞銀三千兩殺奴酋部落首級照
勅給予金台什既無遺下別人大師議將優恤他
特恩即分賞他二女爲你憨妻的賞銀三千兩爲
你孩婦的賞銀一千兩可差在領賞處所赴
領後不爲例已于三月十四日永平道臣復
差聽用官張洪觀等四員伴送各夷回巢往
諭去訖所不敢先奏後遣恐一經奏聞事體
重大如我之垂佪非厚虜之繾綣未濃承領
不前恐傷國體今所議者波及也非特須也

議與也非請給也止云出于諸臣之議不妨
事在行止之間且相機業有
明旨罔金許以便宜
聖明不以爲罪也隨據管鎮靜堡都司劉世勛稟
據守堡王世爵稟稱有西夷虎敦兎憨差貴
英哈必力等百十餘名到關審得來夷稟稱
前有關西界嶺口通事說優恤金台什二孫
女係憨妻弁雙阿兒寨妻共銀四千兩于原
賞處候領今憨差我們來領賞物有黃台吉
等衆頭腦後邊來還有事稟等情該臣卽差
東協標下中軍官曹應登馳至鎮靜堡帖諭
正安堡遊擊王牧民夷使來款之宜稍加厚
他不必挑激他用兵只把朝廷大恩北關忠
順陷沒尚眷眷不忘命加優恤故波及于爾
使知感激如胡毛大黃台吉來講用兵事宜
說旣作一家便當與商酌出兵不宜草草
待我兵大舉相約東西夾攻方好成得大功
賞格自在目前只敎他連合夥諸部切莫

聽奴誘騙爲奴所使更爲奴所害也只如此
說不必支離遣來中軍凡事與同心計議賞
銀四千兩已行文管糧馬同知卽差官領給
有何說話速速稟報去後今據援遼守備薛
紹芳稟稱蒙遼東巡撫周委往鎮靜堡撫賞
同薊鎮東協差官曹守備分巡道委官張養
光張登第公同該堡劉都司與憨差夷貴英
恰等講說朝廷念金台什忠順有年今被奴
酋壞了遍查各部落並無台什後代止有憨
此銀與憨妻三千兩雙阿兒寨妻一千兩以
示朝廷優恤忠順至意並不與憨夷等相干
你若立照畫押後不爲例我方交銀與你拿
去各夷初欲長乞後與再三講折貴英恰等
遂立文書三紙內言後不爲例卑職始將前
銀交與貴英恰收訖又據東協標下中軍曹
應登稟稱本月二十三日到遼東鎮靜堡有
虎憨部下通夷貴英恰等正石堡外放馬登

與講折停妥將所議銀四千兩分給具有領
狀開稱四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領過裏邊
皇爺原爲優恤金台什二女一個係憨妻中根兒
哈與銀三千兩一個係雙河兒寨妻速不他
哈與銀一千兩只爲金台什忠順
特恩優恤金台什遺下二女共銀四千兩今同衆
夷使貴英恰等領過後不爲例不長乞公同
援遼守備蔣紹芳分給各夷親說多蒙
皇爺天地洪恩我們感戴不盡比有在堡宰寨等

部夷在傍聞知都說金台什忠順裏邊
皇爺這樣厚賞我們各家都要忠順學好等語又
據劉世勛稟稱公同曹應登會通事張禮
宣諭這四千兩銀是我們
皇爺原爲金台什忠順無子孫止有二女皆
特恩賞他你們不可當常例你看奴酋背逆我們
召到無萬的兵馬奴酋眼前死無葬身你們
各夷眼看着樣子何不學做忠順好人各夷
寫立領狀註寫後不爲例執照將銀兌訖等
情又據遊擊王牧民呈據相同到臣夫四千
金之費非濃羶也虜且如期而來受餌而往
聖上優恤之仁深哉于虎酋傳聞于諸夷豈不翼
然動念感中國之有恩耶何必與言助兵之
事弟使不爲奴用我已操其用矣如胭毛大
遲日果來別有商咯撫臣周永春深知夷虜必有嘉猷以
之情殊有駕馭之法斟酌運用必有
收全局此臣所謂借訪問之名以行羈縻之
術也得力革見在奴營聞奴賊以女妻之人

稱其尪勇不倫豈以妻而忘殺父之仇如破
奴之後歸順如初當另議處置至金白二酋
應立廟示勸臣已具在別疏
上聞又南北二關并稱忠順并爲陷殺如南關之
裔王世忠見在廣寧爲遊擊臣見之挺然少
年也容止大有華風肝膽盡儌英略宿抱黍
離之恨必堅傾葵之心應與陞授實職使風
示外夷以爲慕義之勸又欽奉
勑書以朝鮮效順欲加鼓舞弟遣官

宣諭弁撥兵防守撥屬國之情皆所不愿則惟有
厚賚以加之使自爲守備作我藩屏在我鎮
江等處如臣題議別爲防守之策庶朝鮮得
勢相倚有所恃而無恐矣統惟
聖明省覽施行
○考選湖廣道試御史林一桂趙爲時事曰非民
生日蹙敬陳六逆五盡二反一順以祈
聖鑒事臣需次言官
俞旨無日不當言

聖躬需調充耳爲戒不可言而三月旅邸觸事興
懷覺有感慨而欲言者不能無說而處于此
敢于給假時諺言之
皇上試諺聽焉臣謂六逆者何也以儆臣工也臣
見今日一二臣工所以責備我
皇上者甚悉而未有責備之實故責難于君曰恭
皇上也臣謂五盡者何也以蘇民命也天下調兵
措餉固宜波及民間然漢武撻伐匈奴至空
虛海內自權鹽算商鬻爵外他無奇舉竊怪
今日用兵則以言利者太祈也款目瑣屑未
帑也何以自公退食殊有愧於素絲入闥排
閽未忘情于吝惜也夫將請用人也何以循
例補牘高下畢竟在心置膝墜淵升沉終須
應手也夫將請宵旰也何以朱扉夕掩綠蟻
浮沉于清宵高門旦開輿馬驅馳于白晝也
夫將請剖斷也何以東西南北隱隱據其中
央瞻顧徘徊着着歸于體面也夫將祈聽受
也何以是非同異未忘一室之爭面目肝腸
尚作兩邊之見也故以休沐請臨御逆也以
黜染請發帑逆也以播弄請用人逆也以酣
逸請宵旰逆也以模稜祈剖斷逆也以福執
祈聽受逆也此所謂六逆也幽無以盟天地
而泣鬼神顯無以信中涓而服巨室叩請雖

易更僕聊試舉其一二如查稅契權當舖行
抽扣索捐助最甚者則在加派一加之不已
再加之再之不已三加之重徵之檄前方到
而後已隨道路洶洶將無偶沙中之語銅墨
之夫陽爲公而陰爲私追呼叠叠得無斃杖
下之魂且夫加派民也稅契亦民紙上所陌
政田間隴畝等盡也稅契民也當舖亦民貧
艱舉火徧富苦割肥等盡也當舖民也抽扣
亦民在官祿薄則漁獵計工等盡也抽扣民

也捐助亦民有司詧詧皆閒左篋笥等盡也
朝四暮三徧不念天地有數水輸陸運亦可
知神鬼無功此所謂五盡也有此五盡是生
二反曹致廉請括江南富民與榷當舖也無
以異而括富民則以爲非榷當舖則以爲是
一反也李一忠請調各府餘銀與索捐助也
無以異而調餘銀則以爲非索捐助則以爲
是二反也奸徒望風小人善意彼見在位之
多謀不覺熱中而欲炙尤而效之抑又甚耳
既知彼着非是便知我着是非而振之則在
皇上矣夫臣君之臣也民君之民也臣不敢多求
皇上
候
玉體清豫之時求
皇上一臨朝是日也節逆耳之箴輟苦口之詞道
盛美以暢性情陳禮樂以候觀聽一人愷悌
萬象昭蘇事自治民自安以清六逆以回五

盡以消二反當在可知不可知之中臣所謂
一順百順者此也嗚呼一順不可幾于上六
逆未遽更于下五盡銷閒闔之膏二反啓奸
民之志如此措餉真堪痛哭臣請竟言之夫
加派新額也諸項款目新例也舊者獨有成
式新者有何稽查多一番名色定多一番騷
動而多一件頭緒定多一件乾沒令民以爲
有官以爲無官以爲有部以爲無部以爲有
遼以爲無遼竟不知實入若干實出若干而
巧設多端誅求四出獻膚剝髓之謀半入烏
有無是之手黔首固易籠絡毛皮何堪同盡

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臣以爲加派可免
則免加派不可免又不如併裁諸款而獨行
加派而稅契與當鋪徧然田亦契契亦田田
已再加三加契復查冊對明久席遺業者有
冊無契則索契窮也未經過割者有契無冊
則對冊窮也使棍徒乘機而首匿契殷實之
家爲魚肉矣差役承票而查漏冊山澤之叟
無寧居矣至當鋪籍官府而窩賊物盜賊不
充斥乎倍利息而順厚償窮民不至枯乎故二

項之併裁尤急也抑臣又有說焉奴酋旦夕
就殲加派應有期限假令懾于經略之望此
不往而彼不來潛作老我之期明欲進而陰
欲卻據巢有待結局尚寬而年年此餉此兵
事事待補待湊是自敗之術也臣竊謂經略
索兵十八萬而半年內外天下何曾以十八
萬應經略何待十八萬守遼陽度今日之勢
與經略之才兵之不得取盈與不必取盈也
亦可見乎前事矣何不將彭元錦等兵徑絕
其來歷額不前如州縣未至等兵勿責其調
明白截住量兵就餉勿強餉就兵令我得持
久以待奴奴不得迭出而肆我不亦可乎是
在當事者酌而行之耳

○經略熊廷弼題爲遼左將帥同盟文武和附爲
滅賊一大機會獨惜兵寂糧匱各道缺人不
得隨心應手得當圖報以紓顧憂事職以短
闇之才荷艱重之任當殘破之餘晝夜拮据
獨賴督撫閱按諸臣同心匡扶郎道鎮將諸

臣協力幹辦得藉手東支西吾徼殘鎮旬月
之安而苟幸無罪此非職之能而至其解煩苛
和附之力也職趨公事實急而至其嚴而
而就簡易則職又似緩職治貪懦實嚴而至
其忘過記功不留悁忿而沒人善勞則職又
似寬職持大體實一無假借而至其晏處商
量之會去套數而存真率披肝膽而略形骸
使人人厭意而去則職又似有情禮雖將官
以下舊無待坐之例而職亦時與共起居

飲食至親爲割鮮酌醴以相慰勞以此文武
將吏無不忘其急忘其嚴忘其顛倒嫚罵而
私相歎謂可與從遊共功名者莫職若也于
是總兵與總兵盟將官與將官盟皆宰牛歃
血誓同殺賊以無負朝廷無負微職爲約而
職亦私察其衆心和附可用也於是乃敢主
張守濟以爲南顧遼海北規開鐵東逼賊巢
漸進轉慝之計不然而濟距賊巢僅百里耳
職亦安敢親統三萬不和之衆強置之虎狼

之側而自委其身于不測耶濟城大而低身
高不盈丈餘面窄僅五六尺其垜皆齲缺珊
塌可蹬而上其居民皆竄往他衛而城內僅
存三四百家皆開鐵流寓其本城遊擊併汎
懿蒲三備禦皆日集城內夜潛關外遇急則
各取趨避而去名雖未棄實已久棄職思開
鐵失而地仍吾土也今皆爲東西虜牧場而
我兵遂無敢北往者若賊再取所棄而夷毀
之南顧北規東逼之路從此遂絕故不得不
趁此人心和附而亟先據之以綴賊困賊而
使賊不敢他出一步壕墻逼城數尺許今填
壕平墻展開八丈作圍城一大營盤每丈五
地置戰車一輛中空衛以砲手十餘人餘寬
三四丈爲遊兵策應馬道盤外浚深壕二道
壕外合抱大樹多枝杈者交互斜結三五層
爲鹿角狀職同道鎮時時操鋪執杵以示先
勞而官軍無不鼓舞趨事若忘其苦者此亦
人心和附之驗也倘趁此將帥同盟上下感
奮有兵以供職調遣有餉以供職食用有道
臣以供職任使俾得隨心應手乘機遘會以
惟職之所欲爲何遽憂逆賊不滅而
聖懷不釋哉無奈催兵而兵不得間有至者皆烏
合之衆徒取克數而不可戰也催餉而餉不
得本色見堆蓋套數萬石屢經牌催官催親
詣海州面催而趲運不前也折色部發愆期
朝短暮久而官軍聆望不得領也催道臣而
道臣不得廣寧金復兩道令尚未抵任也遼

陽開原兩道皆缺至四個月不補而贊畫自
正月回籍無一字相聞議改監軍道而亦未
改也每奉
明旨屢爲兵餉責成戶兵兩部及各省撫諸臣何
以自速不測之禍職愚幸甚
○山西道御史馮嘉會題爲時變需人至急
聖意持之益緩伏乞亟斥游詞俯採忠言以去危
圖安事昔蘇軾對仁宗曰天下無事則公卿
之言輕于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于
太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
勢異也今天下亂形已成潰決指日而奴酋
時聞結連西虜禍且叵測海內徵兵加賦財
盡民窮所在思亂中外臣工咸矢憂危苦詞
進持顛過計以爲目前救急之著無過于下
枚卜點冢卿大僚用言官三事而
皇上不惟不信且漠然置之罔聞輔臣言之不聽
銓臣言之不聽各衙門言之不聽真不足動
事爲若急若緩舉大小臣工亡
聖心之聽耶抑紐于遼東警報頻頻玩之爲不足

憂雖明知三事爲目前急務故緩視之而執
無變耶職請以可憂不可恃之實爲中外臣
民所通曉公慮者一一爲我
皇上直陳之其一遠憂遼左兵食不繼危在旦夕
自去年樞部徵兵戶部加餉軍需幷苦難敗
戰守尚無成議倘如近報奴酋果與巴領打
漢等夷合兵分犯將遼廣不靖山海薊門以
次震搖都城不攻自亂矣是時不有仁賢憑
誰捍禦此其可憂者一又近之而憂宣雲三

衛導酋內犯職料奴酋即乘勝東馳山海天
險卒難頓越惟是炒煖滿明一帶諸虜客邇
邊疆每每乘機虛喝要賞奴酋蓄謀最狡用
兵如神儻其通謀炒煖滿明捷取關山西北
不三日可由山後直抵都門是時即欲用賢
畫策嗟亦何及此其可憂者二近而又憂內
地民情冤解自派車牛令行三輔之民業已
不堪驛騷而地畝加派又至再至三尚不知
足于何日停在何年民情洶洶莫必其命悲
以都門幾內白蓮龍天等教挾徒把棍結黨
成羣人人幸災樂禍儻乘夷虜縱橫因勢而
起漢末赤眉黃巾之亂誰與消弭此其可憂
者三又近之而憂都城姦細防檢難周此中
五方之人奏處奴酋必預置間諜以探我虛
實報我機密如去年蓋州套盤獲夷丁于纏
袋內搜出胡自首供係建酋遣來探信運到
米豆數目及運官姓名意在擾取益見酋謀
深慮遠內地所遣間諜實繁有徒儻伺夷虜
臨城必然乘機內應于時即援兵四集而居
中無人運籌內外奚憑策應此其可憂者四
夫此四憂者遠之不踰時月近之只在眉睫
人人知之人人慮之豈以
皇上英明天縱反慮不及此哉或者近習昧于安
危大計圖獻諛容身不以爲奴賊遠難至邦
畿則以爲庚戌至城墉數日退去以言寬慰
聖心即由此以稽留用舍如果有此說我
皇上試反詰之以若所言爾能保奴酋終豝伏不

犯遼陽山海乎能使宣雲三衛不爲奴酋鄉
導不由山海直抵都下乎再保内地民情不
窮極生亂震驚畿輔乎再保奴酋姦細不乘
夷虜躍入内應乎切恐若輩必不敢謾應居
恒貢諛之情自彰而所謂四事之可憂者我
皇上尚肯漫然不以爲意耶既知憂其所可憂必
思用人以圖濟則夫大小臣工所言閣臣家

卿大僚與夫俞用言官又何可緩也今宰臣
孤立于巖廊久之恊恭之誼大僚落落若晨
星尤切曠官之嗟言官收用于題差渺無同
升之路但得
皇心愉悅即爲諸臣向用之機
聖筆一舉便是振鷺盈廷之日行見廟堂頓生精
采而中外可憂可圖諸狀自不患于經理無
人尚何慮夷虜奸宄之突發哉
○原任廣西把總李自用題爲敷陳末見以殄醜
虜以復封疆事奴酋包藏禍心蓋起于滅王

杲時不幷戮之之故也所可恨者李永芳悖
叛約虜破城以快其欲佟李二姓兩家宗族
相親屯堡鎮城處處有之其他者怨堡官之
剝削貪奴酋之重利陰而逆款以致各城堡
之失易如反掌不知者坐罪于將帥推諉于
無軍而不知城之破非戰之罪兵之寡也緣
内應者出于不測以致城破人亡間有知者
心懷縮胸而不敢言況三路喪師之後人心
戰慄卒無堅志誠不知戰之日杜松受奸細
之誘劉綎遭回營之變然皆將帥不精微不
愚戒故皆墮其術中兼且遼民多詐士風薄
惡樂爲異說以損人功好施詭計以遂所佹
上之人不覺而信之將士俛首喪氣是以上
下解體開戲之失全由于士卒顛倒將佐眩
惑使其主客兵彼此和睦内外交儆未有如
今日也幸奴酋無遠略雖一時招亡納叛以
壯其威然地僻人衆糧食不給鹽菜艱辛勢
不得不搶奪以度朝夕況李永芳佟養性輩
愚而好利貪而寡謀不過飽慾爲上策若使

其與天下急衛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遼東
將佐悉皆驕怠使其尅撫順而長驅孰能禦
之又幸奴酋殘忍酷虐破一城屠一城天必
厭之滅亡可待況夷性貪吝疑詐不敢遠離
巢穴其志願技量可知已兵馬雖有十萬多
半皆中華人爲之前驅示城堡之相識者以
候內變非其鋒不可當吾兵自弱之故也往
年東西虜乘虛犯捨動輒數萬各城堡破之
不過數千我之兵強于夷狄多矣今國家士

馬非宋之弱國家糧餉非漢之竭彈丸黑子
之奴酋何異于瘡瘍疥癬而顧敵之之難也
柰何將非其人兵以烏合焉能制勝于夷狄
乎當事之經略撫按嘔心吐血不得一妥然
經略撫按不過節制總大綱而已戰守攻圍
之法奇正分合之妙敵之虛實兵之強弱悉
由于將今之大將偏裨不若舉動之間自家
掣肘盡倚之經略撫按事可乘也即行稟令
動輒十餘日而便宜失矣何以制勝臣以爲
將必得其人而寄之以權然後效有所歸也
臣今籌畫二十款爲
皇上陳之
一曰理門戶以固堂奧鎮靜威遠鎮北關之門
戶靜安松山廣順關之門戶慶雲古城新安

關之門戶而開鐵總其要開鐵破靖安松山
已不能爲奴酋之遊慶雲古城何以鎖鑰西
虜是開鐵宜急復以扼兩夷之訌今日城塚
空虛人民亡散似無足守然以兵馬萬人戍

且戰復此一路要害叛夷亦不敢猖狂至于斯也柰何計不出此以致清河復遭屠洗令奴酋任意擄掠無所顧忌為今之計選將練兵秣馬蓐食于此三四處屯守內以固潘遼外以守門戶北復開鐵南顧寬甸潘陽增兵居中策應沿邊緊要別立營寨以為特角之威嚴防範慎烽火于以奪虜氣也何有此所謂門戶修而堂奥固也若守遼陽則潘陽緊關之地以遮其前奉集堡咸遠堡障其東北

虎皮驛居中策應由金復蓋間道而入則海州當其冲而鞍山驛為要地則沙河堡不可不重也以西虜言之則靖遠堡長勝堡遮其西北而長寧堡雙廟兒一衆要緊地數處按伏得宜則遼可保無虞冰凍之日三岔河東西兩堡宜增兵固守以防西虜侵犯此保遼陽之大略耳

一曰收民兵以佐軍威人疇不愛親恤家上之人能鼓舞之以從事赦之烏合之衆不經訓練者孰優也況遼民日與達虜稔熟慣于弓馬氣習好鬬用之猶可以奏凱說者謂三路喪敗數城被殘後精銳殺戮幾盡不知尚有丁者若招之回尤可得數萬料遼之民居于鄉村城堡者不下數百萬長于弓馬者少壯者亦不止一二十萬以膂力過人足以格鬬者有應召者皆市井無文墨招募之鮮有應者或流言搖蠱軍心奸細亦乘機應募為尅城內應之助所以諸城寅至卯破乃招軍而來禍也欲集民兵先揭示鄉村城堡告以害患之必至與其束手待斃孰若死中求生以保家室以衛地方在衆姓亦思利害切身急于本鄉村屯堡自擇一素為人所敬服者為之長選各家之少壯子弟長于弓馬者為一等膂力過人善于冲擊者為一等善識夷語巧于進退者為一等務

必每戶三抽一五抽二公道選擇不生嫉怨
其爲長者率此三等之民歸之行伍以聽指
揮隨營教以坐作進退之法不尚一月可稱
精兵有功者一體陞賞率兵之長若有數及
千名者職以千總數及三百名者授以百總
總旗旗牌之屬賞罰無偏錢糧不二民自憤
激若差官俞點實當役貧種種好生民亦不
願聽募矣必如法俞點好細可却責成可稽
人難規避舍民兵不集而必于調四方之兵

非惟救近火難于待遠水烏合之衆不足以
當梟鴞之虜且所至之兵非慣于行陣者見
虜先北鮮不敗事所統之官非士卒所相識
焉能奏功臣故以爲足糧糗厚賞賜選遼之
子弟充實營伍教練客兵以爲防守激勵其
氣虜不難于破即
一曰慎烽堠以固邊圉東西邊境崎嶇長二千
餘里惜乎無墻可依各堡所管墩臺雖有多
寡遠近之殊使各堡官能計里巡察早夜提
備賊由何道而入墩卒有侵犯晝則旗砲夜
則火砲頃刻千里何援不至遼之臺軍偷惰
燕安賊之來去漠然不知時或知之亦俟其
去而後墀烟放砲從容馳報移巳作酉擄去
云少以欺上官積習成套無所查覈以致憤
事軍則安而將招尤姑以東虜之邊計之自
鎮北堡以至奴寨通計邊長八百六十五里
墩臺二百七十七座爲堡二十五所惟孤山
新堡酒馬吉堡與鹼陽各六十里邊長墩少

空地頗多其餘者夜不收晝夜巡防烽火不
失兵集咫尺奴酋豈敢輕犯由軍不盡役官
不稱職是以叛酋公然出入如履無人之境
爲今革故鼎新沙懦汰疲察違玩失事立斬
不赦庶幾可耳
一曰啓地利以修防禦城堡墩臺俱有險夷將
士寧不知之緣弛縱成風漫不加意來不禦
去不追以致頹靡莫振豈地里有不利而救
援不及歟如靖安撫安北柴河三岔兒等堡山

勢峻險道路窄狹多謂地險不通火舉防守稍疎賊得踰險而入開鐵卒遭其毒如松山境外缸窑石門東夷入犯多由此奔李毛頭東安堡等處撫按境外蟒山離邊七十里建酋住種之處其所居則窩公塔也向西北行至顧官兒山嘴則犯三岔兒堡東南行至土木河則犯撫順由鬍髻山奔古路中墩板山小墩則犯本堡矣在撫順境外官兒山與土木河相去不遠西北行從韭菜園鬍髻山犯會安地方則鄧良堡可以伏兵如犯本堡則由新添小墩雙古路墩而入迤西則可深至陳玉堡萬瑞屯等處而搭灣屯可以堵截東州堡外鎌河離邊五十里驍角山離邊二十里建夷諸夷每此糾合過河往北至撫順所地方往南犯馬根單地方犯本堡由塔山小墩而入迤西深入則可至徐勝堡金安屯等處馬根單外有八家兒離邊三十里諸夷往南至紅崖則犯散羊峪再往南會合諸夷則犯清河如犯本堡從石門子奔清寧小墩靖安堡而入如深入則至挑搶谷爛木冲等處則犯清河往北則犯馬根單犯本堡由挑搶谷大梨樹奔靜寧心山向化嶺鎮夷墩等處則犯清河堡境外松墩而入則板長谷可以伏兵清河堡境外松樹口離邊七十里往北由散羊峪紅崖子則犯馬根單往南由王八崗則犯一堵墻如犯本堡從牛心山向化嶺來迤西深入劉杲等屯迤南深入高千戶莊搶利谷等處一堵墻外王八崗代子河大夾河等處離邊遠近不同往北至松樹口則犯清河地方往南至先山則犯鎌塲堡地方犯本堡從梁子嶺奔代子河夾河山墩虎牢墩而進迤西深入許家背大谷口張能谷能地鎌塲堡境外光頭剌子離子離邊二十里打速谷離邊三十里撒梁一百餘里夷往南孤山牡丹寨至涓兒淳則犯鬚陽地方往北至王八崗則犯一堵墻再往南會合諸夷則

如犯本堡由打速谷尾子谷奔官家峪等處
入松山新堡境外張其谷剌田子賊往從光
頭剌子則犯鰱塲堡地方往南至涓兒渟則
犯鼕陽地方犯本堡從大金口奔矮嶺埋達
谷而入若掠灰窖谷則大帳裡可以伏兵洒
馬吉堡境外大金口離邊七十里乃賊入犯
會兵之處往北至偏墻則犯狐山地方往南
則犯鼕陽地方犯本堡從大杵子河奔乃木
定等處而入若犯尖順兒等屯則石頭屯可

以堵截鼕陽境外清水谷北山等處離邊八
十里向西北行至牡丹寨則犯鰱塲堡西向
南行至十岔口則犯新安而馬尾窩坡可以
伏兵新奠境外涓兒渟北山等處離邊二十
里往北山等處則犯康家哨地方二道河可
以伏兵往渦兒渟則犯松子溝奔松山嶺墩
石河墩尾子廟等處而矮子嶺可以堵截覓
奠境外松子嶺乾灘子等處離邊三十里若
從乾灘兒通西進則犯檀木冲深至大奠永

奠等處大奠境外檀木冲離邊四十里永奠
境外青岩子文大人營等處離邊五十里長
奠境外短鋪江離邊二十里與永奠青巖子
相連江臺堡境外十岔口原爲極衝總路今
兵大逞必由此處因有寬長永奠等堡聯絡
備禦故覺少緩然亦緊要地豈可因緩而弛
防使各將佐熟于此擇利堵截一見煙火預
伏要地以擊之一創之後奚敢深入以上地
境彼可以來此可以往若欲勦之乘便而入

復得鄉導開示迂直之境何奴酋不滅也
一曰防奸細以遏敵情奴酋逆叛首殘撫順除
佟李之外皆無黨類次克清河咸被虔劉撫
安諸堡剪艾待盡開鐵之條又有甚焉遂東
二十五衛士民之親戚故舊解不折居于所
殘之城堡受其荼毒宜乎裂背碎齒食其肉
寢其皮以雪不共戴天之仇顧乃樂爲虜用
藏賊于家以爲內應輸情于虜以邀重利或
張賊威恐嚇吾民或訛言誹詬將佐或稱回

鄉借親作奸或使逋逃毋胃鋒鏑或告捨期
班地難守種種奸弊不能枚舉此皆佟李二
姓扇禍以致人情畏悚怯敵之心生戰守之
膽落所以諸城應手而克者坐此弊也宜行
保甲法則奸宄無所容至于寺院最難考究
削髮與虜等且僧道貪利忘義喜于作奸人
敬神佛忘其爲奸所以細作得藉憑而誘我
之虛實但禁遊食者不許入境住持者不許
逃遊犯者重以刑且佟李二賊事覺之日即
請
命族誅之亦無地方覆殘關防若此之疎也仍不
錮之于獄令其親戚枝延蔓引轉相爲奸賊藏
城堡破不頃刻奸細在內應之其爲奸賊藏
虜非佟氏乎使誅戮既盡虜則絕望人知悚
惕遠近城堡庶可策勵而守也又聞虜之所
缺者鹽醬必仰給中國貿易禁之不通三月

之內虜必自亂遼民貪其重利日與金復蓋
州車數百輛贏數百匹晝夜運鹽聲言各堡
與販其實假道出墻而臨行經紀則奴酋家
之佟伍也久投官府門墻以遮其奸至今竟
無覺者非惟假此以通我之情挾帶猾虜潛
藏四境以爲彼之應三岔河嚴守往來而不
知柳河周劉諸姓夜渡逃軍及其奸細不爲
禁止其禍可虞破其營爲此不得輸我之情
彼不得邀我之有奸細之民入無寄身出有
盤詰自是兩絕而邊境可得而寧矣
一曰重將權以帥偏裨夫將者國之幹軍之幹

也宜重權毋掣其肘大將亦得展其所長蓋
權在將則士卒不敢違慢偏裨不敢玩忽調
遣不致遲延將無權則士不任將無成則士
不敬無權無威何以統衆而馭下又聞遼之
偏裨事之緩急小大不稟主將竟爾越呈即
州縣之不由府道之意天下府縣不敢越稟
軍中偏裨進退生死悉係于將公然藐之而
不顧何事于將此九邊所希聞者而遼則有
之然則將權可不重歟

一曰申號令以肅戰守號令明則人心恐懼人
知恐懼則戰守攻圍惟命令之是聽奮勇直
前之氣不待賈之自倍矣今之士馬孰不曰
教場日逐操演其實應故事以塞一日之責
見敵則戰慄而欲奔其弊在將佐不知操縱
闔闢所以士卒離亂而莫整必得一練達之
將統帥三軍教以進退坐作之法鬪戰攻擊
之旨金鼓旌旗之節奇正分合之妙一操一

縱三令五申務使閒熟失伍者罪後期者誅
左右應麾前後齊止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
得獨退法紀清明號令整肅三軍畏主而不
畏敵庶幾可用不然雖多亦奚以爲
一曰信賞罰以明法紀賞以存勸罰以示懲賞
不避親罰不避仇所以明至公也邇來主兵
多事姑息不偏于賞則偏于罰何以服人心
惟開誠心布公道賞一人而千萬人悅則賞
之罰一人而千萬人懼則罰之刑上究賞下
及孫武斬二姬而軍法立穰苴斬莊賈而威

令行韓信戮英蓋而三軍肅楊素殺血盈前
而衆不叛蓋恩威並著以致然也帥三軍在
于慎賞罰矣
一曰操權術以勵士氣古人所以使功使過使
貪使愚棄所短用所長動而勝人成功出于
衆者操此術也今之在下位者或扼于時阻
于勢隔于科目拘于資格皓首林泉若能破
格招致推誠委用頗牧在肘腋矣臣故以爲
勵士之法領三級之功賞十三等之取材誘

之雄行間奪塞者有高談濶論強辯飭非堪充使命者有胥隸賤役欲建功以揚名者有死事之家而欲復仇報怨者十三等之中加以激勵之方人人賈勇所向無敵矣

一曰行間諜以携黨與孫子曰用莫大于間事莫密于間故間有五等三軍所恃而動今日奴酋反知用諜不靳金寶凡我之情形緩急兵之衆寡將之優劣勢之強弱靡不周知而虜之動靜毫無所聞豈華人不如夷耶由我

祖宗法制縝密上下牽制舉動之間非命不敢行一經稟覆往返須十餘日非特妨事因此泄事事泄則資敵而禍奇所以用兵貴詭用謀貴密用將貴一則行無妨碍行間不計所費漢高得倚于陳平惟間之神可以裂其腹心惟間之妙可以殲厥渠魁考之諸夷諸夷誠足以間者自靖安以至寬奠夷種不爲不多雖爲逆酋用非心服也況奴酋忌刻少恩多疑同胞二弟且殺之況他族乎奴酋結怨諸夷蓋亦有年今日從事非利誘則威脅到頭終非好相識若馳一忠貞舌辯之士曉以禍福啗以金帛許裂其地而畀之夷性貪而畏威離而難合使之黨與一携鮮不如決隄之韓魏也今之將帥宜從權假之便宜不計出入不掣手足胡敵情之不得耶

一曰擇車馬以壯戎事法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菱秣以時則馬輕車高嗣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然則車馬可不重歟馬之于軍如性命之相聯遼民好馳騁故多蓄馬騎射外來之馬恐不服水草遼東寒甚他方馬不經慣最難調理若搜索本地之馬尤可充營伍良肥精騎多藏大姓佃戶家厚價貨之強于外馬多矣大車環壘從來尚矣其法以一人輓二人運用神器二人扶輈而戰以防偏突其制有三等一爲鹿角車以鐵爲之施于車前端隨車廣狹屈曲出于車前牌之外以攔刀箭輈傍設戟以刺馬胞車中容

大砲一或風雷砲一快鎗六鳥銃三斧車載器行以一百二三斤爲準重則難馳驅若速征可便帶五人五日之糧進則禦敵居則爲營退則殿後車上之砲三次更發其所立相去八戶以便跳盪車之後立二馬爲遞前逐北之用其二遍形車其制如虎豹獅象之蹲踞足上安輪旁置攔楯以架刀鎗獸坐下一砲口中消息吐火以帘幛之臨陣去帘馬見虎兕而必奔口吐烟火人亦畏之虜奔則馬

出前遂擊逐北或刻獰獸形狀施于車上變動貴乎其人耳其三鎗車其制如門刀鎗長短錯雜其上更于四出箭垛之空間以神器可以爲桓可以塞門可以待兩車之更番運動進退教之慣熟則一車可當五馬二馬足護一車路狹則以生牛皮爲屋施于車上且戰且行以避矢石即馬隆之偏箱而制少易一人可當二馬遂地峻嶺少平原多車騎爲

良而步攻之可戰可守惟將之操縱何如耳一曰精器械以便擊刺中國之于夷狄所使者神機火鎗而騎射刀劍則與虜共之敢犯爭先不如虜也弩之制孔明舊法爲良而大黃中黃蠭翼斗弩守路之線弩守城之石弩均昔之利今未見其用也弩砲之用使一發而不繼虜騎突入何以解救更迭之法俾弩砲源源不絕兼之鉤鐮遮牌狼筅攬扒足以破步兵斷馬足虜騎奚得而逞奴酋之衆以重

盔重甲當先馳驅利刀不能入弓矢不能透長鎗巨斧鐵心棍連夾棍鞭簡飛槌足以揮之下馬而弩矢又可以透重甲鏃傳毒藥沾肉即死夷人所稱漢家之神箭也金人用拐子馬號曰鐵浮屠宋將敗之殆盡破敵之法在將徒以力角力雖盡天下之民不過膏鋒刃而已故將在謀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甲胄堅緻器械鋒芒真爲破冠之奇制也

一曰明戰陣以衛進止戰陣之法知者以爲隨

地皆可不知者以爲虜騎奔突如風雨雷電
勝負存亡呼吸立決何陳之有古語有制之
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
不可勝也以有能之將而馭有制之兵何往
不勝且陣法有奇有正有虛有實有分有合
千變萬化莫可名狀批亢擣虛隨機運措取
威制勝豈可舍諸教陣之法開旗則趨聞鼓
則進聽砲嚮而奮擊聞角聲而變動視號帶
而向往視招颺而追擊聆金聲而退却或八

或六或方圓曲直尖斜盤旋或闢或闔隨時
制化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一隊二百五十
人爲一大隊三千人爲一陣一陣之中衛護
援救如左右手士卒必如此然後可用法曰
行陣堅固士卒無驚非歟

一曰誡天文以決勝負兵凶戰危衆之死生國
之存亡關係匪輕兵戈方興罔不呈象或風
順逆以示吉凶或星移易以昭福禍或日月
晦侵雲氣垂異天未常輕易致人于死仁君

賢將知天象告戒慮定而後動計周而後戰
足以移回天心古人有移民移相移歲不可
之荅焚戒退三舍今國家數年以來災異變
象屢出屢怪昭之于天者數十徵之于草木
禽獸者又不知其幾也莫非兆于兵象軍中
趨吉避凶得不仰觀于天而知敵人之盛衰
臣不才雖推究未精見于端象者粗知一二
天下儻于臣者衆伏乞
勅下兵部嚴至軍中則利害禍福可預知之非撫

益也

一曰司術數以稽禍福子房曰會星知天奇門
知地六壬知人三者備用以戰則勝以守則
固以攻則眾至于呼風喚雨飛沙走石呪水
勅符雖小道亦有可用者焉若擇會星之高
強以進戰選奇門之吉和以行兵嘗六壬之
休徵而知敵審詳于三者之用何敵之敢乘
臣不才于會星奇門積學有年屢試屢効但
臣命蹇輒爲人忌流落至于此也天下奇技

異術不可勝紀採而用之真有裨于征師也
太公亦曰術士三人主譎詐行謀依托鬼神
以惑軍心前法將佐何常不假此以建茂績
一曰修邊墻以限華夷遼東一線之地三面隣
虜一面隣海無墻可依無險可恃防守最難
良由三衛棄去至于今日處處虜經墩臺雖
容奚補于事殊不知建墻故有所費然一勞
而永逸其利溥矣昔薊州建墻總理戚繼光
矢心區畫不二年而成所費二百餘萬至今

賴之所省豈數千萬也今日先守後戰無出
謹墻垣沿邊挑濠如立營法各堡官軍軍自
量其地多者二三十里少者十五六里不三
月而工就且大軍臨屯民夫助力何工之不
可成經畧熊廷弼昔年巡按遼東于兩虜邊
界挑濠三道虜騎不得逞使當時借寇三年
則必有大設施焉且來傾圮其險復失東虜
邊境放此漸浚猶可以遏萬一事雖迂濶其
實厚于軍民若調度有法修築不爲難也
一曰省徵輸以寬民力數十年來箄及舟車民
力竭矣今
皇上以東虜之叛司農告匱鹽課不足馬價亦罄
搉括殆盡金花致罰內帑吝賜何以給遼費
耶乃加派于民民豈堪命且天下處處告灾
徵派不已切懼民心一搖莫可收遏當道諸
臣顙禿舌敝諸餉無措遼之士馬何以資生
而抗敵乎臣計以爲天下固有之錢糧暫借
一年以紓目前之急少緩內帑之頒會計天

下戶口其爲丁者除優免外大約二千萬三
百一十二萬五千六百有奇每丁該銀七分
二厘着布政司每丁那移三分存晉四分二
厘該解三百零九萬三千六百七十餘兩通
計天下秋糧大約三千三百五十四萬二千
五百有零除去免者
祖制每石除四差外存晉七分以防時變今借一
年該銀一百六十二萬六千八百七十五兩
有零共計四百七十二萬零五百四十五兩

即此足以寬遼請之亟何必加汎重困其民
民力寬一分受一分之利民有餘即國餘也
則糧亦無可置矣
一曰廣屯田以足軍倘叛酋殘毒清撫開鐵一
帶地蕪民逃兵食不足糧運艱難戰守何倚
總兵官屯大兵于其境督率軍民且耕且戰
來則禦之去則不追俟我食足兵強然後議
伐此趙充國困先零之後計也一以省轉輸之
勞一以足軍國之用

酋之憑陵資士民之防守復百姓之土田一
舉而三利備焉故屯田不可廢也
一曰調援兵以給時需遼陽危急調各邊兵而
不知各邊俱有封疆之責誰肯剜心肉以補
人而自受危困耶所以愈調愈玩其遣來者
一不過市井之徒冒名頂替殘弱不堪以應故
事至遼有軍之名無軍之實臣計天下各省
直所建衛所除北直隸山陝遼東尚有衛二
百七十六所一百九十四

祖宗舊制每衛該兵五千六百名所兵一千一百
一十六名其中寧無一半精健者乎不若于
此衛簡選一半可得兵六十萬有零若三之
一亦可得四十萬零仍令各衛所指揮千百
戶中選一才勇堪任督率前來官軍兩得其
用非惟本官軍相親日久相信日深亦且歲
歲道院校閱粗知進退分合之法以此輩再
加馴習較之召募者遠矣外而雲貴川廣除
臘瘴府州外如宣慰宣撫招討長官等司共

集雖然兵在精而不在多時勢有不同豈可
膠柱鼓瑟昔秦王剪下楚非六十萬不可王
剪善用兵者也必千六十萬而後行計非此
不足以制敵今奴酋之叛遼陽以東盡虛其
地必調發二三十萬鎮伏所殘諸城以爲犄
角添補附近屯堡以爲應援如是聯絡進可
以戰退可以守因時制宜相機而動叛酋之

戒尅期可待至于戒醜虜以申國威非筆舌所可盡亦非筆舌所可露其可料者奴酋肆無忌憚所謂驕兵驕兵者敗屠戮大慘人心怨怨忿忿者戒即此則知敗亡不遠惟選將練兵以圖之何異摧枯拉朽耳嗟嗟奴酋之地不過一大縣人衆糧寡善以持之內變可期以臣視之彈指可戒矧一隅之寇不能勦除倘有中起兼有他變如唐宋何以收拾臣雖草茅下賤而一腔熱血望君門而欲漉所願朝廷無東顧之憂國家有奠安之慶其本心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施行

○直隸巡按董元儒題爲援兵逊伍幾空庸弁溺職已甚乞亟

勅究處以肅軍紀以銷釁端事准鎮守昌平總兵官王國棟手本內稱有援遼延綏將官袁大有揭報爲募兵至昌平關支行糧料草豆等禀稱本營募兵偶從山海路過不知名行人三名各兵向問遼東夷虜情由行人口稱調去西邊援遼軍兵將眉毛剃去面刺二字追奪盔甲馬匹發付做工各兵聽知慌惑欲行逊竄卑職一聞不勝驚駭即面諭各兵俱係奉文遠鄉調來與朝廷出力報國豈肯致于此地再三諄諭各兵稍安不意至三更時分忽有七百餘兵各持刀箭泡湧徑向蘆溝橋一股逊走卑職即同中千等官星馳赶上悉力招撫隨至良鄉一帶堅意不回南向去訖但事關誑言惑衆以致兵變請乞行文嚴拏訓傳之人以正國法今查見在昌平募兵三百餘名等情到職該職看得自遼師屢挫以後風鶴遺悲壯夫

短氣各援兵之憚于赴敵眾于偷生有自來矣所恃煌煌軍令懸示于前廉勇將領鼓舞于後庶幾群情衆志有所顧忌約戢猶未敢恣行其意以顯撓明法者詎謂援將裘大有僅領西兵千人而逃者竟以七八百計甚至持械直突公然掉臂追之不返招之不顧名雖脫逃情同叛亂蓄謀有漸殆非一朝一夕之故此豈白來三五潛蹤背地匿跡者所可同日道乎將以爲仗策從戎初非其願耶背之慕義來趨果誰強之使然不然而以爲薄其私耶安家銀兩業已照例領給又不然而以爲窘其行耶行糧草料亦爲到處關支且此七八百人皆麾下隸有名籍遼左聆爲應援者聞風既先奔竄臨敵安望賈勇有兵如此將焉用之抑此七八百人之安家行糧皆小民悉索稅畝以供者逃伍則歸烏有追還更費推求無兵廉餉又誰任之矧各兵在逃勢無所之非東走泠萬一機民響應

所至捐竿近如山陝流賊擾害方域又孰階之厲乎遼事一日未寧調募尚無了期自此風聲遠播效尤群起後來各處兵將當無有向山海窺左足者又誰爲作俑乎種種情形大駭聽聞非惟不能爲逃兵解尤不能爲哀大有解而大有捐稱畧不任過第詭其亂辭曰事關謠言惑衆以致兵變夫虎兕出押責在典守假令大有恩威素著紀律嚴明寧決裂至此乃兵逃不問至欲嚴治訓傳之人抑何其誕而無忌也更又張其說曰今查見在昌平募兵三百餘名夫蕞爾昌鎮地非產兵前兵部發銀召募不能取盈數百尚議分任于各鎮茲安得一旦有三百餘人應募即有之亦不過流猾亡命無名無籍巢誑賺安家習爲宵遁者大有此語不特巧爲文過抑亦敢于欺罔矣遼陽望兵如彼其急各邊鎮募兵如此其難全伍脫逃可置勿問并置領兵之將官超然免于評論恐嗣是調募不行遼

益孤危國家事正未知所底止如今日袁大
有必難寔于溺職之誅者也伏乞
勑下兵部速行查議前項逃兵作何處置缺伍作
何募補并將遊擊袁大有重加究處庶軍紀
振人心惕危遼有恃而嘗踹可杜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援遼正苦兵少援將忽報兵逃事必有因漸不可長懶祈聖明亟議處置之法併議料理之人以肅軍紀以重軍務以銷地方釁端事職連日接遼東揭報見經畧熊廷弼一疏爲遼左將帥同盟文武和附爲滅賊一大機會獨惜兵寡糧匱各道缺人不得隨心應手得嘗圖報以紓顧憂內稱總兵與總兵盟將官與將官盟皆宰牛歃血誓同殺賊于是乃敢主張守濤以爲南顧遼海北窺開鐵東逼賊巢漸進轉蹙之計職一讀之不覺躍然色喜何向來氷泮冤解之象頓成珠聯璧合之景一至此也而猶慮無兵調遣無餉食用無道臣以供任使之爲兢兢矣又見撫臣周永春一疏爲廣寧急需將官推補無期懇乞即

與奴約分犯遼廣祇緣遼濤綢繆漸有次第奴酋不敢輕入而陰嗾西虜乘河西兵虛先謀入犯其意不在搶掠而在尅城使河西不守糧道斷塞遼濤坐困而後奴乘之職一讀之不勝愕然竟飛何奴酋虎蹲鷙伏之態愈幻愈奇炒巴陽順陰逆之情日反日覆一至此也而惟有速補將官多添兵馬保河西正所以保河東之爲皇皇矣總之在經臣亟于用兵以恢如綫之疆而餉以養之道臣以彈壓之均爲救焚拯溺之圖在撫臣亟于索兵以禦方張之虜而邊長兵少此顧彼遺恐有捉衿露肘之患不謂延緩援遼遊擊袁大有領兵一千甫至昌平而夜半脫逃者輒有七八百名之多也據總兵王國棟則以延緩援遼兵馬于十六日至昌平關支行糧料草至十七日三更時分各兵約有七八百名脫逃向南去訖報矣據遊擊袁大有則以各兵悞聽過路謠言有調去援兵剿眉毛刺面發赴

倣工等語至三更時分忽有七百餘兵各持
刀箭兇勇徑向蘆溝橋逃走郎星馳赴上招
撫不回向南去訖請乞行文嚴拏譴傳之人
以正法報矣臣一聞之不覺奮然髮豎何將
無才能兵益驕悍至是哉夫此援兵也固
遼東經臣所推心以置盼眼欲穿冀到一兵
即得一兵之用者也亦該鎮撫臣所極力抽
募百方鼓舞冀發一兵即收一兵之效者也
柰何哉千里而來一言而散全無破浪冲風
之氣頓見鳥驚獸駭之形得無統兵將官訓
練無法約束失宜與抑行糧料草之支給有
乾沒與掊拷箝笞之軍令有偏僻與種種情
節難以懸度應行查核嚴爲議處不則流言
止于智者匹夫至愚而神彼皆邊鄙人也習
聞虜情習見將令無辜受黜從來有此法否
有家難逸皇皇其何之乎況遼難未歇調募
無期人將效尤綱紀安在于此而盡寘之法
不可于此而任委之去不可惟乞速降一諭

若曰逆酋不道侮我
天朝蠶食我邊圍虔劉我人民殺戮我文武將士
普天率土義切同仇是以有徵調之役凡爾
從征違戍跋涉閭關背離鄉井時靡軫念一
切安家行糧犒賞亦時時與地方官約束從
優厚儻
天心厭禍逆賊授首爾衆之功當重賞賚尊顯之
柰何輕聽浮言遽爾叛去自罹法網甘爲僇
民此必有一二奸弁猾卒造言生事煽惑軍

杜釁銷萌定計須慫願
勑當事者之亟圖之也再照遼左需兵需餉道臣
皆急着也兵問司馬而司馬執要其執詳全
在職方今職方即請告出城業已兩月無復
任事之理矣而該司迄今尚未有專屬也雖
署篆員外仙克謹才識素優肇畫儘裕而代
庖終非專責任事不無抑遜向來條陳者欲
以儀即須之彥以京鄉兼管職方事既爲衆
望攸歸又有故事可按所當亟允銓印速令

商確具題或以之奪情或以之終制庶遠馭一爲熟路輕車均于
近推補一則長駕遠馭一爲熟路輕車均于
軍政有裨者也倘問司農而司農執簡其執
煩全在司官乃山東司郎中張國銳蒞任受
事已逾二載而矜肘盡露庚癸頻呼其能已
見于天下矣而遼餉抵今茫茫尚無了期也
雖國銳未見撒手而遼軍急同燃眉向來建
議者欲專設一遼東管餉郎中而以山東九
邊屯鹽等務仍屬舊郎中庶頭緒有分清楚
亦易且舉有才望二臣姓名具在
勑令舉行也將帥不提撥則不奮兵馬不操練則
不整糧餉不趲運則不前此等責任專屬道
臣而遼左道臣原額無多今何落落如晨星
也遼陽道以病去矣開原道以艱行矣贊畫
以正月回籍議改監軍道矣祇以銓宰乏人
致令推補無日閣部請之不報言官請之不
報該銓屬叩閽之章舌敝頼禿而亦不報即

聖躬方在調攝而舉手無難檢發豈閣臣之票擬未當

聖裁抑

聖心之眷注別有他屬陛下宜自爲社稷計不俟職言之娓娓者也職猥以草茅謬叨侍從拮据于孤垣之旁午靡馳于同舟之乏人四顧彷徨一身狼狽輒敢瀝盡言罔識忌諱伏惟

聖明垂察施行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爲膠昌海道通行淮船不必起陸各分統轄以急軍興事案照先准督餉部院李長庚咨爲遮船改造已久萬分不宜航海內稱遮洋一總國初舊例而淮揚之運乃東征所行今遮船不可行而三十萬漕糧不減希議多僱沙淮二船以一半由海一半運至膠州起陸至昌邑淮河入海而多劫登州以船則膠萊遺議尤百世未盡之利此登州道劉副使設有餉道徐弘諫王裕國僱

募空船俱達蓬萊斯近口可俯之道也等因又准戶部咨爲糧草釐盡至極軍馬饑損可憐內稱撥行防海道查照原派數目并照原題定分管地方作速開幫揚帆啣尾務要相繼無間每半月將運過數目報部查考等因隨經牌行司道查議去後今據山東布政司呈准登州海運副使陶朗先牒呈看得膠昌之說雖倡自本道而其立言之意蓋謂淮上截漕由此搬運可多載數十萬便可免山東

成山而到遼也故膠昌之路一也若用萊天下之漕糧以免東方一隅之加派又用見成之遮洋悉免東方之催造則淮上不覺其難而山東得蒙其惠是職倡議之初心也彼一時也若用以索東方原無船隻疲東方已竭之民力侵淮上本等之職掌加山東分外之責任舍天津已成之垣途增登萊無效驗之勞費是非職倡議之初心也此一時也夫部院移咨之意無非欲此路行而遼陽至耳今權之進速既如彼較之難易又如此則淮人而治淮東人而治東亦如尸祝然者當不待職詞之畢矣等因又准分守海右道右參政陳亮呈稱看得山東與遼僅隔一海曩時膠船之販于遼與船之販于膠者一年何啻數十百帆俱由成山開洋而過不慮險也即今膠州即墨二州縣之運入遼者去年今年亦何啻數十百帆亦必由成山開洋而過不慮險也惟膠即今青郡諸城日照二邑之

運亦必由之然則成山開洋之非險也明矣今議者欲以淮運一半從膠海由成山開洋入遼又以一半從膠起運則淮河海口而以淮船佐山東之運夫所謂淮船者當從何徑而入山東耶若由膠抵成山之外遙遙入登州而抵海口則既已過險何不順帆入遼若抵淮由天津下濱州利津入海口則爲遠甚費月甚多恐運舟不能待也且膠州起陸以至海口計途幾二百里建廠站車腳之費爲數不貲今議者以爲成功不計費然亦何苦舍通由之徑而從迂迴之策且濫爲無名之費即費所不論亦安所得船則所謂淮船佐運之說談之甚美而其實則難行者也職待罪東方最久頗悉海道竊以爲膠即諸日四屬十數萬之運既不慮險何獨淮運躊躇四顧爲不然之慮況山東自運尤且不給安有餘力以代淮運故特不俟會議而臚陳之蓋因到司該本司看

得淮運之取徑膠昌何妨也奔臏修途綿亘二百非以捷也建厥車廊費更不貲非以省也議者豈無燭此則狃于成山之險欲迂迴以避之耳然按之昔日既膠遼互販從來之海舶可稽核之今時又諸日膠昌即比歲之飛幌有據豈四邑之人偏走灾如鶩而淮之人獨畏成山如鬼窟也總之人情只趨利避害兩念天下事惟於理度勢兩途今以成山之安瀾若彼將淮運是處慈航以膠昌之艱而爲是不必然之慮況此時索厥車撤運之費求鬼輸神運而無方東省六十萬額運之糧政爇血奠膏而不足無論淮船多助與否又東人理勢萬萬不能承者若祇謂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徒屑屑于代運守催之爭猶後矣合無請乞本院裁奪具題施行等因到職該職等兩院會同看得

國朝自永樂十三年罷海運而人不習海次矣嘉靖中從山東撫臣梁夢龍議撥近地漕糧入海運止十二萬石耳隆慶間從總漕王宗沐議撥淮大十四衛海運運止二十萬石耳然皆旋運旋罷海之不可嘗試明甚今議山東一省海輸六十萬合天下之力所不能爲者獨令東省爲之覓船則柱蘭其舳艫買則珠玉其粒筏使則魚鱉其民日泣鮫人之淚而徵海若之靈肝腦塗地不皇顧恤其視遼人之有米不運有牛不養捧腹張口以待東人之推食東手裹足以待東人之搬運勞逸蓋天淵矣東人苦無卸身之法捉生替死如被焚遭溺各救自身之性命此時安有餘力急人之急故齊自爲齊淮自爲淮淮糧三十萬數且定矣安得有一半由海一半從膠起陸之說乎夫一船可行則千百船皆可行一船惜糧惜命則千百船皆惜糧惜命一半既由海抵遼則海運通行無碍矣此一半者又何舍通行無碍之海而必勞人以搬運也且

由膠從陸至昌邑淮河入海必淮人先艤舟
淮河以待運則可不知淮船至昌邑舍成山
何途之適從彼既有船可抵昌邑則何不載
米以往若以空船泛成山抵昌邑以接運則
虛舟飄搖不如載滿安穩職曾偏歷膠萊沿
海之境有數里無人烟三十里無人居者間
有草房土屋不過三五舍村集不過十餘舍
起米于膠必多造倉廒沿途廨站必多該
安頓之所計費甚巨膠至昌邑二百里昌邑

至海口而遥在在堆積粒米狼戾淮河海口
既無天造地設之船則露積于沙灘石瀨之
間水輸陸運前臨無地且二三百里之程必
須脚力恐遼陽之買牛僱車未竣而膠昌之
輪蹄又紛紛滋擾矣職以爲北海膠州即墨
之運船必歷成山今歲諸城日照等船亦必
由成山計程已二千八百餘里且不難衝礁
冒險以期必濟矧淮船至南海僅五百里而
憂跋涉耶若謂成山險而可慮則膠即諸且

之船先須陸運豈東省之糧不起陸而淮糧
起陸耶東省之船可渡成山而淮船獨不可
渡耶山東最苦無船以淮船助登州不能越
成山而飛渡若從陸起運淮船乃復回淮不
惟無濟于登萊而且益膠萊之擾山東運事
必因此躭閣世未有舍可行之海運就難行
之陸路耗有用之金錢爲無益之經費置緊
用之米粟從紓緩之撇運職前疏已折其難行非至今始有異議也軍

國大事須博訪以窮其源委虛心以求其利
害居中懸斷必當採外來之見聞欲復遮洋
例用官軍押運以二百年來未習海之軍一
聞黜運勢必驚惶逆氣河運已苦無軍海運
安能强致驅而之海非逃則玆未必濟遼左
之饑而先壞漕運之法夫漕運者國之所恃
爲安危也漕事關係甚大職不惜越俎之言
無已惟有多僱造淮船往膠糴販多招募淮
膠往來習海之人厚其價值領運駕船徑度

成山抵遼交割彼既熟嘗海道久歷波濤隨
船什物精堅舵稍人等慣習朝夕辨風雲之
色島嶼識險阻之宜且淮船之輕捷逾于遮
洋之遲鈍于運務或有濟焉部覆所云從膠
昌一道與萊合幇而往可無他虞一言以敝
餉臣原議遮船久未習海多僱淮沙二船以
完此截漕之事又云抑募船由成山登州以
至天津明知由膠起運之可已職請以膠卽
諸日等船爲淮船之向導紛紛築舍之議片
言可決矣伏乞
勅下戶部覆請轉行總漕衙門募造淮船裝載遼
餉照靑萊船幇徑渡成山抵遼交納施行

○廣東巡按王命璿題爲遼左安危關
神京安危主心休戚卽臣子休戚敬陳救遼機
宜以備
聖鑒採擇事今日救遼最喫緊處當申文告頒布
中外以討叛臣李永芳爲名論建酋以天地
君臣綱常華夷尊卑名分金元僭竊終底于

滅何如悔禍歸順縛叛臣李永芳送天朝正
罪聽天朝定界今後不敢侵犯邊疆庶可免
動大兵殲滅種類相安無事建酋亦當自爲
計也不則李永芳忍心悖我勢必悖爾安用
此悖臣滋孽令爾種類自相效尤自相殘滅
以禍亂哉且以我天地
宗廟之靈
聖祖
神宗之德百神呵護萬國朝宗調數省郡數十萬
精兵謀臣如雨勇將如雲大兵掃穴爾輩安
所逃難焉諸種類中豈無有知禮義審禍福
者舍彼從此去逆效順免使西北諸夷笑其
納叛臣亦令爾夷種類不自相殘滅永作天
朝不叛之臣豈不名正而義順爾其熟思之
此申文告竦人心之一策也用兵不越戰守
二策以守爲戰則可以戰爲戰則不可戰守
不越兵餉二端預餉以待兵則可調兵以待
餉則不可客兵土兵步兵騎兵一時未遽馴

習宜戰宜守宜險宜夷宜奇宜正宜伏宜陣
宜車宜騎一時未遽精練兵法云先勝後戰
不練奚以勝不勝奚以戰人人而知也西虜
未必井心俛首爲建酋用藉欵羈縻以散其
黨以孤其勢此計之得也慫墜難填夷狄豺
狼其可厭乎因以弛吾備撤吾防使之爲吾
用倘之爲腹心可乎朝鮮俗敦禮讓獻琛歸
朝耶順討罪不憚效力以滅此醜但奴酋嗔
其耶順聲言犯彼以洩忿先年闌臼入犯彼

疆猶然費許多拮据而保護之豈以今日爲
耶順致寇可坐視乎諸臣共舉劉時俊爲宣
撫使亦保護屬國之初意也然遼陽單危孤
注人情洶洶顧前失後撤一枝而馳陣永奠
堡陣鴨緑江以爲救援能乎兵法有以不救
爲救者惟在擇良將選精兵遼陽出一枝以
恢復開原鐵嶺爲左右犄角之勢聲言雪耻
搗巢彼奴酋勢方內顧何敢移一步牧馬于
朝鮮境上乎此以扼彼舊疆爲保護屬國之

一策也將在謀不在勇兵貴精不貴多誠如
趙充國營屯郭子儀自耕百畝即農即兵家
自爲守集土著同西北之素精車騎者以練
人人盡兵客兵盡變爲土著逐堡營屯逐堡
訓練習車戰備大銃百子銃神臂弓摧山弩
築屯堡爲保障濬溝洫爲陡防虜馬不得奔
突去來無所自由夷者能使險聚者能使散
强者能使弱奴夷之長綳則中國之强伸矣
營屯毗宿重兵于金復海蓋諸州則遼陽之

咽喉不斷三岔河之要害不孤山海關之列
障永固矣錢鹽馬價開納稅契百計搜括易
竭也用移稅加派以濟搜括之窮車載騾馱
民輓陸運易匱也用沙船海運以濟陸運之
乏況營屯積貯充所以濟移稅加派之窮沙
船海運之乎不則無論處處調遣處處驛
騷寒颸刺骨異域悲離人無固志能戰乎形
勝未諳耳目未習半菽不充枵腹待哺能戰
乎無論尾閭不足供漏巵虛內者勢必虛外

萬一奴酋不攻遼陽從長勝堡西下而攻金
復海蓋則咽喉中斷指臂充解誰爲轉輸誰
爲犄角乎竊計開原鐵嶺撫順清河舊疆不
復數十年亦不可戰也何者勢孤而力单也
營屯兵農之策不蚤行開原鐵嶺撫順清河
舊疆勢必不可復也非惟恢復疆圉之難即
加派徵輸敲骸吸髓事終不可繼或慮黎庶
且生心蕭墻且釀變也何者民困而情離也
此又以營屯濟移稅加派之窮沙船海運之

乏用爲恢復舊疆之一策也其要在
聖心憂勤惕厲法
祖臨朝板忠直召問延攬將相一心猜嫌疑貳盡
化有以鼓舞臣工培植元氣寓折衝于樽俎
以內安爲外攘耳昔宋臣李綱言三鎮國之
屏蔽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人韓
琦言益養民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
神京之對症藥石也

○遼東經畧熊廷弼與各衙門書稿語曰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今逆奴引徼欽規例汗擬乘輿
主上之辱極矣爲臣子見此不悚肉動慚恚憤而
怒與賊共蓋載者必無心肝者也奴酋之禍
實釀自李氏及作難仍用李氏子爲帥一子
敗復用一子而一子又敗復得保護無恙杜
松以殺降論斬乃一則曰松再則曰松竟用
醜橫隕師殃及衆帥而護前言者猶誦忠冤
不去口官軍未集未練便謂師老財匱而馬

上促之及其敗又不徵兵集餉坐卜開鐵北
關而不悔巡撫何官忽以一言而裁又忽以
一言而復海運忽開忽止旋又忽開而又牽
于陸運直至陸運必難行軍馬已餓損乃復
從海運三道並運本謂隨俗用牛車便却買
騾車不兩月而久折殆半計將九十三人半
屬材官便太多恤留不遣遼人倡以遼守遼
之論以取帥印印一入手遂謂遼無人募而
憚徵調者仍執前議而不移既已徵兵調將

忽又用夷攻夷謂倂借憨兵可勝將百員兵十
數萬致緩徵調軍不解甲馬不卸鞍即賊一
旦放馬猶恐猝警難集何乃分撥何乃屯田
開鐵有田而軍不敢種遼瀋有田而民自爲
種田于何屯軍于何取方遣科臣到關專主
點驗忽參其官併寢其役方謂募兵擾民忽
造科道召募已經出募忽又議停本爲遼徵
兵措餉而又留練各處四分五裂以減其力
本爲遼設官任使而巧爲赴廢狥情壁補法

套以濟其私即如朝鮮之役若非陪臣不顧
劉大行請止而官多事多徒滋紛紜竟成何
濟凡此皆係年來
朘議甲是乙非朝反暮覆事事模稜苟且人人怠
緩悅從而中間一種乖阻鼓煽困人陷人之
狀弼猶未敢遽言也撥此光景與靖康一年
之中議論舉動亦何以異今人動稱兵難餉
難按靖康初李綱疏言敵兵號六萬而勤王
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兵何其多汴梁一城

始括借繼搜括餘銀數千萬以賂金人錢何
其多彼皆集于一旦我何以天下之大兩年
不能備兵措餉便謂以一隅困天下而不知
此乃以一隅救天下也遼惟輕一隅故亾徵
欽輕一隅故北狥而今賊至令得引爲規例
豈必到此地位而始兵易餉易耶或謂議兵

十八萬太多耳姑毋引據言敵兵號六萬非實有六萬也當是時河北
燕雲全爲宋有金人前阻大河後抱重鎮孤
兵深入轉戰千里非如賊無牽無顧突往突
來之便也勤王師三十餘萬當之猶同砍竹
豈今日心膽久破之兵而欲以十一二萬退
保城池進空巢穴以加于李綱种師道姚仲
古諸公之上此諸君子望諸帥之太過而責
報焉不敢虛承者也至補分守開原兩道改
贊畫爲監軍道豈亦有兵餉徵繕之難閣大
老何遂不能竭力專請何遂不設法從權而
竟無一提起者獨遺弼與兩監軍道形影相

吊生灾相慉以當此賊亦可愁痛之甚矣今
那慎言已久往瀋陽彈壓高由亦將赴奉集
經營遼城中僅弼獨一人支撑而頊又有憤
怒失血之病灾活雖料不得不爲力疾訴此
一段子
廟堂諸老先生之前意子嶽欽覩例必有爲
主上而慘然動者必有見其隨狩諸臣而慘然自
動其心者知我罪我弼固有所不避也惶恐
惶恐灾罪灾罪

○經畧熊廷弼題爲官軍僅勞苦眞堪痛哭懇乞
恩賚慰勞以示鼓舞事臣惟邊軍苦而遼軍更苦
遼軍苦而援遼之軍更苦彼其捐室家之樂
絕生人之歡萬里赴難與死爲隣無罪無辜
受此殛業各邊亦有工程而孰與遼東一一
從新修築之苦凡挑壕濬河造闌立關幫城
砌堞伐木燒窑打墻樹柵以及敵臺冷舖馬
道營盤之類北城纔竣復築南城遼城纔竣
追逐補綻縫破無事不費物典費行囊身無寸綿裸體穿甲心如刀割
彼修瀋城此皆守具之必不可無必不可緩
欲諱做工而不能欲暫休息而不得者每見
諸軍自朝至暮腹饑喉乾自冬徂夏手痺足
疹心如刀割而恨不能以身代也各邊亦有
設防而孰與遼東經年鎮月在外暴露之苦
前姑無論只自去年八月臣到任後三帥各
統兵將于虎皮一帶荒土之間人不解甲馬
不卸鞍餐氷雪寢暑雨且十閱月每見諸軍
疾病痺腫風濕侵淫蛾虱蚊蚋痛癢作楚心
如刀割而恨不能以身代也各邊亦有操練

而恨不能以身代也各邊薪米亦有貴時而
孰與遼物騰踊遼人抑勒之甚糧草貴不必
言他如飯一碗賣錢九文葱一斤賣錢十文
肉一斤賣銀六分一切衣食用度皆價增往
日十倍而又且每銀一錢與遼人換錢五十
四文及與賣物却要六十文算每銀一兩不
當內地二錢之用計步軍日費八分馬軍日
費一錢三分而所得月餉那能得敷每見軍
面上黃馬骨山脊山徑枯槁飢喪無復生理心如
刀割而恨不能以身代也臣與各官軍自出

山海關便與賊為終始無復西還之望見此
勞苦誰忍自逸見此饑餓誰忍自飽見此用
度欠缺誰忍自費每日偕監軍道小帽短服
同軍操作社來慰勞與共甘苦每夜私念輒
愴然涕泣至終夕不寐頃者倉卒赴滹裹糧
不及運饋稍遲軍士遂有忍餓兩日者臣痛
之自起更時哭至半夜各將環立皆泣下不
忍仰視凡此皆為軍苦也前歲誓師初蒙
皇上特頒賞銀二十萬一時士無不感奮顧其人
與骨已朽今之官軍毫無干涉也雖臣曾帶
銀十五萬兩除召募打造外閱操有賞修工
有賞設防有賞塩菜有賞絮襖有賞馬棚有
賞節旦有賞然滴水不能沃焦釜而今其銀
已罄盡也前臣已擬疏代苦軍請命忽邸報
傳輔臣方從哲揭請發銀三十萬兩頒賞軍
士無不喧誦歡感謂賞且夕可至得緩須臾
从今見兩月寂寂無一消息又無不恚憤缺

望沙中偶語謂
皇上忘我棄我經臣終日用我力痛我苦徒假慈
悲而實不以我等苦告也諺云何以怒許不
與夫請而不與遂不復請則曷若當日弗請
而使軍士之相忘于無令日之賞既不肯與
則曷若初亦不與而使前後之無例可比況
今日之賊視撫順初失之賊何如今日之軍
視初到援遼之軍何如今日家當粗立旬月
尚安之賞視三路未償間餓未亡之賞何如

有益無益必有能辨之者自臣修築瀋城以
來賊率大衆數萬盡屯撫順關上日日以二
三千騎深入內地距瀋六十里誘我疲我沿
邊三千里墩橙軍士無不人人拿盡此月內
外定有一番大犯援遼三總兵塘報皆止報
遼鎮李總兵塘報又止報軍門不報兵部
廟堂不知若見謂此際河東稍緩而不知此正
官軍與賊撓命相持之會卽犒賞銀兩未能
遽到但得
寧前各道及管糧同知通判各官之苦尤有
不勝言者更乞
皇上憐憫軍苦一言先爲宣慰而隨以銀至此犒
賞之極及時極得力處也今援軍之數倍于
前年又兩年以來未沐
恩賚伏乞亟
勅該部速發賞銀三十萬兩星夜解遼大犒三軍
以慰其勞而毋使怨望以感其心而毋使灰
頻臣又查得各邊將官額設廩給養廉頗厚
皇上而早省中外轉餉之費此鼓舞人心一大機
括也
○薊遼總督文球題爲援兵愍不畏法相率脫逃
乞賜究處並行酌議以肅軍紀以杜亂萌事
據昌平總兵官令候代王國棟呈稱有援遼
差鷹叙陞轉安福尊榮何等愉快今援遼自

延綏將官袁大有領兵一千名前至昌平關
支行糧料草至十七日三更時分各兵約有
七八百脫逃向南去訖等因又據昌平管糧
員外郎徐騰芳呈稱有援遼延綏兵馬一千
餘員經過本鎮行糧料草隨即支訖至于十
七日三更時分脫逃大半止有三百餘名住
居城外查得各軍誤聽道路訛言慮恐出關
竟爾逃散該本鎮王總兵差官招之不來本
將論之不理驟擾地方捨奪頭畜種種違法

井爲戎首今見在三百名雖言守候同行實
亦觀望思變適本道移駐密雲未回人心騷
動本職即隨出示安諭再三稍稍寧妥但客
兵經臨米豆草束隨處關支原未裹糧相從
今各軍不盡隨衆脫逃尚爲知法且往來招
撫動經旬餘若使芻糧無資必至驛騷居民
且又借名掉臂該本職暫借行糧三日以安
其心計顆粒束草皆關國儲相應具請或止
准三日或于薊鎮啓行日止支等因又據壩
州道呈據良鄉縣申稱有延綏逃兵約近一
千人由昌平起行從蘆溝橋而來道經本縣
呼譟而南一帶關廂雖無搶奪之擾而鷄犬
不寧田禾殘食在在不免間有棄盔甲而不
顧棄原騎疲馬而奪驛馬官馬以往者擬合
轉報等因各到臣除臣批行昌平倘司將糧
草姑准照日支給復行各鎮道嚴拿倡首者
解赴正法隨從者招令入伍見在者速令先
行以絶覬望外該臣看得遼當敗師之後人
懷畏足之心各兵馬之憚于入遼也無人不
然亦惟有領兵之官撫恤有方約束有法纔
得鼓舞此輩以收其一臂之用耳邇來所募
之兵不及所調之兵領兵之官却非募兵之
官故兵馬之精銳者日見其少而兵馬之逃
幾者日見其多每遇簡兵殊爲短氣祇緣逃
兵之數多未敢白簡從事有細打以示警者
有押回以補逃者有姑令入遼戴罪以管事
者臣一一列其狀以報之樞部轉行募兵衙

門多方嚴緝勿令此輩之漏網矣不謂有領
兵千名逃去七八百如袁大有其人者有是
哉兵之無法與將之無律抑至此乎夫各處
募兵甚難而民力已竭兵之逃也所累在地
方遼左需兵甚急而望眼幾穿兵之逃也所
悞在遼事且悍卒至七八百譟呼而行揚揚
馬上橐弓露刃莫敢誰何又與往日之魚驚
鳥散而潛跡匿影者不同此一去也果能挾
腹以長往耶抑肯忍饑而待斃乎小之必爲

奴掠大之必爲衆哨甚至斬木揭竿事恐流
毒無已嗟嗟大澤一呼四方嚮應漁陽戍卒
可爲殷鑒是臣子不忍言者誰厲之階以至
于此大有詭其說爲之解烏能逃溺職之罪
可慮者此風一倡人皆效尤各處募兵有將
啓行有已在途使統領非人安知不爲大有
之續耶如懲往以蔥來惟有慎選領兵抑兵
之一着耳大都領兵官或殘酷寡恩或侵剋
叢怨或關葬不才爲部卒所揶揄此領兵之
過也及詢領兵各官卒多後言有謂召募已
完總令統領未識軍一面者有謂明知兵馬
不堪不得不吞聲者有謂曾稟兵馬之不堪
譴責且橫加者諸如藉口未必盡真盡贋此
又非領兵之過也今而後領兵之官必用募
兵之官將與兵兩相習也須擇其廉慎素持
才幹優爲者以委之勿以庸劣充數每至督
發各兵再委押解一官令其抵關而返如係
某道所募之兵即令某道之中軍以押之係

總兵所募之兵即令總兵之坐營或旗鼓以
押之在各官以見任見用之身必有所顧惜
而不肯之心自息在各兵知見任見用之官
必有所畏憚而無賴之念自消凡一切兵馬
器甲之類如有不得當者在各官易于稟請
在各道鎮易于糾行在臣亦易于責成不然
始之不慎委非其人直至事體決裂即梟領
兵不效者之首以懸之蔥竿于法得矣何濟
于事乎近日陝西之募兵等耳如部復差與

陳進忠諸弁領兵甚少逃兵甚多不至于衰
大有者幾希如張效祖所領之兵一千四十
餘名原有同知李備以押之逃脫者僅三名
病故者僅一名本官體恤其饑渴節約其糧
餉抵關尚有剩金盡其數以散之官無人不
踴躍出關不勝其醪續之感者亦足以爲押
兵得人之明驗也臣鎮雲中之時其調募之
弊臣亦備嘗之矣不敢不效其一得以少救
于將來耳伏乞

勅下兵部速行查議逃兵作何緝捕袁大有作何
究處其領兵與押兵各官作何委用如果臣
言不謬即爲議覆施行庶無法之兵與無律
之將稍知懲戒而地方亦藉以無虞矣

通政使司通政使姚思仁題爲逆奴敢肆辱國
敗天義切同仇
聖怒未昭羣心共憤懇乞特奮
乾斷大張撻伐以雪國耻以壯國威事臣于五月
二十九日接到經畧遼東熊廷弼疏爲逆榜

招降詔侮無狀謹錄呈
御覽等事臣看係邊情即時封進外再讀副本及
奴賊榜文中間稱金稱國稱汗稱朕自言爲
天所佑中國爲天所惟諭各將卒城堡歸降
各屯堡人民縱投山海關西我兵不免隨後
就到又不如投朕保全室家末復有昔日宋
徽宗納遼叛臣以致天怒惟徽宗欽宗父子嘗
受此須苦難規例見在等語臣讀之未終不
覺擡胷頓足拍案拊几仰天而呼曰我

祖宗重熙累洽二百餘年金甌無缺之天下乃一
旦爲逆奴汙詐至此乎我
皇上持盈守成四十餘年久道化成之天下乃一
旦爲逆奴侵辱至此乎不磔其屍懸其首食
其肉寢其皮至死不瞑目也臣且如此以爲
聖武如
皇上英明如
皇上一聞鳥語獸音當髮指髓裂立
御便殿召對大臣盡發封章開宣鬱滯下與元罪

已之詔悲怨痛切以收人心須輪臺悔過之
書眞誠質實以回天意發內帑之積使士飽
而馬騰罷不急之務毋舉羸于時詘喪師者
斬蹙國者斬嚴失律失地之條斬臧者錄陣
亡者錄作死事死綏之氣以至補大寮下臺
諫畏天變悲人窮凡可以壯我敵愾固我封
疆者計當即時即刻盡舉盡行臣食不下咽
目不交睫延頸而望傾耳而聽至今已三日
矣寂寂無聞杳杳莫測九閽之崇嚴者如故

章疏之壅抑者如故內帑之吝惜者如故軍
政之廢弛者如故銓印之塵封者如故法署
之盡虛者如故地震河竭若罔聞知物怪人
妖畧不經意是隱忍于苦難之受而甘心于
嶽欽之續也愚臣不知其解矣且臣無暇高
論即如靖康之世有一日不與大臣面相晤
皇上亦有不忍聞者矣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
人侮之惟
聖明留意焉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悍酋逆榜驅目遼軍
苦狀酸鼻祈速
于兩河道上飄泊于五國城中衣冠染腥羶

勅發賞併議加銜以神鼓舞以圖殄滅事職連日
接得經畧遼東熊廷弼爲官軍勢苦一疏其
間所叙者不惟做工苦修築之無休而設防
之暴露經歲不惟操練苦什物之未備而訴
米之騰踊難支愈描愈眞一字一淚因思
皇上仁覆四海澤被萬姓此孰非在宥蒼生何非
在邊將士驅之鋒鏑之下不遺之旦夕之安
雖欲其禦敵實委之嘗敵耳況在彼部道鎮
將同知通判諸臣膏力幾竭心血幾誠徒俟

結局而課績不思當機以加旌甚至微有斬
獲阻于用夷而不得叙積有勳勤限于援遼
而不得薦廖豪傑之氣而長觀望之心莫此
爲甚徒知遏彼敵鋒而不知厲我戎士毋乃
不可乎何物狡酋乘機鼓煽逆.枵横加嶡
天朝自號後金倒我衰宋諄諄于天佑天惟惓惓
于保身保家職見此極驕極横無日無天小
視我國家大辱我君父不覺氣滿中臆髮上
指寇讐與賊決此生死不與賊共此天地雖
書生不習兵事未遂請纓而武臣有在邊疆
敢爲借箸即狡虜不志王帛浮言動衆而
廟堂當發賞賚加意安邊夫賊以妻子之念動
我軍而我軍之不動念王妻子之無恭者無
如犒賞賊以家產之念動我軍而我軍之不
動念于家產之無存者無如犒賞賊以生命
激我軍之動念而我軍之念不以生命之不
保動者無如犒賞況前歲之
欽賞既繼此無聞政府之請發空傳到彼處何不

于此官軍固德之際以激勸人心虜榜眩惑
之時以發揚士氣安在所謂重賞得士而上
兵伐謀也乎況遼之地何地也今日之時何
時也東西合謀有據屯堡搶掠登聞人人如
卧漏舟在在如居焚棟兵.馬日.催而難集糧
芻日運而不休是平日以斬蔵獻俘爲功者
此時以乘城登陴爲功往日以衝鋒陷陣爲
功者此時以飛輓轉輸爲功有勞無逸以日
爲歲爲遼臣者不亦難乎雖邊臣久考績加

級原有定額而劇匪困苦累歲當布
特恩則夫按其資俸淺深酌其事體繁簡或就年
終甄別或照援遼近例應進級者進級應加
銜者加銜服色一新精神百倍迨奏平定之
勳另行崇報之典此又獎勵勞臣戮力疆場
之一大機括也伏乞
皇上赫然震怒毅然振刷趁此逆榜方肆我軍正
憤之一時速
勅該部多發金錢廣行犒賞更于文武諸臣有事

於遼者大破常格
欽賞而外各加授爵級有差將見雨露自天歡聲
報埶有不按劒斫地奮勇殺賊永堅效死之
心共憤同仇之義者又非人情也不則奴酋
一厮養之卒李永芳一降虜之狡抗衡
皇靈聲靈食夏土已見倒冠屨而損國威益又辱加
於主罪通于天猶不思鼓動師武臣力搤其
喉笞其背犁其庭掃其穴殄滅之使無噍類
則亦成何體統成何世界四夷不笑中國無
人青史不錄國勢不振哉職昨跪已就稿見
皇上于經臣跪已蒙發票解銀犒賞真是當厄之
施適時之救不勝手額爲危遼稱慶計必
渙頒諒無停滯迺細閱票語止及賞資而未及加
銜恐非所以神鼓舞壯敵愾也輒敢再獻其
芹曝之一得如此統惟
皇上爲封疆社稷幸留意焉
○專督遼餉侍郎李長庚題爲守潛爲滅賊大機
糧料實關急務謹申飭償運之法以應亟需

事該臣自去冬出關今年二月初四日始還
天津料理海運隨因遼餉告竭兩奉
嚴旨臣職司所在驚懼無地一面席藁待罪一面
催發船隻隨據天津司道呈報于二月十七
日將去歲遭風停泊船一百八十隻盡行開
洋又據登萊二道節報于二月初二日等日
二府發過糧船三百七十餘隻又據天津司
道報稱天津新運于二月十九等日祭船開
洋新議北岸亦發二十舟以試其道各去訖

續據海蓋道副使康應乾同知張文達等報
稱節次收過天津糧九萬一千餘石其北岸船隻俱已到套又據
寧前道報稱芝麻灣船十隻載糧二千五百
一十五石亦到三岔河交卸訖夫遼左事係
安危三軍枵腹臣髮膚可捐敢爲羈緩第南
岸道遠往返迂迴北岸創行人情畏憚而淮
上之船雨少河澁止到一百六十餘隻每日
裝運催行無柰三四月間亢陽風作無日無

之四月中旬風始平定臣建竿于門由津至
蓋置鄙設官見風利南則催舟發南岸見風
利北則催舟發北岸交卸之處差官立等回
空以便再運而海口所利之風至前途轉風
之所未必同也去舟所利之風回空之舟未
必利也每發一次之舟寢食俱廢顒望回音
數日之內豈無一陣狂風每見風起而心膽
碎矣催之太急懼如去歲之遭風催之稍緩
懼如近日之候餉固臣才智之駑而心力實

不敢不竭也日准經畧咨爲守瀋逼近賊巢
糧運遲候可慮內稱牛隻已多出關海船已
多抵套據查蓋套積糧七萬八千餘石未見
運動遼陽車輛俱在鞍山等候無糧可裝等
因以致經臣親至海州查催斯臣之責也致
煩經臣之心切痛焚王師駐瀋賊勢日蹙文
武將士同盟協和剪滅有期普天跂待臣叨
舟車之任竭慮常恐後期祗候淮船到有次
第天津截漕召買等糧發完一運便當趨赴

海蓋親爲督催謹有目前催趲事宜屢疏所
已言者再爲申明以爲激勵人心之助耳
一曰道臣之當補經撫臣疏已詳之矣臣曾有
疏將遼東直隸山東淮揚各道俱加管理餉
務職銜蓋臣等之施行金復各道分地考成
臣部已經定議而先無分地之官何以施其
考成乎其淮徐道加銜一節關係淮上截漕
皇上之速賜俞發也

一日牛驟之當恤該臣出關會議一疏原議驟
車并夫至廣寧牛隻比照買馬事例及關而
止會同督臣行永平道議定順帶糧石及每
日料草行宿程途開載一單摘令原解數名
赶送後因沿途報有倒賠各司道申請行本
地差官并牛夫出關押送彼時直隸牛已到
關上行永平道于原議外多責數名以往移
文三省自後委官押解而支發料草則關外
府佐驛站各官之責也隨核撫臣手書亦云
發到牛隻關外各驛站官如不用心喂養即
長解夫亦柰之何茲已責令將備等官親自
驗料草管糧官周流查看在守巡二道已派
銀差夫而廣寧三等不堪新兵不可赶牛設
幅重一營專管領牛運糧之用自此法行而
牛隻損踣者日見其少矣又據廣寧孫同知
呈詳蒙撫臣查得原派千輛之車廣寧派三
百輛寧前派一百輛遼陽海蓋各派三百五
十輛法令之嚴奚啻三五乃經臣前疏稱有
牛而不肯餧督臣之咨謂驟夫將大車藏寄改小
車以運順帶之糧承委府官因票無留用字
樣遂聽之歸固二道缺人而府佐怠緩至此
何以追其責也近聞驟夫將驟故意餓倒以
圖入關夫驟之價重而性耐勞倒損虧額後
運何恃驟夫原受安家甚厚必須嚴查料草
短少出于委官驛站責令賠償出于驟夫即
拘究罪行原籍追其安家而總以倒損之多
少定府佐之查參尤目前第一義也
一曰程限之當定運道有陸有海而海有天津
有登萊有北岸有芝麻灣有淮揚等處不同
而同受于海蓋遼陽二道除前已派定外而
山西山東河南續到驟牛當聽撫臣多發二
道自蓋套至遼陽定爲幾撥某府佐司之自
遼陽至瀋陽定爲幾撥某府佐司之每撥用
牛驟若干每日運若干大約撥密運速而力
又可舒該道酌爲定議不及程數者先以功

令懲其府佐官員儻道臣不爲查舉則道臣
之責當有攸歸也
一曰關糧之當發山海關積糧四十萬陸運有
限爲數不多臣與督臣計之關糧未發則真
保薊密之糧止可自運以赴芝蘇灣不得壅
積關門以防爛泡其芝蘇灣一道寧前道臣
力任議開至去冬而議始定所造之船閻臣
親見其堅固合式而苦于匠役之少則募之
關內及海益地方臣與督臣之任也水手之

少題募于江浙則二處撫臣之任也至于由
津徑抵蓋套原未經行乃去歲天津遭風五
船飄入北洋三日抵套臣聞之加與優賞後
至關外與經臣言及深以爲便因詢海益道
得水手高承宗曾經漂洋一次今春天津司
道令同五舟以爲嚮導委官鄭登雲等押舟
二舟利津報損一舟抵遼岸者報損八舟登
萊報損四舟而天津空船至登州遇風陸續
報損二十餘舟有人船俱失者一舟之損補
造實難則江浙協助之船屢經題明所當速

而臣所造催津船二百隻淮沙船五百隻耳
津登兩處分用之尚未全到非回空之速何
以完此多數故須遼左收受之官于議定近
便海口作速收卸勒令回空庶可數運又今
歲之運幸保平安而天津之舟在桑島報損
二舟利津報損一舟抵遼岸者報損八舟登
萊報損四舟而天津空船至登州遇風陸續
造實難則江浙協助之船屢經題明所當速

解是望于三省撫臣及司道之濟發也
一曰派運之當嚴臣原派山東六十萬淮上三十萬天津六十餘萬猶不能足二百萬數遼兵移藩從此漸進則守者益廣備者益多在淮上已設專道料理雖遮船久未涉海而多造催淮沙二船徑達蓬萊有近日賴廷聘等空船屢行不聞有險而膠昌之議惟在多助東省以船也山東之派雖多議以解京本色盡改折色而佐之事例允復粟生以示信于

人并挽往歲之南販者歸于北亦可全完且海道最近比之津運每石可省運價銀一錢以上將所省運價加值召買本地商民必有應者既令山東之民受多運則宜令山東之民得厚值實鼓舞之微權也總至年終比其完數則省直司道不得輕視考成之規矣
一曰功令之當實夫搜括之方勸懲之典諸疏備矣而徵解運發未見其前者則以未嘗實舉有裨餉務者一人而懲之也如臣不堪任使屢請嚴譴不蒙
聖鑒夫法行自上
皇上不譴臣何能完此二百萬之數自後糧餉派
定運之有悞望
皇上先斥微臣而隨以分地之法考成司道人心知警其各處有司首倡義舉者自處加派不累小民者牛驟勸借得宜糧餉搜括獨叅者以及海陸二處南北二岸効勞捐貲人等查其運糧數多係文武官員者優陞實銜管事

係儒吏軍民者照臺臣所議新餉事例准其開納雖微必錄有令必行則賞必逮下之意也而臣于此尤有請焉海陸運務臣自肩仔之無辭矣而科臣條議及臣原疏所請巡餉御史蓋恐徵解之羈緩接運之踈悞錢糧之混淆得一臺臣共事查參彈壓尤易見有巡漕巡倉之例可援已經覆允諒議差衙門自當速請不敢復贅惟是臣愚以爲餉務之重不減于兵處餉之難更甚于兵兵可按籍而

徵也有餉何憂于兵之不至哉餉則取之脂膏也試之風波也踏之道路也無兵慮在外弱無餉慮在內潰臣縱不敢惜一身以累中原而竊恐失一身以誤軍國各處司道諸臣腹裏者以安靜爲職掌邊方者以兵馬爲專司其視餉務爲分外附麗之事無一人肯以身設處臣地者一糧一料不抵信地經臣得以問之于臣臣不問之諸臣將誰問者查得前東征督臣邢玠海運圖說內云募船于淮浙添造于津奠買騾于北直六府搜車于遼左五道多方曲處以濟水陸不及當日以屬國之故徵調偏于天下遼左咫尺神京所係尤重矧遼左當日用本地自到之車可以供朝鮮而今日以省直解到之車不能供信地復何以自解耶去歲有津船之遭風也有火器之多運也有舟車之不至也今數者皆無可諉正諸臣瘵心戮力之秋矣遼兵守瀋事在垂成臣職專糈餉謹以屢疏所已請者再加撮要申飭上請伏乞

皇上念兵食相需速發臣疏凡一應關內關外事宜俱照臣部前議分地責成一疏各省直司道督撫諸臣一體遵行臣當獨任其怨願諸臣共受其勞萬萬不可再相持于文字唇吻之間臣不職自應譴斥以謝諸臣諸臣有悞則前疏覆明亦不得獨以罪諉臣也

○錦衣衛帶俸指揮使楊光裘題爲奴氛益熾

聖怒宜昭自計宜早當思協力之由以圖雪恥之效以壯國威以遏亂形事職前閱邸報遼東經畧熊廷弼疏云官軍勞苦真堪痛哭職讀之而心如焚然此猶懇恩慰勞以示鼓舞也及閱逆榜招降一疏奴賊狂悖殊甚且引徽欽二帝聊受苦難爲今日規例詬極侮極職讀之未竟而心復欲裂嗟我

皇上聰明神武豈堪外侮至此極也夫當全盛之天下值小醜之橫辱

皇上豈能不奮小醜橫焉肆侮必有以窺中國之

虛實而恃我無以制其死命

皇上又豈能不憂

皇上一奮則羣心莫不感激此情也理也亦勢也

聖諭勅中外當事諸臣尚勵同仇之義協力齊心

亟圖殄滅以雪國恥大哉

王言真切于憤恨而不自暇逸者矣職竊思之協

力何由而雪恥何自哉邇來邊臣廷臣合詞

呼吸誰真當其不利者而

皇上尚視今天下爲何時耶情迫勢窮存亡判于

皇上之三不聞果安于自危則無此情也不安于

自危而安于三不聞又無此理與勢也況時

事孔棘非特遼左爾也奴酋發難九夷蠢動

逆軍饑民在在掠劫不特遼左缺三道已也

樞垣政府落落晨星邊鎮法司寥寥員缺又

不特奴氛昌熾已也風霾地震處處見告物

怪人妖種種迭覩

皇上尚視今天下爲何時耶情迫勢窮存亡判于

呼吸誰真當其不利者而

皇上尚不急圖之乎故職願

皇上早爲計也及今御便殿以

皇上斷還除

皇上憂及今點冢卿以

皇上官還辦

皇上事及今祭祭以

皇上財還養

皇上士是一臨御而省積案之奏請一下用人之

人而開衆正之彙徵一渙紅朽之儲而早省

宁外轉餉之煩費精神一振榮衛貫通天下
士各竭才力以答
聖主遵左官軍無不踴躍思奮經臣亦得壯膽以
圖剿滅而奴顏可蘩
闕下禍亂形機從此消弭天人災變從此轉移
是則所謂協力同心以雪國耻之實也安内
攘外計孰便此職親臣也非不仰體
聖心爲此瑣瑣第自奴難撫一飯不在三韓寧獨
忠義之窃聞更闕休戚之公共情激于不容
已敢拾廷臣餘吐而瀆
天聽焉

○浙江道監察御史左光斗題爲憤辱徒有空言
　雪恥未見實事謹昧死
　上聞敬請
皇上何故棄天下諸臣何故棄
皇上之天下事日來接經略熊廷弼疏所傳奴酋
　榜文搖亂我軍心鼓煽我將士中復有嶽欽
　等語恥辱我

皇上伏覩
明旨逆賊出榜招降橫肆詬侮朕心深切憤恨中
外當事諸臣當厲同仇之義協力齊心亟圖
殄滅以雪國恥毋得仍前因循怠緩自甘戮
辱欽此仰見我
皇上留心東事即
聖體未安惓惓不忘典言及此眞
九廟之靈
宗社之福也職義憤所激更有說焉夫奴酋之辱

三年矣喪師數十萬不辱喪地數百里不辱
乃至今日而舉朝始知辱哉夢耶寤耶抑囈
耶使實實知辱實實圖所以去辱矣今猶不
爲晚無柰其實不知辱何也且
皇上亦知徽欽之所以辱乎自蔡京王黼乘高爲
邪朋比固位童貫附之表裏爲奸排陷忠直
壅蔽主聰混亂海內馴至犬羊入室城下乞
盟割地行成怙然不恥全師再入舉室北遷
往返青城求免不得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

父子自離青城頂青氊笠乘馬每過一城輒
掩面號泣讀史至此眞千載有餘辱不虞迨
酋引此規則以辱我
皇上也
皇上若眞知此辱則必如天之怒萬物也有雷霆
焉有風雨焉下誤國之臣千理下哀痛之詔
于四方下犒賞之詔于遼東下求言之詔極
言闕失于中外旬日之間杳乎無聞只一諫
常銓印于

聖躬有何勞頓于
聖心有何籌度而執吝不發若與臣下爭氣然者
從此不行一事不用一人不必人去
陛下已自爲孤注矣從來殷憂啓聖多難興邦舉
動不宜若此卽患難君臣相倚爲命隔絕亦
不宜如此經臣以死守封疆負病告急淚盡
血隨師中三錫其恩禮之薄亦不應至此職
竊以爲
皇上未知辱也閣臣造膝無言但効叩頭之閣老

作事屢錯人稱檢舉之相公止効婦寺之忠
不思社稷之重是閣臣未知辱也樞臣方寸
已亂伎倆又窮聽勘之賊臣公然見朝而不
問公然上疏而不問亂兵鼓譟于近郊逃兵
行刼于大路而不問撻伐之言徒美中樞之
畧無聞若令經臣輿疾入關請問何人出塞
再若中原乘間盜起請問何法消弭突如來
如焚如棄如是樞臣未知辱也新推閣臣枚
卜一年不下應
聖心可悅
聖體可康也是壽國以壽君者也所謂奉越人者

聖意之从疑銓印四票留中想
宸衷之積厭人言屢鶩其身已亦不愛其暴是見
在之閣臣不知辱而將來之閣臣又不知辱
皇上不辱則諸臣之精神振作不來諸臣不辱則
滿朝之精神亦提掇不起悠悠忽忽口棄說
過耳棄聽過眼棄混過日復一日月復一月
直到徹欽世界而後已不知
皇上誤諸臣耶諸臣誤
皇上耶職謂
皇上之救遼東也當如
聖躬之求醫汲汲召秦越人切脉審方既護其元
氣又壯其神氣而後遼東可保也是壽國以
壽身者也諸臣之愛
聖躬也當使安遼以安天下既無虞于肩臂又無
虞于心腹而後
聖心可悅
聖體可康也是壽國以壽君者也所謂秦越人者

何先下冢宰次問平章次問樞密其餘參苓
以次佐使只在旬日間海內其有瘳乎若徒
曰尚未安日俟少瘳云爾過此一番大家了
事職不知此數句票擬空言便能寒奴酋之
膽而繫其足否夏之攻宋也僅餘震武一城
不下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
皇上若再不宵下冢宰不宵補三道是眞無意于
遼東何不及早棄去而使逆酋留此病塊哉

聖躬在調不忍瀆言二三老臣落落晨星不欲盡
職非不知
言正惟盜賊在門主人有疾婢僕忠于主人
敢匿不以聞而舍此二三長年又無可責備
者故始終以耻辱二字共相勸勉期于有眞
辱則必有眞事豈其忍求多焉萬一不幸爲
靖康之世則大家不免爲靖康之臣毋論青
史凜然儻州之窩雍丘之節政恐當身不免
耳與其死于誤國寧死于匪躬若職固言官
死言者也

○遼東巡按陳玉庭題爲戍酋兵力遂單經臣孤
危實甚懇乞亟補衝邊道臣催發應援兵將
共圖防禦以無悞封疆事竊惟東賊之屢得
志于內地者惟以蜂屯蟻聚之勢合而不分
故以一股而玩我三路隨以併力而陷我開
鐵復以合衆而兼金白迨經臣熊廷弼初至
深明大勢洞燭夷情亟從道將之請厚集兵
力固結遼城六七十里外分營列隊築堤浚
壕併力防守賊局果變由秋至春未聞虜騎

入犯比首夏草青馬壯經臣恐賊圍潘之謀
耽耽未已也遂分馬步軍四萬俾總兵柴國
柱李懷信賀世賢領之瀋陽相機築守旬日
間布置粗定而遼陽止遺步兵二萬馬兵數
千而兵力已竭狡夷偵知我兵專防東北轉
攻東南先將遊騎將沿邊撲夜撲捉將盡迨
至四月二十九日西虜以千衆由平虜堡搶
至郭三屯殺掠人畜動以首計而備禦戚效
忠竟以堵截聞也五月十五日東夷以千騎

由葦子谷入來犯鐵陽殺擄人畜亦以百計而守備蘇子忠竟以十五人報也五月十八日東賊復以千騎從東州堡入來犯花嶺山城居民盡被殺去遊擊劉世功復不以實聞也以上三臣除臣查確另行摘發外西虜糾花諸部乘我空虛又突以萬衆來攻西平陣傷軍丁以六七十計殺擄男婦以百數計剋去墩臺四座若非撫臣先事預防留援將黃鉞統部兵防守則合堡人民已爲清撫之續矣由此觀之我兵纔分虜警遂至兵力單匱之形促襟露肘之勢且難掩諸虜之耳目何況狡黠如東夷哉狡夷知我情最眞目下六七月之間必有一番大舉欲固遼陽則寬鐵鎭江諸處各添一旅柰無兵以應也聯絡根本防護餉道則廣寧海州二處應各添一旅應也然非獨此經臣謂武臣不可獨任戍濬之日親督大將同往相度機宜指授方略旬日始還瀕回復留監軍道邢慎言固守其地謂奉集爲賊入要路復以柴總兵領兵萬衆扎屯其間而以監軍道高出同彼料理而道臣無一人在矣至補分守開原兩道改贊畫爲監軍道新添置金復道皆救時急務何閣部諸臣竟不推不補也經臣見贊襄無人而鎭守李懷信屢以病告柰將韓宗功以久疾

聞憂心內煎徒成血病未及浹旬擊鼓數聞烟火踵至儻道臣不補兵馬不添累經臣病極半壁遼東厘

聖上焦勞二載可竟以無人而遂付之奴兒耶臣見此時勢碎裂心膽破寒爲此不憚煩聒瀝血上請伏乞

勅閣部大臣會議遼東邊務將經略所請兵將及軍前稿賞立賜給發河東缺四道臣及廣寧海州缺一道臣隨卽推補而最緊一着尤在速下

銓宰之命冢臣就列百揆時叙無績其凝區
區一隅不足乎矣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主辱已極人心共憤懇
乞
聖明卽允經臣之請大頒
恩賚以示鼓舞以圖早雪仇耻事本年五月二十
五日據清河將官劉世功送到奴酋招降榜
文一紙其大略已經經臣熊廷弼括入疏中
其全文亦經秘呈

御覽臣不必再爲彰揚以益中國之耻獨念我
皇上以一統全盛之主今逆奴敢叱之于檄欽此
眞自有天地以來莫大之辱而邊臣撫死雪
耻之時也計
皇上宮中覽奏必終夜徬惶怒髮指冠亟欲生縛
逆奴于
闕下而寸臠之然此非有異術惟在
皇上赫然振作召見羣臣諭以主辱臣死之義
嚴旨切責兵戶大臣兵何以久不集餉何以頻告
匱遲悞缺乏儻有差池厥罪不在經略
皇上一震雷電之威中外自成指臂之勢然大關
鎖處又在
特頒恩賚大示鼓舞蓋經臣官軍勞苦一疏描寫
軍士苦狀眞一字一泣非敢爲餙說以誑
皇上也自五月以來奴酋大衆屯駐關上日以二
三千騎深入關內撲捉撥夜闕上營火聯絡
不絕約十五里而又漸掠而南意分我兵馬
于南而專力于北目下草木未蘇夜月笳鳴誰
無室家之念而奴以招誘榜文布散簧惑儻
有搖動禍不可言若得及時
恩賚以恤其苦以堅其心戰未有不勝守未有不
固者也援兵憚于出關中途潛逃者多地方
官未肯一一具奏至袁大有軍公然逃至八
百李愈茂軍逃至二百八十此輩既倡謠言
一呼而散途逢援兵又轉相煽惑萬一有如

鄒平王薄者爲歌以相感動將劉剋公行羣
盜肆起遼患未平而內地已成瓦解甚可憂
也經臣帶來犒賞銀有幾業已用盡儻
特頒恩賚道路流傳援軍在途聞之必曰
皇上之恤我轟若此又且踴躍出關調一人卽得
一人之用矣不但此也回鄉及降夷率言夷
地無食或係誑語懈我未可盡信然以理論
之亦或近眞臣與經臣議祭旗招降慮恐安
插不妥反致不便今若設一招撫道臣畀以

數十萬金使之廣布論帖凡漢夷人投降者
作何安插聲聞夷中必頃刻內潰著無米之
炊斷斷難行此又目前急務總恩賚內條件
也臣謂經臣所請三十萬尚猶存乎見少
皇上欲蚤雪逆奴之辱當視此催同太倉一粒必
不少靳然臣又謂官軍之苦經臣能泣愬于
皇上若經臣之苦誰爲愬于
皇上者五月二十七日經臣移書曰向來以病聞
血不過數滴未有立傾數升如壺瀉水者而
零血猶雜痰而下且面如火炙腹如鼓膨而
水瀉猶未已也遼中事體甚難每一裝至愁

思費力展轉無賴眞足令人死等語六月初
五日又移臣書曰痰中帶血猶未止然時勢
迫人欲求將息而不得刻下有奉集之行因
緣邊而東爰及清河鏖陽至于寬奠鎭江欲
造川兵往防不得不親行相度一番而後布
置之此皆無人可託亦人替不得者不知途
中病勢如何等語覽之不覺泣數行下經臣
自去年八月到遼兵馬不成兵馬器械不成
器械城池不成城池無一事不從頭整頓無
一處不親身經營遼陽甫畢隨詣瀋陽瀋陽
甫完又赴奉集清鏖寬奠等處地方卽晴不
暇給日不暇食病不暇將息其報
皇上以遼東託經臣而不恤經臣苦經臣何以爲
皇上紓東顧之憂雪千古之恥哉欲恤經臣之苦
無他惟俯足經臣之請而已臣願立發金三

十萬遣解軍前聽經臣大宣
朝廷德意分犒軍士及文武將吏使之呼萬歲
人人一心將逆酋未有不立致
闕下自雪其耻者也邇來朝政俱廢比之靖康
時日日用人行政者猶覺不同若將經臣疏
一槩不報天下事去矣
○戶科給事中楊漣題爲安危間不容髮息緩全
不動心懇乞
聖明自爲着緊嚴申無甘俯辱之旨以圖整頓重

新事遼東自撫順陷沒以後
廟堂之上事全失策用不擇人奴去都娛幕怕
堂奴來各手慌腳亂大壞極弊已經兩年乃
始起一熊廷弼爲經略雖倖以平日威名張
臨時氣勢虛聲恐喝粗息半年然而軍中俱
無米而炊人衆各約腹而食即防守亦僅具
人而內無恊應外強撐持經臣既容貌都枯
而奴又漸漸看破我之行徑矣故敢爲逆榜
招降妖稱後金天佑扈我
皇上以徽欽故事封疆之事固有司存誰實恊贊
廟誤誰實居中調度假令事事着心件件應手亦
何敢藐視中朝若無一個人如此安危榮辱
何等時也猶且奄奄窠窠不見一言引罪不
見一事整理然則逆紙詬辱獨在君父也哉
職竊爲當事恨之羞之而洗羞雪耻急請自
皇上始職觀逆紙語意其狗鼠機謀緊在妖言散
衆今日所以伐逆酋狡謀者亦只緊在將士
鼓舞廷弼身當重任自合蹇蹇匪躬誓師勵

將以報
皇上賜劒賜袍之恩然而遼兵之暴露勞苦久矣
一言之褒藉尚屯一隅之饗犒又滯經臣空
言振勵申明亦既口血俱乾矣當妖言熒惑
之際將士驚廻觀望之餘職謂若無
天語以發揚中國威重則光榮之氣色不開無欽
使以重一人寵靈則頹頓之精神不起非
御頒以張九重優恤則死綏敵愾之意氣不揚
急宜命閣臣擬詔書一道遣有識力忠義官

一員同前票擬犒賞三四十萬銀兩齎俸以
申明叛逆不赦之罪激勵將士必報之仇
宣諭人民以腥羶汚我之恨并慰經臣殫虜不滅
無以身爲申
勑道鎮臣和同經臣弩圖滅虜以無負我
皇上任使昔有一言煖于挾纊讀詔而無不泣下
誓以死報者政今日人心渙聚關頭收拾發
揚第一緊着也至若本兵不知主領何事調
兵頑矣臬兵又頑矣或跋扈不用命行
已到者公然一呼而逃矣未到者地方官不應矣

劫而逃作何收拾作何處治本兵總付之不
問從此更無一人肯出關更無一人不思入
關矣遼陽有事既不能得之于天下天下有
事更將若之何只有束手待斃而已矣故今
日之事當先責問本兵卽宜責問輔臣并責
問在事諸臣數年以來起亂之罪屬之何人
養亂之罪屬之何人誤用人之罪屬之何人
一誤再誤之罪屬之何人何以一旨之下夕
改朝更何以一事之議甲是乙否何以發兵
者只管出境不管出關何以解兵者只圖有
數不圖有用何以用錢糧者只見增加不見清理天
生人才何以銷鑠至此
祖宗法度何以頹壞至此各處邊疆何以廢弛至
此一一詰問令其回話取具罪案姑待以不
死使各洗心剔骨打起精神更圖整頓如再
仍前必僇無赦庶幾聒容一震卽醉夢之沉

鬼亦驚頂顱一針當頑鈍之膏肓頓起前日
明旨所謂無取僇辱者如此方有着落此義激士
氣振國威之一緊着也乃若遼事亦有當問
者劉國縉特起田間不知所贊何事而寵錫
舉動大駭聽撓廷弼之失小妨軍國之計
大若夫錢糧開銷不清動以萬餘計職又有
不能爲國縉解者同知馬治芳便宜從事保
全孤城中間指授方略歷歷中窾明經有此
令人愧死而勞苦功多尚未見實爲優叙則

明功過而示激勸亦是遼事一要着也而總
之又全在
皇上之用人今之議者曰天下事難矣
九閽又叩不應矣件件費手矣職則以天下尚完
全宇宙如此大安在稱難即屬不可爲之時
聖主猶足以有爲事只在人爲人只在肯爲耳安
在君朝居野盡屬不能爲之人士木之時成
何朝廷成何兵馬庫藏干誅一力擔承多方
經理十二團營屹乎虎豹力返虞淵之墮日

彼獨非男子乎先年有倉卒報至中外惴惴
無人色本兵王瓊徐曰已用王守仁在上游
不必憂賊大都臨事綜理先事治辦止在着
緊處無失先手着實處下以死工以一片血
誠聯合衆人感孚明主功名生死付之度外
范仲淹曰盡其在我夫我則未盡而曰不可
爲矣委之氣數聽之君上付之僥倖國家亦
安用此臣子爲且問今日只凭不設一策不
展一籌萬一遼陽一破直搗長驅燕都一片

地職不忍言而不知此二三當事竊尸位
頭顱受封受蔭妻子共大小諸臣安頓何處
念及于此職心碎矣職語不擇音矣
宗社安危在此一舉矣萬惟
皇上自爲
宗社計念念爲遼舉朝事事爲遼中外個個爲遼
殄滅奴酋以洗靖康之辱以全一統之天下
九廟之靈幸甚百王之憤幸甚
○湖廣道監察御史劉有源題爲逆酋慢侮難堪

國事躭悞莫了乞訛其心以救危亂事項自
奴酋號金稱朕張榜招降搖惑人心恥辱
主上彼且耽耽于入關我于岌岌于存遼經臣是
以有補道之請舉朝相率叩宸豪宰之命其急
需也豈下救焚其哀乞也奚啻持鉢言者敝
舌望者眼穿而
簡命杳然如故也且開原監軍道作速推補已邀
明旨而推補開原道之官則無着落抑何舛歟
皇上恊宜不直今日第冢卿何官今日何時去年

趙煥物故便宜就簡一人而必委署李汝華
今年汝華封印便宜立命新推而直遲疑至
今日今日雖愛此一官究竟必點補一人其
人之速遲何妨而國受其叢挫日甚矣此
皇上自爲虓悞也
皇上取信在輔臣輔臣取信在天下冢卿一缺當
共謀之九卿科道所舉既公當力請
皇上補牘可焚詔可更請此人不可儻所謂積誠
以感動者非耶何一史繼偕也既催枚卜又
票署銓豈有化身數一銓印也既請正卿又
兼請代署何無特操也直是史繼偕嘖有煩
言而後周嘉謨始有專揭似此依違能無啟
皇上疑而轉爲厭薄終自塞巷遇之路此輔臣貽
皇上以虓悞也今日之事
皇上雖不得見面輔臣自不得脫肩
平日章疏何故不容以檢發格套寬緩輔臣當猛然省
其繫吝之根與補
皇上萬不容以檢發格套寬緩輔臣當猛然自省
平日章疏何故不下官僚何故不補一日拔
其繫吝之根與輔臣通而爲一輔臣亦萬不
容以疏揭虛浮塗飾天下一旦撤其城府之
障與大小臣工合而爲一自是用一人曉然
與天下共知之行一事灼然與天下共見之
不必婉轉自然直截雷厲風行鼓動域中方
隅多故悉歸劑量何遼左區區一臂足辦已
也而更有大家虓悞者用人遼左豈是等閒
大都始進不慎實用未收如薛國用用而降
降而復改直迨一年之久纔荷畫一之
命則向者既重其人亦宜重其地也又如朱明時
推用未久旋以病歸未必爲張銓之規避亦
且作金礪之沉疴則向者既視其才亦宜視
其力也即如閻鳴泰韓原善秉鉞兩道丁艱
一時雖係天行之數非由人之愆用于遼之人不妨備悉其人之詳也此在銓
司鑒前事而規後效在當事諸臣捐小體面
而認大頭顱勿借遼事以用人共期得人爲
遼用擬議至當必其人終始從事底厥成功
則于掃奴穴而洗逆榜之詬辱寧難事哉銓

印塵封已四閱月旦暮必期于得請經臣請
懇諸事強半倚辦職方推補視遼左三道更
要近有破格之議無非爲遼左躭憂今或于
本部叙用或于別衙門議人總期中樞得力
惟恐其人不當復不免于躭誤耳職疏已草
就閱邸報見文書房傳出
聖旨見今喪禮大典未完工部事體繁多又無左
右侍郎就是點下旦夕難至吏部印信故爾
掛酌且着別部大臣暫署出旨票來夫

聖衷淵邃誠非臣下所能窺識但暫署原係權宜
銓務終虞躭悞見今別部過署誰非兼官此
在輔臣之爭執耳職且觀訛心之實焉

○劾遼總督文球題爲遼左奴報卹至望援甚殷
懇乞
勅部速催總兵並
勅各省鎮諸臣再加慎選以求實用以救危遼事
職前有選兵一疏仰遠
宸聰未蒙俞允忽于遼東經略熊廷弼疏中渙發
綸音出關兵馬就着督臣棟閱煌煌
天語實式臨之夫此一兵也樞臣與廷臣悉心以
計畫之者也各處督撫鎮道諸臣殫力以揆
括之者也沿遼之營伍與腹裏之編戶傾囊
竭澤以幫貼之者也朝廷費多少金錢民間
費多少物力中外臣工費多少籌算纔有此
兵馬如徒以虛數取盈而不求其實用即滿
此十八萬之數何救于遼事之緩急哉況此

時遼陽一現土城垣壕墩墜已修戰車火器已
備可恃無恐需次做去北窺東勦正在此時
近報奴酋盤據關外出沒境內挑我誘我擾
我疲我行將乘其瑕以肆狂逞之謀且出招
降一紙詭遊殊甚今人毛髮上指經臣滿腔
熱血滅此朝食誓不與此賊共蓋載一切修
濬繕造之事凡可以爲戰守計者經臣自饒
爲之所少者只此堪用之兵馬耳原請一十
八萬向猶謂兵家多多益善故寬以議之日
見遼瀋兩處防守已近七萬從此而派虎義

寬驟清撫等處以成碁布星羅之勢約非一
十八萬不可方今見在者若干未到者若干
按數清查刻期督促早一日得一日之用樞
臣想自有成議耳惟揀閱兵馬一事職之責
也自抵榆關以來不敢率略從事仰奉
明旨之後益覺踧踖靡遑故每次點驗馬匹分別
等第不堪者發回另換瘦弱者寄關喂養堆
用者出關騎征自分不遺餘力然選兵則難
言矣諸臣各爲封疆每抱泣于屢摘各兵間

關遠涉又藉口于長途紛然沓至到處攢眉
地方惟以得遣出爲幸一望關門有同陌穽
各兵却以得發回爲幸或呻吟以稱病或踉
蹌以粧弱或毀指裂膚以示其不可用或鬻
競紛爭或小呼大噪甘心于犯法以僥倖其
不入遼此未選以前之難也一有選汰無處
着落如押以人那得若許之人以解無用之
兵如無人以押老弱之此輩雖幸脫苦海却羞還
故鄉又凜凜于安家之追賠或逃匿以爲非

或聚啸以釀亂未免貽地方之憂如給以餉
那有若許之餉以養無用之兵如無餉以給
之原係烏合之赤棍誰爲糊口之長物又快
快于異鄉之跋涉或枵腹于道上或委骨于
溝中何以爲多軍之勸此既選以後之難也
職每至選兵未必一一得當輒爲躊躇者久
之蓋其心力矢之天日特去其老弱之太甚
者而已如謂所選之兵人人俱稱超距人人
可備冲突職實不能勝其任而愉快也入遼

律喂養其馬匹如真定戚金所統之三百名與宣鎮所募之二千名兵馬器甲果屬堪用何俟職與經臣之覆選爲也夫選兵于山海不過省出關之行糧耳向使各處慎選有一兵得一兵之用有一馬得一馬之用而沿途之廩糧草料所省不既多乎職雖鎮撫幾日職之苦干調募曾屢有疏矣今故爲此詩責似覺不恕之甚獨計以尋常視兵馬兵馬亦尋常耳以此時視兵馬經臣饑渴以望之驚敵王所愾慮無不同仇枕戈圖得當而後

陵寢社稷之安危胥于是焉係之遼已危迫望援孔急將士助予總期共濟職不得不多方以計之也伏乞

勅下兵部將原議調募兵馬速催入遼勿得逗遛悞事各處巡撫鎮道諸臣更乞

天語叮嚀各加慎選共襄遼事如有兵馬不堪者職列其狀以報之部科仍聽部科查照原題從事職卽欲爲諸臣諱經臣肯爲職諱耶經

臣卽欲爲職諱宵以自已之身名與

皇上之封疆爲諱耶職之懇禱于

皇上與奢望同仇者只此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秋防屆期虜情叵測乞

勅邊臣力振積弛務修實政以保萬全事臣惟防

秋之極歲一申飭

簡書可畏昭如日星聽睡而思鼓鼙之聲慮無不動色相戒何俟臣言奴氛孔熾中外震驚敵王所愾慮無不同仇枕戈圖得當而後

朝食又何俟臣言惟是援遼之後徵調頻仍虜方以空虛易我我以空虛自危當此塞草凝肥胡馬嘶風之日政驕怯相乘之一會及今不早戒備猝有緩急安所措手足臣不得不遵循故事再爲提撕邊臣圖爲制禦之長策謹按各邊情形而僕數之奴酋自陷我開鐵俛耳欽翼幾一年矣向者意其由寬鞫趨鳳凰又意其渡江窺朝鮮又意其直搗遼城城下南衛而皆不然惟時特千騎出沒于東

州馬根之間又忽報釋宰賽變幻叵測或欲
陰綴我于東而陽假道西虜由舊遼陽疾走
東昌以出我不意耶說者謂奴且食盡旦晚
必潰人亦有言困獸必鬬臣實懼其困也大
寧朵顏福餘三部虜昔受我羈勒今胡顯與
我抗衡憨酋實不逞于我有二心焉遂謂四
千餘之餌饑虎可尾耶平虜沙嶺之犯有利
有不利則我之能不能差數見矣薊昌擁護
陵京一墻之外即爲虜穴往時將吏每每嫗照狥

之去歲高家庄覆轍已大可寒心矣然虜以
敗名入以尋名出封官大計制命關氏一老
女子寧爲石人薊昌而忘前事耶宣大山西
北虜諸部甚雄黠乃開平積弱極矣青把黃
台吉等酋之就我戎索倖矣胡可屢徼卜素
猜猜欲起勉以補市賞成事不知夷狄之爭
遠無事乎其甚可慮者無如掠番蓋牧番制
虜甘肅所恃第恐番力不任掠將降心而折
入于虜而我力又不能護番以牧其心宛之
匈奴右臂斷且復續鳥速以西幾能長有寧

下效特蘊未大發耳發則五路明暗蟻聚蜂

宇哉由斯以談已然之禍在遼左將然之禍在諸鎮遼左不見于將然其禍大而速諸鎮不鑒于已然其禍遲而大及是時分布要害申明紀律臣部何遴問之邊臣邊臣可還質之臣部至于采名不采實天下容有飾名以倖成誅文不誅意天下容有巧文以逃罪則隔垣之見明難逆覩司牖之秘勢難必行邊事於是乎陰受其敗壞而不可收拾臣與邊臣所爲憂滋甚耳吾將何道以處此昔者齊威王烹阿封卽墨齊國大治諸侯來朝夫烹阿何與于治封卽墨何與于一國也賞當功而千萬人知懼焉爾每嘆邊塞繚繞耳目無所紀漏格套相沿手足又有所拘攣其售欺也自下而層累之以至于上今欲問之不可問也其受欺也自上而層疊之以及于下今欲問之不可問也自多其智蒙蔽之巧亦備嘗之不敢不以爲職待罪西陲有年矣綜覈之難備嘗之不敢不以爲

諸臣告而要之磨厲天下大機權則係乎皇上矣月令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迎秋于西郊還賞軍帥武人于朝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以懲不義誅暴慢今奴賊犯順至姤嫚無等此非不義之尤乎儻非赫然震怒出居總萬決策廷臣戰勝廟堂之上將見百職幾力以除兇四裔聞風而皈命于夷于襄之烈不獨侈頌于前聞矣臣敢因防邊而乞靈

皇上焉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潘忽被兵遼難獨守門庭洊迫堂奧危謹洒血叫闔以效纓冠急救事頃接遼撫周永春塘報知奴兵二萬騎一從撫順入潘一從東州沙地入潘又知經臣熊廷弼單騎赴潘鬚覓鎮等處分布兵馬而遼陽虛無人僅有劉孔胤在城潘葢岌岌乎殆哉勝敗存亡相旦夕間再有報至經臣歸路有無被截皆不可知以經

臣萬死不顧一生之身此其衷華報主之日
矣臣不覺撫膺頓足泣如泉湧慮遼之距瀋
總可百餘里而遙瀋亾而遼隨之遼亾而山
陛下若尚高卧
海蓟鎮隨之此破竹之勢
宮中不出而延見廷臣共商大計從此無缺金
甌定非
陛下有矣然則遂狃天數而隨逆賊天惟之說乎
抑百計回天而頭顱焦爛汲汲爲救焚謀乎

臣書癡素不知兵又彼中情形自塘報後無
能遙度但以臣之愚竭臣前歲疏中
缺道不足分防立下冢卿登時推用乃口傳
天語保無中使之虛詞逐月挨查明是遷延之故
智原可一句判斷而反至費詞轉多似出滑
稽有同兒戲中間線索莫曉從來
陛下但推本至誠若真實不肯棄遼即眞實不忍
缺遼道而冢卿之命可即沛也第二宜
宣諭經臣二年以內共享太平皆爾功力爾復以
孤身病體親出調度而奴兵壓瀋爾不知從
何路回還爾于戰守機宜相時酌用但使奴
來爾能堅守遼陽一塊土即不愛高爵厚祿
爲爾顯酬雖經臣命世英豪勸不以賞而
陛下軫念勞人則萬宜出此矣第三宜念道將數
人勤劬浹歲卧薪嘗膽奮不顧身速下
溫綸勸勉激發至犒賞軍士經臣有疏撫臣有疏
兵垣兵部有疏皆不報令人莫解臣考征倭
事宜欽賞銀原出內帑臣前歲疏中曾以兩
部不能執爭爲言今念
皇上阿堵營心所惓惓者在此不在彼自不得不
責之兩部但在兩部毋得互推如戶部切勿
云賞軍事關司馬如兵部切勿云錢穀隸在
司農合照數平攤一面差官解運一面題知
一面閣臣擬詔隨後請發但要懇切眞詞令
軍士讀而泣下有投醪挾纊之感也第四傳
檄督撫諸臣遼瀋警至廣寧立時救援廣寧
兵空山海立時接濟至永平之濟山海前鎮

之濟永平一步進前一步務如常山蛇首動尾應乃保無虞第五薊鎮內護神京外防強虜咽喉重地合屯重兵世宗朝戚繼光練精銳可二萬足當一路長城而今竟成往事矣徐光啓練兵八千急須前移薊鎮不但奴來能禦而京師所恃無恐全在于此第六密雲道缺日久邇日懇請者但知遼道急而不知密雲亦急蓋京師附近道分惟此為最預擇有才望者充之而併以儲異

時遼薊一帶之用可也第七陣亡文武官將如劉綎潘宗顏輩此時而尚不優卹更待何時失事如李維翰楊鎬李如栢李如楨今日而尚無處分更待何日宜急勅禮兵部限三日內分別懲勸其疏上聞第八本兵只靠黃嘉善一人楊應聘物故尚猝未及補祁光宗侯代又綏不及來甘肅舊撫既復乞骸合將新撫速推以便光宗交代敦趨赴部仍諭不許過家以致逗遛妨誤部事其楊應聘缺即當推力才有餘者縱涵養不足亦在所略但留以備一時邊差緩急所重在才不必如平常論人之為拘拘也若職方司更屬要緊選擇而使自是與遼道並急者矣第九各處徵兵仍宜催促如北宮秦氏請添調三千五百之數合早為檄取以成一隊原疏所乞資金一一議給以壯女丈夫之氣而為髯眉男子者媿也第十勤王二字原不宜出口張皇但恐萬一京師有事各邊及近畿輔在畿輔所資保障更切撫臣韓浚既已病聞何不遂聽其高尚以便另推而儻再酌議躭延所誤者大矣第十一司農李汝華當此重肩難卸代替無人務將兵餉本折綱領一力擔承留都鼓鑄何以力行水利屯田何以修舉須即日入朝大家商確至山東司仍以張國鋭而此外添設遼東司取有精神有才

智者庶能勝任而愉快乃自臣去春言之今
歲左光斗薛鳳翔又言之而尚寂無一語此
何以解焉即國鋭仍宜策勵本職如添設未
舉而先自卸肩是兩誤之道也他若遼餉司
單郎中又以憂報具題更代可須臾少緩耶
第十二大小內外要緊各官懸缺甚夥除遼
道自應單疏若其餘諸缺在冢卿得旨之後
須將應補官員不拘新推舊推總疏列名輔
臣密揭只求將此總疏票擬是之一字一了
百當盡斬葛籐免多煩聒而如再有姑俟檢

發之
旨友檢查原疏之旨與夫知道了之旨俱徑自封
還使人人得營職業而在在藉有干城未必
不繫于此舉也以上一十二款或臣所曾言
不嫌于復或衆所共言不嫌于據或臣與衆
皆未言不嫌于創總之語不擇音件件要圖
皇上深居稱病付之不見不聞無限忠言盡歸流
水廷臣只得合詞洒血請死官門若臣九年
侍從疏無慮數十百未一報可今復尾廷臣
明知必死尚假醫療以冀生路于一線臣亦

後多言煩稱更祈立時剖臣烹臣以爲人臣
居言路不能以言悟主者之戒則臣死之日
猶生之年也臣疏濱發接李光榮塘報始知
奴酋到瀋而賀世賢柴國柱兩將堵截而去
臣不勝喜懼交集喜者喜其暫去猶是社稷
之靈懼者懼其佯去而旋來如再來而堵截
不住將若之何哉
望上惟亟下臣疏令諸當事酌施行諸當事亦
乞採擇臣言不以迂漫無當棄則臣厚幸也

○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黃嘉善等題爲遼勢危
急堪憂邊道緊要難緩輿情共鬱
聖慮宜周謹合詞控籲恭候
明旨事該臣等于十八日據塘報東賊二萬餘騎
分犯河南北遼瀋岌岌乎殆哉嗣得李光榮
揭柴賀二總兵統兵堵截奴兵暫退夫其來
之勢甚惡可懼也其退之情甚狡猶可懼也
何也奴兵屯駐近塞原不止二萬其以二萬
入者蓋以嘗我虛實而今虛實且爲彼所窺
矣故暫退以懈我備將悉衆以壓我境此不
待智者而後知也懲于前而慮于後則防之
道當預耳爲今之計在在屯堡急宜設備在
在彈壓急須得人若只恃兩監軍道出騎駐
瀋陽奉集而經略孑然一身幾守孤城恐居
中不能應外顧後不及瞻前三韓大事不幾
危乎進而山海又進而
陵京愈迫愈危有臣等所不忍言者故今舉朝皇
皇禱祀而求默冢卿者曰教職大選急選延

試貢生甘肅巡撫兵部左侍郎職方郎中急
而臣等以爲急中之最急者又莫過遼左之
道臣乃作速推補有旨批發原疏有旨延貯
數日猶爾遲疑或者
皇上厭臣等之頻數激聒故急而示之以緩乎臣
等亦知激聒爲罪頻數爲罪而無奈時勢艱
危不能延待矣即于胃缺鉞亦所不敢辭也
謹瀝血補牘文華門恭候
明旨施行

皇上俯念臣等迫切至情立刻黜用吏部仍乞
勑即日到任推補遼東各道等官臣等曷勝戰悚
待命之至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海運煩增財力大匱謹
陳萬難之狀勉攄一得之愚仰冀
聖明軫念事山東司案呈淮巡撫山東王在晉揭
稱先該職等題爲云云等情除具題外具揭
到部看得奴酋狂逞以來我師敗衂之後徵
兵遠逮于四方索餉遍及于閭里所在騷
月無寧日眞有民窮財盡之嗟深慮竭澤焚
林之釁臣實惴惴在懷故凡一切條議毋加
博採必期興論僉同人情樂赴者方敢施行
今東省以洞瘵之餘復罹叠徵之厄較之他
省其苦倍加固不待言矣但登萊爲航海門
戶自古經營東事必先此地空勢使然也況
今援兵雲集遼左玉粒桂薪行伍有枵腹之
悲士馬無飽騰之歡經臣奏揭迭至如救焚
噬臍無及斯時尤議多製肘謀屬道傍陸運

既費後而難繼海運又叵測而疑遲倘變亂
倥發于一時禍不獨中于遼而止今撫臣長
慮却顧既爲東人請命尤爲遼事圖安疏稱
可憂者五所艱難所不可知者各四內如先
該督餉部院議泝東省本色六十萬石半輸
百姓半召商人蓋恐全出于民不免追呼之
擾而攘攘之世坐使農商子母權宜易于措
辦耳不意淮商憚于涉險畏衰足不前更議責
成于官而昂其價值糴運于民運三十萬石
濟青登萊四府均出其招買三十萬石登萊
分任二十五萬石濟青分任五萬石以敷額
數米價不致騰踊小民獲沾微利楚弓楚得
誠調劑之善算也雖云爲數甚多憂于不足
然上年往往南販淮揚今宜先儘東省以足
泝額則聚集必廣自可充裕無憂矣至于裝
運之船隻或分投催募撐駕之水手或厚賞
招募船具須精堅適用起運則次第發行交
納川嚴禁勒需舟人之倫竊何以防之輸運

之憔悴何以慰之事在各省有司克供厥職
誠心任事更賴院道諸臣鴻猷石畫加意振
刷之耳如道路迂迴礁磽間阻必募熟諳之
人豐其犒賞以為向導若夫天昊觸忌颶颶
鼓濤問之長年相時開發即不能保海不揚
波亦權其利多害少而已朝廷大張撻伐欲
儆鯨鯢築京觀咸願精衛銜泥神人驅石竟
如滌濊者何其合用船隻餉部自當催促完
備急行發運共原疏雖有可憂者五艱難及

不可知者各四然五議既行則諸事可幾而
理矣所有應議五款相應臚列覆請伏候
聖明裁幸容臣部咨行該撫按及經餉二臣照款
施行庶東民少甦征役之苦而危邊可免匱
乏之憂矣
一曰減編之當議前件臣等着得遼餉歲費數
百萬那借已窮勸輸不應所恃者加派抽扣
而已今徵調輓輸在告減彼以歲歉求寬
則加派之數又成烏有誤餉必致悞遼悞遼
兼以悞國此宇內何等光景而臣可輕啓其
端哉況原設加派一年者免帶徵一年加派
二年者免帶徵二年又緩徵四十五年以前
拖欠其最後加派二厘登萊為有海運減去
一半朝廷可謂寬恤之至矣若槩求減徵恐
一處減而各處援例額餉虧多遼兵何食呼
庚禍發誰執其咎此其端不可開而臣不敢
任者惟賢有司眞心愛民火耗添封盡革常
例小民亦必樂輸以急公矣然在道府啟導

有方綜核有法如有司果能多方通融一塵
不染百姓不苦者據實特薦且有損此加耗
因而潤囊者徑行參處庶民不病于加賦而
吏治益清矣又如御史房壯麗疏陳嚴禁秤
頭火耗已覆奉
嚴旨臣部另行嚴催而寰海之內歲月已久未見
特參一人則信厲民者在無藉之橫徵不在
毫釐泜取也所宜再行催取以儆有位伏候
聖裁

一曰扣解之當議前件臣等看得東省坐泝海運六十萬石每石查羅價腳價約費一兩須用六十萬金而合通省所存新舊遴餉止有二十九萬一千九百九十餘兩視數尚虧一半據議欲將京邊起解錢糧扣留以充羅運之本似屬便宜長策惟是東事以來餉分新舊恐頭緒混雜出入不明如前此登萊二府海運共動舊餉司民運數萬兩將年分互異就費許多查等此近事之明徵也今果扣留京邊必須那新補舊自此奸猾易于影射薄書祇覺煩擾且用者取見在之逸必妨九邊年例之需此臣等所以始終持分餉之議也然而遼事終不可廢糴資終不可無查得該省有實在倉穀七十六萬石除一年留地方備荒尚該一半穀二十八萬石折米可得十八萬石矣尚欠十二萬石應用銀十二萬兩即將四十八年加泝銀內照數動支以爲糴運之費其該省京邊錢糧仍舊趲解則運事既襄諸邊有賴矣伏候

聖裁

一曰兼運之當議前件臣等看得東省地土高阜民多播麥往往穩歲夏熟不續入秋早可濟用今二麥已熟市糴又賤議將二麥與米豆兼收有無貴賤通融誠便民之善計也合無將所泝本色六十萬石之內兼收二麥三分之一運發遼鎮給散軍士仍視兵之南北酌與之多寡必投其欲然五穀亦何種不可食哉是在隨時斟酌以果軍腹再酌價值俾之適均耳伏候

聖裁

一曰預備之當議前件臣等看得海運漸已就緒遼事結局無期一歲之輸僅供一歲之食則預爲運轉之計豈容遲緩況山左旱潦靡常苟遇凶歲升合皆珍十八萬石折米可得十八萬石矣尚欠十二萬石應用銀十二萬兩即將四十八年加泝銀內照數動支以爲糴糴之歲廣爲糴貯以待來年庶糧餉不致中絕而海運可以長

行然而預籌必須籌資無銀總屬空談查該
省有四十八年加派之銀分毫未經起解若
盡留爲預籌之用儘可充用合聽彼中動支
前項加派銀兩及時收糴隨便堆囤安置如
法封記惟嚴無令耗蠹致多虧折蓄艾之謀
計無出于此者伏候
聖裁

一曰屯種之當議前件臣等看得天地有自然
之利百姓無不樂之財遵事茲無底止財力
安得不匱則亟舉屯種以贍軍儲不宜後矣
據稱金復海蓋間多膏腴沃壤近爲草萊荒
土是棄自然之利而倚有盡之財非計也又
稱海道差官偵探絶無險阻夷可深入儻膏
腴之地爲賊所據則委積之儲爲賊所有藉
寇資糧我中大患若遼陽中關無糧則登萊
禍害轉切此可寒心也況今兵馬初集以戰
則不足以守則不支或于軍伍中挑其脆弱
者萬人而仍選慣習農事者將之屯于復蓋

古者一夫百畝八口無饑若以萬人耕瘠儻
雨賜時若畚鍤力勤獲之可供八萬人矣既
省輓輸之苦又免脫巾之呼足食之道端在
于此今無移咨督撫責成各道躬親踏勘計
人授土計土授糧計所得粟米若干或抵歲
運常數或備一時不敗誠經久善圖也伏候
聖裁

○戶科給事中李若珪題爲國家外侮難廿自振
宜力伏望上下交儆以雪國恥以保
宗社事夫自有遼事以來覆師殞將陷地屠城罹
二百餘年所未有之慘禍四十八載所僅見
之僇辱乃
皇上不以爲辱諸臣亦不以爲辱而奴復辱之自
稱曰朕曰汗擬
皇上于徽欽聞者始相顧而怒曰何物賊酋敢于
侮上至此哉然而諸臣憤怒職則痛哭何也
孟軻氏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孔子曰
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不意

皇上聰明神聖度越前朝而時事光景不無一二有似于末宋者職請得直言無諱可乎宋蔡京行結糴俵糶之法括盡民財曾孝序謂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不用其言卒至民窮盜起今四海困窮人心思亂援兵捋臂腹急如焚溺皇上尤不出朽蠹以拯燃眉一切掾求殆盡地亟之加派無已不顧剜肉盡于心頭事例之名色太多寧無有傷于國體宋當窘急之際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然尤賴李綱之言取財于東南募師于西北慮重困也今幾內何地也所賴股肱重郡出死力以禦門庭護陵寢以固根本者乃以累歲之饑荒當援兵之孔道旦貨料之供匠役之徵悉就近株求而車牛騾馬又復重困之今則仍欲募兵也萬一都門有警遠望勤王何異取水于西江乎于時家戰戶守一無所恃又安望效死而民弗去也今正當求兵以實畿內反欲空畿內以

顧外邊根本先虛萬有餘慮援兵脫逃于昌鎮盤據于近郊且聞一股掠山右一股搶五臺蓋此輩投首恐軍法之誅藏躲無置身之地挺而走險行攉花銷又不能北走胡南走越哨聚劫奪勢所必至況今無爲白蓮等數千里同風而都門把提幾南搖手實煩有徒安知無草澤豪傑乘機中起斬木揭竿一呼百應是即清溪之方臘而河朔之宋江也竟不聞當事者作何處置焉宋當窘急之際詔諸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宋主不聽坐致倒戈今人心渙散自朝廷以至邊方所在解體誠嘗收拾然最急者孰有如犒賞官軍一事事當以收拾人心爲本人心不附雖有高城彼其背鄉井離骨肉目覩河骨竟銷烽火還家無日自分必死尚不能徼分毫之賞慰一飽之望即使素教之民亦有可慮而況烏合未練之衆乎屯雜處夫兵猶火也恐不戢自焚之禍有不獨在脫逃者乃三十萬火急之

犒賞仍煩議湊而未卽發也尙謂內有人乎
金幹離不自得郭藥師益知宋之虛實因以
爲鄉道懸軍深入矣奴酋同李永芳等運籌
決策戰勝攻取如入無人之境且奸細間諜
多半遼人我旣不能西間諸虜又不肯東慰
朝鮮以遼守遼已成望梅以夷攻夷終歸畵
餅而以中國攻中國奴反得勝算焉亦可慨
已宋童貫爲三路大師棄軍逃歸朝廷置而
不罪故王方平之徒相繼而遁遼事自寬李

維翰後遂有陽勦陰和失機隕將之楊鎬遂
有按兵觀變掩敗欺君之李如栢兄弟何以
至今不殺耶三軍激勵惟此刑威釋此不問
後有效尤喪無日矣宋當金人犯邊則下有
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陽抑之今冢卿之推
旣有成擬乃事愈急而上愈緩言愈急而上
愈厭不費一些檢查而故用以推辭寧費許
多傳宣而終吝一是字舉朝莫曉其故天下
不知所爲不謂熙朝聖主作此難解古怪事

也宋當金兵報入天長黃潛善尤聽浮屠說
法或有問邊耗者尤以不足畏告之及帝渡
江江上之人錯認黃謂爲潛善罵之曰誤國
誤民皆汝之罪潛善亦不以爲辱今樞臣自
受事以來經多少喪敗曾有一毫忸怩否然更有隱憂焉
多少彈射曾有一毫忸怩否然更有隱憂焉
從來國家之禍未有不始于蒙蔽者請亦以
宋事例之宋事之壞大都由于中旨後有不
類御批者人亦不敢問遂使韓侂胄引進葺

小流禍無窮今
中旨變而爲口傳矣卽如冢卿一事竟自發票何
等直截何故借口中涓驚傳夜半夫夜半口
傳豈絲綸之體況語多纖婉殊不似
皇上口吻且其婉轉也若不易而更正也又不難
就理機關莫可端倪想衆人不知而閣臣未
有不知者若曰知益覺可畏宋程頤因哲宗
有恙而輔臣不知曰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爲
寒心王輔諫徽宗微行謂張邦昌曰此事雖

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曾此不知焉用
彼相前見輔臣問安之揭有云
聖恙漸平與否
御膳漸增與否職皆不及知連日問之醫官內侍
亦無有知者職不勝疑懼切謂國步多艱
九重邃密正當使渙汗大號如日中天而宮府內
外無釜蓄之隔後可今輔臣問安而內侍醫
官皆不應獨不可寒心哉知與不知總爲亂
階此舉朝所共疑在輔臣爲朝廷計與自爲
私則無耻寧拂清議不敢拂人情則無耻寧

計皆當以死生去就爭者柰何不悚然懼也
自奴酋抄傳我邸報偵探我情形中國事體
皆所稔知以上數款正奴所喜談而竊笑者
兼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彼其視遼東一塊
土直几上肉耳則志安得不大兵安得不逞
耶事勢不窮則不變人情不激則不興困心
衡慮而後作徵色發聲而後喻此正其時惟
在君父之自振之耳自振云何在
皇上莫若信在諸臣莫若耻賞罰不行則不信用
舍不決則不信朝令而夕更則不信蔑內以
拒外則不信餚套詞以誑臣下則不信尋題
目以箝人口則不信有財而言無財則不信
口言遼急而心不急則不信多生猜疑則不
信令人難測則不信
皇上一自反而可得也不做實事孤朝廷之豢養
則無耻不求盡心咎時事之難爲則無耻占
風望氣樹黨招徒則無耻黃緣請托納賄行
私則無耻寧拂清議不敢拂人情則無耻寧

負朝廷不敢負中官則無耻自爲好官由人
笑罵則無耻回護隱忍知而不言言而不盡
則無耻諸臣一自反而可得也
皇上反則信信則人任大法小廉文經武緯一振
而諸臣振矣諸臣反則耻耻則近勇同心戮
力共念分猷衆振而國振矣此所謂能治其
國家誰敢侮之者也職感時傷心不勝流涕
冒昧上言殊多死罪伏乞
皇上垂矜採納慨然臨御命輔臣及九卿科道

今後務要上下責成交相圖治共雪國耻仍
令諸臣各將用人行政急切要務分欵彙奏
一併允行則
宗社生靈之幸也
○通政使司通政使姚思仁題爲逃兵拒捕殺人
處分再難延緩懇乞
聖明立賜宸斷以肅軍政以弭亂本以保萬安事
職接得順天巡撫兪性奏稱有延綏遊擊
袁大有統兵援遼兵馬一千餘名行至昌平

地方有七百餘名棄伍脫逃去訖等情嗣後
薊遼總督有奏巡按御史有奏巡關御史有
奏兵科有奏兵部有奏諸臣咸慮此七八百
人者結隊而前鼓行而進直走中原則兩河
聚掠之饑民或投入而倡猖獗旋轉山西則河
曲盜礦之好賊或搆引而稱亂鰓鰓焉不勝
私憂過慮迄今已三四十日而尚未奉有
明旨昨接延綏總兵蕭如薰爲招撫逃兵事中途
迯兵已至忻州搶掠殘害地方見兵追捕乃
敢傷人且傷把總及至五臺拒捕傷官兵
過定襄越靜業今已馳至神木欲投草地等
情始知前此諸臣之心不爲私憂過計而前
此諸臣之言不啻燭照數計矣竊謂立國必
有紀綱行軍必有紀律而行軍之紀律卽立
國之紀綱故亂行必誅非爲一卒也奸命必
誅必爲一時也法也者用少而禁者遠所以
規天下也唐元貞間淮西防秋兵四千吳少
誠誘之使逃德宗立遣李泌發兵防遏勿令

濟河夫四千弱兵何足介意乃至天子臨軒
宰相出鎮親率禁旅一鼓而纖之生擒六十
餘人送京師悉腰斬于鄜州軍門以令防秋
之衆今日之逃兵雖無合營盡殲之理然而
招撫正法二者俱不可偏廢正法之典當加
于不恤軍士之將領與倡奸言之奸徒招撫
之仁當施于聞言搖惑之脅從與沿途不擾
之士卒袁大有任職遊擊分爲主帥平居旣
乏投醪挾纊之澤以結軍心于前臨時又無

持危定傾之術以收叛黨于後鼠伏獸竄草
間求活此何可置之不問當遣錦衣衛官校
拿解來京或行延綏撫臣依律窕擬至于逃
兵七百餘人始自延綏近抵昌平奔馳四五
千里一路秋毫無犯雖或被惑潛逃終非素
蓄異志姑開一面之網暫免參夷之誅令其
各赴所在官司投名出首查訪首倡妖言一
二人拿送解京梟首于各省募兵必由之路
以正軍法其餘諸人許其自新與之更始儻

再怙終不悛欲投草地即將本犯父母妻子
盡行誅戮此輩雖冥頑不靈未有不顧其父
母妻子者一遵國法即吾赤子決不食言以
失朝廷之大信也昔羽林虎賁擅害征西將
軍魏主不問高歡見之而散財結客職愚以
為今日此舉動關係不小行間悍卒傾耳
側聽以窺朝廷之淺深山海奸雄延頸企望
以卜國家之輕重儻逆奴苟延于天誅則徵
兵斷不容已如苟且姑息之政行則召禍釀

亂之機伏矣領餉則駢肩比足而來臨敵則舉
頭掉臂而去宇內雖廣兆民雖衆誰復有一
夫一卒肯出死力以捍衛我疆場哉危矣危
矣職因是而竊有不平于衷者經云賞不踰
時罰不旋踵劉綎潘宗顏趙夢麟等捐軀死
事踰一年而不聞有延賞廟食之恩非所以
為勸也若楊鎬李如楨李如柏等喪師失律
踰一年而不聞正守備不設之罪非所以為
懲也援遼之將領卧甲霜天枕戈夜月不沾

一階一級之秩而不出門庭之彭元錦坐受
五府崇階褫奪未行出關逗撓健兒數珠晨炊
拆桂夜秣不沐一錢一金之賜而殺人搆人
之逃竄坐享安家銀兩而追奪未加近閣部
建議頒
勅一道發銀三十萬兩解赴遼陽以慰勞將帥撫
按士卒此安邊籌國之至計斷不可已亦斷
不可遲伏願
皇上查以前臣奏逆軍章疏盡發下部會議處分

而賞邊三十萬金每事曲加節省以完此局
庶幾軍政精明紀律震肅
宗社無疆之體端在是矣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五終

天都程開祜仲秋父輯

○右諭德周炳謨題爲國勢日陵强仁宜亟謹循
聖明師古圖新以備省覽懇乞
宗社事臣聞欲威外者先治内欲知今者先考古
益天下譬則一身而治天下譬則療病受病
之處今人不異于古人用藥之方今蔡多同
于前案藥以瘉病攻瘕之劑之苦脂枯郡國勢窮物急觸事
即北伐至于太原功成而歸時人作歌美之
及今未之有改伏見建酋敉逆虜熾之慘骨
白沙場股削之切見昔人欲修事宜聞進先朝
心不能自已切見昔人欲修事宜聞進先朝
故事在陳言者明非無稽之論亦冀聽言者
庶幾有據而從臣愚摘陳五事輒據往蹟仰
贊崇深夫虜患爲今症之標而自强實對症
之劑比見奴氛彌熾薄肆跳梁雖犬之吠堯

喜受祉堂陛交乎中外不二斯兵情不隔矣
兵情合則將帥意伸而議無弗行兵主良則
彼已箅精而舉無弗當兵用充則士卒氣張
而戰無弗勝此六月之師所以收功于薄伐
也今日東夷發難西虜交訌開鐵既陷垂涎
遼左乃行陣之間議戰議兵動未湊手
廟堂之上議徵議調若未協心暴亂既久事變
日生一旦橫決悔何及哉臣愚仰窺
皇上年來亟視官爵輕視人才狃目前之細娛忽
無形之隱禍非不以邊方失事爲可憂而實
不以朝中廢事爲可懼元戎有人便爲足辦
此事即密勿晏逸無妨也不知朝廷邊境相
爲翕張豈有紀綱廢于深宮而威嚴申于夷
落者乎樞臣有人便謂足付此事即百司荒
棄無妨也不知禮樂征伐相爲綰結豈有頹
廢偏于庶政而張皇獨在六師者乎臣又意
皇上臨御既久習見諸臣之相擠相詆以爲多官
適多口耳有如師周宣之慎徵接下則人人
和衷矣又習見諸臣互相推諉以爲多官適
多惧耳有如師周宣之早朝宴退則人人厲
翼矣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今日之怠荒
極矣臣以爲
聖躬尚自遑和以靜攝爲急如
聖躬業已康强則爲急計治安未有急于擇任忠
賢扞衛疆埸者乃
聖躬萬福臣工不知而軍前利害朝廷不知
皇上既以自惧而臣下復以
皇上之自惧者惧天下謂
九廟神靈何整頓挽回惟在今日乞
聖明審察蚤計

漢文帝一條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
騎入朝那蕭關侯騎至甘泉帝以中尉周
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
軍長安旁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寧侯魏
遬爲北地將軍除虜侯周灶爲隴西將軍屯
三郡上親勞軍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

太后固要上乃止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遂出塞即返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吾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戰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爲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弗用也上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市租皆用餉士賞賜不從

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得盡其智能今臣魏尚雲中守市租盡以餉士卒私養五日一椎牛自餉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漢文帝三代以下賢主也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獨匈奴數犯邊境爲中國憂蕭關之冦帝命將出師奠安京邑則軍長安旁騎千乘卒十萬矣分守重地則列三侯軍三郡矣至當匈奴者則必有大將軍其人且親征之議以太后固要而止其不自服逸何如至與馮唐問答一節思古賢將每飯不忘及審知魏尚非罪持節之赦不俟異日籌邊命將聽言用人若文帝者可以法矣今邊左之役行及二年而廷論已明彰瘴未決偷生蹙地者優游于邸下揀命守城者頗頓于沙場軍市無自得租賞賜靳于中

內何以鼓奮三軍何以宣威九塞且

宸居深拱

容旨稀傳召對誠爲盛事而揆地日見孤單得旨僅扈常行而緊要全無一二堂簾隔絕起居不聞于外廷血脉不通章奏盡歸于廢閣賢如頗牧豈能自見其奇議如馮唐何由一吐其臆此在治平之世且釀亂階矧當危急之秋覩憂禍矣伏乞師漢文之止輦赫今日之天威臨御嚴廷諮謀將帥寬文吏之法拔卒伍之

雄燕猛士見奇蠻夷率服國祚永昌也

唐肅宗一條至德元載上使人召李泌于潁陽

泌上謁陳天下所以成敗事上大喜事無大

小皆諮之嘗問以破賊之期對曰臣觀賊所

掠金帛子女皆輸范陽此豈能雄據四海耶

陛下今詔李光弼郭子儀入河東以

兩軍繫其四將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

冤矣其後廣平王俶收復兩京泌謀居多至代

宗世德宗爲太子亦與之遊臣按自古聖君

必資謨弼非獨開邦爲然嗣世之君尤不容

少非獨無事爲然多難尤不可廢今方外小

有事便罷經筵是爲先王遺籍不足贅有爲

之治王家子孫生深宮之中長婦寺之手平

居罕與士大夫接見顧天下重寄將來實身

任之四海之大豈能百年無事挽亂爲治轉

危爲安此却非憑藉宮寺所能幹旋全在倚

任將相夫以平時素不習見之人面貌已自

可疑肺腑何由相示莫知倚伏坐致覆邦即

如有唐肅代德三朝夷狄藩鎮禍亂繼作國

勢搶攘幸李泌在事發謀陳議誠以講習遊

處相信于平時故圖任諮詢收功于畏日弘

濟艱難實資賓友之助也

文皇帝親征胡虜皇長孫從行上謂學士胡廣庶

子楊榮諭德金幼孜每日營中閑暇即以經

史于皇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乃

者講席塵封春秋屢易

皇太子既有一暴十寒之隔

皇長孫未聞出閤就學之期何以光睿學于緝熙

何以發天聰于德性伏願

皇上簡拔官寮輔贊問學他日萬年有道之長四

海無疆之慶皆係于此惟

聖明留意

宋真宗一條宋真宗景德初契丹西夏並爲邊

患慮軍糧不給由內出銀三十萬付河北市

糴其後復命河北河東陝西增糴使可給三

歲以外真宗計先邊儲如此臣又參考陸贄

請邊城貯備米粟諸鎮收糴分貯軍城用防
艱急縱有寇我之患必無乏絶之憂臣濬請
于遼東宣府大同極邊之處各立常平司戶
部遣屬官一二員歲蒞其事每于收成後糶
官錢收糴貯之于倉穀不必一種惟其賤而
收之收不必定價隨其時而予之其可久蓄
者儲之以實邊城其不可久者隨時以給廩
食之人今遼陽轉運海陸兼行海有覆溺之
憂陸有車牛之擾費方日增獨惜往秋遼左

歲當順成而所司不爲早計儲蓄舊救既沒
新價驟騰今後邊氛一日未靖餉一日應充
如丘濬所言遼東宣府大同遣官收糴之議
斷在可行推之河北河東並宜預積以爲緊
急之備獨計戶部多方設處未敷目下支持
何得餘銀發爲糴本即使糴有存積當亦旋
著轉疲敝爲富庶況以見在之軍乍荒之地
推泌餘意計必可行斟酌權宜是在當事耳
宋仁宋一條寶元二年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
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
皇上誠爲
宗社萬年計除一應議定見兵若干新餉若干戶
兵部照額計處外另出帑金二三百萬給沿
邊諸鎮及畿輔大郡各二三十萬乘秋收之
候行市糴法斂惟其賤不問厥種收貯之日
當檢納不許擅用用訖隨補充爲妥邊要策
大抵開荒之初費一錢必做一錢實事承平
日久費十錢尚無五錢實用不獨侵漁者化
爲烏有即見在者多屬不堪如十庫諸物各

厥等料無裨緩急徒竭脂膏盡折一年堪充
市糴冗費之收莫先于此項聞奴輩造孽方
且嚴兵以獲種我兵既多應可分張以衛農
昔李泌議發左藏餘緡易土番運糧餘牛募
戍卒以開荒增糴價以集衆欲變戍卒爲土
著轉疲敝爲富庶況以見在之軍乍荒之地
推泌餘意計必可行斟酌權宜是在當事耳
宋仁宋一條寶元二年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
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

宮掖所須務從簡約復出內庫珍珠估緡錢
三十萬賜三司助糧邊儲即此一件便能審
天下大計今遼左用兵調費煩矣一切哀世
苛歛之術幾無弗行而服御之奉如昨宮掖
之供如昨叩閽請發堅持亦如昨夫以
陛下之睿聖豈見反出宋仁宗下乎特由礦稅之
行言者力爭變者見停以有此克物而輒云發
皇上幾經顧慮大費調停以有此克物而輒云發

帑寧易入耳故羣臣之論或以請之不便曰
非可繼也或以請之便曰以濟急也而臣以
爲極則必反久則必悔今殆其發之候矣周
穆好游自克于祈招之詩漢武窮兵追恨于
輪臺之詔今我
皇上天災民困之極正改弦易轍之秋況值夙病
新恙之餘尤宜心易慮之日
陛下試思疾病之時珠玉滿篋何關性命金錢充

大行皇后之需費亦數萬何不取用于宮中省辦
于外帑此亦節省自宮掖之一端矣若
皇上更翻然改念以宋仁宗爲法酌取其羸散之
有司以給經費外夷聞之亦將懾服此真所云所
勝于廟堂者也至昔時內監在事之所進奉
去事之所藉沒多者動幾百抬少亦不下數
十擔雖多玩好之具半爲服色之需歲歲年
年日就朽蠹可惜萬民膏脂化作半壁塵灰
臣以爲宜命所司爲檢發作塞上軍資或以
連結諸夷或以犒賚將士既不暴殄天物猶
可鼓舞人心
陛下不過割此棄金而在幕府可充軍賞償萬一
之助也方今四海困窮奸民伺海上暴民肆
河北叛民起關陝乘釁觀變一旦橫發
陛下即擁大盈之富能安享哉
皇上誠察上天保護
聖躬之心以毋失此悔機與天同公不私其帑自
此而隕既往之失以詔天下則日月之復光

彩彌新自此而合競奮之士以捷四夷則雷
震之威靈爽昭布
宗祉生靈罔弗攸賴矣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守潘滅賊大機糧料實
關急務謹申飭僨運之法以應急需事山東
司案呈督餉侍郎李長庚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遼兵進守瀋陽需餉尤急這僨運事宜俱照
前議通行各省直督撫司道等官一體着實
遵行不許推諉遲悞李長庚催督有方不辭

勞怨着照舊盡心任事以付倚任欽此案呈
到部臣惟遼自逆奴匪茹軍興煩費歲約糧
料二百萬餉臣李長庚自北自南督之關內
催之關外已無不竭之心力無不悉之壁畫
乃各處司道腹裏者第言兵馬曾不思
師行糧從一設身以處餉臣之地者是以餉
臣不得已而臚列欵件又不得已而再摘欵
件以申飭之期內外諸臣同舟共濟直恐獨
拍無聲而亟亟叫關矣臣敢不亟亟乎查得
餉臣今二月自關外還津先後凡催造淮津
船約七百餘隻而由二月迄今運發糧料據
海蓋寧前二道報收天津芝蘇灣等處約二
十餘萬石訖其南岸紆曲非人力所預期而
北岸創行實天心之助順查今抵套者卸三
岔河者漸積京抵使二軍望馬果腹微餉臣
之力誰與領此然至引經臣咎稱守瀋迫近
賊巢糧運遲悞可慮致經臣親詣海州直任
以爲已責餉臣之心不滋苦哉使各處司道

諸臣疴癢不關吁呼不應則餉司之心徒苦
耳故關內外各道員宜急爲推補各道亦宜
急加督餉職銜使疴癢相關也除淮徐道加
銜已得旨移咨銓部而遼東宣慰使隸山東淮揚
各道宜並兼餉務此皆喫緊之着不然餉臣
徒苦也至于牛騾車之運查廣寧寧前遼陽
海蓋車計可千輛近聞騾夫故意倒損以圖
入關又將大車藏改小車以帶運而承委府
佐不一置問也可乎故該輜重一管而以永

寧二等不堪新兵專領牛運而牛驟之餵養
失時或草料短少必須嚴查出驛站者責令
賠償出驟夫者即行追究而旋即以倒損多
少定府佐查衆而倒損者自少矣此亦喫緊
之着不然餉臣徒苦也至運有海陸不同而
同受于遼海運二道自蓋抵遼定爲幾撥自
芝蘇灣抵三岔定爲幾日速去速來首尾相
生周迴無斷如怠緩而不及程者咎在府佐
誤而不查者咎在道臣不疾而速矣此亦喫

緊之着不然餉臣徒苦也至于山海關積糧
四十萬陸輓不多勢必浥爛其芝蘇灣一路
寧前道臣力任議開而新造之船已堅固如
或匠役少道臣與督臣廣募之水手少則江
浙撫院宜速撥之而由津抵蓟尾北洋須
得三日順風此藉
廟社之靈而人力亦不可無也
又查開南海口之道而閱臣疏請沿海有船
之家能遲千萬后以上遍加守備黎遊職銜
赴趨者衆矣此喫緊之着不然餉臣徒苦也
轉輓速矣而收卸緩焉亦誤計也遼餉三百
萬津登三處該四千舟方濟見止七百舟非
回空迅速何以遍接而報完也收卸緩急責
在遼府佐至如天津往還船隻報損壞者約
三十餘隻當此不測補造何及則協助之船
在浙江撫道所當速發也此亦喫緊之着不
然餉臣徒苦也今遼兵移濟費餉漸多輸運
漸遠而派運接濟豈容後時查原派山東津
淮尚不足三百萬之數即今淮山業有專道
雖遮船畏出僱造淮沙直抵蓬萊頗廷相已
試之無患矣山東派雖多議將解京盡改折
色佐以事例粟生不無小補矣又況海道最
近每后運價比津運省一錢有奇即以所省
加值召買則多運之苦山東偏受之而厚值
之饒亦山東獨受之使省直司道執考成而
稽年終此亦喫緊之着不然餉臣徒苦也夫
有功不賞有罪不懲聖王無以治天下況戎

馬倥傯之日令上下相蒙而趨避無據功令之謂何故分地考成臣部與倘臣各有題議若倘臣據此以覈各司道司道據此以覈各有司凡有係運務者在文武官員或優擢實銜在儒吏軍民或准例開納不則罰降有差將海運陸運無不用命而出力者矣此又吃緊之着不然倘臣徒苦也夫以上喫緊之着局內者視爲剥膚而局外者視爲贅瘤非藉

巡倘御史以彈壓則避怨避勞相持于文字唇吻之間得無羈悞乎況遼倘與漕粟之數而倘臣以一手足拮据益真難矣故有羈悞者不可無埋輪已經者不可無彈壓而彈壓者不可無院題差以臣倘臣科臣議定久已覆允相應院題差以襄倘務而固危疆用舒

皇上東顧則爲今日贊運中最急之最急者矣昔韓非子曰法正而多難權其難而有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多功則爲之矧此條條畫畫皆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即

皇上已熟視倘臣之方畧而推置其勞怨矣着實舉行計豈旋踵臣敢據欵再覆伏乞

皇上立勅臣部容臣立容都察院急補開原監軍二道臣急題差巡倘御史及各道兼督倘職銜弁行省直督撫司道諸臣令甲傳宣重于綸綍而天威咫尺一體遵行將法乘于人人惕于法直使水從舟陸從車併心競勸海陵紅粟倉儲靡窮經臣得藉手于倘臣倘臣得藉手于各當事諸臣自瀋以東有進無退士飽馬騰無堅不破而奴之穴計日掃矣臣實天聽亦臣部不敢悞倘臣也

○山西巡按江日彩題爲逃兵沿途刼慘軍紀凌替太甚懇乞速誅正法仍祈君相奮發以圖逆賊事臣閱邸報見延綏領兵將官袁大有領援遼兵一千名前至昌平支行糧料草乾一夜盡逃南回閔之不勝駭異知必沿途爲盜地方深受其害也迨入山西自靈丘而頻

時五臺以至陽曲之界所過無縣不受毒無
村不遭慘劫人財貨宰人牛馬殺人性命搖
人婦女兵部差官持執照招之不回撫臣撫
之不聽甚至列營布陣殺戮官兵把總往諭
亦遭砍殺據雁平兵備王于陛前後所報大
畧謂此兵自出金閭崴後兜淫擄掠所過之
處鷄犬無遺幼女少婦多被奸欺職聞經過
其地鄉紳老稚蹁呼啼泣聞之令人欲食其
肉而寢其皮雖夷狄叛逆窮兇極惡從來未

有不知地方何辜而罹此毒也夫山西如此
則未至山西以前與既至山西而往可知矣
數千里徵兵眼望欲穿眉燒甚急且自延綏
以至昌平所受安家銀兩糧料犒賞不知費
過多少而祇供一聲之鬧散也遼東未受分
毫之益地方却被連天之慘金錢買寇廢法
召亂袁大有尚可緩誅乎據各兵所執之詞
曰有三不可爲家中鬧了月糧爲人關印面
又爲領兵官刻剥迫凌夫各兵在路既有行
糧入遼又有遼餉家中自應開糧即印而亦
是記驗常事獨是領兵官刻剥迫凌實爲逃
散之根不然不憚數千里行至昌平乃聽一
二訛言魚驚鳥散豈其情也今日人情膽落
赴援入關者夜遁潛逃何日無之延綏全伍
盡逃諸軍覩望所係當時宜即梟袁大有之
首于昌平以正軍法以肅人心而後持照招
逃亾乃部議行彼處督撫查明究懲罪狀明
著有何待查罪人見在何必發數千里外究

處益行法有機應機而斬人心便肅後時之
誅不足示懲此等票議皆是閣部不肯擔當
過于寬緩今日諸事大率倣此天下所以不
服閣部也邇見指揮李化龍疏爲姪李愈茂
領兵求添行糧且欲留住通州聽練不出關
而四川女官秦氏亦駐兵通州奏陳再調永
補安家銀兩夫李愈茂糧果不足計部應宜
酌處乃藉口聽練濡滯通州何耶秦氏調兵
之疏果出忠義抑亦借是鸚鵡出關且以要

挾銀兩耶總是
國家戎政久弛紀綱凌夷養成一段恣傲陰挾
之形而相與爲日悠月玩之計以故未到如
彭元錦者宣調不來既到秦氏李愈茂者屯
駐不出攄其跋扈之狀不減唐之節鎮而
國家乘玩之景又似宋之靖康矣奚怪奴賊之
敢以逆榜辱也臣讀逆榜不覺髮指冲冠而
心血嘔地夫奴賊之地不敵中國之一大郡
卽殲滅我師襲陷我城而勝敗兵家常事

國家金甌豈其么麼小醜敢窺天命甚至以徼
欽規則辱我毋亦見
皇上不用人不行政自蔽其耳目自廢其手足自
塞其脉絡呼之不聞籲之不應天屢以災侵
譴告之亦不省閣臣又無擔當敢任之力幹
旋疏通之策事事挾體顧面件件依套畫葫
祇有廢壞胥溺莫救所以奴賊足愈高而志
愈揚往者
皇上或疑奴無大志今日睹此謂當如何奮發而
俞旨如此其難枚卜既蒞無着落閣臣又卸肩不
此其甚

得何如併力擔承棟此一身以收桑榆亦計之得也閣臣安在不能勉澶淵之役寇準謂眞宗曰三軍心膽在陛下身上今日遼軍心膽中外精神亦只在我

皇上心上

皇上一奮百奮今衆臣皆奮何逆賊足平乎伏乞念國耻必不可不雪大奮

乾斷用振羣靡諸凡緊要章奏檢發仍勅兵部速正袁大有于典刑其調兵必須以見在

選兵之將爲統仍擇廉勇才智其人庶幾節制有法而逃亡可免其有觀望不肯出關者速催出關仍逗遷者齊之以法而閣臣受國厚恩到此時勢即欲不承擔不可得即欲寢顧恤逡巡亦不可得近天咫尺毘竟關通得來欲揉心力須是脫去常套點冢宰補大僚下各差御史與夫目前喫緊事務儻再推諉因循將何顏以對天下臣一腔熱血何知忌諱因疏逃兵之害而備陳及此

○直隸巡按王象恒題爲楚兵又報脫逃地方禍患未已伏乞亟賜議處以銷亂萌事據通州揭稱本月初四日蒙湖廣監軍道王副使憲票查得保靖司兵至通州因宣慰彭象乾以疾在涿州暫住衆兵誤傳宣慰中途還返遂不抵關逃散二千餘從小路至臨清一帶除星夜差人催促本官及委員招撫外但恐中途生事合行仰該州知會前路州縣把截毋容入城生事等因蒙此除知會各州縣把截

外隨差快手往前打探隨據該役報稱保靖司兵已逃二日回南不知多少尚有在灣住扎者今監軍已親詣招撫等情又蒙監軍道書示逃兵已招撫千餘尚在潞縣及河西路者差人招諭或可復歸故處蒙此擬合申報等因到職據此該職看得頃者延綏兵逃七百餘內已不勝驚擾之苦國法已不勝凌替之懼乃未幾而湖廣保靖之兵又以逃散二千有也夫各兵既領之以宣慰又統之以監

軍不可謂管攝之無人而逃者紛紛則制馭約束之謂何據其招回千餘似有漸就絲縷之機而尚有千人散佚則道路之流刼遠近之驚皇又不知何如人人如此處處如此將來蕭墻肘腋之憂必無底止而黃巾赤眉之禍在於目前畿內之地可堪如此景象乎且湖廣永順土司之兵去年過通州者三千而至關者七百職曾具疏參奏該部覆疏奉旨領兵官劉廷藩田萬年從重究處乃奉

聖明亟勑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外夷蠶食之形數見之後絶不見督撫如何處分而田萬年公然入遼劉廷藩公然回楚該省不惟不加之罪遼者猶曰用人之際罪可畧耳廷藩入楚該省猶然委之疏抄職不足重輕而煌煌

勑下該部行令監軍等官將逃兵亟爲招撫并議處治庶禍亂可杜而軍紀可肅矣

皇上

外伏乞

知該省撫臣何心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外夷蠶食之形數見

國家法紀何在卽臣言不足重輕而煌煌

中華冤解之勢洊成敬採一時輿論之同用

明旨等于弁髦遠近軍兵聞之毋乃輕朝廷而啓

備三韓救急之着仰祈

其狎侮乎保靖永順聲氣相倚去年至通州而逃今年亦至通州而逃去年之逃者無恙

聖明亟勑兵行事切見遼左適日以來奴之擾攘邊地蓋亦足彌高志彌肆矣烽火日傳未已也而山城攻尅無歇日撥夜趕殺未已也而人畜擄掠無窮時西平兩犯矣郭三等屯被槍燬矣頭目屯并王大人屯幾大舉矣至花嶺并許毛子山城甚至二十里無居民矣在奴無入不利在我一矢無加可惜半壁王城皆戈馬蹂躪之場一帶人煙總烽火飛鳴之地經臣寢于床褥固爲國事忘身撫臣戮力

轉輸忽聞家音奪志遼事不岌岌乎殆哉揆厥所由則以戎行不勇奮士馬不飽騰而萬全必勝之術不自我操也臣恤緯有志借箸非才謹以得于輿論之公衆以一得之愚可爲目前急救着者謬爲四款臚列奏聞惟陛下試垂聽焉

一在遼文武將士枕戈卧甲已過兩載處萬死一生之地爲酋不顧身之圖士著者日懷性命之憂遠戍者寧無室家之慮胡笳鳴夜月悽慘之狀堪憐班聲動秋風庚癸之呼頻見不有犒賞曷慰衆心今奉

旨發犒賞三十萬洵鼓舞激發第一義雖恩賚非出尚方而醪纊總屬主惠然非有詔書以感動猶恐些微之賜未易見德也所宜急勅閣臣立擬

詔書一道以慰勞軍士務要剴切痛快聞無不感激揮涕即刻題知發行令兵部主事張應吾犒賞銀兩一體赴遼先開讀而後行賞軍聲自此益振矣此目前之應急行者也

一從遼事以來調募之檄業遍天下出關強半脆弱沿途率多脫逃固由法令未行亦其德澤不厚而衰大有兵逃李愈茂兵逃招撫不從搶奪日報公然拒捕而保靖宣慰司彭象乾之兵逃又以三千告矣職一聞報不勝駭愕夫此土兵也固監軍道書檄一路安靜頗遵約束爲象乾請加銜以愧托病之元錦者也亦彭象乾疏稱精衆揀練秋毫無犯請另

假一銜不願受指揮使之職者也乃胡忽然而逃逃而且多一至此乎約束之法謂何萬里勤王之義安在況象乾身在涿州而兵至通州兩不相顧一鬨而逃罪以逗遷何說之詞第以宣慰而授指揮雖加實賤象乾疏請未爲非是該部議覆不無稍遲所宜急勅兵部一面行文責成該土司星夜招回逃兵令歸伍以自贖馭兵不嚴之罪一面爲請加銜以安其心重其權庶兵心有主而散者可聚

若復逗遛如故招撫不來三尺其在恐不能
爲象乾貸矣此又目前之當急行者也
一遼左望兵尚急眼穿而海內援兵率皆膽裂
似此景象將兵終不可調而遼可遂自棄乎
近有自中州過者語及毛兵極爲矯健可用
前者出關雖有數千而精銳者尚不肯挺身
一往此士爲知已者用而所統非其人也今
新推開原道崔儒秀素諳兵機士樂爲用開
其山居年來已招致有人此新補遼陽道薛

國用所目擊者昨已赴遼過都當茲夷情叵
測兵膽俱落之時得一精銳勝百悵怯而可
失此機會乎所宜急
勅兵部立刻行文崔儒秀令其招集毛兵之一當
十十當百者或數千或數百星夜赴遼合先
出關毛兵結成一隊儻旗旌一新乎其一切
安家行糧着該省處給亦目前之急着也
一援遼需兵養兵需餉此不待計而決也乃措
餉自加派外搜括幾窮於是議者不得已而
有援遼事例之說亦既奉
旨通行矣而折衷者以准貢之停已久服色之加
太濫極言其不可狀無非信
明旨慎名器至意乃戶部議覆遂併俊秀子弟納
附一款俱罷之職始觀之以爲天下功名以
貲得者什九獨此衡文一途猶存公道若使
援納失其寔矣職甚難之適于河南左布政
馮盛明一揭娓娓數百言專爲俊秀納附而
發內稱近日中州援納者頗多數月以來約

近六萬若取數之多則一省可得數十萬若
廣海內可得數百萬不煩加派而餉自足若
爲公私兩利而亦救時微權云爾者憶昔邡
辰兩歲東省既荒行之賑救全活甚衆宜急
勅戶部仍當如河南撫臣議須布施行至于鼓鑄
之法生財正道科臣言之極詳該部行之頗
舛官不用北而用南將何責效用復半南而
半北將何餘息況北之中又分用乎則亦大
失科臣籌畫之勅意矣統祈

陛下速令改正施行亦目前一急着也大都今天下之安危全係于遼左而遼左之安危全係于二三大臣而大臣之感格無術則
聖聰之挽回未易大臣之主持不力則海宇之奠安實難何來敗壞率由因循今復延挨將何底止區區之愚惟願諸大臣馳域外之覩破拘攣之見事到手即做言入耳即行有利于社稷更何憂于髮膚則今日慰勞之

詔書當徵措之兵倘是也輒敢因事效忠以附于有聞入告之義伏
聖明覽察施行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援遼兵將催急應遣謹
查叅規避將官分別援兵先後并議申飭諸
事以嚴責成以一政體事職方司案呈到部
爲照遼左自屢敗之後主客兵將亦者暴骨
沙場逃者竄身道路三韓營壘强半成墟矣
臣部與經臣先後調取將領一百員調徵水
國臣魯應熊先經具題叅罰馬林勇李承芳
該撫臣查係真病若陳九思沈繼業者託病

領倚爲手足用也臣部焦唇禿額速其旦暮
來也將則爲之議加銜復職兵則爲之議安
家贍口行坐廩糧程期有限領押有官諸所
爲鼓舞告誡之法非不犁然備也乃其中急
公赴義者固多觀望遷延者亦有則以敵愾
之勇不勝其全軀之私纓冠之情少遜于自
衛之慮或掣肘新餉之集用或藉口宿戾之
沉綿臣部雖檄催如雨差官趾錯終不能如
期而至此不申飭何以奬忠勤而懲怠玩乎
以援將士百員言之除各省督撫咨回查無
名籍張思仁等八員覆留京營薊鎮王光有
陳國策蒲桂三員題留募練後出關毛有倫
倪寵錢世禎三員已出關正名艾穆張定陳
文魁等五十九員已過京將出關達奇策等
十員已報起程葉光先等六員未報起程許
成名等六員俱見在嚴檄督催其告病如梁
國臣魯應熊先經具題叅罰馬林勇杜勇李承芳
該撫臣查係真病若陳九思沈繼業者託病

規避而忠義全虧豈有國家豢養武臣專享
太平之福澤而疆場有事忍以賊貽君父憂
乎此二人者所應革去職銜仍永不叙用者
也以援兵一十八萬言之四十七年十一月
十九日起至四十八年七月初三日止陸續
出關兵丁通共十三萬二千九百四十員名
又已過京將出關兵丁共一萬六千一百餘
員名已報起程兵丁共五百二十員名其原
題調募未報發者則大同九百九十一名山

西募兵二千名寧夏調募兵三千名河南募
兵七千名鳳陽五千名浙江調水兵三千名
續募四千名北直隸募兵二萬名永順司調
兵四千七百九十二名昌鎮募兵一千五百
九十一名薊鎮一千六百八十餘名以上各
省直既有同仇之心應急共濟之誼即使錢
糧不敷亦應那移支給銷算之日臣部與戶
部不可通融議抵乎此所當勒限督催外聽
經督內聽部科摘查遲悞者也至于兵之發

也人期精銳馬期壯騰責成道臣鎮臣挑選
督臣驗汰疲羸分別參究題請案固猶新也
近據督臣揀閱惟稱真定戚金之三百與宣
鎮所募之二千而其餘則否無論汰回押發
之難糧餉措處之難即前此安家行糧所費
不已多乎選兵於出關入遼之時不若慎選
于初調初募之時督臣所謂撫臣嚴責道鎮
道鎮嚴責偏裨此挑揀之當申飭者一及兵
之行也統以原募將官押以道臣府佐仍以

沿途之無騷擾逃失爲稱職疏墨猶未乾也
近據督臣查驗惟取同知李備領押張效祖
之一千而其餘則否儻所稱未識一面而强
加明知不堪而勉從者或未必無又何怪庸
庸者之不敗事乎領以見在廉幹之官自有
顧惜嚴憚之意督臣所謂兵多則用府佐兵
少則用道鎮之旗鼓中軍此統押之當申飭
者二戶部原題援兵日支米一升五合鹽菜
銀三分馬日支草一束料豆三升俱于在外

各衙門支領仍中有銀米全未給又有給鹽
菜銀不給米給鹽菜銀者致各官赴
京紛告予之則違原行而虼時日不予則拂
通例而失軍心自後鹽菜食米草料宜起脚
衙門算至山海關總給長單沿途赴餉司關
領今督臣有犒賞預借之例本部近有設處
銀兩解貯山海每軍三錢將官二三兩不等
以示優恤豈得入京再告擾乎此行糧之當
申明者三經畧原議援將見在者加級廢閑
者復職其餘亦必督撫移容應晉秩者許之
乃通有陳乞逾涯要求無厭或謂空名激勸
不妨從之第濫觴一開比例之牘紛至
從違互異觖望叢生不思往役伊始而遽萌
奢望異日奏凱行賞可不論功而盡人封拜
乎此加級之當申明者四以上四款雖據成
議而申明援遼舊例以儆餘必遵行得力庶
內外相成將無避難之途兵有調募之實裨
益遼事非淺鮮矣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逃兵屢招不回沿途流
禍可慮亟議處置仰祈
聖裁事職方司案呈照湖廣保靖司土兵脫逃緣
由已經具題外節次牌行宣慰使彭象乾守
備鄒汝聯及差官齊之胄執牌分投多方招
撫回營及節次劄行監軍道王世德天津道
賈文鳳設法招安相機截捕去後切意此一
土兵也乃象乾累世轄臨之衆非烏合之可
比輸誠慕義而來非強迫之所致況有憲臣
治也今據各官呈報招撫至再至三竟長往
不返抑何各兵之果于棹臂敢于捍網如此
哉細詢兵逃之故有謂因象乾稱病不前恐
至無主而逃者有謂因賞不散逼勒東行而
逃者有謂擁衆通城未得即次而逃者種種
口實互爲推卸然虎兕出柙典守爲誰統領
各官均有不得辭其咎者俟查明另行參處

惟是逃兵數至二千鞍矣枵腹乏食勢必沿途搶掠以苟全性命其荼毒可慮也徵調旁午人多觀望聞風逋逃法將凌替其效尤可虞也當其潰散伊始踪跡未定遽繩以法不免重其疑畏而急之走險故法不得不出于招撫然我既許以自新而彼敢徑于途遁是亂之首倡天之戮民耳堂堂天朝紀綱謂何而豈得以姑息縱奸釀成尾大不掉之患乎爲今日消弭釁端計合無移文保定山東河南鳳陽湖廣各督撫速檄各道鎮偵伺逃兵經由津關隘路預提大兵阻截先行曉諭利害俾知省悟中有帖服就撫者不妨各給免罪印照資助行糧選擇謀勇將領押赴出關如或抗違不戢挾衆搶掠即督兵捕勦以正軍法庶竊衝失馭之衆懾兵威之速前追逃兵傳諭恩威外理冷具題請

占

○直隸巡按董元儒題爲巫控逃兵變狀仰祈

聖明早賜裁處以消弭近憂事遇者保靖土兵脫逃無紀職于本月初七日具疏上聞後隨據天津兵備道賈之鳳呈稟云前項逃兵二千餘人已經本道出城招撫聚心稍已寧貼等情職竊意各兵旦晚得就絲縷猶不大傷國家威重及復于初八日又據賈之鳳稟云保

靖逃兵初五日至天津職委官再三招安初猶聽撫但夷性寡頑言語侏儒衛官與語不通其情勢不能挽相持至夜半遂尋船渡河初六日早非但衛官諭之不聽即湖廣王監軍道差人數次招之捍然不顧竟結隊南行矣職欲開營拒堵但未請命未敢輕動職隨選精兵二千名帶領中千等官尾後隨行彼若搶掠生事相機勦捕勢所必至不然以國家全盛之日聽犬羊輩橫行中原所關紀綱

不小儻有奸猾之人一爲號召將屯結不散
其變更有不可言者伏乞與
廟堂酌議亟示安戢之方及今或尚可撲滅等
情職于此不覺拊膺浩歎曰有是哉人心恣
玩法紀凌替一至于此是尚可不爲寒心乎
向之奔逃猶云傳訛今之抗衛顯屬背叛向
之驚皇未定猶得借口絕餉今之悍然罔顧
明係挺身走險二千餘卒鼓隊前驅道路流
刼是處不免則所憂在地方大衆結聚一夫

發難陳勝吳廣呼吸見告則所憂在召亂且
若輩偷生隱念即橫據于中畏罪驚竄復怵
惕于後勢不啻挾網之獸與跋扈之魚蒐然
無所歸着緩之必變急之亦變緩則變遲而
禍大急則變速而禍小故此時此際酌量緩
急之宜而亟圖解散之術計用威行撫以潛
消反側收拾散亡耳第須

皇上特渙
明旨督令兵部馬上差官飛檄保定山東河南各
巡撫但查各兵經由要地預陳重兵以待攔
截歸途開示生路挾之以威靈懼之以禍福
彼赤體枵腹骨立形柴之衆進不敢抗退無
所據未有不窮而悔悔而稽首受命者矣然
後辨示一面加與更始赦其脅從捕治首惡
并縱疎失律之將官俱速置于理庶宜頑土
司猶知朝廷有不測之恩威豪縱悍卒猶懼
國家有必行之法紀背而計之服而舍之德
莫厚焉刑莫大焉此于將渙之人心已決之

轡勒全盛之威靈猶得藉此救回一半嗣茲
懲前創後銷萌杜漸振威彊而規捷伐疆場
之計尚可爲也不然姑息釀奸優柔養亂因
循苟且之政成土崩瓦解之勢國家事不知
所究竟矣伏乞
勅下該部速議施行

○經畧熊廷弼題爲扶病看邊備遽遼陽河東一
帶情形以祈
聖鑒事自兩月城守潘陽奉集以來職恐賊見西

北有備轉掠東南因而檄發川將周世祿合
永順土兵防威寧吳文傑周一桂合原發王
平募兵防夔陽鄧起龍合原發湯遇時募兵
防寬奠而猶慮各堡孤懸未經親服相度終
是放心不下職從五月二十一日剚血後變
爲吐血而不敢不奉命一往六月初四日往
奉集堡會監軍道那愼言總兵柴國柱商量
守戰事宜初五日由奉集至威寧歷夔陽寬
奠鳴綠江岸抵鎮江城復迂道看險山轉渡
夾河登鳳凰山尋莫利支屯兵處從鎮夷鎮
東甜水站而還計地千餘里往返十有三日
此經行之大槩也自奉集起皆山路而至威
寧迤東山險更甚峻嶺巖磴河石澗叢棘
蒙葺寸步皆泥每遇險輒同官軍步行扶曳
而過盡邊東北長白山起至西南旅順
口止長數千里橫四五百里節節開障千里
百疊此險隘之大槩也威寧背山而河夔陽
寬奠四面逼山以及泝山泗馬營雄永奠長

奠大奠各堡皆耶處腹壁中假如以一二萬
兵馬糧草聚在一城俾賊以萬人占四山頭
吶喊擂鼓如金粘沒喝嚇宋軍法不消半日
而我軍自分必不得援必不得逃未有不隨
賊而去者況道路險遠車牛不通糧草斷絕
更難存活邪云賊不來而我亦不能往也按
舊邊自夔陽東南至險山寧東沿江各廢堡
離邊八九十里皆陡嶺密菁可據戰守自展
寬永各堡掛出東北角外離邊僅三十里或

十五六里甚薄且逼而險反在內自阻救援
不知李成梁等當年何見而於此絕地以爲
功此城堡之大槩也其峪民皆依山居住挖
山耕種種瘦此堰復挖彼塊實不見寬夔東
山一帶有遺田可屯或願往者另具隻眼非
職愚所見其堡民皆久移山南止留男子種
守田禾賣貨者日雖在舖夜亦包裹潛宿他
處以防賊至即鎮江城內居民僅二十餘家
鎮夷東各堡僅一察院空署腹裏且然何況

邊堡每行山谷中十餘里始見一二茅屋無
六七家住咫尺中大徑歇閒搭帳房露處而
不得一棲宿惟至險山鳳凰城始稍稍于一
二十里間見一村落每村亦僅僅七八家十
餘家無多也初謂東山居民如西邊成聚可
圍練鄉兵自衛以今觀之亦不能行如鳳凰
一堡所屬屯民十四排視別堡爲多然皆散
在六七十里之外勢自不能舍農種而就團
練前劉國縉陳光祿所送鄉民冊揭皆照排

開報實非出自情願此峪堡人民之大槩也
其守將且稱稟職曰賊年來非舍寬鑿而攻
特無人民蓄積故置之若添發人馬必多糧
草以動賊赴薊之心而引之來職問見兵甚
少即賊至難支答曰吾等實不敢安處城內
但遠哨探嚴烽火賊零至則內趨山險以自
便發兵防守何事而徒以重滯受累此官軍
備賊之大槩也職初以賊窺南衛爲慮今山
勢險遠馬難遽到又以賊搶村屯爲慮今人
民零星如此而入無所獲也假使救援得及
轉輸得通尤當發兵防守以壯今日東南之
威圖他日進取之地方乃孤懸阻絕若此職
又何敢聚二三萬人馬糧草于難援難逃之
處以啓戎心而喪軍實前發川將周世祿等
俱復調回駐扎虎皮驛爲瀋奉策應俟初到
土浙各兵休息月餘衣甲製備然後發守鎮
江鳳凰城裏路各堡作南衛之聲援壯村屯
之心膽益今日揣形度勢宜如此區處而不

敢輕險一試也此事苟不眼到脚到不但地
形之險易未明無以測賊情之進止而審其
所向村屯之有無未見無以定槍掠之多寡
而防其所欺即自家之主意亦拿捉不定無
以察中外之訛傳酌異同之議論撫臣周永
春往益套催儹糧運與職會于海州相約秋
爽後親看瀋奉寬霽以東形勢而按臣陳王
庭亦約之而東庶幾大家身親目見得好商
量共圖方畧且便查勘功罪以察欺玩而定

紛紜也此等閫外之事職同督撫院從便施
行惟是寬鑿各堡係額設邊隘惟恐
廟堂之上不達職之所以不揆兵馬助防之故
而以爲職罪不敢不備述大槩以候
聖斷乃職則獨有深憂于此者太都制賊之法當
使處其分不當使處其合分則我得旁道以
撓賊而奪賊之勢合則賊得出全力以圖我
而摧我之堅今賊自知南衛難處到村屯無
所獲即前言要搶朝鮮臟效周亞夫委大衆
之法偪之賊計不出此也惟傾巢引人馬移
住新寨添築新城扎屯關口專心併力圖我
遼瀋謂遼瀋得寬鑿鎮江可無更舉此賊扼
要之計職心惡之欲宿重兵于寬鑿更番迭
援以分賊勢孤懸如前又未敢遣往昨六月
十二日之舉據那監軍道在瀋目擊其狀稟
職是日實有四萬餘衆黃蓋缺日旌旗蔽空
馱帶雲梯鉤杆數千件專圖尅瀋雖被堵截
快快而去大衆尚屯撫順未退晝夜造杆梯
車輛爲再造之計總兵柴國柱賀世賢以賊
再來非復前番舉動日請兵教職憑何將
兵發遣頃將各鎮續到募兵數千人僉發兩
鎮皆以新募烏合之衆力辭不受職屈意僥
授之浙兵未全到西陽石砬兵雖到而衣甲
未完非瀋奉問平原廣野之長技且見在官
軍荷戈負弩于赤日炎蒸之下頗多疾病又
不速得奬勵犒賞以慰安其勞苦而鼓舞其
志氣無不人人心灰意懶僅僅兩道從那慎

言自守瀋陽以來積勞成病今亦伏枕不能
出如職之病更不堪言今討兵而徒發無用
之兵討將而皆留可用之將討道臣而杳無
蒞事之期討犒賞而復文欲宿重兵于寬鑿更番迭
聖諭一道慰勞官軍使知感激樂于用命而亦未
見慨然發下豈欲甘心棄遼東以授賊而職
等何力復能支撐保此半塊殘土惟日以待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賊衆分投入犯官軍併
盡而已也

力拒堵懇乞亟勅查勘以定功罪以昭激勸
事據右監軍道邢慎言呈爲夷情事該本道
准總兵柴國柱賀世賢塘報爲奴酋擁衆入
犯官軍奮勇馳援堵回大虜斬獲無多堵截
甚力奴賊漸知內地之有兵官兵亦漸自知
身之有膽矣仰覆勘確詳據此該本道看得
奴酋自清撫開鐵得利以來志驕氣滿目中
已無河東半個遼陽人人危孤注而潘陽泰
集又不必言矣荷蒙本部院石畫督發大兵

親歷潘陽經營指麾濬濠塹列戰車置銃銃
與夫柞木刺鎗敵樓吊橋一一周悉工甫峻
又慮奉集乃賊夷通行之區復親至相度令
柴國柱統領該堡如法修濬不意奴賊蓄謀
已久恐我勢成犄角遂于本月十二日夜統
聚輕騎分道而進一股約一萬餘衆自撫順
關進境直抵潘陽一股約一萬餘衆從東川
地方沙池衝進境直抵奉集後營馬步相攙
駄帶鈎梯挨牌聯絡相繼四萬餘衆分投齊

下其勢不爲不多其謀不爲不狠且拿我撥
夜持夷令箭招呼我軍投降意謂可以垂手
潘奉效往日故事矣不意官丁奉法惟謹人
人用命賀帥提一師馳迎至城東二十里渾
河與賊鏖戰賊畏退十五里下營又有柴帥
聞砲自奉集堡提一師迎迤東三十里至小
夾山榆條寨與賊對敵賊亦見我兵南北首
尾截擊以故丟棄鈎梯挨牌三十餘副旋即
遁去是役也斬級雖止四顆死夷雖被拉去

然彼目擊殺傷亦畧相當始也擁衆成謀以
來繼也踉蹌無趣而返即村屯難保其不搶
掠士馬難保其不損傷而賊竟不敢正眼一
覷潘奉則諸將堵截之勞豈可泯哉較之往
歲賊勢猖狂不可嚮邇攻赴城堡箐無遺策
者氣勢大不相同遠近觀望大小恇怯聞風
則逃守潘則泣者人心大不相同春正猶以
遼陽爲金注今且以潘奉爲常居軍氣昌揚
人情鼓壯漸轉漸佳光景亦大不相同俟西

兵續到除東南另擬兵將防勦外再挑精健
萬餘衆分布于瀋奉適中之間以撫順爲戰
地以平墊古城爲門戶以瀋奉爲家當步步
爲營漸近漸逼彼時我中百計圖賊固別有
不戰之着夷衆四面受敵豈能保安無恙不
惟河西有長城遼陽如鐵壁而東事從此可
望有定局矣回頭一想如當時稍遲月餘不
守瀋又遲旬日不守奉集則十二之後虎皮
三堀后其戰場而汎濫瀋集楊家樓東西南
北一帶千餘里廬舍田禾皆爲虜馬蹂躪之
區矣此非本部院三令五申之嚴明桑土綢
繆之預計保障周全當不至此矣失查哨撥
遊擊千總仰蒙本部院嚴行細打人心已爲
骨慄而奮勇堵截生衆各官兵不爲題叙以
示鼓舞則大敵在前緊急用人之際何以得
其死力在本部院自有特裁也非本道所敢
擅擬也等因到臣該臣爲照自破開鐵以來
伏翼匿爪將一年于此矣一旦率數萬衆馱

帶鈎梯千件以來此其志豈在村屯今年料
賊必犯遼陽計不先守瀋陽奉集與賊相持
而聽其至遼爲城下之戰不但驚恐人心抑
且愈示賊弱所以遼陽工完即修瀋陽工完即修瀋陽瀋陽
工完即修奉集而賊果恐我遂成掎角也是
以有十二日之犯若非總兵賀世賢柴國杜
親自提撕一逆于渾河之北一逆于楡條寨
之南而二萬餘之前鋒四萬餘之後營肯遂
如此而退雖村屯不無搶掠而城堡爲重雖
士馬不無損傷而堵截爲重諸將帥之勞亦
不可不知也臣受
命專征殆將期月不能奬率官軍立殄此賊方不
勝其罪愧何顏更爲此役張口論叙而共事
地方者咸舉前年去年賊去賊來之光景以
對觀今日之士氣人心謂須叙録以示鼓舞
然後可以得其死力而期其後功則酌時勢
而用機權者又不得無言而處于此臣謹會
同總督文球巡撫周永春具疏上請伏乞

勅下兵部卽爲議覆轉行監軍御史查勘的確分
別賞罰以定功罪而昭激勸封疆幸甚
○薊遼總督文球題爲土兵鬨逃無法地方釀釁
未已併陳酌處事宜以肅軍律以杜亂萌事
案查本月初九日據報保靖司土兵脫逃緣
由到職已該職具題訖至十二日續據天津
道稟稱保靖逃兵初五日至津職委官再三
招安初猶聽撫但夷性冥頑言語侏儒衛官
言語不通其情勢不能挽留相持至半夜遂

尋船渡河初六日早非但衛官諭之不聽卽
湖廣王監軍道差人招之悍然不顧竟結隊
南行矣職欲開營拒堵但未請憲令未敢輕
動職卽選精兵二千帶領中軍千總等官尾
後隨行彼若搶掠生事相機勦捕不然以
國家全盛之日聽犬羊輩橫行中原所關綱紀
不小等因到職至十三日據該道呈稱保靖
司土兵結隊南行本道意欲拒堵而兵將未
集未能輕動第恐人衆沿途生事滋擾隨令

海防營官兵棟選精健督令挨程跟隨防禦
務保地方無虞至夜半又報土兵盡數南來
而先次兵去離津三十里住宿似有反顧詭
謀人心驚惶嚴令各衛捕官將沿河糧船渡
船盡數催撤離岸本道仍出招安旗二面前
導親督海防各官軍兵多備火器拒之河岸
下令堵殺勿容一人一騎渡河果于初七日
辰時有先到逃兵二百餘人聳擁而至相持
時次彼見無船可渡有識水性者徑欲浮水

而渡隨令岸上兵丁用箭射回一面吶喊放
砲威服一面責令海運都司徐尚元海防營
中軍李在沫過河撫諭各兵見兵勢浩大隨
皆叩首願聽招安當將千總頭目賈文魁拿
獲監候外其旨兵一百四十名各釋兵器號
泣求生本道令兵船渡之過河每十名每一
名領押給之飯食以聽處分爲照奴酋犯順
普天之下無不同仇該司官兵俱受朝廷豢
養厚恩旣不辭數千里而來獨費公家多少

錢糧距關不遠鼓衆而逃以國體軍法律之其衆似不容貸也第審逃兵中有夾目彭名者爲之倡導而千總等官又不能安慰之以至于此其見招一百四十名本道逐名查驗皆愚蠢無知不過聽人指縱隨行一經招安俱各俛首哀號情有可原相應發伍以安人心除將各兵分發各官暫行羈候聽解外惟是見獲千總賈文魁原係該營頭目既不能奉法鈐束却乃勾引各兵脫逃此誠罪之魁也即應重究以儆其後合候詳示將見獲千總賈文魁并招安逃兵李朝相等一百四十名在附近地方總賈文魁并招安逃兵二千見住天津河東岸尚可招撫名容令本道呈解本部院發落究處或令開解該省押兵監軍王叅政遵奉施行等因復報到職據此該職批行該道逃去各兵務要設法招捕招過各兵量給糧餉發行其千總賈文魁令解監軍道審結并牌行監軍王叅政確審賈文魁是否倡逃見在土兵及招回逃兵俱令刻期啓行以壯觀望外看得各處土兵非我族黨終是難馴其人多骨立柴形其身多結鶉皁絮其性多嗜兢而臟猩昔永順土兵之逃于河南也石砫土兵之閒于通州也人多謂控馭失法故裂其啗嚮以至于此近報湖廣土兵約近九千已過都門有土官以約束之監軍道以彈壓之有押餉同知通判以分理之統領不可謂無人處置不可謂無法也未幾離都門綫一舍通州與天津道報逃兵之文踵至矣有報逃去一千者有報招回一千在附近地方有報逃兵二千見住天津河東岸尚可招撫者職雖同撫臣合疏上聞心竊計之長河不翅偶譁旋當就伍脫網之獸猶可爲入笠之豚矣不意先逃二千中流競渡結隊南行令人莫可繩邇向非天津道臣賈之鳳力爲曉諭嚴爲堵截後至之一百四十餘名亦將爲二千之續耳夫悍卒二千到處滋擾經過地方遄受荼毒此一時也或議招撫或議

防禦或議捕職之中飭者只此三法拿首惡以肅軍紀寬脇從以安人心議領兵之官以伸
國憲在廷諸臣之條議者亦只此三法第願樞部早行題覆更望我
皇上早賜處分則已耳唯是逆兵屢告相習成風不止保靖之土兵然如再不酌量情法以爲之勸懲而猶然各齎姑息從事尤而效之又何誅焉大都馭兵與馭民不同馭兵于擾攘多事之時與馭兵于太平無事之時又不同封疆之臣所藉以鼓舞軍士者亦借我
皇上之恩威耳故簞醪投河人皆效死嬰兒相視人樂赴谿則馭軍之宜用恩也寵姬一斬兩隊無譁材士伏誅三軍俱肅則用兵之宜用威也近見各兵視遼如阱乃其病根動以缺餉借口及薊其狀忍饑枵腹情實有之況間關遠涉辛楚備嘗一抵春明門外未有不望
天顏之咫尺未有不望

皇恩之浩蕩者竟不洒一滴以潤各兵也將曰我
皇上之忍于棄我輩也如此七尺空捐
九閽誰訴我輩此行果爲誰之封疆乎臣以爲而
今以後凡取道于都門者無論行糧曾給與否每名給銀伍錢名爲
皇賞諭令通州給散由邊路入高庸者諭令冒平給散而銀亦如之五錢雖云不多亦足以充自京抵關之路費矣兵到即發銀銀發即發行勿令時刻停緩兵即欲逗遛以逞其不肖之心亦苦于無詞可執耳總計未到援兵多不過六萬約費帑金三萬足矣頓令披堅執銳之人無一不手額歡呼于
聲較之下與朝廷壯多少威靈消多少觖望當事者省多少調停臣以恩之當用者此也近又見各兵走險如騖幾成故智臣等之具議與樞臣之議覆往往急在招撫續在捕捉無非爲人衆不可勝誅稍激未免生變故解一面之網以聽其自新共期于地方之安堵而已

及查屢次逃兵應招而來者有幾掉臂而去者保其首領無恙費其金錢無恙正法一語祇成虛套何所憚而不爲逃也臣以爲而今以後將此番之逃兵並衰大有李愈茂郭伏羌等屢次之逃兵摘其數之多者俱行彼處撫按嚴拿首惡務在必獲仍解脫逃處所梟其首以懸之纂竿其餘悉從寬政有領過安家甲馬等銀者照數追償即不然并令保結原人代爲賠補各兵目見耳聞必將曰我輩

即入遼東未必就死即死于遼之戰場尤愈于梟示而死且官銀追賠保人牽累即還故鄉亦無寧宇或者有戒心乎紀律不至弁髦金錢不至泥沙地方不至魚肉臣以爲威當行者也他如溺職諸弁已經題參總聽部覆不敢再爲瑣瀆矣天津道拿獲倡逃千總賈文甡已批行監軍道虛心確審果係首倡自有軍法不敢撓三尺以縱一頑弁也嗟嗟臣生平誦讀者節用愛人之書今所告于

皇上者却是滋費盡法之事概緣逃兵之焰愈熾弭解之形已見如再令饑軍嗷嗷以叫閽首惡揚揚于漏網人心渙散莫收臂指相使不應極重難返長此安窮遼事不知所終矣天下事亦不知所止矣伏乞

皇上垂及危遼

勑下該部如果臣言不謬速爲議覆庶幾朝有恩威軍知勸懲而殘遼未必無小補耳

○直隸巡按易應昌題爲目擊時事敬陳天下無一可恃之形仰懇

聖明俯賜

覽省急悅人心以回國勢事臣讀孔孟之書起家言官敢以孔孟之言證天下事故已經題參總聽部覆皇上耳目之用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臣觀今天下一二不然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觀今天下一一有然請得而悉言之自三韓劫運殞將覆師今日雪恥除兇兵最亟

矣顧募之不必應應而復逃調之不必至至而又逃經臣十八萬之求無論三之一向屬紙上卽儼然擐甲登陴矣一則曰談及奴賊面無人色一則曰心膽久破不堪進勦退守皇上謂今天下兵可恃乎否議者以審時計勢且出于守矣夫不戰不可以守人人知之正使果然足守而持久之後猶有或潰之虞況乎分擺不勻而當合謀零犯之鋒安必有長堅之壘也其他彫敝之士馬九塞正爾相當調

遣之虛單諸虜方將並起且未服論矣天下無一歲不旱澇亦無一地不旱澇移民移粟總無展轉之塗草根樹皮并少畱餘之處此大勢也最急無如遼士馬之張口矣淮南三十萬不苦于糧而苦于船山東六十萬苦于海而並苦于糧至數千百之生靈試于風濤礁磧之中且未暇問焉

皇上謂今天下之食足恃乎否腹之不收年復一年邊之不支日復一日皮骨不存醫瘡者何從剜肉鯨鯢同道逐浪者安必食人也

皇上所以有民者有其心也今望敵而逃望闕而逃道路聲影而逃其心已可見矣往年譟于宣府譟于徐州近日格殺于通州其心又可見矣猶曰兵之數少也昨鹽臣報淮揚海哨一時窮竄狂逞非

蠢蠕動者非

皇上西北半天下之民乎猶曰有所迫之也通都

皇上東南半天下之民乎猶曰有所激之也居平無事聚徒作奸以不測之禍心乘易訛之愚衆白蓮無爲之教蟻聚蜂屯綠林亾命之雄鴟蹲虎視有識者不但見影業已見形未敢訟言不勝深慮頃臣過雄縣有奸徒飛語朝廷括民家室女寡婦實遼左數日內四處狂走縣官牌諭乃安近通州城投一妖帖妄言蛇山總管奉令諭各富户備銀百兩置屋上

九月二十九夜有人來取方保無事等語
皇上謂今天下如此之民心可恃乎否逃兵掠食
其心既已在食不在國家奸民幸灾其心不
惟不在國家亦不在身命夫民心至于不在
國家不在身命而占風捕影何不可爲況困
獸鼠魚其勢方未有已天下事可忍言哉密
勿黃扉寥寥一相九卿科道落落幾人而疑
獨任之又疑虛拘之疑眷留之又疑輕棄之
疑徐徐而亦用之又疑急急而偏難之以爲

顛倒豪傑不聞有三四月一人不用之
朝廷以爲操縱籠靈何至有一再旬一息不通
之官府神州至大有如不繫之舟
天子至尊有類挈瓶之守將無謂四十餘年予既
已知之世界何須若屬嘵嘵不知百千萬孔
人不能言言不能盡之憂危徒有靜觀廩廩
夫此皆不信之過也空虛極矣
大典大禮廢者如曠世事舉者若有司存常行
常儀不及者既逾期過者又復逾制以至遊

竟之罪帥敢奏辨以行私抵隙之奸瑾藉顯
知而作孽嘵寃橫屍之毒禍及么魔晝見夫此無禮
禁地時聞上封言事之徒么魔晝見夫此無禮
義之至極也亂形成矣天命天討本推辟之
常尊五章五庸鮮四時之不爽操之太重我
方欲示其神負之而趨人偏得食其惠封還
之無望而內降時傳孰爭之未聞而中處善
幻忽行忽罷無非傀儡登場何事何功一切
塵羹作戲何論財用即以財用論益有不可

泯而已矣謂衆藥似易而屢易則難謂事已
即停而停于何日自昔銳意足國卒以禍國
者其初心豈至此哉奉者非人行之無狀殷
監不遠良可深思比聞道饉胥讒且口食于
再三之泯矣夫此之謂無政事焉可也足財
用何日矣臣故曰今天下一無可恃者此
也然則如之何臣亦安能外孔孟之言爲
皇上計哉莫如廣任仁賢則禮義自興禮義興則
政事自理紫中之煩牧自然爲
皇上籌邊杜國之晉公自然爲
皇上握籌國勢既定人心自安然猶有說焉臣亦
知發帑之事
皇上所獻言獻聞而展轉思之究竟圖之惟此舉
極痛極快臣請以遼左一年之餉求
皇自捐而此外調劑此後支持一信仁賢共理如
是則泯可立滅一加一減坐收之思即有功
晃德必倍亦安危治亂之關也
皇上之收功更倍播之域外慢離轉爲豫附傳之
塞上感憤壯其聲靈
皇上一啟念
祖宗將式兇之況于民乎舍發帑不爲而憔悴既
深之時有急切難措之手臣恐孫吳復起不
能以辟穀之法治兵也晉晏復起不能以竭
澤之法治賦也仰懇
皇上留神省覽
○援遼總兵官都督僉事陳寅題爲菲庸洊被逾
涯駑衰感激思奮敬陳膚見仰佐

廟謨懇乞
聖明俯賜允行以期全殲逆虜事臣自弱冠從戎
矢志捐軀報國歷官遊叅副四十餘年征羅
盤援朝鮮勦夜郎討皮林擒苗仲紅苗緬賊
等叛逆身冒矢石萬死一生前後共斬級五
千有奇生擒首從三千七百有奇班班紀錄
可考也但臣賦質愚魯無速化之思即有功
次叨該撫按之薦滿公車官止副總兵蔭止
世襲千戶安此義命而已今幸我

皇上亟簡名臣熊廷弼爲經畧一身杆虜保住危遼而掃穴犁庭匪朝伊夕如臣衰拙朽鈍于將材中不啻九牛一毛乃蒙經畧薦臣威名夙著于行間信義久孚于士卒調以援遼臣久切同仇之心敢援纓冠之義即帶慣戰官丁三百員名自黔底滇五千餘里行經數月共行糧安家雖有明例臣亦無從支領盡出囊貲苟延至此頃該部具題加臣以署都督僉事援遼總兵官職銜荷蒙

聖恩俞允臣聞命自天感激無地敢不誓竭頂踵以報君父高厚之恩第兵法云得算多者勝于是臣處此而不能無說焉夫奴酋再破開鐵以來扼其要隘而有之彼鬚寬清撫諸口明恃山險欺我軍不敢入勝氣籠霄負嵎自若住牧屯種毫無顧忌而我之瘡痍愈衆雖經臣悉心調劑然積衰之勢何可使之扼截爭雄以蹈白刃者乎即陸續所調土谷秦晉諸兵又闕遠道料餉不敷故厚勞重賞以作士氣養精蓄銳以壯軍聲爲今日第一義而兵之强弱勇怯知聚不知散敢進不敢退者又可不爲之慎選耶臣浙人也知浙東之金華義烏處在山谷中其間人民多由戎行習練火器勇悍驃捷好義輕生趙湯蹈火無辭設伏出奇有賴若黔楚之兵採藥煉毒善用大弩塗毒鏃上百步之外人馬觸之即斃且扳崖過嶺如猱升木嘉隆間南平倭北驅虜迄我朝羅盤之征寧夏之討朝鮮之援夜即

皮林之勦彼時官兵林林總總坐視觀望惟浙江鼓掌先登爲諸軍倡在在摧鋒上年逆酋之戰帥臣劉綎提我浙兵深入奴地殺奴婿斬奴姪戮奴衆設使官兵應援其後則綎已收全勝之功矣此鑿鑿在人耳目千載之下續不容掩由是觀之浙兵可用不待臣詞之畢矣故差官召募亦爲今日第一義然臣不避忌禾有一言進者何也蓋召募之官貴得其人否則徒取騷擾糜費未嘗克敵于殊

方先已貽害于桑梓用是舉不避親有相隨
三十餘年親練戰陣行伍者帶赴邊任外仍
有赤膽可任勞怨者十餘人知用兵之詭道
習對壘之神機堪資募練可任戰守若委以
招募以本土之人諳本土之俗募父子兵二
萬屬之于臣舉以平奴奴不足破夫臣曾援
朝鮮習知奴狀使上下深謀遠算張疑兵于
撫順清河溪澗之間而使其禦防出奇兵于
寬奠靉陽險峻之處而使其不測仍出奇合

縱策應于朝鮮之後而分其勢然後建堂堂
正正之旗鼓于金台失地方以進雖奴酋狡
詐其戮久矣寧遷延今日哉語曰亡羊補牢
尚未爲遲今日之計惟廣募黔浙二兵多用
火器毒弩等物由朝鮮直擣奴穴而騎兵環
繞于撫順開鐵且戰且進使奴腹背受敵東
夠印俾臣聲壯閫閒令行塞外盡梟逆賊靖掃募
顧西牽則擣黃龍府摧白草堆或不出此策
也然而又有說焉在隆將權以馭士卒神鼓
舞以壯先聲蓋權不重則令不行令不行則
士不用命而欲收蕩平之大功者臣未之聞
也臣雖督僉若無
勅印不過委署之銜官耳縱使禦有大衆何以振
肅功令況查得經臣原題設援遼關防四顆
如李光榮柴國柱等皆蒙
恩特賜
勅印臣雖庸菲業已荷戈備員爲
皇上征討之帥獨不得同李光榮等例則臣部官
兵已自臣爲無用之帥矣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可採速
勅該部允行給扎臣前所舉十餘人即加職銜鼓
舞壯志激發義氣召募浙黔二兵移咨該省
例給安家衣械行糧等項仍照各帥例給臣
勅印俾臣聲壯閫閒令行塞外盡梟逆賊靖掃募
南臣愚幸甚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六 終

右籌遼碩畫四十六卷。缺附錄一卷。明萬曆刻本。每半葉九行。行十九字。明程開祜輯。開祜字仲秋。天都人。事蹟不詳。是書仿編年之體。纂輯自明萬曆四十六年夏迄四十八年秋。內外臣僚。關於遼事奏疏。邊防要務。蒐採成帙。凡四十六卷。前有東夷奴兒哈赤考。題欽諸生程令名識。令名或作開祜之別名也。據自序作於萬曆庚申孟秋。稱聖天子新嗣御極。其於遼事尤切宵旰。萬曆四十八年即天啓嗣位之初年。當明廷楊鎬四路喪師以後。奴酋併有北關金白二酋之初。時明域未綏。奴候方張。面開祜以一介小臣。已抱有憂時之痛。不可不謂有察隱燭微之明者也。是書所錄奏疏以熊廷弼張濤二人爲最繁。熊氏按遼諸疏。間有按遼疏艸經略疏稿所未載者。張氏撫遼奏疏。在奴勢未熾以前。故疏中有爲建夷懾服天威謹修貢子嘯典乞勅朝議處置一疏。蓋奴酋羽翼未成。姑作恭順之語。時人未察。原不足怪。惟是書所採事實。僅有三年。而所錄疏稿已有四十六卷之多。其可爲史資者正復不少。如奴兒哈赤考。記奴酋屯居之地。謂「寨在寧古塔內城高七丈。雜築土石。或用木植橫築之。城上環置射箭穴竇。狀若女牆。門皆用木板。內城居其親戚。外城居其精悍卒伍。內外見居人家約二萬餘戶。北門外則外則有倉厰一區。共計一十八照。每照各七八間。乃是貯穀之所。」據是書所記。建設尙甚簡陋。至萬曆季年。奴酋不但武備甚盛。且習海戰。是考又云。「聞烏龍江奴方造巨艦數以長艘。萬一匝測。問渡旅順登萊天津一帶。實剝膚之患。可謂虜習騎不習海哉。」奴酋勇猛突進之蹟。可以概見。且知清初史蹟。非集衆書。考其異同。不能得其實也。是書中久佚。清乾隆間。燬禁書目。未見著錄。徐乾學傳是樓書目僅載其目。日人所編滿蒙叢書。曾印其書。惟印至萬曆戊午孟秋第九卷而止。惜未成完書。是編附錄。記撫清開鉄及三路敗沒將士招魂殉國。海內忠愼之士爲之薦亡追悼詩文。另梓一册。日人前田侯爵家曾藏其書。以遠在東瀛。未能商借攝影。故從闕焉。安陽謝國楨

海防圖論

嘉靖辛酉大司馬梅林胡公總制吳越值海夷蠶蝕沿海諸州郡皆弗靖因奉命掃蕩之自嶺南至福浙迄吳淮登萊抵遼左計里辨方八千五百餘里沿海山沙險扼延袤之數一一如指掌搏而不失約而不失簡十洲三島宛然縮地古所謂虜在目中信不誣矣圖論具後世德堂主人識

海防圖論序

明胡宗憲譔　新昌莊肇麟木生氏校刊

宗憲不敏天子以東南半壁付之乃日暮材官而討軍實遵天之幸得淩風濤而殲鯨鯢顧不敏鶉衣慮焉無聚米之圖則伏波躩躒無所措手孔明卽風神武而益州之圖不出諸張松袖中卽劉璋未易取也況大瀛海蒼茫中國與虜同此利不同此害者乎昔吳郡秋崖朱公以大中丞節鎮制七省則皆倭奴之所蹂人維時國禁尚嚴人巧未極故能優游而坐鎮及不敏受事而海之患益不可言矣蓋不特倭奴之能窺我圍而羣不逞之徒且狡而決我藩也故昔之防海重防其入今之防海重防其出重防其入則礪我戈矛戒我樓櫓可以禦日本之倭重防其出則支流必辨合港必審所以禦通日本之倭者正未可以更僕數也蓋不敏所日揣隅焉而不敢卸安凡耳目所及時探採訪綜因彙次爲海防圖論凡若干篇雖杞人之憂不無過計他日之後有思不敏之言而躍然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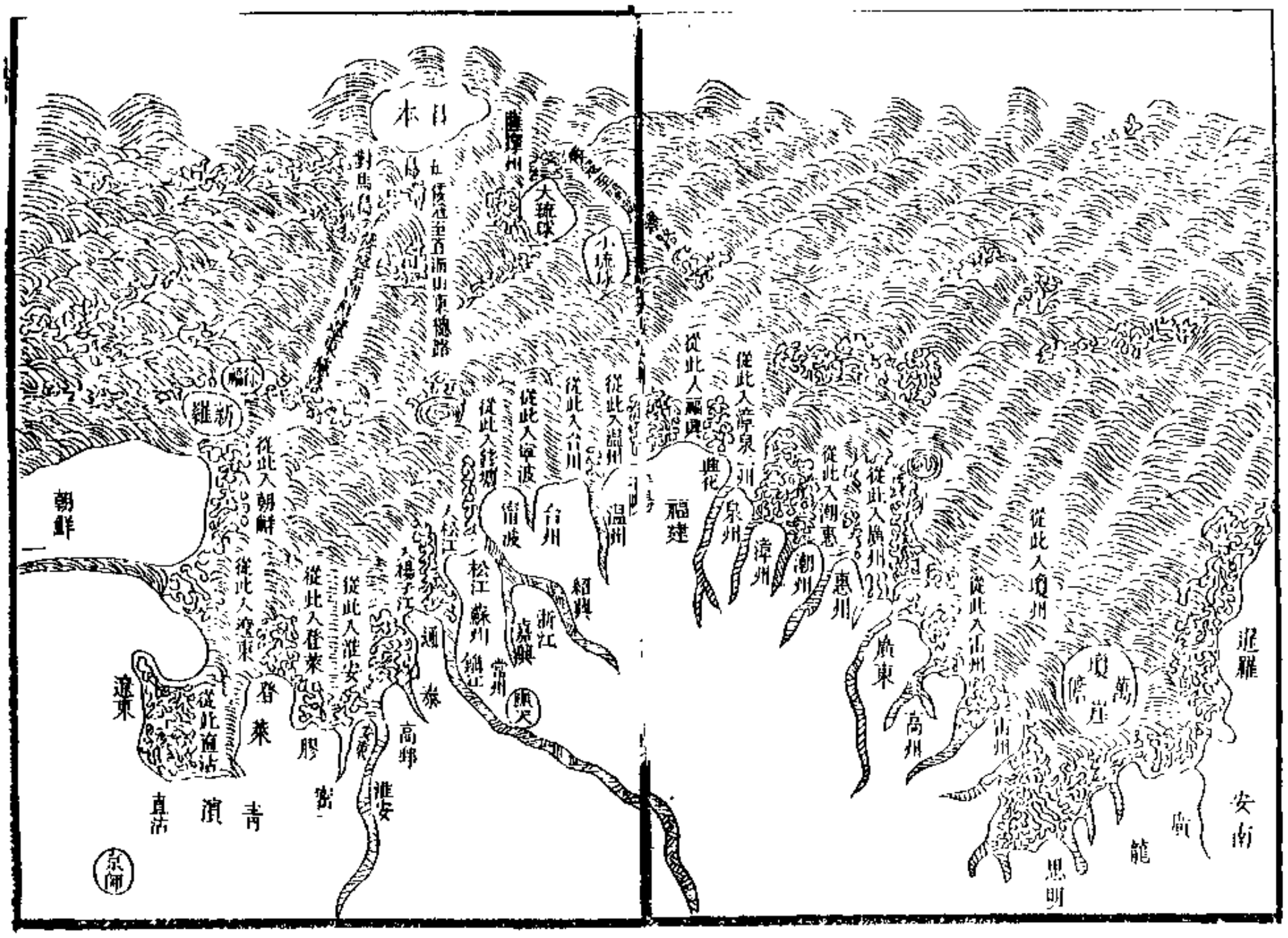
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東南保障哉

明吳郡殷都無美述

都少也賤得以筆札事故大司馬新都胡公稱入幕賓辱公不以都爲不敏每退食自公卽延與談當世之務而海防之略居多都每見其津津望洋娓娓策勝眞如鋸木出屑疏并得泉從本原以及末委如指諸掌故樓船一出殲厥鯨鯢乃長慮遠謀不能已已海防圖論之作可以見公經濟之遠猷與勛勤之大略也比都官職方東北之事則有司存每竊謂膚敏如公而九原可作亦可以抒一人生臂之憂而公已矣慧苞之誇尙不能辨西州之慟當如之何頃東事方殷群策畢集此圖此論久藏篋中不敢秘也乃梓之而附以近日所輯日本犯華考

海防圖論目錄

海防圖
廣東要害論
瓊管論
廣福通省當禁論
福洋要害論
福洋五寨會哨論
福甯州論
廣福澍兵船當會哨論
浙江四參六總分哨論
舟山論
浙直福兵船當會哨論
蘇州水陸守禦論
江北設險方略論
江淮要害論
山東預備論
補輯
遼東軍餉論
日本考略



海防論

洋灣鄉夫在於東路廈勝眞倭烏艚船子弟兵皆在中路首擒亞八此皆宜素養者也編號定甲更番作息無事則隨宜農商以養其財聽用則時使休閒以養其力有警則預給工食惟牛釅酒以養其氣恩威相濟務得其心有不戰戰必勝矣雖然亦未也沿海港口賊舟何處不可衝入斷賊大路策之要也奸民與賊交通餽之酒米餽之衣服餽之利器斷賊內交策之要也海防者不可以不知

烏艚船子弟兵勇於水戰寔爲禦倭前茅中間編號定甲一段議論深得撫養權宜之術至末斷絕內交尤爲警策

天下郡邑濱海者有之未有若瓊之四面環海者其東西廣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生岐孰三黎錯居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爲黎據郡倚之中定安尤險郡邑封疆反四面而環列古城遍羅諸番西南外峙東北又與閩浙諸洋相通稍或撤備則門庭皆敵矣廣東處南海之邊而瓊又當其南實南徼之要害也國朝設府統州縣十三復設南海衛統內千戶所五外守禦千戶所六各海口咸置烽堠瞭戍指揮部軍統轄之名曰備倭巡捕巡司散布分列海寇望幟而知有備然黎防之制瓊澄臨樂文定諸地舊置營戍事久寢弛元有燬鑑不可不戒也近因辛丑之亂舉兵討平珠

崖駐設參將事雖大定而險終在黎未爲吾有議者欲於耀活崗據以重兵遲以歲月置官兵鎮之其陵水要區之鄰於崖者則界以十字路斷其往來寘伏更於黎峒民稀如慈恩者緒城郭甲兵以衛之噫必如是而後爲久安之計乎

瓊雖四面環海風俗饒秘可云樂土但其中盤黎峒諸蠻錯居已爲腹心之疾而倭奴飄洋來者往往有之內外隄防不容懈弛

廣福人通番當禁論

倭奴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敢久延濟以貨物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有奸細也奸細除而後北虜可驅接濟嚴而後倭夷可靖所以稽察之者其在沿海巡司之官乎稽察之說有二其一曰稽其船式益國朝明禁寸板不許下海法固嚴矣然濱海之民以海爲生採捕魚蝦有不得禁者則易以混焉要之雙桅尖底始可通番各官司於採捕之船定以平底單桅別以記號違者燬之照例問擯則船有定式而接濟無所施矣其二曰稽其裝載益有船雖小亦分載出海合之以通番者各官司嚴加盤詰如果

採捕之船則計其合帶米水之外有無違禁器物予其回也魚蝦之外有無販載番貨乎有之即照例問擬則載有定限而接濟無所容矣此須海道嚴行設法如某寨責成某官某地責成某哨某處定以某號某澳東以某甲如此而謂通番之不可禁吾未之信也

稽船式稽裝載此實法也責在守港官謹司其鑰萬一防檢少疎縱其出海則亡命之徒倒行逆施非唯無可稽抑且不容稽矣

三四月東南風汛番船多自圍邊閩而入於海南澳雲盡寺
歪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玄
鍾等哨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則有以退其衝而不得泊矣其
勢必拋於外浯嶼外浯嶼乃五澳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
有浯嶼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仍撥小哨守把要
緊港門則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料羅烏沙料羅烏
沙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澳金門等哨守之兵
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圍頭峻上
圍頭峻上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深扈福金哨
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福

興若越於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岱墜涓州等處
在小埕則有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門則有官井流江九澳
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矣
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船中水米有限人力易疲將有不
攻而自遁者況乘其疲而夾力攻之豈有不勝者哉

果如所論則番船飄泊海洋無處著落矣雖然沿邊將士
安肯齊心協力乃爾

烽火門水寨設於福甯州地方以所轄官井沙埕羅浮南北
中三哨共後官井洋添設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鎮分爲二哨
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有五
小埕水寨設於福州府連江縣地方以所轄閩安鎮北茭焦
山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寨當會哨者有三
南日水寨設於興化府莆田縣地方以所轄沖心莆禧崇武
等所司爲三哨而文澳港哨則近添設於平海之後是在南
日當會哨者有四
浯嶼水寨設於泉州府同安縣地方上自圍頭以至南日下
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有二

銅山水寨設於漳州府漳浦縣地方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
自梅嶺以達廣東大約當會者共哨有二
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
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
由北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南日南日會之浯
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勢如常山
會捕合併陣如魚麗防禦之法無踰於此

五寨會哨自可以出奇無窮曰常山曰魚麗其形容宛肖

八閩之地二面當海者二興泉是也一面當海者二福漳是也寇閩要衝晉江之深屈獨甚興化之沖心平海龍谿之海門漳浦之烏尾南靖之九龍漈溪皆是也然莫有如福甯州之尤險者蓋大地情勢自西北而東南至於福建盡之矣而福甯尤在福建之東南突出海中如人吐舌然其左爲甌括海居東面其右爲福興海居南面福甯獨當東南北三面之海倭舶入寇必先犯此水兼之說職此之故也舊槩在州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面永樂初所置抽用福州中左二衛福甯衛大金千戶所軍守之泰嶼羅浮官井洋皆屬焉正統間焦宏倡議風濤難泊徙今松山之下必復舊而後可

此嚴邑也雖有深溝高壘足食足兵而已

大海相連地畫有限若分界以守則孤圍受敵勢弱而危陳紐捕之謀能不有賴於相須乎愚考入番罪犯多係廣福浙三省之人通夥流刼南風汛則勾引夷船由廣東而上達於漳泉蔓延於興泉四方無賴又從而接濟之向導之若欲調兵剿捕攻東則竄西攻南則遁北急則潛移外境不能以窮追緩則旋復合夥有難於卒珍北夷船與草撥船之一種奸徒見本處禁嚴勾引外省在福建者則於廣東之高潮等處造船浙江之甯紹等處置貨糾黨入番在浙江廣東者則於福建之漳泉等處造船置貨糾黨入番此三省之通弊也故福建捕之而廣浙不捕不可也廣浙捕之而福建不捕亦不可也必嚴令各官於連界處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成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澳等處與銅山之兵會遇有倭患五爲聲援協謀會捕賊勢豈有不孤窮而海患其有不戢甯者哉

二省會同出哨成鼎足之勢矣但海濶天空好究日出事生將士互相觀望欲息海氛吾未見其別有長策也

浙海諸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墓長塗冊子金塘大榭關秀山馬蹟兩頭洞漁山三姑霍山徐公黃澤大小衢大佛頭等劍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塘頭等山界之中也花腦求芝絡華彈丸東扉陳錢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倭寇必由之道也海防每值春汛戰船出海初哨以三月二哨以四月三哨以五月小楊颶亦慎防之其南哨也至鎖下門南屏玉環烏沙門等山交於閩海而止其北哨也至洋山馬蹟灘滸衢山等處交於直海而止陳錢爲浙直分艘之處則交相會哨遠探窮搜復於洸家門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馬墓港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舟山駐劄

把總兼督水陸賊若流突中界也則洸家門馬墓兵船北截過長塗三姑而與浙西兵船相爲犄角南截過普陀青龍洋韭山而與温台兵船相爲犄角賊若流突上界也總兵官自烈港督發舟師北截之於七里嶼觀海洋而參將自臨山洋督兵應援南截之於金塘崎頭洋而石浦梅山港兵船爲之應援是故今日之設險自內達外有三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蹟洋山普陀大衢爲第一重出洸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所患者海氣溟濛咫尺難辨風濤鄰忽安危叵測兼之潮汐有順逆哨報有難易奸將往往藉以規避吾何從而綜覈之哉自海上用師以來擊來賊者僅一二見而要去賊者不過文其故縱之愆識者

謂宜以擊來賊之賞優於追去賊之罰風汛時月正副總兵不拘警報有無而親出海洋嚴督各總僚力用命以退海寇於方來則何邊鄙不靜之有故縱來賊罪惡深重嚴行所不待言若夫去賊可追則追不然有促其去而已耳何以罰爲

信國公湯和經畧海上區畫周密獨於舟山似有未安者蓋洪武間倭犯中界犯玉環犯小蘆寨皆浙東海濱信國所規見也其來也自五島開洋衝風濤困眩精神者數日至下八陳錢而始少甦然孤懸外海曠野蕭條必更歷數潮泊普陀烏沙門之類而後得覩我兵虛實以爲進止若定海之舟山又非普陀諸山之比其地則故縣治也其中爲里者四爲畚者八十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衆不待取給於外乃倭寇貢道之所必由寇至浙洋未有不念此爲可巢者往年被其登據卒難驅除可以鑑矣我太祖神明先見置昌國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以其民孤懸徙之內

地改隸象山止設二所兵力單弱雖有沈家門水寨然舟山地大四面環海賊舟無處不可登泊設乘昏霧之間假風潮之順襲至舟山海大而哨船不多豈能必禦之乎愚以爲定海乃甯紹之門戶舟山又定海之外藩也必修復其舊制而後可

舊規不復吾恐舟山之憂不在島夷而在海洋之盜賊也

浙直福兵船會哨論

浙東地形與福建連壤浙西地形與蘇松連壤利害安危各有輔車相依之勢故初制責浙兵巡撫總督浙直福分哨各官互爲聲援而不許自分彼已盡地有限責任相聯此廟謨之所以爲善而海防之所以爲固也愚考海中山沙南起舟山北至崇明或斷或續暗沙連伏易於閣淺賊舟大者不能東西亂渡如遇東北風也必由下八陳錢馬蹟等山以犯浙江而流突乎蘇松如遇正東風也必山茶山西行以犯淮揚而流突乎常鎮如遇正北風也必由琉球以犯福建而流突乎溫台三途寬遠瞭望難及雖總兵官撥遊兵把總領哨千百戶等船往來會哨其在浙江也南則沈家門兵船哨至福

建之烽火門而與小埕兵船相會北則馬墓兵船哨至蘇州洋之洋山而與竹箔沙兵船相會其在蘇松也南則竹箔沙兵船哨至茶山而與浙江之馬墓兵船相會北則營前沙兵船哨至蘇州力合併齊如扛鼎南北夾擊彼此不容豈惟逐寇船於一時殆將靖寇患於無窮矣

聯屬諸哨責在巡撫須遵初制重其事權仍加以總督之任浙直始盡歸統屬不然東西互爲參差南北兩相牽制會哨之說祇應故事耳緩急奚賴哉

蘇州水陸守禦論

蘇州爲畿輔望郡濱於大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以東海塘數百里一望平坦背賊逕道往因不能禦之於海致倭深入二府一州九縣之地無不創殘其禍慘矣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匯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爲巢窟者各設陸兵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界於柘林乍浦之間尤爲直浙要衝特設總兵以爲陸兵之統領又於其中添建游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而西援乍浦也至於蘇州之沿海而多港口者則自嘉定之吳淞所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者各設水陸把總以堵截之而崇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特設參將以爲水兵之領袖又於其中添置游兵把總二員分駐竹岔營前三沙往來會哨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內外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以禦賊於外洋下之可以巡塘而拒守亦既精且密矣但調募客兵不如調土著之兵可調習而有常官造戰船不如顧民間造私船反堅久而省費是在當事者酌行之而已

蘇松海防所倚賴者無過兵船第招募客兵亦未爲不可至於戰船民造實爲堅久是當永爲例云

江北設險方略論

淮揚二郡介於江淮之間東瀕大海賊舟出沒三面隄防爲難國初備禦之制淮安設衛二內屬所五外屬所五揚州設衛三內屬所十四外屬所三復建兵府雖職司轉漕實示控扼之勢盡南北之咽喉非他郡比也愚考其地形起自東南鹽角嘴以抵姚家灣綿延三四百里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腹內不爲要害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裏河鎮也餘東餘西等場也鹽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開港也廟灣劉庄金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場出入至近逼近揚州也曰北海所從以通新開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曰廟灣其爲巨鎮而通大海口也當事者須設把總三人一駐新港一駐北海一駐廟灣更用陸路遊擊一員駐劄海安則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大而西可以捍衛揚州矣二郡非惟江淮衝要抑且南北襟喉國家之命脈所係而鎮巡其地者所當惴惴小心者也

天下之水在北莫大於河在南莫大於江常鎮淮揚當江河入海之際雖極大艅艎皆可乘潮而入近歲倭寇佯言分趾其心之狡實欲自長江以遵留都自淮河以窺中原而終不敢深入者由四府之防禦堅也必水陸常會哨互援舊福諸船順流以邊賊烽或由賊後賊若登岸則以團練之兵禦之此常勝之形也四郡無患則中原留都可以高枕而臥矣

東南一帶因邊海易於登岸且承平已久戰具不修故得任其猖獗若云窺我中原恐倭奴無此大志也

山東損備論

倭患之作鎮嶠以北達於淮揚雖不受寇而由東獨不之及者豈其無意於此哉亦以山東之民便於鞍馬而不便於舟楫無過番下海之人爲之鄉導接濟焉耳然邇年青齊之兵多爲所據安知其中無識海道而勾引者乎愚觀山東諸郡民性驅悍樂於戰鬬倭之短兵不足以當其長鎗勁弩倭之步戰不足以當其方軌列騎萬一至此其是自喪其元也所屬者登萊突出海中三面受敵難於隄備國朝專設備倭都指揮一員巡海副使一員分駐二郡衙所森嚴墩堡周備承平日久不無廢弛申明振勵庶幾其無患乎雖然倭船至岸而後禦之亦末矣孰若立水寨置巡船制寇於海洋山沙策之上也嘗聞宋以前日本入貢自新羅以趨山東今若入寇必由此路但登萊之海危礁暗沙不可勝測非諳練之至則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所當伺焉者也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鷄嶼嶼夫人嶼金嘴石倉廟淺灘亂磯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達焉者也必嚴由洋之令勤瞭哨之期支牌信驗習熟有素則將來廟堂或修海運以備不虞之變亦大有賴焉獨禦倭懲焉耳然風氣剛勁其民勇於戰鬬倭奴憚焉不敢犯也但邇年與朝鮮爲難登萊相去頗近可以一帆而渡迄今會哨分巡爲孔亟云

明御史萬世德補

遼東古營井地也其背爲沙漠花當吉列迷諸部落在焉其面爲滄溟其餘氣爲朝鮮國朝設瀋陽遼陽三萬鐵嶺四衛統於開元以遏北狄之衝金復海蓋旅順諸軍聯亙海濱以防烏夷之入烽堠星列營寨棋布東北藩籬可謂固矣洪武間倭寇嘗以玩南方之心而玩遼東遼東之人以禦北狄之法而禦倭寇斬滅無遺海氛蕩熄劉江金線島之捷是已二十年倭破朝鮮覬覦遼左天津所謀更逆今數年尚屯兵駐拒釜山西生浦未歸朝廷下明詔勑諭戒防但所處者以地方千有餘里衛所軍旅凡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除新募應援兵不計區區山海關一路饋餉我朝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又自京師達於遼陽飛輓不繼邊卒輒叫呶待哺甚至凶荒士卒相食萬一難守密邇畿輔倭寇之日兼以虜騎乘間何以禦之此其患不在兵之不彊而在食之不足食足則兵彊兵彊則守固矣遼者登萊運米達遼甚便惜其不多旋復止愚謂國初軍屯商中之制至爲精當而大壞極敝司國計者嘗深念而亟圖之不當專責之幕帥而已也

遼東雖北隣朔漠南枕滄溟然東西倚鴨綠長城爲固且開元廣甯各屯重兵鎮之屹然形勝之區也第西北窮發頗多島夷近生覬覦遂不容息肩矣區區一線之饋餉其能充數萬人之腹乎初制已久淹或未能猝如舊也幸行旋復中止惜哉

日本古倭奴國去中土甚遠隔大海依山島爲國邑其地東高西下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九州居西爲首陸舉居東爲尾山城居中其國君以王爲姓歷世不多換時來朝者三十餘國歷東漢魏晉宋隋皆入貢唐咸亨初更號曰日本國初洪武四年遣使臣朝貢永樂以來國王嗣立皆受本朝冊封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之國百餘國初十年一貢由浙甯波達於京師其人兇狡無信洪武中數爲邊患沿海設備倭以待之嘉靖初日宋素卿之亂始絕貢路矣三十二年挾忿深入畿甸所過剽焚雖費朝廷百萬磯削之然亦無

大志也萬曆二十年關白以華人算奪山城君吞併海外六十六島大舉入寇攻破朝鮮擄王子陪臣留兵屯駐釜山西生浦詭詞以要中朝封貢其實窺伺邊左天津之意焉幸賴天子聖明勑諭禁討萬里海防宜戒謹備今考其入寇之路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閒洋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薄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宮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艘或過韭山海閒門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

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廓壁下陳錢分艘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大沓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在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若在五島閒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多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慘若倭得而主之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存乎其間倭安得而主之哉今欲禦倭當取法於梅林公星布水寨截其往來多延智士問其所親時出哨洋挑其登岸厚賞將士鼓其

敢自倭縱橫必不能持久舉中以自老師其成捣必矣

跋

今歲客于吳與閔寶子襄子之梓四編也寔同事于校讐逾月而竣事念予非知兵者記少受詩至山車之章讀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則欣欣色喜恨不躬披澤陽焦穫之地而左右古人師貞之律而盡得之天假靜緣得從刊閱之役讀陰符而得兵之源讀素書而得兵之本讀孫吳得兵之法讀九邊海防諸論得兵之制凡生平所耳熟而心趫者如夢之覺如汲之漿襲于故有心人其以是編迎我者弘矣東海後學徐

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４３
作者＝
页数＝７５５
ＳＳ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